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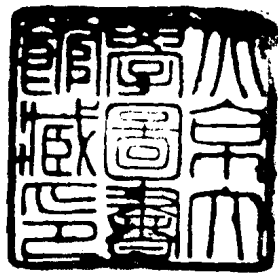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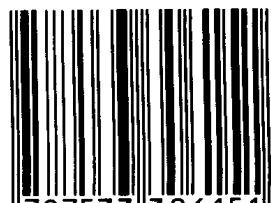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7/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黃文簡公介菴集十一卷補遺一卷(二)

〔明〕黃淮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七年永嘉黃氏排印敬鄉樓叢書本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天游雜稿十卷

〔明〕王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胡濱刻本

黃忠宣公文集十三卷別集六卷

〔明〕黃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馮時雍刻本

坦菴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梁本之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松月集一卷

〔明〕釋睿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永樂刻本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卷

〔明〕林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查慎行家鈔本

..... 一

..... 一〇二

..... 一九八

..... 四四三

..... 五二〇

..... 五五〇

黃文簡公介菴集十一卷補

遺一卷(二)

〔明〕黃淮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七年

年永嘉黃氏排印敬鄉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黃介菴集

十一卷》提要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六 原卷之十

歸田稿

黃淮宗豫

碑誌

一 齊范處士墓碣銘

宣德丁未春三月朔旦廷試天下貢士臣淮忝預讀書溫郡奏
 名者二人賜同進士出身樂成范霖其一也霖既拜命復承恩
 例歸榮鄉里益培其所學余亦以養疾還家屏處先塋之山蒼
 與霖不相接三四載今年庚戌夏五月霖奉先君子事狀從其
 執友惟嘉吳公來謁泣拜請曰霖廷試時家君先於正月二日
 棄諸孤道遠未之聞也逮歸始獲執喪成禮罪逆孰甚焉痛念
 弗克侍湯藥親斂殯且暮攀號未忍即葬今朝廷不以霖無似
 遣使驛召行且有日茲與弟濟等忍死卜以六月十五日奉柩
 介 庵 集 卷六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安厝于文峯之陰大人先生幸矜而畀之銘以慰先人於地下
 雖歿不朽也余與處士初未嘗有一日之雅永樂甲辰冬歸葬
 先母喪辱來惠吊其儀度疑重知為厚德君子也而吳公與余
 有婚媾之好厥既有命何敢辭遂力疾按狀序而銘諸處士諱
 觀字以光姓范氏一齋其別號也父諱豹字仲華本陳氏子宋
 樂清簿文林郎某之四世孫以母族無嗣故後之范之先自吳
 徙閩至千一府君諱仁復自閩徙溫千一生處州提領諱淵提
 領生諱玉字琇卿者是為仲華所後之父處士祖也母張氏元
 浙東元帥文明之妹體母趙氏宋永嘉郡侯刑部尚書立夫六
 世孫女處士自少警敏年十一失所恃執喪如成人事父無違
 禮事繼母如所生撫諸弟一以誠季弟嘗坐累逮赴法曹處士
 為田宅傾囊棄資其行無難色問出鄒氏庭義編示諸子曰鄒

氏合族幾數世心竊愛慕故吾兄弟三人未嘗有異志不幸二弟蚤死汝等復能承吾初志乎霖等謹識不忘又善贈人之急有戾於義折之不少貸學博文暢而尤工於詩人多推獎處士頗亦自信胸次爽闊坦夷不瑣瑣以自困中年後家之冗務一委於內闈室貯琴書蒔花植竹弄月嘲風悠然自得富貴利達泊乎無所芥于中嘗慨然歎曰向平勅斷家事游名山五岳吾邑自有佳山水願不可以肆吾情乎於是間出游歷雁蕩諸山或留連閱月忘歸因號雁蕩山樵所與遊皆時之雅士高僧有所獎輒形于詩採訪使通政趙公得桂軒詩嘆羨起敬規具牘以文學舉辭不就從容謝曰僕非不願仕願孱弱不足以污執事趙公重其高義竟不敢迫又自號文峯遺老嘗夜歸過石塘猛虎踞道上相去尋丈許趙趨莫能進退少須虎盤辟若馴伏

介庵集 卷六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狀處士急趨過之卒莫敢犯又嘗道海濱從者後昏黑中飛燐數百圍而合從者驚急呼處士燐即星散從者追及語其故處士同視泯然無遺跡人皆以爲德義所感教子甚嚴遺霖充邑庠生延致良菴王先生授經霖夜誦則據席靜聽有疑誤輒與辨正霖亦自知砥礪領鄉薦上春官處士諄諄告戒詎意遂成永訣不獲見其有成爲可嘆也處士生於元至正癸卯七月一日壽六十有四娶玉環夏氏宋平章金紫光祿大夫暈之十二世孫女元萬戶宗逸之第三女賢而有禮善綜理家政側室謝氏亦善贊相故處士得遂間逸之志子男六霖霖妻雲雲雲妻靈靈靈妻出也女三長適金高餘早世孫男幾女幾其著述有一齋集四卷註杜詩三百篇考定歷代紀年圖藏于家銘曰

有德弗耀才弗施欽華就實昌厥辭載歌載謠遊以嬉氣和平

兮心坦夷所樂者天知者希於菟馴伏燐藏輝雅量不驚亦不疑神明顯相福履綏一經教子有令規積久斯著理則宜不揚大對聖所咨門閭昌大此其時胡然委順不少須數則有定莫我移文峯之陰邑東維龍 虎伏氣所趨有歸者墳閔谷儀邦人過者式爾車蹈善不力視銘詩

葉母安人鮑氏墓銘

葉母安人鮑氏以洪熙元年冬十月十七日卒于正寢逾九載歲在癸丑十二月庚寅始克葬于建牙鄉渚浦祖隴之側其孤穉余之姪女婿也奉事狀哭泣請銘按狀安人諱清行廉二世居永嘉廣化里曾祖諱普祖諱興父諱順皆有隱德母陳氏元翰林侍講學士元達其外祖也安人資稟聰慧少習禮度不煩姆訓裁級縫應手輒成既笄適邑之著姓葉均惠之長子鼎

介庵集 卷六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字漢年葉家業殷富與鮑甲乙相次內政浩繁相其姑經理秩然有倫姑稱爲賢婦待內外族姻下及婢妾咸適厥宜不幸僅四載而夫夭亡穉生方六月姑垂白在堂養老慈幼尤致力焉既而姑亦卒失所憑附時母氏孀居已久遂攜幼子依其母以遠嫌別疑共成厥志隣惡少聞其儀容整飭投贈幣帛云市穀因喉黨與構巧言逼奪母氏拒之以禮逼益急安人懼無以自全揮剪截其左耳隕仆于地血流被體惡黨倉惶奔走賴叔舅仲聞白于風憲禽羣惡黨諸法安人由是安居教子躬紡績以自給守志三十餘年遘疾且革成其子以修身勵行勿墜先業言畢愴然而逝距生之年洪武庚戌十二月十六日享壽五十有六嗚呼婦人之行莫重於節義安人不顧殘毀克全大節爲里俗之勸是宜銘銘曰

從一而終婦道攸先生也不辰遯奪所天保育遺孤志行益堅
彼狂者日睨鼎垂涎投賄見逼曷以自全截耳毀形血流被肩
狂謀銷隕我志聿宣全德令終無媿九泉爰述銘詩幽堂是鐫
昭茲懿美清風凜然桓女凝妻百世同傳

贈國子祭酒貝公墓碑銘

昔在洪武中淮爲國子生與金華貝泰安泰字宗魯同門退息之室
且聯比談論閒諗其具慶起居潛焉泣下謂淮曰泰不幸幼失
所估仰承先人餘緒母氏鞠養教訓叨陪途掖之後他日冀得
斗祿以供滸瀾而先君子獲膺贈卹之典庶少慰區區然而未
敢必也淮聞之亦爲之愴然改容是後幸得同官于朝而泰克
遂祿養凡若干年其母卒于官舍扶柩歸葬又若干年兩遇聖
明寵賚廷臣推恩贈及父母泰既克酬夙志爰調銘於淮刻石

介庵集

卷六

四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墓道以修君之賜且以敘述潛德垂示永久淮托在夙契不敢
辭遂按狀敘而銘諸公諱璘字文玉姓貝氏其先貝州清河人
奉直大夫秘書少監守亮字克明以文學顯于宋致政居汴之
祥符扈從南渡家于越之上虞宗族日繁散處明之定海秀之
崇德杭之錢唐有詩維孝字伯參者精岐黃術任婺之醫學提
領因家于城中桐齋坊西是爲金華初祖實公之曾祖也祖諱
邦用字公輔任慶元副使父諱堅字君實公天資穎敏幼從南
陽先生葉儀受尙書春秋左傳得其旨要南陽其愛重以壻傳
公尙長女妻之公事父母克盡子道父歿適丁元政日圯民弗
寧居葬祭禮從簡略每懷痛悼皇朝治定安于生殖歲時享祀
得致豐潔追念向者不能備禮類首慟哭常如初喪聞者莫不
傷感姑嫁葉氏蚤寡而無子迎歸奉養終其天年舊田宅悉讓

介庵集

卷六

五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於兄孟瑜別自創置鵬窮卹匱傾囊倒篋無吝色里人懷其惠
者居多配傅氏諱妙亨宋節度推官某之曾孫女淑德懿行克
勤內助生二子長曰清次即泰公乃延聘原道劉先生於家塾
以訓迪之鄰里親戚子弟皆來受學無束修者代餽之公蚤卒
二子俱幼傅氏又能成其素志以長以教益謹弗懈遺泰入郡
庠充弟子員學行茂著由科舉入仕歷國子助教陞司業又陞
祭酒洪熙初元公以子貴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傅氏贈安人宣
德二年加贈公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傅氏贈恭人公生於元至
正壬午十月二十日卒於洪武壬戌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四十
有一葬郡西孫家嶺北原傅氏生元至正乙酉八月十九日卒
於永樂乙未六月十八日壽七十有一卒之明年附葬夫之兆
嗚呼事有曠世而相符者情之所同也惟昔歐陽修表其先君
崇公之墓於既葬六十年之後謂非敢緩而有待又言爲善無
不報而遲速有時泰求銘於今日距乃父之卒殆逾五紀亦豈
非有所待者乎報雖遲而顯榮之盛未艾也爲之銘曰
慶善之積猶廣澤引而導之流不息惟公蹈光蓄厚德施及鄉
邦惠孔殖不伐不矜行愈力死生夜旦有常則斂此盛美返玄
宅報不于躬匪云齋茂衍餘澤覃罔極厥子胸蟠經濟策掌教
成均聲藉籍帝嘉所生昭寵錫龍章絢爛雲五色褒以崇階賁
泉窆天之佑善信不忒我作銘詩勒貞石胤祚承休永無斁

故浙江左布政使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按王公神道碑銘

史傳有傳此文詳

浙江布政使致仕王公卒後三十餘年其子滄任戶部侍郎奉
制書巡撫按二字原缺浙江浙按部至溫適淮養疾家居過而

請曰先府君學行施於當時亦既孚達而光大今墓木已拱而神道之石未立敢乞先生界之以銘使功業不遂湮沒幸莫大焉准辭曰當今館閣元老諸大臣贊鴻猷操史筆其言足以取信舍是而弗圖顧乃下託衰退之末學不其過歟淪再拜泣曰先府君施政漸藩之日先生處庠序間知其事為詳致固以請辭弗獲遂按狀序而銘諸公諱鈍字士魯姓王氏河南太康縣人祖仁卿元贈太康縣尹父彥才仕元通州同知母陳氏公自少凝重有大志入學未久提筆為文成章可觀先達多器重之既冠而父卒當元季擾攘繼以飢饉竭力事母甘旨無缺撫諸弟妹恩義尤篤內外族姻率多兼濟至正丙午以易經登進士第授猗氏縣尹既元社已屋退伏河津龍門號野莊設塾授徒冀續文中之道緒洪武辛亥詔徵赴京以疾辭歸越六年復強

介庵集 卷六 六 敬鄉樓藏書 第三輯

起之幡然就道詣闕召對稱旨除禮部主客主事時四夷朝貢絡繹於道公熟於史傳習知諸番典故以故宴勞酬應品節適得其宜遷長沙府通判政聲綽然有聞未幾以事罷歸癸亥用禮部尚書任昂薦復起為大名府通判陞吏部總部郎中署部事品藻人物甄別賢否允協公論時弟欽主遷安簿坐郭桓罪公曰嫂溺不援是為豺狼吾弟誤罹國憲苟不救何以慰母心上言陳情乞貸其命太祖皇帝義而赦之丙寅陞福建左參議尋陞右參政時麓川平緬宣使思倫發還其講許忘我國恩納通逃侵境土為邊陲害選重臣通經術知大義者往諭之公適自福建入朝遂命為使奉詔至其境先遣津吏馳書開導順逆禍福諄復懇至數百言思倫發震驚怖駭率國屬奔走遠迓俯伏聽詔于其庭稽顙悔罪拜謝朝使禮甚恭遣使送歸叛人自

咎等按自咎二字恐有誤明史載還所侵地貢衆馬方物公歸奉白金五百兩充贖儀公自計曰為使受外夷金辱命然蠻酋方圖改過却之啓其疑懼乃受之歸至雲南悉入官庫還朝復命具白其事太祖權悅稱歎賞資宴勞陞除浙江左布政使浙江名藩地廣民稠號稱難治公寬厚廉明雍容遜讓有古循吏之風視篆之初即申教條簡徭役聽訟採弊佑善登賢各適其宜出令必信期會有程不煩苛而事集葺月政聲大振既而以母夫人喪去職詔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奔喪後勉起就仕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公懇請終喪不許乃奉命襄事復職在官凡十年強者斂跡弱者懷惠以故獄無滯囚野無餓殍四境之遠旁及隣郡無間士庶咸願一瞻儀采以爲慶幸當是時太祖宵旰圖治藩憲重臣勝任久於其職者不

介庵集 卷六 七 敬鄉樓藏書 第三輯

多見惟公與雲南布政使張統齊名太祖嘗並稱於朝以勸勵庶僚入覲考績每爲方岳最准之聞見大端如此其節目可爲民牧之法者惜乎不能記憶以盡書也庚辰徵爲戶部尚書又明年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選老成端謹大臣巡行天下公承制往山東使車所至詢察民隱靡不究心發粟賑窮全活其衆復奉命北京安撫軍民先是塞外衛所盡從征討邊徼無復居人事既平詔遣各還原衛公執奏兵革甫定歲時凶荒若遽遣還老弱轉死溝壑壯者逃竄無以自達姑待休息願充然後可議上嘉納其言由是全濟者尤多公勞心殫慮精神日就困憊上表乞骸骨上憫其衰驛召還朝命仍舊制以布政使致仕復賜勅褒美燕饒于禮部人皆榮之居鄉里甫二載以疾卒于正寢是爲永樂丙戌八月廿三日也享壽七十有一十月十七日

葬于縣北 仁寺先塋之左配張氏襄城人世儒家子男三長
曰瀛次曰濡任邑之醫學訓科季即淪登進士第由左春坊左
司直郎陞鄭王府長史推恩錫誥贈其父母公加授正奉大夫
正治郎張氏贈夫人淪轉戶部郎中陞右侍郎女二長適彭城
衛千戶蕭銓次適彭萊嗚呼公奮自科第遭遇聖明致身通顯
隨其所處咸獲展其素志及乎暮齒克遂懸車之請考終于家
無復遺憾可謂不負所學者矣銘曰

士之積學為時所資學優才達用無不宜公之才猷厥施斯溥
聲光赫奕耳聞目覩敷歷要途垂四十年小心謹慎一德靡愆
達才之效於斯為盛惠澤敷遺子孫之慶子兮善承作帝股肱
贈卹有典賁及泉扃我述銘詩勒石墓道觀者興起是則是倣

梅窗先生金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文苑有傳

介庵集 卷六 八

敬鄉樓遺稿 第三編

公諱祺字原祺姓金氏字以行世本閩人其先有劉贊者事閩
王延義為御史中丞以直言遇害家族恐見及遂去卯刀而存
其金為姓避地溫台間至十八府君遷居永嘉五傳至曾祖諱
天瑞祖諱永祥父諱文榮皆緇緇弗耀母楊氏公明敏勤慎篤
於孝友由邑庠生領癸酉鄉薦會試奏名在乙科除吉安永豐
教諭凡九載而造就者居多考績入覲諸生詣闕乞留說以卒
業銓曹謂例當敘功超轉弗許陞襄陽府教授丁內艱起復改
常州教法一如永豐被召赴文淵閣點永樂大典有寶鈔之賜
凡三受聘幣典文衡辛卯赴陝西壬辰赴禮闈甲午赴河南士
論歸之教授考最陞紀善之職數以言論抗直多所乖忤不得
遂其志會丁外艱解任而歸困于末疾者七八載迨夫起復而
衰老不能就職矣於是得請于上謝事 家祖居在郡城雁湖

之濱悉付從子而遷居南禪湖上顏其室曰還林書屋雅好梅
瓊居植梅數本別號梅窗從游者皆以梅窗先生稱之再遷南
塘復有湖山之勝優游自樂若將終身焉邑之鶴陽有謝氏者
文獻世家守禮好士墓公有重名率子弟踵門堅請主其教席
公亦嘗慕梅溪山水奇秀足以娛目悅心遂館於其家往來四
五載羣弟子亦頗就規矩心甚樂之忽遭疾僅三日談論自若
溘然而逝是為宣德乙卯三月二十三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

乙巳正月七日 享壽七十有一其子寧等匍匐奔馳奉櫬歸
于正寢嗚呼准與公為同門友准養疾家居而公得遂歸出嘗
竊慨念同門而同輩者惟我二人在方期且暮相聚處以罄交
歡之情公復舍我而去矣尚忍言哉公生平處已甚澹泊勢利
之爭一毫不以芥于懷惟汲汲於所當務永豐常州二廟學傾

介庵集 卷六 九

敬鄉樓遺稿 第三編

仄弊陋刻奏上聞倡率富室捐資以佐費至有感悟而釐其規
造佛宮之成材以構禮殿者准嘗為之記故知其事為詳尤好
關人之急仕途遇人窘迫知不能歸者計其路費而資遣之惠
之及人者大率類此配張氏先三十三年卒生三子寧景詠一
女適同里林輔任翰林編脩卒于官側室楊氏生二子泰謙一
女適安固朱生孫男三恣憲慈女三公常訓諸子曰人之立心
當以誠敬為本吉凶禍福非所逆料而預防一聽乎天而已汝
等能勤於問學得不墜家聲足矣貧富不足言也諸子亦能謹
守嚴訓皆有淳篤之行而事文學則優之公之著述有詩文若
干卷 按卷下
疑非曰字梅窗稿藏于家卒之明年十月十一日葬于吹
吹臺鄉余與先塋之側銘曰
儒業所尊莫重於師樂育得人何政如之職遷事異中心有違

直道不屬禍福相持終與吉會去險即夷曰維聖明照臨無私
晚節優游恬靜自怡壽有常期委順而歸雲林蒼蒼梅竹依依
吁嗟先生後人之口

靜菴徐先生墓表

先生諱屋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鄉人宋南渡後有
諱千一者為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為黃巖人先生之曾祖
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
翁仕元為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
三人而先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
弟自相師友人稱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按赤城新志
黃巖志皆作
永嘉史伯傳與
平陽志史傳合承徵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履負笈從
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

介庵集

卷六

十

敬鄉樓表書
第三輯

才尙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恒誦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
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韶光養晦設
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卯時受業于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
正約教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成知
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共論治道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
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數奏劄切
灼中時宜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勅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
茅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論輸役淮陰
釋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師多所造就會
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爲擇師而難
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

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按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

臨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慨然曰師嚴道尊道
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
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三事
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略綺紈之
習尙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獎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
著洪武末薦登仕版初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
持使節罷而復起轉上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
活飢民當春暴水噴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
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
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况今規令有田之家量多寡
募貧人出力而飢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易爲勞民哉

介庵集

卷六

十一

敬鄉樓表書
第三輯

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
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
爲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指
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
私不黨同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
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
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擔守節不二採訪使
上其事所事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
爲合議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窆嫁之初又能
剪髮於葬姑之後雖矧目裁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
科豈可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聽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
以嫉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尙實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

遇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
杜門謝客課子孫閱耕稼追遙林泉之下冀盡餘齡以遂考終
而已越二載臬司鞠囚獄詞率連逮至京得疾卒于旅邸垂絕
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至元正甲
申享壽六十有二家子鏞扶柩歸葬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
室林氏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鏞鏞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
金存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士或
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俎間慷慨豁達
肝膽相照酣歌激烈分胸賦詩竟日忘倦計音遠聞傷之者至
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
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
之以貽嫉召讟終至于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遠

介庵集 卷六 十一 敬鄉樓書

絕耶蓋其得也由乎己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
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准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誘之日
深弗克忝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爰據行業
之顯著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漁隱葉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玉字景清姓葉氏其先閩中人有曰庚一者遷居台之
黃巖是爲處士之七世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伯成皆有
德義聞于鄉母某氏處士天資爽朗襟度軒豁少年豪放而好
遊厭爲世務所擾往來墟里中間閭羣豎皆受約束罔敢較慢
既冠不事生產作業益習博博之具父素鍾愛不忍面斥嘗曰
父子不責善古有是言是後或竊見其跡輒避之處士察其意
喟然嘆曰烏可溺於所好以煩吾父之心哉悉屏去舊習勵志

力學親賢遠不肖日就規矩罔敢肆父卒居喪哀毀奉母極其
孝敬屬元季倣擾之餘家業稍墜國朝更化民安田里處士佐
其兄經營家政閱耕稼謹蓄積資產復振奉母甘旨日益豐盛
處家庭內外尊卑咸就下逮婢僕各適其宜兄喜曰吾弟克自
振拔設施繼繼有條吾有賴矣母亦用是自慰稍暇手不釋卷
酷嗜兩漢書誦古詩旁究堪輿家術及釋老外典名卿碩儒聞
其雅飭多願與之交道經里中者恒舍於其家炮羔擊鮮治具
精潔航蕪選舉命家僮之少俊者彈絲品竹以佐歡務盡歡洽
而笑語不愆于儀見人厄於患難委曲拯救困乏不能自立者
傾帑賜之不吝好古名畫彝器之屬以資清適然亦未嘗滯於
物也狀貌瑰傑疎髯蕭蕭如戟出聲宏遠初見儼然莫敢遽狎
久而卽之若坐春風而曝冬日也中年頗樂間曠構小閣于溪

介庵集 卷六 十三 敬鄉樓書

流之上持竿取魚以饋母或俯檻嘯歌狎鷗于水光山色之
間因自號曰漁隱迨及暮齒保身尤謹間有無賴搆訟以釣賄
者折節處之人無怨言家以閩右長督田賦子孫數百指多有
才幹猶慮其未能習事必身先之蚤夜兢惕惟恐弗堪管戒之
曰畏威如疾民所當慎先公後私見美幽風汝其識之以故生
平免罹禁錮之辱生於元至正甲辰五月十日卒於宣德乙卯
二月十八日享壽七十有二配同邑許氏有懿行內助居多先
處士四旬卒丈夫子八長秋中邑庠生次菊中天次圓中福中
嬭出次節中側室李氏出次壽中安中姜林氏出壽中亦天次
存中姜陳氏出水一適同邑柏山張用庚孫男十有五人女六
人曾孫男六人以卒之明年正月葬于小溪先塋之次與其配
合窆焉嗚呼處士德譽著于鄉閭慶澤覃及祚胤雖未躋于上

壽而其傳夫不朽者固有在矣仲子問中不憚道里之遠奉事狀求銘余嘉其克謹送終之道故不辭而書之銘曰

易象垂訓貴不遠復振樽回轅遵我平陸安行徐徐義禮齊驅坐謙垂堂用戒不虞善積慶延天道弗試邦人懷惠子孫承式是亦爲政奚翅簪纓勒銘昭德永閱泉局

故贈定海衛副千戶劉公墓表

古昔聖人扶世立教而有取於殺身成仁者蓋以其死有重於生也世有豪傑之士捐生以紓鄉民之難其亦庶哉殺身成仁者矣烏可使之泯沒而無聞乎元綱解紐羣雄鼎沸于時蜂屯蟻聚不可勝計蘇州旁近有暴戾無賴者號孫頭王羣聚萬衆旁出肆掠一日猝至蘇州之黃崖口其地有曰劉公墓者素號剛直膂力過人善爲排難解紛之事鄉之曲直皆決焉是日

介庵集

卷六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方設席會客報且至坐客皆股慄失措食不下咽率相附耳語而計無所出公引滿自若酒半酣昌言號於衆曰若等少安彼賊逆理亂常神人共怒黨類雖盛而無統紀首惡一有蹉跌則羣衆解散吾當伺隙圖之遂奮然挾弓矢率精銳數輩急趨隘口伏榛莽中張機以待已而賊衆果至譟聲震山谷如入無人之境公凝目瞻視初發矢中從賊次發矢正中孫頭王甲領復連發數矢賊衆驚惶大索披榛莽見公脅之使降公不屈遂攢戟刺殺之且懼有伏遂各散去實元至正甲辰也既而鄉族之衆哀公之志爭爲斂葬自是餘賊不復至其地鄉人賴之以安無少長皆感激稱歎曰向非劉公摧沮其鋒吾屬其殆矣嗚呼公豈味于衆寡不敵者乎意公自計鄉之儕輩率皆怯不足

以當賊苟不奮迅以扼其衝則賊勢愈張閭境皆爲魚肉矣於

是挺身當之而死生不顧也謂之殺身成仁不亦可乎吁公之處心其亦可傷也夫公配鐸氏生男二景天次旭公卒時長方十歲克自樹立又四十年以軍政歷官至定海衛副千戶階武略將軍推恩贈公官階如其子鐸氏贈太宜人先公七年卒至是合葬于西華鄉之原傳稱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公之全活者豈止千人而已哉旭既顯融當世而貽卹上及于父母旭子海承襲父職而又以才能見稱諸孫曾濟濟森列餘慶未艾也天道報善信可徵矣故論著于篇刻石墓道以慰鄉人之思俾其旂胤不忘劉公之德云

故定海衛副千戶劉公墓碑銘

定海副千戶劉公以永樂己亥十二月十一日卒厥既襄事越若干年其孤海趨謁泣拜請曰先府君之墓準令典當立碑敢

介庵集

卷六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乞銘勒之以昭潛德不勝至幸余辱與海有一日之雅不復辭按狀公諱旭字伯亨姓劉氏蘇州黃崖口人祖諱某妣馮氏父諱某妣鐸氏公生三年而母沒又七年當元季兵戈擾攘猝遇兇寇曰孫頭王者率萬衆突入黃崖居民皆驚駭公之父奮身操弓矢挾精銳數輩據隘口射賊幾隕首賊懼伏勢遂却父因被害民賴以安時公方十載慟哭不輟聲人皆哀之比長聞人道厥父遇害事輒歎欷扼腕以幼弱不能報仇爲恥平居恒自謂曰吾不及事父母幸有伯叔在可不謹事之乎洪武甲子從父以瑗籍編戍大寧左衛多病而子幼苦於驅迫公請曰兒年方壯可任勞役毋貽叔父憂遂詣有司請代之既至大寧長兵者見公英偉有膽氣選補隊長辛未以較閱武藝優等委署管軍百戶事後改屬營州左護衛已卯伏遇太宗皇帝與師靖

難自大事率部下士詣軍門請自効從攻鄭村壩戰獲奇功陞
勇士百戶庚辰戰白溝河陞副千戶辛巳戰平村亦獲奇功壬
午論功行賞陞定海衛世襲副千戶階武略將軍推恩贈其父
官階悉如之母鐸氏贈宜人配魏氏封宜人公在職近二十年
以疾卒於官舍距生之年吳元年甲午十月三十日享壽六十
有六公爲人勇智兼優而處心仁恕出入行陣間不忍妄殺每
遇敵見傷故者衆輒流涕曰彼亦人子豈樂赴死哉不得已也
同列有充邏騎狼復自逞者掠人財賄而復殺之公泣告曰子
貪利殺人何不仁之甚也天道好還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縱
不自卹獨不念子孫乎聞者盡然傷心而感化者頗多公由是
所報功次視同列爲甚少論功之日其他官至指揮者衆而公
僅得副千戶或謂之曰此不殺之驗也公笑曰求盡吾心而已

介庵集 卷六 十六 敬鄉樓志書 第三

得失何足較哉與人交不苟合富貴爲不仁者雖強就公公不
屑見也貧賤而安於義者雖不攀附公必俯而親之部卒貧不
能存則推所有以賑之死無棺者買棺以殮殮之頗嗜酒諸子
每致佳釀以備不時之需遇佳客對飲必盡酣客去帖然就枕
不少亂動直而尚氣加之非義雖權貴不少屈予之非所宜
雖千金不少顧惟以忠孝節義訓飭其子世尚紛華之事豪末
無所係累以故上下交譽之公之配同里令族貞順柔嘉相夫
教子克儉克勤子男六溶貴皆早卒海鹽除陸慶左衛副千戶
綽有能聲泉能通俱克家女一適千戶黃斌孫男九瓊瓊玳玳
瓊琮瓊珣玳女一適富峪衛指揮張友之子廉葬期某年月日
葬之地則某鄉某山之原也嗚呼公之厥考有活人之德聖被
子孫而公又承之以忠厚張之以才武遭遇聖明致身榮顯光

前而迪後是皆可書也爲之銘曰
承藉先德兮食報孔殷際會風雲兮厥志益振智勇勇決兮其
心則仁匪直自持兮施及同倫論功不伐兮慶延後昆若稽往
行兮此刻文

山西行太僕寺少卿陳公墓碑銘 按永嘉縣志

昔承乏翰林間與監察御史宜與許謙會嘗談及其學之教諭
余鄉友陳公允政教嚴而德厚諸生事之如父敬之如神明及
其去位思慕之誠久而不替余聞其言喜其爲鄉邦之光而未
叩其實也是後屢與公會京邸其見褒衣博帶淳篤古雅不改
常度而器宇開廓談論宏偉則有加焉意其後必大用既而未
養疾家居而公之旅櫬歸自代北奈何未竟所施而遽至於不
祿可悲也夫家嗣賢卜吉治葬事而以碑銘見屬余念契好之
介庵集 卷六 十七 敬鄉樓志書 第三

深誼不可辭按狀公諱敏姓陳氏允政其字也其先居括之縉
雲胡陳市宋末有曰三評事者棄官遨遊山水間至溫愛梅溪
景物殊勝遂定居焉傳五世曰進登進士第與丞相陳宜中聯
榜官至殿奏又傳四世曰壽篤行見元政日弛隱居自晦是爲
公之父也母某氏公自幼穎悟卓異童卯時背誦四書五經聲
聲如貫珠年十八選入郡庠充弟子員爲師友所器重洪武丁
卯應鄉貢居前列會試奏名在乙榜遂有宜與之命學校廢弛
日久生徒游惰靡然成風公申畫條約以振綱紀闡明禮義以
淑人心月課出題榜諸堂之楹輒先援筆具藁以爲矜式諸生
初受約束扞格不自勝及乎優柔漸漬皆樂就規矩公施教雖
毅然不可犯而待人接物從容談笑藹若春風和氣以故挹其
光範無不愛敬感慕誠若謙之所云者廟學久不治弊陋滋甚

公乃刻上政府哀賞募材修治一新近而郡邑長貳上而行部
巡歷重臣皆稱其能至舉以勵旁邑將滿考丁外艱服闋銓曹
素其材擢陞建陽縣令便道省墓鄉之鄙夫私竊聚議建陽富
庶之地官於茲可以厚蓄積公聞之怫然遇具牲醴告祖廟會
族里出矢言以見志談者慚服流政一以惠愛廉慎爲本而濟
之以明決獄訟期會研覈精詳胥吏不敢舞文法以規姦利向
之督事者率漁獵以病民間公政縮手斂跡相戒約莫敢肆第
戶之資產爲三等徭役調發各稱其力貧乏無所與歲大荒大
札窮智力賑卹而後以狀聞修建徽國文公考亭弊祠以振文
風立賞罰程節學校以勵生徒四境之內頌聲盈耳善譽日聞
于朝徵拜監察御史巡歷雲南邊夷震悚鎮守北京強宗屏息
平反理枉囹圄空虛秩滿書最擢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常以官
介 庵 集 卷六 十八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次官先卒于山西女五長適鶴洋謝道佐次適石柱王懋而早
亡又次適百戶陸榮餘幼未行孫男三經繪繪女一所著詩文
有雪溪集嗚呼公之持心行已無所愧怍居官四十年施於政
事具有成績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是宜銘銘曰
侃侃令德孰與儻兮啟歷中外職孔脩兮惠利所及志克酬兮
善譽遐敷敬凝旒兮方其柄用闡嘉猷兮倏焉颺舉記玉樓兮
遺思在人遐攸攸兮旅櫬萬里返故丘兮親舊悲迎遮道周兮
魂乎歸來毋滯留兮
故前延平府推官趙君墓志銘 依永嘉縣志 宣德有傳
宣德乙卯春正月十有四日郡文學潘先生捐館余偕諸士友
咸往弔焉余與潘忝葭李之親而趙君永脩爲同門哭之慟又
明日永脩忽遘疾十九日遽卒余驚駭失措執謂轉盼之間失
介 庵 集 卷六 十九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忘宦成爲戒持憲度益謹斷獄未究其情退食鬱鬱不樂求至
當而後已疾食殘如仇讎內懷恐懼者或構飛語以動搖公疑
然不變而食殘者卒服其辜又九年當陞從四品會風憲無缺
轉除山西行太僕寺少卿行太僕例不設卿少卿掌印署事考
牧閱習躬理不怠畜蕃息而下無擾計事赴闕以老疾辭天官
以其碩德重望堅留不允治薄鴈門邊鄙無明師暇則引郡庠
生英秀者聚私室講論經史以娛晚節而造就者居多宣德辛
亥正月遘疾二十二日終于官舍壽七十有一官給傳送柩還
鄉以某年月日安厝于所居里菱塘山之原媿同邑劉氏資稟
聰明讀書明理懿行修飾自公始仕相從于外者若干年家政
皆資內助故公得專心於政務自湖廣承公命還故里以舉男
女婚嫁惟留側室翟氏侍左右而劉氏亦老矣子男一長即寶

在京日久士君子自南昌來者皆推永脩爲能官間遇細民詢其實德感佩之情無異辭三考以微過不得陞調延平府道聞母喪還家守制服闋將轉官以老疾固辭蒙恩賜歸田里杜門簡出不涉公家事雅與朋游篤故舊之情恂恂然無矜連色亦未嘗道及爲政時事頗能飲客至具饌命酌必引滿盡歡醉後益謙謹富家者不與求合貧窘者濟之不計囊橐盈縮卒之日人多傷悼之不但親戚士友爲然也永脩生於洪武乙卯二月二十九日距卒之年享壽六十有一配潘氏內助起家生男一學藝先六年卒女二長適林賜次適徐新孫男二長卽燁次燁永脩卒之日燁方十二歲燁九歲然在衰絰中賴潘氏偕其婦陳氏撫孤治喪維持家務無廢禮人咸稱其賢今卜以正統二年冬十月十七日奉柩窆于吹臺鄉雲霞與祖塋之側嗚呼

介庵集

卷六

二十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永修雖不躋乎上壽而德政著于南昌去思不忘是猶不死也奈使延平之民間車音將至而不獲沾其惠爲可惜耳銘曰
溫厚和平德之貞也不伐不矜行之成也進退有恒心以寧也遺思在人死猶生也琢石霞岡勒斯銘也百世而下信有徵也

故靜菴李處士墓誌銘

永嘉佛華里靜菴處士以正統元年丙辰閏六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寢其子佑等卜以卒之明年丁巳十月十七日奉柩葬于吹臺鄉盧灣從先兆也先期奉事狀乞銘余與處士居聯里閉子廣業備復有斯文之誼不可辭遂按狀序而銘諸序曰處士諱福字彥辰姓李氏曾祖榮祖銘父寧皆翰光弗耀母某氏處士自少有成人之志稍長克任幹蠱父悅之謂人曰此子必能裕吾家年未艾卽以家事委之甞勉卓立期無負所望天資溫

厚疑重謙恕慎密惟其厚重也故理家一以勤儉爲本品節日用盈縮合宜不以浮靡妄費家業日益充羨惟其謙恕而慎密也故於睦宗姻待朋友和隣里趨人之急樂人之善一本於至誠而佻巧佞諛之風毫髮不介于胸臆孝友之行表于家庭閭室雍穆人無間言所居之堂扁曰貽裕于以示勉也公家委以重役身任之無仰於人亦無煩督責用是常爲官長稱許近歲以業殷賦廣委以督賦號曰糧長處士戒諸子毋過取以病民毋後期以取辱諸子聽受惟謹中年後常自誦老聃知足知止之言謂子孫曰吾藉前人遺麻至有今日不啻足矣猶僕僕人事豈知止之謂乎遂委管家務去城南廿餘里曰南湖築室爲別墅蒔花植竹以供娛樂課童耕稼以適興遣情風日妍麗駕扁舟載酒般拉相知數輩徜徉放棹于湖山之間如是者二十

介庵集

卷六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餘載歲時節序還家謁祠堂奉祭祀執禮愈謹則不以衰老而有所忘屬續之次猶拳拳以振祖亢宗爲後嗣訓飭是亦貽裕之遺意也處士生於元至正庚子七月初七日享壽七十有七配林氏側室黃氏丈夫子九人佑保勝廣禔嫡出也廣垂髫時處士見其有志於學遣入郡庠充弟子員廣亦謹於自治由鄉貢中乙科任汀州連城縣學教諭有能聲女子五人方道演孟秉哲姚晏楊惠薛曜其壻也孫男十三仙昂柴欽灼吳松鐸鐵朴昭裕禎孫女十二長適方崙曾孫男寬仙之子也處士卒之日弔者相繼於閭巷咸以善人云亡爲戚而又以作善獲福爲天道之可徵也銘曰

龜崎五福人鮮克全本之在德如水有源猗歟處士質美行堅美集厥躬報錫自天壽富康寧優游暮年委順考終慶裕永延

賢嗣承麻雲路騰騰贈卹可企光賁九泉盧灣之山佳氣蟠蟠
勒銘紀實用兆開先

陳處士宗逸甫墓誌銘

永嘉宋與陳氏世爲鄉之望族其先由閩徙溫宋乾道中有曰
謙者號水雲由甲科仕至謨寶閣待制入則職論思力諫諍出
則典兵戎領州郡才猷茂著威惠兼行聲光赫奕從子異以郊
祀恩補彭澤簿亦有能聲異生茂茂生舉是爲處士之高祖也
曾祖諱堉祖諱慶祖父諱瑄數世皆躬晦弗耀母周氏處士諱
進安字宗逸天資剛爽丰神凝峻修髯洒然而襟度寬裕和平
絕無鈎距之態生當家業富饒獨能脫略紈綺以節儉清約自
持視驕縱侈靡者若將浼已擯不與交孝友之行表著家庭敦
睦宗族恩義兼至立祭田以供春秋享祀饋獻之禮必敬必誠

介庵集

卷六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處隣里接朋友先之以直信彼或有過面質之冀其改悔然亦
未嘗暴揚于外人多以是敬憚之矜窮卹匱折券已責爲其義
所當爲不屑屑以街俗要譽課耕之暇間嘗泛覽史傳慕善懲
惡肅然與懷制行日益加謹尤篤於教子嘗延致名儒南山葉
先生夢臣復菴王先生仲允相繼主師席課講之暇處士呼茶
命酒劇談雅論疊疊忘倦是後嗣師席者處士款遇之禮不異
曩昔近歲公家驗其田賦甲於區里中任以徵斂之事號曰糧
長處士持之以至公無過取於民勞費百出而所操不變嘗曰
陰德無奇事但存天理而已聞者謹其言晚年釋負於諸子戒
之曰家政無難遵吾儉約可以長保糧長之役因循則忘事培
克則斂怨惟公惟勤庶克允濟若等其慎之諸子敬承無忽處
士生於洪武甲寅九月十五日宣德甲寅九月十一日以微疾

卒於正寢壽六十有一娶祝氏善內助子男五昇曇昇昂暈昇
前邑庠生從事湖廣帥府駸駸向用蓋有日也女二壻王宜嘉
戴普皆士族宜嘉卽復菴子也孫男九女三以正統丁巳十二
月十五日奉柩葬于所居里建牙鄉黃山先兆之次以余有姻
親之誼奉狀乞銘惟處士隱約田里而能遠紹遺澤無愧前人
可謂善矣是宜銘銘曰

先世顯仕兮德政在民官業中轍兮仁厚尙存吁嗟處士兮志
行益振馳譽鄉邦兮諱光日新止乎中壽兮慶及後昆建牙之
鄉兮山川鬱蟠祠葬先隴兮既固且安我作銘詩兮刻石墓門
樵蘇屏跡兮勿踐荆榛

浙江僉都指揮事牛公墓碑銘

洪惟我朝稽古治丕隆報功之典以勸勵武臣時則有俊偉
介庵集

卷六

二十三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豪傑之士父子相繼茂建崇勳榮膺顯秩傳序無窮誠千百載
之奇遇觀於浙江僉都指揮事牛公可見矣公諱諒字存信鳳
陽壽州人世積厚德父與識真主於擾攘之際仗劍詣軍門款
附卽蒙知遇居則翊衛戎幟出則扈駕親征從大將攻城略
地所向無敵嗜其功能累官至指揮僉事而卒家嗣恕先任錦
衣衛千戶沒於行陣公爲仲子自少有大志膂力過人騎射擊
刺之法靡不閑習驍勇日聞選從都督陳亨守鎮喜峯口伏遇
太宗文皇帝靖難興師首見拔擢從征廣昌蔚州大同皆有功
襲父職指揮僉事調大寧中衛從師大戰白溝追奔至濟南攻
城屢獲奇功陞世襲指揮同知進攻滄州東戰屢戰夾河藥城
擒西水寨陞世襲指揮使復從攻澠河大店小河齊眉山靈壁
轉戰而南殊死格鬪勳敵當公者應手輒斃乘勝險淮渡江致

力尤多公之臨陣也勇氣奮發或揚戈躍馬挑戰於兩拒之間
或出奇應變制勝於俄頃之際衝冒矢石毅然無所懼總戎有
籌謀咨於衆者公多所裨益雖號善戰然未嘗妄殺以自逞亦
未嘗肆掠以漁利以故英聲茂著深爲上所器重事平論功居
最超陸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改調遼東都司授以誥命階
昭勇將軍推恩贈其祖父父與官階並如其子祖母陳氏爲
淑人母孫氏封太淑人妻程氏封淑人公於永樂庚寅扈駕肅
清沙漠戍而還辛卯從安遠侯寧夏備禦復從中貴林春追緝
反叛胡寇到可可腦兒殺其部長伯顏帖木爾斬首六十八級
捕虜十四人獲馬三十駝十復從安遠侯山後規虜公爲先驅
斬首五十七級獲馬駝六十有奇所將卒獲輜重牛羊以千百
計還師之明年上以公久從征伐特命致政家居息勞暢倦仍

介庵集

卷六

二十四

敬鄉樓書
第三

召嫡嗣通練習武事于京師以備參侍且欲廣其才識爲進用
之資居無何會朝議復舉肅清之師以攻具莫重於火器念公
涉歷老成閑于韜略且忠慎可託起復自休致命統領神機營
左翼扈駕親征幕北勦滅瓦剌遺孽謹遵成算威聲大振是後
屢歲扈從深入塞垣動輒奏捷宣宗皇帝嗣統之初圖任舊臣
以浙江重鎮必得才識兼優者俾贊畫機務特命公往蒞之到
任未久統率步騎戰艦於海道諸衛所往來提督操備偵伺倭
寇號令嚴明部伍整飭烽燧息警邊民不驚公忽患疾昇歸治
所而卒是爲宣德丁未二月初九日也距生年洪武戊申某月
某日享壽六十歲訃聞上嗟悼久之遣參政党應春諡祭仍命
有司致賻造墳元配淑人程氏端靜而有識方當靖難之時寓
居某處士女奔竄不遑寧處時公先在大寧罔知所向淑人於

倉惶中獨攜子通女妙真篋中取誥命襲而負之以行委賫賄
弗顧道遇官軍意其所負爲寶貨奪視棄擲于道淑人拾而謹
護之備嘗艱危始得與公週知天命有在因勸其盡忠所事此
相夫之大節也公既貴復娶側室滕氏亦有賢行子男二長卽
通襲公原職任處州衛指揮使謙而有禮和而不羣軍政修明
士民悅服聲譽四達人無間言次璉績學力行一以兄爲法茲
膺薦辟遠大可期是皆公之餘慶也女三長卽妙真適保定衛
指揮使陳贊次妙清適都指揮高某之子斌次在室孫男鐸女
關壽通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吉日奉柩葬于杭之靈隱山蓮華
峯園子監司業翰林侍講陳公銘其幽宅公卒後四年淑人程
氏卒壽六十有二與公合窆墓上之石未有刻文通遣其弟璉
致書請余屬筆焉嗚呼公以智勇兼優之才仰藉先公遺烈復

介庵集

卷六

二十五

敬鄉樓書
第三

際風雲嘉會建功立業致位顯融光前而裕後豈非英偉豪傑
而遇夫千載之奇逢者乎余與通契好甚篤文奚可辭銘曰
維公世胄出自德門曾玄處晦仁厚彌敦粵自厥考克歸真主
乘時奮揚式究厥武論功錫爵僉衛維揚祿食未久濫爾云亡
公在行間英聲矯矯參侍總戎出鎮邊徼時異事變潛龍嗣興
公圖自効惟命是承自北徂南大戰六七雄師如林鮮與公匹
前衝後殿左攬右攘如熊如羆莫我敢當險淮渡江若履平地
揚帆倡導師克利濟事定論列功超等夷不矜不伐衆議悠歸
僉贊藩閫實維要職加念忠勤晉侍禁掖扈駕討逆幕北長驅
斬賊捕虜霆迅颯馳憫其煩勞俾致厥位優游家居甫及暮歲
肅清沙漠載舉六師尋復召公俾掌神機成算恪遵羌胡滅跡
錫賚駉蕃光華烜赫江浙重鎮贊畫是膺統率騎艦遇彼頑冥

埃不舉烽鯨波帖息民樂耕桑戴公之德云胡二豎僭伏膏肓
歸第告終靡不歎傷訃聞于朝當宁與慨造墳賜祭禮無不備
凡在僚屬咸仰光榮式克用勸期底厥成實嗣承休總戎于栝
令聞昭彰要津可達公沒未久元配淪殞相從九原 測有無
蓮華之峯西湖之側雙璧合藏慶覃罔極我作銘詩勒石墓門
以引以翼在其後昆

介庵集

卷六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黃文簡公介庵集卷之六

黃文簡公介庵集卷之七 原卷之十一

歸田稿

黃淮 宗豫

錫濱處士黃公墓誌銘

開封知府黃培之祖父錫濱處士卒葬迨及十載培業欲求余
銘其墓而未有爲之紹介者時郡人劉公自牧由御史出守溫
仲弟來省因奉事狀以致其所請余嘉其志專而誠篤故不敢
以衰德辭按狀處士諱必高字升遠姓黃氏先世由金華徙南
昌實太史山谷公之裔後有諱某者仕黃州別駕孫曾復自黃
徙蜀居于金川進德里父諱某母某氏處士天資超邁自爲兒
時恥與羣童狎動輒操弄筆札以爲樂父母見其趣尙不凡遣
從明師學舉子業讀書二三過成誦泛覽羣籍辨析必求至當
學既富奮然思自效遂以書經赴試文尙簡古而策對多剴切
以故不偶於所司喟然嘆曰俯就繩尺以釣致虛名吾何忍爲
拂袖南歸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皇朝更化訪求遺逸或勸之
仕自分數奇不利於行絕意進取事爲人儀觀英偉剛介不事
諂曲見者聳然加敬聞人一善喜溢辭色見有逆理妄作者厲
聲斥責弗少貸彼以見斥於正人亦多懲艾而不敢嫉怨近境
士子聞處士樂於施教羸糧負笈願侍觚翰者甚衆處士不憚
勞勩孜孜然與之講論理道商榷體隨材器而造就之出其
門者率著聲於仕籍中年後委家政授其子屏斥塵雜別築小
齋於錫溪之濱內置琴書圖畫榜植花卉竹木日盤桓其中延
賓拉友矯酌賦咏醉則陶然浩歌以自娛錫濱處士之號自此
始一日曳杖出遊羣弟子從道逢相者謂曰曳無乃勞乎蓋棺
之期殆不遠矣處士忻然與之爲禮略不介意會歲大疫鄉民

介庵集

卷七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乏食豪右逼索逋負至有鬻子破產莫能措者處士肅然與懷
亟取家之積券焚于庭以安衆心免庚錢穀緡計者凡數千
仍出所有以賑給之豪右媿悟逼索稍息鄉民受惠頓首致感
咸曰長者實生我之父母處士溫語慰勞不以爲德明年相者
復見矍然喜執處士手賀曰處士豈非有裴晉公之事乎何乃
丰神逾異而壽數未易量也處士謝曰悉愚無似安敢過望是
後日益強健食飲起居如方壯時第以蚤歲觀書太勞目力頗
耗而吟哦談論豪放有加優游若干年而卒是爲宣德庚戌十
月二十一日其生之年則元至正癸未六月二十三日享壽八
十有八葬錫溪東原娶某氏有賢行子男三長曰成早亡次曰
林曰某按二字疑行以子貴贈行在戶部郎中季曰坤女存者四劉
含英甘從道胡中閔朝選其婿也孫男九長即塔由進士入官

介庵集 卷七 敬鄉樓集書 第三集

次德茂德廣德新德建德合德緣德全德能女七曾孫十四人
玄孫三人嗚呼處士讀書樂道安于義命隱居教授延晚節以
遂考終可謂賢矣嗣孫塔以才能薦爲民牧綽有聲譽行膺超
秩崇階而卹典上及於先世處士積德之應久而彌彰也是宜
銘銘曰

行成終身教被鄉閭朋來之樂奚啻軒車殆及暮齒益弘施與
鑒貌可徵天道孔邇仁者必壽瀕於耄期俯仰無媿委順而歸
俸矣嗣孫中州賢守贈卹推恩光昭厥後墓門有石我其銘之
過者勿馳營魄所依

滋德處士張公墓誌銘

天台黃巖邑柏山之麓有隱君子曰滋德處士以宣德乙卯十
月十一日卒明年葬于里中夏烏山之原又明年嗣孫若文術

父命奉里人程完所撰事狀求銘其墓余嘗遊雁蕩若文時爲
邑庠生執弟子禮誼能仁請謁言詞簡雅動合矩度深竊愛之
今乃不憚跋涉之勞遠來乞銘其誠孝尤可嘉序而銘之奚庸
辭也序曰處士諱國仁字子心姓張氏別號滋德其先世居永
嘉柘溪宋紹興間有諱直者學行著聞人稱之曰蘭窗先生好
遊覽山水至黃巖里曰青陽見龜蛇相糾幡喜爲玄武瑞應遂
挈家定居再世生幽宋淳佑仕至將仕郎幽生洵又自青陽徙
居柏山洵生仁弘處士父也母王氏生二子處士其家嗣也甫
成童卓然有亢宗之志長益奮厲儀觀英偉持身端簡周慎崇
義讓重然諾深謀遠慮出人意表而料事多中經營家業品節
綜理各適其宜遺產益致衍裕積而能散然亦未嘗妄費會歲
大稔鄉民隕於飢餓相枕籍處士憂形于色諸子承父志爲糜

介庵集 卷七 敬鄉樓集書 第三集

粥置道次以食之全活甚衆秋成家人請索逋負處士曰彼幸
不死所收能幾何官租尚不能償况私債乎亟取積券焚于庭
計免庚穀粟數千石以絕家人覬覦之心以釋負者窮感之憂
歲收田租准鄉例減畝二 永爲常額闕窮恤匱濟急扶艱一
無吝色不但凶歲爲然里有不務本而事食饜者以其家豐於
貴構飛語規爲要賄計處士與之接言遜而義正毅然無懼色
若輩縮首張目不敢吐一喙媿謝而去旁伺者帖然屏息嘗以
閩右長督戶口鹽米五百餘斛憫民窘厄不忍逼悉以己資代
輸時長子謙受適遭疾懷其惠者召緇黃祈禱處士却之乃私
禱于他所而疾遂愈處士於奉先必誠必敬重建祠堂增置祭
田以爲世守晨謁之禮未嘗以事廢及期將事必深衣幅巾振
肅容儀以率羣從陳器具饌身親流之登降盥薦一依家禮至

老不倦鄉之子弟力不能就學爲之設義塾立義田延名師教之隣壤聞風而來者戶履恒滿衣食缺乏給以義田之所入俾其安心於學致有業成而不忍舍去者尤嚴於家教諸子姓孫曾出受師資之益入聞過庭之訓皆淳良講厚不事浮靡閭族化之鮮有慚德大參饒公廉知其家法脩整擇其年少而秀拔者若華若文補邑庠弟子員華文皆知砥礪以求無負於拔擢之盛心幼孫承昨八九歲時卽能運如椽之筆伸臂引墨作大字頗得柳法進退揖讓皆有禮度名動縉紳是皆義方筋勵之所致也家近通衢儒流貴客經其門廷置賓館潔膳羞盛供具款陪不倦頗有投轄之風而未嘗自軼於禮法之外客亦安其曠遠樂與談論若飲醇啖炙味投心醉遂忘淹滯至浹旬彌月者亦多有之生平未嘗有疾晚年尤強健委家政付諸子別構

介庵集 卷七 敬鄉樓遺集 第三輯 四

一室爲燕居之所退處之次焚香危坐冥心靜慮怡然自適風日喧美扶杖曳履徜徉泉石間或閱稼或訪友興盡而返疾作諸子孫遠邇然速醫召巫處士力止之曰生死定數醫禱奚爲且吾年已近八旬委順全歸夫復何望若能脩身保家光前裕後瞑目無憾有頃而卒距生之年元至正戊戌三月二日享壽七十有八遺命喪葬無遠禮遠近赴弔者填門塞道下至農夫野老亦皆隕涕蓋處士德惠及人一出至誠故傷悼之者無問遠近戚疏亦感應之必然也處士配王氏婦道姆儀爲族屬表式先十六年卒子男五謙受謙益謙鼎謙巽少曰謙震亦先卒女一適孫于正孫男廿五人女五人曾孫男十人葬之期則正統元年正月七日與其配同隴而異窆余與處士居連壤雖未獲半面之識而英名雅譽習聞于耳今卽其狀之所述附以

聞于人者序列如左而系之以銘曰
柏山高入雲霓秀氣蟠結君子居世崇義禮耽詩書偉矣滋德襲慶餘益弘善行爲苗裔英姿傑特七尺軀剛不吐兮柔不茹翕張隨時心靡渝貧夫睨鼎莫敢汗闕窮照若春陽敷不沾一命志則舒良玉韞積光輝如流光旁燭衆所趨晚節優游樂桑榆森然孫子羅庭除報施有常信不誣瀕終猶能全令圖據楊昌言却醫巫此事可與易簣俱夏鳥之原土豐腴宰木陰承兩露濡餘澤未泯年歲祖有石屹立俯丘墟勒銘紀實非敢諛欲尋往迹此可稽

朴菴鄭處士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孝友有傳

正統丙辰八月二十五日朴菴處士卒距生之年洪武戊申八月六日壽六十有九卜以卒之又明年冬十月某日葬於所居

介庵集 卷七 敬鄉樓遺集 第三輯 五

里之前原其子惠先期衰絰踵門奉前鄆陵訓導王爵廷賢所述事狀哭泣請銘處士嘗與余有往來之好誼不可辭於是次第其事序而銘之處士諱文彬字孟質行靖二姓鄭氏先世閩人李唐始遷永嘉八世祖諱助仕宋爲國子丞自郡之子城西析居鵬飛里橫塘傳二世諱端再徙橫塘之右曰峻嶼卽今所居也曾祖諱延年元司天監奏差祖諱均卿父諱元亨世篤同居之義厚德覃被里閭代以長者著聲母謝氏處士諱直淳謹沉靜有智而不事機巧讀書通大義旁習陰陽地理究其旨趣勤於治生專力稼圃課童樹藝具有成法以故禾麥蔬果豐茂異於隣壤家業日益滋殖而制用處已率尙質素澹然出於天真絕無毫髮驕盈之氣因以朴菴自號事親孝誠切至苟可得爲者竭力供辦不使親有憂色嫡母遠膺急證求良醫授以藥

率若飲水醫皆縮手而退處士計無所出露香告天業欲割股
家僮走報母息已絕倉惶投刃于地號慟仆隕移刻方蘇事兄
撫弟敬愛兼盡洪武丁卯官集民兵禦邊其家丁壯頗衆伯兄
承命執役未幾處士奮然曰兄實宗適當助吾父持家政奉祭
祀豈可久廢行伍即挺身求代既而歷涉遠道間關險阻屢易
寒暑沾於危急者數人皆爲處士懼而處士恬然順適致力效
勞常言苟可以寧父兄死又何傷天道佑善幸得安全無虞永
樂甲申歸老于家重整舊規鄉人歎羨以爲能行人所難名其
所居之堂曰孝義前崇仁司訓戴先生時雨爲之記安居後志
益壯開拓締構田園舍宇日益廣痛念伯兄叔弟相繼淪謝不
獲同享撫其諸孤與已子等而諸姪孝敬如其父上下情意孚
契爰及孫曾凡四世聞鼓節而升堂會食者千餘指事無大小
介庵集 卷七 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稟白咨決而後行建祠堂以奉祭祀脩家譜以綴族屬著規範
以示戒約揭友愛二字于中堂俾長幼目擊而心存年向暮徭
役重務分任能幹子弟自是罕入城府獨專家政生平待人一
以誠確未嘗事矯飾尙鈞距以取便利人亦以是歸心焉尤好
爲義舉嘗構書塾延師以教鄉閭後進重建忠烈侯廟及里之
土穀神祠橋梁道路圯廢者捐帑完之橋之成者九路之成者
不可計寺觀有興造者率皆資之歲大禮則預戒家衆毋乘時
貪利捐穀米易錢貨務藏蓄以濟人減息平價隨宜而施爲糜
粥以活道殣之人死無以斂給樽致博各遂所欲宗族不能葬
者三喪爲營殯窆于祖隴之側曰使其魄有所依歸通負歲久
不能償者焚其券里人懷惠居多宣德己酉春具牲醴告祭祠
堂屏家政于長姪曰崇生猶念屬告弗周復撫其要領錄成一

編名曰思維自序其端以致丁寧之意前郡守何公聞其行義
有實有徵遣使致書延赴郡庠鄉飲特加禮遇處士迫近稀年
而康強精爽詎意嬰疾弗起聞者莫不痛惜先是疾將劇召惠
等謂曰吾自少時間關世故不意生還迨今四十年矣恒恐弗
克副先志今幸遂首丘之願亦云足矣然吾平生無過人者但
自處與衆一致食不重味衣不重裘無厚於此無薄於彼周身
之外別無尺帛一錢爲後之累下見先人庶無愧也及終果
如所言親友弔唁者皆歎息以爲難娶陳氏賢淑靜莊寬裕樸
密相夫起家致力居多子男三長即惠嫡出次毅次某側室朱
氏林氏出女一適潘逸孫男二長鼎次某女二葬之兆處士預
營壽藏也嗚呼處士德之及人者博宜得永年而僅止中壽然
天之報施不足於其躬者恒蓄之以裕子孫俾久而彌昌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之謂也銘曰
至禮之真古道教去華返朴行乃淳處士以之資厥身肆力稼
圃躬儉動利不取贏業自殷不伐不矜心孔仁德義所敷先親
親餘澤波及里與隣持家訓飭恒諄諄闔門雍穆無間言代兄
遠戍歷險屯生還再拂衣上塵鄉老走賀塞里門孝義之名動
儒紳晚節優游在松筠夢兆俄驚歲在辰仁者必壽聖所云胡
不孝期遽沉淪皎嶼之山龍虎蹲生氣凝結如春溫安此吉壤
裕後昆
水西陳處士墓誌銘
余昔承乏兩制會天台楊公文遇爲脩撰與余義分甚篤公既
捐館其子輩挈家還故里判別廿餘載正統三年冬重念父執
遠來造謁語次乃以先君子遺筆舅氏水西處士事狀乞銘其

墓余與處士雖未嘗有一日之雅而脩撰公所述信而有徵於是次第其事序而銘諸處士姓陳氏諱榮字仕茂世家穎川元至元初有曰崇一者仕台州路卒于官裔孫玄徙家于台之黃巖靈山鄉錢嶼即今所居也曾大父諱旻大父諱龍孫父諱啓母某氏處士生而穎敏少長即有大志請業於國子學錄諫齋翁公授以書輒成誦若素習然既壯狀貌瑰傑度量寬宏而遇事能斷善自樹立不爲邪辟所搖奪事親盡禮敬兄撫弟怡怡愉愉未嘗有愠色待族姻朋友一於誠信以故人皆歸心焉洪武末年先府君以非辜逮至京輸役處士侍左右且出道間得遺鈔及銀首飾一囊持立以待頃見母子倉惶求覓審而還之彼願折其半爲謝辭曰臨財苟得非吾志也母子懽然再拜而去旁觀者莫不稱歎永樂初元府君既沒母抱成孀居處士奉介庵集卷七 八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賦 色養唯謹時外兄戚公存心任春官侍郎欲以才行薦處士力以母老辭母素善教年雖向暮而訓飭不忘松黃公賦聞而賦之爲作慈訓記處士特構一軒因其地扁曰水西寅訓於中朝夕省覽冀有所警延師設塾以教羣從子弟里閭貧而向學者悉聽受業費皆已出泗洲訓導載公有向學優行確處士素所敬畏會其謝事家居以禮屈致俾爲諸子範模躬執弟子禮侍聽講說或至夜分其好學不倦若此以故德業日隆而見義勇爲不憚勞費縣東驛道距新安一舍許久爲風水蕩激橋崩路圯輿馬行旅艱於跋涉處士喟然歎曰世有事浮圖徽福自利者獨何心哉乃毅然捐貲庀工董治完整視舊有加行者莫不感悅比歲多歎危困來告急倒囊傾篋不少新里有爭曲直者咸來取正得片言輒服其他善行頗多此其大略也永樂

九年多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聞者莫不嗟悼配徐氏貞淑端靜克勤內助子男三慎忱惇女三同邑盧寔鮑滂賀榮其婿也孫男四町疇疇略以卒又明年某月某日奉柩窆於南山之原爲之銘曰
德厚行敦惠決乎人壽雖不遐名則永存鬱彼南山松柏蒼蒼是固是安以利其後昆
副都綱曰菴禪師塔銘
師諱曇旭字旦初日菴別號也族安固林氏自少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吾舅良菴王先生設帳雙嶼潘君館師於潘爲外親負笈往從之未踰月駸駸有所得操觚染翰頗循度年十四游仙巖超然有方外之想遂依斑公仲溫深有所契落髮受其戒研窮教典悉如故習寔以法會再來人許之且喻以無滯於章句自是頓悟解行兼說動行而無所留礙寔化去復禮副都綱雲江倫公充侍者益脩戒定慧三觀又習觀音法門由聞思脩入三摩地心倍明利者師碩德咸加歎仰師又以僻處一隅無所取裁奮跡高蹈往遊湖海初見敬中和尙莊公於徑山稱爲叢林獅子留司藏鑰受薦出世蘇州延請慶徽僧司京都大夫士咸賦詩送之越十年歸故里住樂成壽昌能仁雁蕩甲利法席久曠鍾魚寥寂僧衆以爲激揚頹波非師不可具疏力請勉副所望卓錫六載僧司以諸山薦舉檄住江心禪寺倫公歸寂師代領其職是爲宣德四年也服勤行業馴致勞瘁正統二年浴佛前一日會諸耆舊兩序謂曰世緣已盡尋當西歸命侍者具楮筆書偈曰六十七年春夢足了知世事總虛華任渠幻出諸形像明月清風是我家擲筆而逝僧臘五十有三龜留七日神

色不變郡邑官貴兩學教官交遊士友次第設奠遠近檀信齋
香燭瞻拜者渡舟相續閣維之且烟曩五采齒牙數珠多有存
者送客莫不讚歎師之身貌不踰中人而器淵遠志尙超豁
昔侍雲江座下鄉之耆儒甦耆梅舟林公長菴王公集雲吳公
淮先君子靜菴公皆與雲江游論文賦詩無虛日師從旁聽受
故於外學時復溫釋舊習詩傷不事藻繪而意已獨至四樹法
幢攝誘後進慈悲感化而詞鋒峭峻多有所成就至於支傾植
仆靡憚勞動其於能仁也裝飾殿宇脩緝廊廡重造會源橋成
道門四十九盤二山亭其在江心也重建萬佛閣諸佛天刻木
肖像前太守侍郎何公作記復建經鐘二樓觀音殿水陸閣加
飾應真羅漢脩東西二塔蓋師之長材善於應世清議足以服
人故其應迹所彰昭昭若不可泯也剃度弟子文琛文璐文

介庵集

卷七

十

敬鄉樓書

安政辭爲之銘曰
燦文璣等凡十人嗣法弟子思儼德湛崇謚普超等廿餘人收
餘燼園以石塔踵門求銘余與師交好甚篤生前又嘗有夙約

師初業儒翻然改圖往依教乘若金在爐煅煉精堅光瑞煥發
觀慈平等何有差別循緣撫世真俗交參應感相符不在言談
起廢扶傾乘方便力無爲有爲了不可極委順告寂生滅俱空
何來何去江上松風贊語彌文式昭化跡學徒具瞻永永無斲

贈監察御史房公墓碑銘

聖天子寵惠廷臣歷官一考才與職稱錫以誥勅封贈其先世
視品級有差予以昭答所自出恩至渥也監察御史臣房威秩
正七品制當受勅追贈父友諒官階如其子二母皆王氏沒贈
孀人生封太孀人正統四年威承命巡按浙江行部至溫調余

弊廬請銘其先府君之墓以修上賜發潛德垂示來裔余重感
志在顯親不復敢辭按狀公字友諒成其諱也曾祖諱仲庸居
許州襄城祖諱德政父諱整世服詩禮之教皆以善行聞于鄉
母李氏公生於元季丁亥歲資稟純篤厥父不達遭逢厄運殞
于兵革公蹇然失所怙年甫弱冠奉母避亂流離播遷險阻備
嘗而色養無違迨遷至洛陽遂定居焉內附後民安田里公刻
志樹立以裕其家暇則披閱儒書請業于賢師友講求大義痛
念父沒不得其時斂葬禮弗克備言及嗚咽涕洟或至輟食愁
闕之養竭力營辦務得其歡心母卒哀毀殆欲無生居倚廬三
年疏食水飲未嘗有間歲歸襄城省視祖墓祭奠如儀平居言
行相循靡有惡聲遠色處族里接朋友謙和信實臨事敬畏不
敢畔繩墨濟人之難賙人之急率視爲分所當爲傾囊倒篋不
介庵集

介庵集

卷七

十一

敬鄉樓書

新或有事來質必告以正道恥爲詭辭規取容悅間得遺物廉
其主還之而不受報謝以故鄉邦之人無不感仰永樂己亥十
二月十七日遘疾沒于正寢享壽七十有三子男二長銘元配
所出次即威繼室出也二子自幼至長公訓飭懇至命銘習理
家政遣威入邑庠充弟子員皆能遵承嚴命威尤敏於力學由
鄉魁登進士首膺風紀之任節分凜然其進未易量而顯親之
榮殆不止於此也女二壻王翔衛直孫男三端竑竑女四長適
劉讓餘幼在室公之葬卒後十日墓在邨山之原卹典所被則
在葬後幾年也銘曰

弱維盛德險夷一致再造厥家克承先志施及鄉邦感蒙惠利
善行彌積仁聲茂著慶祐敷遺篤生賢嗣奮述巍科耳目攸奇
贈卹勉恩秩均子貴無德不酬天道可恃北邨之山堂封鱗比

孰若公榮進猶未已

陳安人王氏幽堂誌

安人諱某行勝二姓王氏世為永嘉人父諱某母金氏安人生有淑質既笄歸陳氏伯穎陳為同邑安溪望族後徙居郡城家範嚴飭安人為之婦敬慎端慤事夫無違禮凡所當為必先意承順輔成厥志治生產裕家業佐輔之力居多而未嘗掩為已功其祭祀奉賓之具烹飪蓋藏之事皆身親蒞之內治之隙又致力於女工率至夜分隣媪或譏其不能安享厚福安人聞之曰此分內事吾安為之而不覺其勞且以率子婦之荒寧耳或又議其自奉過於淡薄安人曰衣取周身食取充腹吾之素志豈可以家之豐嗇而有所移易乎識者皆以富而不驕稱之尤篤於致孝每以弗護速事舅姑為戚念母老請於夫迎養之介 庵 集 卷七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終餘年勵子以善道待人一本於仁恕接族姻隣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馭家衆未嘗有疾聲遽色而羣下自不敢欺里有坐累幾不能自全安人惻然傷懷捐白金以濟之事釋不責償其關急好施多類此生於洪武甲子九月初四日卒於正統丁巳八月二十一日歷年五十有四子男六長玄珪次瑛次鎬次鉞次銘次鏞鎬銘安人出也鉞肆業郡庠篤志敏學顯親之榮指日可待孫男七濠灝浩澹津淇澍女五諸子卜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建牙鄉丁么之原先期衰絰踵門請文誌諸幽既為之序次如右復系之以銘曰 令德柔嘉壽胡不遐報嗇于躬慶延厥家是亦受社其又何嗟 存畊卓處士墓誌銘 天台黃巖邑逢掖之士卓稔將葬其先府君存畊處士前期介

能仁寺東院補菴粹公偕來請謁奉其先師應君尙履舊迹處士行實縷經泣拜乞銘其墓櫛履夙契尙履慎於許與言宜可据序而銘之其又何辭處士諱珪字用珍姓卓氏世居福州宋至道間曰昌者為台州軍判官子孫遂定居于黃巖仁風鄉安寧里幾傳至哲元瑞安州學正哲生靜審時達變晦迹弗銜靜生成志尙軒豁丁元社將屋兵戈相劇夏瀕海尤其闕故多族姓且殷盛足以相保攜家往依附焉既而奮入戎行冀有所憑藉一展其才智天不假年竟棄志而沒是為處士之父也父沒時處士纔四歲母金氏止有一息保愛若掌珠年六七已見端緒不狎羣童嚶與母居年益長而孝敬日益至伯父貴祥憐其質美撫字篤厚甫十齡伯父資遣侍母歸鄉里俾無失故業兵燹之餘墟田蕭索舍宇淪為草莽宗族散落殆盡惟存薄田

介 庵 集 卷七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在邑西斜川之上奉母寓居以就耕作歲入僅足以致養未嘗有戚容比壯益篤志於學從鄉先生彥器陳公講授求知大義驗諸躬行積善樹德一本於誠重然諾慎交接良朋雅士親之如弟昆不子子以鈞取聲譽常念弗克速事父祖極致謹於奠享之禮具饌滌器躬率婦子為之致愛致愍悉中禮度尤謹於治生經營家業銖積寸累課童樹藝不徐不暇各適其宜而資產日益豐裕然亦未嘗事培植以求贏斜川草創不足以悅親遂改築百嘉峯之下居焉自奉甚薄且不喜飲酒客至促家人治供具必豐潔觴酌必盡醉留連竟日忘倦歲飢推其餘以給匱乏鄰里曠遠有惡少恃力肆食迫以計說強發其廩處士毅然折以大義強者慚服而退既而亦復矚其急以故人皆憚其嚴而懷其惠厥後里俗滋偽告訐成風忌嫉處士剛果而

饒於貧恐與立異誣以罪逮繫赴京處士之裕如事竟白而還同事有貧病而無僮從不能自活者處士扶持賑給俾之安全以歸挾妻子踵門拜謝稱爲再生父母處士練達世故習知人情是非益務繩檢以自保管誦古人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句有契于中撥取存耕二字揭扁燕居之室以示警策且以爲後世法搢紳多歌詠之教子必延明師戒其毋泥於文辭務明理以迪蹈吾志厥子稔丰神秀朗敏於力學而又能謙抑以自將克振其家者也處士春秋薦更筋力不少衰又喜得賢嗣任幹蠱時復曳杖消搖林泉隴畝間怡然以自適壽及七旬溢爾告終是爲正統己未五月二十六日也娶鮑氏早喪無子繼娶劉氏同邑望族懿美柔嘉克謹內助時處士陷於非辜子生始啐劉獨持家政內無強近之援外有侵侮之虞左支右吾

介庵集

卷七

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勞盡瘁家賴以完先處士三年卒壽六十有八子男二長即徐次積與一女皆天孫男一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窆于百嘉峯之原去家僅幾里嗚呼處士幼歷屯遭中躡艱棘而操履堅定卒厚其家以佚厥躬以全令名以裕夫後昆可謂有猷有爲者矣是宜銘其詞曰
閱諸中而無間於險夷德之貞也暢乎外而克慎夫終始行之成也斂厥美以考終而餘慶之敷遺子孫其承也太史勒銘昭告山靈詞禁不祥玄宅之永寧也

蓮峯處士蔡君墓表

蔡爲黃巖著姓其先福之長溪人唐末曰名者避黃巢亂始遷居黃巖來遠鄉幾傳至聖樽宋嘉祐中登許將榜進士第官至知越州事七傳至鎮博洽經傳尤達於易是爲蓮峯處士之祖

也父諱如球篤於孝親母末疾保持惟謹三年不入私室湯藥必親調爬搔櫛沐一不委諸侍兒至於浣濯袒衣廁驗亦必親浴之終養不少懈處士自幼視感即有所策勵既長就學篤志於踐履不瑣瑣爲科場之常文曰吾寧外不足而內有餘有識者偉之嘗從鄉宿儒陳天錫受尙書求古帝王治道之心術之要深有所領悟蘊而不衍其德日益進應務接物一循矩度未嘗有驕矜之色至正間經略使廉知其抱負嘗以丘園晦跡薦不就審時察變益務韞閉伏遇我朝弔伐之師鼓行而南處士衣寬博之衣詣軍門獻書主帥祈靖鄉邑之難由是姓名日著洪武初邑宰李震以明經舉處士箴之遇履之无妄絲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私謂所親曰吾之出處決於此矣遂力以疾辭杜門却掃謝絕人事時或徜徉泉石間嘲風弄月陶情遣興

介庵集

卷七

十五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以雕刻爲工家故多貧先世嘗虞回祿之災業日耗廢處然不以規利爲心衣粗食樸裕如也嘗坐堂上召其子公初等謂曰吾家自八世祖學錄府君篤友愛之義兄弟同居共爨者延及五世後罹兵燹不能安居始分析異處心竊痛之而力不足以復合成吾志者誠有望焉汝等識之公初行義孚于鄉里而善於治生產業日益殷盛規構堂宇以復舊觀處士慨然曰吾固期汝躬行孝義以振祖亢宗他非所急也公初遵承無忽處士諱光祥字君瑞生於元泰定丁卯九月初七日以洪武丁卯六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其年九月庚申葬于所居里東山之原配張氏繼王氏俱先卒又娶盧氏婦儀母則內助居多後處士三十八年卒壽九十一子男二公初公養盧氏出女一張氏出婿周伯厚孫男七智梲智諱智誕智諱智諱智

謂智評孫女二曾孫男八慶軒慶陸慶堅慶璋慶培慶垣慶坳慶屋嗚呼處士以厚德善行趾美於前而垂裕於後公初能遵治命再啓合族以成厥志亦既可嘉也已今智櫬以墓石未有刻辭不足以發揚先德請文於余孝道莫重於顯親余又不得而却之也爰舉大節揭表以示來裔復系之以詩曰

惇德樂善繁士之能俾焉偉度有而弗矜兩薦不起匪曰忘世龜筮告祥罔敢或貳白駒空谷實獲我心率履靡愆譽藹儒林義聚中更力未遑復幹盤有子厥志允賴茁茁九泉雖沒而寧垂休委社孫曾滿庭焯彼幽潛勒石墓道邦人具瞻是則是效

贈禮科給事中武公墓碑銘

按武達大同人

浙江右參議武達先任禮科給事中朝廷以久侍禁近屢效勞勳推恩贈其父階徵仕郎官如其子母贈孺人正統二年

參

介庵集

第七

十六

敬鄉樓遺書第三編

議按郡至溫路余門拜稽請曰先父母合葬十餘載榮膺

光賁九泉而墓道之石未有刻文無以侈上賜昭潛德但為內

疾先生矜而畀之銘不勝至幸余與參議託交有素不敢辭遂

據其同門友中書舍人姚本所述事狀序而繫之以銘序曰公

諱秉興字某姓武氏雲內官族父諱義卿元登進士第宣寧縣

丞致政歸屏處州之獻南莊公自幼篤於孝敬十歲喪母居喪

如成人父有命奉承無怠甫成童存權兵燹歷涉艱虞父亦遽

歿覓無所依後居雲中克自樹立痛念弗獲終養言及輒涕

泣嗚咽或至於餒食動於治生而自奉甚薄以故產業復振課

耕之暇披閱儒書以自勗襟度凝廓制行端謹不事奔競朋舊

在顯位者率知其所安故不以仕進推挽之平居衍然自樂治

家以禮教子有方處隣里和而不流睦姻族惠而有恩中年後

留心外典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賑恤貧窶不計財之贏縮人

有向善者傾心贊助輕儇小夫亦服公厚德彼或有失置不與

較達為公仲子尤愛其聰敏超邁嘗曰他日大吾家以紹先業

者必此子也遣入邑庠從學明師果以易經中鄉舉卒業成均

選在前列遂有給事之任公聞子得官躍然喜慰促裝赴京邸

戒之曰汝年少儒生驟陟華要宜廉慎自持日費之資吾能繼

之幸無慮也達聽受唯謹既而丁母憂將終制公忽遘疾且革

命左右扶掖起執達手謂曰吾浮沉齊民中無分寸裨益於世

汝今叨備任使當恪恭朝夕以圖報稱酬吾素志瞑目無憾矣

反席未安而卒是為永樂甲辰六月二十九日距生之年元

己丑十月二日享壽七十有六配張氏同郡名家婦道母儀

懿行兼備先公四年卒生於元 庚子六月七日卒永樂辛

丑八月十一日壽六十有二宣德丁未季春 葬郡城馮

公莊東合河之陽子男二長通次即達女一適里人袁彬孫男

若干孫女一曾孫男若干葬後七年達承諸大臣交薦其才宜

當方面之寄權拜今官誥封朝議大夫居職將再考政聲聞于

朝著進用未易涯公之褒崇光大殆不止於此而已天道報施

其遲速豐嗇蓋自有其時也銘曰

惟武之先雲中繼遷世簪纓兮公斂厥美隱約田里樂幽真兮

施及州閭善積慶餘信有徵兮賢嗣蒙休拱侍宸旒被寵榮兮

贈卹推恩風誥龍文賁泉局兮過者式車孰不嗟吁欽盛名兮

勒石墓門昭示後昆奔世其承兮

盧處士貴復甫墓誌銘

天台黃巖邑之靖化鄉處士盧氏貴復以永樂己亥七月廿二

日卒後四年癸卯葬于邑之來遠鄉清江里黃奧山之原墓石
久缺刻辭家嗣原幾遺其弟原爵奉鄉友應君尙履所撰事狀
遠來乞銘余與尙履交好頗久其言可信遂按狀序而銘諸處
士諱宗恢復其字也唐時門閥甚盛歷宋至元以儒業入仕
者代不乏人十世祖申之仕至知縣與鶴山魏了翁爲同年了
翁嘗序其歲時會拜錄稱許甚重高祖諱憲父太學釋褐授迪
功郎教授處州咸淳庚午台州厄於洪水歲大疫時在太學率
同舍生上言得發粟賑救邦人誦之曾祖諱有濟元溫州路永
嘉縣儒學教諭祖諱可與父諱伯誥兩世不仕務積陰德以貽
後世母林氏宋進士草廬先生之裔也處士幼失怙遭時多故
家業耗落五六歲知事母稍長即有大志甘旨之奉極力供辦
無難色有二喪在殯或勸之從俗火化處士蹙額不忍聞積貨

介庵集

卷七

十八

敬鄉樓書
第三

地以葬嘗從叔祖敬齋先生講求家學德器日就宏深
時里之僂薄者事告訐相傾陷處士兢兢自持恐觸禍機上貽
親憂杜門屏迹益務韜晦人皆敬而憚之理家和而有禮馭僕
不妄加以疾言遽色而奔走執役不敢慢家之庶務未嘗屑屑
介意而收功取效莫不秩然有序以故生理日滋漸復舊規人
以田園來售酬必優其直未嘗乘人之急而要之也由是產業
歸于處士日增月羨而售者皆得濟其欲處士畏威如疾見人
忿爭致訟必攢眉嘆嗟嘗訓諸子曰寧我容人毋人容我此言
良足保身若夫制行以繩祖武讀書以繼家聲願若等立志何
如耳凡自外至一者聽於天而已厥子皆聽受惟謹處士於奉
先躬澆祭事必敬必慎待族姻遺賓友皆降於恩意凡事一於
忠信不爲鉤距矯飾身爲里社倚重者垂四十年鄉人稱之曰

處長者姊適陳氏從夫之官邵武之太寧夫卒遺息甫八齡而
妻無留貲母子覓食淹滯逆旅處士聞之痛割心腑即治裝上
道迎之以歸爲寅田宅居之姊沒治喪殮葬皆經紀其事三從
弟宗瑩少失怙恃處士教養之比長爲之婚娶嗣其匱乏靡有
厭倦歲款貨粟者即與之庚者或不能致息亦不問雖累數至
千百悉焚其券公家徵需必率先鄉人以應之其仗義率多類
此處士生於元至正壬寅歷歲五十有八元配孫氏先廿一年
卒繼室蕭氏子男六人原幾孫氏出原繪原震原樞原爵原欽
蕭氏出女二長適同邑士族蔡玄才次適貢士臨海錢茂廣西
參政述之子也孫男十三廷岑廷岐廷巖廷崗廷巒廷閏廷岷
廷璵廷瑜廷珮廷玠廷瓚廷孫孫女八處士卒時諸子未壯少
者尙在襁褓而公私多故賴蕭氏貞一勤儉極力保持以育

介庵集

卷七

十九

敬鄉樓書
第三

底成立蕭今年六十孀居二十三載母儀懿範族里皆稱
嗚乎仁者必壽聖有明訓處士厚德善行淪浹於人者深
允宜躋於耄期以享遐福奈何未及中壽遽爾云亡人莫不咨
嗟悼惜以爲天道之不可憑也然而尙於躬者必盛於後觀其
諸子彬彬雅飭克振先業諸孫森如蘭玉繼之者未易量天之
錫報其不在茲乎爲之銘曰
盧初受氏本齊姜代有顯宦相輝煌譜牒罔克紀其詳遠祖仕
宋箱銅章了翁序行述彌彰釋褐上言賑飢荒鄉人贊頌莫敢
忘陰德積累世相望源之深者流必長處士胡爲父蚤亡幼知
備幕情內傷年與志長氣益昂不惟肯構亦肯堂資業斂然弛
復張幼躬勵行器莫量避惡凜若防蠶芒親賢如就芝蘭芳勇
於就義心允臧博施不吝傾篋箱仁者必壽理有常誰其厄之

問彼者報不于躬後必昌子孫森然列成行積善自應有餘慶
遣此陰魄闕崇崗其不朽者聲遠揚

南康縣知縣致仕徐公墓碑銘

洪武中淮與黃巖徐公德新同爲國子生辱以鄉曲之故交好
甚篤丙子同中應天府鄉試會試禮部公偶不利還入太學淮
遂承乏兩制自是升沉互見而離合靡常矣宣德初年淮以疾
歸臥丘園會公亦得致政歸故里音問往來不絕嘗期一得聚
首以道故舊不意訃音遽然遠臨隕淚如雨痛不可續也卒之
明年是爲正統己未春公之家孫簡奉其執友應公尙履所撰
事狀制匄遠道來乞銘准與公故友也銘其可辭乎序曰公諱
明善德新其字也姓徐氏世爲黃巖望族曾祖父諱山大父諱
谷躬晦弗耀父諱祐以才辟爲鄉從事未及仕而終母相氏公
介庵集 卷七 二十一 敬鄉樓書齋 第三

穎悟稍長即有大志方垂髫爲父訴冤於三公府辯析詳明
皆稱異之後爲舉人還監時循例歸省復業愆期殿授山
西萬泉典史適遇藩府開鄉闈選士公投狀就試主司覽文超
出儕輩欲直首選或謂出非所部次名第三 進士第授行人
司行人使命專對克稱厥職尋以才能奉旨往寧夏經理邊務
隨宜制變用息危疑暨還復命允合朝議未幾會更改御史官
制慎選才德卓異者充其任公用薦被選或有沮之者吏部宣
言此奉使西夏行人也遂授之朝士莫不爲公榮太宗皇帝入
正大統復舊制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公素嚴毅剛正至是益加
敬慎諷訟詳明未嘗妄致一民于辜時方嚴海道之禁有雷陽
人許其鄉之違禁泛海者甚衆屬公鞠問以犯在赦前釋之惟
范甲一人許者稱其洪武中嘗下海黨與伏誅范亡逸苟免至

是宜伏法范稱冤公俾歷事監生楊善閱案驗之楊給以案歲
久閱不可得范遂誣服公察其辭色非真情躬自於積牘中窮
搜累日乃得舊案范果無與亦得從赦例許者伏辜又力辨漳
州下海四十七人成獄具有徵驗赴都堂稟白都御史陳公難
之公正色曰朝廷以濱海之民亂法私構番國爲邊患故嚴加
禁治苟失其實枉陷無辜非朝廷意也陳首肯速公具奏牘詰
且入奏聖明俞允俱獲釋免又承命料檢內帑籍記物數錯悞
法司驗案速問承役供事者衆公以一身當之而不及其餘遂
坐輸役磚河驛永樂己丑車駕巡狩北京思用舊臣俾公卿選
擇疏名以聞公與焉驛召 復御史職丁嫡母憂未三月
奉命奪情起復乙未巡北京坐累左邊知交趾清潭縣事交趾
新附賦役未均特權估勢者率多翼蔽公無所顧忌一以法折
之邊氓雖甚德公而媚疾者亦多己亥丁生母憂邑民泣留不
可待服闋調江右之南康邑政號煩劇民俗強悍比年撫字失
人醜成悖戾之風充糧里役者足跡未嘗至縣門公視篆之初
召鄉老諭以法理傳相告語翕然從化勾稽期會片紙數字民
視之曰我父母手書也疾趨應命廉知民病莫重於弓賦田稅
於是奏請得減弓賦之半均田稅于兼井之家民用悅服規爲
公立生祠峻拒而止又毀淫祠曰七娘廟掩捕妖人假爲洪慶
井惑衆者於是風俗丕變而政教爲之一新居邑僅三載當仁
宗皇帝即位初元分遣重臣黜陟天下百司江右所隸七十餘
縣藩臬暨府州縣官稱職者僅七人公其一也宣德己酉二考
書最赴銓曹列陞二階公力以衰老辭於是有致政之命時年
六十有五歲狀貌瑰傑聲音鴻亮稍介特立少許可觸物或絃

介庵集 卷七 二十一 敬鄉樓書齋 第三

急靈震旋即陽春和煦藹然可挹以故人畏憚而靡有致怨者
家居無事惟焚香危坐手書一編吟哦諷詠以自怡悅玩好之
具未嘗屬意正統戊午八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享壽七十有四
娶樂清陳氏先公四十二年卒繼室童氏同邑人先公三十五
年卒子男一潭先公七年卒女三人庶出婿解或王述蔡堅皆
儒家子孫四長即簡克紹家業領戊午鄉薦籍筮孫女三曾孫
男三以今年四月某日奉柩窆于邑之靖化鄉古竹里豐山之
原嗚呼公以弘才正學當明盛之 風紀長民社以行其素
志所得可謂厚矣然雖中更困陪而聲譽益彰所謂節

愈厲公其有之優游晚景委順告終復何恨焉立碑墓道於
制為宜爰撥大端而為之銘曰

偉矣徐宗久閱其逢發必顯融兮公入仕途孝陟魏科使命光

介 庵 集 卷七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

華兮象簡飛霜正氣方剛厥心允臧兮讞獄平反罔敢辭艱守
法不愆兮暫賦霜蹄旋復舊規益慎操持兮否泰相仍民社是
膺卓魯齊名兮仕止以時景迫乘榆獲遂懸車兮消搖林泉以
終餘年形隨化遷兮鬱彼豐岑土厚水深宰木春陰兮勒銘墓
門慶及後昆永矢弗諼兮

前戶部主事蕭德容墓表 按明史夏原吉傳謂帝殺
蕭德容此乃誤死獄中也

永樂中准忝承乏兩制侍春宮撫軍監國以職事獲罪逮繫辛
丑夏會德容亦以罪下獄同處二三年德容懲艾之次恬然順
適與之談論理道媿媿忘倦心有所契形之于詩率皆敦厚和
平未嘗有愁嘆之聲語及其親輒嗚咽涕洟余竊敬愛之癸卯
秋忽遭疾竟以七月十九日卒與之處者莫不嗟悼既而淮蒙
恩復政職尋復謝病歸田里德容家嗣超跋涉遠來造謁以墓

石未有刻文為請嗚呼德容不復作矣見其子如見顏色然表
墓其可辭乎遂據其所述撥取要略叙次如左德容諱謙姓蕭
氏德容其字也先世居吉水始祖原章仕宋鄂州太守徙居撫
之樂安代以儒業相承曾祖自新祖體仁躬晦弗耀祖母張氏
有奇節語在董長史所撰傳中父嚴母董氏德容生於洪武甲
子甫二善父坐累謫戍遠左又四年母沒賴祖母保全以育以
教幼知奮勵十四五舉筆屬文斐然成章鄉老長皆稱許之習
詩經治學子業晝夜研究不憚淹晷之 暑月避蚊蚋懸燈帳
中煤集帳頂皆黑名其齋曰冰蘗以 勉由是學問宏博

筆立就而尤長於詩書誘掖後進蒙沾溉者多至成名
母極孝誦每饋膳親視饑進匕飭食畢方退鋪設牀褥必身試
平軟不敢遠出胎憂屢受薦辟力辭不赴祖母行然自適不覺

介 庵 集 卷七 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

子之遠戍也德容晷晷與祖母處凡二十餘年厥父乃得釋戍
役歸養祖母喜曰而父歸老身有所托吾孫盡思顯揚以慰所
望德容奉命起家擢取高第觀政秋官綽有善譽丁外艱起復
試在優等擢任吏部文選主事甄別才否一出至公奏牘偶失
檢詳致有差訛左遷交阯行次太平蒙有免召還居職歲餘復
被譴卒於獄歷歲僅四十從子某殮遺骸昇歸以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葬于邑之某鄉配董氏子男二長即超次進女一所作
詩文有襍線稿二十卷南行記詠四卷嗚呼德容之學可謂勤
而有得者矣其德之所就才之所施亦可謂充其志矣夫何嗚
於命而遽止於斯耶人之恒情處常固難處變為尤難德容常
而動循軌轍者人皆知之至於處變而不改其操履於易之致
命遂志而深有所契者獨余與今憲使柯君啓暉知其詳柯君

許狀其行余則以其所知者表而彰之俾超歸刻于石示其鄉人貽諸後裔且以志余之惓惓也

建寧府儒學訓導致仕徐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公諱懷玉字文玉其先淮海人宋有曰定者仕至光祿大夫出歷外任宦轍至永嘉子孫遂家焉高祖諱瑄仕至大理少卿曾祖諱警以廕敘任杭州路鹽倉大使祖諱應官仕元福建行中書省直閣舍人父諱佑從事福建帥母葉氏公天資穎敏幼知勉學童卯以俊秀選為郡學生從景芳朱先生受書經朱陸國子助教復從蒼巖蔣先生按先生名允汝一名終其業洪武文賢書田人居永嘉庚午領浙江鄉貢會試中乙榜除贛州府興國縣儒學教諭丁

外艱起復調除沛縣儒學考滿以言事陞山東都司斷事審刑鞠獄咸得其情尋改除湖廣都司經歷初視家會屬衛有卒十介 廡 集 卷七 二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輯

人以亡匿連問法當殊死事上遣官蒞決公閱其牘有可疑列囚于庭窮究之其情皆可矜其實先畏榜訊誣服悉有左驗朝使從其議給鞫奏聞十人者俱得減死一時藩憲皆許其堪重寄掌兵者惜於政體服公才敏廉慎庶事一聽咨議而後決羣吏畏其明奸欺屏息職脩而政舉後以註誤致罪謫戍玉田四十餘載歷涉艱苦而所守未嘗改節洪熙改元會求賢舉保例除有司公願就教職翰林考中前列授建寧府儒學訓導在職凡五載丁內艱起復赴吏部以年老辭賜歸致仕公生平志高量廓與人交久而能敬劇談抗論媿媿不倦飲酒不多交歡吟讀醉亦不辭幸遂歸田之願益篤舊好而老懷傾倒無所繫吝日與高朋雅士登臨觴詠託雲菴自號以寓出而知還之意因以名其詩集正統辛酉正月望日鄉飲罷親故以上元節招飲

者業公次第皆往俄而遺疾患問疾者至榻前猶束帶見之疾若革以是月二十四日恬然而逝享壽七十有六娶劉氏生男繪女四揚溥朱欽陳適金泰其婿也孫男寅女二俱幼繪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先期衰絰泣拜請銘准昔鼓篋邑庠時與公交好其洽迨出仕數相會聚公之履歷知之尤深烏可以不敏辭為之銘曰

其學也優其才也達敷歷仕途亦既超豁升沈靡常始終一節晚年謝事獲返故廬徜徉丘壑其樂晏如日之昃矣委順而歸業雖不豐德則有餘裕後在茲永矢弗渝

竹菴處士吳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處士諱亨字惟嘉行寧二世居永嘉荆川上吳里里稱上吳蓋以著姓而得名也高祖諱淵宋樞密院都承旨曾祖諱士機總領司屬官祖諱恕翁元瓜州采石稅課大使父諱順遷居郡城之嘉會里母胡氏處士氣清而貌莊自幼向學恥與閭閻狎孝友之行屹然如成人稍長學易於鄉先生張公時彥按張公時彥先哲錄明初有張彥父象大旨得其要領旁及羣書沈潛玩索其於聖賢格言必反求諸己以故立身制行罔敢自逸每且夙興振衣歛容祗謁祠堂然後出見賓客未嘗以急遽廢禮兄惟某早喪奉嫂金氏唯謹撫其女及笄擇婿以嫁之命第三子道儀為之後交友嚴正而鯁直過言過行則致切磋之益苟背於理面折不少貸恥事詭曲以取容悅其有道義相孚若璞夫沈公宗潛薛公熙道崔公安固耕雲陳公按耕雲名誠字伯榮成一齋范公方外淨社式師仙巖心師敬愛尤篤嘗曰泛愛親仁聖有明訓吾取以為法焉宗潛家甚貧嬰疾遠劇處士延醫

介 廡 集 卷七 二十五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輯

仁聖有明訓吾取以為法焉宗潛家甚貧嬰疾遠劇處士延醫

治療朝夕弗離藥不能救躬治喪事葬祭如禮搢紳稱嘆曰竹
菴友誼不以死生而有間絕無而僅有者也一齋兼有葭李之
親往來最為頻數一聚首歡洽逾月不甚舍去或徜徉林泉之
間或觸曝風月之夕其樂陶然既別去而春樹暮雲之懷往往
形於篇什時樂成典教黃公成章非幻吉公用迪皆為詩文以
紀其事宗戚隣里待之各致其誠置乏者賙之喪不能殮者或
繫棺或賻贈以資助之遇患難竭力維持且濟之以賄弗償弗
問也最喜修治橋道捐財倡率必底于成其惠之及人者大率
類此自處儉約服飾不尚華麗而務整肅練衣布裳襦如也子
弟遵承視傲皆不敢以奢侈自街晚年家務悉委諸子構一室
扁曰西湖書隱植竹百餘挺日吟咏婆娑於其間謂人曰植竹
而不雜以他卉者以其虛心勤節與區區之志若有合焉因其
介庵集 卷七 二十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號曰竹菴正擬優游暇豫以樂餘齡詎意夙恙盛作遂至不起
前期一日淮往候焉延至榻前具衣冠設茗碗據坐對語片時
而後別氣垂絕呼諸子屬以後事語歷歷不亂向非素有所養
其能然乎處士生於元至正壬寅十二月十一日卒於正統戊
午正月初九日享壽七十有七元配趙氏先卒繼娶林氏側室
陳氏子男五人道儻道仍道儀即出繼伯父者道偁道儒女四
人婿樂邑高還生教諭許峯曹德亮之子復參政芝田葉某之
子嗣生其一則余之長子棐也孫男四應龍應鸞應鶴應錦所
作詩若干篇名曰竹菴集藏于家諸孤下以正統辛酉十月廿
二日奉柩窆於德政鄉南柳山從先兆也先期具事狀來請銘
嗚呼處士居聯桑梓童卯與淮交繼訂婚媾之好殆今甲子既
周未嘗見其矜伐倨傲可謂有恒德者矣宜其壽考令終而人

莫不嗟悼之也為之銘曰

德蘊諸中兮行成于家推以及物兮不啻不頗約禮迪義兮就
實歛華搢紳延譽兮聲聞遐邇佑善自天兮厥應靡差壽望八
袞兮受福孔多日辰之離兮鼓缶而歌始終無愧兮其又何嗟

怡壽處士怡老徵士兄弟合葬誌

按永嘉縣志
義行有傳

永嘉泉川望族項氏先世有諱懋者由金華徙溫卜居大羅之
南山郡志載其地為隱君子劉冲讀書處俗稱為秀才洋懋勤
儉樹德以貽後人五傳生慶老慶老生養憐再遷山北老慶泉
川里養憐生三德三德生公珩善治生竭力務本產業日益殷
盛甲于一鄉尤好施予令譽彰聞元集賢院錫號賢齋處士賢
齋生友麟字子昭配陳氏子昭克振先業怡壽處士其家嗣也
諱士武字汝毅自少警敏有大志比長古貌而蒼顏神溫而氣
介庵集 卷七 二十七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冲美鬚髯洒然齊腹孝友之行天資夙成方其幼也大父諸父
嚴毅方正庭訓整飭處士率諸弟事之唯謹罔敢愆于禮度自
幼至老益務敦確言行舉止跬步弗違出入城府伯仲後先衣
冠文物濟濟徐徐觀者莫不嘆美蓋其家法之懿有自來矣所
居之堂扁曰和集歲時宴會諸季子姓永樂已亥舊宅悉燬規
欲先構祠堂未能即遂首創春暉菴于先隴以祀合族之親其
家業盛而役繁處士童卯時家隸隸役長百夫又長督里中糧
稅多至萬石處士奮然承之以安老親之心年益壯而事益習
諸弟亦漸成長立存義簿以均所需之出入事上官一以誠答
應進退不亟不徐流事者遇之以禮謂離課莫艱於煎辦必親
身親蒞之百夫之衆不殫其力而庾廩充積於糧稅也與諸弟
協心會計而歲徵常先足流事者益稱其能處士素志雅好

急倉箱之積鄉人資其假貸貧不能償折券已責視為常事田園租稅佃者十常負其二三率置不問永樂甲辰歲大侵飢者填門塞路咸仰食焉日設糜粥善食之若黔敖然而無嗟食之聲鄉有突不舉火而恥於告急或老稚之不能來者則饋之以粥米藉其全活者皆稽首祝之如晉人之報東長生者也又嘗做漏澤園故事獻義塚地三所于官由是貧者之喪不至於暴露惠及枯骨厚莫大焉自經回祿之變旁屋僅存居止迨及晚年內外經理稍定以其餘力重構堂宇以安厥居家事屏斥諉之於子徭役雜務羣從子弟咸能致力處士怡然自樂葛巾杖履逍遙乎林泉之下良晨美景會嘉賓勝友酣觴盡歡以佚餘齡間求中書舍人胡公宗蘊篆書怡壽堂揭于楣間故人稱之為怡壽處士云前郡守侍郎何侯作郡日尊賢禮士咨諏民隱

介庵集 卷七 二一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遴選高年有德者為耆老以教導鄉民處士與沙城王怡靜首膺是選二人言貌儀矩冠于諸老侯遇之盡禮事有利害涉於民者悉陳之侯每加嘆賞宣德癸丑侯以二人不贖於私命督造漕運海艘二人者交相致勉夙夜勿寧居城東門外旅舍者半載心勞力瘁怡靜宿恙時作處士遂成羸疾明年疾革而卒是為甲寅十一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侯聞訃嗟悼不已遣郡掾徐遇致香燭吊慰其見重如此處士仲弟怡老徵士諱士斌字汝賢資稟淳確神氣冲融端然而毅重樸然而踐實蒼顏頹膚豐頤大耳片言可復動無矯情孝友慈愛延賓待士輕財重義一如厥兄洪武丁丑以富戶人才舉赴天官進止言論超出倫輩試書數精捷俾從事地官奉使徵四川諸郡逋負糧稅以石計無虛百餘萬使節所指綽有廉能聲不險期而告完郎署官

僅稱其才丁內艱服闋家居待次遂終老焉伯兄以徵士敏於應酬且曾歷戶曹任使以故督糧重務一以諉之而輔以叔弟汝玉徵士蒞事不疾不徐筆楚不施而事集里胥或有怠於事而貽累見及者略不介意不尙侈靡恆以謙卑自持五尺童子遇之亦以禮容也熙然春溫未嘗見其有含怒態以故皆樂與之接而不敢侮徵士景迫桑榆圖欲脫去塵累以息勞暢倦遂名其宴處之堂曰怡老以見志鄉人以其嘗被召命也故以怡老徵士稱之或者又謂徵士膺薦而起亦既向用矣昔與同事者多被顯擢以徵士之才能弗沾一命殊為可惜而徵士之志則在此而不在彼也然而久長糧稅而無債事郡邑守令藩憲行部大臣巡撫侍郎王公聞其善譽多見褒獎或不名而呼為老糧長亦可謂榮矣哉徵士後兄四年卒是為正統己未五月初一日壽七十有三兄弟相繼淪謝里社來弔者皆哭之慟蓋不忍忘其德惠也處士娶郡城張氏宋忠簡公之裔孫也子男二長惟潛早世次惟淳女二長適同里徐祺次天繼娶天塘周氏攜孤女以歸處士鍾愛若己出擇佳士以嫁之沙城王平其婿也孫男六 良侃良籌良傳良侶良佳女孫五長適同里徐敷徵士之配雙橋虞氏生男惟演早卒次惟濂女一適羅嶼吳瞳夫早喪而守志虞氏先夫三十六年卒繼以潘埭孫氏淑德懿行相成厥家生男惟溶女一適安固唐琪生側室林氏生男惟灝彭氏生男惟滋孫男四良侃良侶良仁良侑孫女五俱幼孫氏卒於正統丁巳九月十二日壽六十有九先是處士規營樂丘於大羅山祖塋之側既卜吉慨然謂徵士曰吾聞之漢之姜肱兄弟夜寢必同衾至今稱頌之吾與若同經理內外庶

介庵集 卷七 二一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集 27-28

務未嘗有違言今借老矣沒後可不同寤乎若然則吾瞑目無憾徵士聞之喜於是營壽藏聯窆而同兆至是惟濂惟淳等卜以歲辛酉十月廿二日奉柩合葬徵士繼室孫氏之柩亦以序而附葬焉諸孤泣拜請銘余與二昆仲契義深篤不可辭重惟兄弟天倫之懿同氣同胞謂之手足以其體同而肢分也周室既衰閭閻終臂見於經傳况末世乎項氏兄弟能敦大義於死生之際其賢於人遠矣聞其風者得不興起乎哉余故舉陳實二子為喻銘以昭之銘曰

元方季方難兄難弟譽重當時名垂後裔項之二難媲美聯輝生既同德歿亦同歸羅山之岡祖隴之側雙玉韞藏復同兆域手足之義死生不渝善積慶流子孫是宜

北山樵隱趙處士墓誌銘

介庵集

卷七

三十

敬鄉樓書
第三

正統己未冬十二月某日處士趙公以疾卒其孫將奉柩襄事先期奉狀詣余拜泣請銘余弱冠辱交公之兄彥瑜惟時公出繼叔父友剛居瑞安邑聞名而未識也迨余謝事歸田因環著虞先生始得通好會雖疏而情甚洽今其已矣銘可辭乎按狀公諱季城字彥瑒北山樵隱其別號也裔出宋宗室世居汴太宗幾世孫諱必恭徙居溫之瑞安公之曾祖也祖諱良而元延平儒學教諭贈儒林郎松江府判官父諱友禮遷居郡城之南以才辟歷應天瓊州兩府知事公自幼穎悟與兄同受學於蒼巖蔣先生伯庸林先生按伯庸名業永嘉人日茂長及出繼所事後父暨母某氏致孝不違乎禮伯氏受薦除刑部照磨諸公尙幼公念祖母暨所生母徐氏無所託迎歸就養徐母喜志少不如意公即長跪引慝母謂曰過非由汝何懼也如是者終養不少衰

所後母歿塋墳歲久失故處按似葬一處字士乃焚香泣禱一舉禮而得以人為孝感所致公立心秉節侃侃然不少屈而接人遇物溫和謙謹不以貴賤戚疏而有所變中年門戶多事惟安其素分趨便就利義不忍為以故家業日益落晚年壯志既衰設帳授徒以自適里中子弟從者咸有所啓發非公事未嘗入公門有所質問條陳縷析皆適于用邑人默受其惠者多矣修纂郡志采摭實錄邑以公為總裁鄉飲常居賓席言動悉中儀度郡邑官僚及守將咸加禮遇鄉之碩德重望若大參楊公諸君子俱有麗澤之好正擬徜徉泉石以樂餘年詎意倏爾遺疾遺命治喪不用浮屠喪祭率循文公家禮稱家有無而損益之先是兄彥瑜卒于官其子某函骨歸寓於永嘉李田借舍既而某死弗克葬至是命子年翼增高育舉其素志言訖涕泣嗚咽奄忽

介庵集

卷七

三十一

敬鄉樓書
第三

告終官僚朋舊詣喪次弔哭盡哀配陳氏大器望族賢子內助子男四年忽年煥年顛皆側室出忽煥早亡年翼嬀出女二婿潘嗣宗其一即高育生於元至正壬寅壽七十有八葬之兆邑清泉鄉馬輿第一山窆之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年翼育遵治命抵借舍求伯氏遺骸物色得於衆函中無題識舉函將剖而驗之函應手而解中得片紙署姓氏遂迎歸窆與公同兆人又以公至誠孚契也銘曰
孝友之行通神明兮衆善具翕信有徵兮士論輿歸垂令名兮勒銘山岡子孫其承兮
翰林編修林庭翊墓誌銘按永嘉縣志
庭翊吾鄉之英俊才也少聰慧讀書過目成誦長充郡學生日益加邁若川增泉湧師友皆驚異之官德丙午中鄉學滿憲喜

得佳士撥其策刻置小錄中會試廷對登進士第用永樂故事
選進內閣讀書為庶吉士充二十八宿之列月試季考俾益精
其業准入觀每見閣下榜揭高下等第庭翔多在前列宣宗皇
帝又時御文華殿親酒宸翰命題考試亦如之今上皇帝即位
資以白金勸勵益至尋蒙恩旨取其拔萃者擢職翰林庭翔除
編脩先已嬰疾請告命下而疾革越二旬而卒是為宣德乙卯
九月十五日也春秋纔三十有八嗚呼庭翔不獨有其才而復
優於德襟度寬裕和平言溫而行確容貌怡然未嘗有愠怒意
同列喜與之交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愚子采供事內廷余嘗命
其及門請益多所沾溉聞老大臣賢學士皆優禮遇之聞其喪
傷悼至於隕涕嗚呼斯人而止於斯天道之不可必有若是夫
庭翔諱補其先系出莆田林氏遷居永嘉為望族登仕籍者居
介庵集 卷七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多高祖諱元仁曾祖諱以安祖諱悅數世隱居毓德父諱誨淳
謹簡朴淡泊自守不事奔競母劉氏內行嚴飭人咸謂庭翔之
才之德皆先世積累所致娶金氏紀善原祺女生男嗣方在襁
褓庭翔卒時囊橐罄懸賴衆賻舉喪從子毅扶襯南還兄庭恭
迎至中途而與之遇以正統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吹臺鄉
雲霞嶼祀先塋也嗚呼庭翔今其已矣使老親不得以為子幼
子不得以為父斯文失此良友茫茫九原悲痛何極杖淚濡毫
為之銘曰
玉成器兮就毀錦方張兮斷織吁嗟乎庭翔孰不捐膺而嘆惜
親老而不得終祿養之榮子幼而不得復顧呱呱之泣天實為
之難痛何益也雲霞之原祖塋之側體魄遑歸安此地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七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八 原卷之十二

歸田稿

兼山人應君墓誌銘

黃淮宗揀

余謝病歸田未久也鄰邑逢掖之士應君尙履蔡君玄丁介樂
成曾談來謁余喜有得朋之樂促席劇談應君答問如建瓴蔡
君亦彬彬雅飭款留數日別去正統戊午春應君攜從子律門
人盧爵復來惠訪適余屏處山菴泛舟徑造挾譜牒徵余序留
三宿而夙疾作蹙爾言歸疾稍間馳書抵余論作記之法余擬
答未發也而君之訃至矣嗚呼痛哉夫何奪吾良友若是之速
也玄丁之子駢亦君之門人偕盧爵奉君從兄教授謬所述行
狀來請銘其墓義不可辭於是反袂拭涕次第其事序而銘諸
君諱宗詳尙履其字也天資穎異幼即屹然有巨志其讀書積
介庵集 卷八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卷涉目輒成誦以故學博而強記未及紀鼓吻學吟時出

鄉老長如伯真徐公大昌余公皆優禮獎掖稱爲小友
長從明師辨質淬礪恒以古道自期夜誦率至四鼓疑有未釋
遂達旦不寐若苦於睡魔則懸髮牀屏以示警父母憂其夙抱
羸疾禁止之稍緩而復讀自壯至老益肆力窮搜發爲文章抑
揚開闢隨意所至要其歸一本於理詩尤勁嚴古雅不自貶以
趨世好其處已應務也宅心夷曠制行峻潔紛華貨利澹無所
容羸衣糲飯裕如也家貧親老設帳授徒以供游黌父老耄服
食臥起身任其勞遇宗族篤于義先世田廬讓而弗較與人交
傾心吐膽不設町畦亦不阿意苟容善則稱揚惡則規諷即有
所拂逆未嘗有變色識覽尤精確人之臧否得喪舉不能遁其
情其出處大節也永樂間嘗從邑庠諸生游而厭爲科場文至

有南轅北轍之相戾於是拂袖而歸構溪南書屋于澧川之上
號兼山山人以見志遠近負笈而至者日益衆隨其所業剖析
精微弗明弗措暇則危坐一室左圖右史薰燼茗椀悠然自得
客至款語終日率關乎世教而和氣充溢可把名門大族設行
窩延致亦忻然赴之貴流雅士過其里多往就見邑之賢大夫
嘗遇以賓師之禮屬脩郡邑志延就筆削懇懇致力禮部郎中
孫原貞觀臨程督尤加敬羨朋舊在顯位者交章薦之俱以疾
辭語人曰吾非薄功名而不爲也願吾命分所安寧舍己以徇
人耶好遊覽名山勝境追話古人遺蹟聞管一抵金陵後再遊
錢塘而歸皆有紀行之集生平數困於疾然未嘗以疾而廢業
已未多疾作呼諸子謂曰吾病殆不能支然未可以戚吾父吾
瞑目後若等當竭力致養庶可少紓終天之恨詰朝族姻故舊
介庵集 卷八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咸來候安否起擁衾坐口占一律以謝音節意趣不異平昔諸
弟子嗚咽出涕諱曰生寄死歸茲理之常幸自勉以圖樹立哀
傷無益也反席未安而卒若翁臨視哭之慟聞者莫不悲愴是
月之望也計其歷年僅五十有六羣弟子痛念其師學弗究其
施相與稽諸輿論士有易名著於禮經略做貞曜故事私諡曰
文貞昭厥志也君之系序出自晉觀陽列侯詹宋初曰宗翰者
由永康徙居黃巖三傳至輔仕至大諫侍講緝熙殿卒贈少師
又五傳至諱泰亨者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宵翁元黃巖州學正
祖諱虞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知元將亡謝事還家父濟賓隱
居自佚年八十有五尚無恙母王氏早卒配同邑潘氏善理內
政亦先卒子男三闡闡嫡出周庶出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銘曰

玉蘊於璞兮其光輝如匪雕匪琢兮完質以歸養弗克終兮數
不可違令名永垂兮人孰與俱溪南之山兮龍虎趨安此吉壤
兮慶有餘大書深刻兮慰我遐思靈或感舊兮寧不一瞬而嗟
否

愚菴處士陳公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義行有傳

處士諱銓字叔權行洪八姓陳氏愚菴其別號也先生居之
長沙赤岸唐末有曰鐔者仕至汀州刺史生子六人五季間避
亂徙居溫之橫陽北山第五府君自北山析居永嘉雁池九傳
至泉州判官銓再遷清政里曾祖諱文煥尙宋宗室女任贛州
會昌縣尹祖諱言父諱必之母盧氏秦氏處士秦出也生而秀
穎不凡蚤失怙恃世父竹菴訓育之稍長遣從時鳴張先生學
涉獵經史尤精算數法持身端謹孝友慈祥人無間言甫成童
介庵集 卷八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世父歿治喪無違制平居必正衣巾不狎閭閻不尙華靡善談
論而無矜遽色鄉之大夫士咸器重之尤致謹於祀先構祠堂
於居室之東儀度一遵家禮脩宗譜以聚族歲正月八日會族
人辨昭穆敘長幼列拜祠下以篤親親之義治家惟勤儉是尙
教子以耕讀爲本交朋友以信實處隣里以謙和五尺童子撫
之必以誠資賄不甚豐而樂於賙卹人或告急探囊與之不靳
鄉族有喪葬事輸情竭力以經營之嘗抵錢唐疾風暴作怒潮
洶湧震蕩見有溺水將沒者亟命舟人振舵拯救不從則又速
之曰若能致力我當捐衣爲報舟人躍然赴援處士卽解衣酬
所諾溺者得脫於難拜謝問姓名領而不答蓋不圖其報也處
士識見敏達料事適中肯綮而不膠於私以故郡邑有疑政每
否決焉其言率便於官而不屬於民里社中蒙惠居多暮年業

欲脫略塵累案別墅於泰清鄉高巾藜杖布襪青鞋放情泉石
間遇有所得形諸歌詠名其集曰自怡嘗言但不悖天理不麗
園法不獲罪於親戚鄉黨適我願也正統辛酉正月末旬忽遭
疾未浹旬而疾病呼長子淑謂曰死生大數人所不免我死後
葬祭一於禮毋過期毋徇俗毋用釋道汝等宜自勵毋忝先訓
以全我素志願曰無憾矣又嘗筆之爲編以示諸子二月五日
溘然告終享年六十有八配安人何氏貞靜柔嘉善於內助子
男三長即淑次瀾次淩女一適黃韶孫男三操模棣女三淑等
卜以四月乙酉奉柩葬于吹臺鄉慈湖南山祖隴之傍遵遺命
也先期奉事狀求銘准與處士有葭李之親義分甚篤何敢辭
銘曰

介庵集

卷八

四

敬鄉樓書
第三

吁嗟處士克慎厥德德非徒善踐履弗忒惠利所施莫甚拯溺
彼得生全我心則獲不以名聞尤見卓識仁者宜壽天道之常
弗克永年聞者嘆傷孰知冥冥報施有方嗇之於躬慶遠流長
南山之麓宰木蒼蒼勒銘焯行永世不忘

贈太常博士張公墓碑銘

皇上嗣登大寶祇率舊章推恩錫命寵賚廷臣太常寺博士臣
張淑以資品當受勅贈其父節官階如其子母胡氏贈孺人繼
母李氏封孺人既而淑以廉慎受薦拜監察御史出鎮江浙按
部至溫過淮泣拜請曰淑不幸早失怙恃叨蒙寵光下賁泉壤
例得立碑墓隧敢乞銘於下執事以修上賜昭潛德先人沒而
不朽爲惠大矣淮辱命不敢固辭按狀序其顛末而系之以銘
公姓張氏字以堅節其諱也先世居雲中大同從元世祖征雲
南遂家焉子孫定居於郡之桂城村俗重門地稱之曰桂城張

氏自其父諱賢以上官達魯花赤者數人母某氏公與昆季多
在仕籍元季擾攘祖孫俱沒於兵惟公以世襲阿贊千戶獲守
先業聖朝混一區宇總兵西平侯以公舊官送上海京師恩授直
隸徐州知州公辭以土官懇愚不能任民社之寄改青州南龍
王海口巡檢兩經考績初調睢州唐縣鎮再調黃州團風鎮秩
滿三考改除重慶百節驛丞逾紀引年陳請詔許致仕還鄉是
爲永樂辛卯也公生於南荒鄉俗崇尙佛乘公自幼喜讀儒書
粗知大義兼通外典禮僧敬老一出至誠資稟剛介內不欺心
外不侮人居官以清白自持賴先世遺資以供日費尤好施與
解衣推食率視爲常事死無以斂送或爲之嚮棺或贈贈咸適
其用人來稱貸即應其急不規規於求息力不能償焚其券蒙
其惠者居多晚年得三子喜宗訪有託教育謹甚儒先者艾善

介庵集

卷八

五

敬鄉樓書
第三

人君子至門或尊之爲師或禮之爲友款留累日亦未嘗有懈
怠意杯酌談論則命厥子從旁侍聽里社多稱公爲官伯卽中
州稱仕族長者也永樂丁酉年八月廿三日得疾而病享壽若
干城市之人來送殯者相繼於途莫不悲哀隕淚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山執紼引車者尤多淑爲嫡長公歿後六載以明
經中鄉舉宣德庚戌登進士第甲寅除太常博士正統己未遂
拜勲恩之命淑今任監察御史藉藉有能聲寵榮所被未艾也
次子潤嫡出智繼室出也孫女三長妙靈適同里趙繼鳴呼積
善餘慶著在易經觀於公可驗矣善不力者諉天爲不可必豈
理也哉爲之銘曰

惟公世胄有源委自北而南家業起欲逢更化同文軌振迅趨
朝見天子二紀歷官膺任使寸心湛若冰壺水暮年上疏乞致

仕解組翩然歸故里生平重義好施與儲祥積慶日云侈報施有恒天道邇晚年得子端可喜保愛諄勤爲宗祀家嗣英姿鍾粹美地位清高安素履顯休之命進未已我述銘詩昭厥始

存齋處士蔡君玄丌墓誌銘

宣德丁未冬余移疾退伏田里隣郡逢掖之士蔡君玄丌偕館賓應君尙履不遠十舍許杖履來謁二君儀度言論皆溫然雅飭余甚敬愛留數日別去既而應君一再往返而訃音至矣余哭之甚哀而又爲之銘正統庚申夏四月蔡君復來惠訪余設席於賜歸堂上投壺侑觴雜以笑謔子姪輩佐之以弦歌坐客皆傾倒盡歡再留信宿而別既還第六月十有四日奄至大故而亦以訃聞詎意轉盼之間二友相繼淪謝若夫衰颯之懷何以堪處嗚呼悲夫既而君之家嗣慶評奉憲僉陳公璣所述行

介庵集

卷八

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

狀泣拜請銘其墓義不可辭爰次第其事序而銘之君諱智楊姓蔡氏玄丌其字也先世自閩徙台之黃巖宦業行誼代有聞人已具大父蓮峯府君墓志族屬始合而中分蓮峯規欲聚居囑其子公初公養以成厥志公初君之父也君自幼習聞家庭懿範屹如成人天資英敏讀書一二過輒成誦孝友之行不待矯拂母馮氏早喪君年方及紀哀毀無違禮事父恭謹益至父嘗有疾躬治藥湯衣不解帶父歿而祖母盧氏垂白在堂服食臥起身任其勞遇諸弟友愛惟均且暮聚處必開陳大義諸弟皆相率聽順弗逆弗怠君尤嚴於自治平居必整肅衣冠不苟笑無惰容正色以率下歲時宴會立子姓於庭階誨之曰先府君暨叔父同心協德復啓同居之義浚源培本深有望於後之人即有不遵吾言家法具在以故內外千餘指斬焉不敢有

驕慢之氣是皆敦本之要務也君志定而行確才敏而慮周經理家政纒纒有條著爲常式續書于家範夜寐未嘗弛然以自縱思有所得坐以待旦人莫能沮常曰古人有云惟勤有繼吾優爲之不以爲勞以故充拓產業日益殷盛亦未嘗事培植以取盈舊廬翬於有宋日就淪圯且湫隘何能以容衆豈而廣之以處族人別築室於其左崇堂華館以延接賓客建祠堂於正

寢之東置祭田以奉祀事奠享參謁一遵文公成憲求余作記以示來裔西建家塾貯書萬餘卷延名師以訓迪子弟姻戚願學者咸萃焉倍價購復先世墓田各置祠宇爲守視祭掃之所重脩宗譜敘族繫俾各知所本是皆家政之大者也君於歲入積而能散惟義是務不較戚疏遠族處他鄉不能自存者爲築室招徠安集之死不能葬長不能婚嫁者量輕重捐貲相之且

介庵集

卷八

七

敬鄉樓遺書
第三

歲出穀二百斛以賑其匱乏族弟玄脩客死殊方君跋涉水陸歸其櫬葬之舅氏子俊長賦于鄉當徵稅而物故有司督責峻急弱息藐焉無所措君奮爲之計徵不足者助以代庚又有子壽者年老無子衣食無所仰君月給穀四斛歲帛二緡喪葬一爲已責姊婿潘從心卒金陵旅邸君爲返葬甚厚其孤洒甫三歲鞠育猶己子比長授室以相成厥家里人素未識面或以急告亦極力拯援居常稱貸者視鄉里損息之一久不能償而折券已責者捐粟率數千石爲區里長甚久徵歛常賦旁應難差不疾不徐事集而民不擾里有官田歲賦甚重額存而實虧民多困之歲積穀代其輸以故無質妻鬻子之苦是皆惠之大者君率視爲常事也然而剛介不屈嫉惡尤勝有惡少揆不見容誣之以罪冀以立威君毅然奮白其事由是儉人畏服無復異

辭有不平事輒來求質折以片言率皆剖析邑有劇務及事有所疑亦多倚任而咨詢焉君軀幹不踰中人度量寬廣而風致洒然與人交重信義無始終炎涼之態遇高朋雅士款留旬月未嘗厭倦海內名士嘗接見者書禮存問無虛歲裝潢成卷時復披閱以致景仰之意中年後益務脩省管取持心之義扁其燕處曰存齋暇則焚香跪坐斂凝心神玩釋經史資益聞見或有所得多發於賦詠有集藏于家良晨美景輒與騷人墨客登山臨水探奇攬秀庭宇多植佳花名木時當敷設延賓賞玩把酒賦詩窮歡娛而後已倡和之集人多傳誦焉君生於洪武乙丑八月廿日歷年五十有六配同邑烏山盧氏端靜淑慎內助允協子男五慶評慶陸慶堅嫡出俱有文行慶堅爲邑庠生慶培慶厓庶出女一亦嫡出金聚其壻也孫男一守謙孫女二葬

介庵集 卷八 九 敬鄉樓書

期某月某日某兆在居邑靖化鄉橫溪之原爲之銘曰善積厥躬家政事崇表式鄉閭兮羣情仰德視聽不惑信義所孚兮稍出鋒鏑正氣莫奪範我馳驅兮惠慈秀胤益若春熙無間戚疏兮翕張隨時令譽攸歸自視若虛兮賢嗣克家斥彼紛孽泉石與俱兮日未云辰鼓缶何迫竟隕淵珠兮我思若人賦繼停雲空展篋書兮墓門有石我銘斯刻終古不渝兮遺澤尙存貽爾後昆惟善是圖兮

耕雨處士葉本源甫墓誌銘

黃巖於余家爲隣壤邑有淳謹好古之士曰應君尙履與余交甚洽間嘗與余言姻戚曰葉氏本源者行確而志勤業欲進見而未敢演也余竊識之應君既捐館本源之嫡嗣公獻介君之從子律通刺進拜于階阼間扣其父之起居涕泣言曰不幸先

君子棄諸孤五載矣先師兼山公未卒之數月敘述行狀具在敢藉此以徵銘於大人先生能以微末見拒是先人雖沒猶生也余因悲本源欲見而不克遂烏可無以慰靈爽於九原乎按狀本源諱宗祭姓葉氏本源其字也蚤失怙極力致養以悅其母兄弟義不分忍析花朝月夕同聚一堂之上奉觴上壽綵服相輝瑣笮協韻喜動慈顏本源狀貌瑰傑天資樸茂伊府紀善原弘飽先生家食時本源執經受學不事章句致力於躬行故其終身操履篤實和易任真鉤距之態絕之不忍聞經理家政儉勤力本克振先業歲時奠享躬率子弟蒞祭事薦獻登降悉遵禮度罔敢弗恭嘗曰吾爲葉氏宗子不幸少孤而先人命名之意良有在也處宗族和而有制卹貧扶弱視爲分內事待親舊接隣里一以忠信爲本無所祈媚而人自推服與人論議

介庵集 卷八 九 敬鄉樓書

言簡而善斷鄉曲事有可否請決而後安平居自奉甚薄見義勇爲未嘗繫吝款歲捐所有以賑人之急而不責其報士大夫過從無虛日款接盡禮而治具豐潔或相與登山臨水以極觴詠之樂至有留連下榻累日浹旬而不忍舍去鄉有仕而醵于家行將赴任而裝囊不能治者捐資以助之舅氏二喪浮殯淺土爲築墳安厝仍割田以給其子優禮延師設塾以教子弟間嘗陪席接談娓娓忘倦有疑義輒與辨析一日閱書之次呼諸子謂曰吾生平所以少獲戾于士大夫以不敢自放於大閑之外也苟有一毫自放之心則日用之間身之所接皆不由乎主本矣雖欲不至於放辟邪侈不可得矣由是一門之內皆服膺斯語一以謙謹自持出應公務退處鄉閭靡有陵傲怠忽之心公論咸歸美於庭訓之所致諸子漸長卒能幹益於是別構耕

兩亭以爲休息之所課僅耕稼以自逸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
費善好古徐公太僕次進趙公御史冀成曹公素有斯文之契
嘗自京師寄詩以發其趣邑人歆羨焉本源生於洪武辛亥八
月三日卒於正統丙辰六月六日享壽六十有六其世胄本出
閩中唐末有諱振者兄弟三人避寇同來台州散處各邑長居
寧海仲居仙居季遷黃巖靖化鄉遂爲黃巖人八傳至耿贊于
邑南方巖鄉王氏遂家焉生應輔登嘉定吳潛榜進士第歷仕
至數文閣待制再傳生士充潛心易學制行峻潔是爲本源之
高祖也曾祖居暹平陽州學正祖龍父克權母徐氏宋秘書少
監似道九世孫女苦節懿行事具編修鄭好義所爲傳配同里
王氏慈慧恭順逮事老姑雖嚴而得其歡心閭內諸務綜理精
密諸婦倍遵靡違本源之力於爲善及充拓舊業相助之力居

介 庵 集

卷八

十

敬鄉樓墓書
第三

多後本源七月卒享壽六十有五丈夫子五人長公翰先五年
卒次公獻公份俱王氏出公述公著庶出女一亦王氏出同里
邵胤其婿焉孫男九人泰陽溥永滋澍沈澈洌孫女三葬于卒
之年某月兆在所居曹山之原厥配葬在某年月日與夫合窆
請銘則在庚申冬十一月也銘曰

古昔觀人論諸取友應雖云亡言猶未久本源之行歷歷可究
爰自家庭達於鄉邦生有令聞歿有餘芳徵其歷年壽不掩德
天道昭明報匪終奮儲祥集慶施及後人嗣續綿延雖歿而存
延州掛劍協彼心許我銘斯刻亦復爾耳曹山獻秀辛木聯陰
雙璧合藏過者必欽

黃巖儒學生寫天正甫墓誌銘

黃巖寫天正甫之爲儒學生也同門皆推許之不幸未克用而

卒葬後十有五年其孤源永奉舅氏上海儒學訓導徐研所述
行狀不遺十舍許造余階庭泣拜請銘其墓道之石余重其誠
孝遂不復辭按狀天正諱永年葛其姓天正其字也先世居丹
陽九世祖祐宋建炎間黃巖令民懷其惠子孫不忍舍遂家于
邑之東山高祖諱元芝又徙居仁風鄉少從伯兄元成元直二
先生學二先生則永嘉葉水心入室弟子也曾祖諱彬元從仕
郎廣東宣慰司都事祖諱復中父諱道璋母楊氏天正資稟莊
重而穎敏方訛喪父哀毀如成人洪武庚午年方十二伯兄以
徵稅愆期繫獄母歎曰吾家內外諸事悉倚此兒今被繫爲之
奈何天正告母毋憂毅然赴官請代伯兄遂得脫鄉里皆知其
大志乙亥伯兄以姻親累逮繫赴京天正未冠與之偕行列詞
訴冤理刑官壯其言兄得釋歸抵杭而卒行囊無遺資同行

介 庵 集

卷八

十一

敬鄉樓墓書
第三

焚尸函骨以歸天正哀痛而他無所計訴於逆旅主人陳
氏貸錢治喪陳氏初未之識也重其義慨然諾之由是棺殮畢
具昇輓歸葬天正感佩陳之大惠倍息償其貸歲遣人餽贈問
候起居久而弗替嫂陳氏歸伯兄七日而夫遠行竟成死別守
節三十年天正事之盡禮而嫂氏安之殊不覺廢居之苦也姊
適王氏夫亦早亡遺息方晬貧無所依天正迎歸育其孤及長
舉婚娶置田宅俾王氏之祀不爲若教氏之餒從曾叔祖母馮
氏一子從戎惇然子立天正養生送死始終不違再從兄光顯
歿無以爲殮亦任爲己責里嘗困於歲歉道殣相望盼赦故
事設糜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隣有楊姓者獲戾當械繫赴秋
官室如懸磬欲自經天正煦之捐白金以充其路費楊藉所
資實罪輸役以歸踵門拜謝曰微命公所賜也先是天正世業

殷盛洪武初厥祖以閩右長督賦于鄉多至萬餘石乃父承其
役歲久民漸凋瘵稅賦額存而實耗率多代庚橫費尤夥家業
日益落天正賴母氏勤儉維持於內而又能竭力以經營於外
不亟不徐適中肯綮於是存復舊規故得較其贏以廣利濟族
里懷其惠者居多所書特其大者而已平居處己剛介而不阿
端人正士與之游久而益親誦許佻薄者面折無隱情以故善
者懷而惡者忌天正侃然一不以芥於胸中奉親應務之暇雅
好讀書里社推薦補邑庠弟子員教授沈公貞授以疏通知遠
之學深有造詣羣書涉獵大義書翰甚得張懷芝筆法年甫強
其同列請偕往就試慨然曰吾母子遭家不造艱苦百罹爰及
今茲方圖色養以致區區尙忍一日暫離膝下乎令伯所謂報
國之日長不敢忘也奈何天不假年洪熙改元正月四日以疾
介 庵 集 卷八 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

息垂絕呼諸子謂曰修短定數夫復何憾吾母年幾八十

而弗克終養終天之痛曷其有極汝等竭力承順使吾母忘其
悲戚以慰我于九原斯爲孝矣語畢而逝母眇之捐膺號慟仰
天嘆曰老身失此佳子生復何爲聞者莫不隕涕天正生於洪
武已未歷年四十有七配徐氏邑庠司訓茂之女兵部侍郎靜
齋公之猶子研之姊也子男五長源承次源濤爲世父永甯後
次源沈源混源湛孫男九楔楔樛樛榭榭榭榭榭榭榭榭榭榭榭
卒之又明年十月二十五日兆在永甯鄉仙巖山嗚呼天正惠
之及人者非僕指可既年未及中壽舍老親而長往陰德之報
何在乎幼學壯行士之素志蘊蓄至於強仕而不沾一命以大
其所施抑又可悲也夫雖然有子以承厥志歿猶不死也爲之
銘曰

謂天無意於人耶夫既與之以溫恭惠順之美質謂天有意
於人耶曷不俟其成而隕其實吁嗟彼蒼理也何望仙巖之
山生氣勃鬱奕世有輝永保貞吉
息耕處士應尙惠甫墓誌銘
應姬姓武之穆也子孫以國爲氏散處四方代有宦業自晉觀
陽烈侯詹來永康延及於宋有曰宗翰者徙居黃巖三傳至輔
仕至諫官侍講緝熙殿贈少師又五傳至諱泰亨者處士尙惠
之高祖也曾祖諱肖翁元判溫州路瑞安州事祖諱馬父諱彝
賓二世隱居毓德母柳氏尙惠諱渭別號息耕尙惠其字也風
采俊邁度量軒豁少有大志爲鄉老所推許讀書篤於踐履不
以諷誦剽竊爲工壯年英氣雲蒸川涌嘗以古豪傑自期開口
論古今理亂得失恨不親身可否於其間同列皆驚異之事親
介 庵 集 卷八 十三 敬鄉樓遺書 第三

瘵疾躬治湯藥衣不解帶父歿居喪哀毀踰禮母孀居
之謹甚先意承顏 得其歡 揭思養二字于堂識其 亡
事存兼盡之意季父貧不能自存迎養于家比終殮葬禮無不
備仲氏請析居田廬讓而後取所得率皆磽薄蕪廢然而徭役
之需急於辦集不較彼此禮遇厥弟如賓友終其身未嘗有秋
毫拂戾意待族屬惠而不褻子姓嗜學者獎勵以成其美匱乏
者矜之懦弱者扶植之塚舍兆域見侵於強宗者復而經理之
以故宗族皆倚賴焉生平慎交接敦信義親舊告急必扶掖左
右以紓其所苦有意氣相感而未經半面之識者一旦扣門求
貸捐金倒篋弗吝也其德之及人大率類此而未嘗有矜矜之
色故人之親之如飲醇醪不覺心醉也尤篤于教子嘗誨之曰
族祖良齋受業于晦菴文公之門得道學正傳嗣世子孫每以

閔右長賦於鄉日困於徵歛詩書之豚不絕如綫汝等可不思所以振起之乎諸子少失矩矱戒不貸袒謝自新乃已家法嚴正人無間言永樂癸巳嘗遊京師鄉先達有任內職者多勸之仕力以母老辭拂袖而歸居亡何知安寧州事邑人孫貞刻其名薦于朝有司敦迫不得已將上道丁內艱而止遂絕意仕進去邑南五十里許鏡川之上築息耕亭以爲佚老計賓客過從之者款留觴咏盡歡而罷勉飲過量凝然不亂或嘯歌以自快趣尙間曠不屑屑于生產而施與不倦中年後家業日益落衣粗食糲泊如也惟酷嗜史學終始靡懈蓋亦多所資益焉永樂辛丑七月初四日以疾卒於正寢距生之年洪武丁巳十二月廿九日歷歲四十有五配同邑謝氏貞順有識量通習書史大義婦儀母道族姻以爲表式先夫五月卒歷歲四 八男

介庵集 卷八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子二長挺次 子女 其壻也孫男五續世 奉

世經世孫女 挺等以 年十月甲申奉柩 于邑之方

巖鄉新城山之原先是尙惠之從弟尙履與余篤斯文之義律

嘗從行拜余於山菴尙履既即世律奉其存日所述行狀來乞

銘義不可辭爲之銘曰

德之積行之力膺薦書進復息志彌堅壽何畜執尸之杳莫測

勒銘章奠玄宅昭令聞播無極

翰林庶吉士張士銓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儒林有傳

余執業於邑庠生銓方垂髫爲童子往來經其門與之遇作禮

甚謹見其丰神秀朗目光照人意其必能敏學心甚愛之弱冠

選充郡庠生果以聰慧聞未幾余賓興荐入仕途而士銓學日

茂長訓導宗起徐先生 按名與祖平 閩人 洪武 中爲福州府學教授 長於易士銓居

講下受教心領默契肆筆爲文發揮陰陽之妙蹟不踰軌轍先
生喜得佳弟子同門相親者多資麗澤之益平居尤恂恂守禮
法雖盛暑衣冠未嘗去體管自謂讀書不躬行雖讀何爲孝友
之行藹然於家庭待族姻接隣里謙而不流人皆樂與之交永
樂乙酉應鄉舉占經魁試禮闈進對大廷登名第二甲賜進士
出身選入翰林充庶吉士進文淵閣預脩太祖實錄永樂大典
時余承乏兩制間管程督勤怠總裁而下咸謂其能尋以服勤
致疾且劇余趨赴寓館候問士銓據榻謂余曰君親恩未及報
而一旦至此其命也夫就案取韓柳文一帙遺余永訣仍以墓
銘見屬余曰子少安他事不遑慮也反席未久而卒余因經紀
其歛殯之事時從弟中城兵馬文振亦在側多致力焉是爲永
樂丁亥十月二十日也距生之年洪武壬子九月二十日春秋

介庵集 卷八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三十有六子幼不能涉遠同門友朱良念其平昔契愛便道護

其柩返葬卒之明年十月十一日寔於吹臺鄉桐嶺金山之原

余養疾家居追念宿諾爰取事狀序而爲之銘士銓諱文選姓

張氏士銓其字也先世自閩遷溫之瑞安八世祖諱某仕宋架

閣再遷永嘉曾祖諱守振祖諱子成父諱勝初母陳氏配楊氏

有淑德孀居十七年卒子男二長慶餘克紹父業充郡學生次

慶存早喪嗚呼士銓以英俊之才有志於事功假之以年必能

振迅發越以光大其門閭奈何方及展步而殞於天閱誠可悲

也銘曰

孰豐其才而過於成孰厚其德而壽於壽茲其爲未定之天者

歟胡爲乎冥冥而罔究桐嶺之陽山明水秀魂兮歸來用昌爾

後

裕菴曹處士墓誌銘

溫郡稱世家大族安固許峯曹氏其一也曹之先居閩之長溪
五季間有曰觀者始遷許峯文獻相承世有官業至宋曰逢時
福州教授贈太中大夫太中生殖器遠禮部侍郎特進少傅益文
蕭少傅生燾國子祭酒兼刑部侍郎祭酒生陶孫仲容先生云
述從子非其禮部侍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師諡文恭少師生
孫也此誤

履善贈朝議大夫朝議生良朋大理寺卿兼禮部侍郎自許峯
徙居仁濟之西淑是為永嘉之始祖也大理生清孫南雄州司
戶處士之高祖也會祖宏祖祖希曾父思正三世暫幟仕籍恬
靜守業母陳氏宋郡馬復禮五世孫生母葉氏處士諱安字德
安別號裕菴蚤喪父鞠於母氏自少志氣不凡恥狎羣童稍長
儀宇龐厚資識朴茂從良菴王先生授業學日進而行益確孝
介 庵 集 卷八 十六 敬鄉樓藏書

養二母各盡其道事兄撫弟敬愛兼至陸族姻待鄉黨咸得其
歡心與朋友交懇懇有誠談論辨析裨益滋多居常不嗜酒客
過其家治具款洽竟日忘倦伯兄遠仕獨經理家事絲役繁劇
而處之裕如上無忤而下無擾裕菴之稱自此始先是大理公
築居西澗堂宇宏敞元時為權勢占據歷百餘年不能復處士
毅然曰先人之廬古人所重大理公手澤豈可委於他人而弗
之顧乎於是訴於臬司悉復舊業撤朽脩廢煥然一新即今之
所居也扁其堂曰脩齊冀以自勉堂之前後雜植名花佳果茂
樹脩竹周垣迴護優游其間翛然有塵外之趣常曰此可以終
吾年矣正統初元有司簡拔耆老協相民事以處士敦實可託
強起之不得已應命持論公正致勤不懈或求直其不平者聞
讞以理義悉皆俯首聽受是由聞望益隆閭里加敬嘗誨諸子

曰我曹世膺簪組吾今老矣不能振祖抗宗汝等宜備身謹行
毋替先緒因遣次子聰入郡庠而受學焉正統辛酉二月十三
日感微疾卒于正寢距生之年洪武壬戌五月二十四日享壽
六旬配余氏側室吳氏子男五欽恕聰敏謙恕謙側室出也女
二王續邢鑑其婿也孫男且女某欽等卜以卒之明年十一月
某日奉柩葬于祖隴之次先期衰絰奉婚媾之親司訓婁君孟
寅所述世出行實乞銘嗚呼處士遠承文獻之胄而能謹於自
治不墜先緒考終全歸可謂無愧者矣是宜銘銘曰
吹臺之鄉東耕之原是為吉人之墓依厥祖父既安且固慶源
弗數以永延夫胤祚

善菴徐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義字宗禮姓徐氏西安咸寧陸海人高祖諱希孟曾祖
介 庵 集 卷八 十七 敬鄉樓藏書

宋校書祖諱敏 八景 氏處士本伯父景

子生七歲而父母卒出繼 為嗣憐其幼孤鞠育甚
謹處士亦孜孜敬順如成人語及所生輒嗚咽涕洟移時乃
止景嘉惜其配相謂曰此子孝情深切雖不在喪側而心未嘗
頃刻忘也移以事我何患其不至撫愛尤篤處士天資朴茂不
事表福長益脩飭儉以守約勤以幹蠱以故產業日滋善事父
母先意承顏以悅其心徭役庶事身任勞動不使毫末撓其
慮違命於邑之濠溪背山面流築善菴迎二親居之而父樂於
靜便優游以延壽齡里人因以善菴為處士之號云尤篤於教
子家嗣忽既成童遣入郡庠充弟子員戒之曰吾家先世嘗占
仕籍近代仕宋儒官官業中轍汝宜篤志黽勉期底于成以振
家聲恕敏承無怠處士待人一以和敬為本自族姻以及隣里

因不懷其厚德尤好施與里有張覺道喪不能舉處士若疾
在躬憂形于色亟營殯以窆之隣女楊奴貧不能嫁捐貲給其
粧奩凡喪葬所資助及賑人匱乏頗多不能具述也永樂十五
年二月廿一日感微疾卒上邇其生之歲月元至正庚子十一
月十五日歲五十有八里人相與嘆嗟以爲善人不得其壽爲
可惜也卒後逾月葬于沙岡祖隴之側配張氏有淑德先二年
卒至是合葬焉子男六恕惠懋懋懋惠懋早亡女一適同里
高氏子孫男七女八恕在郡庠時學行優於同列且善書 秦
府永興王殿下嘗召寫長安志由國子生歷任懷慶保寧廣西
三府同知考最陞食四品祿遷溫郡嚴以律已寬以撫民敏以
集事深爲藩憲所倚注余以夙志退伏田里每辱過弊舍慰安
情甚至問奉處士事狀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介庵集 卷八 十八 敬鄉樓書畫 第三 碑

怙恃繼承之託克 克敬 作善推其羸惠及鄉閭
德慶則有餘家嗣承休屢 轍會見胞恩光昭繪綵
勒銘于石告爾後昆永隆祚胤永世弗諼

夷山處士郭公墓誌銘

處士諱彥通字以名姓郭氏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
某俱不仕母某氏世居薊之三河洪武初處士擇地南徙遷居
河南祥符邑里人因其所居稱曰夷山處士其爲人也介直而
傲儒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章句治家以勤儉嚴慎爲本與人
交務敦禮讓有過則相規恥爲諂媚感遇之者初若不可親決
治既久情意懇至率皆感激而不忍棄背也里人紛爭不決輒
來求直斷以片言兩造皆釋然而去家不甚殷而雅好施與姻
族里社有婚姻不能備禮喪不能舉者處士捐財以資其費食

不充者餽米以給之東郭買田數頃歲蓄其半農耕時貸人爲
種有不能償者折券已責無各色一日浴於市中浴室得遺物
一囊重甚意必金銀也密護視之託疾作遲留以待索者俄而
一商號泣而來處士詰之商曰數年奔走道途備嘗艱苦積金
五十三片金環一對囊盛之浴於此而遺去遺棄不審何人所
得吾家妻子何以贖餘生言畢頓足大慟處士曰若毋苦我頃
得囊物未嘗啓緘發囊驗之與言合竟納還商喜過望舉數片
酬之處士曰我利爾物持去矣既歸於爾何以謝爲商再拜而
去處士重義輕財多類此處士娶葛氏久不孕一夕夢神人告
之曰汝平生好善樂施惠及人者深將有良嗣以光大門閥覺
而異之及壽果生一子質美異常兒因名曰良徵夢兆也繼生
二子曰恭曰敬良既成童器宇不凡遣入學充廩膳生學日

介庵集 卷八 十九 敬鄉樓書畫 第三 碑

實與入太學選入文淵閣 脩竣事擢工科給事
就養居無何宗祀在念 而歸良陞都給事中超職江西
憲副方欲遣人奉迎而訃音至矣處士生於元至正辛卯卒於

今永樂庚子八月享壽七十厥配先處士三十八年卒繼室張
氏亦先卒再娶張氏後處士十七年卒先是良丁父喪起復陞

順天府尹階嘉議大夫未終考復陞山東左叅政雖由良之才
能簡在宸衷豈承寵眷蓋亦處士積德垂慶之所致也處士葬
有年而墓石未立良具事狀介溫郡太守劉公自牧請銘爲之
銘曰
善積自躬慶貽後嗣報施之理孰曰無據吉壤在原既固既安
昭德揭辭過者式焉
澄菴章處士墓誌銘

正統丁巳七月六日澄菴章處士卒於郡城正平里之甥館又明年七月十九日配劉氏亦卒其孤文舉將奉柩合葬先期奉事狀乞銘處士諱宸浩字彥清姓章氏其先閩之浦城人後唐有曰仔鈞者仕至太傅生得象相宋仁宗封郇國公再傳生固歷仕祕書遷職外補溫郡卒于官子某幼弗克返葬卜吉永嘉清通鄉雲嶺至今世居之祕書三傳至文閣狀貌瑰傑膽略雄銳部領鄉之驍勇屢却陸寇方臘卒于軍以功贈驃騎上將軍忠惠侯國朝褒其死節封章忠惠侯之神立廟城南著為常祀是為雲嶺之最顯者也曾祖諱善士祖諱斗龍父諱得協俱弗仕母表山鄭氏處士蚤喪父克自樹立剛介質直不事表襮比壯從鄉先生學求知大義孝友之行人無間言處士於次為仲子以母命出贅劉氏劉之子尚幼家務悉諉之處士勤儉儉約

介庵集 卷八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經理咸適其宜外姑項氏心說其能時還家庭觀省其母候視其兄若弟未嘗廢禮既而妻之兄弟日漸成長秉誠按名安真建文己卯由鄉貢歷任閩縣教諭秉彝按名安真建文己卯監察御史弗克內顧處士奉外姑蒞家政益謹弗懈構堂宇以廣其居增產業以資其食歲時攝祭必躬必誠兩家間歲充里社之長率倚處士為重處士小心敬慎其持己也固其待人也恕以敬上無廢事而下不擾人多歸心焉故里雲嶺徑路傾圯處士捐資平治以便徒旅往來貧乏求貸輒已所有與之力不能償者折券已責無吝色樂善好施多類此平居頗嗜飲食客至必具酒肴舉觴勸酬醉則雅歌以相歡襟抱洒然不滯於物晚年子能幹盡於是屏斥塵累往來故鄉徜徉泉石為佚老計奄忽遘疾而卒距生之年洪武己酉四月三日享壽六十有九

厥嫂淑慧柔嘉女紅中饋各稱其能相夫起家內外允協生於吳元年丁未十月十九日壽七十有三子男一即文舉女三婿陳瑄湯驥王廣孫男御女幼合葬以正統辛酉十二月初四日其兆在建牙鄉溪西之原余與處士居聯桑梓徵其行實與狀迹相符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倚嗟處士紹美華宗出贅于劉母命是從德均兩族譽謫鄉邦年幾中壽委順考終溪西之山歸焉堂封婉彼令淑託體攸同慶善之吉子孫其逢

陳母汪氏安人墓誌銘

安人諱珮行彬四產于永嘉沙城望族之汪氏父諱思永母侯氏幼有淑質習女工不煩姆訓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適同里陳庚時年二十有九陳世以貴雄于鄉庚之父諱麟承世業隸

介庵集 卷八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役離場長百夫端慎自持而役重費殷貨產日耗安人為介婦事上待下相助家事克謹禮度庚二兒童慶父卒慶執役坐累咎就執議罪輸作竟卒役所安人時年三十有二聞訃拊膺大慟幾至殞絕顧念孤子辰方三歲不可不有忍死抱遺孤指天誓曰夫往矣存者此一息耳賴天覆庇俾有成立他日瞑目無愧於地下足矣志或中更冥冥殛之聞者莫不酸心既而童慶相繼坐役事淪歿遠方安人母子無孑子立諸兄弟行時盡質產業充路費安人日用無所須躬自織紉以自給而鹽菜具有常賦業耗而役存豪右惡少乘隙侮抑配以流亡逋負伴代庚多方播擿以奪其志姻戚佐令訴于當道安人泣曰未亡人何面目與人較曲直於是竭囊棄遺飾以輸官數股輸莫能繼

邁抑苦楚志愈堅而防慎愈至陵侮者感悔相謂曰烈哉女丈夫也吾儕徒稔惡耳自是事漸平釋不幸復值歲歉安人左支右吾不爽其宜子稍長遣就學諄諄教戒子亦自知砥礪遵承罔怠既克家漸次圖復業日充裕安人始獲寧居年彌高而聰明不衰綱維家政繼繼有條蓋由勤苦素習不輟安逸也辰念母氏幼勞創北堂以佚其居禮部郎中黃養正大書節義揭諸相間并著其夫引咎之厚德也歲時令節升堂上壽安人鶴髮童顏笑語從容子婦率諸孫次第奉觴安人亦怡然自慶和氣充盈被及里閭有識者嘖嘖稱道以為天道佑善之應正統己未二月得疾且革謂子婦曰吾家既破而復完將輟而復振昔日期無愧乎而父今其庶幾矣乎俄頃而逝距生之年元至正乙未十一月二十日享壽八十有五辰之婦朱氏孫男七類潭

介庵集

卷八

二十一

敬鄉樓書
第三

柔晏且厚延女二長適王度次在室曾孫男四樣相植札女一卜以癸亥六月丁酉奉柩葬于所居里之井町山辰與余談甚洽嘗奉母行實求為著傳今又以葬銘懇請至再蓋不待徵諸事狀而其事已詳為之銘曰

婦德攸先曰順與節順以承家節以致潔婉彼令淑懿行昭晰艱險備嘗志定莫奪傾否就亨孫曾在列茂享遐齡崇躋耄耄天報德善不爽髮髮玉閨鄉山佳氣鬱勃兆闕有嚴過者勿越

雲菴處士墓誌銘

永嘉精溪著姓潘氏其先括蒼木溪人宋有曰彞者遊覽至溫愛楠溪山水之勝遂卜居水南金倉山之陽肇生習仕宋評事生二子長泰次暘泰涉獵經史旁通堪輿家術隣壤有地曰梧岡連雪不積意為和氣所鍾復徙居焉泰生敬再傳震分教郡

庫是為處士之高祖也曾祖諱望祖諱聞父諱讓三世相承不樂仕進務積善以樹本母邵氏韶川望族處士以元至正癸巳二月十八日生諱龍宇起潛行陸十四資稟穎悟蚤喪父養母唯謹母亦喜其善繼恬然自適稍長從梅南元善陳先生學業日茂長質厚而持益固屏斥華靡致力儉勤善治生產而不以厥削為能寅奉祭祀而必致豐潔待族姻和而不流接賓客敬而有恒公私酬應上下交際各適其宜嘗以閭右充糧里之長慮子姓特勢作威也則朝夕戒勗之慮居民困乏通竄也則寬貸撫循之至或賦稅有不能庚者率代輸以濟其急以故人多歸心焉從子二幼失怙撫之如己出厥既成立乃中分財產無所低昂年向暮常自嘆曰茂松清泉消搖山谷吾家故事深竊慕之勢未可為也今焉老倦于勤諸子頗克家幹蠱之勞有託

介庵集

卷八

二十三

敬鄉樓書
第三

矣逝將息肩散以逸吾志不亦可乎於是構別墅於旁近扁曰雲菴蓋取雲出岫知還之意且日焚香危坐披閱經典以清心靜慮天宇澄霽時與賓客徜徉談笑瞻望雲物舒悠然有所契勢利是非一毫不芥于胸中人皆稱其為建識也一夕忽遘微疾諸子姪告語之大要勉其敦仁存古道勿墜先緒既溘然委順是為正統丁巳九月廿一日享壽八十有六娶蓮川徐氏潘柔貞靜先處士卒子男三寬紹普女一適同邑邵仲長孫男七禾動偶毓品某曾孫男四以卒之又明年奉處士柩安厝于祖隴之次先期來求銘烏乎處士承詩書之曾悻仁廣惠被于鄉閭身躋上壽優游考終可謂五福俱全者矣是宜銘銘曰

潘為望族世簪纓兮仕籍中較幽貞兮猗歎處士善繼承兮

仁孚義決衆所憑兮謙爲內固靡驕盈兮與論同歸重鄉評兮
壽富康寧信可徵兮先隴之側鬱彼佳城兮慶佑遐敷子孫繩
繩兮

義民施永鉞甫墓誌銘

皇上重念民食之艱

思患預防

儲蓄者聽於是

鉞仰

德心懷感奮

朝廷

賜璽

革扶

以按原本此下空八行計缺一百九十四字

而不

介庵集

卷八

二十四

歌鄉樓畫書
第三

景定

兼丞承信郎

橋趙公希

定居焉

生希傳

自幼

仕裕

永鉞高曾

先緒益奮

明不蚤喪父克自立母誠以

黃文簡公介集卷之八

黃文簡公介集卷之九原卷之十三

歸田稿

黃淮宗豫

碑誌

贈指揮僉事李公墓碑銘

公諱良字公讓姓李氏其先河間人曾祖諱

諱泰母高氏自幼岐嶷不凡平居毅然無戲色長就

通大義投箸作色而言曰大丈夫苟能立志抵掌可以取功名

安能俛首事鉛槧乎哉比壯徙居滑洪武初選備侍衛練武事

以聞擢爲伍長遠奉天靖難公在行間踴躍奮厲圖以自

效所向克捷蒙恩授典使未幾得疾營壘中枕戈而臥疾且

而起揚眉作勢若將赴鬪狀拊髀長嘯者三既而歎曰命矣

夫吾德矣不復能圖報矣幸有子以成吾志瞑目何憾

介庵集

卷九

一

歌鄉樓畫書
第三

卒是爲庚辰十二月甲辰也距生之年元至正戊子正月

享壽五十有三訃聞其子得匍匐扶襯歸葬魏村遂築其故業

益著勞動事平論功陞錦衣副千戶公以推恩之命武

軍管軍副千戶配張氏贈宜人子男一卽得謙和勤敏綽有能

聲官長倚任之女一適百戶楊政孫男二弘弼女四人得追念

公葬時事嚴弗克備禮墓地卽湫隘恐不足以安體魄言及卽

流涕卜以永樂己亥正月甲寅遷葬于施義鄉之原甲辰冬得

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復調錦衣衛公加贈明威將軍如其子

配贈淑人制當立碑墓道狀其行請銘嗚呼公民際風

雲之會身榮名遂克昌厥後史稱有志按原缺矣是宜書銘曰

孰不勵志克濟良難孰不

孔艱兩全

瞻彼新阡松柏丸銘于石昭昭慶源慶源

思

既庶既善永矢弗諼

處士黎公墓誌銘

續之事都有篤行之君子曰東泉處士卒葬若干年仲子諒任
處州府推官以事至溫奉執友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陳公所
述世出事狀請余請銘將勒諸墓道狀論次其詳據其大者序
而銘曰公諱敏字大成姓黎氏世為寧都望族唐虞曆中有諱
度者為虔化縣令傳六世曰球梁推忠定難翊聖功臣檢校太
傅守處州刺史百勝軍節度觀察使子雋奉勅差充受納上供
評官又四世曰思義宋大理評事籍紱科第先後世承公之
祖諱迪吉父諱明初隱居毓德教諭鄉里母某氏公生於前丙
午十月廿三日資稟純孝幼有大志不狎羣童八歲喪母羣肉
口父憐其弱強之食悲泣哽塞食不下咽也免喪受學庭

介庵集

卷九

二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訓嚴而善承書數過背誦不忘稍長慨然與念家之食指菜而
產業薄貽父兄憂亟請客於近壤閩浙間冀得什一之贏以奉
甘旨 經費取予一依於義不事鉤距以較低昂仍挾書以
行遇名公碩士求與講明理道及古人臧否以廣才識其心休
休然忘其身任在客旅也然而見義勇為不避艱險洪武中邑有
仇薄誣告偽鈔者四十餘家公之父兄弟姪咸結罪籍時在寓
邸一夕心忽震恐馳歸檢知所陷狀趨闕陳訴事嚴辭直上達
聖聽為之改容勅臬司速速兩造覆按誣構者伏辜衆皆釋免
人賜鈔伍錠充道里費入謝畢稱公為再生父母歛賜鈔歸之
公斥之曰茲賴皇上聖明若得免於刑戮我何力焉賜鈔殊恩
持歸以為榮我何敢受衆皆歡呼拜謝而去永樂己亥兄復為
邑人誣陷械繫赴京迫速上道子幼家無儻次公析居二十餘

年即棄家事備資費追往護視後亦得白而歸同事有謝氏子

者病危篤一僕且幾死見公喜甚託以後事樂之罔效竟卒公
為棺殮啓其囊甚充仍加封識舉其櫬攜扶瀛僕以歸并囊藥
皆歸於其母且慟且拜欲析遺資以謝辭別備白金加幣率
族姻登門致禮固卻之凡若此者皆非常之變處之各盡其道
而不有其功不利其私非惟今人所難古人殆不多見公之處
常也居家惇行孝弟未嘗有惰容痛母早歿弗克盡菽水之歡
恒以所欲養其母者致養於繼母繼母喜過望父喪哀毀背立
忘日慟哭如初喪葬祭身任其勞而必誠必敬推而至於睦姻
族交朋友接隣里各得其歡心尤好施與窮窮恤匱率以為常
婦梅適溫氏者夫婦早亡撫養其婦女備資裝擇配而嫁之歲
甲申大歎富室乘厄微利穀價騰踴民遑遑無措公盡發其蓄

介庵集

卷九

三

敬鄉樓遺書
第三

積貨而不取息困乏不責償全活者感其德稽顙天致東長
生之祝公襟懷爽闊而善於辭令清談偉論娓娓不倦聽者不
厭其煩里巷紛爭決以片言質者咸服其斷邑令器其才嘗以
耆德舉辭不就中年後頗賦城市喧囂人事叢脞築別墅于邑
東二里許號曰東泉清隱日與故舊徜徉林泉以取適焉宣德
癸丑夏得疾劇長子諄侍左右時諒為國子生公自意不及且
既而諒歸若有神明啓之者遂與兄同奉湯藥退而嗚咽涕洟
公謂曰生寄死歸固有定數何傷之有慨念從伯祖賢良先生
舊有祠草廬文正公為記久毀于火而碑刻尙存規欲重葺割
田若干畝供祀事未克遂願汝曹能繼吾志瞑目無憾矣二子
應諾奄忽告終是年九月三十日也歷年六十有八遠近赴吊
者哭之盡哀配管氏內助靜嘉閩嚴肅先公七年卒葬邑東

山之原丈夫子二諱邑庠生諒癸卯鄉貢用薦司法于括蒼郡號難治諒每權掌郡政威惠兼行民皆信服蓋由義方迪導之所致也孫男六隴純緝綱緒女四曾孫男十五瓊瓊瑤璋瑛璣璵瓊玖珮琮璫璪璫正統丙辰十二月八日奉柩合葬與配同兆嗚呼公負俊偉之才浮沉鄉里中更坎填致命遂志以保其身然而惠澤覃被使人沒齒不忘視彼操可致之權碌碌與莫木同腐者孰優孰劣迨將優游莫景奈何天不假年遽止於斯良可慨也傳曰耑於躬者昌厥後豈其然乎銘曰

倚嗟若人兮哀茲衆美自身而家兮施及州里處常固難兮處變尤不易誠動天動兮孰敢余侮天有顯道兮德厚報修胡老期兮中壽云止二子承家兮慶源所委舒翹振華兮幼經嗜史仲先顯達兮進猶未已贈卹豐恩兮不遠伊迪天之定兮權介
敬鄉樓叢書
卷九
四
第三輯

雲松居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祖昂字仲軒姓陳氏世爲閩之長溪人五季時有曰似忠者博學多才學徒尊之曰東里先生宦游溫之樂成遂定居于玉環之東權是爲始遷之祖若干傳至仲軒仲軒之曾祖諱善賜祖諱公壽父諱思泰俱緝海務本善行聞于鄉母瑤川朱氏仲軒生於洪武己酉十一月十九日資稟篤實而閭敏稍長即有大志名與字稱其爲人父母愛之嘗撫其頂曰是兒必能振起吾家洪武丁卯倭寇數警詔徙跨海居民於內地仲軒舉家遷居郡城隸戌藉其父久困煩鬱鬱鬱不樂追慕外舅所居山明水秀壤地沃饒謀欲託迹而未遂也仲軒仰承父志奮力往瑤川經營締構築室隔嶼以據其勝名其堂曰順親迎父母就

養以怡老焉二親先後沒既葬歲時上塚嗚呼涕泣猶未足以

展其情遂於居室之西創樓若干楹扁曰追遠朝夕登樓焚香瞻拜如見親之顏色然至老不衰里人稱其孝無間言處昆季愛敬兼至撫育子姪均平如一遠客見之不知孰爲子孰爲姪也馭僕一以慈憫爲本羣下感化凡有驅策不令而從尤善治生產業日以殷盛薄於自奉而厚於恤人中年後雅喜賑依外教施及貧寒踵門求憐者以數百計發賑賑濟人飽之以飲食率皆歡忻贊嘆里人見其慈祥懇惻又卽其別號而稱之曰雲松居士云廩有贏餘假貸于人取息比鄉例殺其五分之一積通貧無一償折券已債者甚衆朝廷募民出穀預備凶荒仲軒輸穀納官而不務取名其於輿廢舉墜猶渴之甘飲郡邑文廟聖賢肖像捐資繪飾邑之東獄行宮歲久傾圮出已幣一新

之他如能仁白鶴巽吉諸名剎仙宮及橋梁道路悉皆協力脩治凡百義舉大率類此而於豪髮鈞距之事不涉於胸臆仲軒其可謂狷介之善人者非歟暮年後諸子姪克家撥置塵務遺遙泉石間與友朋觴咏以取樂正統壬戌十月十六日忽嬰微恙條然而逝享壽七十有四配安人周氏端靜令淑內政克諧仲軒之勤敏起家樂善不倦相助之力居多子男六文穆文佑文倬文倪文敞文傑女三瓊連顛劉傑趙應孫男六統緯露柑霽雷孫女七曾孫男一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庚申奉柩葬于瑤川之原去先隴不遠而近蓋其在日所營壽藏也先期文穆調余乞銘余自屏處田里與仲軒聞名而未嘗識面宣德未年秋余偕三四士友東遊寓宿過其門見仲軒蒼然華髮率子姪序立道左迎余至其家既成禮問候談從容和易是夕歸余

於順親堂上余謂其能順乎親則素行可知深竊敬羨同轍復
憇於其家後因其婚媾邑宰致仕林君文定爲求堂記知其行
爲爲尤詳既有夙好銘不可辭爲之銘曰

人之百行莫先於孝卓哉陳君躬行允蹈推以澤物惠利孔周
天道報施無善弗酬優游林泉享有多福顧視庭階森然蘭玉
大畫屆期委順全歸里有遺思令名永垂我述銘章勒諸墓石
百世而下於焉考德

處士史公墓誌銘

河東處士以正統辛酉九月廿七日卒於正寢厥既喪事其仲
子監察御史頤奉勅按部至溫調弊廬其事狀泣拜請銘將
持歸刻諸墓石按狀處士諱泰字元亨姓史氏世居河東元季
兵戈擾攘不寧厥居譜牒散逸莫究端緒附還故里屋室鞠

介庵集

卷九

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

爲瓦礫之墟惟郡城址石山下先隴歸然獨存爰自高祖以
下皆居郡城外處士以族屬日益殷盛析居郡城之內父諱某
母某氏處士天資聰悟不幸早失怙恃居喪如成人音容雖遠
言及輒烏咽涕洟胸襟坦蕩不設町畦嗜善如啖炙遠惡如避
蠱遇人厄難極力拯救同人困乏不吝倒囊平居語不及勞利
事然而議時達變鑒是非審逆順定禍福明若著龜識者皆服
其斷常與鄉人會飲談及刑獄處士怡然咲曰以吾爲人固
徒設也永樂中隣家斥產業求售處士捐資與之貿易成券歲
餘里有睨鼎垂涎者曠柔主構辭覆取之有司弗能直處士舍
之不與較旁人譏諍以爲懦弱處士曰訟之終凶易象垂戒吾
豈以區區薄產備僂訟庭辨曲直以取辱哉遂德者歸元價
折券以釋爭訟者服其雅量謂人曰史公長者非吾儕所及也

尤篤於教子每遇明師卽以禮延致之河南曹士正先生嚴重
慎許可見頤狀貌瑰異勸令入預庠充弟子員復登鄉貢分教
井陘處士馳書致勉大率以忠勤和敬爲順頤歲積餘俸易白
金奉親處士不自私分濟族姻之貧者弗克周乃嘆曰他日兒
得寸進繼吾志可也子既成名處士益務韜晦人或以公事請
託却之曰吾兒忝爲人師嚴義利之辨奈何老諱無檢而致請
可乎晚者慚而退處士生於甲辰二月廿六日壽七十有六娶
鄉先生陳公汝器之女貞順靜嘉相夫以禮子男二長頤按此
有資素淳厚間嘗爲商不妄規利次卽頤居官端謹有守是皆
義方之教也頤服闋赴銓曹其教成行送柏府試之以政
考居上於是御史之命不惟可以繼先志而寵光下賚泉
壤亦可待也爲之銘曰

介庵集

卷九

七

敬鄉樓遺書
第三

猗嗟處士惟善是履教行於家惠浹州里錫祐自天壽亦云侈
慶澤敷遺施及賢子繡斧處冠譽望日起贈卹有典不遠伊邇
琢石勒辭用兆厥始

何君妻吳氏墓誌銘

給事中何君本清以宣德甲寅二月十九日喪其配吳孀人又
明年正統丙辰十二月廿三日葬所居邑新城潭家原其子謙
教授溫郡以父命奉主事丁芹所述事狀謁余請銘余與給事
君夙有同朝之好誼不可辭孀人諱應弟字少卿吳之先世居
四川重慶有諱宣者仕蜀之某官以孟昶外戚入宋居建昌南
豐清魚潭末孫某徙居新城之梅源幾傳至某復遷下村是爲
孀人之父也母某氏孀人天資敏慧容儀謹飭不易言咲事親
篤於孝敬年十四五製剪緹紉應手輒成且蚤達內治之要父

母鍾愛之慎選鉅族爲之壻何門與吳相埒給事君蚤有才名遂歸之何之族屬殷盛家規整肅孺人爲之婦恪守矩度內外酬應各適其宜每以不及逮事舅姑爲憾祭享之次時復洒淚君方正明敏蒞下以嚴重奴或有觸忤孺人委曲揜護已而遣人戒飭使之改悔女婢有過依太夫人舊規笞不過四五輩下皆感其德化無犯非理君起家鄉貢教諭福甯孺人經理家政益謹弗懈再至官遂與孺人偕往凡學政有所振舉必極力從史尋陞海康縣丞孺人復與俱海康劇邑黎彘雜居令久缺歲款且多盜獄訟繁興禁重囚 盈百閱案牘至夜分喟然長歎孺人從旁諗曰君所閱得非死獄乎宜悉心求之母賦淹或勞傷及非辜答曰 求 而不得 形於嗟嘅豈以煩

介庵集

卷九

八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爲田增稅額以邀功歲久新田墜決潮沒不可耕作舊田乏水而失收逋負抑配代庚民力既竭而鹽筴積欠又十餘年都檄遣官督辦民無所措君方規具奏愆而致詳於籌慮心懷隱憂孺人揣知其情謂曰人子事有不便告於親人臣政有不利訴于上徒憂不益也即日亟奏以聞蒙恩悉從獨免命下歎聲旁及四境滿考書最預脩永樂大典久居京師由是有給事之命孺人繁於家事不獲侍左右擇良家女命男孺送至官舍以奉服食宣德初元得請歸省丘隴祭祀三十餘嘉嘉賓貴客無虛日孺人主饋奠治供具豐潔兼備而秩然有序族里咸稱其能君在京時嘗夢先都督盧汀舊址匠備輦輪運材甚喜旁有一人儀容儼雅謂曰遲子歸可就也祭掃畢謀欲即事孺人乃出其節縮餘資庀材召匠楹堂宇三百以復舊規家之食指

數百衣食給足男婚女嫁各得其所皆由內助之力也尤好賙貧卹患時春米若干積蓄餘布以應飢寒之求蒙惠者衆君致政還家正欲同享遐齡甫二載孺人忽感微疾僅七日卒於新居享壽六十有八聞者莫不隕涕子男七淮滋沐梁藻湘滌女七壻范福張政徐清祁夢得黃賜張悅皆仕族一在室孫男七淡裳瑛瑩談煜燿孫女四濬登永樂庚子鄉貢由馬平教諭歷仕蘇溫兩郡學教授聲譽赫奕行將超居華要推恩之命光賁泉壤翹企可待也據狀敘述如右而系之以銘曰 美無成有終地道則然相夫允協孰曰非賢矧惟令淑內政 恭政致仕楊公墓誌銘 母道兼隆視其孫子埋玉崇崗既固且臧襲慶承胤祚永昌

介庵集

卷九

九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福建左參政致仕楊公以正統九年六月廿一日卒於里第將葬其孤嶽奉執友素菴徐公所述事狀來請銘准弱冠公訂交涉歷仕途離會靡常而夙契彌篤淮移疾屏處田里公亦獲遂休致頃者屢承書約縱遊名山勝境以豁老懷以樂餘齡詎意斯約未遂而訃音及之矣感今思昔痛徹心膂銘墓之託其曷敢辭援筆按狀而爲之序曰公諱南字景衡以字行世居閩之長溪溪村五世祖龍桂宋紹興請浙漕解淳熙中兄宗且赴溫之瑞安知縣事與之偕行因得執經於止齋陳先生之門遂卜汀灣而定居焉學業日富博通羣經精神尊之曰東灣先生二子長東魯習書經次嚴習賦並中景定三舍選入大學升上舍東魯生武烈武烈生瑜瑜生良是爲公之高曾祖也祖暨父皆以公貴封太中大夫福建左參政祖母某氏贈淑人母趙氏封太淑人趙實宋宗室永陽郡王仲魂十一世孫兩浙運使

慶賀之會孫也公書稟英秀而敏慧少從伯父滄州先生學春
秋既而滄州應博學薦公卒業於前進士秦府長史栗齊林先
生按栗齊林先生林溫字刻志爲文濡豪伸紙滔滔不汨先生器
重之謂諸生曰他日必勝重任太祖高皇帝下詔求賢郡邑交
薦以親老辭洪武庚午邑令黃君通雅知公力以明經薦領浙
江鄉貢會試中副榜時郎署缺官權任兵部司馬主事丁內艱
起復特陞吏部稽勳郎中未終考用大臣薦超陞福建左參政
永樂壬辰以微累謫居灤河適際太宗文皇帝親征胡虜亟於
用人戶部尙書夏公原吉兵部尙書方公賓薦公優於才驛召
還京命總督糧餉既班師拜命復任尋丁內艱而奪情之命遽
下宣德戊申以年登七表上疏乞骸骨上憫其老許之公自筮
仕以及於茲殆四十載善政居多撫其大者言之其首郎署也

介庵集

卷九

十一

三

敬鄉樓書

所誣獄成公察其情有可矜按問誣有左驗遂獲免死朝政重
貪贖之罪以勵廉恥公按行郡邑廉知漳州知府李誠侯官知
縣佗振等七十餘人汗盜無檢列奏正其罪而黜之由是部屬
官僚肅然懲勸福甯管屯百戶何清縱戎伍侵奪民田公至其
境民遽道訴公乃究其實請命于上百戶削奪田歸其主而民
無復暴橫之患公行部所至遇學校及先儒祠宇傾圯卽命有
司葺理公暇輒詣學宮集師生爲之講經史論心術治道戒諸
生毋事浮華務敦實行感慕而興起者衆宋大儒龜山楊先
生宗緒凋瘵僅遺一息流于浮屠公深憫之喻以大義勉令裔
髮加以衣冠聘良家女以配之俾承祀事逢掖之士皆忻躍感
歎以爲龜山之幸遇也公臨事詳審周密利有當與者雖勞必
爲嘗有富除者雖難必革八郡無不感悅故嘗督績竣事之日
上臨軒慰諭若曰福建民庶望汝之來如飢渴之於飲食汝亟
往毋怠朝之公卿大夫悉皆欽羨公仰荷知遇之隆致身圖報
然而暮景侵尋恐貽糜祿之誚不得已而有乞骸之請燕饒都
門相知各賦詩爲贈少師東里楊公賦長歌贊美甚至其末章
云武英學士清無恙鶴箋雲巾日來往太史行將望聚星定在
斗城華蓋上公之碩德重望固可與陳荀比論然亦波及區區
爲可媿也公生平溫和粹美孝友之行形於家庭人無間言父
蚤亡風木之悲常見於詞色太淑人在堂重遠弗克就養因名
其屏字曰草心堂以寓瞻戀之私既遂歸田築一室避諱別號
曲江外史時與二老弟燕間和樂以協手足之情且夕集子姪
講論經史從子所得傳春秋家學中浙江鄉薦今爲國子士舍
生公平居寡言遇知心友劇談雄辯縷縷若貫珠所作詩文有

介庵集

卷九

十一

三

敬鄉樓書

在朝稿及紫薇清暇致事清歡歸田樂事諸集若干卷尤善行
草人得片楮珍藏以爲佳玩忽遊微疾吟語如故啓手足而告
終邇其生之年元正己亥五月廿九日享壽八十有六配曹
氏封淑人宋少傅禮部侍郎文肅公叔遠之八世孫柔嘉端靜
婦德母儀各盡其道妯娌取法焉後公九年生先公十四日卒
子男四長煜早亡次璫次曇次曙女一適鮑端曙側室黃出也
孫男十有一奎屋 坦培筠塿致堦增垆女二長適丁仞曾孫
男三銓鏡鏡璫等卜以是年十一月某日奉二柩合葬于集善
鄉福全山之原嗚呼公以文學政事歷事四朝秩居三品年躋
上壽德澤著于當時聲光垂於後裔可謂五福全備而哀榮始
終者矣銘曰

介 庵 集

卷九

十一

敬鄉樓畫書
第三

祇服有嚴竭乃心宵沈幾默運寶畫塵遺扶綱振紀恩威並施
按行郡邑旬宣趨煦盜若春熙沐如甘雨孰爲奸貪我其斥之
孰爲廉勤我其植之黜澆鑿浮興滅繼絕頌聲載途羣情胥悅
暫蹶霜蹄受薦聿升督饋寒垣復命形庭天子曰嘻爾民爾思
亟往就職既其渴飢公拜稽首欽承罔怠嘉惠益深頽齡莫制
得請于朝解組南歸蒼顏白髮金帶朱衣搖搖林泉十有八載
鼓缶興歌倏焉遐逝婉兮寶婦懿行允臧生則偕老沒則同藏
我銘匪諛勒諸墓道遺澤在人子孫是保

信宜知縣林君墓誌銘

按永嘉縣志
官蹟有傳

君諱文定字與諱同累世居閩高祖諱龍仕元至浙江兩淮鹽
運司副使巡歷抵溫愛其地勝俗淳遂遷居于郡之樂成東奧
並海而居龍生華華生謙謙生振是爲君之曾祖祖福也三世

俱弗仕母潘氏張氏厥考府君復遷郡城雙桂里今之所居是
也君資圖敏自幼篤於孝友稍長志於學鼓篋邑庠從蓮塘王
先生習詩經賓興入太學歷事天官永樂己丑授吉安永新知
縣階承事郎重念親老久曠定省陳乞歸省便道赴任蒙恩矜
允越明年至永新邑在窮山中舊爲強宗黠吏及守禦暴卒脅
持有司漁獵善良株連根固宰邑者莫能制政疵民病不和厥
居君視篆廉知其弊抵掌於案曰吾受任牧民民凋瘵若此厥
咎誰執即日申明法令榜於市中擒首惡數十人具獄械繫送
赴藩憲治其罪黨與歛迹居者安遁者復率皆舉手加額言曰
向非吾父母除奸猶蠹吾等無噍類矣君之爲政也持己慎而
不矜處事勤而不苛朞月而綱紀大振聲譽溢于隣境名公大
夫士擬之玉壺冰賦詩作文以頌美之僉憲唐公巡按至邑聞
其得是名也審其實有徵大書玉壺冰三字以遺之且以爲收
民者之勸君於是益加奮勵跨通衢建牌樓扁曰惠愛俾吏民
咸知所向常竊自念吾父命名曰定蓋取大學知止有定之旨
居職治民使志有不定則惑他岐而不得其所止名實相戾可
乎因揭定菴二字于宴處之室間因赴京求余記以自勗邑之
丞簿食墨不律諷戒傲然無恥述職趨朝數其罪而劾之丞簿
皆伏辜向之餘黨幸免心懷恐懼媒孽其短訴于官君侃然不
以爲意至臬司白其事誣者抵罪辛卯夏亢陽爲虐禾將稿齋
沐禱于神引咎自責甘雨隨降民以爲未足翌日率父老徒跣
巡城內外拜稽未竟雨大霑三日年用豐稔學宮歲久將就傾
圮於是鳩工聚材易舊爲新朔望率師生進謁廟庭禮容肅然
退詣論堂集諸生講說經史獎勵諄懇士風丕振宋末里有覃

介 庵 集

卷九

十三

敬鄉樓畫書
第三

其得是名也審其實有徵大書玉壺冰三字以遺之且以爲收
民者之勸君於是益加奮勵跨通衢建牌樓扁曰惠愛俾吏民
咸知所向常竊自念吾父命名曰定蓋取大學知止有定之旨
居職治民使志有不定則惑他岐而不得其所止名實相戾可
乎因揭定菴二字于宴處之室間因赴京求余記以自勗邑之
丞簿食墨不律諷戒傲然無恥述職趨朝數其罪而劾之丞簿
皆伏辜向之餘黨幸免心懷恐懼媒孽其短訴于官君侃然不
以爲意至臬司白其事誣者抵罪辛卯夏亢陽爲虐禾將稿齋
沐禱于神引咎自責甘雨隨降民以爲未足翌日率父老徒跣
巡城內外拜稽未竟雨大霑三日年用豐稔學宮歲久將就傾
圮於是鳩工聚材易舊爲新朔望率師生進謁廟庭禮容肅然
退詣論堂集諸生講說經史獎勵諄懇士風丕振宋末里有覃

氏婦避兵匿學宮爲虜所執誓不受辱虜刃而死遺迹不泯
有旌表門閭弊壤滋甚命匠重建宏敞有加以激勵民俗及夫
祀典壇場縣庭驛傳凡百廢墜次第修舉煥然一新使車往來
莫不稱嘆屢以才能薦督工京師既而丁外艱服闋調廣東高
州之信宜陞文林郎治効大略如永新宣德丁未秩將初考聞
母喪歸守制起復自顧涉歷有年身老多病上疏陳請詔許致
仕歸榮故里敘述不事干謁儉約自持不屑屑於家政時與故
舊往來觴詠以適餘年遺疾度不可治乃具冠帶詣祠堂奉辭
次與族人永訣命二子遷榻于堂中又明日召厥子訓戒大要
勸其毋墜先志言訖溘然而逝是爲正統癸亥八月初六日也
生之年洪武癸丑八月初一日壽七十有一配孀人鄭氏陳氏
俱有淑德鄭氏先十九年卒壽五十有五葬吹臺鄉陽與附姑

介庵集

卷九

十四

第 三 第

吹臺鄉遺書

之兆生男鈍女一適同邑張某蚤亡陳氏生男三銓鍾天季曰
鎮女二樂邑高讚略川陳佑其婿也孫男三濟清瀾女三幼君
卒之又明年十二月某日卜葬于邑之建牙鄉丁么橫山之原
先期奉教諭葉宗與所述事狀來乞銘余嘗與同門誼不可辭
爲之銘曰
學焉而仕焉而止進退孔時去思曷已橫山之陽卜吉允臧
既固既安後人之慶

朱母吳氏墓誌銘

恭人姓吳氏諱思齊行一世居江右吉安府泰和縣曾祖諱玉
祖諱卿伏遇太祖高皇帝平定寰宇從軍征伐積功任錦衣衛
百戶父諱經賢居錦衣指揮冀銘甥館外舅廢妻之弟望襲職
關溫州衛遂娶家眷同至溫恭人在室聰慧淑靜習女工克勤

弗懈父母鍾愛之以笄擇所宜歸配衛之指揮僉事朱君敬恭
人爲冢婦操持家政纏綿有條衛僉公無內顧之憂得盡心於
戎務事老姑孝敬兼至待側室和而有敬馭羣下恩而有制子
女皆出自側室撫而教之一以慈愛不幸於宣德辛亥七月喪
其夫惟時恭人年四十有二居喪治葬一循禮典與側室交
相致勉閨內外祇慎益嚴樽節用度家不墜而酬應慶吊
之儀未嘗廢闕長子麟年幾冠親率赴 龔麟就任克違
慈訓蒞事廉能有聲滌髓之奉竭力無違正宜安享祿養奈何
搜疾藥不能治以正統癸亥九月廿七日卒于正寢距生之年
洪武庚午八月初十日歷歲五十有四子男二長即麟生母黃
氏娶張氏衛儀撫詳之女次勝生母陳氏女二長張氏出適溫
州衛指揮使郝輔次胡氏出許適予之長孫珣麟卜以正統乙

介庵集

卷九

十五

第 三 第

吹臺鄉遺書

丑十二月丙寅奉柩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與夫合窆先期請
銘余忝婚媾誼不得辭爲之銘曰
爲婦爲母曰順曰慈懿此淑德內政允宜德則受祉數兮何奇
良人蚤歿十載孤孀益嚴內外益慎容儀子年既長嗣職有輝
綠養豐潔春藹慈闈 不少延躋彼耆期佳城鬱鬱湖山之湄
久曠賓對合窆是依子子孫孫無忝孝思
閩門使郭公墓誌銘

公諱純字文通溫之樂成人先世裔出蔡氏自其父後於郭子
孫因以郭爲氏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中和輅晦毓德鄉稱善
士母張氏公生而秀朗讀書過目成誦通其大義產業薄不足
以致養遂學畫於外親澹然林先生得其要領又聞括蒼有善
畫士往來僑居于括十餘年益充其所未至尋以戊役起隸興

武術衛在登殿下四方賢士大夫咸萃焉愛其謙和喜與訂交由是聞見日博造詣益深其於諸名家品格隨所長而精究之聲譽藉甚衛之總戎謝某偕其季駙馬都尉延公館于其家見其揮灑輒加歎賞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海宇寧謐朝廷穆清機務之暇游心詞翰既選能文能書之士集文淵閣發秘藏書帖俾精其業期在追蹤古人又欲徵近代設畫院於內廷命臣淮選端厚而善畫者充其任淮與文通同里知其行業為詳首舉以應命既召見克稱所薦命光祿賜酒饌嘉勞之會車駕親征朔庭院不果立命暫居武樓下作畫因得徧觀古人名蹟其變化飛動有契於心而益臻其妙永樂十二年十月廿二日上偶閱文通畫大悅時勅內侍召而文通歸矣明日早朝罷進見於便殿上指以語戶部尙書臣夏原吉方賓工部尙書吳忠曰

介庵集

卷九

十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卿等識此人否對曰識而未究其能上曰此是江南秀才郭文通善畫事朕十餘年謹厚純朴無矯偽朕今賜名純以旌其德授管繕所丞食祿不蒞政內出冠帶衣服賜之文通既拜命乃顧名思義遂以朴齋自號刻志儉身飭行期不負恩旨兩制暨名公卿相率賦詩款饒之復承命供奉御用監凡十年上時臨幸文通侍左右奏對詳慎舉止恭肅益以敦朴見稱仁宗皇帝在春官嘗垂眷顧既嗣位以文通舊臣改除西華待詔更欲優以清要陸閣門使秩正六品階承直郎授勅命贈其父官階如子贈其母張封其妻葉皆安人宣宗皇帝繼統眷遇益至賜資優渥間以名存興武戎籍疏奏蒙勅其部削其籍加授正五品食其祿職如故今上皇帝新即位勉圖報稱居亡何以春秋高力漸衰不能供事上疏乞骸憫其老而許之給舟車道里費以

華其行自茲盤桓鄉里十餘載卒于所居太平坊之里第是為正統甲子七月十三日也壽七十有五吊者盈門莫不歎羨以布衣遭遇竭誠奉職而無愧於始終也配安人貞懿柔嘉閨內之事咸得其宜宣德六年十月朔旦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嗣子繕護柩歸葬于密奧山之源繼娶周氏子男一即繕能詩善書畫足以繼先志女一蚤卒孫男二某某女四長適儀真縣學訓導永嘉許登之子呢次適同里陳特未行縉卜以卒之又明年丙寅某月某日奉柩葬密奧與其配同兆先期以執友會君緒言所撰事狀請銘嗚呼文通余故友也忍弗銘諸為之銘曰倚歎吉人兮逢世運之隆平荷聖明之眷遇兮匪直繪事之專精察質美而行確兮爰垂錫以嘉名歷四朝而一致兮職業日躋乎顯榮慨暮景之侵尋兮懷伯陽之止足皇仁俯徇于私

介庵集

卷九

十七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情兮歸田園而理松菊安居殆將一紀兮倏焉流電之過目哀榮終始正而不頗兮恍若晝夜之往復人孰不嘆嗟兮厥聲載路而相屬墓門有石兮如珪如玉焯行著銘兮以雕以琢慶澤敷遺兮綏以多福

泰寧知縣王公墓碣銘

余昔備員詞林會溧陽訓導王君可貞應薦入西掖預纂修與余情甚洽間嘗侍其兄可宗公惠訪挹其光儀聆其言論彬彬焉盛德君子也既而受任知石樓縣事遂成契闊正統乙丑冬監察御史王琳按部至溫以父執禮調余弊廬詢其族系知為公之賢子而公卒葬十有六年矣琳哭泣再拜奉大理少卿呂公升所述行實乞銘其墓道之石誼不可辭序而銘諸序曰公諱頤可宗其字也世居汴之祥符十一世祖曰師閔仕宋為顯

州司法參事再傳曰郭爲諸宮教處從南遷家于溧陽樊莊祖諱玉父諱海隱居毓德母萬氏公生而秀穎幼知嗜學稍長與弟可貞受業金壇名儒翟元鼎錢谷雲二先生之門進受師資入耳卽悟解退與兄弟交相論難制行動循矩轍播紳成器重之洪武辛酉舉孝廉主山西和順簿和順居太行絕頂地瘠不利稷黍藝麻爲業民艱食而賦重窘於征輸公刻奏于朝遣使覈實量減稅額民力稍紓藩憲聞其能而識之遊州榆社事尤繁劇先後缺官檄公往署政舉而民不擾得代復任民傍徨不忍舍後以和順坐註謫滇南處困十餘年未嘗有愠色每以禮法自檢總戎而上咸加愛敬聞父喪痛恨不獲躬蒞殮殯晝夜拊膺長號旬日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殊方罕見爲之動容歲乙卯翰林學士董公倫以文學薦於是石樓之命政聲復

介庵集 卷九 十八 敬鄉樓遺書 第三

振居亡何調閩之秦寧民俗父母歿止服期公開諭以禮始遵國制俱服斬衰三年邑民半隸兵籍奸黠誣同姓以嫁禍或要取金帛充路費貪官汚吏藉以納賂良善噤不能備一語公躬爲閱版籍辨是非奸不得逞復疏其弊奏請禁革之民賴以安善政之詳具見邑誌永樂己酉秩滿赴考民恐其去而不獲終惠也耆老江均祿等百餘詣闕懇留許之加俸如六品將遣復職會營建北京選官僚之才能者分往各處督工而責其成公董陶役于山東往來衛河二十載年雖老而志匪懈以故職就而工良洪熙改元始獲致政而歸時年八十四矣退休之暇他無所事日以詩書訓飭子孫琳善承父志以易經領鄉薦登邢寬榜進士第賜歸績學榮侍左右公顧而謂曰吾老矣不獲見長史弟之歸及汝拜何官爲未足耳弟卽可貞時爲魯府長史

宣德戊申亦年八十四亦遂歸田之請琳亦拜官行人報聞公喜拊掌言曰今卽死瞑目矣日與可貞叙怡愉之情夜或挑燈連榻命諸子若孫行酒具茗劇談古今事至夜分忘倦時和景明冠裳杖履肩隨快接從以童冠二三輩遨遊泉石間耕夫樵子望之如神仙里中士友託畫史繪二老歸榮圖徵文賦詩以飲饒之公亦怡然自慶越三載而公先卒後若干年可貞亦卒公生平襟抱軒豁尙賢好禮篤求麗澤之益當朝名卿碩德靡不樂與訂交方外高僧若蒲菴全室輩亦與之款洽唱和書翰往來不絕軒館題咏連編累牘以故學日富雅譽益隆尤好周人之急而謹義利之判其在和順也邑有士曰程端不幸罹譴論當死時有納粟贖罪之令和順艱得粟且家貧無措甘就戮公捐俸倡富室出麻易粟代贖程得全生後亦從仕餽謝而公

介庵集 卷九 十九 敬鄉樓遺書 第三

辭焉其初至滇南也家累蕭然育他姓七歲女侍左右稍長公膺召命女以恩撫義重願與偕行公曰若父母在而挈汝往萬里外寧無眷戀之懷於是擇婿嫁之饒於貧者競致財幣求婚公悉拒之曰但得子弟歸之奚以幣爲聞有蘇叔安者素謹於行遂遣爲之配既成伉儷夫善生殖婦善內助遂成富室時寓書遠致感戴之誠凡百義舉居多未能盡述也公生元至正壬午七月廿五日沒在宣德庚戌九月十七日享壽八十有九娶梁氏裴氏俱先卒以公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合葬某山先隴之西子男七琦璠璣璵璠出也琳珪璣裴出也璠璣璵早喪琦璠後亦繼卒琳爲御史善持憲度審謬有聲珪爲里塾師女四尹宜尹貞虞傳曾永宗其婿也孫男十六人女六人有某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以公之才之德際遇明時位不滿其所施豈

非命耶雖然天之於公也當於先而裕於後餘慶所及豈有涯哉觀其子孫可見矣爲之銘曰

才足以適用器足以有容而官資終老於縣令之職仁足以澤物義足以剗煩而設施僅周於百里之內公則安乎定分而士林爲之嗟慨然而施雖薄而効著志愈老而弗衰年既逾於中壽迹方遂於縣車樂消搖於林泉協和鳴於墳篋備箕疇之五福俟委順而全歸茲乃天之所畀而人之不可幾者也燁燁風雛翔翔雲漢地恩之命翹企可須嗟哉貽謀之遠久矣積慶之餘咨爾嗣人勿替引之

處士章君墓誌銘 處士子編字大經 益恭毅明史有傳

宣德庚戌十二月廿三日溫郡樂成西源處士卒于正寢後十年葬於邑之南閣發洪山是爲正統己未十二月十六日也其

介庵集 卷九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孤輪奉監察御史范君霖所撰事狀乞銘勒諸墓石范與處士居同邑其言可徵遂按狀序而銘諸處士諱文寶字西珍西源其別號也其先世閩之浦城人唐末有曰仔鈞者仕審知爲太傅第七子仁政避五季之亂徙樂成之南閣子孫世居之傳幾世諱開宗本吳氏子出爲章氏後仕元湖州德清典史是爲處士之曾祖也祖諱某隱居樂善與物無忤里稱長者父諱新民貌豐而儀肅業殷而好義時有司均賦歛以備軍儲承縣委程督一鄉之所入率之以至公濟之以勤慎事不後期而民免漁獵邑大夫嘉其能凡有劇務悉倚重焉母夏氏出自宦族生三子處士居長天資秀朗少失怙奮志卓立讀書過目成誦智益明而事益習其施於家庭也痛父不及致孝篤於養母左右承顏順遠其心志使母忘其孀居之戚撫二弟友愛無間嘗語之

曰先世以詩書相承吾自蚤歲汨沒塵務弗克紹承先業迄今不能無憾吾弟當朝夕黽勉勿墜家聲是所望也於是遣季弟

叔蒙充邑庠生說其專志力學二弟俱有室各求分析不能止處士於田廬僮僕什器約己而善讓大率如漢之薛包弟亦感兄之惠而不敢忘焉其酬應庶務也父初喪家事擾攘科徭空集處士左支右吾不疾不徐悉中肯綮歲飢小民相聚剽掠所司檄處士捕之韙險備嘗久而未得督責甚急鄉人誘其破產路當道處士輒然曰豈以吾之懼怯避患棄先人舊業以貽笑於鄉黨宗族耶於是早作夜思多設方略掩捕罪人既得境內靖安衆服有識而善斷產業雖分析即有微斂力役身任其勞而以逸遺其弟其親愛之誠至矣尤喜款接文人雅士觴酌談笑娓娓忘倦俾諸子侍左右聆其緒論以資學識待族姻處鄉

篤情義兼至關窮恤匱靡有闕遺里有紛爭片言輒服郡邑官僚聞其才咸加禮遇卒之日距生年洪武壬戌八月廿五日春秋僅四十有九弔者嗚咽涕泣悼吉人之不得其壽也元配邵氏繼金氏包氏側室陳氏丈夫子長嶽次嶽次崙充郡庠弟子員郡守何公易崙爲給由鄉貢中進士第今任禮部主客主事有能聲女三鮑愉方懌林緝其壻也孫男九人葬之兆邵氏金氏附焉銘曰

介庵集 卷九 二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猗嗟處士才與德俱善繼善承是順是宜薄試于鄉弗究厥施天不假年遽止於斯賢嗣承休致身科第舒英振華列職郎署贈卹有典馳恩可歧南閣之山龍昂虎踞銘以昭之用告來裔

教諭陳君墓誌銘

蕭之仙游陳君士奇司教鐸於松江之上海永樂九年辛卯九

月初五日嬰疾卒於廨舍其孤侃扶柩歸葬既而侃賓興入太學爲上舍生試事稽勳有成績擢宰溫之永嘉會余謝事家居時來候起居恭謹弗懈詎知其家學有自問奉先府君事狀泣拜請銘遂不復辭序而銘諸君諱偉士奇字也別號式古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有曰忠者仕至侍中子大亨遷福唐侯官再遷仙游槐山里子孫世居焉高祖諱朝曾祖諱政明祖諱叔定父諱榮觀世承儒業韜晦弗耀母傅氏有淑德君天資聰慧志行端謹稍長知嗜學以俊秀選爲邑庠生課講辯難孜孜忘倦業益進志益充行益力孝友著於家庭愛敬洽於族姻信義敷於州里家譜散逸手自編緝尊祖敬宗之誠具見自序間與賓客談論容色溫然可挹而胸中介然無毫髮戲息遇童豎必以禮至或稱名致辭亦所不吝聞人片善旣而譽之復稱揚之而交介庵集卷九 二十一 敬鄉樓藏書 第三輯

誼益親洽聞一不善規戒弗納雖親亦疎見義勇爲不憚勞費受惠居多退息之次課僮僕耕耨或時蒔樹果具有條理僮僕素感撫字之恩爭先致力以故業益殷盛鄉之耆艾皆以善繼稱之洪武丁丑由鄉貢入胄監又明年選授雷州府學訓導秩滿積最遂有教諭之命重念親聞久曠得請歸省而後赴上儀範嚴正訓迪有方逢掖聚觀翕然起敬捐館時流職僅三載諸生痛悼過哀服喪如禮君生於元至正乙未十二月初五日歷歲五十有七娶蘇氏先卒繼娶黃氏子男二長卽侃家婦張氏次悼早亡孫男天序葬之期宣德壬子九月廿六日兆在所居里黃山之原合窆元配蘇氏因爲之銘曰

卓哉儒宗制行允臧兩居教席威仰輝光易簣告終士服心喪丹旌啓途言還故鄉伉儷同穴黃山之陽墓木蒼蒼春露秋霜

雲仍仰止百世不忘

傳

陳母汪氏傳

陳母汪氏者永嘉沙城名家女也幼習姆訓貞順若夙成年廿九歸同里陳庚陳望族饒於資隸役離場長百夫庚二兄仲兄慶執役坐累逮者至慶他適庚以伯兒童當承宗祀力引咎就逮法司議罪輪作卒於役所汪氏時年三十有二聞訃殆欲無生顧子辰方三歲義不可不育乃忍死自誓以圖無愧於九原居亡何童慶等皆先後遂行以死所遺者汪氏母子耳行時又盡質田產充路費然汪氏竟莫知質之何人以故賦稅鹽菜弗聽闕除而豪右乘隙陵侮抑配以流亡通負俾代庚冀奪其志汪氏仰天泣曰未亡人何面目與人較曲直於是舉所遺服飾介庵集卷九 二十三 敬鄉樓藏書 第三輯

以輸官輸不足加以榜掠艱苦萬狀而志操愈堅陵侮者亦未如之何頽年繼以饑饉汪氏左支右吾暇則紡績紉紉率至夜分方息訓飭厥子俾承父志子亦知自砥礪甫十歲屹如成人比長漸次闢復家日以裕汪氏始寧居不與外事向者雖在顛沛中而辨內外接姻族處隣里撫衆馭下纏纏皆有禮法至老弗懈益虔今齒近八旬童顏鶴髮而辰須鬢亦頽白諸孫森列後先天之佑善方盛未艾也辰念母氏勞苦創北堂以安其居時率諸子女稱觴上壽跪拜階下母亦怡然自慶諄諄以敬慎戒厥子鄉里有讒莫不嘆羨曰是誠無愧爲母者矣遂稱爲陳母云

史氏曰易序卦換後受之以節陳精換散極矣匪藉汪氏節以振之不幾於隕墜乎范史云端操有蹤幽間有容汪之謂歟國

朝著令女年未及三十守節靡渝復以爲世勸惜乎汪氏年與令相左弗獲光膺顯命此私著之傳所以作也庚年少有室未久挺然代兄就死地尤人之所難節義萃於一門何其盛哉

元樂清縣尹李光傳

李縣尹光者字彥明廣信貴溪人也世以儒業躋顯仕光繼承家學益務剴劇辯博弱冠遊金陵館于平章涼國趙公家儀度嚴肅誘掖懇至涼國喜謂客曰諸孫得良師必有能繼吾志者居二載課講之暇披緝歷代臣善諫而主善聽者分門別類爲二十篇未申言致戒名曰治安政要御史梁彥表以爲祖述大學衍義詞嚴義正有闕世教上于朝廷勅送奎章閣授光弋陽縣藍山書院山長丁父盤隱公憂服闋改處州石門書院學宮臨大溪圯於水積休脩治堅完集經史傳記以資學徒考訂造

介庵集

卷九

二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三

就居多考滿借注溫之甯門巡檢時元政失馭盜賊旁午甯門東有海寇西有福寧紅巾民怖駭不寧厥居光乃招集勇敢士分鎮險隘海寇登王孫岸光率義士道良等力戰斬賊十餘級賊斂跡不敢抗紅巾陷福寧將逼甯門光操戈躍馬率衆迎擊指天誓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義不與賊俱生敢有懼怯者斬以徇衆咸聽命賊謀知有備亟遁去州上功于府府嘉其緩急可託移守外沙要地又滿考陞慶元路儒學教授路有義莊以備賑卹制令教授領其事設提管司計二人典出納光廉知提管應姓者狼貪虎據與司計交構姦欺聲其罪而斥逐之應求救帥關光毅然不爲勢奪復致賄爲賂光正色叱之曰吾豈私爾輩而廢前賢好義之心哉乃更選前學錄王仲山爲提管趙均勉爲司計於是職脩弊革而惠及於困窮矣僞吳張士誠篡

延兩浙參政丑的公來鎮浙東城四明以備捍禦春水漲溢城

輒崩修治賴數工費浩穰民不堪命光進言規資買田輸其入供繕修之費庶可爲長久計參政嘉納之買田數千畝築廬於學宮之右命光掌之設司計二人主其籍城壞民惟出力佐工而免於陵削之患陞授湖州路知事未上充浙江鄉試廉外官丞相康里公以其才行兼優留爲行樞密院掾史時長鎗軍帥謝國璽胡文友等失利建德退屯龍游蘭溪縱士卒剽掠以自逞三衢鎮使宋普顏不花惡其方命阻兵檄括蒼金華併力剪除隄隙既生彼堅兵待敵日肆猖獗丞相欲圖萬全乃差院判曹復亨與光同往諭之衆咸爲光懼光曰古語云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疆場有管正志士自効之日吾何患焉即同院判上道宣使王佐從院判諜知諸帥怨深難解乃謁鎮撫治

介庵集

卷九

二十五

敬鄉樓遺書

第三

書侍御史木列思謹進止猶豫莫能定光繼至喟然曰毛遂所謂從之利害兩言而決長鎗諸帥身經百戰爲國宣力一時失利退屯自保所司不供糧餉而以剽掠罪之豈駕馭之道哉有如縉之不靖豈惟多殺士卒驅使助敵始若返掌噬臍之悔不可及矣孰若開示國恩誘使効力以贖前愆乃可爲萬全計且不負丞相好生之心也治書曰善即日檄諸郡按兵督龍游縣官治租賦給其軍實先遣王佑持書戒之長鎗帥見書慚服然猶未免有怨望語光謂院判曰我等奉丞相命若不親往事終不釋三人者同乘肩輿薄其境彼遣長鎗軍數千遠迎兵威甚盛劍戟相觸夏光與院判憑式據坐神色怡然衆皆下馬羅拜問起居院判麾之上馬還營國璽文友等郊迎戎服發難立道左肅近以入坐定國璽與院判歷言三衢金華諸軍侵侮狀語

多講誕光勃然超進曰閣下失守建德死有餘罪幸賴丞相海
量函容實汝不誅不以此時改行易慮立殊功自隨願乃縱暴
虐民以啓兵變吾恐公等無噍類矣順逆兩端宜速圖之國璽
報顏發赤稽首媿謝曰公幸見教敢不恭承反命丞相大悅遣
使徵其軍以復建德事定而人不擾論功承制授光溫州樂清
縣尹時海寇方明善據溫劉公寬聚衆南溪居民竄匿光漸次
招撫公寬雖敗抗光從容酬應不疾不徐啗人之凶馴至帖服
類怙勢威莫敢抗光從容酬應不疾不徐啗人之凶馴至帖服
蓋其先聲夙著故雖拾壤處莽猶敬畏焉邑之版籍兵燹後漫
漶無稽豪民黠吏乘時弄法租稅徭役抑配小民而富室安享
其利光上其狀重加嚴正困憊獲甦其他善政率多類此康里
公眷念不已徵爲浙江財賦府經歷會康里退就閑居遂不果
介 庵 集 卷九 二十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劉節婦傳

劉節婦者雲中劉公曇之妻同郡望族馬彬之女也少有淑質
不資姆訓動循女則及笄擇所宜歸公曇幼有善譽長益振拔

遂歸之既成禮恪遵婦道不逞華飾以取街媚事舅姑委曲承
順得其懽心事夫專心正色無輕脫陝輪之態夫亦敬之如賓
相祀事必嚴潔待妯娌一於和敬視閭閻如城闔非大故不輕
自踰越閭室皆崇重之年二十有四不幸喪所天哀痛摧毀殆
欲無生葬祭一遵禮度子男二曰俊曰傑女一皆在襁褓而舅
姑日就衰老事上撫下資用窘乏紡績緝經以取給率至夜分
方就枕席目稍暝候晨雞即起盥櫛及舅姑所問起居躬執廚
饗具飲食舅姑喜謂人曰新婦事我甚勤不覺吾子之早亡也
既而舅姑亦相繼卒喪祭尤謹於禮辨內外遠嫌疑益致嚴密
無知少年慕其容德圖欲奪志賂所親話以言節婦毅然指遺
孤泣曰良人早見棄背遺我者在此弱息吾忍死撫育則劉氏
宗祀可賴也有如不一心則犬彘之不若何以見幽靈於地下
介 庵 集 卷九 二十七 敬鄉樓遺書 第三輯

友松處士傳

友松處士者名起字士高姓鮑氏系出景城宋元豐間有曰純

若仕爲右諫議子孫避狄南徙臨安五傳至玄復遷溫之平陽處士天資朴直孝謹薄於自奉而厚於恤人以故人多敬愛之正統己未秋里中火迫近廬舍處士拜稽顙天尋即返風滅火衆皆以爲誠信所格居在治城之南厭其喧囂闢城東方山之麓爲別墅課僮治圃讀古人書以自娛屋之旁有喬松七八株風朝月夕徜徉其間世味澹如也因名其堂曰友松客有難之者曰古稱同類爲友取其切磋以輔仁松植物也子乃舍同類而與之友何居處士曰竊嘗承學於儒先豈於交友之道而有所昧乎鄉之同類而有德者亦未嘗見斥於余也顧余屏處岑寂同類盡箝接袂復幾何每且下堂階不數武仰見羣松參錯離立若賓主之敬讓赤日行空流金燦石是松也清陰彌布無間潔汗而覆庇如一有若患之和積雪被野枯摧朽拉是松介庵集卷九 二一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也柯葉無所浼而挺然不屈有若夷之清至若觸於風而有聲如錚金戛玉有若騷人墨客嘯歌相答而宮徵諧協也於是忻然與之狎不自知其松之爲松也同類友善取其德足以相資松之德不既多矣乎况余處士蠢愚殆甚韓子謂轉喉觸諱者蓋嘗有之人雖我容寧不惕然自慙者乎吾之友松不惟有益且無患以此訂交終吾身而不變子何謂讓之過耶撫松而歌曰長松落落兮山之幽排雲斨擎兮枝相樛叢陰下覆兮清華上浮松不我違兮終餘生以夷猶又歌曰雪霜凝沍兮百卉具腓陰此幽姿兮傲歲寒其靡渝節操有似于君子兮匪衆木之敢窺我友其德兮孰曰不宜歌竟從容謝客曳杖而歸鄉人嘉其志之不可移也稱之曰友松處士云贊曰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以其心之偶同也世之愛松孰愈

於淵明解組而歸則撫松而盤桓形於賦咏則曰嚴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至欲引壺以酌庭柯蓋其視松也以德不以物處士之友松殆亦庶幾矣乎迹之同否未暇論也處士之子輝由進士給事黃門進爲棟梁翹企可待是蓋友松之餘慶者歟

康節婦傳

節婦名瑞吉之泰和陳氏女康君仁安妻也產於宦族歸康氏三年而舅沒又二年仁安旅卒於戍子方三歲誓志事老姑撫嬰孩以延嗣續同宗暴橫者利其貲產巧言逼奪節婦剪髮出矢言籲天以自明計不能動於是職節婦詣姑所饋膳突入臥內陰戕其子親以絕望節婦忽驚起救得不死後自周防愈密邪謀遂息事姑十有三年而姑沒將屬續謂曰新婦辛勤茹苦以事我備盡孝道心甚安之而不覺吾子之去我也又繼之

介庵集卷九

二一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以崔山南之祝語舉而逝居喪葬祭一遵禮度坐人莫不稱嘆舉以訓勸爲女爲婦者亦多有之元季倣寇盜蜂起節婦先幾率其子劍竄伏巖谷間猖獗之慘卒不能及居室三燬而縋緝之人又稱之有丈夫之志孀居十四餘年貞潔之操堅如金石篤其子就學卒爲善士洪武丙寅朝廷以臺憲奏詔下旌表門閭而復其家又四年節婦卒壽七十有二史氏曰易序渙卦後受之以節康緒渙散其矣不有節以振之不幾于頽墜乎國朝復旌之令不獨爲節婦之榮蓋重爲世道勸也節婦既沒孫岳由教職爲王官曾孫賴擢上第任大理評事赫赫有令名顯登副榜佐溫之衙幕清慎厚重余親見之庭階蘭玉詭詭未艾是皆節婦積德所致而天之報施有徵矣世之怠於善而矜名節者過其門登其墓隴寧不靦顏有媿乎吁

嗟節婦豈徒昭彤管而已哉

祭文

祭叔舅良菴先生文

猗歎吾舅尚友古人德崇行確學富識真振宏綱以啓迪乎後
進揚茂實以敷暢乎詩文其緝麗也爛若蜀機之錦其變化也
澹兮春空之雲謂宜薦郊廟而宣金石聞皇猷而贊經綸乃憂
深而思遠寧窘步而逡巡姑少試于芹泮退處於衡門寬衣
緩帶泰然以自樂疏食水飲不知其爲貧勢利輕兮鴻毛氣誼
重兮千鈞猥愚蒙之弱質辱善誘之循循致有寸進獲廟朝紳
感徒銘於肺腑恩莫報於涓塵自擬仁者之必壽載瞻晚節之
松筠詎意天不憖遺遂使鄉邦儒彥咸慨嘆而悲辛公喪未久
賢配繼絕沒踰一紀二子沉淪彼福善之理茫乎不可測愚亦

介庵集

卷九

三十

敬鄉樓書
第三

莫究其所因憶在詞林公計來聞尋以非才累歲遭屯以常切
於追慕徒南望而傷神幸蒙恩以昭雪荷寵眷之維新茲以疾
而賜還展宿好於宗姻仰慈顏之莫覩兮痛五內之崩裂感渭
陽之遠邈兮洒涕淚而沾巾依松楸兮奠俎啣薄致兮殷勤靈
彷彿兮如在願垂鑒兮斯文

先父祖奠祭文

尊嚴棄背歲序將周恩德如天慕戀何極然而喪事即遠著在
禮經循經守禮罔敢違越不孝忍死卜以明且吉辰奉柩安厝
于信奧先隴之壽歲黎明啓行午刻入室先於今夕恪陳祖奠
永訣終天烏乎哀哉烏乎痛哉昔也音容雖遠有棺柩可以憑
依有穗帷可以瞻拜茲焉玄堂永閉再見無期山月慘兮夜沉
沉穗帷空兮風淅淅欲殞絕以下殉展區區之孝私願宗祀之

有託徒苟活以增愧烏乎哀哉今其已矣瞻望遺像猶彷彿其
光儀而詩禮之訓警歎之音久不聞於耳矣慘酷號呼五內崩
裂言不成文情莫能既尙冀體魄雖往靈爽長存福我曾玄永
昌胤祚烏乎哀哉

祭溫州衛後所副千戶致仕陳公文

曰嗚呼陳公生長勳貴之家而忘乎綺紈之習職專戎武之事
而允矣君子之儒德之見於行也人多推之爲麟鳳言之出諸
口也衆皆信之爲善龜官長服其箴規禮之如師而不忍斥其
名字士卒懷其惠澤戴之如父而咸願爲之馳驅嗚呼陳公盛
美既集夫厥躬而命數宜享夫期頤奈何僅止於中壽遂使識
與不識咸憤懣而嗟吁嗚呼陳公今其已矣音容不可得而見
矣所可慰心者芳名善譽堅金石而歷渝某也歸自遠道聞病

介庵集

卷九

三十一

敬鄉樓書
第三

革而急趨愚榻之言猶琅琅其在耳踰時未久嗟生死之殊途
登龜唯今薦目眇眇乎愁予寫情懷兮斯文事有徵兮匪諛
靈其孔昭聞歎否歎嗚呼哀哉

祭外叔父寧七處士楊公文

曰惟公天資篤實不事浮華行乎閭里教成于家中年既邁屏
斥紛拏遠依先隴抗志烟霞課僕耕耘樹藝桑麻間入市廛旋
卽回棹樂此靜便擬就亭嘉及乎真齒宿疾增劇食不下咽氣
填胸臆二豎乘危膏肓遁跡盧醫秦緩徒費藥石遷榻于堂斂
衽正席嗚呼長逝冥途是卽長子幾冠失怙何啻少子幼冲幹
盡未力辨踴呼號哀痛罔極准自早歲託壻名門荷蒙眷撫且
莫交親效仕既久公亦隱淪屢憑書問兩地相聞中途失墜家
事紛紜深承周卹如溺就援後復故職敢忘舊恩邇因謝病再

挹春溫劇談促席列饌開尊自謂安居長奉清歡否泰遷革生
死遽分樂莫從五內如焚睇彼樂丘象浦之側粵自昔年躬
自經畫月吉辰良啓殯往適蒞里興歌柳車駕輒祀奠薄陳先
期之夕臨文哽咽莫知所擇嗟我中情庶乎來格嗚呼哀哉

祭翰林檢討温州府儒學教授潘先生文

潘先生名傑字與文同邑人

嗚呼先生鄉之先達國之才賢與學云初早已舒翹于候類宦
途歎歷終焉振步於詞垣身不踰中人而襟懷洒落若光風霽
月秩榮躋七品而禮度謙恭如履薄臨淵推六藝之緒餘工致
美乎詩篇奮風霆之鼓舞夏金石以相宣擲遺藁而不收邁往
獨以孤鶩蓋其識見超卓固不待言而傳之准也既托契於葭
苕復聯班於祕殿匪直私情之胥慶是亦儒紳之共羨奈人事
介庵集 卷九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今參差致艱危兮並見公之泰然以自安予亦堅貞而不變間
有作以相示互推敲而辯論謂予辭壯而氣昌未必泥塗之終
困且暮相歡而相謔常觀斯言之可踐仰仁皇之御極兮煥玉
音之誕敷沛甘澤之周被兮啓苞栢於焦枯復鑿坡之華耀兮
追曩日之歡娛惟達人之知止兮尋引年以獻書荷宸眷之殊
特兮秉教鐸於鄉閭嗟予疾之荐嬰兮光不利乎走趨亦賜告
以歸田兮獲優游于弊廬忻兩情之復合兮心和平而志舒託
詩酒以遣興兮或布奕而不較夫羸輪訪朋舊於幽閒之境兮
或棹扁舟於湖山之區紛嘲笑而莫逆兮其樂何如慨長繩難
繫西飛之日兮公之暮景倏已薄乎桑榆二豎交構于膏肓兮
卽冥漠之長途斯文赴吊之盈庭兮成洒淚而嗟吁諸生彷徨
號慟兮如失怙恃而無依嗚呼哀哉人生在世壽擬百年七十

者稀公之年逾八耋而享祿攸宜庸夫俗子朝不謀夕草木同
腐公之名揚朝著而學為人師可謂無憾矣然而予之深痛者
感今懷昔豈容已於言辭昔也予有片善公即忻然若自己出
事有未安公即蹙然為我思惟今其往矣善孰吾與過孰予規
厥疾未作握手丁寧託以銘誌今其已矣言猶在耳安敢弗遂
第以昏迷錯謬拙於鋪張執筆有愧嗚呼哀哉音容雖遠英爽
猶存躬造靈筵奠此一樽神其來格慰我辛酸嗚呼哀哉尙享

祭前巴東知縣陸親家文

陸名規字士

追惟往昔君方髫年我已弱冠我居邑庠君在侯類我不挾長
以驕盈君亦謙和而謙愿尤幸先世之舊友俱承故族之文獻
既臭味之攸同宜交情之莫間是以數載之間來往感勤或遊
從以取樂或願訪以開尊著疑而未釋也或否我以贊決我見
君之憂患也則致力以解紛分雖異於同胞契有似於雷陳既
而賓興之後先遂致青雲之異路我承乏于中朝君鵬奮而遠
驚轉盼二十餘年升沉榮辱歷涉多故當其艱危之際妻子相
依而相託曾不改夫常度茲幸承恩而錦旋復得歡聚於遲暮
荷蒙友契之深厚不忘宿諾之片言俾吾子與若女獲締好於
姻嬖方期親詣之彌篤杖履接跡於林泉君年甫踰六旬而齒
牙搖落者過半紛白雪其盈顛每覩容顏之憔悴竊悲壽命之
不延詎意內患暴作未及乎三朝而營魂飄逝遽隔夫九原忽
聞馳報兮使我驚疑失措痛徹乎肺肝急趨追兮徒涕淚之
漣漣我子若女遠隔數千里兮生不及致甘美之養逝不及親
殯而憑棺計音忽其入耳兮延頸頓足悵不轉輪而飛翻悲痛
靡切而鬱結兮又安能起死為生全嗚呼哀哉今其已矣夫復

何言然其死生之常理有若晝夜之相沿君雖未躋乎上壽亦異夫夭折于中年冥漠庶或有知兮必能安處夫自然易以宣吾之私情薄陳非奠于靈筵神其款格有似生前彷彿接見慰我惓惓嗚呼哀哉尙享

祭親家守約處士金君文

按印

作善降祥仁者必壽斯爲聖哲之格言蓋嘗篤信而深究何天道之玄微致施報之乖繆使予眩惑而莫審其所因徒嗚呼嗚而嗟悼嗚呼哀哉君之資稟重厚易君之制行侃直端方好善若自其已出嫉惡或失之過剛是以道義之相得者親之而愛慕感悅柄鑿之不相入者忌之而悲怒譴張終不以是而喪其所守志愈厲而氣愈昌尤喜朋窮而卹賤允積樹德之遺芳遇夫契好之孚合不吝倒篋而傾箱凡惠利之及人者率是

介庵集

卷九

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爲分內之當然未嘗市恩誇大以自彰紛榮美之翕集宜壽命之延長奈何歲行纒逾乎半百一旦末疾暴作而淪亡彼常理之可恃者若是其背馳隣里聞之孰不駭愕而驚惶嗚呼哀哉淮於盛族託交累世尤幸婚媾之結盟深冀重敦夫夙契詎意入今以來甫隔四旬之內俄與陸宰之悲又灑哭君之淚然而壽數短長稟於有生之初而君之通達洞然必能自知而自慰嗟老懷之索寞慨同儕之彫瘁使我肝腸寸結矯首呼天而長喟頌子託壻于名門荷蒙提攜而教誨邇因省兄而遺涉弗克奔趨于喪事想訃音之欸聞雖隕越而莫濟撫人事之錯違增愚友之多媿嗚呼哀哉纏帷斂兮風淒淒音容遠兮見無期列看羞兮薦學陳燕辭兮以寫我私靈其來兮有儀鑒此微忱兮庶克享之

祭副都綱日菴旭禪師文

惟師幼年從我舅氏耽嗜儒書英聲夙著穎異不羈翻然改途雲江閩域闊步直趨心印全影慧燈朗照重規疊矩承允蹈屢涉湖海出世名山接引來學大啓禪關拂袖歸來常雲駐錫正席中川益弘願力扶顛舉墜振紀提綱功業所就沒世不忘寂滅爲樂何來何去哭死而哀朋游大義薄修素供奉獻法筵覺靈不昧鑒我情專尙享

祭環菴虞先生文

日繁惟盛德溫厚和平胸襟脫略而開朗才華儻逸而老成其致力於文學也本之以聖經賢傳旁及乎子史百家靡不咀其華而獵其英叩之若鴻鐘之應杵其餘韻猶足以聳動乎沉冥其肆筆爲詩文也燦若張蜀錦之機五采錯綜烜耀乎雲日沛

介庵集

卷九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若倒三峽之水萬折迴旋委順乎滄溟體制嚴密而峻整音調諧協而鏗鏘其形於心畫也遠守伯施之妙訣近襲元達之遺響春蚓秋蛇鸞騰鳳翥更變迭出而不違乎準繩瞻茲詞翰之兼美人莫不企望欽慕而先生未嘗居然以自矜至於論議政體商榷謀爲條分縷析炳若著龜信非雕蟲之末技尤爲適用之通儒覽一出而薄試即趨權而藏諸由是隨時俯仰與道推遷不致於物其樂陶然或遇良朋勝友設席張筵飲雖不多而樂與周旋雄談雅論玉貫珠聯藹然春風和氣之可抱聽之者若噴炙而流涎以故士林之英名門之彥皆願齊肩接袂冀餘潤之沾沾也嗟予小子愚蒙無似忝辱訂交四十餘禩年適與之同庚迹無分於彼此憂患之連遭人或背馳而詆訾荷眷顧之彌堅雖骨肉其莫比事已遠而不忘感淪飢而決儲肆

予疾之若擲獲懸車于桑梓喜日暮之相從恒優游乎故里或扣舷擊棹把蓮蕩之薰風或翦燭傳杯詠竹窗之夜雨攬秀色於獅巖聽潮音於孤嶼啖誰相歡味若飲醇詩筒往來數莫能紀麗澤之益居多陶寫之情未已詎意疾遽挽乎腹心力罔效夫藥餌連疾革之彌留猶憑几而洒翰咨壽量乎後事語歷歷而不亂觀夫松棚詩之述懷沁園春之訣別其樂天知命之誠視死生猶夜旦近古道學名儒絕筆以遺後者公則同條而共貫准初得書抱病未蘇公乃忍死以延待准亦努力而奔趨語不出聲慨然游日以仰視舉手作禮答謝語之區區飲泣辭歸而未遠計音追及于弊廬嗚呼哀哉公其往矣予將暗依疑從誰決過復誰規垂頭喪氣老淚漣漣淨慈之碑遠付癡兒想其展卷驚惶惟應延頸南望隕涕而歎歎嗚呼痛哉今其已矣夫

介庵集

卷九

三十六

敬鄉樓書

嗚呼尚享

祭贈太師默菴楊公文

按楊榮別號默菴卒贈太師諡文敏

天生英傑維國之楨生與時逢乃克有成公之盛德亮直忠貞善謀善斷不隨不矜歷事四朝際遇聖明股肱心膂惟公是承職聯兩制位重孤卿逾四十祀始終一誠經綸密勿變理和平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帝載用熙庶績允寧公之文章遠有源委含英咀華川流山峙麟鳳皇猷筆削信史宣之金石輝映千古公之勳業簡在帝衷資予便蕃寵眷日隆近承恩命賜還鄉邦展省邱隴享祀潔豐書錦輝煌光彼閩中遐邇具瞻罔不欽崇祀事既成宵裝上道追惟玉音恐煩促召至于武林俄聞疾報病勢日增藥石罔效天不憖遺孰不嗟悼准忝同官蓋亦有年

叨辱眷愛義重情堅憫余卒困獲遂歸田書問贈遺相繼後先感填胸臆報乏塵消欵聞凶訃痛徹肺肝匍匐往弔力不能前誠辭致奠有懷莫宣臨風凝睇兩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祭外叔母楊安人文

日嗟惟淑德貞靜柔嘉歸于名門內助允協克勤克儉家業日隆賓對相違奄踰十載撫育二子娶婦成家宜享遐齡安受孝養云胡櫻疾歲月纏綿治療多方藥力罔效歎焉長逝永訣終天嗚呼哀哉准室守恒蚤失所怙惟兄與弟惟母是依仰賴叔父視之猶子懿慈矜憫鍾愛尤深既葬許嫁來歸于我懷德未報非罪見侵家室之間陵侮迫急叔父叔母顧念懇勸護我諸兒周我匱乏俾不失墜獲遂亨通追念夙恩銘刻肺腑今皆已矣欲報曷從嗚呼痛哉冥途遠隔已閱二旬敬詣靈帷薄陳菲奠靈其不昧鑒我微忱嗚呼哀哉尚享

介庵集

卷九

三十七

敬鄉樓書

祭亡姊王安人文

日嗟惟父母子女三人愛育無分于彼此同胞尤切於至親姊年既笄出適名門成婚伊始家業富殷合室眷序和氣津津奈賓對之早失傷鸞鏡之掩塵棲居久閱於年歲涉歷漸至於艱辛准惟此時忝廁朝紳雖弗獲親侍於左右每延頸南望而傷神幸託家居之妻子亦嘗薄效夫慇懃因謝事而歸田喜得承顏而再聚屢會迎歸於弊家滿擬暮年之同處庶使甘旨之易供足慰老懷之愁苦奈何席未暖而固辭致使心雖切而莫遂徒傷運數之速遭日迫沉疴之被體恨無倉扁之仙方竟致淪殂而不起嗚呼痛哉頃淚如兩人生百年七十者稀吾姊齒近八旬可謂壽矣郡縣官俸登門奠祭可謂榮矣送終若此夫

亦何恨造墳大事宿諾有年行當相地與工決不食言茲具非儀躬率妻子奠于几筵靈其昭格鑒我拳拳嗚呼哀哉尙享

友朋同崇林文定知縣文

嗟惟盛德侃直易良鬚年擢秀鼓篋泮庠監胃養興譽望日彰尋登舍選振譽康莊孝宰兩邑施政允臧民沾其惠吏服其剛考績書最超秩可望心懷止足扣甄投章荷蒙恩眷懸車故鄉優游暮景泉石徜徉胡爲二豎潛伏膏肓藥石罔效奄忽云亡士林凋謝朋儕悼傷敬詣靈筵薄奠椒漿鑒我衷曲昭格洋洋嗚呼哀哉尙享

道祭瑞安鍾知縣尙清文

惟靈早由鄉貢典教泮庠若膺鸞薦宰邑安陽處已治人有紀有綱冰清玉潔豈弟慈祥民心仰戴恩同父母惠澤敷浹沐如

介庵集

卷九

三十八

敬鄉樓藏書

甘雨令出惟行罔或伊阻聲聞旁邑靡不傾慕仁者必壽理則有常吉人云瘁輿情痛傷况吾與子契誼難忘昇穢啓行道出吾鄉悲風慘日丹旆載揚暫駐輻車薄奠椒漿嗚呼哀哉尙享

祭太守葉公叔英文

曰惟公之德端方亮直維公之才敏行卓識發跡芹泮登名桂籍遂綰銅章牧民是職執法靡愆秉操不惑吏服嚴明民懷惠澤善政日新隣邑具式薦剡騰輝榮膺峻陟分符專城光華烜赫太原名郡事號繁劇剖決如流羣情悅懌姍姍見淺毅然自得彼終懷慚我無愧色公論攸歸持循愈力伎經三載行當耆績困于勞勤疾疢孔棘函封入奏賜告有勅拜恩于朝歸途是卽勿藥有喜怡情泉石期享壽齡命也何嗇准等或親或朋情誼莫逆欵聞遐逝悲痛曷極爰卽縵帷薄陳醴席靈其不昧鑒

我衷臆嗚呼哀哉尙享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

按東里即楊士奇別號著有東里集本朝太師諡文貞

嗚呼公之德業文章簡在宸衷播聞中外煥若日星之昭晰固不待區區贊美之蕪詞然而公之於我也道義交情終始無違苟不託之於軀翰易以致夫感仰之私准自筮仕以來五十年于茲升沉榮辱與時推移厥初承乏職兼兩制僚友之中公尤我知情之相孚堅如膠漆事之可否信若著龜逮夫鑾輿北狩青宮監國慎簡官僚以勵翼惟我與公而相依異體同心合體並趨獻可替否一出于正竭謀殫慮靡憚勞劬晉錫便善光昭倫輩百責所萃曾莫敢支夫何人事之錯迂豈料災禍之存權公方入對明廷旋復釋還故職我則拘幽園土一滯十稔有奇常承憫惻之念屢餽藥食之資調我音耗撫我癡兒綢繆懇悃

介庵集

卷九

三十九

敬鄉樓藏書

久而不衰忽沾湛恩之汪濊聿起涸轍之枯魚復聯裾而接佩同振迅於亨衢何予孽之未殄遽攫患而過歸莫致寸忱之報空馳尺素之書俄聞凶問欵然遠至使予拊膺踰闕北望而呼號沾衣被面洒涕淚之漣漣嗚呼哀哉公年八十壽亦云多奚必耄期然而淮獨爲公痛惜者不在壽之崇卑嗟惟家嗣悖嚴訓而淪惑致陷身於危機由是積憂而成疾徒懷憤懣而莫追幾使垂成之偉績止乎一篲之有虧幸遇皇上恢宏天地之大德眷念先朝之舊臣其在告也賜璽書以慰釋其蓋棺也隆卹典以加恩公之哀榮始終亦可謂全矣復何言焉關河遐悠絳辭致奠矯首文江豈勝瞻戀嗚呼哀哉尙享

哀辭

故弘道徐君哀辭

按弘道永嘉人洪武間貢士

前御史徐君弘道仁厚詳雅宜與吉會而否泰災祥相與糾纏
僅踰中壽奄至不祿人皆嗟悼之僕也忝辱同門知君尤深情
鬱于中不能自已勉效楚語用致哀悼靈其有知庶或鑒焉辭
曰

白楊兮蕭蕭悲風起兮山之椒思美人兮不可作使予心兮煩
勞白楊兮翩翩悲風起兮山之間思美人兮不可還使予心兮
悵悵翳美人兮好修霞為璫兮雲為裘峨豸冠兮象簡凜飛霜
兮九秋戒豐隆兮清塵漱冰雪兮寒流駕玉馳兮安行何險巇
兮摧轡媿媿弱兮不援朕予心兮懷柔朝陽兮熙熙民物兮咸
覩起岐風兮梧桐集阿閣兮翔舞舒五采兮成文揚雅音兮應
律而合呂困極就亨兮理則宜坦周行兮復誰阻玉何毀兮積
中珠何沈兮極浦命之不辰兮光獨止乎中路作善兮降祥天
介 庵 集 卷九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道兮孔明善信美而不淑兮復何較夫短長騁予馬兮江皋久
弭節兮蘭渚聲容悅其不可接兮徒臨風而延佇泉臺扇兮長
夜杜鵑啼血兮鬼嘯而 痛予情兮未申紛涕泗兮沾巾訊巫
陽使下招兮遺澤尙存魂乎歸來兮寧爾神保爾室家兮福爾
後昆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九

黃文簡公介菴集卷之十原卷之十四

入觀 黃 雜 家 錄

四言

承恩堂詩

有序 按菴義字宜之巴人成 即位為吏部尚書仁宗初拜少

皇上纂紹鴻圖緝熙帝載寵任舊臣置諸左右用廣咨詢少師
吏部尚書蹇公歷事四朝年逾七十眷遇日隆超於恒品新創
第宅以華其居落其宴集庶僚稱慶公益敬恭惕勵圖惟報稱
恒若弗及大書承恩二字揭于堂中出入觀省存乎心目且以
訓飭同人無忘仰戴之誠准忻睹盛美非辭曷彰謹撰四言詩
一篇咏歌之以為有位者之勸詞曰

維明天子繼述重光眷維舊臣曰篤不忘思昔太祖廷臣曰義
簡在淵衣久典外制神聖繼興敬畏益至暨于今茲職冠三孤
介 庵 集 卷十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經綸燮理翊贊聖謨五十餘祀一德靡渝奮力致身退惟耄期
帝念純誠嘉乃丕績隆恩異數光華赫奕緇衣襲賢康侯晉錫
百僚具瞻匪維古昔乃召司空鳴工庀材考圖定卜瑞第宏開
密邇天府旁臨泰階用安厥居昭示眷懷錫宴落成公卿在列
善頌善禱羣情胥悅期公壽康優游晚節與國同休不弘前烈
義拜稽首維皇聖明恩德如天敢不祇承內顧涼薄夙夜靡寧
鞠躬盡瘁圖效微忱大書深刻扁于 庭訓迪厥後庶其有徵
維昔小子同集鳳池公之踐履愚則素知知非予私輿論攸歸
茲逢盛美厥喜倍之粵稽近代仁厚維宋富韓秉鈞國鼎增重
至德格天邊戎震悚不寧于位樞轄屢動臣隣興嗟曷以示寵
洪維我朝優崇元老眷遇日隆始終是保度越百王聿追古道
際此奇逢泰然熙皞播之聲詩維忠是告

河流詩題朱廷暉祖平反疑獄卷

河流美朱自明甫也自明有濟人之德而子孫食其報焉

湯湯河流餘潤九里君子之澤施于孫子 河流湯湯源深流

長君子之澤奕世有光 彼陷非幸我則直之彼困于俠我則

斥之其直其斥惟義之適 鶴鳴子和厥應孔明我有好爵君

子攸寧 鳳凰于飛翔翔天衢蔚其有章惟德之符 德其符

矣有進無已凡百在位聞風斯起 聞風斯起視古猶今天監

匪遙彼獨何心

河流七章六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五言古詩

題毛谷英行人光風轉蕙圖

猗猗湘浦蘭叢生在中谷光風一披拂條然播清馥若人美無

介 庵 集

卷十

二

敬鄉樓畫寄 第三 輯

度行已慎所欲蘭佩光陸離芳馨端可掬願言矢勿諼永矣介

多福

題竹石圖送何太守之宜陽

領郡赴宜陽饒別河之陰竹石寫新圖持贈比南金竹以勵清

節石以堅素心攻錯器斯就切磋德所欽行矣展令猷側耳聆

徵音

賦少傅建安先生清白堂詩

澄澈玉壺冰瑩潔荆山璧清冰塵莫侵白璧貴無敵湛湛長空

月流輝照極亦以清白故光華詎能匿彼美關西冑操持謹

道則素心期靡愆英聲自昭晰勗哉賢孫子永矢慎無斁

題范啓東畫齋

古稱儒者居華門與圭竇所志在古人畫齋未云陋長安有通

衢四達當輻輳飛甍連甲第車馬日馳驟通塞信有常得失安

足究守約恒自持執云莫予親懷哉幽棲士巖穴無結構彈我

丘中琴清風盈宇宙

題湖海贈言卷為沈成章賦

仁者贈以言古道重箴規未俗競浮靡甘言逞脂韋沈生古君

子操履慎其儀旌陽有遺愛棠陰日已滋十年湖海間斯文半

相知贈言滿篋篋珠玉生光輝卓哉同與路高風遊難期

題顧鳴承訓堂

璞玉蘊奇質琢磨器乃成冶銅鑄干將百鍊光逾精卓哉媚學

子被服荃與衡義方服嚴訓詩禮聞過庭磨礪謹朝夕擬然若

天成圭璋貴特達利器 發礪英華駭流俗清名滿上京石奮

漢名家貂蟬列公卿亦有燕山密五枝丹桂榮終始慎厥與允

介 庵 集

卷十

三

敬鄉樓畫寄 第三 輯

矣紹芳聲

題三山毓秀圖贈黃布政

按黃布政名澤見後於山壽序

三山奠閩服淑氣鍾扶輿昭代育英賢芳聲播寰區維昔家居

日讀書山之隅冥心屏紛雜日與山為徒紉蘭以為瑣緝雲以

為襟腹筍飽經史較藝爭先驅薄試經綸手湖湘民晏如名藩

跨兩浙與壤連三吳操持慎綱紀撫字先聲孤比屋受嘉惠萬

若春陽敷當宁夏黎元眷此功績殊賜以錦繡段寵以紫泥書

光華旣赫奕輿論成同趨儀廷矧鳴鳳傾陽羨閩葵行將蓬鶴

班接跡舉與斐但恐諸父老臥轍留軒車三山渺何許高高入

雲霓未遑念鄉土慎保金石軀玉瓊注黃流盛福與山俱

題序班吳永感堂

川流去不返風木無停枝幼幼懷深恩戚戚抱流悲憶昔升高

堂被服斑爛衣柔色候安否恐懣厄區親顏和且樂淑氣含
朝暉庭楮忽改色堂蓋亦彫摧芳塵凝素席寒月照空帷追攀
力可及恨不捐微軀佳城別已久雲樹何離離得祿具煩繁路
遠莫致之顯親良有道暵勉安敢違何當蒙國恩雨露沾華滋
笑黃泉壤慰此百歲思

皆安堂詩

有序 按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進士授
禮部主事明史本傳云字廷振蓋有兩字也

安成劉求矩篤友愛以撫諸弟而諸弟亦恭順以事其兄妯娌
及其諸子姪沾被德化皆怡然相安於和氣之中聚食者幾千
指靡有異志遂名其宴處之堂曰皆安叔弟求樂為禮部主事
謁余徵言余喜其克敦古道因賦古體詩八韻以美之俾誦之
者知所興起云

介庵集

卷十

四

敬鄉樓畫樓
第三

蘭鬱鬱庭前荆雨露發華滋葩葉自敷榮鶴鶴在原隔載飛亦
載鳴何如頃與旄厥心和且平去古良已遠頽風日驕盈皆安
有新詠百世垂芳馨

七言古詩

謝中書舍人朱仲昭畫竹

按仲昭姓夏名要詳
見湘江兩重圖記注

洋州胸中有全竹兔起鶻落追所見中書妙年得真訣筆力直
與風雨戰柯葉紛披剪寒玉蛟龍欬起驅奔電彭城一派又南
還驥材賸有藕溪編

長短句

龍馬歌

臣淮伏觀寧夏守臣奏宣德甲寅孟夏龍馬生於西夏池水之
陽初生之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百獸伏匿不敢發聲秋七月

吉且貢于闕下上命羣臣聚觀其馬昂首按足安然不驚色白
而純瑩若截肪之玉頂耳尾鬣皆與龍同鬚毛覺文宛如鱗甲
真龍馬也臣淮謹按瑞應圖云馬龍神獸出為太平之應斯實
上瑞之攸徵也惟昔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四年夏國主明昇貢
天馬一色亦正白習而乘之蹻雲而馳皇情悅豫賜名為飛越
峯繪圖贊頌以示永久今焉龍馬亦至自西夏物色皆同豈偶
然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續承大統不闕鴻謨政教旁達仁恩
廣被由是皇天眷佑誕錫嘉禎式彰聖德以衍億萬年太平之
盛也臣淮親茲瑞應慶忭曷勝撰龍馬歌一篇稽首頓首上
進歌曰

介庵集

卷十

五

敬鄉樓畫樓
第三

龍馬生自天池神龍降精孕厥軀雷雨晦冥神護持百獸不敢
憑其威龍馬呈耀雲日靈燧龍鱗玉為質隆額嶄然世無匹尾
若瓊枝灑晴雪臣聞房宿實天駟變質效祥良有自吾皇操執
仁與義天錫嘉徵薦奇瑞惟昔太祖御寰宇天馬曾從西夏至
于今瑞應適相符不顯重華能繼志戎夷賓服華夏寧海波帖
息風塵清龍馬馴朝帝庭玉勒垂繁纓安行雲駕駢萬歲千春
奉聖明秋省斂兮春省耕四民樂業歌太平

題少傅建安先生堂壁萬竹圖

王郎醉愛竹行坐與竹俱醉夢繞湘浦烟霞生有無翩然逸興
不可極灑向關西堂中之素壁橫斜交錯千萬竿頓令六月陰
風寒丹山鳳毛翠光潤漢家金錯若花斑迥洲複渚杳莫測造
聽鷓鴣聲噴噴湘娥廟前春水深風子潭邊楚山碧王郎畫法
捷有神真宰掉頭不敢噴蛟龍白日起毫末雲霧晦冥雷電奔
每前感激向知己羅綺襟懷盡洩洗何須更說文洋洲餘子紛

紛安足擬關西况是蓬瀛仙雨露恩深自九天文采光華相照
耀堂中萬竹尤青妍林間錦綉新卸繹便覺嶄然露頭角陽和
長養生意多警擊昂霄詎能却嗟余好竹亦有素見畫真如鶴
追免請君醉我一斗酒擊碎珊瑚爲君賦

題畫竹送廷春貢士赴崑山訓導

託根愛向貧簷谷森立亭亭警寒玉半點塵埃不敢侵終日相
看遠流俗雨露滋培功更深密葉蒼鬱如春雲新笋嶄然露頭
角錦綉參錯羅兒孫竭來移向崑山陰要使清風播士林明月
滿庭秋思深時時學作鸞鳳吟他年截筍協律祛哇淫虞廷進
和簫韶音

五言律詩

永康道中

介庵集

卷十

六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窈窕穿山徑逶迤過野田紅酣楓葉老黃綻菊花妍
堦吏時參謁籃輿屢息肩入朝天意悅歸路柳飛綿

贈崇德辛知縣

久不聞音耗相逢喜復驚艱危他日事繾綣故人情
魄感尤增感分攜又促程來年二三月傾寫話平生

挽襄府長史周孟簡二首

弟兄登第日永樂改元初文采聯雙璧聲名並二蘇
升沈人世隔零落雁行疎揮淚開塵鏡空遺舊寄書

翰苑曾操牘親藩久曳裾功名春夢斷風月夜窗虛
片石辭無愧高門慶有餘賢郎俱秀發玉樹立階除

御史陳訥父默齋挽詩

按陳訥平陽人以廉貢擢
監察御史平陽縣志有傳

隱德驅流俗清名藹縉紳樞機崇聖訓泉石樂天真
悽愴山陽

笛蕭條物外人推恩由子貴風錦煥絲綸

題徐以道竹軒

註軒在北京寓所竹畫
於其中居仍家居之舊

家居宜種竹行坐每相親間關應多載懷思似故人
子瞻工賦咏與可鮮傳神遂使求羊輩過從不厭頻

梅窗南歸之喜賦詩以賀之

青年尋仕版白髮解朝簪湖海夢初覺林泉跡已
諸來書歸舊隱策杖恣幽探我亦居閒者時來共手談

用韻約梅窗歸遊神溪

聞說神溪上羣峯竊翠簪修程難涉徑佳境未嘗
諳此日應多感何時試一探謝家好池館假榻聽高談

挽翰林待詔滕先生

按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
與縣人精篆隸善畫永樂時
授翰林院待詔

待詔金門日揮毫紫閣時交情追管鮑筆法契冰
斯宿草空山

介庵集

卷十

七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暮啼猿夜月遲曾書遠遊賦展卷即相思

題貝祭酒李白月夜泛舟圖

按貝祭酒名素

白璧誰能汗高才祇自尤肅將牛渚與翻作夜郎
遊萬憤詞空切羣疑事未休金雞聊赦日飛雪已盈頭

聞陳檢討嗣初計音賦近體三首以悼之

按陳繼字嗣初
吳人以薦授五

陳博士領弘文
館事遺檢討

立身崇古道績學紹家傳德行頗曾後文章史漢
前彈冠陪法從解組賦歸田進退惟安命全歸不愧天

翰苑論交日金門待詔時清談多典則素履見操持
義重投桃

贈情深伐木詩文星光已隱空負百年期

春首才相見秋初得計音追思如夢寐轉首異浮沈
宿草寒猶

緣愁雲晚更深聲容不可作徒有淚霜襟

北京發舟次和合示子采有序

十八日發舟晚過和合半站止宿衰老蒙恩得遂南歸誠為至幸然而憶子之情未免縈懷彼此兩途各順其宜亦勢之當然也情溢于中發而為言成近體詩一首錄以示采子之憶父諒亦如之

別汝情難忍含悽淚暗收汀迴舟已隱望斷步還留倫理恩雖重行藏事異謀勿為兒女態努力繼前修

題徐永祥保寧堂按徐永祥人後有記

學究軒岐術心存造化懸壺近城市潔已遠囂塵火伏丹爐暖泉香橘非春貽謀多積慶諸子總溫淳

五言排律

宣德千子入觀賜留屐月扈從幸南海子閱海東青應制

介庵集

卷十

八

敬鄉樓書
第三

賦五言排律一首

至德超羣聖仁恩溥萬方經綸仍密勿雅頌重揄揚乾德方開泰坤祇迭獻祥九重多暇豫萬象媚春陽行殿雲霞散郊原草木芳鸞旂飄廣陌虎路巨崇岡海汎玻璃滑花明錦繡香駕鶴飛帖帖驚鳥勢昂昂金爪拳方跼霜毛吻已傷鳴笳誇得雋傳勅戒無荒農務時方急皇心念不忘土膏青露甲麥秀翠翻行豈但行時今因之驗歲康華筵羅綺席仙醴進瓊觴侍宴儒臣集陳歌雅樂張歡聲動遐邇和氣藹穹蒼蒐狩存周典車攻協舊章非熊思尚父祝網鑿成湯汾水元非遠岐陽近在望微臣何慶幸庶事仰輝光揣分恩難報傾心喜莫量高呼祈聖壽地久與天長

七言律詩

賜遊西苑詩有序

按翰林記宣德八年事少傅楊士奇楊榮少詹事王英王直成國公朱勇等皆與

臣惟謹以謝恩詣闕首蒙賜宴內閣禮成奉辭過承寵眷賜留月餘光祿時頒康輿四月二十六日欽奉勅旨命太監臣誠導臣遊覽西苑仍命成國公臣勇等十有四人偕往又蒙特恩憫臣疲弱許乘肩輿勇等乘馬徑至白玉橋舍輿馬徒步先詣南園殿是為皇上祇奉皇太后之所伏見聖誠純孝亘古莫倫臣等拜稽感悅謹呼萬歲次詣清暑殿進進偏觀奇勝抵萬歲山臣誠宣奉聖旨謂曰山巔下瞰宮庭人跡所不敢到諸大臣皆心腹股肱登高眺遠一無所禁臣勇等又皆拜稽稱謝遂循翠嶺盤桓而上歷仁賀介福延和諸殿金露玉虹方壺瀛洲四亭直造廣寒置身於層霄之上周覽圻甸獲觀太平繁華之盛於是下宴山趾綠陰之中酒頒法醴果饌皆出天廚之珍竊臣惟

介庵集

卷十

九

敬鄉樓書
第三

一介儒士叨逢隆遇茲者復蒙寵以非常之恩天高地厚莫罄名言自愧才庸質情不能補涓埃輒効康衢之謠撰述近體五章祝聖壽於萬萬年其詩曰
登路西迴第幾重翠微環護房櫳宸闈遊幸崇華構孝養純誠仰聖衷驚駭每從花外度虹橋近向柳邊通兩宮福壽齊天地萬國向霑雨露濃
廣寒宮闕中天起金露方帝遠近分羅綺交疏和氣洽沈檀塗壁異香聞竹翻舞鳳青含兩松偃蟠龍翠拂雲下界塵寰遙在望光華咸仰聖明君
蓬壺高擁戴山慈臺殿鏡娥近碧霄寶樹排雲珠作網金波漾日玉為橋香浮銀甕頌仙醴味列珍饈出大庖勅賜宴遊恩眷厚願同嵩祝頌軒堯

萬頃平鋪太液池波紋微動漾玻璃蘭 泛綠光風轉花氣烘
晴淑景遲在藻靜看遊鱉鯉臨流遙見集鳧鷖仁恩涵育春無
際正及河清海晏時

肩輿近抵鳳凰城矜恤微軀荷聖情覆育具同天廣大照臨咸
仰日高明撫心競惕難圖報濡翰形容不可名願祝皇圖盤石
固垂衣端拱樂昇平

賜遊北京西湖觀荷花仍遊西山新寺進律詩三首

巍巍聖德與天同勅賜遊觀寵更隆西出鳳城通窈窕前瞻瑞
氣藹昭融千重文綺花間日百疇流鶯柳外風景物無端看

移舟更到水晶宮

平湖萬頃派銀潢畫舫初開曉色蒼楊柳陰濃香霧濕芙蓉花
發錦雲張拍堤翠浪添新漲夾岸青山送晚涼樽俎霑恩歌吹

介庵集

卷十

十

敬鄉樓畫書
第三

發近人魚鳥亦相忘

松陰夾徑入招提金榜蟠龍寶翰題紺宇陵虛侵象緯玉毫示
現擁獅貌經翻貝葉時聞磬步繞蓮花不染泥陰翊王綱多慧
力仰祈聖壽與天齊

賜遊太液池觀荷進律詩二首

日轉松陰水殿開五雲繚繞護蓬萊波搖翠浪玻璃滑香泛紅
蓮錦繡堆傍檻遊魚時往復近人啼鳥絕驚猜物情總荷生成
德慶澤均沾偏九垓

芰荷香裏盛張筵中貴傳宣自九天銀鑿浮香頰瑪瑙雕盤行
饌割肥鮮詩歌湛露存周雅愜解南薰入舜絃願祝皇圖磐石
固嘉祥駢集屢豐年

重遊青田石門訪道士仍不遇

康樂仙蹤竟渺然空遺續錦舊山川雙扉鐵壁開千古一派銀
河落九天廢址半隨荒草沒危樓高與白雲連道人未解忘塵
俗杖策多應向市廛

括蒼道紀葉維朴居妙成觀室之前有石壁清池題其中
崖曰蓬島

海上樓船倦往還誰知蓬島在人間神仙跨鶴應常到石壁陵
雲不可攀愧我憧憧多病久勞生擾擾二毛斑偶來福地陪清
話始信壺中日月閑

登多景樓

滿目江山獨倚樓乾坤俯仰思悠悠扶桑日出千峯錦天籟風
來萬壑 縹緲祥雲瞻北極微茫烟樹辨揚州何當跨鶴窮三
島挾取羣仙來唱酬

介庵集

卷十

十一

敬鄉樓畫書
第三

遊金山寺

浪花堆裏擁巉峴鏡鏡峨峨指願間傑殿迴廊深窈窕層巒巖
嶺倦躋攀一塵不到莊嚴地萬劫長存祕密關聽法魚龍時出
沒老禪心共白鷗閑

題李給事崇恩堂卷

聖主臨朝開四門忠肝義膽盡敷陳賈誼萬言先禮樂仲舒三
策貫天人黃麻宜初覃殊寵青瑣登賢屬近臣橋梓聯輝承兩
露願言守職慎持循

賜老堂爲陸都御史乃翁賦

仕路升沈四十年蕭蕭白髮歸田函題寶翰頒新詔袍染爐
烟出御筵舟入茗溪春雨足堂開天目彩雲連賢郎執法君恩
重每聽佳音下日邊

挽夏少保按少保夏原吉字維諱湘陰人

四朝元老地官卿任重台衡被寵榮甘雨和風人仰德兒童走卒共知名星躔箕尾方流彩玉瑤湘陰已勒銘三十餘年交誼盡靈筵展拜淚如傾

挽姑蘇徐子信

大隱由來在市廛杖藜隨意訪林泉還金舊說南州士珍怪新傳徐孝先雲壑夜深舟已失客窗春靜榻空懸題銘賴有詞垣筆賸把流風付後賢

謝俞漢遠畫古木幽蘭山水見贈

久聞畫法重當時贈我珍圖慰所思徂老幹蛟龍起楚晚幽芳雨露滋思入混茫窮變化豪翻雲霧洒淋漓嗟余觀獵心猶動却笑邯鄲步已非

介庵集

卷十

十一

敬鄉樓叢書第三輯

題陳宗淵家藏王孟端枯木竹石

按孟端名縱無錫人善畫永樂初授中書舍人

九龍山人清更奇醉翻墨汁洒淋漓撐空老幹蒼龍起拂石疎篁翠鳳儀遠浦雲烟秋雨夕深山冰雪歲寒時淒涼化鶴歸何處片紙猶能慰所思

訪學士錢君偶從案上見伯穎張先生行狀賦一律以悼

按張伯穎官翰林檢討修撰五經博士永樂十八年南京掌院題名俱見黃佐翰林記

我方憂患頻年劇子適顛危二豎侵無復同朝聞劄論空懷促席和清吟揮金早見平生志返璧何慚故舊心偶過翰林觀行迹潸然涕淚滿衣襟

題陳希碁山書屋卷

按陳希永嘉人洪熙年歲貢

陳生家住柘溪上萬頃晴雲護碁山閉戶讀書春晝永篝燈覓句夜窗閒巖花澗草生成際魚躍鸞飛俯仰間鼓篋橋門今十

載林泉應待錦衣還

贈少傅子將楊先生挽章原注士奇少傅父也

身歷艱危道愈尊宜陽避地竟沉淪全歸何必期頤壽生子今為社稷臣屹立豐碑垂典則榮封極品煥絲綸墓門過者車應式景仰高風迪後人

題范時雨松月軒

長松百尺傍軒楹月到松梢分外明翠濤冷浸山河影金鏡高懸卷畫屏簾捲香風清不寐鶴翻零露寂無聲何當邀取嫦娥飲醉攬雲裾采茯苓

挽平江伯陳瑄按瑄字彥純合肥人成祖即位以功封伯

領鎮歲月頻清時柱石舊勳臣經營國計推劉晏瀟灑襟懷說祭遵半世功名垂竹帛九重卹典賁絲綸竭來便道曾相

介庵集

卷十

十二

敬鄉樓叢書第三輯

訪倚枕交談意更真

遊洞陽觀和詩四首
和金修撰韻

冠珮同遊園苑仙題詩即席更清妍劇談喜有韓湘子酬和誰誇謝惠連瑤草吹香迎羽扇瓊漿嗽冷勝冰泉奕棋才罷琴聲動世外從教日似年

逸思泠然便欲仙幽閒應不羨華妍市喧遼闊青雲隔地位清高紫極連子晉瑤笙招鳳侶純陽寶劍闔龍泉拂衣歸向蓬萊頂回首塵凡不記年

和沈庶子韻

纔入仙宮悵勝遊花開屋角亂紅稠心懸絕境雲欲倚樓燕蹴晴絲衝戶入鶴翻香霧撲

調歸棹還思杜若洲

不學離騷賦遠遊間中樂事一何稠機藏棋局三軍令筆掃蠻

箋五鳳樓詩句頻哦髭等動酒杯纔入臉霞浮何時更約尋真

侶跨鶴驂駕徧十洲

挽梁典籍用行按用行名時長洲人洪武中以善書選授帳府記善運輸林典籍

吳中士友擅才優豪氣高於百尺樓柳骨顏筋臻妙訣郊寒島

瘦愜冥搜謾思竹影過棋局無復花香覆酒甌瓊署庸酬遺稿

在幾回開卷使人愁

送秀才郭日華赴六合訓導

橫經 擁皋比崇重無如士子師喜見才華居上考况開門

地重 潞河烟柳迷行旆淮甸雲山入講帷若會盱眙趙文

學為言白髮已成絲

介庵集 卷十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挽南康知府陳亢宗按亢宗名宗永嘉人以厲歷兵部員外郎南康知府亢原誤作元据永嘉縣志選事詳改惟縣志知府作知縣據此正之

永嘉山水舊門閤侍宦番禺久不歸三載同朝多款洽一麾出

守竟相違吳門兒女淹朝夕鄉曲比鄰半是非先隴英靈如有

覺料應不忘故山薇

挽中書舍人朱公季寧

憶昔金門應詔時簪纓同集鳳凰池心期不逐時流變書法當

為後學師按歷湖湘多惠政沈淪泉壤有餘思手臨猶見曹娥

帖三過令人淚暗垂

挽陳儀仲先生

溫然荆璞貴深藏杖策復游野趣長月且每聞推雅望德星俄

復墜寒芒玄堂永夜雲為幕遺藁聯篇錦作囊他日馳恩頒鳳

誥定應林壑倍輝光

挽王允生

生平未遂荊州識隱德曾聞君子鄉勤儉治生無外慕詩書教

子有餘芳山埋石椰生春草水繞沙城帶夕陽何日扁舟邀社

友炙雞清酒奠鵲觴

題周氏先塋碑卷

兩世三喪存旅殯間關歸葬向淮西虛名進退藏蕉鹿浪跡浮

沈印雪泥紫塞雲烟空窈窕白楊風日轉淒迷孝情罔極賢孫

子墓石重煩太史題

挽蹇尚書按尚書卒諡忠定

鼎湖雲黯遺弓劍俄復台垣失老成柱石豐功存社稷丘山厚

德想儀型簡編名重韓歐傳箕尾光昭傅說星昔忝同官居鳳

介庵集 卷十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詔按詔疑當作詔題詩開筆淚先零

挽贈太醫院使靜學蔣先生二首

蓬掖交遊我最先羨君清節老逾堅醫名遠出劉張右詩法宜

過晉魏前矯矯蒼松橫絕壑娟娟修竹照寒泉自從化鶴歸遼

海一度相思一惘然

二十餘年涉宦途受知仁廟寵恩殊保和有效躋康豫納善無

懈翼聖謨贈諡光華天語重音容寥閔士林孤風雖五采翔霄

漢家學應存舊範模

挽禮部侍郎李嘉

聖主恩深重老成龍章褒贈倍光榮久司喉舌專敷奏再踐台

履職亞卿解組正 娛晚節勒銘我復表新塋臨風洒淚深哀

挽慰我生平故舊情

用遊洞陽韻謝閣門使有序

宣德甲寅七月二日鄉友閣門使郭君文通邀余同恥菴修撰
簡庵庶子宴于樓上酒酣二公借遊洞陽韻賦詩致謝余亦效
韻以致區區之私兼簡恥庵簡庵同發一笑云

吾鄉郭奕舊同遊心醉何嫌笑語稠邀客滿傾千斛酒抹雲更
上一重樓悠悠身世功名遂浩浩乾坤日月浮但得安居長款
洽何須遠覓鳳麟洲

坐客風流即散仙肯同兒女鬪姪姪妍雄談不斷洪河壯險龍難
摧華嶽連樂事關心如啖蔗韶光過眼競飛泉請君試看頭顛
上白髮應多似去年

挽龐翁中書舍人

轅門獻策志匡時出宰龍泉事已非自信行藏元有分豈期生
介 庵 集 卷十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死連相建善善宿草霜前綠漠漠愁雲雨後飛千載遺安家訓
在至今孫子有餘輝

題焦山寺

巍峨臺殿冠龍箬雲浪浮空萬象含蛟女獻綰紫霧騰龍聽
法起深潭華嚴會上今方到柏子庭前試一參千古焦公名尚
在追尋禪碣到曠齋

題熊都御史送行卷有序

淮臥病甌夷聞原節熊公以大理卿承制按行吳越抑強扶弱
窮窮撻盡各適其宜修葺廟學及先賢祠宇崇重儒雅以獎掖
善類而富家巨室益知遵守禮度罔敢驕縱英聲茂實播揚浙
左閩閩困乏貼於危急者日夕矯首企足仰望車騎之來望而
不見則嗒吁扼腕恨弗克以遂其願嗚呼公之所以致此者豈

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由感之以誠而人亦以誠應之此大率

誠意正心之明效也較事入朝皇上嘉乃不續超秩右都御史
蒞事南京內外兩制暨公卿大夫賦詩盈軸以饒送之既而行
在左都御史顧公賜告家居復召還俾總院事適准以慶賀入
覲會于寓館因得徧閱送行詩卷喜其頌美與向之所聞益加
詳悉然而浙左之人企望深切此則余之目擊者也於是忘其
燕陋賦近體一首附于珠玉之才既述其所已然復以遠大勳
業期之於將然以致區區交誼之私云耳雖然此蓋公之素志
余特表而出之

進士由來號得人雄才今見動朝紳撫巡薄試經綸手臺憲端
為耳目臣挺持蒼松捧巨輪巍峨喬岳聳秋旻更須協力調元
氣大需甘霖潤八垠

介 菴 集 卷十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六言絕句

題梅竹墩禽圖

竹葉晴翻翡翠梅梢 褪瓊瑤十月江南天氣融和好似花朝
照日霜翎散彩迎風繡羽披雲花竹叢中富貴何妨異族同羣
七言絕句

啓東寫花鳥為惠賦絕句以酬之

山花野鳥鬪娉娟筆底能專造花權頓使春風生意足從今不
復數黃荃

題陳叔起畫為陳憲章賦

少小曾陪老畫師慣看墨汁洒淋漓客邊展卷心如醉落月山
窗起夢思

畫舊蒲石為羅昇賦

一舉寒玉浸玻璃九節香蒲出較遲服食倘能延壽算人生俱有百年期

次子采蒙恩留內閣進學應別賦十絕以勉之

年逾弱冠頗溫淳砥憤情深忍遠分愧我沈痾猶未愈致身期爾報明君

喜逢昭代重儒臣何幸贈依近紫宸進止有常書漢史卑微尤必慎持循

蘭臺開老盡鴻儒言動誠為世範模懷舊料應憐念汝切宜端謹事拙趨

士之所尚志為先志尚高明德乃全若學輕浮無檢制便如駭浪逐奔川

興戎出好本樞機不謹樞機勢其危古有銅人在周廟三絨其介 集 卷十 十八 敬 鄭 樓 五 書 第 三 集

口是良規

讀書寫字兩相資浹洽工夫不可虧白日嬉遊容易過後來悔恨豈能追

交朋損益認須真損者情疎益者親豪俠矜誇心叵測敬而能遠莫生嘆

依棲得所我無憂日用如常莫浪求平仲久交惟在敬平居處事必咨謀

汝身薄弱須調護服食隨宜慎起居父母老年多眷戀平安頻望寄來書

我言鄙拙易推詳朝夕親瞻置坐旁他日趨庭無愧作絕勝畫錦有輝光

題鄭僉事畫二首

碧梧斜倚石嶼岫鳳尾脩脩雨露春退食從容對清絕却疑倚

神楚江濱

隔岸遙岑送夕曛鷗波過雨綠生紋階前書帶紫吟思閑却溪亭一片雲

題仙景畫

石峒巖扉盡日開醉騎黃鶴下蓬萊慙慙借問瑤池上曾見蟠桃熟幾回

蟠桃積核已如山聞說仙翁髮未斑靜裏乾坤方一息人間日月自循環

題梅贈江副使

獨立冰霜歲暮時霏瓊屑玉綴芳枝莫教半點塵埃染一白要為天下奇

介 庵 集 卷十 十九 敬 鄭 樓 五 書 第 三 集

題竹贈御史許勝弟

勁節虛心謹自持蕭蕭不受俗塵欺故家曾沐君恩重歲久猶含雨露滋

題蘇州况太守梅花

移根遠自鳳凰城香沁冰花透骨清佳實結成滋味足他年鼎

鼎要調羹

題張思淵家藏二畫

禹門一躍圖

枯木喬松

三月桃花浪拍天巨鱗一躍起深淵雷霆威令資神化大柿甘霖潤八埏

叢叢古木自蕭森矯矯喬松迥出林安得此君相倚託百千同

結識寒心

題金文鼎畫二首 按文鼎名松江

長松落落護幽軒，竹娟娟陰後園。兀坐吟哦方有味，不知琴客已登門。

涼風吹雨過芳隄，雲滿前山水滿溪。林密不聞鍾鼓響，瀑飛處有招提。

題鶴贈蔣侍郎乃父

胎禽本是列仙儔，曾向蓬瀛汗漫遊。歸旁松陰閑止息，縞衣丹頂壽千秋。

題趙駙馬荔枝圖

荔子枝頭懸火齊，榕陰深處雨晴初。生平不識南閩路，坐把薰風看畫圖。

介庵集

卷十

二十

敬鄉樓畫

題畫四首

商山四皓

采采仙芝足可餐，陰陰松竹護柴關。誰知羽翼當年事，只在從容片語間。

三顧草廬

漢室雲雷適遇屯，隆中枉顧一何頻。將星忽向原頭落，無復英雄繼後塵。

竹溪六逸

竹溪風月浩無邊，瀟灑衣冠擢昔賢。何以伊周耕釣者，光華事業姓名傳。

虎溪三笑

相忘何必限同袍，獨羨淵明節更高。陳迹不隨流水去，千峯明

月虎溪橋

詞

東里少傅遺詞為壽，次韻奉謝。宣德乙卯歲也。元倡有序，去歲五月四日曾作水龍吟詞為壽，適是日館中却客不及獻。念此別重，會未期，輒寫奉呈，就當折柳也。

好花開到紅榴蒂，城明日端陽。屈先生壽且官廚，酒士林嘉會內開。當年七人同事，四人今在一人千里外，還留鼎足款相對，須拚醉。不減平生剛介，更華髮朱顏無改。聲名事業安榮，憂患從前無愧。紺雪晨餐黃庭書，詠出塵瀟灑。碧雲冠來往天台，鴈蕩作人間瑞。

次韻有序

淮啓行之日，適逢初度，荷蒙少傅公相東里尊先生舉去歲所成水龍吟一闕，錄示就當折柳感佩之情，重於山岳，依韻綴緝，聊申鄙懷，語不成章，伏祈改教。

雪花漸覺盈頭，自慚在苒稀年。屆椿萱日，遠情深悲，痛何心歡會去歲，茲辰曾孤台，春新詞還在，朵雲來望外，溫然恍與芝眉對心先醉。堪羨英資清介，看一片丹心無改。受知列聖持鈞秉軸，何慚何媿。社稷匡扶，陰陽變理，甘霖沾灑，願先生壽過彭龜八百，作皇家瑞。

頌

瑞芝頌 按胡濙字源，深武進人

禮部尚書兼戶部尚書事毗陵胡公純誠一德佐輔聖天子事，神致理丕隆，富有之大業，感召和氣，著于禎祥，乃宣德八年秋九月，爰有玉芝產于禮部廳事左偏，退思之室，素質騰輝，蜿蜒

交賜觀者莫不歎異稱奇考之傳記芝類不一既曰金芝玉芝而抱朴子所載則又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酉陽雜俎又有夜光隱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玉芝質白而瑩非夜光白符之謂乎然而皆非世之常有合而名之曰瑞芝茲蓋伏遇皇上仁德親賢天心悅鑒昭錫靈貺旌顯茂功以彰此明良際遇之盛准忝聯班末式會奇逢慶抃之情非辭曷著謹撰瑞芝頌四章陳諸詠歌祝行遐齡垂耀無極頌曰

燁燁瑞芝至和所鍾曷以召之盛德在躬厥德伊何清酥靖恭昭宣敷賜益若春融

式際昌辰作帝股肱秩宗秉禮邦教弼成有猷有爲不伐不矜廉慎交至進止有恒

帝用寵嘉信任彌篤和氣蒸蒸綏以百福芝生庭軒紛敷燁燁郁介 庵 集 卷十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不根而榮匪培而育玉液流滋瑤光孕瓊

發祥兆慶維君子是貽君子之貽讓而弗居歸德聖明兢惕自持至誠昭假百神具依壽考康寧式躋耆期子孫承休奕世有輝

贊

靈瑞贊有序

臣准欽承皇上特恩命太監臣誠導臣觀麒麟福鹿于東苑臣准伏以皇天眷佑聖明誕啓億萬年太平之盛必出奇祥異瑞以表著之是卽所謂有開必先者也洪惟皇帝陛下統承三聖恩泱萬方華夏又寧戎夷賓服由是穹祇悅鑒海嶽效靈和氣蕙蕙頌祥慶至益久益彰而麒麟福鹿尤爲仁獸不恆有隨感效靈應期而出用兆開先之慶臣准謹以慶賀萬壽聖節詣

闕荷蒙眷撫賜宴賜留茲復特承恩旨拜觀非常之瑞揣分省躬曷勝榮幸謹撰靈瑞贊一通稽首頓首上進伏惟聖慈俯垂睿覽贊曰

惟皇嗣統德協重華仁恩義澤覃被邇遐至和蒸蒸充溢寰宇著爲嘉徵時克備舉惟茲馴獸厥爲祥麟黃質白文牛尾鬣身含仁抱義音中律呂周還折還動合規矩按圖考實徵諸傳記君有至仁麟兮斯至復有福鹿爲麟之侶質縁而澤文素而理昂伏有容行慎所履出應昌期實兆繁祉茲惟上瑞世匪恒有隨感效祥集于靈囿愚臣何幸蒙恩賜觀嵩呼三祝抃舞騰歡天佑聖皇益隆益固福壽齊天永延國祚永延子孫千億宜君宜王世世享德

御制恩賜詩贊有序

介 庵 集 卷十 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宣德壬子冬臣准謹以謝恩詣闕錫宴內閣俯留案月賜遊西苑憫臣疲弱許乘肩輿循太液池徧覽勝麗宴于萬歲山麓至榮至幸誠出非常陛辭之次重蒙親灑宸翰製爲詩歌獎謙隆厚煥乎若杲日之照臨郁乎若卿雲之垂蔭副以織金紗衣俾之被服以爲鄉邦之光寵錫便蕃敷宣罔既竊惟臣准質本凡庸才乏世用過承列聖之知遇叨膺顯秩之光榮茲者伏遇皇

帝陛下德協重華仁泱庶類下逮顛蒙之無似上廡宸眷之有加雨露霑濡頓使春回於枯枿奎驥炳耀普令光被於儒紳仰荷鴻私圖懷報稱俯愧駑駘之伏櫪有負驅馳重惟葵藿之朝陽誠深仰戴切惟古者人臣侈君之命勒諸彝器以傳永久臣竊援斯義摹勒貞石垂示來裔永爲家寶謹撰御製恩賜詩贊一通并奉刻本上進伏惟聖明俯垂睿覽贊曰

於穆聖皇尊臨大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願惟微臣爾爾無庸
淵衷天豁曲賜優容虎拜闕庭龍光下燭錫以宴遊恩眷彌篤
親御翰墨敷釋雲章褒獎過厚訓諭孔彰拜手稽首載忻載喜
省躬揣分兢惕曷已仰惟聖製妙幹玄機圖書啓祕奎璧騰輝

捧以南還祥颺載塗光昭衡宇歎益里閭齋被緘膝襲藏惟謹
摹勒貞珉覃福祚胤稽諸往牒寵異常倫感填胸臆報之涓埃
願效封人嵩呼三祝惟皇仁聖天心攸屬皇契天心澤被萬方
鴻圖鞏固地久天長臣述贊辭藏之石室百千萬年永保貞吉

署刑部事魏布政畫像贊 按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宜德三年署刑部右侍郎五年為河

南左布政使

色溫貌肅氣之充也蹈禮和義德之崇也忠以事上莊以蒞下
動適厥中也出守方岳入贊皇猷各迪有功也玉璫黃流朝陽

介庵集 卷九 二十四 敬鄉樓畫書 第三輯

鳴鳳宜盛福之在躬也

右都御史元節熊公畫像贊

讀聖賢之書而致力於躬行食天朝之祿而據誠於奉職峻節
凜乎秋霜德容溫如白璧入臺憲不翕翕以近名振國維務孜
孜以求益是為昭代之鳳麟而膺夫康侯之晉錫者耶

楚公雪樓程先生退休小像贊 按程運夫名文海以字行京山人後家建昌元世祖

時慶運集賢直學士奉定初追封楚國公有雪樓集

翹翹楚公間氣所鍾雄才碩學後進是宗元之初政求材如渴
薦賢為國志定莫奪詞垣輔輔柏府風霜懸車衡門烏巾布裳
瞻仰遺像肅焉起敬蔚乎孫子承此嘉慶

沼山先生程世京行樂小像贊

生於文獻之家而沾溉有自也長受師資之益而問學日至也

敏仕云初棲遲末職未遂厥志也及乎入則操觚翰苑出則領
袖儒紳方期展布才猷奈何元綱之隕墜也懷哉沼山命與時
違徒興識者之長喟也冠裳杖履消搖林壑人謂其有傍花隨
柳之趣而壽考以盡夫天年斯其為始終無媿也

長春劉真人淵然贊

太乙兆靈鬱孤降精鳳舉師承兮馴智守愚控寂沖虛純陽內
舒兮淵然至真浩乎長春感化孔神兮叱咤風霆厲窮形赫
赫厥聲兮有命自天束帛羨羨光賁林泉兮趨蓬仙班喜動龍
顏寵錫駢蕃兮侍祠竹宮默契淵衷貯鑿豐融兮道運中微薄
遊演池志定靡墮兮載沐恩榮歛焉上征列職太清兮學徒振
振遺訓是遵雖亡而存兮爰述贊辭式昭令儀慰此遐思兮

顧盛中書父小像贊

介庵集 卷十 二十五 敬鄉樓畫書 第三輯

身處京華而儵然山林瀟灑之態壽險七表而藹然春風和氣
之容蓋由其養之有素故教夫德之所充教子成名秩拜風池
之顯職推恩有典榮膺論議之褒封其處已也不于于以自泰
其接物也恒翼翼以致恭是宜輿論之同歸而聲譽之日隆者
耶

謝庭循小像贊

彼美若人裔出名門其少也評已高於月且其壯也譽益播於
儒紳其清而潔也湛兮冰壺之寒露其溫而和也煦兮麗日之
陽春或怡情乎繪事或涵咏乎道真既渾淪而無迹亦瀟灑而
出塵是乃蓬瀛之仙侶人間之鳳麟也耶

靈慶知府王公伯貞畫像贊 按伯貞名至鄧人宜德五年

以給事中授靈慶

其學也粹於古而宜於今其德也閔於中而暢於外擴太極之淵微際明時之亨泰厥既有猷而有爲匪直清脩而節介致伸三日之霖唐真卿之在五原活萬人之命漢龔遂之治渤海儒紳服其教條庶氓懷其遺愛瞻儀像之儼然凜高風其如在是宜媿美乎甘棠而垂休於永世者也

蔣侍郎小像贊

圭璋瓊瑋德之良也碧梧翠竹神之清也溫淳典雅發爲文章也有猷有守燁其有光也壽不滿其德吁嗟乎彼蒼也敷遺乎後嗣久而其昌也

銘

朴齋銘

閣門使郭純文通有志於務本之學名其藏脩之室曰朴齋少

介庵集

卷十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傳廬陵楊公少保臨江金公記之其說已備復徵余言余與文通鄉友也不可忘愛助之私著銘以勗之銘曰

玄黃肇分渾淪旁礪民之初生凝然太朴之爲質彪之以文文質彬彬仲尼有云末學滋僞巧變日生繫我真原素我常經文勝滅質太朴日漓如馬斯逸決啗奔蹄疇能繫之真彼康衢返朴還淳迺復厥初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本末有倫聖道斯在嗟爾君子名齋以朴操之有要視彼先覺先覺垂訓誠之於斯誠存質勝其殆庶幾

說

日省齋說

駙馬都尉趙公篤志進脩之學名其齋曰日省徵言以廣其義嗚呼至哉日省之謂乎其爲進脩之要乎蓋省者精而察之也

夫人之生也不能無耳目口鼻之欲欲動情勝巧變日滋是非邪正利害得失紛擾膠輻以役乎外省之不以其道孰從察識而決擇之哉省之道奈何在吾心方寸之間云耳語曰內省不疚又曰見不賢而內自省省而謂之內非心而何吾心苟有所蔽則孰爲是孰爲非孰爲邪孰爲正孰爲利害孰爲得失茫然無所辨惡日以長善日以消天命幾乎熄矣必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而後爲無蔽也鑑空則妍媸不能遁衡平則輕重不能欺吾心無所蔽由是於日用之間而致其省焉是其是非非拂其邪持其正審其利害究其得失善惡瞭然如較黑白惡則克而治之善則存而養之使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推之以應事接物自然不畔於道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忘之萌吉凶之辨也省之而工夫少有間焉則物欲之私乘隙而動如馬之脫銜馳騫橫逸制之不易矣其在於易乾以夕惕而無咎震以恐懼而致福其在於禮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是皆日省之謂也若夫曾子所謂吾日三省益以謀而忠交而信傳而習爲切身之要故特舉以自勉耳朱子謂其隨事精察又豈但三省而已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首言道不可離而以存養省察對舉以示人靜而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其所謂省察者致力於幾微之初又不待隨事精察而後然也要其極功而歸之於誠焉蓋誠者存心之本心存而自無不省者矣都尉公天資超邁篤實而謙慎胸次洒然不凝滯於物存誠之功養之有素日省名齋謹之至也不斐之文何足以發所蘊難然公命也奚敢辭爰披舊閱書以復之

介庵集

卷十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策問

會試策問二首

問經以載道刪述由於聖人而垂教於萬世者也孔子論經以
 溫柔敦厚為詩之教疏通知遠為書之教廣博易良為樂之教
 潔淨精微為易之教恭儉莊敬為禮之教屬辭比事為春秋之
 教夫道一而已其教何以不同歟抑立教雖異而同歸於一揆
 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不及於易
 春秋抑別有其說歟揚雄謂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
 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雄
 學孔子者也無乃自異其說歟舉五經而不及於樂又何歟三
 代以降業擅專門六經薄蝕日益滋甚故文中子以為九師作
 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大戴小戴禮之

介庵集

卷十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

詩

衰書殘於古今樂缺於齊魯譏之果當於理歟迨夫濂洛諸儒
 出而繼之以子朱子闡明道學而六經復明於世我朝以經術
 取士而經學一歸於正斯文顯晦亦各有其時歟諸君子以窮
 經為職業幸詳陳之以祛所惑

問為國在於足用足用在於轉輸任得其人則法守有而國用
 恒舒矣自古及今賦稅之廣莫如東南禹既敷土王畿在冀賦
 由荆揚而來者但言浮江沱潛漢逾洛至河而已沿江海達淮
 泗而已它無所聞也漢耿壽昌常平之法雖非東南之賦亦可
 得而言歟唐都關中費用日廣多取給於江淮而立法漸精若
 李傑韓滉裴耀卿劉晏當時號為得人其漕運之法可得而講
 歟抑亦有未盡善歟今國家駐蹕北京尤以東南為重廷議自
 江達淮自淮入河各於要地立倉貯粟量地轉輸可謂善矣方

之漢唐立法孰異而孰同歟伊欲人力不困而國用常足何法
 以維持之歟幼學壯行之志悉意以陳毋泛毋略

介庵集

卷十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

詩

黃文簡介足菴集卷之十

序

番陽雙溪陶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其來尚矣九兩之法著于周禮下逮隋唐其法浸備
 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所以嚴選 譜系所以謹婚姻有圖
 譜局以掌之若私書有濫糾以官籍官籍不及稽以私書此近
 古之制以繩上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自五季以來取
 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失而其學不傳是故士
 大夫之學古知禮者其於私譜尤不可不致敬也番陽陶圭有
 見乎此拳拳以編緝家譜為先務書成徵予文以弁其端陶出
 陶唐氏之後周虞思為陶正亦以陶為氏自時厥後子孫傳序

介庵集

卷十一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顯晦不一遷徙靡常難以悉據圭之先則本於晉八州都督侃
 四傳至元亮居彭澤退居柴桑栗里而圭之譜謂之番陽雙溪
 陶氏者蓋自元亮後若干世曰興義避黃巢之亂由江州徙居
 番陽之寒山又若干世曰清之自寒山徙居雙溪是為圭之高
 祖也故定自為雙溪一世以倣繼別不遷之宗寧略其所不可
 知而不敢遠引以誣其先也嗚呼末俗之流競相誇詡力攀附
 以孫仲容先生云旁搜擿以駭衆故不免有遙遙華胄之譏圭
 也既能追復古道又能拔於流俗得不謂之賢矣乎觀其序述
 其凡有四一曰敘譜派別支分宗法井然不亂二曰敘徵援事
 據實世德昭然可稽三曰敘文以考 四曰敘葬以慎終展卷
 之間如指諸掌蓋不待糾以官籍而自無濫失之弊其可謂善
 於著述者矣雖然此特著其目以啓端云耳若夫嗣而書之自

一世至於十世百世後之子孫當推廣其意而不可妄有所紛
 更庶為無愧也圭由進士拜監察御史廉慎有聲今以經學掌
 教叱陵士子沾其餘潤皆有所造就苟能益敦素履以展布才
 猷殆見八翼之兆蓋不得專美於前者矣譜為尊祖敬宗作也
 尊祖敬宗莫大於善繼述圭其勉乎哉

滁陽吳氏族譜序

按吳亮源州來安人

鎮守淮安右副總兵吳公亮總督江淮等處漕運至通津與余
 會於驛舍出示家譜謂之曰亮之先世家滁陽世代有顯宦大
 父府君元任滁陽路總管恭遇太祖高皇帝膺期啓運遂率先
 考府君委身麾下戮力建功享有祿位施及家人後之譜謬毀
 於兵燹曾祖以上名諱亡逸莫克推究及今所知者苟不著之
 簡帙將使後之人忘所自出其可乎哉於是自先祖為一世以

介庵集

卷十一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及亮之子孫為四世五次第敘列以為張本繼此以往嗣而
 書之至于無窮敢乞一言冠于篇端庶有光也余與公託知有
 素不敢固辭按歐陽文忠公譜例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
 至元孫而別自為世吳本姬姓受氏昉自秦伯其後若魏之吳
 起漢之河南吳公著於信史者甚衆支派蓋亦不少公之為是
 譜也寧闕其不可知不事旁搜遠引以紊其族系深得歐公作
 譜之遺意其尊祖敬宗之心至矣傳曰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
 為之後雖盛弗傳公之乃祖乃父灼知天命識真主於羣雄逐
 鹿之秋故乘集風雲光昭祚胤追惟所自莫匪先德名諱雖亡
 遺澤可想而公也不惟善繼善述又能克廣前烈深蒙眷遇寵
 任益隆將見褒嘉之命自天而下恩賁九原斯譜益有光矣雖
 然圖譜之作敦睦為要自今日論之父子也同氣之兄弟也孝

慈愛敬不教而能不勉而至何也親親之道至近而不相遠也
雖不假圖譜而敦睦之道自行也嗣茲以及於曾玄又遠而及
之十世數十世兄弟子姓有再從焉有三從焉以及於袒免又
及於無服日遠而日疎伊欲敦睦之使親親之恩彌久而彌篤
此則有甚難者蓋以勢殊而志異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誠
而已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後嗣子孫綴名於斯譜也當思厥
初本同一原此以誠感彼以誠應鶴鳴而子和墳倡而笈答和
氣充盈於一族如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是則總兵公作譜之深
意余故於終篇發之

讀杜愚得後序

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其發於言也本乎性情而被之絃歌于以
格神祇和上下淑人心與天地功用相爲流通觀於三百篇可

介 庵 集

卷十一

三

敬鄉樓叢書

見矣漢魏以降屢變屢下至唐稍懲末弊而振起之既而律絕
之體復興焉當時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爲首稱而杜爲尤盛
蓋其體製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竝立羣飛之勢巍峨壯
麗于雲霄規日月而增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析而觀之軒廊
堂寢各中程度又析而觀之大而棟梁小而節稅榱桷皆榱榑
杞梓勁望丹漆也其鋪敘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
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聲嗟氣嘆之中而
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傳註本繁
而寡要少傳廬陵楊先生往歲在湖湘得會稽單復陽元註釋
名曰讀杜愚得大意取法朱子詩傳近因訓導嚴頤請以授江
陰士族朱善繼善慶鏤板以傳未幾而告成少傅公昇之序矣
善繼昆季皆求余記竹泉及題吟室卷知其好學有自今又喜

其成人之美重以陽元所得足以惠後進故復序於末簡嗚呼
詩關治道協氣運洪惟我朝紹百王之大統振萬世之洪規復
古之機正在今日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士君子操觚乘翰
以求風雅之音必於是編始焉

送徐中行還永嘉分教郡學詩序

余故友之子徐參中行力學績文謹言慎行芳聲茂著人無間
言郡學教授前檢討潘先生以訓導席久虛薦中行謁選天官
近制試訓導於奉天門丹墀內勅大臣及翰林風憲給事中蒞
之期得真才以淑後進中行試在優等既銓授鄉之搢紳張席
爲賀有執爵而言曰中行以途掖之士奉朝命峨冠束帶歸鄉
邦分舉比侍郡文學坐明倫堂橫經講道亦榮矣哉或曰中行
起自鄉之齊民一旦處師席之崇諸生有年相若分相等平者

介 庵 集

卷十一

四

敬鄉樓叢書

亦有與訂交者使之備心磨折以就班列執弟子之職容或有
艱隘而不率者乎又有年少而分卑多親故子弟狎恩恃愛以
自逞者庸材之所不免也中行新任之初縱之則廢法急之則
召怨不其難乎余曰不然前之說近於驕後之說近於隘驕固
不可隘尤不可也夫天下之人高下大小萬有不同然各有分
存焉故曰禮達而分定易於上天下澤履則曰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况師者尤禮之所重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教
學中行所受之職朝廷之所授也中行以尊嚴自處先王之教
也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名教之所深斥吾郡諸生長乎文
獻之邦習聞道德之訓豈肯以燕朋燕辟自居而不安夫上下
之分者乎况夫舉中行以補久虛之席教授潘先生也潘非私
於中行者也請之太守何公協諸輿論而舉之也太守公貴而

且明政教兼舉而不遺其于學規網紀必有以振之也孔子不
逆詐不億不信又豈可以區區隘量預料於意外者乎雖然中
行亦當善於自處以立其本焉本者何誠而已至誠可以貫金
石可以孚豚魚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行爵酒跪而
進曰先生至教參也敢不夙夜祇承在席者亦皆以吾言爲然
遂卒酌盡歎於其行也謁秘閣諸名公賦詩以張之鄉之善賦
者序列於後云

送范時暘北京省兄南還詩序

樂成溫之屬邑瀕海負山巖巒峭拔川壑紆徐東注清淑之氣
鍾之於人也近代碩德重望若王梅溪李五峯者流風遺韻存
而未泯邑之東有一范先生以光居文宰之下龐厚端謹博學
多識而長於賦詠風韻不減于前人先生有六子長曰霖字時
介

庵集

卷十一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集

兩次日霽字時暘沾溉昔賢之芳華習聞過庭之嚴訓雅飭好
脩而伯氏學業尤豐瞻少者亦淳篤不凡先生捐館諸弟事兄
受教益謹時雨由進士任人居北京數載諸弟且夕延頸瞻
望欷噓傷懷去年冬時暘謝日戒行李告其母屬家事於弟具
舟車北上冒風雪涉河關以省其兄初見之頃悲歡交集問母
安否既而具酒肴相慰勞藹然填旆迭奏之和鳴也詎留四月
餘友愛之情有加無替日或酬酢三五行酒微酣詢及鄉曲事
劇談聲聲夜分忘倦天倫至情何可量也時暘慨悲母氏垂白
在堂雖有厥弟以供稍儲久曠定省心不自安遂辭兄南歸兄
亦念母道遠莫就祿養促時暘即行出錢潞河之上賦詩以識
別播紳追送者皆有作屬序古稱兄弟爲手足蓋以肢分而體
同手持足行疾痛疴癢靡不相顧時雨兄弟于手足之情可謂

切矣雖本於乘彝之露亦由生長文獻之邦詩禮之胄於孝弟
之大端耳濡目染厥有自來氣習之於人豈可忽哉昔蘇子瞻
與子由多逢於逆旅此唱彼酬膾炙人口時雨先君子以詩名
家兄弟旅次唱酬之作凡幾吾則不知也時暘歸拜家慶誦皇
華之章致而兄不遑將母之誠賢母喜溢慈顏氣和體充康寧
壽豈對北堂之萱草舞斑斕之綵衣少長翕集奉觴上壽至和
流暢益若春陽斯時也又或有佳什遠寄以慰瞻雲之思幸毋
忘吾儕之故舊云

遊洞陽宮倡和詩序

宣德九年春淮以慶賀天壽聖節詣闕荷蒙恩眷賜留紫月館
于翰林朝房日入侍朝退處一室佔畢之餘他無所事亦無所
往鄉之同姓禮部祠祭郎中養正過而謂曰城東北隅有觀曰
洞陽地遠而深僻雖與闔閭連壤而市囂不接于耳主觀事至
靈邵以正文而有禮盍往遊焉余聞之躍然而喜若弩之發機
水之決防輿不可遏于是以端陽前一日拉取翰林脩撰金公
恥菴桂坊庶子沈君簡菴秀才張助郭緒攜樂而往愚子采亦
從行約行六七里許抵洞陽之三門以正率羽士出迎肅客而
入詣三清殿儀像儼然中臨殿壁廊廡繪畫羣真法從奕乎有
輝以正舉揚法音行祝聖禮畢延入方丈堂中圖書皆名筆堂
前水陸草木之花參錯布列一舉目之間而塵氛頓釋焚香淪
茗舉詢以正履歷乃知家居滇池受學于淵然法師信乎源委
有自也既而復延入一室僅容七八席而清思倍勝張生援琴
鼓猗闌白雪間以水雲楚歌諸外調郭生繼之榮罷張生與庶
子對奕數局余冥心靜察而雅趣悠然自足在坐者所得亦必

介庵集

卷十一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集

與余同也日當午以正設酒饌勸客觴酌數行酒酣聽卷簡菴
卽席賦詩余和之養正亦和而恥菴簡菴復交和焉未及寫日
西夕矣遂乘輿策馬以歸又明日以正率其徒姚可弘謁余及
在席諸友求錄所作以爲後會張本古者名勝之士必假遊觀
之樂以豁其滯以據其素蘊故王逸少會蘭亭暢敘幽情范
藻逸發李白遊紫極孟郊遊雲臺蘇軾遊仙都但涉足於幽閒
者率皆有作一時從遊之士蓋亦有屬和者焉吾儕雖未敢以
古人自匹然而豁然暢暢幽情其致一也今朝廷穆清庶僚和
協民庶又寧准也得與二三同志優游于春風和氣之中盍亦
知所自哉因其請書以爲引詩若干篇先倡而和繼之

清華集序

詩原夫本心之正而充之以氣資之以學濟之以才斯可謂之
介庵集 卷十一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能賦者矣蓋氣昌則辭達而不萎蘼學瞻則事覈而不虛浮才
敏則措辭命意無所留礙奮迅激昂開闢變化舉不出乎規矩
之外庶足以發吾心之所蘊播之當時垂諸後世而爲輿論之
同歸也番陽劉潤芳號雲樵隱於醫尤好吟詠賦詩凡若干篇
哀寫成帙翰林主敬陶先生誦而悅之名之曰清華集謂之清
則潔而不污謂之華則文而不俚清而潔則瑩若冰玉可以澄
思而靜慮華而文則葩藻遞發可以適意而怡情若然殆亦可
謂氣昌學瞻才敏而足以發夫本心之正者歟陶公以詩名世
者也命名之義豈溢美哉夫人之才智有限量用才有專精長
於此者遺於彼古稱善醫者和緩倉扁以至劉張王李之徒未
聞以詩名晉宋以下能詩莫若陶謝李杜亦未聞兼擅乎醫近
時丹溪朱彥脩醫術與文學兩相高君子多稱道之潤芳於醫

多收奇效而又優於詩其亦丹溪之流亞者乎彼若忝稱虛名
以自衒者豈勝道哉余又聞潤芳曾大父季安嘗捐貲濟人於
阨窮潤芳承其慶澤穎敏秀發以元其宗又豈但能賦而已今
其曾孫名烈字尹吉者舉鄉貢試禮部占名乙科佐教武林郡
庠是亦餘麻之所及也尹吉於訓徒之暇取清華集繕寫爲若
干卷將鏤梓以傳徵余序其端余嘉其善承先志故不辭而爲
之序

杜律虞註後序

律詩始於唐而盛於杜少陵蓋其志之所發也振迅激昂不狃
於流俗開闢變化不滯於一隅如孫吳用兵因敵制勝奇正迭
出行列整然而不紊其即景詠物寫情敘事言人之所不能言
誦之者心醉神怡擊節蹈拍之不暇誠一代之傑作也元奎章
介庵集 卷十一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學士虞文靖公搜其尤精者百篇註釋以惠後人文靖以雄才
碩學爲當代儒宗其註釋引援證據不泛不略因辭演義深得
少陵之旨趣然而未有刻本而所傳不廣也江陰朱熊於京都
錄而得之持歸將授諸梓求二楊少傅先生序以冠其端熊之
伯父善繼暨乃父善慶嘗承廬陵楊公之命刊刻單復讀杜愚
得熊今於此復能致力踰月而告成嗚呼文靖之註釋實有功
於少陵而朱氏一門亦可謂有功於詩學者矣或謂詩自風雅
頌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古選歌行又變而後及於唐律文
靖註詩舍本而逐末何居夫詩與樂相通樂有五聲八音九變
而大成或舉其一聲一音而獨奏之得不謂之樂乎詩至於律
其變已極初唐盛唐猶存古意馴至中唐晚唐日趨於靡麗甚
至排比聲音摩切對偶以相誇尙詩道幾乎熄矣文靖深爲此

慮故因變例之中特取少陵之渾厚雅純者表章之以爲世範是亦狂瀾砥柱之意也學者由此而來之則思過半矣

仙居潘氏族譜後序

按潘叔正同知濟寧州在永樂九年以清河功賜衣紗見明史宋禮傳

宣德甲寅春余自家居赴闕道經姑蘇郡之通判潘叔正氏訪于驛邸既而叔正督饋運淮陽與余舟楫相後先凡數日間嘗同舟款語甚狎因出家譜見示且知叔正祖居永嘉與余同郡不知其自何時徙仙居也其居在邑東南里人以其族屬之盛名其地曰東潘譜謬散逸斷其所知者以陽九處士爲初祖迄今已十五世其或傳聞而莫能考据者不敢傳會以求合也嗚呼叔正可謂致謹於尊祖崇宗者世之脩譜牒者皆稱取法歐蘇而歐陽則遠法於史漢年表歐譜推而上之僅得十七代自高祖而上又曠隔七代闕而弗錄蘇譜僅得五代而止歐蘇二介庵集卷十一九敬鄉樓遺書第三輯

叶江鄭氏族譜序

焉

尊祖敬宗所以報本而反始孝子慈孫之大節也苟無前冊以登載之及夫時異事變人易世疎子孫遂忘其所自出雖欲致夫尊敬之誠其可得乎是故先王之爲治也必以親親爲先務九兩著于周禮以聯比其族屬宗法以嚴嫡庶昭穆以辨序列立法可謂厚且備矣厥後九兩廢而不講譜局設而復廢其宗法昭穆紊亂而無統至使同宗相視如塗人士大夫之知禮者惘然思所以綱維之此私著之譜所由作也叶江守中鄭公系出新鄭子孫散處南北世代遠邈失其統紀其先在宋多至顯達扈從南渡有官建昌愛其俗厚土沃遂定家焉譜牒亡逸漫不可考至仁齋教授而下名諱具存事有證據乃祖南陵縣幕府君懼其久而并失之也手自詮次以仁齋爲始祖列爲五世今守中公嗣而輯之下至九世列爲二圖其一枝分派接聯絡

介庵集

卷十一

十

敬鄉樓遺書第三輯

相因取其易見其一略倣漢年表例生卒婚娶出處行業皆得以附註焉此蓋私著之譜使子孫不忘其先者也昔歐蘇二公著譜華年表爲法歐譜得十七世自琮以下又間缺七世不書蘇譜僅得五世錄其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慎之至也今鄭氏之譜斷自可見之世始子仁齋九世之中又有闕而不詳者蓋亦歐蘇慎重之遺意尊祖敬宗之心至矣視夫繁附衍世以自誣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余觀譜之所載官業中微仕僅二人天非畜之也將使之儲休積慶以貽夫嗣續者也譬如源之水匯以爲澤引而導之沛然莫之能禦守中公仲子誠紹先世之積案際文明之嘉會自郎署歷職至天官亞卿勤敏周慎赫有聲譽深爲上所知遇推恩封厥父如其職譜牒煥乎有輝方自誠始川澤委輸其進未易量也若夫睦族之道序引已詳故略

送李布政政事還真定後序

論人之志行既審其常尤必察其變處常固難處變為尤難處變而不失其素守則仕止進退舉不失其道而志行可以預定矣湖廣左布政使李文瑛謝事而歸朝之大夫士送之以詩而序之以文於其歷仕中朝出使外國政事行業言之已詳至於公之處變鮮能言之或僅舉其端而未及道其實僕於公同處憂患者十餘年知其處變之實者莫余若也知而不言則於成人之美義有所味也公之居幽園也懲過省咎無毫髮怨愆意且夕相聚論氣壯辭達率皆聖賢之大道語及貪黷事即蹙額張眉若將流已稱人之善若已有之徵其可驗娓娓不輟其於義利之際如較黑白及夫從容款洽怡愉恬熙則汪乎其襟度也日所奉蔬食一盂故衣一襲若啖肥甘服華美怡然以自介

庵集 卷十一 十一 敬鄉樓畫書 第三輯

足也僕之蠢愚素號執紼仰其高誼不覺心醉神凝若有所契焉者聖人著易象於困則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踈蹶殆險一紀其志始終不渝豈非善於致命者與其仕止進退不失其道從可知也况其老病日侵宜乎懇辭求去一出至誠皇上寬宏閔惻不強其力所不及故志可遂而優游以樂其餘年豈僥倖於一時者所可同日而語哉老聃以知止知足為貴公其庶幾已乎彼若秉鈞持衡以社稷為己任者則必致身盡瘁以圖維厥終又不可以此而例論也僕於文瑛交契而知深於其別不能忘言因述鄙見系於羣玉之左

旂山壽藏八景詩序 按黃澤字獻仲固縣人以進士禮河兩左參政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

禮有歲制時制之節蓋以君子達夫原始要終之理故於身後之計先期豫定不以早為諱而又視其事之難易以為先後之

次其所謂歲制者即今豫為壽藏之類是也浙江左布政使黃公敷仲家居閩郡年踰五十得吉地于郡西鄙之旂山豫建歸藏之兆復構屋于其前名之曰止菴不但於原始要終洞達而不惑其知止知足之義亦了然于胸臆度越於人遠矣落成之日士友咸集縱觀山川之明秀俯察草木之津華喜溢于中不能自已爰即所見析為八景背負七峯如步障朝旭輝映五采成文曰錦屏瑞日山之半有真仙窟宅巒景澄妍空翠綿羅曰石峒晴嵐前臨培塿方正如印環之以水曰印嶼波光右瞰則劣銳如卓筆高出雲表曰筆峯雲影而又有梅溪春意柏嶺秋容碧海銀灣黃岡綠樹或近或遠交相輝映於是因題命意金石鏗鏘葩藻遞發奉以為公賀公謂雅脫不可虛辱彙次成什徵余序吁公之達識遠慮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美哉堪輿介

庵集 卷十一 十一 敬鄉樓畫書 第三輯

家謂窳穴必乘夫生氣生氣暢達則天光發新眼界軒豁氣象爽麗神怡意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公叔文子樂瑕丘之勝蓋必領會於心目之間程伯子論擇地之法亦必外徵于物色公於地理之說精窮蘊奧註釋多所發明其卜吉定穴外內不遺固宜乎契乎前人諸君子發於歌詠者得不在於茲乎雖然仁者必有壽公之遐齡未易量也五十而爵七十致政公當康裕之盛年久領名藩之重寄方將躋秩崇階都俞廟廟以仰答聖天子龍眷之隆未可遽止也姑俟他日功成名就引年以歸故鄉復與諸君子徜徉于旂山宴樂于止菴倡和之什日新月盛蓋不止於八景而已也余也惜無長房之術趨廁賓從之末姑書此為序以為繫念之張本云

遷世遺音序

詩關乎世教其來尙矣孔子刪定三百篇以及太師所采上自宗廟朝廷之雅頌下至里巷之歌謠所以扶植綱常淑正人心裨益理道其致一也去古既遠風俗日漓詩之爲教愈趨愈下甚至以之爲談笑諸謔流連光景之具間有傑然而出力以追復古道爲事雖音節時有不同其於世教無所戾者篇什所傳歷歷可考也豐城子貞黃先生嘗以詩名當時遺稿曰遜世遺音其亦士君子之所推重者乎先生生于元季隱居邑之株溪端莊簡重不事表襮出言操行必以仁義爲準的凝然有古君子之風凡觸于其目而感于心者一發於詩詞取達意不規規於藻饋音節冲和雅淡不爲哇淫所載之事率皆日用之常倫理之正警警然如菽粟之充飢如布帛之致暖諷之者皆道以感發興起豈非關於世教而有得於古昔詩人之遺意者乎謂

介庵集

卷十一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姑孰葛氏族譜序

推預典內外制詔勅既具咨白尙寶司奏請寶璽識而後行故自卿以下日相聚處者寮友焉姑孰葛文幹爲尙寶丞契好尤篤爲人英偉特達游事詳密與人接和而不流余意其慶祐所積厥有源委未幾辱以家譜徵爲序稽其族系自葛天之後以封國爲氏析居瑯琊漢下邳侯曰盧者讓爵于弟文托南遊江左樂丹陽地勝民淳遂居焉是爲丹陽始遷之祖也六傳至洪字稚川又自句容徙居姑孰之慈湖得從祖仙翁丹法脩煉葛陽山是爲姑孰之祖也姑孰卽今之太平府漢隸丹陽郡又傳若干世至百戶公丁宋季倣避兵城中是後遂爲城中人前數世斷續歷常有誤此句事實不能悉故推百戶公爲始祖百戶四子長曰正一實文幹高祖定爲一世以至于五世支分派別列而爲圖五世而後做而書之至於數百世肇自此始其生

介庵集

卷十一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卒歲月娶某氏葬某處詳本文而略旁支者蓋亦蘇文公所詳詳所自出之意也次正二正三析居散處勢不可詳正四離俗爲僧後無所繼姑提其綱以俟參考然而俗好誇詡者力攀附以爲高文幹事則其所不可知而不敢附麗以誣其祖其志定識明實於人遠矣嗟夫人之族屬歷世既久顯晦迭斯亦常理譬猶水之有源其流必長沮遏不行匯而爲澤澤善既盛引而導之沛然莫之能禦葛氏自下邳而後或仕或仙源源不絕中更變故數世以來緇輝弗衍而積善行義日新月盛如澤之淨蓋文幹承襲顯揚光大江海委輸實有既乎余之所計信可徵矣雖然圖譜者合族之具也若夫睦族之道必本之以忠厚行之以寬恕禮義相先有無相濟不至相視如塗人庶爲無愧也文幹由進士入官爲族人之望宜如何其勉之是爲序

安分齋集序

本忠節人

余昔承乏外制時四明鄭先生本忠教授秦邸僑居京都與余家相去僅數十武以故往來甚數而知其操履尤深先生敦謹雅澹不妄言笑言必從容中節祿入不贏日用儉約怡然不以介意與人為禮敬恭不少懈然亦未嘗有詭屈之態蓋其德之誠于中而著之于力行故其表裏相符終始無間而為輿論之所推許者也詎意相與甫六載而先生捐館矣其嗣復言雅言皆能世其家學復言由胄監釋褐歷任禮部祠祭郎中雅言由進士任行人司副復與余同朝間因休沐之次奉其先君子詩文凡十卷題曰安分齋集求序亦其端夫文為載道之器道即誠而已文而不誠則與道相戾奚取哉先生之誠形于德行者無所愧作由是敷之為文章播之為聲詩皆此誠之流通非若介庵集

介庵集

卷十一

十五

敬鄉樓叢書

記

勤有堂記

余初筮仕時數往來金華山中聞其鄉有隱君子曰杜君子吉脩身勵行孜孜不倦而尤長於鍼灸之術業欲求見而未遑也永樂中承乏內制待詔西清會醫士杜彥達氏問其望族乃子吉甫之嫡孫也既而彥達以其術受知太宗文皇帝擢授御醫日侍左右因得叩其源委頃因謝疾家居闕別既久今年春以

事詣闕彥達謁余寓館袖出一卷請曰先祖世承醫業嘗捐動

有二字以自勵日訓及子孫願求一言以張之余思向聞子吉甫力學不倦今觀名堂之義信有徵矣記何可辭夫天有四時運行不息然後成歲功國有四民致勤弗懈然後成德業况醫之為術民命所繫粵自神農別草木之氣味軒岐發天地之祕隨是後若長桑和緩倉公扁鵲以至于孫思邈劉河間仲景東垣輩先後相繼更互演繹伊欲闢其門庭鏡其闕與非勤曷以致其力原夫病之所因皆起於七情六淫審證則有標本勝伏診脈則有七表八裏榮衛主乎血氣十二經配乎陰陽又有條絡三百六十有五隱穴六百五十有七伊欲審系脈之真原虛實之變向非勤以候之精以辨之則處方品劑灼艾行鍼鮮有不戾乎法治而衝決致失者矣今觀杜氏之於是術也子吉甫既以勤而有得於前彥達復以勤而克承於後然皆一本於忠信篤敬宜其聲譽日張而叩之者日益衆朝廷寵任之隆蓋有由然者矣傳曰惟勤有繼又曰勤則不匱是之謂也於戲積之久者業必盛施之博者報必弘彥達承藉先德嘖嘖向用進而未已他日推恩之命榮及祖考而垂裕後昆是則勤有之大者也彥達勉乎哉

介庵集

卷十一

十六

敬鄉樓叢書

崇孝堂記

按朱善繼名紹見前

余昔退處鄉邦邑宰何叔雲間管談及故族首稱賢陽朱善繼善慶守禮秉義好學不倦子姓亦皆循循雅飭竊識之未之識也今年夏兵部郎中徐孟暉訪余翰林謂曰里人善慶之子熊字惟吉奉親至孝頃因母疾殆甚遍求善醫藥之而病益危羣醫束手退却遂獻禱于神剖股和藥以進凡再疾良愈邑之搢

紳以惟吉孝誠所感請諸吳門檢討陳公表其堂曰崇孝顯新
一言以張之余方展卷濡毫坐客有難之者曰保遺體而不致
毀傷先王之教也樂正子下堂傷足憂數月不釋惟吉加刃遺
體不亦可乎余曰不然禮有常有變樂正處常而偶失致謹於
起居傷足憂延數月悔不可追也惟吉當母危急之際倉惶奮
誠計無所出苟有人導之以其難之事亦將圖而爲之而况到
股之片肉乎經言不敢毀傷重父母之遺體也惟吉到股和藥
存厥母于垂亡也重父母之遺體扶持世教之正論韓子之所
以斥魯人也到股存母于垂亡處變而不暇擇其心實有可閔
者也然而股肉豈必能愈疾者乎蓋惟吉之心出於迫切之至
誠無纖縷疑懼以惑於內誠孝感孚格神明動天地轉禍爲福
易危就安在俄頃之間夫豈偶然之故哉方今朝廷每賜旌表

介庵集 卷十一 十七 敬鄉樓集

蓋亦原其心而不沒其善也郡縣或於惟吉刻而上之將見命
書自天而下高大其門閭而父母益有光矣惟按惟吉然孝
爲百行之原天之經地之義行之一家推之一鄉而準放諸天
下四海而準夫然後謂之崇孝惟吉以純雅謹厚之質習聞家
庭之訓蓋嘗以古人自期必能致力乎遠者大者垂芳聲於永
久又豈一行之善而已乎姑書此爲記以釋或人之疑且以復
孟暉之請云

三樂軒記 按項佑平陽人永樂人
即舉人爲永興教諭

情愜乎中而暢於外之謂樂然其樂也有係於天者有係於人
者有存諸己者係於天其數恒不齊係於人不可強而得存諸
己力可勉而至昔孟軻氏論三樂首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
則係於天而數不齊者也次言仰不愧俯不作此則存諸己力

之可勉者也終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此則係於人不可強其
必得者也苟能兼備而無遺其爲樂不既盛矣乎橫陽項佑取
以名其軒蓋必有以愜乎情而不自知其樂之暢於外者矣佑
爲邑之著姓父母二親聰明強健肩壽未艾兄弟五人雍穆端
謹力於孝友平居安然順適皆無意外之撓佑自己庠弟子員
登名乙科分教丹徒佩仁服義動循軌轍諸生仰承化導多有
所造就其樂之在天在人在己者庶幾兼而有之以之名軒不
亦可乎究其所樂皆本乎倫理之懿日用之常其視榮啓期所
謂三樂徒以幸得於己者夸詡而自快大有逕庭矣余奉命趨
朝道由京口由佑邀余觴酌軒上坐客有議之者曰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其數雖出乎天亦由其積德累慶以和召和之所致
吾無間然矣然其所謂俯仰無愧作者必其表裏洞徹終始不

介庵集 卷十一 十八 敬鄉樓集

二如顏曾思閔以上斯足以當之項君自信果何如哉若夫盡
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樂乎己者教而養之俾道有所傳而澤
被者遠聖人所願欲莫大於此然猶未可以必得項君豈以一
教職擬之以自况乎館下諸生亦或有明睿之材者乎余曰善
擬人者于其心不于其迹傳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佑
也服逢掖之衣爲聖賢之徒修諸己者豈可不以俯仰無愧作
自期余所謂力可勉而至者此也孔子嘗云朋自遠來爲樂况
其據臯比之席處師道之極尊善我樂育良足自慰與孟子所
云雖有大小之殊其爲樂一而已矣苟徒泥其迹而不究其心
是猶膠柱鼓琴刻舟求劍未足以盡觀人之道也客唯唯而退
余遂援筆書爲三樂軒記

松雪軒記 按廣水縣志人物周原永樂間由人林
按程鄉知縣羅浦城江甯二縣蓋即此

閩之浦城邑宰周永新氏括之麗水人居旁近多名山山多古松天寒歲晏積雪彌布玩而悅之因其讀書之所曰松雪其出而仕也浦城山邑松雪之趣尤勝故軒扁亦仍其舊間以職事赴京謁余候朝之節徵文爲記余詰之曰天壤之間古木不一風晴雨露各有其態子惟松雪是好何居永新曰羣木當春生夏長之時森然並立孰爲堅貞孰爲柔脆易從而辯之哉及夫歲聿云暮百卉具腓而松也挺然於搖落之中堅貞之操於斯可見物之清且白者無逾於雪羣陰凝沍雨雪霏霏頹枝惟木被之而色淪朽甲枯株蒙之而披靡而松之勁氣稜然愈厲既而積雪凝綴於柯葉之上貞白合德而並美清華發越交輝迭曠緜緜審視有契于心此軒之所以名也願先生惠教之余曰人之嗜好不同由其人品高下之不一永新之所嗜不物介 庵 集 卷十一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其物而以德視其物則物爲我之資而無喪志之惑矣昔陶元亮詠東園古松有曰嚴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至欲提壺以撫寒柯豈非德視夫物者乎永新與元亮所處之時雖殊所存之心則同其於操履蓋必求致其實庶爲無媿也操履之道奈何貞白二者而已貞則正固而不遷白則純潔而不汗正固不遷則終始如一純潔不汗則表裏洞徹由是而施於有政則令行事集而民無不服矣古者盤孟几杖皆有銘俾之常存乎目而有警于中也松雪名軒是卽盤孟几杖著銘之義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永新其勉乎哉

夢椿堂記

括之武衛指揮使牛公愛弟庭器淳篤雅飭事親以孝聞其先翁浙江都指揮沒已久庭器思慕之誠無間頃刻精神感通常

形諸夢寐竊恐此心或忘也爰揭夢椿二字於燕堂之室以自省焉因余泊舟好溪徵言以記之周禮占夢有六曰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庭器思親不忘至形諸夜寐之間是卽所謂思夢者也思而得其正豈不謂之正夢者歟夢厥父而曰夢椿者莊周謂古有大椿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木之有壽莫椿若也故孝子祝父之壽必以椿爲期庭器揭扁于堂不敢斥言其父故謂之夢椿云耳吾想其夢之所感承顏接辭婉容愉色無異趨庭之日設席張筵奉觴進爵宛如獻壽之時和氣回流上下胥慶斑斕五采光昭左右雖夢遊鈞天華胥不足以喻其樂及其覺而求之於恍惚杳冥之中儀容雖存乎其聲音笑語不可得而接也其承事之勤無所寓而展其所施也其傍徨痛苦恍若初終之迫切也此情此境蓋有不可勝言者宜其不能自已而復揭扁于居室也庭器之孝可謂至矣乎雖然夢之所形思之所著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反身之道奈何傳曰將爲善思貽父母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庭器讀書明理謹身彌行其於二者常致其思焉將見德日以榮業日以廣他日進用于朝以展布其才猷顯親揚名足以遂生平之願是則孝之大者又豈特形諸夢兆之間而已哉庭器之伯兄掌戎事于名郡莊以將已嚴以蒞下和以處衆不獨惠及於行伍而餘澤均被於民庶蓋其於思貽之道可謂善矣填唱莞應共濟厥美是宜都衛公之休光遺烈久而愈盛一門之間父父子子兄弟兄弟無媿於倫理之懿良可羨也遂書以爲記

保寧堂記

介 庵 集 卷十一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保寧堂記

永嘉徐永祥氏余鄉友也永樂初年以名醫徵至京從事太醫院開室於市居善藥以應人之求揭其扁曰保寧用以自勵也間謁余請記余惟洪範五福康寧居三蓋以人雖壽而且富非身安不能保而享之是則康寧尤爲福之要者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慮民之札瘥天遏以傷其生於是品嘗藥味辨其涼溫參究陰陽設爲論難原其勝伏以節宣之養其中和之氣全其本然之天所以保民之生而躋夫康寧之域功用所被大矣哉自時厥後賢達繼作推明是理更互衍釋伊欲業醫者知夫保寧之爲難而不敢冒昧衍世以誤人也永祥之爲醫也而以保寧揭于堂之楣其可謂有志之士矣蓋必遠法乎聖賢以究其立言之秘要明夫七情六淫之所因審夫七表八裏之脈證察時審候應病而施勿呢於已母惑於人求全夫保寧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堂益有光矣是爲記

天竺大普福講寺重建四天王殿記

杭之勝麗在西湖之上重岡疊嶺風氣蟠結者皆爲浮屠氏所據寺之次天竺爲甲利而普福與天竺並演天台教觀居湖之海門臨九里松徑經其門者必入寺致禮而後他往以故檀信皈依爲尤衆寺創始于咸淳燬于元季永樂庚寅古盤銘以興復爲已任佛殿門廡法堂文室以至庫庖庖煥無一新古盤謝事退處正謨訓中來補其處圖完未滿而先其所急遂勞力殫虛捐衣資募衆緣構四天王殿若干楹瓊土肖像威儀有嚴瓊甍巧埭續壯鬱密經始於洪熙乙巳越九載而訖工佐其役者座下比丘宗縉幹緣居士錢覺明慶贊禮成乞文刻石用示將來嘗觀佛書有云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所居宮殿卽六欲界之初天其號曰多聞持國增長廣目王乎四方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浮提流通佛法令無留難亦護國王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及其人民除其患難悉令安隱卽此而觀則佛利建殿以奉天王信不可後也况夫像教之傳假像以表法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曼殊乘獅子表大智而降噴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他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四天王殿處乎佛刹中門像設莊嚴各執其物蓋亦有所表于以伏魔而鎮邪予以決癡而破暗履其闕而瞻仰之者必起敬畏之心而消其我慢之惑其功豈少哉禮以捍災禦患則祀之天王既能衛助法輪而又能護國除患是亦典禮所當祀者佛乘真諦俗誦並舉而不廢宜乎訓中切切以是爲先務也訓中族出樞李蔣氏契心印于左善世存翁爲叢林上首嘗被召至海印寺校錄藏典正席普福堅持禁戒表率衆旣創天王殿又視規制所宜有者將次第成之必使湖山增煥而後

已余嘉其勤既書以爲記復舉天王之威神而爲之偈俾承事之者不忘信向云偈曰

惟王居四天具足神通力降伏諸魔魅護符正法輪惟佛運慈悲偏覆三千界王亦隨所住訶衛靡不周護國兼庇民悉令遂安隱應感無違者一念之所形寶構奠湖山金碧照林谷莊嚴妙覺地慧力巨長存利益諸有情咸得如所欲此則何以故法海本圓融弘誓如海深功德不思議見前承事者勿退爍迦心

竹雪書房記

按歲進字文進號嶺人善畫揚文敏榮有題竹雪書房詩

宣德丁未余謝病南歸憩武林驛邑之士者戴文進氏來謁其貌溫如其言恂如進退威儀動循矩度知其爲有守之君子也舟楫既具惜無一語以張之明年冬余友翰林侍講蔣君良夫馳書山中謂余曰文進家居時植竹甚茂冬雪彌布柯葉玩而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三

敬鄉樓讀書

悅之因表其讀書之室曰竹雪今以繪事徵至北京僑居關關扁仍其舊或疑其過實願假一言以釋之余惟四時代謝景物各異人之好樂每視其志尙何如耳當夫青陽肇序草木敷榮穠李芳桃牡丹芍藥爭妍競麗於和風煦日之中時流少年沈酣宴賞雕鞍繡轂交相馳逐以快一時之志比比然也而文進獨於玄冬疑冱之時惟竹與雪是好厥故何哉蓋其志尙在於清潔而竹雪適有契焉者故狎而玩之不忘於心目而又以之名諸書室也然而竹也虛心勁節貫四時而不改何獨於冬而後見其清消消流泉非不潔也何獨取於雪殊不知竹於搖落之中翹然特立不受挫抑而清氣愈肅馮夷鼓怒急雪交集上下一色光瑩無瑕天下之潔莫能加之又豈泉流之可並哉若夫二物之交輝迭映也竹得雪而益清雪得竹而益潔彼此

相資猶人之清者必潔而潔者必清又不可歧而二也由是觀

之則文進不徒言通之可尙其襟懷抱負概可想見過於時流少年遠矣余屏處山菴嘗於雪夜宴坐竹窗之內澄虛凝神冥觀反視竹之所以爲竹雪之所以爲雪渾然具於吾心更不知何者爲清何者爲潔先正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者融會流通至微至妙莫能形諸言說然亦不可言也文進所見抑亦與余有同然否乎至若僞寓雪雖甚盛竹非所宜而齊扁如故識不忘也昔周元公倅南康卽匡廬之溪加以濂溪之名蘇文忠客陽羨改獨山爲蜀山事不忘乎舊厚之道也何嫌之有此皆余之臆說因復書蔣君以訊之苟以爲然請識諸壁

承志堂記

宣德初元時維仲春休沐之暇有儒一生修容振衣介余鄉人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四

敬鄉樓讀書

鄭士新望拜附阡間進而言曰陳生張琦鼓篋胄監有年矣竊聞大人先生德厚氣和雅好獎掖後進敢冒昧奉謁家有祀先之堂曰承志願祈一言以啓發愚蒙謹敘述世系及堂之廢興以請惟惠教之不勝至幸余視其詞婉而貌莊進退動循矩度知爲好學君子也舉新一言以沮抑其志乎遂據所述序而記之琦之先曰天民者家青齊間仕宋武功大夫團練使扈蹕南渡卒贈鎮東將軍節度使副統兵其子孫占籍會稽卜居新昌縣西嶺山居峯下歷幾世至琦之高祖行振一以禮經中丁卯科解魁元季倣擾合宇燬于兵燹祀先之具及鎮東誥勅悉爲煨燼曾祖初十府君力不能與復又不忍分析遺命後嗣子孫勉力以圖之琦之從兄定仁國朝禮部主事有志未就而卒母弟浦力勤務本家業頗振願瞻廢址慨然興懷致書質諸兄原

謀允協是壘是闢鳴工庀材豈建祠堂若干楹中爲四龍以供祀事鄉之先生長者嘉其不忘祖命揭其謂曰承志云子惟孝道之大莫先於繼述然而能盡其道者蓋鮮矣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以授二子三年間之長子伯魯辭不能舉學按學字而簡已失浦於高祖歷年既久而能遵其治命興復舊業可謂善繼善述而實於伯魯遠矣世之恒情營居室者必先規創華堂廣廈煥室涼館以爲宴遊之所而浦則汲汲焉以祠堂爲先務可謂知所本矣苟以是存心神其不享者乎琦乃不隱難弟之善調余求文以彰厥美以垂訓後人俾守而勿失是皆可書也若夫脩身慎行思貽令名斯則承志之尤大者琦也浦也尙其勉乎哉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蓋將驗之於後焉是爲記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五

第三

有傳吳升大觀錄尚存此湘江風雨竹園而此集兩作朱仲昭不知何故

墨竹不知何所始昔壽亭侯關羽嘗畫竹柯葉分布成字列石陝右墨本人爭取之以供消玩至宋畫者日盛而以文洋州爲稱首蘇長公記其質僿假竹謂與可嘗云必先得成竹於胸中振筆直遂以追所見如兔起鶴落吁洋州殆亦超入神品者矣厥後一派近在彭城則蘇之與文豈相遠哉武林戴文進酷好竹且善繪事多從儒者游僑居金臺竹非所宜文進思之不置如與君子之闊別也間求禮部郎中黃養正中書舍人朱棨仲昭暨相知士友畫兩竹數幅合而名之曰湘江雨意聊以慰所思觀其潑墨運思各極其趣而不踰尋丈而湘水浩渺烟雲微茫宛在目睫間品格造詣優入奇妙但不知曾得壽亭洋州之法否歟然植物之清者莫竹若也宜風宜晴宜雨宜雪各有其

應文進取於兩竹者蓋適然耳非厭彼而悅此也他日鼓樓湘流聽雨聲於蓬底發逸思於奇懷尙富與文進賦之姑書此以爲記按大觀錄夏景湘江風雨竹園正統元年事

題跋

題楊少傅曾祖待制公墓碑刻本後

宣德甲寅八月朔少傅直隸楊公士奇與淮同齋宿翰林朝房語次出示其先曾祖墓碑銘元翰林承旨歐陽楚公製文并書展卷莊肅肅然起敬越數日公以重刻墨本命題其後觀公自識數語知楚公親書者失而復得世之至寶神物何護理固宜然豐城之劍深埋草莽而紅光紫氣上射斗牛雷煥發而得之况夫待制公之忠誠大義貫金石達幽明甘棠惠政去思不泯楚公雄文華染妙絕後先輝映日月夫豈淪沒所能詭晦者哉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六

第三

准又聞德之厚者報必隆待制公位不滿其素蘊天非尙之也將使之儲休毓慶以啓迪夫胤祚也厥今少傅際遇重熙累洽之運侍聖天子許謨廟堂一德靡懈推恩贈及三代秩皆一品嗚呼天之報施亦云至矣然其銘志失之既久少傅求而得之抑亦祖宗之靈預發其兆式彰今日克昌之應也歟

書宣聖七十二子像贊刻本卷後按文內書及七十二贊上疑脫宜字

宋高宗南渡時以李公麟所畫聖及七十二賢像贊而書之刻石于臨安學宮今禮部尙書潔菴胡公愛弟克恭近得墨本裝緝成帙徵言于淮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聖人之儀容與天地合德而同體羣弟子受學于洙泗之間炳若日星之森列千百世之下仰而思之其當時氣象概可想見然必圖像贊頌而又刻之於石蓋以求之天道之玄遠孰若徵諸人事之

昭著使夫人即圖與贊誦而覽之不啻親炙左右肅然起敬以興起其好德尙友之心其垂惠後學者至矣昔蘇洵於張方平賈像猶曰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而况於宣聖之師弟子者乎舊有秦檜跋先儒嘗斥其惡而未有決去之者今都御史海虞吳公奮義理之勇命石工磨滅以削其穢跡仍著其所以去之之意嗚呼吳公之傑然卓識允合至公其立朝大節表偉偉即此可見克恭之尊崇向慕好學不倦亦可嘉也故不敢以燕陋辭僭書于末簡以答其請云

題西湖景手卷

杭之西湖佳麗民俗華靡莫盛於宋集天下之善于繪事者置諸畫院俾各效其所長亦莫盛于宋是圖畫西湖景物委曲周至濡毫灑墨繁而不亂朴而有章蓋亦院人之遺跡者歟古稱

畫爲無聲之詩詩爲有聲之畫當時名公若梅蘇輩遊宦是郡公暇則泛舟湖山之間形容贊美至以西子之淡粧濃抹爲喻其華麗爲何如哉時異事殊固由乎人而西湖清淑之氣不減於舊晴窗淨几展卷披閱則昔人之賦詠宛在目睫間歷歷可徵是亦不可謂無助也故侍郎蔣公之後子珪持以求題驛舟告具姑言其略

題少保東萊黃公訓儀後

按黃公訓字如錫昌邑人英宗即位加少保

昔在洪武中淮承乏外制今少東保萊黃公自衛幕上言時政太祖高皇帝嘉其言之直切超拜工部侍郎公益加敬慎略無矜邁之色准挹其高誼而限於職事迹雖未甚狎而情則相傾是後數載間離合一公之名益彰而位益崇蓋由其積行之所致也洪熙之秋車駕率師討逆公承制侍親王留守淮亦叨

備班列且夕供事內庭必與公俱向之傾企者乎契而莫逆公之處心秉節侃侃然有韓富諸大臣之風退與士友談論溫如春風之披拂潤如甘雨之沾濡淮竊自媿以爲莫能及而公則不予鄙也公之再鎮交趾也命其少子琮肄業于應天府學仍手書教儀七條以訓諭之其言皆日用之常推之以應事接物其本不外是矣公之教子可謂言簡而旨遠者乎昔寶禹鈞善行裕于躬儉素行于家而又能以義方教其子厥後五子八孫皆致位通顯名垂後裔公之德望過於寶鈞遠甚而義方之教又章章若是琮其可不知所務乎余雖未嘗與琮接見觀詹事王君敘其處己大略信吾宗之佳子弟也茲以訓儀裝成卷帙謁言執友是善於求益者其與趙之無恤能佩服父訓無以異矣尙何患其不與禹鈞子孫方駕於後先者乎淮聞公多胤嗣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八

崑岡之璞多美質鄧林之木無棄材豈獨琮爲然第以拙疾侵尋退伏田里未獲申敘舊好姑識末簡以致祈慶之私云耳

跋趙尉馬家藏三帖

趙松雪行書千文

趙文敏公行書千文最多僕往來浙東西閱於士人家何翅廿餘本而此本尤爲精妙過庭書譜謂溫之以妍潤和之以閒雅今觀此帖之妍潤也如良玉之新琢其閒雅也如端人正士垂紳秉笏從容于禮法之場周還折盪動中規矩使人敬而愛之世稱展帖爲古今真行之祖文敏用筆精妙處亦多自禳帖中來也拜觀之次登勝欣羨

趙松雪書杭州翔鸞寺記墨蹟

杭多大刹若天竺靈隱淨慈人皆知之而翔鸞不次於甲乙託

是記而名始顯記之傳則又託文敏公之書而尤重文字之有益於人也其可少說文敏書此記時歲行已迫桑榆筆法尤爲蒼老而勁氣稜然橫發向非神完守固不與時移易者其能然乎寺在北關僕往來津度處南還之日尙當追訪故址而究石刻之存否也

趙松雪少年書杜甫秋興四首

右杜甫秋興四首評者謂是趙松雪少年所書正猶溼注出水之駒逸態未形而骨格已具須假九方臯之目觀之庶或可得也篇中有三字與刻本不同亥豕之辨姑置勿論後重題數字蒼然之氣老而愈勁精妙入神風采自著斯爲可寶想當落筆時寧不爲之一慨耶

跋柴侍郎家藏三帖

按柴車字叔德號塘人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

介庵集

卷十一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黃太史墨蹟

僕之遠祖文節公運筆行墨圓渾如琢玉而精神風采自溢於筆鋒之外此其所以爲難也家藏有秋江賦雄偉傑出惜其首尾不全此帖字雖差小而文完無缺翩然有飛動之態尤爲可愛各宜慎寶以供清玩也或欲互易傳觀未審雅意何如

定武蘭亭

右定武蘭亭宋俞松壽翁家舊物手裝于景歐堂以遺其友劉后村者也賈秋壑題識云家藏定武最妙者乃清園堂本亦壽翁珍秘與后村無異嘗手摹命善工刊刻而不言其姓名蓋所謂善工者實琴人王用和帖成後特補勇爵以酬其勞賈之好事若此今后村本歸之侍郎柴君而清園本又不知存沒何如也物之遇不遇蓋亦有數乎哉

虞文靖公與姚師德詩文

金退直之暇過柴君叔與官舍出示元奎章學士虞公贈姚師德詩并引文章老成無庸贊美其字則目昔後所書者也或謂嘗以界尺爲準依據以行筆豈其然耶今觀點畫雖若模糊其蒼然清逸之氣浮動於目睫間使人歛衽起敬向非造詣精熟其能然乎叔與寶之

跋范啓東家藏范忠宣麥舟圖

古之爲人子者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著之經傳宋范忠宣麥舟事或以是疑之殊不知士君子撫世酬物見義勇爲斯爲當理况夫子之事父養志爲先志之所安奉以周旋范氏父慈子孝上下同心靡有間言觀其反命之際一語膠契若合符節所以悅親之心者爲何如哉苟或執經忘權是猶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失愈遠矣然此事大率與汲黯發粟賑飢相類蓋君臣父子本同一體移孝爲忠必來取法孰曰不然

書宋贈太師惠國何公家訓及自撰墓銘後

易家人卦初九閑有家悔亡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蓋家道主恩易至於縱弛初九以剛明之才閑之於始則免於悔吝然要其所本必反求諸己故終以誠信威嚴則獲吉也若東陽惠國何公可謂剛明而得保家之道矣觀其所著家訓凡十四則首言讀書力學而本於孝弟忠信庶務末節各舉其要豈非所謂閑有家者乎及觀其自製墓銘實而不夸正而不蕪簡夷曠達超出人表則其誠信威嚴又何如哉訓二千餘字前六行意公手筆點畫雖若糊塗其蒼然勁氣溢乎筆鋒之外是後必其手困力疲口授代染亦皆纏纏有條斂衽莊誦肅然起敬但首尾不

著年月其書在目皆之後或於屬續之際皆不可知苟迫於屬續則尤為甚難昔陶靖節臨沒著祭挽二篇先儒謂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箦之語雖之者惟靖節一人而已愚亦謂自靖節後若惠公者殆不多見嗚呼乎公之屬續世世相承守而弗失今七世孫曰士英者仕至兩淮鹽運使益加裝緝博求公卿大夫題識以廣其傳士英溫厚雅澆達於政體為輿論所推流芳委社蓋未艾也

謹書仁廟御書賜主事馮敏名後

聖天子握符御曆以為億兆之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俾夫人率由夫大中至正之道而同躋仁壽之域况夫六卿庶僚奔走供事於殿庭之間者哉禮部儀制主事馮敏江右人發迹進士資稟溫淳其名則欽承仁宗皇帝御書所賜者也臣准捧誦

介庵集

卷十一

三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再三不勝感愴伏思仁皇昔在春宮監國蓋常日侍左右仰聆德音聽政之暇與廷臣參議機務引古援今提撕訓戒必本於道德仁義及夫尊臨大統益隆治化以答天眷以淑人心詔令手勅多親御翰墨片文隻字皆為後世法敏所被宸翰雖止於一語終身用之有不可窮者敏之榮幸何其至哉古之聖王嘗以天球琬琰為至寶國有大禮則陳於東西序伏祝奎文炳煥輝燿穹壤蓋與龜書馬圖同一天機之呈露天球琬琰豈可並論哉嗚呼鼎湖日遠弓劍空存攀戀莫從懷恩罔極淚滂毫識于末簡俾歸而藏之以垂示永久若夫敏之為義具載經傳茲不復贅

跋金脩撰家藏悅生堂禊帖

宋賈秋壑得俞松清園堂所藏禊帖實定武佳本復加恭校萃

勒于揚州所致美石命浙丁日刻一字踰年乃成真于悅生堂中拓以北簾紙廷圭墨衆美兼至秋壑自謂書蹟或得一二響于士者不辨真贋率得重價豈其然耶此本乃悅生舊物經諸名公鑒定誠可寶也

跋蔣廷暉郎中家藏元李輔詩墨蹟

按蔣郎中家藏元李輔詩墨蹟人稱楷法永樂中以

詩者志之所形故觀于詩可以知其人元贈隴西郡公李輔秉節死義著于國史彰彰然不可尙矣今觀其所遺這友近體詩僅止五十六字而其侃然正大之氣溢于言表字畫蒼古如端人雅士觀之歛衽起敬世人多尙夸辭麗語珍圖寶玩爭先競取而錢塘蔣按原本作朱誤據下文子激氏間於人家弊楮得公遺詩如獲拱璧且裝潢以示子孫其志可見矣厥子廷暉仕為

介庵集

卷十一

三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郎中侍書持己甚嚴良有以哉

書桃林羅氏族譜後

按羅汝敬名羅以字行青水人

永樂甲申大比天下貢士余忝校文吉水羅汝敬氏翹然在選既而獲與二十八宿之列讀書內閣歷仕翰林侍講朝夕獲與聚處聆其論議侃然一出於正又得瞻拜尊翁蒙泉先生於官舍偉貌脩髯襟抱曠達清談縷縷不以新知而有所沮抑觀其父子之德之量固知其傳序信有源委矣未幾汝敬以家講見示自南康軍判官而下凡若干世皆以儒業相承世澤單被益久益盛是宜胤祚之賢襲慶揚休橋梓輝映使人一見而即加敬愛也先儒有曰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羅氏既有以開之於先而汝敬又能昌大其後矣嗣茲以往子孫孫子皆能以汝敬之亢其宗者更相致勉以求無愧於斯請庶

乎其可也不然則請爲虛器而敦族厚本之道果安在焉慎之哉

跋衛以嘉中書家藏趙文敏公墨蹟 按衛字以嘉鳳山人洪熙中以能書授

中書舍人

趙文敏公作字多用正鋒間出側鋒以取妍故其圓勁道逸如良玉就琢溫潤而栗然觀此卷歸去來辭尤爲精詣蓋其中年所書者乎夫以松雪之書法妙絕當世柴桑之清節照映古今而歸去來爲兩晉文章之冠誠可謂三絕者矣今爲中書舍人衛以嘉文房珍玩尙當什襲秘藏慎毋爲染指垂涎者之所奪也

書黃侍郎尊翁子貞先生遺子書札後 按黃侍郎宗載一名原字厚夫豐城人

介庵集

卷十一

三十三

敬鄉樓書畫

第三

僕試進士忝與宗兄宗載爲同年友僕授中書舍人而宗載爲行人朝夕相聚處見其言有典則動循矩度節峻而氣和意其家學源委厥有自來非躐等驟進者之可及也既而宗載以先君子子貞先生所與手簡裝緝成什示僕于官舍歛衽莊誦至再至三不覺暢然有警于中也父之教子人孰無之然而先生之所以教其子者仁義忠信藹然形于筆札率本於聖賢之緒餘讀之皆足以感發而興起况其爲子者乎宗載敬恭奉持不敢怠忽歷官至吏部侍郎英聲茂著人無間言皆由于家學之有自也嗚呼照乘之珠截肪之玉世以爲寶穴深絕險取之不憚其危萬金連城之不可欺豈不誠爲貴氏家藏之至寶乎况夫寶珠玉者足以鑿惑其心志以先訓爲寶足以啓迪其善

行損益相去固懸絕矣後嗣子孫當世守勿失必求如侍郎公之無所愧作庶於茲訓久而愈光焉

題孟益黃先生詩卷後

余休沐之暇中書舍人黃振中來謁出示其先君子孟益先生所作詩一卷其古體遠追漢魏近體取法盛唐遺辭命意綽有古作者之風致且聞先生在洪武中用薦采 按殿會同臨海兩邑壽僅至三十三而卒少年賦咏及宦途歷涉著詩藁多所存殆什一耳何其用心之勤也昔李長吉七歲賦高軒過語即驚人自後窮思隱索必求其工母恐其致疾嘗戒止之卒時纔二十有七先生刻志於詩而壽不延豈非苦思之爲害而與長吉無異抑其命之脩短有不可易者乎况其仕也歷兩劇縣治幼著聞其持心致慮又有甚於作詩者焉雖然先生既遠而善政在人與其詩之存於篇什歷世不泯視彼逐逐與草木同腐者大相懸絕矣振宗請識于卷末遂書之

介菴集

卷十一

三十四

敬鄉樓書畫

第三

右玉堂翰墨一卷監察御史羅用實 按羅字信字用實東莞人給侍中明史本傳改氏調求翰林

諸名公贊其士友詩詞書畫以爲文房秘玩展卷審觀珠玉璀璨炫然奪目可謂盛矣淮伏惟我朝稽古右文登用儒雅布列

館閣以關蔽治平粵自永樂以來復簡拔名進士及四方以書法著聲者萃于館下厚其廩餼給以書籍筆札俾益習其所已能以故斯文日益盛盛詩曰周王壽考選不作人此之謂也用

實何幸身逢聖明在上朝廷清寧臣僚熙洽得與諸儒相聚處日以文字爲樂一何幸歟是則茲卷不徒爲當時之美觀百世

之下覽之者亦將有所興起云

書夢吟堂卷後

右夢吟堂詩文若干篇翰苑名公贊諸士友為永嘉謝君庭循作也庭循與余居同里少小相與聚處遊樂見其溫和簡重迥出流輩意其他日必按有比壯以藝事徵至京歷事三朝今上皇帝寵眷益隆爵以美官資予蒞庶余之所料庶乎有徵矣所謂夢吟者蓋由其曾祖提舉公追念遠祖康樂夢草之事號曰夢堂乃祖推明其義更曰吟堂其先君子又合而為一曰夢吟庭循僑居寓館仍其舊扁以致景仰不忘之意夫人之脩德行已莫重於天倫而致樂以自適亦無踰於天倫康樂公篤愛從弟惠連至形諸夢寐天倫之樂萬然可見庭循乃祖乃父紹美先德歷世相承其於天倫可謂知所重矣視夫閨牀終臂及伯魯之簡亡之於旦夕者大相懸絕宜乎諸君子喜談樂道形諸燈窗夜雨篇什之富日新月盛尙期有以惠教乎哉

銘誌

故封承德郎工部屯田主事李公墓銘

公諱文輝字孟輝姓李氏其先鎮江人曾祖號春谷居士祖諱華甫元至正間以律學辟為海道從事徙居蘇之長洲張氏父彥傑有隱德妣曹氏公生而聰敏當元季擾攘志于學而弗克終其業兵燹相仍資產日益落內附後公年甫弱冠奮志厲力經營締構以樹立門戶然於非義之財一毫不妄取其玩好無益之娛不涉于目積贏餘克底殷裕而澹泊謙慎不辰於

介庵集

卷十一

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介庵集

卷十一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初志見善如嗜膾炙鄉有不平事折之以理或致讞以釋其忿故人多稱其直而懷其惠常自謂平生不敢為惡嗣世子孫必有以承吾志者遂遣次子義入邑庠從明師力學義果能自勉登永樂乙未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洪熙初元朝廷嘉惠廷臣凡歷任年久才稱其官者錫以誥勅榮其身以及其親公拜推恩之命峨冠博帶優游里閭人皆謂積善之報越七年喪其長子公哀痛成疾而卒是為宣德癸丑十二月十六日也距生之年元至正己亥八月三十日享壽七十有五配周氏封安人有淑德內助起家子男一長仁即先卒者次即義以考最陞刑部郎中女一淑寧同郡朱宗茂其壻也孫男六勉勸勤劬勤女一蕙英適同郡張銘曾孫男一德昌女二素真素寧俱幼卜以卒之明年九月某日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義先期奉事

狀來請銘辭不獲為之銘曰

行孚州里德所積贊彼農功種斯獲紫風銜書昭龍錫六品官封視子職孫曾繩繩引以翼慶澤覃被曷有極黃山之原崇兆域我作銘詩勒貞石墓門過者車必式

故彭城衛指揮僉事張公墓誌銘

彭城衛指揮僉事張公以永樂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卒後幾年葬于徐州臥龍岡宣德幾年其次子真任浙江都指揮僉事會予自家居赴京道徑武林調于驛舍泣拜請曰先君宰木已拱而墓道之石未有刻辭幸矜而畀之銘庶足以垂示永久辭弗獲遂按狀序而銘之公諱德字某世為鳳陽五河縣人父六五公妣季氏祖以上名號行次莫能記憶公自少有勇力雄偉尙氣生當元季倣擾民弗寧居伏遇太祖高皇帝起兵剽削暴亂

公知天命有歸遂奮身從戎隸趙丞相某麾下尋充元帥守備
徐州後隸徐丞相達歲丙午從取淮安調守呂梁間道路仍
守徐州丁未從指揮傅友德征討抵陵子泰獲偽官李匡等以
功陞徐州衛副千戶洪武戊申從征臨清河西務通州克保安
州取紫荆關中山真定三門寨獲偽官同僉張成等及生口輜
重已酉從章國公攻上都全寧錦川等處殺獲甚衆復回徐州
庚戌從李平章攻察罕腦兒上都應昌嵩子站大石崖鐵山老
驢寨王家營四方平頂寨哈刺忽泄兒峒山等寨所至奮身血
戰總兵稱其驍勇還師上其功賜誥命以獎異之階武略將軍
仍賚以綺帛辛亥調北平授世襲誥命復調彰城衛從淮安侯
征迤北略道遇哈拔大崖等處壬子從總兵魏國徐公征沙漠
進至阿魯河等處復從征永平山後追萬兒不花進略灰山往

介 菴 集 卷十一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全寧孤山等處傳檄招降餘寇丁卯從宋國公征大寧進逼哈
刺哈墨松林等處總兵嘉其能奏諸朝賜白金文綺己巳從趙
都督征迤北庚午隨侍親王及總兵穎國公北征上都直抵擒
胡追捕乃兒不花旋師征等夏辛未復從穎國公征沙漠追遠
王軍馬略黑山至元都河等處師還而年已老屢從征討被傷
成疾請于朝以家子祥代領其任未幾朝廷以其年雖老而才
略未耗復起赴京調征山西太原府叛寇統領新集部伍往宣
城屯田歲餘致事回北平後以奉天靖難守城有功陞指揮僉
事得微疾卒于官距生之年元 庚午 月 日享壽七
十有四配姚氏內助起家後公十七年卒是為永樂庚子十二
月二十四也享壽八十有四子男若干長即祥積勞陞指揮同
知次真即求銘者初在北平時以舍入選調從征奉寶扈駕先

驅屢建奇功事定擢任世襲指揮使調臨山衛才能茂著故復
有都指揮之命孫男若干葬祖塋之次禮也嗚呼公以鄉之
齊民際會真主興王之運東征西討克樹勳業享有爵祿爰及
子孫可謂偉丈夫者矣是宜銘銘曰

有偉張公果毅驍雄際會風雲仗劍從戎既協我旅惟將所使
左翦右屠前披後距轉戰慕北直搗陰山鐵騎長驅血刃流丹
將曰爾能士服其勇金帛煌煌榮膺天寵事定論功祿位日隆
鳳詔褒嘉傳序無窮年邁力衰求致厥事我職我祿承之家嗣
息肩弛勞優游家庭酌彼兕觥灌我塵纓選才賢休致復起
募兵屯田于晉之鄙尋即東歸憩于北平靖難與師居守効誠
國事既安再超顯秩胡不少留溢爾淪沒悠悠楚甸鬱鬱佳城
生氣凜然耐于先榮仲子瑰傑積功實藉發迹臨山捍禦大藩
介 庵 集 卷十一 三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備念慶源先德莫報琢石刻銘樹于墓道樵牧有禁勿踐荆棘
以妥以安以福後昆

靈隱正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開字正菴別號休牧叟族姓聞世居武林鎮海樓之通
衢祖諱某家居脩梵行持齋甚嚴僧過其門即設齋供延食之
未嘗有厭倦色父諱某母朱氏夢異僧儼居而娠生而秀朗在
襁褓中坐必跏趺見佛像合掌頂禮皆不教而能試授以佛經
過目成誦十歲力求出家父母以夢之所徵許之往依鳳山古
巖洞瑞曇祥公習禪學歷三載無所得奮然高舉遍參善知識
至嘉禾語溪遇漢翁圭公心有所契禮以為師祝髮受具戒侍
左右十餘年辭去聽天台止觀諸部於集慶方舟會中洪武初
大啓無遮法會於蔣山師在班列道譽日隆衆舉任長渚仁壽

依竹菴涓公於真寂靜即結菴習靜于包山之陽久之復赴參
幻隱公於靈隱分坐說法流衆有儀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輩
者悉加讚歎洪武丁卯出世南湖慧雲禪寺遂爲幻隱嫡嗣妙
喜六世孫也越三寒暑退居舊隱鍾山遜中謙公延師赴京爲
叢林儀矩僧錄司以金華雙林法席久虛欲得人以振起之左
講經圓菴頂公集衆議以師名上奏召見承顧問對揚稱旨奉
勅爲雙林住持僅逾四載退處江浙萬壽足不蹈閩外之塵者
殆將一紀永樂丙戌幻居戒公以杭之僧司缺副綱強起之趣
赴銓曹受任未幾朝廷以天下度僧濫溢剝度師例發五臺輪
役師用是亦在遣中既而復徙保定跋涉道途艱辛備至師處
之恬然無戚容人或唁之師俛首答曰業緣自有定數尋蒙恩
宥復故業衆皆歎服師之慧力明固不爲利害所撓也靈隱爲
介庵集 卷十一 三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生而悟解徵諸言動從師參扣弗憚勞勩圓明獨露心即斯存
屢建法幢開示來學方便攝調慧燈相續浮露散何去何留
白塔告成屹然茲丘我述銘詩弘昭應迹滅而不滅非言可得
故驃騎將軍命後軍都督府事吳公神道碑銘
宣德乙卯夏淮歸自京師道經武林浙江僉都指揮事吳凱訪
于驛邸泣拜請曰先將軍棄諸孤廿餘年墓木已拱而神道之
石未立敢乞銘於下執事使其功烈不遂湮沒幸莫大焉淮嘉
其誠篤而有禮不敢固辭按狀公諱庸姓吳氏世家太平之采
石鎮祖行尙四世其諱父諱進當元季俶擾擇所宜歸伏遇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披甲仗劍詣軍門請自効充帳前先鋒
從大將攻城克敵屢建奇功事定論功授職命長百夫于蘇州
尋調鳳陽與武衛擢其子讀書于國學時公方垂髫擬重穎敏
介庵集 卷十一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五山之望非才行兼備者不足以厭服之秉教者僉謂師爲宗
門宿德力挽補其處時年已向耄勉留六載退處幻隱之東院
自是益屏世緣杜絕外交本源一念凝然湛寂以待化期之至
也師生平濟人利物溫厚慈愍常行方便聞人過惡委曲掩蔽
不忍宣露法門偈頌多所啓發遊戲如幻著於外學亦皆可觀
至於策鈍警頑顯示密規機鋒峭厲一經鑑鑄皆成法器入室
得法弟子見住徑山菴淨手度弟子杭之副綱淨慈住持覺菴
妙皆爲上首宗派流通蓋未文也師生於元 辛巳二月二
十日示寂於某年某月某日世壽若干僧臘若干越 日依梵
法開維收餘燼舍利瘞于某山覺菴述其頭末不遠千里馳書
求銘余嘉其不忘酬恩之念遂序而銘之銘曰
佛氏之學多假夙緣直趨法海如水有源緊母方娠神僧協夢

偉陸都指揮同知屯兵守高郵居無何徵至京陸驃騎將軍山
東都指揮使復以其忠勇有謀略可託重寄仍命領所陞之職
掌金吾左衛事以備宿衛永樂戊子陞僉後軍都督府事往北
京總督諸軍授以誥命祖賢父俱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僉
事祖母楊氏母鄧氏俱贈夫人配何氏封夫人公蒞政繼繼有
條僚來服其明斷部伍懷其惠利人無間言庚寅奉璽書往德
州等處統兵清運竣事回至淮安以疾卒時十一月二十日也
享壽若干子男五長即凱襲除金吾左衛指揮使以才能聞於
是有都指揮之命次麟次禎次鈺次讓女三金吾指揮同知蕭
旺羽林驍騎二指揮使王剛王玉其婿也孫男九長曰忠女四
曾孫男三女三公之卒也上嗟悼久之命禮部遣官賜祭給賻
工部遣官造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南京聚寶門外鳳臺南

介庵集 卷十一 四十一 敬鄉樓集

岡嗚呼公以將家世肖當英妙之年際風雲之會雄姿卓識所
向克捷故能上膺隆眷躋秩崇階振耀先業慶垂後裔可謂偉
丈夫者矣公暇之餘又能潛心載籍撫取古今忠義可法者疏
爲直言以爲世訓其自處灼可見矣傳稱有文字者必有武備
公既優於武事而又不忘乎文學蓋本於少年教養之有素也
欸銘曰
惟吳啓封始自秦伯季札聘魯光昭令德起也事魏將業垂開
以繼以承代有雄才公之厥考生當元季克事真主功績斯著
享祿未久奄忽沈淪錄其前勞施及後人公方垂髫齒于國子
長襲父職夙侍潛邸與師靖難簡在淵衷左攘右撓惟命是從
轉戰而南所向克捷如雷如雷不震懾大戰六七公皆在行
或扼其背或斧其吭制勝出奇厥功實侈招徠降附千百維旅

淮南既平孰遏其衝集舟濟師底于成功洵躋顯榮超秩樞府
贊決戎機惠政斯溥通津遭運經費是資今之劉晏非公孰宜
歲終上計中道淪逝計晉倏聞當宁與慨生榮死哀克慎始終
餘慶覃被傳序無窮我述銘詩不昭盛美贈諡有典著於國史

祭文

祭禮部侍郎良夫蔣公文

嗚呼公之才德著爲辭章發爲事業輿論之所推許而非余之
敢私余之於公升沉榮辱終始無違而感今思昔豈容已於言
辭公初釋褐轉職詞垣余方侍書官實接連謂余鄉邦同處浙
堦方之倫輩契誼尤敦吟語相悅道義相先或趁朝而並樹或
招飲而張筵心同志合其樂陶然自謂榮名之可保豈意相繼
而逝邇居幽處困十有餘年起居食息相與溫存或潛心乎

介庵集 卷十一 四十一 敬鄉樓集

或遺興乎詩篇議論商榷固有頗偏雖窮愁之交集講素履
而彌堅否極則傾易有名言忽陽春之布暖俄冰谷之生暗霽
澤溥兮無際綸音降兮自天洞駟揚波而鼓鬣鯉鵬展翅而騰
奮何子孳之未殄抱宿恙而纏綿叩北闕以陳辭解組綬以歸
田聞佳音之沓至喜華要之屢遷側耳遠聽兮望其有爲遺患
未久兮藥而弗痊胡災祥之倚伏致慶弔之相沿玉毀兮憤中
珠沉兮九淵徒歎噓而太息痛何地而攀援致使垂白之父母
撫歸櫬而隕仆呼號之聲上聞於蒼天下徹於九泉嗚呼哀哉
今其已矣復何言焉准也朝京北上返棹南旋道經幕下興懷
賢之深慨薄陳菲奠洒涕淚之漣漣靈其不昧鑒我誠專庶其
其來格如在目前嗚呼哀哉

哀辭

贈祠祭員外郎子謙易君哀辭有序

宜陽易君子謙蚤歲脫身險艱際遇明時二兄終獨任養母
厥母壽險九旬孫拱侍左右奉觴進食喜溢慈顏天倫
之樂孰加于此甫及月餘未克襄事而子謙竟以一

長逝樂極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沒後有一
進士第授行人陞禮部祠祭員外郎朝廷推恩

誥贈子謙官如其子光華赫奕下賁泉壤人皆謂君積慶之
余故綴文以釋其哀云

有至樂而弗克終者天實為之而人與之也人莫能知
則亦未如之何其又奚悲也嗚呼易君資溫淳執禮有嚴好

古而文生也不辰早歷遄屯誓秉堅貞之節脫身狼虎之羣迨
夫天日之開明宜乎志行之益伸痛二兄之蚤逝獨致力於奉

親歲行奄踰乎耳順慈壽喜溢乎九旬奉潘與兮暇豫薦筭鯉
兮芳春燦北堂兮萱草繞庭砌兮蘭蓀世間何樂足以過此

之怡然以篤其天倫奈何災祥倚伏
效於參苓夜焚香以致

禮以忘生曾踰
志以入于杳冥

為乎弗

郎之秀拔兮秀而齊芳兮咸推夫季
方典祀事兮南宮沐聖澤兮汪洋贈卹覃恩兮榮膺夫

紫誥九原雖遠兮憐乎其有光嗚呼易君沒而有後雖哀勿傷
誄

苦節先生沈君誄有序

惟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雲間逢掖

十二年始克襄事其友錢餘咸謂君秉忠孝
之行援古貞履恭甫例私即而尊稱曰先生

非作間因子翰林學士春坊庶子
實以補其遺辭曰

制行攸先惟忠惟孝大節靡渝厥德允蹈我思若人
食采侯派別支分祿方異處雲間啓祚莫

迨于宋元隱德用光含英傲華樹我宗祏爰有竹庭
犴獄是弗求灑法雪冤疏施

弗憂

鼓瑟齊門取

庭蘭道梗莫通羝羊觸藩進退易從仲尼

介庵集卷十一 四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三編

黃文簡公介庵集卷之十一

補遺

書學流後 許謙白雲先生集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為榮幸東平王君麟臨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薨謁告歸者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為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介庵集 補遺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按此文載在許白雲集永嘉縣志藝文亦採之辛卯為永樂九年文簡方在朝而退直稿顧未之載宋元學案八十二王麟傳似即據此集內有送檢討王延齡詩可藉此得其家世里居矣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五黃介菴集十一卷 浙江汪啓明叔家藏本

黃淮撰准有省愆集已著錄案于頤堂書目載准所著介菴集歸田稿均不著卷數此本總名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觀歸田三稿疑黃虞稷未見此本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著錄焉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公墓誌銘公所著文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明文衛八

九十

王世貞藝苑卮言五文章之最達者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楊尙法源出歐陽公以簡澹和易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皆隴陵之羽翬介庵集 跋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編

溫州經籍志二十五案黃文簡介菴集世間流傳絕少焦氏國史經籍志五明史藝文志四所著錄者或止省愆一集朱錫鬯黃俞部廣蒐明代別集而明詩綜十七及千頃堂書目

十八所紀文簡集並以介菴集歸田稿並列 此本明文衛藏別為初刻止錄退直稿其歸田入觀兩稿本知亦未見

其書同治辛未余以應試入都畧得翰林院所儲明刻小字本驗其冊面印記即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啓淑家藏本也既逐錄其副復精勘一過乃知明刻本十五卷缺第四至七四卷進本經書賈移易竄改以十四卷為第四卷十五卷為第五卷十三卷為第六卷又撤去前後敘跋及所缺四卷之目以泯其跡故四庫提要遂以十一卷著錄而以為僅缺第七一卷幸其每卷魚尾下所記卷第及目錄

葉數未盡改重為排比尙可見明槧本舊式也印本每卷首

行題黃文簡公介著集其刊刻當在文簡卒後跋跋既亡今

亦無從攷數卷一至卷三為退直稿皆永樂開在都所作卷

八至十三為歸田稿皆宣德六年作二年以疾乞休以後所

作卷十四至十五為入覲稿則宣德壬子文簡父性卒賜葬

詣闕謝時所作明史本傳載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

萬歲山比辭歸餞之太液池此集卷十四有賜遊西苑詩序

記其事甚詳又有賜遊太液池觀荷詩二首即辭歸賜餞時

所作足與本傳互證子冬入現史所謂歸田西苑歸餞太液

序八月正合也集又言九年春以慶賀天壽節請闕及

朝至題湘江雨意則史傳所謂朕生曰勝元來明年入覲是

宗立再入朝是也則是文至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漢王高煦

備凡三入現皆見於稿

語繁獄十年其間所作詩詞則別為省愆集故不入此三稿

其所缺四卷目錄亡失其仍為退直稿抑已為歸田稿未能

臆定也文簡詩文和平雅正不愧王元美所謂臺閣體者惟

取材稍隘故其文數首以後詞旨每多重複較之東里諸集

蓋稍亞焉

余少即聞遠祖文簡公著有介著省愆諸集及自省錄諸

書博訪久之而未得蓋文簡始居永嘉之黃府巷子孫

遷徙不一其處其在平陽鄉樓者謂文簡次子中書公

采之後至今十數傳矣以余家譜紀之文簡生采生

清生世榮世生傳元生維千生國清生昌生

昌生世榮世生傳元生維千生國清生昌生

著至不能保守詢之移徙他處者則亦皆然網羅故佚

豈非後人責乎前聞瑞安玉海樓有影鈔介著集清翰林

院本又有省愆集明槧本因假鈔得之而自省錄仍付闕

如介著集分十五卷內缺四卷與四庫存目卷數不符溫

州經籍志既已辨之竊意介著初刊不併歸田稿在內陳

敬宗文簡墓誌介著集歸田稿並舉是其切證然自永樂

甲辰八月復官以後宣德丁未八月致仕以前所著之稿

固應統在介庵集中迨後人併入歸田入覲兩稿而佚其

中四卷未審此四卷中皆係甲辰丁未間諸作抑或併省

愆自省諸著在內均無可攷今省愆仍別為集而集中所

缺卷數如仍照原編卷三以後徑接卷八驟閱者不無駭

然故今改編卷八為卷四其卷九至十五以次改作卷五

至十一而附註其原卷數於每卷之下以存其舊亦兩得

也是書孫仲容先生已精勦一過展轉傳鈔魯魚亥豕仍

復不少羣託先生從孫續萬取原影本重校之羣復自加

審正并於文簡同時鄉人及朝列往來名字爵里有可考

見者略加註記以資省覽今編三輯遂付印行所有註記

亦附不刪以雖多掛漏而尙足供參考也提要謂文簡文

章雍容爾雅體格與三楊略同退直歸田入覲三稿門徑

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既已著錄是可姑置特存省愆一

集以見梗概此自為四庫著錄言之若哀輯鄉哲遺著則

非盡刻其書無以考一生之事蹟也文簡學出於黃巖徐

靜齋氏宋元學案係之木鐘卷末所著自省錄一書動心

忍性諒多精到之語其缺佚不無足惜云民國二十六年

月黃羣記

黃介菴集十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淮撰淮有省愆集已著錄案千頃堂書目載

淮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均不著卷數此本總名

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覲歸田三稿疑黃虞稷未見

此本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

卷已佚故以十一卷著錄焉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天游

雜稿十卷

〔明〕王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胡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天游集

十卷》提要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文集序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撰
門生慶亭 程學編集

文載道之器也道著而文有不工者乎此先儒之訓無異者何哉理造而氣充道斯著矣然往古之遠不啻千萬載以文稱於一時亦不下千萬人而求能以文垂千萬世者又幾何人哉是豈非文不足恃以垂久而抑亦道之著否然乎六經而下班馬董賈偶於漢韓柳劉李鳴於唐歐曾蘇王紹於宋姚劉虞黃作於元逮我朝宋王蘇徐之下所弗道也予獲師友於四子之間而求之

唐宋諸名家以上游秦漢以窺六經之遺法所未能

莫之 抑狂瀾於既倒也矣乃得故交 象道与昔消息

王君達善於寂寥慨歎之餘亦何樂之極欤予往歲与達善定交錫山声跡不相聞者稽十載矣近以二教成均累會于京握手寓邸道說故舊惟如平生一何人生之離會有不可期者若是哉聞示其所著天游集若干篇可謂理造而道著者也凡長編巨帙岳峙川流雄贍淵雅之音見之碎表而視諸名家者相与齊驅並駕未知孰先後焉又豈世之娉麗藻繪以取譽一時者可同日語哉宜其遭際 明盛龐恩濊澤非它可倫儼者良有自矣矧其雅操高風九得之漁洛闕閩者恬退隱約之志惟搗

梅尚正可得而向真遠趣又宜拘二言辭是効者
 此哉尚何容心於鷓鴣而已耳予也幸而無聞又
 何足以語文辭哉抑知達者非一日也其亦若將
 可語夫莊周之謂天游者乎予當与之和以天均
 造乎天倪之外也則求夫天游者亦豈出乎理氣
 之外也哉因序於卷首以俟即其然欤否欤
 皆洪武壬午秋方外泰知張鶴初識

耐軒先生天游文集序畢

天游雜案文集目錄

前序
天游文集卷之一

琴操九十五節

介山操

石梯操

猗蘭操

別鶴操

雉飛操

猿霜操

箕子操

前庭操

夾象操

磬形操

賦九篇

悼交賦

吳興張副教

雙松操賦

感雲賦

分勢賦

頌九篇

聖王觀享頌

正人心頌

崇大本詩

降大本頌

興賢林頌

尊道統頌

傳萬世頌

文類九三篇

誌狀文

祭策文

却巧文

祭晉莊引禮舍人浦長源文

祭徐中憲文

撤城隍文

祭金山人文

勅祭龍虎將軍施公文

天游文集卷之二

論九篇

論禁獄

論訟

說九六篇

東海龍說	強弱說	小人勝君子說	夜馬說	讀類九十五篇	讀王敦傳	讀晉郭瑀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禁思釋一篇	天游文集卷之三	讀類九篇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徐孺子讚	武侯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天游文集卷之二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天游文集卷之一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駁馬說	讀反騷說	貪蟲戒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禁思釋一篇	天游文集卷之三	讀類九十五篇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天游文集卷之二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天游文集卷之一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天游文集卷之一	苗侯讚	董仲舒讚	嚴子陵讚	陶少景讚	東園讚	白象讚

講乾卦六之象	天游文集卷之四	記類九十七篇	芸窓讀書圖記	書林萬卷樓銘	挹清軒記	南志齋記	陸氏蒼苔池館記	城西草堂記	方硯銘	唐張中丞廟靈記	靜趣軒記	種杏軒記	猷扶圖記	觀心堂記	松雲軒記	江陰包氏賓善堂後記	閑適軒記	慎獨齋記	郁鵬飛事列長官說	天游文集卷之五	類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天游文集卷之六	宋鄭所南先生傳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讀晉郭瑀傳

聞世說有檢

祭文 九五篇

祭古道僧會文

祭徐大醫文為人所景 祭家

祭程孺人文交 祭母

祭禮部負外母文

祭包叔溫先生文

跋 九八篇

跋宋朝社萃老殿中侍御史誥

跋東坡王氏三槐堂銘

跋陸先生相墓書後

跋題莊周書後

跋楊生書杜牧詩

九十一

自 公 公 訟 訟 訟 訟 訟 訟

詩

訟志

訟

訟 訟 訟

訟 訟 訟

宋辭 反唐衢詩有存

鶴邊梅

憶梅十詠

月中梅

右賀新郎

水痕梅

右木蘭花慢

竹邊梅

滿江紅

扶頭梅

燭搖紅

雪中梅

喜逢鴛鴦

瓶梅

醉蓬萊

盤前梅

水調歌頭

又雜詞十六詠

朝秀

懶言

量方

息交

浩歌

夢夢

自釋

劉龍州詞

念奴嬌 和 戴石

蘇武慢 和 趙先生韻

憶秦娥 題 春逸園

天游文集卷之七

景仰 擬書 九平 三篇

天游文集卷之八

懷說 九平 一篇

天游文集卷之九

筆時上 九平 一篇

天游文集卷之十

筆時下 九平 一篇

記九

天游雜著文集目錄

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天游雜藁卷之一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本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駸梓

門生愛亭 程厚編集

琴操

箕山操

堯讓天下於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猶予之牧犢吾無用天下為莊子有樊仲父牽牛飲水見巢父洗耳驅牛而還取乎牛飲其下流也

堯之心兮固公堯之德兮固隆遜余以天下兮余何庸余之樂兮人靡同登山有人醒且良叶天命歸兮衆所崇極幸牛之工兮吾其從

介山操

琴操有龍蛇歌以爲介子辭禧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反國賞從者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推曰敵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在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輕乎遂亡去之推之山文公求之不得而焚山不出而死

蛇從龍兮理所宜龍乘雲兮蛇所遺龍蛇貴賤兮命有殊蛇伊怨兮死所恰火兮火兮枯我身而敢辭

覆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而作也

雲兮般之霜兮芬之志兮莫伸足兮成被嗟百年兮有身樂莫樂兮天倫我有親兮骨肉也訟余中兮當未仁嗟吁兮我親

精衛操

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回國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怒其溺死也

海之水兮齊可壘余之怒兮既縣且長志殊苦兮力目傷西山木石有碎盡海不枯兮愁不忘

石婦操

石婦即望夫石也在處有之傳云昔有真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送至此出望夫而化為石先生閱其情而爲操今不必較其更但可

身兮但自傷兮石可抗郎

箕子操

古今樂錄曰紂首箕子伴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爲操此千死微子行王孟重社稷輕死不死兮生不生嗟子至此將美成被髮伴狂全主名嗟之宗廟兮吾淚以零

越裳操

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古今樂錄曰越裳獻白雉故周公作歌遂相傳以爲操

匡夫君兮臣之職澤及遠兮君之德我祖孔勳兮懷保小民海不揚波兮我君孔仁嗚呼始終弗渝兮澤

既均近者親方遠者臣

符蘭操

昔孔子登聘諸侯一無所遇自衛反魯見隱
谷之中香蘭獨茂喟然嘆曰當為王者香今
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

我游四方我心孔傷我既不遇當歸故鄉
蘭其揚之衆卉翹之蘭莫用芳我身將老我道不行
我觀我蘭味此德馨

前旌操

舊說衛宣公納伋之妻長為宣姜生朔與
宣姜媿於公之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
殺之

先性賦

至曰君命殺我

又殺之

悲且酸天昭之方理實難兄生弟死方心所安

後旌操

前旌操昔人有之而無後旌故用補焉

血漣之方載途嗟吾弟何辜弟之死方實為吾之
不死方心惘諸失親所愛方兒辜當誅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妻
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遂復為夫婦

高樹颯之歲已開羽翻離縱風雨寒巢成無兒心不
安哀之向雄之奔驪誰今去方路曼之海波萬疊危
如山雄雉棄誰之故言口手拮据誠可憐

琴瑟操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贊琴婦
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也遂

又為夫婦

百里奚貴莫疑堂下樂鳴堂上喜中有潯婦貧且饑
援琴而歌如兩當年琴瑟曾共毀被伏誰煮黃
黍今富貴兮吾所恥筵中哀之與君語

中操

秋胡納妻五日仕陳後歸路逢美婦採桑胡
曰力田不如逢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吾有

金與汝婦不受胡婦呼其妻相見乃採桑
者詎胡罪自投于河

去其 罪自投于河 有客器之方誇

牛之方 以腸會夫室 我則閱其人方

在賴被其 而慕艾方吾不死方心所傷

雉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双飛有感而作

雙雉朝飛方雄雉相隨被和鳴方心固恰我之求方
應有時我之求方應有時歲云暮方余奚悲

殘形操

昔曾子夢見 狸不見其首故作此操夫以
曾子嘗道安得有是夢哉然予不較其有無

但假曾子之意而為之操焉

夜沉之方月黑夢遙之方心自憶有身無首狸我側
事雖異方理可測孔道不行方仁義塞吾剛恃剛方

非我益何必巫咸方吉函繫乎余德

賦類九篇

慶雲賦

朝明光驕建章日瞳矐天混芒維翳揚輝幽爐噴香
龍顏暢懌天語琳琅太史順風騰行而奏曰適有慶
雲輝彼東方迺申嘉吉式街復祥蓋錫儒臣著夫典
章上曰可儒臣之中孰優孰劣僉曰相如賦充林傑
上曰鄉為賦賦之朕當究其工拙焉相如於是濡毫
拓牋情紉思驚精包八紘之表神遊太極之先迺推
而言曰臣聞造化無私流行有時運乾元而不息施
普潤而咸熙陶甄之功胡一物之棄就生養之恩罔
纖毫之遺惟昔大舜實克休茲心應五絃蕩之乎
長民之日仁孚遠業洋之乎長育之時若厥覩深時

明人續既大嶺斯寧夢里之生詎偶然而成
音者乃彌之博空羣之炫峰漫之成文郁之垂虹侶
煙非烟結五色而拱日侶雲非雲吐萬態而隨風瓊
臺畫殿玉殿春融或盤如茵或錯如松或峙如鵠或
翹如鶴或如文章幻出三才之至妙或如錦綉織成
六府之玄功往來有意上下無蹤徘徊搖曳凌重岡
之雙鳳滂沛亦綸乘九淵之一龍協靈籥而同趣微
治化而膏雍不可以私而觀觀焉可以計而感通豈
不葦白赤而為兵喪黃黑而為水豐華封之取喻送
六合以成道芒碭之舉基提三尺而致隆至若折金
枝聚玉榮妍可采鮮可接衆目睹馮方叶海不波民
不扎舍芳葩縹微紫紫府留陰璇穹湛碧毓傘縹奕
涵膏貯液儲千祥於衆心破萬里於一色惟渭上之

可披匪夢中之敢吸袍實符於軒芝各不咸於堯舜
麟麟昭代彰敷聖德噫孰謂太平之無象有以見
皇朝萬世之宏業矣賦素帝肅作歌曰嗟學人心兮
既妙且靈休信達順兮斯焉可徵明白洞達而無窒
兮有志是寧相如拜手稽首乃稟再歌曰樞不可倖
兮勢不可恃瓜瓞綿之兮肇夫德誼為皇極之不逮
兮仰休徵之是與上曰戒哉雲雖細物攸繫則深肅
書寶壘皆發朕心

悼交賦
嗚歎皇之取也方世百交而益滿紛囂之以爭趨兮
孰能辨夫雄雌彼管鮑之不遇兮矧金蘭之可期乎
占是以自快兮孰顧理而不為若余夜之不獨兮隨
而不憂念雙親之見背兮上之而淹留恩罔

無報兮守微躬以自修何才之見惡兮親交
悖如冠仇校高談於大義兮心積垢而囊清彼豪俠
而恒負兮頃離破而失聲外雖厲而中往兮伴屠沽
之是輕况巧壓而致私兮尤怒然而無情余戀之
訖人兮彼担詐而奮驚為服肱之內交兮拮絕地而
不怨思范張修選兮李蕭朱之相憤絲小隙而存謔
兮親微利而忘義奚恤我之違兮願總而心獨苦
內無五尺之應門兮外無親而告語顛青天而咄
兮淚痕而交頰 妻子而相詢兮反數余之輕但指
鑿鑿以為喻兮何妍媸之能遁因体明而用澄兮雖
鐵毫而弗縹伊哲人之先見兮雖無聲而冬香論官
奇之至忠兮察貌虞以相存今自攻而後又兮更
往而不可追情悵悵以自失兮心茫之其倚依時飛

鴻之有行兮病骨倚之可悲深痛治以自進兮毋
然而再罹然彼難固而易携兮詎吾行之盡宜苟吾
直而不曲兮仕諷而見欺樂夫天而委順兮敢請
改轍於須臾懷先人之遺言兮天獨奪而福厚固短
變不所以及深兮合拂力而應規究五交之難兮
懼三疊之有震能自畏而自察兮仰清風而可怡設
無人以垂憫兮諒蒼天而有知

雙松樓賦

余昔與客游金華山之北紫微岩之東往來之間
觀雙松一松謂之而蔽地一松寧之而摩空松
樓也炫青紅挹翠之秀氣納萬里之清風
則有二高士出焉一人戴華陽巾披鶴氅恍若三
乘之仙一人戴竹皮冠文

余與客議曰彼二君子也

其甚一牙籥萬帙于茲勉游彼二松
其昆仲怡之情款彼二松開物以菁
子孫之榮款彼二松隱雨露之滋
之徵款伯也以一松俯而不屈有貧賤不
也似一松仰而不低有富貴不淫之誠
斯樓也殆古人之來未識耶至若祥星
蒼龍簷千年之編鶴四簷擁廡殿子之
滌洞庭軒榭之古樂一枕寒水半窓明
思起神紫岷之乎附翼而攀龍矯之乎
于高而講明于焉而樓泊非所謂山林
朝廷之柱石曹優游以消息者乎於是
容王別去

江海之十年嗟夢寐之難遇丁與客一日歷會稽訪

大江入

皇都觀典章一人佐天官弼

皇綱攬衡鑑別賢良烏帽濯綉衣煌一黜幽陟明

掣短需長職無大小羅布于堂踰濟願昂

崇甲斯行萬象敷終始一節不懼平寒暑貴賤

致弗變乎風霜余與客曰得非金華紫微之間向時

所見松樓主人之仲耶處者為親出者為君忠孝燕

全酒華其門余之相人有徵矣余之相人有徵矣噫

其樓可鄰其人可尊接長筆而為賦播芳譽於乾坤

可光陰之荏苒兮春倏去而不可遲懷江南之杏柳

正綠重而紅稀流雲逝而天

一兮阻脩我欲去兮無由奈何

芳然我愁抑始兮不忍拆既黃花兮愁欲絕託長

條兮贈君縮同心兮識別惟東南之大器有錦綉之

茲溪雖山水之清遠產人物兮尤音沈約之風流孟

郊之孤危志和之清淑子對之芳辭謝安陸抗之所

經歷杜牧蘇公之所游嬉清風千古之尚在使人恍

抑而思之若乃太湖月落懸畫雲開金盞玉膾紫筍

青梅或登高而吟嘯或秉吉而徘徊奉甘旨以娛親

會鄉曲以舒懷佳人去兮我心悲髮蕭兮方明知經

辭春愁兮似織有心事兮誰知駕離情於尺素悵不

得兮同歸

頌類

聖主視學頌

臣聞聖人作而禮樂興大道明而子孫守傳於前者所以傳諸後也武王奉行天伐一我衣而天下定南面拱手可以無事矣然武王以爲辟雍者理樂之地也禮樂之地大本所由出也道統所由紹也人心所由正也賢林所由生也萬古所由傳也於是從事於辟雍而講學行禮焉逮至成康上帝是皇風化益厚治効益盛尊賢重德基命宥密其故何耶誠以祖宗之法傳諸萬世而無斁也然俾武王不立法以傳後昆無以守無以守則祖道無以彰臨御天下者必若武王而後可爲人子孫者必若成康而後可三代以下道學不明理樂不著理樂不著民志罔定逮漢發迹于戈搶攘中而能以孔子詎非以

之萃爲萬古開太平者乎高祖知其然祀之而天下大義頓遂致光武中興先隆太學明帝紹作辟雍拜老漢家四百餘年天下皆本于茲所以作於前傳諸後者如此鴻惟太祖程神文武欽明啓運後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即位之初大興辟雍尊禮孔子躬行釋菜崇化厲賢翁然大洽愛至皇上繼述前志振起斯文用昭人紀誕顯天爵內撫諸夏外綏百蠻殊方別區罔不臣服大雅宏達而理樂彬々矣乃永樂丙戌三月初吉躬蒞太學釋菜先師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彞倫堂行養老之禮搢紳森列陳經拆道孔樂明盛遠踵成周軌環坤符奠定四隩當斯辰也五曜呈祥萬象

煥斥其明以分繁社豈但環橋門而望者哉於戲隆大本道統正人心興賢材傳萬古一視之而五義存焉臣達倫職詞垣獲瞻明治曷敢默

聖天子宏謨不列弗昭著於億萬年也哉謹敷五頌式敷

聖化載拜稽首以聞 隆大本頌 維未有祗維流有源赫々大本萬化基焉皇猷是聞人文以宣大昕鼓徵幸此多賢重熙累洽王道平又

程子神孫億萬斯年 尊道統頌 燿々與言曰精曰一湯武相傳夏中建極大哉尼父玉振金聲道統斯繼集厥大成稽首

聖皇親臨辟雍師道用明萬古欽崇 正人心頌 聖謨洋洋且載六經遠言支人心以宜我皇繼作交繁去器所趨既一大道斯昭充被四國萬乘親臨增輝

聖德 興賢林頌 於昭太學爲賢士開鼓舞有方咸能鏘頌詢々翹

英雍々茂林文明一照地關天開 皇儀穆々瑞日祥雲俊义宅心以事 一人

傳萬六頌

三光宣精我安我成禮樂用啟萬邦以自崇礼師
道致治之源應運會昌天地清焉佑我

聖祚翼我

聖朝萬世相傳永樂無窮

皇大定本詩有序

臣聞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既順且
信受命之符也天人之際矣人心悅則天頌應天

頌應則

聖子神孫億千萬年之基兆于茲矣永樂二年四月

甲戌

皇太子受寶冊大儀備矣滴雲兩晦冥道塗沉泪百
官疎懼憂弗能逮五鼓玉漏未盡而雲統見天星

斗爛若及旦風日宣地穆萬姓同欣咸舞
忭雀躍江山草木悉沐光賁天人交助詎不諒乎

此

皇太子受命之徵也恭惟

皇太子以寬弘簡重之姿當元良繼體之任令聞令
望誕敷八挺聞理聞詩秉循祖訓自北來南路人

無不仰天而祈頌受冊之晨軍民罔不謳歌鼓舞
此無不他天意然也臣等才劣冒祿詞垣感

聖王之深恩用陳詞以昭後當見

聖子神孫繼之承之與天地同久長矣夫豈漢唐可
得而並稱哉天倫定秩奉筆三王家傳天下萬古

為常嗣錐中主亦足安邦矧夫上智協德重光惟
皇太子一人元良溫文愛敬器識汪洋疑姿玉裕萬

皇太子一人元良溫文愛敬器識汪洋疑姿玉裕萬

喙褒敷宅心純厚御物慈詳靡偏弊政以柔以剛
行做深壘膏敷八荒繼照之姿宜家之慶於戲仁

哉冊建初之雷兩甚滂陰雲四闕製整林浪執不
稍之執不惶之一旦明是萬里穹蒼珠回玉轉虎

變龍驤星辰謔若雲漢為章吉決三靈和街諸方
海岳夷晏人文用敬東朝慎爾前星焜煌青車濯

金冊堂之黃麾太仗天樂孔章於戲盛哉帝圖
永固國本靈長宗祧以續鬼神以享夏而福衡秋

而載嘗弗諉弗怠福祿穰之八鸞鶴之龍折陽之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品物咸享萬國享寵天油從

保宏謨是敷允悅輿情寅承
聖皇以富以阜以堅以強

聖子神孫萬壽無疆於戲大哉

文類

却巧文

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欲聖亦
常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

并窺管見其敢追隨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江之佛憚適冷因

然月絳雲拆桐籟驚秋露凝凝夕有一婢嬌嫩吾
席析之步搖盪之繁飾觀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

也或司天巧式利下民持壽者泰皆吾者也趁吾者
富遺吾者貧吾者久聞子多懸少文吾實血子來濟子

身汝或不憚吾米汝陳王子諫有欲種觀之者以
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

天孫整裙端坐然曰隱人生兩間孰弗異通今子

弗克巧進自貽醜躬不師詭遇抵業專政未塗嗜嗜
 龐言滋豐技夸鬼戲計逞但公鳥翼蛇蟻蜂聚蟻同
 託根魏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為致斯崇路挫雉祝
 天祛蟲陽綬陰戲內傾外融惜陋忻憐人心攸同
 俗黃世謠行迂蹤季子繇是而貴曲隨由是而封子
 不聞坎矧乎妙奪工樵紆行曲施能若走者肅無不
 宜前數後障左繩右規咲施露戲焚玉鞋錦心綉
 腹悔書嬈詩答喙成訟轉趾微疵予奪奪是是非
 顛倒縱橫起喊提槍倚天技地斷蛟刺羣深葩
 縛陟階驅馳氣刺風子目短拍如諸侯見構豪族爭
 儲壹奢可喜壹毀可悲致顯若彼汝矣才為今子讓
 吃猪顏沉吟支頤窘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
 應歸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其真捕鼠非逮狂悖

吾將緝子語奔助子朝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詎不
 偉哉王子曰臣聞驚馬安步麒麟踴躍各有攸得矣
 懶矣惡良玉渾然為更刻琢馬安善宦倪寬操李寧
 為拙傷母為巧詠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求容
 強語手躡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汨此灵府命
 栖險竿躬星游弩高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愛然咲
 曰井蛙不見東海瘴帖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勞
 獸方抽圓釜爭恒弗技毀方瓦合惜不知謀耳與目
 敵心與身儻公麼之技自矜寡憐汝不思變吾實汝
 羞汝今絳官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散磨厄如楚囚匪
 徒耻之吾實悲之心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
 蒲伏而誓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侷矣然
 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咲不妍生龜脫簞頰非

自然危言斷脛乃遠厥天機械蔽心神德不全夫巧
 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
 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
 若然真游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
 一碧

誌妖文
 南山之麓北郭之坳爰有二物曰狐曰僑歲選精積
 威克為妖語言肖人便捷輕捷通爾相值各逞其豪
 俾俾譎變彼此胥嘲狐曰我賢孰敢我先人孰無巧
 我巧尤專軀能謂斗尾鮮生煙或化男子或作婢娟
 挾妬蓄疑求容取妍以意逢人皆我構以奸附貴
 欺誑一世莫知我儂爾僑雖雄何可及焉僑曰出
 狐來我前我哂爾矣誠為爾真呈媚掩阿阿周旋
 諛勞且苦怯懦如綿援爾彼為志者愧稱我名韓盧
 又名宋鵠昔隨李斯亦主秦伯王數叶變凍衢逐客
 所向無前所遇無敵窮則噬人餒則噬骨信莫焉
 嗟、易發氣暴如雷齒利如劍人能食我大仇亦轍
 苟或不繼厥狼復熱于茲幾年人罔我測爾狐何者
 不啻蟻虱狐厭僑語揚顯其旁僑奮迅一咳而亡
 君子論曰嗚呼小人巧倭無所不至完偷固貪自謂
 得計連其喪亡又回其類彼狐所行奚異乎是然而
 僑也亦難自恃安知他日不為豹噬以毒毒吏之
 常勞吁可畏哉君子當識

警策文
 鷗本微禽人心動則先知而豫倫焉雖賤畜鞭影攝

則意足以防真被物尚有諒為斯人其可忿怒某四
十八年之遺道不成而志日墮五千餘里之遙靈既
空而身又病勢不足以措象才不足以趁時燕之形
影相弔於孤灯之前心口共談於一室之內野鳩多
拙焉可擬乎鸞鳳之文變兔無能何敢追乎麒麟之
趾樂天知命誓不出乎戶庭怡身俟天願早決於志
靈光陰徑華豈不心拚而骨齧更業荒蕪轉竟面慚
而毛疎髮師而無教育之實為臣則無忠敬之誠愆
積於中汗流於背既不悛於今日更敢俟夫何年齒
類秋桐漸辭柯而委土髮如春爾將積素以成絲浪
尔觸物遺情不解以道制慾愛周之沈芒乎矜域之
弗分外重衣可寓四時之樂殘香薄茗能消萬古之
愁一默可以敵众喧至拙可以忘大巧寂家沉靜游
千萬物之初淡泊道遠藏于無端之紀詭聖賢為儀
範研精簡編純燕飲之往來調和口舛疏淪心志傑
靈精神更莫踟躕急宜警策

檄

檄城隍文

聖天子存撫天下輯安中國嚴祀專陳法度表賢報
神聖教敦洽茲惟盛哉夫神者變化於冥之中福
則善惡則禍必然之理豈徒割羊豕尸厥位而已冀
其風雨時者畝畝豐登也嗚呼矧若城隍者所以障
吾民緩厥土為四郊之所尊賴也至成之冬邦有盜
焉殺人母而屠其子悍肝膽金地風俗移化尔神其
知之乎尔神其怒之乎知且怒而跡未形賊未仆何
也然則吾知之矣昔王烈遺布賊乃格心張詠婦農

化奸禁暴豈有司者言正而心效欵抑怠弱安和
克自理欵不然何以致此有則吾宜修而勵焉尔神
其致也為禱而不應玩天之權也知而不為敗天之
德也禱而應直而倏爾神我加以加矣嗚呼殲厥渠魁
竭諸兜惡豈徒尔神之職亦斯民之幸廢不孤國家
報祀之礼毋忽

祭晉府引禮舍人補長源文

嗚呼長源立身起家讀書負氣玉質無暇作畫賦詩
枕中爭奪曾中血察筆底雲霞引理太原厥取尤佳
駟門朱力馳騁才華云胡不幸竟墮泥沙嗚呼長源
命至斯耶嗚呼長源命至斯耶我憂長源憂莫能如
母在鄉井父戕天涯寡妻幼女哭而髮鬢而之嗣行
路客嗟嗚呼長源命至斯耶嗚呼長源命至斯耶然
則長源之畫魂落幽殿長源之詩艷若天葩以此垂
後亦已云矣嗚呼長源頹乎此矣嗚呼長源頹乎此
矣尚享

祭金山人文

人生百年有塞有通學而不就實為可憫惟公立志
於少時自願峻拔於九霄讀書李劍好慕英雄輕財
仗義夷外垣中深羨子推之節高絕魯連之風公之
為人可謂奇矣壯矣逮夫老年造物不偶飄然還山
事彼南嶺或托釋老以怡情或結漁樵而為友白雲
半間濁酒一斗笑傲烟霞放浪宇宙公之為人可謂
簡矣然矣雖然取人之法莫求其倫當取其大乃則
其細公雖疎濶無害於志彼設機檻而懷鉤鉅動則
鷹擊而狼噬者多少商分而家廢又安能及之萬一

我公之雖死何慮何懼某辱於締友故來致祭公平
有室鑒我茲意

祭徐中憲文

嗚呼公之生也志不匱勇心以仁動必以義既弘
且碩既博且智聖弗以析毀弗以惠發於文章出入
六藝大美玄酒孰識其味憲令德範模範類追惟
我

皇最徵多士公膺是聘獲彼高第我

皇曰都得此良器乃命往故為武岡刺公及斯郡庶
貞自義年於熊軾從容愷悌康衢碩歌蒙此大惠復
迂順憲政聲日熾耄者以懷少者以字

帝恩極天念公幼勞乃命歸田遂獲政事橫金曳紫
煌煌有輝立國是責責爾來拜訓重維嗟

我諸朋遊遊是矢豈期斯最遊此遐遊嗚呼哀哉矣
至若是然人之生榮辱相以得其榮者辱乃斯繼瞻
彼長路隸竊踐奠顛不踐者寔為弗易始公任外五
馬之貴不挫不接弗奪弗憐今公之歸鄉里咸異上
承天寵下俯取嗣平生一節于此乃倫不踰不愆始
終厥志我思世人孰不為任克肖公者百無一二自
非孔德其何能致公死雖安奈何予棄真以叙衷鑒
臨是懷嗚呼哀哉尚身

勅祭龍鬚將軍施公文

嗚呼雲從龍風從虎一肯際會之秋人求舊器求新
四海治安之日恭惟將軍功足以為
國家之模幹德足以為藩屏之範模云胡不幸於焉
而逝嗚呼哀哉然洪魚慈續著之於太常沉新維妥

聞之於夷狄豈惟福建之人哀之
天下之人哀之也嗚呼痛哉尚身

天將維董卷之一 畢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玉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瀆駿梓
門生慶亭 程厚編集

論禁獄

夫獄古人設以禁暴也典厥職者得不謹乎隸人恃其賂則緩緩則變矣循其私則怠怠則毒矣是故善治獄者要在勤而點視之理言以感之立計以閉之如此不徒罪人安厥罪隸人豈敢縱其私而亂法耶

論訟

民生有故故則訟訟者善理訟者不患訟之不止惟患心之不公心公則訟斷是非而辨液惠矣淑者雖仇吾當獎之愚者雖親吾當罰之修德以勸俗立心以守法如此則訟何從主不然訟愈止而爭愈熾力日趨而職日廢矣乃曰訟不可止不亦愚乎

說凡四篇

東海龍說

東海有巨物名曰龍以為深淵之巨汨也出而戲遊於波浪之間隨波下土恣觀驚蟻蟹蚌蚌物之往來焉適北風大振水為之縮沙渚之下歷歷石可數頃間北風益振而塵氛生矣龍左瞻右矚彷徨無所為而日又酷天候又旱偃然以仆勤然以疲志雖法靈竟奮霄漢而弗逮也群蟻於是紘紘然以集敢焉以構頭語而足導若故害而議之者氣奪而意得若故昇而去之者然力愈窮而龍躄益鎮自揣無

以敵龍也乃壞千丈之堤竭萬林之才優又而來善又而至布地若雲矣龍思之曰天之與我之靈也善變化能幽明吾今大而能與之戰曷若變而小乎變而小則彼亦小莫如我何哉於是旋焉不動變而益微頭角泯然而不見聲氣聞然而不聞較之蟻若無螟之與醯鷄也群蟻曰何以假我欲是不足敵矣後來者若有怒於導之者各相踈蹠而去時潮水忽至向所謂蟻漂流莫知所之龍登天焉

天游子論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為蟻蟻之所制此莊生所謂者耶夫蟻蟻物之至微者也而欲孽龍不知量矣然龍亦不得無罪何也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龍之則也不察其時而自悔宜乎為衆蟻之所侮也然則君子處世少悔其身又安得不為小人之所侮哉

強弱說

出之人動輒以勢力相高以仁義相鄙故比比焉曰強強為務強固君子之所取而所謂強非今人所謂強也強以仁義則能強於天下強於德兆人心矣矣奮奮一身一家而已哉彼飛燕燕惡來曠世入強者也紂用之而亡國當其用時鳥知其強之不足恃耶彼太公望年已八十筋力衰矣天下弱者也周用之而致王當其用時鳥知其弱之不足恃耶彼以強而亡此以弱而王此以弱而王者非今人之所謂弱也其人固弱其德則強其德既強則天下之遠兆民之眾固不固於仁義之中矣然則強其可恃乎故曰恃德則昌恃力則亡

小人勝君子說

士論用人為國家隆替之機旨哉斯言人材在天地
間何可一日而無耶觀人君用人之何如耳君子陽
類也進則天下治小人陰類也進則天下亂是以有
否泰之分焉然君子與小人更往又不克勝之非不
克勝之也小人無所忌憚察不所為逞智舞奸以顯
其身設弃布置以毒於士視廉耻於談笑之間幾禮
義於侮慢之地彼之所為乃君子所恥而不為者烏
得而勝之哉故先儒曰說其心則譽祭紂為堯舜失
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誠哉是言也嗚呼沾又便捷
禦人以口給者為庸人之所喜而賢者之所戒坎此
雷夫之能言不若周勃之口吃也

駿馬說

借羨上人以馬圖謁王生而言曰吾將持此貽諸張
公克故隱于戎者也子盍文之王生觀馬圖有以
三 中馬韓子有言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
豈果然乎天地之生物也凡其雄精爽出類而
萃者未常不無其對也鍾子期與伯牙對管夷吾與
鮑叔對雷煥與張華對李白與少陵對韓子與柳子
對或以藝而合或以志而合或以文而合凡其所合
者乃所以相資也荆山之玉非和氏石焉而已和氏
非玉庸人而已世之論事者當知和氏有資於玉又
亦有資於和氏也嗟夫一物尚然况英哲之士哉韓
子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未必然也蓋千里馬
非伯樂雖不得成其名伯樂非千里馬又不能成其
名也伯樂也千里馬也同乎時也同乎名者也對生

於天地間者也伯樂不出千里馬亦不出矣千里馬
不出伯樂亦不出矣雖然昔支道養為曰愛其神駿
今上人有此圖無乃蒸支道於千載之上耶又一曰
船諸張公豈張公乃鑒賞之精者耶吾聞張公廉而
和他日超部伍膺撫社吾知此圖必百倍其價也故
以是說問之

讀反騷說

揚雄之學類老子故其事王莽而無疑譏屈原自隕
之為非其亦老子之心乎大哉晦庵先生言曰取其
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獎其盡之矣嗚
呼雄之心其鄙也夫

良馬說

王生之京師見羣馬又之中有良馬焉其氣逸其蹄
迅其鬃鬣絕也及其馳羣馬後之羣馬非不欲並馳
也力不能強之羣馬視而目之若將有忌焉者而欲
良馬之踣且病也良馬目光矍然神思竦然亦若自
恃而不敢縱者歷年多群馬意若服焉嗟乎馬雖非
不同也食非不同也所稟異耳然使良馬不能自謹
以至乎踣蹄雖迅反後於群馬矣氣雖逸反弱於群
馬矣鬃鬣雖絕反衰於群馬矣大丈夫立身何異於
是使有一毫自敗則眾忌者悅眾忌者悅雖欲為眾
人胡可得哉生因觀馬而得謹身之要道

莊子難文

莊子與惠子會於蒙泉之上莊子謂惠子曰吾者書
矣若知之乎惠子曰不知也故問著書曷以哉莊子

曰吾為言十九重言十七可以囊括古今出入天地
與物道違乎一也矣惠子曰何以寓言重言乎莊子
曰寓言者以己之言假人之名而言之重言者借重
於古之偉人而冀其信乎己也惠子曰噫嗟乎悲乎
奚若是乎吾子桓言自謂達矣達彼而不達此達上
而不達下達於古而不達於今達非所達謂之非達
未達而自達詎能達哉將謂先生達矣而先生未之
達也何則吾出言也非求乎知也人謂亦可謂不
可亦可謂而不可被註於可也不可而謂之可被註
於不可也吾何必強其謂吾可哉且古人之與今人
亦何異耶古之天地即今之天地今之天地又豈異
乎古之天地乎道在天地無古今也無彼此也無所
不在也無所不著也古人此道也今人此道也道豈
變耶道既不異又何必借重於古人耶夫吾言是矣
吾自是矣彼謂不是彼註於不是矣胡必較耶使吾
子之言人走雖假上帝人將不是又何必假古人而
求信耶莊子曰不然也吾非得已也籍外而論之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借重者所以己言也是謂耆艾
年先矣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陳
人吾所以借彼耆艾而年先者也夫潛非燭不明也
高非梯莫陟也吾言雖是姑托彼以是之則人信而
吾道行矣矣矣足性耶矣足謂耶惠子曰先生愈益矣
而言亦道矣何也老聃由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老聃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為善矣此吾
子恒日所已聞而吾子恒日所以喻我者也今乃曰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非善在己而以不善得人故今

乃曰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此其必善之在己以不
善待人矣刻求知耶人將罪我又又惡能使我耶耶
意嗟乎悲乎不意吾子一至於此也二子未訣戴晉
人適至二子問之晉人曰道貴中庸言貴適宜二子
雖辨奈何各執其所執己而已而使明王在上則二
子執中矣又烏能有斷言哉此吾所以悲二子之不
遇而又悲醒人之道折而不宗而又悲夫時之非其
時也哉

貪蟲戒
王子遊於市見童子以百足虫為戲者以鉞而斲之
以餌而誘之蟲乃跚焉為錄錄而上及於為聞餌而
趨將將盡餌將獲進退手兩難童子植鉞而退觀撫
掌而爭笑之曰若貪而棄命者耶止而不知止者耶
矣曰加烈矣時將又矣爾將斲矣吾將斲汝身於汝
骨削於藥矣汝可復生耶使汝藏於密而不利於口
闕於德而能止乎進吾矣由得汝耶汝矣由值巨若
是耶若將斲矣頃間果斲而執去嗚呼豈東坡所謂
賜誕者手被物若此况夫人乎富貴榮我亦將有
以困我也自古不知止而離禍者豈可勝道哉豈可
勝道哉

讀文公先生聞迅雷詩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頭
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蒼天心
謹按文公此詩在紹熙三年壬子歲作也其年公乞
補宮觀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十二月除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辭而孟子之要畧成未知是詩作於其年

向之何月也然當是時光宗已有疾矣宰相群臣封

章奏奏都人始受且

皇嗣未定公之是詩豈為此而言欵至五年八月上

崩韓佐青始用吏者知公之寓意非止乎一端而已

也自古豪傑之君所以為得天下者不在乎攻城

界地奇謀而詭計也在乎能與不能也

漢高祖見秦宮之奢麗遂欲廢之得樊噲一言而即

起蕭何有韓信即拜為大將而無疑董公說之以大

義即為義帝發喪而無忌是教者皆人之所不能為

而高祖為之為之而得天下夫豈非以斷為本乎項

羽之力非不強且大也其勢非不崇且盛也於此教

若而能為乎夫既不能為則所謂勢力者徒為一身

血氣之勇耳矣足以取天下哉余嘗讀宋鑑自南渡

之後人君往之茶儒少辨其資質非不美也其賢材

非不盛也特以此而失國者由知君子而不能用知

小人而不能去耳況濬善輩感之於其始作官輩感

之於其中似道輩成之於其後遂使

太祖之天下一旦付之於夷狄之手得不為賢人君

子之所撫鞞長嘆而慟哭也哉嗚呼文公此詩豈獨

為當時而作抑亦為兩度而作也豈獨為兩度而作

抑亦為萬世而作也予因讀之歎錄于此使知自右

帝王之得失在乎斷與不斷之間焉

洪武辛未六月望日雨軒識

或問曰天下之有旱何也非天也夫旱寔天之而子

謂人何耶曰人心與天通何也曰係王政也曷從而

旱對

知之耶曰王者之政和則人心和人心和則天道和

矣王者之政乖則人心乖人心乖則天道乖矣天道

和則醴泉出而瑞芝生曷有旱哉天道乖則貪風作

而厲氣興曷得而不旱哉曷有傲乎曰見洪範爾又

哲謀聖則休徵應焉狂僭褻急索則咎徵焉是故善

於治者因彼之徵反躬而自省也然則湯非聖人乎

何以致七年之旱也曰非係於湯也係于桀也桀之

惡戾於天者久矣由是而致於湯也湯責其躬修其政

善於是乎止然則政係於天者如此不亦深可懼哉

言表安為楚相與楚王英變繫者千餘人獄三年不

決坐掠幽者百餘人天用降旱赤地千里安清之

一句中延千人之命天又用雨歲是大捨孰謂王者

之政不與天而相通乎類真卿為監察御史使河隴

時五原有冤父不決天亦用旱真卿辯之天即注雨

由是論之王政與天相通也何矣曰國有大旱司巫

則率巫而舞雩此周禮周公之所制也曷不曰王政

而言此欵曰周公此言為禱雨而設也雖不言王政

此亦王政之末務也俾王政不修君心不正而舞雩

可惠雨哉可得雨哉曰世有道者禱雷叱電嘿風灑

雲而致雨是又何耶曰以此心之誠聚眾人之誠以

誠格誠故能雨也况道者養一身之炁於平日運用

漸氣於至旱之時鳥得而不雨王者苟能正人心脩

王政則天地位萬化育矣又奚必用其須臾變幻之

術哉堯舜六府三事允治之時不豈有此也此皆出

於季世之變也曷若吾儒之養浩耶問者首點而退

于時清風徐來天宇凝碧引觴染翰用識斯語

禁忌釋

王生蠅坐一室四壁凝塵有客問余生曰陰陽家禁忌之說有之乎生曰有無之間客曰有則有無則無何有無之謂耶生曰愚者有焉達者無也客曰一人一也何彼有而此無耶生曰居試與子言之夫三代之時所謂陰陽者須曆授時而已夫須曆授時者使人知耕作之早晚寒暑之更迭耳非有所謂禁忌之說也春而播谷非一人也寒而成屋非一人也稅有禁忌則將察之乎則將為之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其輕重言之其貴在於人吏而不貴乎孤虛旺相之說矣嗚呼此吾所謂愚者有之而達者無也自仁義之道塞大學之道不明遂有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歷家天人太一諸家之說與諸家之說與人心於此乎多疑人心於是乎多疑則大宰之道俞晦仁義之說愈塞雖有廉傑生於其間不克奪諸家之說矣此人生所以日貧風俗所以日偷利端所以日熾歟

昔漢明帝嘗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帝曰民發農禁遠來請闕復拘禁忌豈為政之意哉遂獨其制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以往亡之日止

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此禁忌不足信也明矣又鄧禹以六甲窮日出兵而獲劉均劉歆以蹇羊拚幡而擊盧植夫何禁忌之有哉又聞後漢鎮不信禁忌則致位司徒武帝以紂亡之日討於賀麟使有禁忌則諸公死矣夫何諸公卓然而無更哉

夫此禁忌之所以有者愚者心為之動也此心為之動則此心之神為之感此心之神為之感則或有偶然而微之者此君子所以貴乎窮理也然則禁忌不足也大明矣客曰昔公劉之君也詩曰既景迺相其陰陽武王之迂於錫也詩曰宅是錫京維正之夫彼皆聖賢也猶信之若是子何確然而不信歟然而絕之耶生曰彼以八尺之象而虞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正日中之景以正南北矣非今人之所謂干福而獨禍者也龜者

聖人因此心之已次復取於神明用龜卜都之地耳非舍人之所謂避凶而趨吉者也况三代之時非無巫史之則於左右也使有則巫史因已見之而言之矣又何俟於龜卜而後知耶然則禁忌之無有也益昭矣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分已定命在智力之所能後使禁忌之是信則造化為無用之物而富貴可以倖得死生可以計轉矣是何理哉是何理哉客曰世傳陰陽禁忌之書始自黃帝又何也生曰亥承成辟魯魚盈貢子自辨之吾勸矣不能整吾懷矣

天游雜著文集卷之二

此集有道光辛丑其十五世孫之林刻本傳世甚稀
余偶得之於廠市遂從翼履凡假此以復本對勘
各表編次既不同一卷之中先後亦或互易凡卷中
畢釘皆填補完善通計在行六百餘字補錄記跋
文八首釋忌禁篇法脫系約四百字使故乃年未遂
性於還舊觀為之愉快無已還書之日用志於未
以可翼履通假之誼也丑天中節傳傳何何



天游雜藁卷之三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

門生暖亭

霍厚編集

讚九公篇

留侯讚

莊生曰嗜欲深者天機淺夫莊生之言固多幻妄不
可憑據至若斯言誠萬世之公論也何則君子立身
行己不可有一念嗜慾之私苟於此而不決不能取
信於妻子況朋友乎不能取信於朋友況君臣之間
乎而敢成事業於天下後世難矣子房五世相韓又
已誠奮其氣於博浪沙中白蛇曰過之亦未必出於
私也逮夫破滅陽燒燒道定辭志安太子其雄材偉
器用成四百年之漢祚者由其取信於人而君臣之
相得也當其斐業已成之時何富貴之不崇何心志
之不遂何子孫之是慮顧乃沛然而退蕭然而居從
赤子遊者寧無所見哉厥後韓信夷三族蕭何下廷
尉豈非功名鼎盛之際造物者其或忌之乎譬若風
恬日霽放舟滄浪之上肆目諸山披露翠春往來夷
猶孰不以快耶一旦風濤湧怒檣傾摧壘身蛟窟
之腹悔斯晚矣况子房昔日之出非為富貴也為韓
也非為子孫也為韓也韓既報事既成天下已定獨
役又於勢位隆赫之秋夫豈本心哉嗚呼此子房之
所以高也大抵子房嗜慾淺而天機深得失明而去
就潔人皆以為難而子房以為易人皆繼眷而不決
子房則勇斷而有餘斐業雖雜於黃老去就實同於

聖人故先賢論子房有儒者之風余因仰其風而為之讚曰

嗟古志士孰不願申履盛思危詎今幾人憐字
留侯義激寰宇一計弗就迺授漢主計聽言從
靖天下亂决勝運籌遂成炎漢稱為三傑夫豈
偶言功難赫矣心則澹然彼何與信事本同塗
一戮一繫詎不險乎人生世間所累者慾繁焉
自卑奚禍奚福萬金之資為韓報仇斯事既畢
曷不自謀赤松何存辟穀何道退不勇文迹未
全掃清風洒又太空寥又萬古之下孰踵其高

董仲舒讚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子歆以為董仲舒師友淵源
猶未及焉遊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嗚呼
歆豈知言者哉當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拆學者無
所宗主才之高者不失於黃老之說則失於申韓之
談曾有若先生傑然以聖人之道明於當時者耶自
孟子後天下所趨者利害也先生則曰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即孟子何必曰利有仁義
之謂也自孟子後人心所尚者智力也先生則曰正
心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此即孟子君正莫不正
之謂也至若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易之說其見理
之明豈在伊呂之下哉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其致治之大法亦豈在伊呂之下哉但所遇非其
主耳苟使武帝如殷周之賢君吾未能見其果不能
為伊呂之更業也奈武帝利慾之心不能勝其中正

之說是以其事止於是然六經由先生而益章百家
由先生而罷黜其所施所見夫豈筦晏之敵彷彿哉
大抵論之人不必以事業觀當以學問取先儒論孟
子不在焉下正以其說有功於世教也又論先生不
尊孟子下且以傳說比之亦豈非有功於世教乎或
有譏其昧於灾變竊以為甚矣乃為之讚之

惟昔夏禹力疏橫流窮天巨地萬古之麻遠夫
姬末仁義道榛適生孟軻孔道以申既彼秦廢
式愚黔庶經籍無餘人心益北當此之際奈又
惜又不有先生孰觀其源上誼薄利崇道尚功
正脩治平乃歸後躬道之本源發所未發上遵
孔孟下開聖學先生之言與雅弘深俾或有遇
伊呂其心夫何疎武內外不符揚諸其言陰已

撰諸公孫曲學疾固宜歎為世儒賢則鄙而其
貨薄又其術詎又贊我鳴獸鳴呼獸哉

嚴子陵讚

先生之賢范希文論之詳矣世之好奇者往又謂先
生長遊忘返有廢於明教是豈不亦狂於先生哉當
王莽亂天下人心已昧無耻已喪風教已此常既以
經亦符乘六龍登皇極之位不於此而用心於何而
用心先生自料受其事而任其責詎若遂志而全交
際其爵而局其迹詎若靜己以鎮靜蓋遂志全交則
光武之德為無損靜己鎮靜則無耻之風為可與中
是拂衣而歸焉吾想當時望之者豈不曰彼為天子
故舊若此親厚若此而尤不愛富貴若此則竊名譽
祿諱競之心為之沮矣是故東漢之末忠臣志士

然而興起者先生有以兆之也然則先生豈不大有
益於明教耶天顧金枝後人所望也高車駟馬人所
願也得天子為故人且親厚尤人之所大欲者先生
視之不心動其中則天下何物而可加先生之志哉
余故高先生之風申希文之歌為之讚曰

猗歟先生天子故人握手談笑四海知春足加
帝腹焉知勢臨大自動耳一何心拂衣歸來迺
樓西樂俯仰乾坤何愧何忤何憂何憂千尺清風萬
古坐對江山一竿秋雨既非長沮又非接輿泊
然無意與天為徒庶取日明風發日起一點此
心報漢天子

徐孺子議

遊之一卦二陰進於下四陽退于上君子遠去小人
浸長之時也然六爻之中無所事者獨上九一爻而
已蓋上九乾健剛斷逾安既無所係又無所累寬
綽而有餘裕者故曰無不利夫遊而謂之無不利則
君子之能處遊也可見矣當承興延禧之末君非中
材政非一塗賞罰予奪者黃門也如賢賊良者黃門
也出入內外衆所畏懼者黃門也諸君子苟不能叶
規同力以輔王室則宜修身恭默以避禍患願乃各
相標榜嗎又唯黃於唇吻之間如之何而無禍哉雖
曰內登抵牾勢結害賢而靈國亦諸賢有以召之耳
嗚呼盡善盡美而能於處遊者其惟徐孺子乎孺自
食其力遠避權勢陳蕃欲見孺子一謁而退黃瓊貴
盛不復與通瓊卒負程徒步祭之而去然亦不通其
遊乎也郭林宗俾茅容輕爾追之間以國事不答獨

與容語稼穡吏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木將顛非一
龍所維柯為柄又不違寧慶厥後黨獨鼎沸毒及朋
友士類賊賊而孺子獨安山此論之豈非盡善盡美
而能於處遊哉史氏論林宗明者保身申屠囑見幾
而作若孺子可謂善而有之矣乃為之讚曰

滄溟有龍駭鉅莫倫性雖至捷翅能屈伸南州
孺子蹟高符倫其猶龍耶變化無滯夜皆鳴又
吉代斧斨此獨者又既明且哲彼皆燼又互崇
聲聞此獨卑又遷世無悶鳴又者禍熾者災
是孰召之悲夫恤哉古之君子知風知微賢哉
孺子嗚呼庶幾

武侯讚

有天下之豪傑然後識天下之豪傑苟或心所有不
同識所有不合出處事業有所不類則雖伊尹之賢
不過一耕夫耳是故晏子雖貧不識孔子被褐懷玉
之士終身而無所遇者詎非知己之寡哉孔明臥隆
中恒以管樂自比時人莫或許之夫以孔明之正大
固管樂不足比者而其恒自比焉不過慕其功而重
於復漢耳時人猶不許之則豪傑之士而豈庸者
之所知乎獨先主聞元宣一言遷三顧而聘之則先
主有以識孔明矣又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出者觀先
主之誠何如也既誠矣由是明漢賊定王業勸先主
圖荊州據漢沔盡南海聯吳會通巴蜀以為用武之
地焉厥後祁山一行則三郡叛應關中震懼當是時
俾馬慶循守節度不失其宜安知不直抵關中以成
大業哉奈天運見危中道不成謂之南死乃出於

之所不及非司馬懿所能得而斃之也嗚呼此後七
豪傑忠義之士所以慷慨激烈深嗟而痛之也欽史
稱孔明撫百姓示軌儀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
道此固信然又謂臨機應變將非其所長意又安
知孔明哉九曹孟德司馬懿所為者是皆陰賊狙詐
不顧禮義而為之者夫不顧禮義而為之乃孔明之
所深耻而不言者也孰肯効而為之耶大抵孔明出
處似伊尹用兵合大義不急近功不務小利不詭親
而自欺更固有未純而不失王者心誠非管樂比也
况曹孟德司馬懿之輩哉程子論曰武侯有王佐才
誠知言矣乃為之讚曰

天產豪傑固非偶然肯由辯之惟賢美哉武侯
龍驤虎視一起隆中合夫大義漢祚崩摧鬼賊

用奸君臣感激義膽忠肝不捨近利不急近功王者
之心譎然春融被孤媚者益益掩耳彼以為安公以
為耻不知公者成敗論公青天白日日用表厥忠

陶弘景讚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不於其迹之所已為而必原
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
觀之則其為人者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而觀
之夫豈得容偽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
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歲即知思菽畫灰以為
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更不知為之恥齊高帝作相
用為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閉影息交不外物接
求明問掛冠神武門已上表詞祿矣當斯昔也窺神
聖者匪一人朝為君臣暮為仇敵朝為揖遜暮胥暴

奪雞欲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勾曲過
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於其間所居皆
植松聞其聲輒欣然為之樂性好著述九陰陽五行
風角星雲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
自以為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黃金朱砂時
物亦不漸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
際以梁武為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此眾人所不能得
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為之意茫然與世相忘
焉公之賢為何如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
不偶於時者之所為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
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夷甫在散
誕平叔坐論坐宜悟朝陽發遂作單于宮殿後天下
玄理存與武事自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

有遠慮先炊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為長逝忘返而無
憂世之心者哉子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
隱微者為之讚曰

蓬華既高之蘭斯晦象鴻成群為鶴斯退君子

知微默領心會醪酒難付詎宜忘醉替哉陶公
棄所不通類此富貴為曲之役月高秋熟一枕
於風安知其它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
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為不與
物絕龍變是直上陵下替世道日榛窳於其時
俯仰孤伸烟霞泉石今古真坤高風邈哉不見
其人

陳圖南讚

先生以舉業不足累其志遂隱於武當以自樂是以

世其為神仙者流而未久先生先生之自抱者未
 嘗一日忘夫天下也讀書自晉漢以後每闕一朝華
 舍輒變者數日太祖太宗居清時與韓王遊長安
 市適先生乘白羅遇之撫掌大笑巾簪幾脫以左手
 握太祖右手腕太宗入酒舍劇談盡歡韓王偶越席
 先生斥之曰紫微垣一小星耳何敢若此夫二帝之
 於茲時亦常人也而先生識之於寰宇中顧肝肅以
 相接且撫掌而大笑其所笑者詎非賀天下之得人
 耶今之人不惟不能識人之貴賤也設使識之則滿
 隱生於宵中輕重形於顏面矣况見帝王乎其必有
 攀附納結之私矣其能以手相握視帝王如常人者
 乎及太祖即位詢以元默修養之道先生則以君臣
 合德進之詢以堯舜今可致否先生則以清靜為治
 健之其不仕而終隱者知天下已得人也使天下之
 無人又安知先生不為有為而極民於塗炭哉意此
 先生之微意而眾人之所未識也世傳先生得種法
 此特先生之網耳雖然要而論之先生睡賢之器而
 有安樂之心者也澹然無物不可得而賓馭者也乃
 之讚曰
 重小天地識超古今聖賢之器象際之心睡非
 真睡吟非真吟與造物遊彈無絃琴出非為己
 隱非忘世白雲青山莫知其貴不可得賓不可
 得馭萬古高風灑焉誰繼

管解歲牙性能後與載拜
 玉塔似知人意幾如山顛軒圍之祥麟濯
 如雪瓊周庭之白雉豈徒顯萬國之同心抑有
 以見庶物之咸粹此造化之有情鍾英華於正
 氣太平有象昔人之格言四海無震常
 聖人之盛世於戲茲足以著億萬年雍熙之聖明
 聖主賢臣之仁義矣夫豈炎漢李唐之敵其哉
 御筆用珠批出云此篇言簡而切實
 辯附三物安危辨 九三九看
 諸子辯
 管子二十四卷劉向所定九九十六篇今亡十篇唐
 司空房玄齡注或曰實知章注晦翁謂仲任齊政又
 有三歸之弱矣暇著書斯言信矣仲假仁義以濟其
 私被豈不知其蔽耶必不肯著書自滿其短也要亦
 後人所作壞後世君臣心術者也
 晏子十二卷晏嬰所作謂之晏子春秋晏子治國以
 儉故柳宗元以為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
 自著也然晏子不知孔子是不智也不智則燭理不
 明其書多背於理者非嬰所作而誰哉
 老子李聃也為閔尹子著道德八十一章後人強分
 為上下篇非聃本意也蓋得於心而不失者德也日
 用常行者之謂道豈可分為二也大抵其言以清靜
 無為為主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注徐廣曰姓文名軒李暹
 曰姓辛濮上人也或曰計然是也或曰唐徐彥符所
 依子以或者之言為是夫計然貨殖之權也又安得

托老伏清靜之術耶然則必非計然之書也

尹子一卷明令尹喜所作喜蓋隱者觀老子為其
著書為人必非常人矣今其言多巧刻何也其後人
復托無疑

尤倉子五卷九篇相傳以為庚桑楚撰宋公疑其
言以為唐人所作以近代以文章取士句是之也

御批子二卷其言曰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文於
子無厚克於弟無厚是不知天倫之懿者也宋公謂

其宜於誅戮信矣

鴟冠子楚人撰不知其各常君深山以鴟羽為冠者
也其言曰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夫五行一陰陽也陰

陽一天地也豈可分四時為天五行為地也耶盈兩
間一陰陽耳宋公以為至言何也

平準子十卷程本撰或者謂其即孔子與其傾蓋之
辯子非也既得與匪人傾蓋而語則聞道矣何其言

之雜耶大抵得佛老之癩批者也

列子八卷九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其言簡勁微妙
不費不繁蓋亦超然而獨立泊然而自怡者然其類

釋氏輪迴之論未若莊周之曠然者也夫一生一死
理之自然豈有此生之氣已消而能壽生者乎宋公

深許之蓋亦蓋道之未全欤

管子孔子弟子魯人也漢志云十八篇有脩身天圓
免過勉人孝篇辭甚敷術意甚宏濶然管子篇實人

也問聖人之道最為親切其於精一之學略而不談
其又何也豈後人撮之而征者歟取大學讀之其病

自見矣宋公以為真管子所作非也

管子三卷其論與不經宋公以為後人所作是矣
管子七卷亦後人所作不然試取中庸辭之其病

管子一卷慎到所撰到趙人見史記列傳中其言曰
立天子以為天下正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君以為

國非立國以為君也其言甚奇宋公許之非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人撰其言汪洋恣肆其言甚奇
其言本於老子汪洋恣肆其言甚奇宋公許之非也

商子一卷其言曰天地也天也地也聖人也聖人也
之問大合之內何物可以離之也惜乎有聖人之

之無聖人之學而論其也

管子三卷戰國時人宋大夫墨子撰其言甚奇
其言本於老子汪洋恣肆其言甚奇宋公許之非也

管子一卷其言曰天地也天也地也聖人也聖人也
之問大合之內何物可以離之也惜乎有聖人之

之無聖人之學而論其也

管子三卷一各玄微子或曰王詡隱嶺川陽之鬼
谷故以為號其書有押韻鈞籍揚李之術蘇張師之

以傾危一也亦好邪書道之最者欤

管子一卷其言曰天地也天也地也聖人也聖人也
之問大合之內何物可以離之也惜乎有聖人之

之無聖人之學而論其也

管子一卷其言曰天地也天也地也聖人也聖人也
之問大合之內何物可以離之也惜乎有聖人之

勝曾子蓋五十步笑百步者耳

尉繚子五卷魏人也不知其姓名其言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

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

如虎如風如兩如霆如雷震之真天下皆驚又曰

兵不攻無過之賊不殺無罪之人殺人之父兄利人

之貨物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

暴亂禁不義也其為言抑何其仁耶吾於尉繚子深

有取焉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子言刑名

額申韓蓋雜而不章者也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作封於商故以名書好刑名之

學以愚黔庶先王之罪人也

公孫龍子三卷有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九

六篇龍趙人平原君客也傷明王之不與駭名器之

弊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蓋不過報無根之談以直

亂耳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所作名況避宣帝諱改作卿為

蘭陵令其書言性惡每譏訕子思孟子蓋好高之士

而未嘗道也

韓非子二十卷皆刑名法術之學而歸于黃老與李

斯同事荀卿其書有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

身以滅其國又安知若書以自飾哉

孔叢子七卷即孔鮒所撰秦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

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于屋壁其為書委

明無氣不類西京文字蓋亦偽為者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二卷漢劉安撰安招致賓客著為

是書有原道淑真天文地形冥覽精神等篇又有中

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蓋雜而不馴者也

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所撰九十二篇韓愈其文簡

而奧蓋亦工於澁僻者也法言擬論語太玄擬易何

其不自量哉

抱朴子晉葛洪所撰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

之事外篇十卷駁而難通洪謂神仙決可學之無

難金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

豈非攻於異端者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或曰梁劉勰撰所著文心雕龍文

體與此相類其言本黃老諸家之說雜而引之其言

曰萬人穹孤以向一鵠之能無中乎萬物眩耀以感

一生之能無傷乎蓋亦涉萬世久而有所感深切要

亦得蒙莊之粗者也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仲淹所撰文中者乃其門

人私謚也文中子有聖人之志無聖人之學然使其

有巧遇而其經濟之木亦不可誣也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司馬承禎為之序豈承

禎即天隱子欵大抵皆言養生之法

玄真子十二卷即唐人張志和也志和金華人十六

揮明經南宗命待詔翰林後以親喪不仕其書多理

集 27-126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唐人也其書錄唐大中後事
齊丘子六卷一各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甚悉
或曰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所作齊丘竊而自
為也大抵其言本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易之意耳
豈知聖人之道哉

警隅子二卷蜀人黃暉撰宋仁宗時人其言曰張
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交劉向得聖人之力
是何言欤張良肯何劉向非知聖人者也其於安也
變也何有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惇願所者也
其言淵遠弘深由暢旁喻上達天理下達人情直造
義文之域自孟子以來遠言理道學斯昧周子一
出遂使六經之理坦然而明白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

道燦然復明於世其為功豈淺哉善乎胡五峰曰
一曰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
行地

子程子十卷程伊川先生所撰其門人楊時變語錄
而文之者也有論道論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
心性人物等篇蓋自堯禹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後

有功于孟子者斯人而已明萬古之心啓萬世之學
其先生則晦翁無所不非晦翁則道統無以續不徒
有功于萬世之下蓋亦有功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微先生其

求樂二年余寓於雞峰之官舍每至夜深必
念古人之行義而愧己之無用於世也曰取

學士潛溪集觀之受其諸子辯三十九篇遂錄
于此且人生世間不皆一各出已見以著其長
然大淳而小疵者有之淵數而不正者有之殘
酷而深刻者有之正大而光明者有之孔子曰
吾嘗聞疑余蓋聞其所當聞缺其所當缺者欤
十月初五夜天游道者則下燦

三物安危辯

余過彭德宿於旅次見人家以蠶聚蠅而遊之數之
如神畏之如鬼余問之曰蠅乃虫之微者也物之毒
者也爾何事之嚴欤答曰吾邦之人非敬蠅也敬其
毒也敬則懼其毒而致其和也殺一蠅則千百蠅至
謂之送殯又謂之復仇故畏彼而不敢殺之也殺之
者不祥故彭德之蠅得以自恣焉及至齊昌宿於山

中人家更相戒曰大王至矣爺來矣各小心而奉
之可也及旦被相勞曰昨者大王至食吾牛矣吾徒
幸無恙此相慰曰昨者爺至食吾豕矣吾徒幸無
恙父母妻孥皆自以為得福余問之曰所謂大王爺

者何人欤答曰山中之庸也吾畏之至者所以畏
其威也畏其威者避其暴也故廣昌之虎得以為恣
焉及來雲中自講讀之暇則適野而流觀見黃鼠教
十輩往來於土坡沙積之上人見之則手而立循

而俟若孩於人者閑而雅朴而馴無損物之心者
也余然後知詩人所謂有休者矣一日秋高氣清草
木黃落又流觀於野則見人之窳乎土坡沙積之旁
者皆解有並足手執鋤鑿掘地而搜之得一鼠則剝
其皮而烹其腸剔其骨而燻其肉其味甚香而無不

備余問之雲中之人曰爾何酷之甚欤彼何得罪之
深欤答曰鼠淳而肥索而羨吾鄉之人資之以為生
何以克人之口腹可以沃人之腸胃故尺寸之地無
不擁而搜之也凡鼠之生雲中者切之惻惻憂惕之
靡暇不克容其身焉天游道者仰天而嘆曰彰德之
雖廣昌之甯天下之至惡也今反畏之育之如彼黃
鼠善物也而反得禍如此何天道之不均耶何天道
之不均也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何其相戾
之若是也雖然三物皆造化之所生者也禍福之不
同者所處之地異也一以樂一以悲一以安一以危
嗚呼昇哉然則予由三物然後知君子處身擇里之
道

辯星象之應

李邵好天文之術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向益
州夏之邵與之露坐問二人曰君數京師知二使何
時發二人驚而問諸曰何以知之邵指星曰有二使
星來向益部是以知之余嘗聞黃帝之時命大撓探
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舍容成造曆命史區占星象
夫所謂星氣得非邵之所謂耶然但謂之星氣而已
未見其以禍福吉凶若後世識緯術數以悚人者竟
舜時考中星定寒暑敬授人時而已而亦未嘗視
執之以禍福吉凶者也豈後世好奇之士推測而或
驗欤抑亦以數而知之欤不然何其凶愈降而術愈
徵哉雖然天道與人事相関貌言視聽必而能禁
明聽聽察則休徵自我而致矣若曰某事應某星得
非致遠而恐泥乎邵雖奇道學君子之所耻言也

策頤

三代聖人所行之道一也所治一也何以有忠憤文
之異欤豈夏之時獨有忠而不貴夫質與文也殷之
時獨有質而不貴夫忠與文耶豈周之時獨有文而
不貴夫與忠質也何三代所尚之不同也至孔子登
顏淵為邦之問而又率四代之禮樂孟子答滕文公
為國之問乃率三代并田學校告之又何聖賢所取
不同若是也夫明經將以致用也諸君子豈無致用
之才者乎請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孟子曰仁者無敵又曰王不待大夫諸葛孔明之純
一劉先主之仁厚又何不得天下而亡欤先孺曰修
德以仁則天命在我是豈孔明後主修德行仁之未
至欤諸君子博學多聞必有自然於育中者請數其

說

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二十篇之首大學亦然獨中庸
以性道教為說孟子以仁義為言聖賢相授心法一
也何記事者之不同欤或別有說欤抑不知所謂李
者何學欤諸君子講明日久必有明於此者請審其
畧
蘇氏謂漢高祖漢光武及唐太宗皆以不嗜殺人致
天下夫高祖起於亭長光武中興之主也太宗托於
晉陽太祖起於陳橋而為君也四君者得天下實不
同矣何蘇氏例而言欤亦不知四君者其心同欤異
欤諸君子格物之功必有明於得失治亂之源者請
陳以對
古之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禮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此觀之則先猗為繼天立極之君嘗矣何孔子刪書而獨以堯舜治教抑堯舜與伏羲有不同欤何孔子求之而有異耶諸君子傳學自以請商確焉

先儒以金木水火配仁義禮智木火仁禮也金水義智也此乃一定之禮而曉然之易見者也至於樂記則又以理屬陰以義屬陽是何欲請明其說

中庸言自淑養慎獨之功而致夫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夫堯舜聖人也固能參天壹贊化育而致位育矣何二聖之子皆不能化乎若以理論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况二子得聖又以為父化之亦易矣何乃終不能化而使天下讓於舜禹哉諸生必有明於理者願其其略

漢高祖受三老一言而得天下此固然矣然高祖英雉之資詭運之量使其不聞三老之言亦可以得天下乎且鴻門之步高祖已在項羽之手矣使羽聽范增之計亦可以得天下乎夫范增固人傑也其勸羽殺高祖之計是也非也至於項羽不從怒而至於殺

項羽以死力血氣之勇救義禮之勇救諸君子必有詳於古今之成敗者請悉以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

罪又也生而知之宜無更於堯者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何款意與諸君商確焉

夫坤有柔順之德所謂承天而時行者也至於文之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天坤乃陰也龍乃陽也與陽相爭又非承天之道矣諸公必有能言是者

願無所隱

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此三代聖人之所造建故有人統地統天統之說焉至於賴廟問為邦孔子獨取於夏時何也夫苟以夏時為是則以商周為非欤豈

商周之聖人而有莽之事耶又曰夏高忠商質周尚文夫豈夏時獨有忠而無質與文豈商時獨有質周時獨有文而無忠乎且文質不可視勝何商獨言質

周獨言文乎諸君無隱焉可也

堯舜之世下視商周遠矣其為言宜其古且澁也而二典三謨反平易商周之世上視堯舜遠矣其為言宜乎平且易也而殷盤周誥反古澁何遠者反平易近者反古澁乎諸君子於書必讀之孰矣請詳其說高祖鴻門之步可謂危矣然無項莊亦能免其禍乎項羽為江之渡可謂窮矣然使其江渡或者其再興乎且高祖所以忘天下者何計最善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計為不善諸君子史學孰矣請無隱其說二

符堅寵信慕容垂可謂至矣然王猛諫之謂不知早除之他日借以風雲不可復制矣司馬公論無罪見疑窮困歸秦遠以殺之是塞來者之門也然後大彼燕而益盛堅遂殄滅而不存謂其不殺垂以致其耶則王猛為是司馬公之論非矣請查其大略

講章 請帝堯用絲洽水

夫天下之至公者無有過於遠也天下之至明者亦無過於遠也故稱其為欽明文思而又稱其能知人能官人夫欽明文思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燭能知

人無信人則於天下之善惡無所不見今既知然為
方命地族矣而又聽四獄所舉而用之何邪若曰方
命地族未見其必然也則非聖人之智矣若曰四岳
之言不可違則非聖人之愛民之心矣噫殊不知聖人
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聖人
視天下無不可改之人聖人待衆人不致以輕絕之
歸雖不善人安知其不能改邪四岳之舉雖未允又
安敢自以為是耶若有絕人之心則非聖人矣若有
自是之心則亦非人矣致之一字蓋堯雖知禪之不
善猶異其改之也其勉之者為何如哉其望之者為
何如哉嗚呼知天地之心者則知聖人之心知聖人
之心者則知天地之心也

講洪範皇極 臣民有節

為書讀洪範九五皇極之章知天下無不可化之民
知人君無不可為之事也夫人君立極以示民則民
觀感以歸善所謂極者至極之義標准之名中立而
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人君有斯理民亦有斯理不
解出乎理之外也雖人品有高下之殊而人君念之
受之錫之則一何也庶幾並育聖人之心也夫氣獨
者人所易忽而聖人則仁之仁之則被惠夫所矣高
者人之所同畏而聖人則規之規之則被不致為
惠矣此尤見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也至於用人雖當
又必欲盡其心之所安斯無偏於辜者矣若夫會其
有種焉其有極之語則有以見天理流行於日用之
間得化聚合於本心之內皇極之体用無不周洽於
上下之間也曰于審其訓所以見皇極之理出於天

曰是訓行所以見皇極之理同於民嗚呼天之所以
生斯人也豈無天命之性哉君行之盡其道則可以
造於極行之失其道則未免入於 凡民之化
與不化係乎人君之一身皇極之建與不建係乎人
君之一心自堯舜至於商周無不化之民者建此極
也嗚呼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人君苟能体而行之則
天下為三代之天下矣

講乾卦六爻之象

初九潛龍弗用
潛初之象也龍九之象也九乃陽之數謂之曰龍
變化不測之物也初九爻之始謂之曰潛乃在下
未顯之意也夫龍而在下是未能得其時也未嘗得
其時則何以盡其才乎故曰弗用弗用者非其時也
非其時而守之者君子之為也嗚呼聖人同意以明
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而推吉凶易之道其大矣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離下而決三見龍在田之象也初九地中者也
九二地上者也故曰見故曰田夫龍之在田將得時
以用其利之時也詎可無所為哉心曰利見大人可
也利見大人則二五友際投此資賴可以有為矣蓋
見龍在田為九二之象則見大人為見龍之象嗚呼
觀象以求其占觀占以施於吏易之道備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三重剛不中之地也君子處此寧無憂乎終日乾
乾者而其心即天之心也夫心有所聞則非對越土
天矣是故夕惕若見其心之敬慎也厲無咎者見其

重剛險危之地而無咎也然則厲無咎豈非為父三
 之劫而夕惕者豈非全其乾之心與或曰乾乃聖
 人也聖人其在敬乎寬人危地而不敬者常人也知
 其危而敬之者聖人也易為君子謀詎不信哉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乃陽也四乃陰也陽乃在上之物也躍有陽之象
 焉陰乃在下之物也淵有陰之象焉九四在上之下
 豈無淵乎九四在下之上豈非躍乎然則所謂或者
 未定之辭也聖人居此亦當士時中之道而已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也而居四乾之上有飛龍在天之象焉陽乃
 在上之物又有剛大中正之才而君子位是天下之
 所仰望者也有利見大人之象焉然則以占法而觀
 之則下可以求於上而上亦可求為下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之極也過十而傾過高而三理固然也况陽
 乃剛健之物豈三大過哉又居於君之上故曰亢
 而不知下故曰悔然則悔者豈非光之使然坎不然
 九曰遇極陰氣將生吾見其悔之心然矣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程子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有戒其用剛之義
 朱子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有用九變陰之義以
 戒人之心也一以九變言占者之法也龍而無首乃
 陽變陰也見群龍無首我則不可過也然則朱子所
 謂剛而能柔則又未天下兼指子而言之者
 天游雜藁卷之三畢

天游雜藁卷之四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漢辰梓
 門生慶亭 程厚編集
 記
 李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聖人之言弟子記之而
 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何事無解又多舛誤
 臣少欲編次注釋而未暇今加學士親務稍簡故成
 素志旨朕切好語論以其篇名淺近注釋有疎有意
 與碩儒為之鄉先有此請願為置一講殿與卿日夕
 討論必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下著述為御
 製朕意不如比自幼讀書頗有義性今欲同商量
 必意長則注於御製鄉義長則於臣曰今後代知君
 臣同心精於古訓乃一時盛衰非欲占知義也必曰
 陛下睿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化祖述堯舜者也
 臣識見短淺方欲解七十子之言臣憂占臣義乎所
 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軍至猶講老子不殺故
 便賦云縉紳以干戈為兒戲宰衡以清談為南極高
 貴卿公為縉紳寺較量精義何敢於致今吐蕃劫盡
 去京師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懈怠且
 為後世笑君臣同注乃不忠之務願持理平然後圖
 之上曰卿九吏精深如此可謂真宰相矣
 論曰余自幼慕李長源之為人以其家者忠遠名勢
 趣行之高也及讀其傳史臣謀吏近忠輕去近高自
 全近智深竊疑焉今觀其不肯與君同注論語不足

以治天下乎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在此經顧乃比
之老莊之言不亦讓哉今而後吾知長源雖能技擣
善立朝廷單言暫謀足多裨益至於教君克弊則繫
乎其未聞也

唐張中丞題靈記

靈郭之西有山曰鑄山自大江而來蜿蜒起伏其
態百變距茲山而止焉邦人以謂山之靈氣攸儲故
構睢陽張公之廟於其麓廟之前有泉深僅百尺清
冽可愛宋建炎初靈至柔者隱於山之南有道術託
公之靈符其碑甍而為井凡邦人遭疫者必禱於公
之仁亦資泉以行

汝武己已春知縣楊侯集邦之耆老擣泉上頌曰
靈泉靈德記之達邦人也邦人敬公猶父母達其可
無言乎公鄧州南陽人字慈氣高邁多雅略讀書過
眼即識不忘唐至德間天下士大夫不為鮮矣逆胡
構亂為國家掣節而死者獨公二三輩而已當難立
令令孤潮附賊王侁不通大將六人論公存已勸公
降賊公陽許之翌日設天子尊陳於堂上率軍士明
大誦以斬之一日湖謂公曰足下軍令固善奈天道
何公答曰爾未識人倫安知天道達靈論公匪惟忠
貫白日義動今古至於李閻明瞭秦漢以來蓋不多
見人知公以數千卒橫劉賊鋒視死如歸為難殊不
知公之心造於理而安於義命無難也人知無睢陽
則無江淮殊不知所以保江淮者全唐室也所以全
唐室者為後世利也何則俾公一少屈其氣則江淮

由是而潰唐室由是而亡賊必塗炭南域腥穢風俗
禍及後世或者論公之廟宜於睢陽而不宜於南域
是豈知公之勲哉公之精英足以厲風教激頽俗豈
唐南域宜廟雖天下庶之可也世之賣國降賊全委
保子富貴者觀公之像吾知其毛髮立心掉而不
禁矣豈小補耶雖然人之精神何所弗至責躬而以
發兩博膺可以消霜悲泣可以類城浩歎可以決石
泉不能活人也假公之神耳神不能私泥也由人之
誠所致耳此誠也發於吾心而感公於千祀之上假
泉而活者必然之理矧靈至柔之神亦將與公流通
於千祀之下乎無錫濱於江淮庶於公宜也匪僭也
泉以靈名亦宜也匪枉也嗚呼古所謂禦災捍患則
祀之者在茲乎揚侯誠信而知誼者故余為之記

若夫公之始終大節已著唐史茲不贅

芸窓讀書圖記

南安黎則行氏以詩經充歲貢生陞大學氣充而禮
恭德脩而志立命其居曰芸窓讀書且求繪畫者形
之於圖巧余記之余因則行而自歎曰天之生人好
惡不同而識見亦異獨學而無友孤酒而寡聞識不
可不為之慮也人之為人以七尺之軀接無窮之吏
苟不讀書以弘其識則何由而參立於霄壤間耶然
書者載道器也張茂先好書積三十乘金樓子好書
致八萬卷書其貴多乎哉古者作於六經以教後世
易以通幽明開物成務書以記政事著道統之傳詩
以道性情俾人知感創春秋示法戒嚴華夷之辨
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綱目春秋以著世代之變議

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揜而計之不過數卷簡易精切莫踰於茲君子誠欲求道舍此而他求可乎彼三千乘八萬卷非不盛也徒使人多聞靡飾浮辭以蔽愚俗耳以稽古幹者雖勝乎積金而又貴乎積書之得其書也雖然吾聞芸以辟蠹故藏書室於芸蒸稱又其間無非故書之至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有務則卷束而後起則行以芸辟蠹抑亦祿之心坎則行方將顯用於世予故備讀書之方以為勉明之於身休之於身吾則勉行舍英咀實大闢其力於賢賢之域矣則行勉之慎勿為人指為書肆也是為記

書林萬卷樓銘

少司成張公之嗣子曰收以其先所積之書目其樓曰書林萬卷

朝端諸天老成貽之以箴什鏗然而金玉鳴煥然而鸞鳳舉可謂盛矣然非收之德業足以洪宣其家聲焉克致是哉昔唐之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創發財書至於萬卷遠子布平蔡有勳授御史中丞為河陽節度使天下宗之今司成公由小宗伯來副成均翁然聲光於四海收又克裕父之以為前烈雖未膺顯擢而崇獎乎公鄉忠孝功名殆見於田氏而上之矣僕於司成門下士於收為弟昆可無言乎鍾為之路曰

歲皇駕遠大猷寔瘳煌煌學匪言局宜鑒訓既陳人文則彰含英咀實惠我無疆由經達傳以及百代政獵旁搜幸探其義寶裝綺籍錦履牙籤肅以臨之有病斯從快雖曰萬要在九經傳既而約我心日明

壽教崇川匡篤忠貞家學之傳四海稱榮父為人師天下名儒子紹其芳式演膏腴才言書考載燕登之謀世單及昔有田氏萬卷是載忠孝以特題頭於唐今觀張氏曰箕曰篋胚胎先業蹟邁前脩清風素範有隆弗替我銘其樓敬昭來裔

挹清軒記

挹清軒者臨江鄭文志宴居之所也謂之挹清者清者下取之也有平挹江瀨者是也清者澄也弗撓之也古人有臨清賦詩者是也夫平挹江瀨臨清賦詩瞻姻已畢宅心世外者之所為也文志以詩禮故家教子孫明體適用以求乎顯融者也烏用取彼以名其軒哉然吾聞臨江俗尚禮教長清誼士大夫生其中多清辭立忱建各于世若劉神度清要孔平仲之公貞卓二章於當時而鳴於後世使其孝之瑩德之不清志之不確烏能益於前而利於後如此哉世之善論事者皆曰君子者治之源也君子養其源而清其流之濁者源之濁流之澄者源之清是以君子脩其本則不為紛紛之所撓矧臨江為名勝之地章山時其左淦水流其右玉筍閣相為賓主巒巒蔥蔥有四時之秀文志之軒正當群秀中間憲展几則白雲青松遠近互映澄灣古澗彼此交清至於風帆沙島烟雲出沒一覽古今形勝於文席之間謂之挹清信乎其挹清矣雖然文志今為海寧縣令兮海寧邑也風物之饒不劣於臨江縣令牧民也明體適用不素於家學向之挹清得不為今日之挹清乎文志清不聞於隱顯則上踵孔平仲劉神度之高風故

江山之秀益增其光矣又豈獨宅心世外一皆之自
適哉文志求余言故述其顛末而為之記

尚南志齋記

龍源趙志學氏類其齋曰尚志建翰林求余記之志
李太李生也事上以誠接下以禮篤志士也余時惜
為國子耶教閱諸生甚眾其資質下者皆業無立不
解去其市井之為其踰此者又不過擄章裂句竟為
科第之習爭妍奪雋區々於声利兒女之享哉一智
一或在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念慮之際七尺之
軀不可不尚夫志也以身之察之愛物之故者眾
矣志其可不立乎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
關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而怠乎道其可錄於外而
食其志乎吾聞志李龍源右族其辨父東山先生受
李於異文靖公有春秋屬辭行于世今志李以其家
李陸太李注行特有顯融於朝廷矣其所尚之志豈
常人之志哉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學備矣請以
大人之吏為志學勉

陸氏蒼食池館記

天壤間萬卉中之至貴者莫若竹弗別弗柔厥性貞
固此山林肥道之士所以託其勁節而符其歲寒不
渝之志也吾友陸君景中以醫道儒居於都門之西
偏津輪馬跡標香乎門外黃埃紫陌交結於東西沙
洲溪渚之無有也而景中於軒楹之外闢地一方植
蒼食數畝澗一泓而儲水盈尺暇則與其兄德中講
李於其間市声書聲僅隔一簾非山林肥道之士要
亦尚夫歲寒不渝其志者也景中好琴與詩存紳注

生辰樂道之德所以克不奪其志意從其好故一
身之內百祥辨集而聲譽洋溢靖江殿下知其賢書
後陸地諸四字以華之若陸之兄弟不惟志趣之高
又同謂式據其規模矣客有過翰林詢于者曰吾聞
爾之志趣與之攢植此竹也孫交誕即內實外澤皆
竹之美者也景中不足之變而後蒼食長、竹之至
者為長子為蒼食長子東方也蒼食青色也一陽
生於二陰之下猶蒼食之根蟠固其生意也今陸氏
以三世齊人猶造化發育而全其好生之心也夫好
生之心既全又奚必私開二徑明連光景以遺世而絕俗
哉客笑而別曰次第其語以為記

城西草堂記

俞君朝宗馳書京師告予曰吾先祖存慶蓋在九隴
之東梁溪之上自元季天下亂兵燹荐臻悉已銷毀
吾以鉛縣守鄉里母且老不能無憂遂者幸獎所粗
復納九峯於几席之上而白雲青松照吾目而澗吾
有矣梁溪之水演漾一碧渚鷗沙鷺晨夕相為主賓
鐘之三牲八珍之甘而饜菱紅橘綠柿金橙或可營
致視彼傲、晨鳥其子及哺者庶可無愧吾與子為
角交而人同志可無一文以昭吾二十年用意之
勤乎余得朝宗書而歎曰人生兩間所尚者利與名
而已然勞其形而集其思揭、乎而奔走於吉勢之
際定忍睡而口嚙嚙包慚忍辱竊公之樂以夸其練
人以華於愚夫愚婦者易可勝紀余與朝宗生同里

學尚道一時之友服紋綉高門駢富貴奔走聲勢者非不盛也不其年若煙漸星泯質而植狹者亦廢矣豈非無德而福其為崇猶無其厚痛必壞乎朝宗自幼志有古人之孝廉之少私寡慾絕白帝粹其待人也確其奉母也孝天和人香物莫與竟百乎克復先秦族紆孝子鄉打善人也較彼拘乎聲勢之塗豈不萬相遠哉雖然九阡之林登吾與朝宗舊游之老也梁溪之鴈鷺吾與朝宗舊盟之所也持一破硯賣文江海僅二十年矣道不成而志猶就何時湘瀾癩舉春酒登堂壽母然後盼朝宗之清言

人皆汝鈍汝拙其真人皆汝孺汝持其平於戲其殆矣
方硯銘
人皆汝鈍汝拙其真人皆汝孺汝持其平於戲其殆矣
白守黑聖靜而不爭者乎

陸生遂自富水回為余論及舊交浦良能者贊曰昔洽多聞德日新而李日進較居梁谿時今百倍矣昔唐愚士先生愛其為人也書靜趣二大字用旌其居焉問其僕巧子紀之子驚而嘆曰意靜趣乃山林肥遯之士遺法絕俗者之所為也二能從於吏成焉擾攘之間非使類也而唐公以此贈之不亦有意也夫一陽起於復此靜之中動也一陰起於垢此動中之靜也是故古之獨夫理者靜不遺動不遺

便於一陽以以觀掌失指汨堯乎宵中也唐公以此贈之庸詎知下以其沉默而能制動耶彼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城得夜衣以負芻是皆識見之未烟也苟有誠焉則燭理必明燭理明焉則天壤間目之所觸皆之所聞萬變千化隨處隨遇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何莫非吾家之物為吾心之趣哉世之好事者往往誇許箕公之高夫箕公以一瓢累耳即遺諸溝中借使不得已列於金堂之上置諸顛危埃埒之內則將何以遺之且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強弱之相陵窮遠之相尋憂喜倚福之相並醜者不以靜制之則恥然之身周旋左右樊焉醉於塵擾之中焉有終已也然則良能可謂不絕夫吏之理不遺夫累而得累之常游心於自得之鄉寓形於

自適之地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擾攘之為寧極寧極之為擾攘矣良能之嚴君簡齋先生與余為忘年交者也良能又吾之所舊交而明理者也由陸生之言而記之禮也異日良能鑄吾言於所居之軒公退之暇從容讀之豈不有以頌唐公言外之深旨哉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於靜請接此為良能勉

梁溪施正齋先生顏其宴居之軒曰種杏正齋以小兒科鳴於世尤務於濟人一時王公大人高名碩德之士咸推轂而交之正齋歿嗣子仲模尤勸其業復求大夫士善於文詞者庸責其軒不甚宏無構之婆娑參差紅蕖交映若吾先師張孔部陶助教二

先生咸有手澤於其下仲模嘗春明氣和之際觀花
之芳則思父之德觀枝之懋則念父之雖百歲之遠
存亡之異其父之儀容莫不肅然於心日間故仲模
歷惟醫道之隆人皆伏仲模孝行惟難及也夫杏園
細物也昔產奉用之而名後世後之苟能心董之心
微杏而濟人則亦董耳若正齋者抑亦以董心為心
者欤君子謂仁者必有後吾於施氏證之矣然世之
人孰不欲其孝之行而孝術之行為有命孰不欲其
子孫之賢而子孫之賢不可必正齋惟知濟人之子
綿人之嗣而不計其福之有無斯不可必之中自有
可必之理故聲譽是著子孫是賢皆出於無心而致
使有一毫自計之私則仁未必盡術未必精矣又安
能盡於古人而致子孫之賢也哉嗟乎仲模克踵其

獻杖圖記

羅衮杖銘曰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夫
至微者杖也古人以賢者配之豈非而氣之衰而所
藉者在彼哉豈非國之治賢者不能以自彰國之危
賢者可得而獨見哉然則杖之有益於人之衰賢者
有益於人之國理之自然者古人以杖配賢以賢配
杖夫豈溢美哉吾友顧允迪氏篤於孝者也恒懼其
父德齋處士之衰凡見竹之可以憑藉者則采之

之則必進之於處士處士亦請之以為登山臨水之
便或風恬日美之辰草木駢秀之際則待處士之游
焉以甘脆奉以時物宴安中林弥日忘返處士則憮
然樞倭隨適自安允迪則于、而趨雅、而侍給
左右動輒得宜好事者繪之為圖而且咏嘆欣舞者
而成詩、皆言其杖之堅子之孝吁亦盛矣風俗之
厚詎不因允迪而益厚乎昔潘岳退居於洛之溪素
其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自以為榮之至極而一旦
越世利與季倫諸事賈謚以致於敗則所謂樂之至
極者局在哉方之允迪誠不逮夫萬一也允迪安貧
志道雖菽水奉親而有三牲之樂朱墨糊口而有萬
鍾之榮蓋得之於天而遂其性者耶吾知允迪用之

國必能任重道遠可以託孤可以寄命也雖然杖非
一種也有曰九郎有曰靈壽九郎者危危惟壽亦
於世靈壽者事漢不忠承家不孝至於錄款亦
不過誇張虛譽以逞其文倖之工其有如允迪之
於親以勸風俗乎異日觀風之使或取諸賢之語而
上之則

觀心堂記

宸翰之龍旌嘉之榮敷錫赫奕於讓王之邦也必然
矣允迪熟與予遊姑記願未以俟

雲山居士徐君以其燕息之所揭之曰觀心堂余
記之雲山幼而穎悟雖在群兒中嶽然無戲色清
寺觀佛而敬甫長遇名流碩德罔不作禮若季
公海雲容公亦常見之恒欲祝髮居山其母司

止之則傷其亦賢厚婦也不以家室困其子故雲山
得此李焉觀心二字亦其素有所得乃揭之而自
其言其然吾儒者也雲山乃欲以文字記之吾將安
言道不同不相與謀吾恐吾言未足以發其蘊也夫
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應萬事孰無此心哉手之持
足之履飢思食渴思飲無非此心為之主性則理而
已理具其中而為萬事之本奈天地贊化育是皆此
心之妙用賢者守而弗失愚者縱而失之古聖人授
以精一之方俾人約之以復其固有之善所以心能
盡性不知檢其心未聞以心觀雖然釋氏之觀心吾
輩聞之矣彼謂一念萌發諸妄乃生是故嘗以智炬
不昧心光若念不妄外境常虛譬如水月適遭各現
本体本跡雖現各無所著故儒釋一家性相角其

說如水炭之不相入也然則雲山矣為而後彼耶豈
不日馳驅萬行乃致虛勞而靜靜寡欲可以離苦海
乎不然何者若彼之深也雖然釋氏有言慈心孝
順供養父母乃至肉身當濟其厄雲山有母髮種
矣誠能奉甘旨怡顏色養其志而保其家紹其祭祀
則釋之道又未必無補於雲山也又何必居乎山變
乎服大言危論驚於梯空接屋也哉是為記

松雲軒記

松雲軒者河水瀟子安藏脩之所也子安常與吾友
王孟端氏遊孟端謂予曰子安性高潔然統統自勿
後其叔父恭詩四方叔父知其賢也擇師以教之子
安有母事之惟謹温清外在於山水間登臨慨
有高世志復精於醫恒曰我將家子也其者非

事吾將文乎文者非盛德曷足以致用吾將為乎
者不可以無業吾將醫乎由是以松雲自號悠然忘
其家之所為怡然樂其心之所願欲恒慕君之文微
一言以為軒中之長物君毋斬焉夫君子之為言也
非其人而與之過也是其人而不為言亦適也君母
斬焉予謂天下之物非不斃也而隱者咸以松與雲
為歸者何哉蓋松之為物不生埃壙實道之門而產
於高山大壑之上凌雲霄冒霜雪歷千萬年而不腐
匪則從飛龍掖丹鳳變化無所室士有濟世才為時
所擯者或托之以發世其心焉今子安之叔父願百
萬卒提三尺劍為國家名臣富貴自有也勢力可使
也則雖走大彈射馳騁可為也子安視諸茂如以山
水自樂以儒素自居其為志詎可與竊者同日語

耶雖然松與雲適然過也謂雲有心耶迹無所滯謂
雲無心耶聚散莫測會於松而松不知似無心之也
於松而松莫能止似有心也有心無心造化之妙也
非知道者曷足語此然則狙狝之松可為梁棟泰山
之雲可為霖雨子安窮其所已知強其所已行異日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以其醫而醫天下者吾所望也
雖欲隱可得而隱哉孟端賢者也觀孟端則知子安矣
姑為記

江陰包氏寶善堂後記

暨陽包叔敬氏為其堂曰寶善蓋假楚書寶善二字
之義也既求笠澤張先生記於前又命予記其後殆
將刊琬琰永垂鑒于將來意亦仁矣余謂之曰夫衆
人之所謂寶者非叔敬之所寶也叔敬之所謂寶者

非人之所宜也彼素人所宜者不曰玉帛則曰圭
也二者之宜有可得而有不可得者素人不知有命
我之是求之不得則傍淫熱中雖天地之大有若
不能容其身者豈徒有若不能容其身又將繼之以
死而不知悟者幾矣間有得之有不能守之以
至滿荒津梁遺危子孫者亦幾矣噫不知所寶者誠
無耶福耶故敬所謂寶者吾知之矣誰不曰子不孝
非包氏子誰不曰臣不忠非包氏裔也彼煌之之家
既非包氏之嗣者子孫循是則曰子孫彼秩之
詩者非包氏之業乎子孫孝是則曰子孫九包氏之
所道者善所宜者善也善之外非包氏之所宜也則
六經之言善者非一人繼善一字孔子言之於易推
善二字孟子言之於滕世子然後天下之論善者益
明善即理也善外無理之無善天下無不善之事亦
無不善之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聖者此
善也卓夔伊傅曾子孟莊宋之所以為賢者此善也
此善則人倫則中國去此善則夷狄則亂臣叔敬室
此則晚彼玉帛也吉色也如此不知此為何物矣異日子
孫是堂者善是堂者觀覽於是堂者安知無燠然
冰釋慨然感悟於今日者乎是為記

明道軒記

古之有道者無往而不樂貧亦樂富亦樂窮通亦樂
生死亦樂九其目之所繫躬之所接情之所至無不
合之於心而得之於樂然其所謂樂非世俗之所謂
樂也蓋其識見之深志慮之潔習中廓然無一物為
之滯天之下地之上山川也草木也虫魚也琴瑟之

與樂也文章之與翰墨也得一物皆足以寓意於
其間樂之期之常索原慮之繁振北宮子衣短褐而
有狐貉之温夫豈以外物可以掩其中哉彼功名非
不可也富貴非不可也顯身外物耳世之人心得其
所得而後樂至於終身安然而終不可得主有琴瑟
也誠可哀也所謂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吾知
樂伯容氏讀書好理於古今各物事理之是非無不
洞究然素有病痾之恒自歎曰天地之大也古人至
至也民無至體也麟之賦翼之精尚能思奮於風
雲吾拙病痾如此使彼若其雅邦語單即引觴獨
醉或放歌於流水古松之間或撫琴於風清月白之
夜無心委運適然自得非所謂古之有道者歟非所
謂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者歟吾常因伯容者論
之以為人之自適則體不怨恚窮不憫苟不知自
適則雖重困累得志橫行樹德天之勢者皆足以
備其憂而實其禍其有能如伯容終身而自得者乎
若伯容者可謂不以形視形而以形之形視形矣以
形視形者天下皆是形之不以形視形者吾獨於伯
容見之故題其軒曰閑適且為之記云

慎獨齋記

慎於獨者彰於思敬於其齋居之名也思敬常求
聖賢先生為記矣復使人過梁溪微手後為之
固而讀益堅乃遺之言曰醒賢之孝不明故天下之
心不一聖賢之道不行故天下之俗不正學以明
真明即人心歸一道以行為貴行道風俗淳而

孝者至是道明者明是道也而人心風俗之所以一
 所以正者達此道也堯舜之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
 孔子之克己復禮曾子子思之慎獨孟軻氏之誠身
 周子之誠無為幾善惡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勿
 二以二勿參以三孝而至於朱子道益明而語益切
 人心於是乎有所歸風俗於是乎有所向矣且亘古
 今窮天地立斯民之倫者孝也道也舍斯道而孝非
 孝也是以聖賢慮生民之命不立也必使人知行並
 進而事夫此心之靈焉一念之萌事勢未顯也他人
 未知也忽之可也斯之可也滋長之可也庸詎之顧
 臨之岐與廢之基非於斯耶庸詎知人雖不知事雖
 未顯而此心之天已知之耶君子所以善於孝者必
 慎之於此而一於善也奈何近世之為孝者不涉於
 離虫象刻之為則流於支離踳駁之論不失於荒幻
 浮夸之言則陷於儉薄刻深之行知更乎聖賢此心
 之孝者幾何人哉思敬以此名齋誠可尚已吾聞刻
 氏一家俱賢子孫秩秩咸樂善而好孝蓋由思敬心
 術之正治家之有範欤雖然善念唯於持久惡念易
 於變違志者不患乎惡之不去惟患乎善之不力復
 之初九不遠復無祗悔無吉夫謂之遠念慮未嘗無
 非也謂之復則善矣至於元吉則又其為善之驗也
 辨謂慎獨殆類茲耶乎既述聖賢相傳之法以遺思
 矣又進此以為久遠之規焉思敬以為何如

天游齋集卷之四

天游齋集卷之五

謝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陸善之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梓

門生慶亭 程厚編集

序類

贈太學生胡志學之萊陽知縣序

君子之為學不貴乎聞見之汗漫詞章之藻繪計智
 之權譎也貴乎理明於心而處事適其義耳是故以
 方寸之心而度天下之叟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
 矣春秋齊侯滅譚譚之子奔莒夫齊侯以不理之故滅
 人之國固不仁矣然社稷者命之天王受之先君者
 也譚子不能守社稷而輕於去國故醒人書奔以責
 之猶書爵者非其罪也非其罪則猶望其有復興
 之志焉非若徐子章羽送吳而有奔楚也徐書名絕
 之隱君子其可不變大夫義而處之乎太學生胡志
 學氏以春秋學中第又欲大理守者一年大臣以下
 皆重之由是授登州府萊陽縣知縣行有日來別於
 予以為萊陽在大海之濱山高民獷難於理志
 學之性豈能不怵於心哉雖然萊陽之社稷志學之
 社稷也萊陽之人民志學三人民也既受之於
 朝廷矣立大志仗大義直道不回可也况志學明春
 秋褒貶之法得史外心傳之要關邪說正人心聖人
 經世之志洞然明白苟不以一己為重而以
 君命為尊不以利害撓志而以社稷存心則平日講
 明於胷中者吾見子措之於事業矣譚之書奔徐之
 書名豈不繫乎諫人之主髮哉志學勉之

以心為權度矣

送人學生羅仲舉還吉安侍親詩序

退味得已也命之不偶然也進非為已也才足以濟世也然則君子一進也一退也其智不可而測也夫神者夜於智也者神清則智明神清智明則古今之變進退之宜何一理之不燭哉大學生羅仲舉以鄉

朝而歸侍焉若仲舉者非所謂智之不可測者歟夫當天下文明熙洽之日而懷故水寒悔之情非智慮

之深者不足以臻此王逢原云移孝為忠則祿可慕上有慈親則祿可去若仲舉者又得逢原之心者歟後見其可憫則不慮其可惡見其可利則不慮其可害高門懸簿無不奔走以求升斗之祿者蓋仲舉之風亦足訛類矣仲舉將行縉紳先生皆有詩予獨論其進退之有道者為之序

琴趣軒詩序

昔文中子鼓琴於陽亭之上有釣者過之曰善哉有廊廟之志也夫廊廟不在琴也而在心焉志之所發心之所著者所以進乎心者也給事中李行恕氏由進士登庸退朝之暇必焚香瀟茗弄琴成曲而後已古音淳調泊然澹然逐頽其軒曰琴趣人皆疑之嘗有過大學詢於余者余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

之微妙言不能又行恕之所得非他人之所知給事清華職也節宣

天子之命而弥逢其未逮者也行恕之心始有文中之廊廟之志而散濟夫倉生致客笑而去無何行恕條有江西恭政之除客有求告余曰先生之言有微矣可無一言以發其趣乎余由是規於行恕曰撥垣之任匪輕也道查斯民德通上帝俾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耳行恕出逢千載之晨自結九重之眷行恕之志遂矣其將阜吾民而解其愠乎聖天子方隆堯舜之治又非大業時比也文中子之所不得者為行恕得之行恕其可不憇之以力休聖天子之心哉客曰琴趣在是矣因次第其語廣并於墓主之首

著存堂詩序

著存堂詩若干首皆太學縉紳先生之所任也夫詩學於漢魏不亦可也詩關於名教不可不作也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詩也漢續云乎哉國子監饒陳原誠氏揭著存二字於堂以思其親此諸賢之詩所以作也夫太學者禮義之地宗誠既有遠遠之心其可不與之乎與之者所以慰原誠思慕之心勸天下之高入子者也然則著之詩其有關於名教也大矣且著也存也存不自外來也由乎愛與愬也愛而不愬則思誠之道無以盡愬而不愛則感通之道無以行周於此則吾親雖忘而不忘者在慈盡於此則吾親容聲歎息儼然其在目愛而必愬之而必愛著而必存之而必著恍惚以為神明交其可對於心乎雖然

與其思親身於不可作之日不若俾親各散於千萬
年之下掌饌之名雖小所聚之地則高原誠難辨
朝廷養賢之意職日以益德日以新異時釋權以展
其才以布其忠豈不俾親名散於無窮哉如此則所
為者存者不為徒然而縉紳先生之詩不為徒作矣
故借而為序以為原誠勉

汪氏家譜序

大學生汪回走翰林告我曰回辱從先生游且眷愛
殊甚有家牒乃先人所自綴昭穆有章支庶有別所
未有者序文耳幸先生一言以文之余聞回言有仁
孝之道文其可得而拒之乎謹按汪姓古汪去氏之
後或曰春秋魯成公支子共生而有文在手曰汪後
世因以為氏漢有潁川侯共即其裔也越教世有各
文和者南漢江孫策表為會稽令因家于歙自漢暨
唐咸有眷人至回之祖其讀書好義為鄉里所推父
其隱操弗顯回以窮經學古充太孝弟子負朝之大
夫士皆謂汪氏有後夫子孫之盛不在乎闕闕之崇
高圭組之華重田園室廬之宏廣在乎子孫之賢而
詩禮之弗替也今回之父子汲汲焉以家牒為事不
賢能如是哉然吾又聞五代之末汪氏自歙徙居婺
源皆以高貴為江左著姓今回歙州人或者即其支
歙若然不惟詩禮之傳而闕闕田園又適足以償其
好孝之志矣嗚呼古道日替人心日漓風俗之不厚
由乎仁孝之不具仁孝之不具由乎家牒之無緒家
有緒則枝分派別千塗萬轍而同於一源人知同於
一源則仁孝之心油然而生油然而生則風俗安得

不厚古者小宗伯掌宗族之別以辨親疎之叙豈不
以人倫為重而治天下之先務乎回為太孝生堂之
序持者在此異日刺一州尹一縣託此以道學夫民吾
知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故不辭而為序

送太學生吳賓歸汀州省親序

汀州後漢屬會稽晉分建安即置建安縣又立新羅
縣汀州於是乎基焉唐改為臨汀都又為長汀長汀
即鄴江也古跡其民生尚武豈其德山負海風氣
然也雖然風俗之變由乎朝廷教化之隆替教化者
治則夷狄可中夏矣豈泥於風氣而不可交哉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開學校以育賢材湖南西東
無彼此悉崇其化賢才輩出布之朝廷若臨汀張公
以英明之器濟時之才為國子祭酒夫謂之民生尚

武不足信也吳賓太孝生也德立而志弘李充而發
偉在太學三祀而朝端之士咸仰之凡歷試諸事職
愈備幸而致其確恭之心君子謂其宜於大而不可
於小也今年夏刻應歸省其友李賓登微言於余曰
氣運盛衰係乎賢才之進退賢才之進退係乎習尚
之汗隆今鄴江為憑山負海之域祭酒公既顯于前
而賓又將融之於後謂之民生尚武果足信之乎吾
異日見賓登應任陟清華為忠孝之兩全者矣姑書
之以相勉

水竹居詩序

翰林侍講金君幼敏以水竹居詩若干首示余告余
曰此吾之友錫可安氏所居也可安新論人讀書樂
善又精於軒岐術世家益之橫塘之澹之饒氏地

也地多竹故以水竹頡其居翰林諸賢贈之詩矣未
 有識其水竹之趣者子其序之予謂人以寸心之微
 獲天下無窮之欲侷有限而欲無窮如之何而能滿
 其意而快其志哉俗不必江海也皆可去垢馬不必
 騷騷也皆可代步世之人不知造物者制人於冥
 之中而僕之焉求之於不量力之地志大勞心卒無
 所就又何異乎駟駘上危山躡蹻終日無分寸之
 利哉今可安讀書樂善不求人知泊然自足而無外
 求之願獨以水竹自娛可謂寡欲人矣且水為物潤
 澤不汚流行不息靜可以監邪動可以合智慮可
 以湘可以濯有智者似之竹則勁節不阿虛心待物
 慙霜雪冒寒暑蒼翠自若毅然弗撓高潔者似之今
 何出以二物顏其居詎非有志於仁德乎諸賢以詩
 貽之又詎非與人為善乎不然水與竹無地無之何
 眾人共棄而君子獨取之乎吾知可安之欲易足而
 樂夫天命矣臨清流倚脩竹引領玉筒之飛雲門皂
 之嘉蔭歌諸賢之作於清風皓鶴之外六合之間何
 物可以易斯樂哉余與幼孜交頹深故不辭而為序
 送克明倪進士會試詩叙
 無錫古稱多士之地其西則龍山蜿蜒綿亘數十里
 而青鶴可翔其南則太湖浩渺控吳淞浙千萬頃一
 碧而不斷是以士生其中往往好文而尚義若漢之
 高亮唐之李紳輩咸以科舉鳴於時而垂於後倪克
 明氏余之畏交也去年秋獲進士第大夫士莫不榮
 之以為無錫代不乏人而重觀斯文之盛今年春將
 為試于

朝大夫士咸送於郭外及詠歌以壯其行詩成復相
 余值并簡首且備有師資之好因舍序之余謂舉業
 綱要而有大有者為古者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
 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于司徒退而頌之于其鄉
 便谷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
 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卿老及卿大夫師
 其吏與其衆寡必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卿大夫辨吏
 獻賢能之書于王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天府至
 嚴之地也天子至尊之人也再拜之而又曰登焉則
 科舉之事能不重而至要乎夫所以至要而至要者
 將以擇夫人也擇夫人所以安夫民也安夫民所以
 安天下也意為科舉士者其可不自謹哉克明德
 運而心誠藝精而才博既獲選於秋闈矣復取魁於
 斷行也何慮然克明積日夜之勞而至于此異日陞
 清華陪禁密匡
 國齊民戎展其大者要亦在於斯行也非非丈夫事
 業又有出於科舉之外者乎夫若是則無錫之山益
 高水益清文風益盛不憚高亮李紳輩專交於漢唐
 也况
 聖人在上四海一家又非特高亮李紳之時而已哉
 克明勉之吾日望之矣
 送曹君以忠赴漳州府學訓導叙
 世言為政難殊不知為政非難為儒非難而為師尤
 難也夫師者所以正身而律物者也苟幸術有方德
 業有道不以古拘不以今變動乎治道之升降人
 之所以成所以敗者而皆本之於心術之所然後人

無不從道無不行矣設使律諸身者未周明夫理者未悉運諸辭者未達而欲人之是從難矣昔晦菴先生作漳州教授聽記謂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詎不信狀吾友曹君以孝行受知於漳州太守華君不遠千里聘為司訓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余為叙予與曹君有淵角之好而曹君之孝行恒倍於予曹君自少即有志於聖賢之孝懇致二厚自樹立其孝術之精卓然有過人者豈待余言而後增重哉雖然當今明良相逢治教日責曹君不以師道為易而以為難不以斯行為輕而以為重則異日蟬聯於朝廷之上處心願曾發言必經史其皆曹君之門人矣况臨漳為極南之閩會其民務本其土饒沃其人多好孝而尚義有晦菴先生之遺化在焉曹君講授之暇幅巾道逢睇梁岳之偉拔俯漳水之渺漫為飛魚躍之機默會於不言之際孰非晦菴先生所得之妙哉其所造就始將百倍於今日矣又不特桓倍於余也詩成竊以斯語庸弁於簡首

徐先生構佳城序

庚午四月朔祥齋先生率諸生遊於佳城之上酒三行姜顧二生愉然而起曰先生之佳城右九隴左五湖厥土燥剛厥勢面陽厥本茂蒼蒼佳城隱然於群山之中左顧右瞻無不成趣曷不亭之以為遊息之所何席地而坐也先生曰顧吾囊中所有不過為蠶葺計豈能為乎此哉二生曰師以傳道也古人有廬墓者矣有終身蔬食之者矣吾輩雖不逮古人之賢蓋亦拉諸往來者而亭之乎於是過泮宮請予為序夫

慮之於前者又能成諸後謀之於始者必能究其終二生之謀慮若此可謂知事師之禮矣異日亭成揭山邑於几席之上納波充於咲味之間揮孤桐而耳松籟言亦與茲樂也二生勉手哉必有好叟贊襄於子矣

送醫士潘徐二公序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它適又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會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拯人為念故雷氏子弥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可無所授乎於是走泮官徵余文以為贈嗚呼天下之人非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茹賢者亦不為少矣小人專事茹賢者固宜讀古人之書而懷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化之氣散往以智力相推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不善昧其良心泊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無人之長安有相資成美謙遜長厚若潘徐二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於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適於儒之歸此以遺之俾往來者得以警於心焉洪武庚午六月望日耐軒居士叙

錦峰詩集序

東吳鄭玄齡氏題其所為詩曰錦峯集錦峯玄齡之

東山也玄隱平山之中於風月烟霞泉石之趣
於自而形諸歌者匪一日矣以其焦速余叙之可
得辨乎夫古今所以有詩者感於中而形於言也豈
索夫天濤刻飾以為工哉三伯篇後無詩可也而有
漢魏自漢魏之後無詩可也而有李杜詩至於李杜
許亦盛矣李杜後無詩亦也而有諸家者出是伊誰
源之長古今之未艾耶吁古有古今理無古今理無
古今則感於中而形於言者又奚有古今之異耶玄
齡之詩悠遠清逸不拘於用意而氣格高古較彼天
陰刻飾之言也何有其詩非漢魏非李杜也要之知
而不怨淡而不華韋應物王摩詰孟浩然劉長卿之
憂之乎而善鳴者也雖然吾聞錦峰峻嶮巖巖紆
起伏効其獻秀厥態百變真或建於玄齡故其或鍾
於玄齡故序

贈醫士周景才序

無錫華叔微者疾越數醫弗効求於周景才氏景才
診而嘆曰吸之乎其殆哉小而成大治之緩也即用
劑極之極之不踰月而愈叔微求吾言射言之吾聞元
宋時東南有士曰朱彥修氏讀書好古不樂仕進又
謂仕雖非時仁則不可以不施於是勇脫世羈習而
為醫有召即往二則必及其力一日有老嫗拜於室
位而告曰妾有子瀕於死窘苦無聊賴公能恤之乎
妾修雖然往診其子而錫之以劑又封裹數服獨之
曰旬日後啓之及愈啓其封乃緒孽也媪往咨焉度
修曰子之疾積憂所致也今雖愈女知不以窘苦而
復在也吾所以為此計者慰爾子心俾爾衰年有

所應耳母子立數行下拜感而去凡疾修之術敵
于古者類如此今華氏為無之故家叔微又英備
而好施醫之者藥未發而心發之矣心射則用藥緩
用藥緩則疾曰臻疾曰臻則今日始宜乎衆醫之弗
効而獨收功於景方也景才篤學而師古持心也仁
劑劑也精其待士也理吾知其業日隆慶流苗裔者
必其心之仁也名顯當世者必其德之厚也譬若濟
流藝稼濟之之功至則本源益深藝之之力篤則秋
成益富右所謂醫或射利則天奪其術詎欺我哉詎
欺我哉吾故以彥修之為之者為景才告俾景才以
彥修之軌是是遵是道而擴其施仁之術俾堯刻之
俗聞彥修之用心者有所感激焉故序

紀行錄後序

今年夏群博士孫公暨高舉教諭輩
皇太子喪行敬奠禮自常之西關至
京師五伯里所經必有詩成俾予序之欽惟
皇太子以仁聲滿天下九天下若少若幼愛痛驟寡
與夫顛沛困匱之悲無不備
至德而後至
澤既諸公之亟起自進士則監曹親家簡拔久沐恩
光而成材者哉遊之理也奠之理也非外更也報之
遂也雖然古人哭不歌而諸公詩同耶應歌有發於
悅憐之情者歌有於發柳鬱之情者亦有發於忠義
之情者若田橫死從者歌薤露以叙哀況
皇太子仁德入人之骨髓決人之肌膚雖能百具身
贖之而不可得者乎此諸公所以發於抑鬱忠義而

不容已也夫懷抑鬱忠義而吐露於語言之間又豈
轉為一時振本之情哉可警於世之惰而忘本者
矣是為序

洪武壬申七月望日錫率訓導王達敬

送呂廣文秩滿序

昔文翁治蜀起李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弟
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建官唐開元間勅州
縣置學師令其教授自後有天下者咸遵之漢唐
雖未克全復三代之盛士子之彬彬然可觀矣我
朝混一復前儀軌師非行誼無察李問充實者遺舊
是擢故當世之士往登大任而克致治者得師也
李齋呂先生以選為無錫讓王之城也先生蒞任以
末一以理讓導其徒與人言皆忠厚可觀李官地

捐已資以擴之祭器未備請有司以足之性澹泊與
物無競恒曰人生天壤間其至要者莫若心之要
莫若善念慮納篤斯可以明理措之於事祭苟舍此
而從華吾未見其有適足以資其暴厲而驕人耳是
故無錫之士被服先生之化者厠不濟成德焉今
年秋秋特之京九無錫之士莫不倣其行而梯其
去余竊以為君子之行道苟可施諸天下孰不欣願
豈可私於吾邦邪先生雖賢誠不可以私留也承平
日又四方無虞三代禮樂燦然日盛人以先生教
於人者教人奚文翁之足尚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二者之美先生兼之先生行矣予之賀於先
生者至矣其於離別之情愛恋之意群公已著於篇
行予獨叙先生之所以化人者以弁其篇端云

時漢武己巳七月二十日友先王達序

顧允迪詩集序

予觀唐人詩自李杜外合鄙志者有四人焉牧之
之疎放應物之閑澹摩詰之和粹浩然之清淑人能
合四君子之長而李之斯謂善詩矣然則世有其
人乎予得顧君允迪焉允迪之詩曰醉能寬句醒佳
鄙貧不知愁仗少年非牧之乎佳木蔭清流幽懷乎
山含太古青鳥似屏中爽非浩然乎若允迪者可謂
心吾心而志吾志矣嗟夫象犀珠璧人所共寶風之
間咲傲於天地之內發之為金玉之句不謂之有志
不可也異日合四賢而成一家播諸四方膾炙人口
孰謂吾言為妄哉故題曰鳴志集

丘園小隱詩序

予友王紱者善繪事工於詩其性角時予竊畏焉一
日以小軸出諸袖中告我曰紱有友賢者也嘗讀書
寡利故事親以荏苒接友以敬聞聖事以義
丘園小隱自號紱既為之圖矣大夫士為之贊矣君
蓋為之文乎予乃為之曰氏何氏曰汪字何字思
曾家何地曰松陵者予因師曾而有感焉且人生
天地間不為之不貴也不可自棄且暴也使吾之德
不足致君澤民後吾之各不足求垂於竹帛遠人所
不取也是故古人磊落以功名自期者豈然然
哉今思當年壯矣不克務此而獨處於丘園何也
松楸在望戚戚而不忍去耶豈吾斯未信之謂耶亦
豈舍車而徒義物從耶君子曰待時也然則既謂之
隱而謂之小又何也隱亦有小大之殊耶君子曰尚

謙也夫道於丘園矣然將何所施耶君子曰遜志也
詩曰考盤在澗碩人之寬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思魯之謂矣雖然緩亦長矣克友其人謂之智不
可也不謂之賢不可也賢且智又得友其人其進焉
可量耶予不識思魯而聞諸絳者如此又安得親復
其人察其果賢乎否也予不自揣姑文其端大夫士
詩歌于右鏘然有音燦然有章蓋亦感於事也易所
謂貴於丘園者非妄也信也故序

梅月窩序

余近自吳門歸買一古琴且弊名萬壑秋詢於人報
罔克整一日懸之館下獲友人顧靜翁者過余見之
云城東製冠帶焉良者克整予論耶携琴偕靜翁過
良肆既至良乃振衣而逆進揖以恭已引予綠際
壓砌行及一折間然絕人語頤左右惟老梅數十株
右巖剝落若此龍起蜃其間可羅容八九寂寥間遠
恍惚而益然未識其何所迺問良指為梅月窩以
告予與良曰梅生荒寒厓谷間月為群陰之本是皆
幽人愛士林泉所羨子君塵市亦以為羨其有說乎
良曰余試與子言之暮雪新霽高寒侵骨雲鬢解散
衆響寥絕月在天梅馨在徑吾即貴鄰酒吟歌對
酌月之被梅之覆身人影梅影橫疎瘦徘徊且妙
備若賓主逮至茫乎洋乎縱浪乎無何有之鄉則不
知有月與梅亦不知有身與影矣然梅與月人莫不
皆知其可愛惟得趣者即幽人處士也奚必林泉乎
哉予聞其言悚息失對始知良不九類也噫人生碌
紛如蠅毛風波駭而煎驚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

跡於數歷見之矣而能滯泊自居之凡馳逐於聲利者
歎得矣今良業技而有意於之越其莫知良也予始
與良交喜其溫恭又獲觀其梅月之窩將去西與約
曰子惟與我整琴我當與子一鼓於梅月窩中矣良
曰唯遂為之序良字仲良號道道人也
洪武丙辰太原耐軒子序

冬室慶賀詩序

適觀古之王者履念部必有賜所以慰臣下而宣
上恩也昔漢唐之盛有因臘日而賜者矣有因端午
而賜者矣蓋王者德敷於上治成於下故重其恩以
慶嘉祥也洪武庚午長至前五日
皇上思海宇寧謐人文實徵是用追漢唐故事錫府
州縣錢俸百索慶賀為樂無錫當吳會之要衝得錢
一百五十緡是日邑大夫暨寮丞咸集望

天祝

萬壽星華昇堂布席各整所歡靈旂振河祥雲拱
日有千林茲彰之壯無却壽非德之莫經慶慶維熙
之治恐亦踰於此也於是儒官對時省取廉鄭冬至
詩兩聯折約率任座之能文詞若咏歌為鳴呼益矣
詩成不可無序辭士推達以并其頌遂過
盛明之世安敢遺地而無言哉竊思天下無不振之
恩古今無不可為之吏苟有志者事竟成也吾等今
日當
國家寵眷若此得不各悚其心各聞其力恩振於上
耶夫漢唐之賜止在朝而已未聞及天下之諸司
也吾等豈可不究其所自邪然則今日之樂非徒樂

之也有以勸也非徒勸之也蓋有以憂之也嗚呼預
茲帝將將有以擊也夫其亦有以勉也夫

天將雜錄卷之五

天將雜錄卷之六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演驥梓

門生慶亭

程學編集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吁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大學生也
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
成即毀之入求之甚難值元氏位中國坐必窮人詢
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

暇入書狄以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
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
庸人孺子頗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
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夷狄所得苦忍畫耶九平

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
映禁門千古傳變更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留靈
受別人恩謝宋臣之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
求則不得不求與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機一古之
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芬蘭不並百花
獨立疎籬趣未窮字可技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
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梅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汝荒之表為
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識夫忘國而更仇者也平生
寡慾而好遊九思窮山大澤必日日忘返也書空
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
者有太極濟鍊又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
書後題一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漚血三斗書也

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壽終至
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為所也憶翁憶乎宋也思
肖者思乎趙也九其為人類若此脩宋史者遺其人
故宋史者無傳余故借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淵後肆之後臺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
時益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
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
所南者抑又褒之徒欬嗚呼自有

天地以來所以彛倫不墜者以有節義為之開也通
負者西其捐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
聖人之所取乎

讀衛鞅傳

秦魏相距秦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懼今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會盟卬從之已
飲鞅伏甲士襲卬而攻之魏師大敗嗚呼昔衛鞅
初入秦也故令民信其法乃立三丈木焉

再命曰五十金今以書遺公子卬既且好矣又一日
而襲之是何奸諂不正之甚哉立國以信本也何鞅
以信望人而不信自欺乎犬彘之為物至賤也人
誘之不以信食之不以時猶且佛然而怒憚然而不
從者今鞅所為若此豈徒異乎犬彘殆將不若之矣
孰得而從哉宜其為秦人車裂以殉也然則鞅之所
為不啻為犬彘矣

讀王敦傳

晉王愷務豪侈延客則以女妓行酒客有不飲者愷

輒殺伎酒至數所不飲美人悲懼失色敦乃慨然不
顧薄素不飲強而飲之尊還嘆曰處仲心懷剛忍非
今終也敦後果敗嗚呼天之生物者以其有生之
德也故人之為人無不有自然惻怛慈愛之意者敦
剛矣狼懷惻惻所止則絕良心矣絕其良心則人非
人巧生非生矣寧無禍哉敦心若此禍敗也若導
者謂知言矣傳曰仁者壽信然

讀晉敦瑀傳

晉敦瑀隱晦雍山中張天錫徵之瑀指翔鴻而嘆曰
此鳥安可籠哉大凡士大夫之有欲者未常不為有
勢者之所籠好名則為名籠好利則為利籠好酒也
籠不為他人之所籠者必能籠人者也魏武侯謂徐
無鬼居山林食芋栗厭韭葱必擯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寡人若無鬼者豈非不為人所籠者歟不然芋栗葱
韭奚能甘其味而安其分哉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心拂其心邪
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
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
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為人可謂虎視四海者
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
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此失客之患
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樂婦
女鼓其感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
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知裁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
令逐客以資歸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虐而外禍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矣矣
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
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喻之以滌其疑終懼之以
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
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也
嗚呼

聞世說有論

昔光道以豪俊自居一日大雪命左右曰京師有搢
紳大夫龐眉皓齒年高德邵者拉五六人至吾將有
事焉左右往城中獲知其命者四五人幅巾大帶羅
履曳杖顯而來左右以其人告進命遂諸後園梅亭
之上時天風
凍鶴舞雲梅魂郁日將
暮飢寒胥襲而玉樓起粟矣左右以其改白進方

坐銷金帳飲羊羔酒淺斟低唱養左右言即大怒曰
吾因雪天可愛園亭如畫所欠者孟浩然林和靖
雅點景致耳吾豈敬其人而邀之哉日既夕汝輩宜
釋之四五老匍匐而回對兒女大慟一聲而卧

君子曰世之公侯將相厭飲富貴者往往拉士
大夫以資其映士大夫德之涼者登其門不携其
堂則願其軒以剔其德安知厭飲富貴者不視詩文
為戲耶以一時殘盃冷炙喪其平生之節安知不為
党園之高士耶噫此陸羽之所以毀茶經蓋建之所
以破琴也世之文人才士奔走於富貴之門者觀此
言亦足以為戒

祭文類

祭古道僧會文

我聞釋愈昔交大顛夫轉乃開佛者者於大顛其
有說乎蓋大顛人也轉子人也以入交仁義也况大
顛者聰明寡欲潔身高蹈誠非尋常人也轉見其人
於荒寒積雪之際能無悅者者人情也古道釋子
也其心專靜而不據其宰淵源有所自孝於親而篤
於兄弟和於衆而嗜於理樂忘古道者咸以為急事
謂古道者咸以為頑家嗚呼誰知古道之心哉我為
我與古道其情甚親古道好讀書予與講論喜形於
色古道忘其身為釋子也予有文章摘廢於疵必資
古道余亦忘其身為儒者也嗚呼古道有大顛之能
而我無轉子之才者於交者亦情也古道知我者
也我知古道者也以相知而嗜於講義也眷於情以
輔於仁理也嗚呼古道遂矣知我者其誰耶錫畔松
泉灯前愧兩淪蒼蓮床傾懷夜語以景此情何時而
復得耶嗚呼古道逝矣吾不得而見矣然則古道墨
名而儒行者也墨者視萬物為幻榮辱胡能撓其中
哉儒者要乎無愧生死奚足論哉在古道古必安矣
在我者不得不為古道傷而痛之也一香一茗我來
祭之不忘古情靈其鑒之

祭徐大醫文

嗚呼徐公一郡之賢良玉不琢器範自然身出岐黃
之後術精天地之先藥不妄發疾必愈痊譬如商委
眇目於毫分師曠清耳於管絃者矣今胡不幸一旦
萬年歎我良人彼蒼者天雖然墳墓在迤子孫在前
家可以紹業可以傳死稱曰安生稱曰善豈不愈於

冒毒霧歷汗潦然後感於跼之飛焉者耶是故我
來哭公復用釋焉尚享

祭翟孺人文 友人弘道母

維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正月十四日乙酉里人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翟孺人之靈伏惟
天錫淑德未惠克敬恭受德勿懈彼姻宗某締交莫
嗣氣合心同往來之間謫然春融夫何孺人歟尔告
終嗚呼哀哉我思世間以安自逸况子孫賢何望孺
獲孺人不然勤於紡績世人之怡孺人之感子既承
家孫復讀書雅肅嗚呼里閭匪由慈教曷克致
諸閭有孟母抑孺人坎其昔承夙沐休吁豈一日
漸月染寧弗我益下此閭凶孰不慨惜天道何憂隕
矣仁哲茲拉諸友板拜堂惟容音寂風日凄凄
無一言陳此靈儀幽明云殊孰日周知大凡人生貧
富莫較生順死安合彼天道有孫奉歡有子奉孝孺
人之心何思何悼尚享

祭禮部員外母文

嗚呼人生於世何者為貴讀書養親斯乃大事書以
明理養以報恩理明恩報無免歟慈惟太夫人柔
恭體順克相我夫處下以慈教子以儒絲儒入仕我
當理圖秩清妙選肅之怡之郎吏之選必資財秀古
人斯言子獨能就曷以致之曷以獲之積德構基夫
人以之今胡不幸悠然而逝孰不念耶榮養遺矣
交令子遠茲有年曰父曰母誼實同焉敢未其敢
不宣誠悲風蕭之異乎幽明嗚呼哀哉尚享

祭包叔編先生文

某年某月日文生王達謹以茶酒菲穀祭于故靜菴
先生包公之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聖人所云理之一定恭惟高門大邦知敬文獻典謨
澤流茲盛自昔迄今僅三伯秋傳龜蓂紫詩理是修
遠我先生德愈優隨登虎榜揚九州我生賤劣幸
無攸主風雨燈燭百艱惟阻先生閱諸言發之作
為文章口然心許先生有弟况締于交志叶心符契
於童髻相與講益誼若同胞曷以喻之以膝投膠方
期求之同傳旨訣如何蒼天萎我仁哲乃逯乃選孰
弗懷惻江海漫漫誰勸誰則世遠言湮正孝是文繞
之習各師其師惟我先生力警力嘶狂流方奔一
柱障之洪武甲子詔起先生典領秋闈厥声愈騰駢
挑李登君子庭人咸感德同受督繩我聞東坡獨
感歐九一文祭之千古不朽先生以歐我非坡才捧
心忘醜始以一苞據心寫哀芳蘭奄謝
玉樹深埋繁雲祈悲風歷之弗可觀矣嗚呼哀哉
尚享

跋語

跋宋朝柱筆老殿中侍御史話

漢宣帝宣室齋居決更令侍御史二人執書侍側厥
後有名蓋自此始宋之殿中侍御史其廢一也今觀
此話煥然而寫風蕭燦然而星斗明展玩久之心目
俱爽昔莘老受斯職入見帝曰知卿不畏強禦故
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蓋紹興三十一年也嗚呼莘老
以不畏強禦而獲知於君上以其忠梗而授斯職君
臣之間可謂心其心矣洪武戊辰七月望日莘老之

齋柱昭者出示於達故識於左後之服斯任觀斯詩者其有以感也夫其有以勉也夫

跋東坡王氏三槐堂銘

昔王文正公旦沉黙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輔臣因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後果然東坡先生作三槐堂銘鋪張盛德可謂至矣吁古之人自揣已之所造灼知子孫之隆若于公高門鄧禹期後者多矣豈惟王氏哉今之人操其奸詭之私為子孫立計不逾年而傾圮無孑遺者可悲也夫

跋陸先生相墓書後

相墓非古也人命懸於天豈由於墓哉陸先生元質所撰墓書五十餘篇其中高卑曲折休囚王相罔不悉備其用心亦勤矣昔羊祐祖墓術者謂其有

帝王氣祐鑿之術者又曰猶出拆臂三公後祐墮馬拆臂乃登三公由是觀之豈不係於墓耶果由於墓則先生之書不為徒作矣然則祐為晉之賢臣使墓不佳而不克免於三公况墓復佳哉君子企祐之賢而求於墓庶幾兩益不可徒恃墓之佳而恣為不善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是果恃於墓哉

跋畫後

宗弟孟端以畫鳴於時識與不識願購其筆余因技癢故作斯紙然孟端以畫為畫而吾以不畫為畫以畫為畫者得人之喜以不畫為畫者得人之笑喜者喜於畫也於孟端俾益笑者笑於畫也於我何損彼喜彼笑者果是也非耶吾與孟端須工拙不類要之皆不忌夫畫也彼喜彼笑者自喜自笑耳畫有情耶

庚戌戌辰七月望日兩軒戲筆

戲題莊周書後

莊周著書於漆園惠子訪之問之曰先生有情乎曰無情曰先生有為乎曰無為曰無為奚必著書也曰筆吾書中之趣耳曰先生視萬物於一咲視死生於一夢書中之趣無非無為也又奚必著書哉曰吾悲世之人汨汨於利害戰戰於憂寐而不知也故著書以勸之為釋之焉曰然則先生非唯有為也始將有情矣先生平日之言得非矣耶莊周曰噫子言是矣

記荆公王介甫罷相專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劉貢父書一絕於行榻之書屏詩曰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效々然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隨征

師過江東愚嘗觀此一吏殊竊嘆焉夫荆公執拗壞法固不啻其罪矣然長厚者何必若此之甚耶况荆公今已赴金陵矣復以此詔寄之不而甚我先正論東漢人材不及西漢純厚亦此以耳貢父雖賢無長厚氣家

跋揚生書杜牧詩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橋論者謂杜牧此詩至當而至要然俾無東風則瑜將往勝耶敗耶二語果為曹瞞鎖之否耶瞞徒以豺狼之貪晚吳蜀之地以孤媚之賢卒疲弊之卒瑜固以有以戲之矣故曰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由此而論使瑜無東風瞞亦不能勝之也必矣揚茂傳氏妙得懷素草書法恒嘗杜牧此詩以自娛僕故矯論其詩以問之俾知蒙然

之士不可以成敗窺也

發昭君別漢帝語

昭君將配為寧胡關氏辭上光彩流麗照燦左右上曰何後宮有此而朕不識耶究其事有言者曰畫工毛延壽為人戒老幼必過真官人皆賂之昭君會疾而自信獨不與故致于此上顧昭君悔恨不及命左右索延壽戮之昭君進而言曰非延壽之罪也妾之命也殺延壽何益願陛下思

天下之廣大室之重而致力於

朝廷焉妾以邑而害身安知朝廷之上不有以賢而得妬者乎賢愚混淆白黑不分此陛下所當分也分曹結黨朋聚同心此陛下所當知也賢愚黑白之不分則小人得以乘勢而乖亂分曹朋聚之不理則正

人由此而殺身信任賢材遠奸佞君之福也天下

之福也以身而致天下禍何陛下之不行也俾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不惟陛下之灾抑亦國之灾不惟國之灾抑亦天下之灾矣雖不去亦將亡矣上曰意不惟也之美言亦有理焉雖然延壽其手先乎昭君曰延壽則小人也不過毒一婦人耳

其有竊美威權賊賊忠直者始將使顛倒

天命汨亂變倫日月失明地震星隕無所不致矣陛下計不慮此而區々誅一延壽將何益哉將何益哉上曰誅延壽者以其欺君而無愛君之心也昭君

曰不然立於

朝者豈無少年將軍其徒如虎搥鼓撞鐘日夕酣飲自恃其恃者乎向今日斂手伏氣無一人挺劍英奮

而光昭

朝廷考也列於左右者豈無詭論弘剛以忘伯自任朝諫夕弼以自賢者乎向今日默象縮項無一人如陸賈片言而服南越者也延壽不愛於君之罪小而朝臣不愛其君之罪大妾故曰殺延壽無益也上於是赧然目碩飛鳴而昭君上馬矣

訟類

訟心

然其欲最爾之軀此彼胥接紛々拏々昔我小時固弗能御諸今其老矣千雲萬障賸蹙夫患難之餘於此不懲於此不圖與物日圖何時已乎矧其穢澄其汚湛然清寂疾可救渠不然五千里荒漠之地一落陷奔馳得而恤余哉

訟目

愆々古今赫赫經史不克是娛炫彼紅紫色樓於瞳賊襲于意擾情迷顛倒拂矣况尔命叱動輒失次今如弗懲後必顛墜理不順者汝宜力制之至于外養之於內夫知是不徒怡於晚年庶足保身而遊於

訟耳

言有是非非有溢雅入汝耳采汝宜辯者汝不克辯難好是戕萬古靈臺于焉弗先以心聽聲以耳聽心々耳弗矣邪莫能侵汝不聽我溺於淫哇汨々沒々害其生耶

訟口

古人之言託以宣德今人歎々以辯為益汝既不賢汝又無力以言夸人致冤招敵暴懲憂悔憂生外尤

不克俊被語証心羞嗚呼齒將老矣途斯窘矣從今
勇於沈默事天而已

訟名

尔昔居鄉里之中好快好遊以才自恃不知早休今
效羈於朔漢衣食困于弗周尚敢榮擾不改其
志耶一掃清風半窓明月非理勿動當靜怡而改轍
也

訟名

內由不足好于外張聞過其情鬼神降殃名雖輝
躬則繁五千里外萬悔莫追名者實也躬者主也
逐主納賓深可耻也

訟過

人生世間不患有過所不改厥罪斯大忝名縉紳

宋文

德弗克理奔外馳易思為已逾四十年若景曰尋
墮落窮鄉尤不愴心曰益惜過曰益熾汝真小人
聖賢所棄

訟交

汝德狂妄好交非友傾囊聲匿惟恐其後曲意徇物
弗計有無悅彼外人以此妻擊今遭末路蕭然一身
納乾坤閱者何人尤天怨人不知命也姑書斯言
式勸來者

訟睡

黑坑無情礪齒擗疾昏不知為其所囚幸予晝寢
師故責之我為師不克警而豈不自愧豈不自俊且
乎壁立萬仞以心變天如此則仇自退則智自圓照
一鏡日親醒賢矣

訟酒

大禹聖人尤懼于酒敗德致愆此物為首一杯到腹
四脚翻不矜者於不賢者賢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古有良規吾今告汝以志率氣兀不動搖持之有恒
德音孔昭

訟色

人生百年自有樂者以色戕身大不智也精或一搖
神斯撓矣當慎不慎坐今斃矣今困獲蒸天或啓予
放心物外余其所宜雲行兩施魚躍為飛一靜自享
天其佑歟

訟志

人既有身不可無志者立身之大節保德之深計
汝也弗仁知而弗立机理萬端尤不自戢我今告尔
尔諦聽之身在天涯是汝立時

論訟

民生有欲則訟生善理訟者不患訟之不止惟患
心之不心公則能斷是非而辨淑慝矣淑者雖仇吾
當獎之慝者雖親吾當罰之修德以勸俗立心以守
法如此則訟何從生不然訟愈止而爭愈駭力日起
而職日棄矣乃曰訟不可止不亦愚乎

辭類

哀唐衢辭有序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有大志不妄
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
廢然累之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
多悲思激烈而感劇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

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
 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
 為之酸鼻人皆以備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
 之職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
 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劍犁鐵空谷當今
 天子急賢良國亟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荐
 而反不逮乎瑣者耶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更
 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
 之才方備矣舊史附備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
 何君子之命簿者有若是之偶哉吁有人負奇材
 如賈誼當古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
 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
 貴成人焉天將道者讀退之樂天二時深 備之不
 備在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酌備於千載之上
 仰天大恸攢其知耶嗚風西來吾知備不能不知我
 心也詞曰

宋辭

蘭生於幽谷兮為眾穢之聽騎王產於崑崙
 兮以砥礪為同類匪良玉之糞良兮柰不能
 敵眾燁之聯勢之聯兮固已蜜比而難攻此
 芳馨之閨奧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攢
 乎欄柵爾雖奇兮何造物之廢通但千載之
 下識欄之弘濶兮類樂天之與韓公世之憐
 憫送嫉擠人於拯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為知
 其不願此而心慶

塞外百物不產所見者黃沙而已平生清舉
 付之茫然緬懷故鄉梅花賦成十詠時一歌
 之亦足以遣鄙惡之懷云不用詩時用詞者
 蓋余有梅花百詠板行于世今不再用詩也

月中梅

右質新郎

記得家鄉日傍湘燕一棹素吟古枝擎月今歲花開
 人去遠喜負滿園香雪天有意縱他孤索萬里一輪
 水鑿淨廣寒宮路香人輕別酒杯開歌聲歇
 聚珠清清絕想蟾蜍恨綠苔千古冷光明滅玉笛一聲
 空吹出芳心千重似結雲淡晚風生髮青鳥不來
 歸夢醒嫦娥妬重愁偏切天所變休攀折

憶邊梅

右木蘭花曼

江南別後勞歸夢路難通想鴛鴦外道踪梅邊佳興
 味無窮自來幽致况梅花千尺玉羽更相投半夜
 殘斜月一聲叫斷清風焚千古頂丹紅料不比那
 時同噴風塵物表暗香韻郁疎影玲瓏多少乾坤清
 氣望東南山水一重何日幅巾歸去叮嚀盡入圖

竹邊梅

右滿江紅

翠袂疑寒斗杓轉瑤臺初曉破五更殘夢一聲青鳥
 陳影橫斜餘雪凍玉妃不語窺天巧念古今高節有
 誰憐知音少 綠陰底苔花遠清香外春風早想孤
 山堂上白頭逋老竹外一枝真似畫人間此語相傳
 好看他年駢背我歸來君知道

水底梅

右蜀桂紅

露冷平湖波心皎
沙痕紫一枝斜浸水中天
錦鯉還疑看來殊別
截斷銀河水流不去
光澄徹賞心
唯有白鷗知未許
人攀素女心腸如
鐵新浴罷
廣寒宮闕自憐別後一寸歸心幾番愁絕

雪中梅

右喜遷鶯

垂虹亭畔數百里
玉樹瓊林不斷鞭影敲寒馬蹄踏
凍是愛梅花堪玩
皎呈輝開索錢度使人迷眩
香撲鼻見一枝斜竹梢相伴
君看難盡幾百里懸
崖風捲花零亂
細剪清冰輕鋪素練
新月一鈎雲綻
當時緩吟低唱
鶴外風生高岸于今聽得一聲登角
數聲長嘆

披頭梅

右醉蓬萊

記文陽江上看罷行雲
披梅歸去一片春風在杖頭
高處滿路清香
滿肩瘦影映清狂
如許玉骨始
冰魂悄
耳邊無語
今日天涯客中心緒
半夜相思
一鑑風雨安得
敲門向琳宮翠字玉笛
聲中對清風
拉箇賞心愛侶
此意茫然欲宣
離恨愧無佳句

鑑前毒

右水調歌頭

華館鐘初歇
湘簾捲暮寒
青燈一點照見玉樹影薄
香子錢
敲碎欲上瓊樓
高颯吹笛倚闌干
指帳香初
春風雪未乾
銀街淺
蘭膏盡
夜曼坐來閑
剔心更起千端
今日天涯久別何年
酒邊歡悅
拈取一枝看
但憑孤根在何處
會面難

餅中梅

右漢宮舊

無恨沉
正門掩
散寒樹
新旭明
窓淨几手貯一

瓶香綠古心誰賞
有參差萬株群玉真堪愛
一枝斜倚東風
瀟瀟病腹鶴邊
夢魂春熱似無言
有意暗傳
芳韻借成生意
一段風流俱足于今別後
幾經年佳期頻卜
看它日拂衣歸去
再縛箇水西茅屋

松下梅

右念奴嬌

九龍峰下向僧房
兩箇長松煥綠一樹瑤花
相映發萬里月華
堪掬露瀟方
波鶴行疎影
猶落梢頭玉千秋
老幹蕭然同在幽谷
雲聯十畝層陰
素娥相倚無限
歲寒心曲一片迴
颺忽吹起夜半清香
千斛世念消除
九心將盡
翠髯如沐可憐
別後夢中浪翻銀

琴邊梅

右書錦堂

曲澗東頭眾峰凹
麴坐美藤上水絃皎皎
一珠玉樹斜倚
冷有風飄暗香
疑兩袖嫩孤根
一脈流泉
双耳噴霧去
塵心江空玉鏡
高懸娟良夜
求疎影瘦清風
兩裂蕭然彈到
曲終人靜
露顆初圓
斷橋流水孤蓬底
裁雲翦鶴同還
真無價萬古西湖
清事
盡屬通

仙

余賦成十詠之後
一以寄浙江諸高僧
一以寄梁溪諸朋友
俾其知我懷抱
未嘗一日而忘清事也
客曰先生學道二十年而猶未免於凝滯
非所謂達者也
余曰梅花清物也
古人愛者多矣
詠之何害
况鄉國者祖宗墳墓骨肉之所在也
詎能忘情耶
于此而妄情則入於荒唐
不論之幸矣
豈吾儒之道哉
客退復自識於十詠之後

曾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天游道者燈下書

澆券

滿庭芳

種樹成陰開引水君看此理分明為成為福都向
此心生謾逞機權智巧無人禡定有天刑強凌弱損
人益已高築子孫城誰知欺不惠九秋風雨一旦
頹頹美從前俱錯枉費經營不若處心平易行事處
莫布深坑都無用一區善池留與子孫耕

息交

友道凋零隔風鼓有怕牙已攸豈乘陶潛歸後萬支
愁無心茅屋數椽而已人到爾地松陰出門去青
鞋布襪處人是山林世情都掃盡雲邊長嘯竹裏
孤吟更休言策馬尋異況且共清風明月占斷了
狂古來今胸中起一聲幽鳥春水落華深

浩歌

雨濕羽雲草函晴色浩歌獨倚風前鳥紗巾上萬里
觀青天自咲平生迂願心似鶴不慣塵綠苔來好落
蒼飛絮斜日淡平川古今山獨在人非秦晉海變
非田嘆人生百歲憂喜相牽俯仰都成一咲心岩處
轉竟忘言歌聲絕江山無限情在白鷗邊

夢夢

貧自何來富從何得一貧一富俱空以貧求富得失
兩忽又何必購圖計較身死後食富消蠟醉中醉夢
中成夢理沒幾幾誰若教都勘破任他貧富不得
窘通肯輕將外物梗我心肯俯仰乾坤今古幾世路
南北西東高歌罷一聲長歎雙目送飛鴻

靜坐

三葉風清松梢雨雲坐看雲起青山夢、無語花落
綠苔斑點檢平生踪跡愁裏過綠髮朱顏今朝醒
名譽去終日閑閑 沈吟誰與伴一炷香篆白鶴
飛還又何須擾、來往踏翠巖使功名成就心已碎
百困推須思量遍黃金萬益難買一身閒

慎言

心發於中言形於外曉、少言多論長話短於已
有何功仰况垣牆有目平巷后沸狂風分明見蘇秦
掉舌身裂已無踪笑來都是狗不如緘默如醉如查
後由他疊、誇尔英雄且對白雲流水恣歌下一曲
絲桐知心處相忘相愛江上兩三峯

量力

萬古落日照荒丘 人生誰肯悟紛紜美展轉狂
謀細尋思何用空自添憂豈若隨時隨分飢吸救渴
飲清流逍遙處筆末茶毫烟水一孤舟

自釋

日轉桐陰露翻蓮葉閑未獨步空庭臨池柳罷涼動
寫衣輕自揣平生寒劣於世味轉竟無情真堪嘆文
如班馬到底底是虛名 何如歸去好將心造化寓意
蓬瀛又須談說坎止流行花下半塵綠微醉後兩腋
風生疎狂慣一聲犬笛吹破晚山青

念奴嬌

知音者少笑乾坤許大看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
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枰眠秋兩眉

名相悟十年在費辛苦 不是秦賦明允獻書北關
無驚人之語我自勿忙天未許贏得衣裾塵土白壁
堆前黃金買咲付與君為主尊齡江上浩然明日歸
去

和

乾坤納又望夕陽山外斷雲飛屢懶往來人似蟻
披此區々爭路一枕清風一竿明月一艇芙蓉雨可
憐俱誤利名一點心苦 只合自展高懷獨開老眼
口與心同語富貴百年能幾許千古文章黃土劫業
溪邊白鷗灘上此 無主婆娑老子早晚拂衣求
去

戴石屏詞

沁園春

一曲狂歌有百餘言說盡平生費十年灯火讀書讀

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踏踏歸來閉門獨坐贏得窮
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嘆之聲 空餘豪
氣淅淅安得良田二頃耕向臨印藤器可憐司馬成
都賈卜誰識君平分則宜然吾何敢愁殘蟻道遙載
粒行開懷抱有青梅薦酒綠樹啼鶯

和

天際青山海上群鷗頗識王生本無心更金堂玉室
丹崖翠嶽占取高名年少文章于今可咲濯足西
嶽水清真慚愧兒童劇戲蠅語蛩聲龍峰九點峰嶸
賣劍買牛思學耕昔賢已笑人皆有志此身何幸政
遇升平竹葉琴邊梅花鶴外布韋青鞋終自行更堪
愛綠蘿深處一箇流鶯

蘇武慢和趙先生韻

蘇國歸來公孫成就莫問世間工拙白鳥無機青山
無主何手與君談說何況酒釀松華香燒陌子彼此
是非都絕獨寄他詩客禪僧咲傲烟霞風月 到今
日一視賢愚兩忘榮辱任它發護唇舌種菊編籬栽
松蘭運占作林間豪傑木落秋高兩餘雲散幾點遠
峰斜缺諒此時情趨悠然只可自家怡悅

滿庭芳

結々生涯悠々岐路嗟哉底事多忙匿名微利一日
九廻腸記得長安旅店鷓鴣曉燈淡寒霜騎瘦馬出
門西望殘月尚留光 歸來心已倦回頭夢破癡得
疎狂有時將舊叟再自論量無掌開眉一笑百歲裏
裏飲何傷休迷恋青山流水千古自斜陽

憶秦娥題泉逸圖

波寒數蘭芽透土明紅玉明紅玉柳絲千尺幾風搖
綠抱琴路過南湖曲問渠何處尋芳躑躅尋芳躑躅橋
流水杏花茅屋

憶秦娥題晚泊圖

愁如蓬誰家落日敲秋杵敲秋杵淡烟疎柳故人何
許別來每恨關山阻江鴻影落芙蓉渚短篷孤燭燈
盡朔雨

天游雜藁卷之六畢

天游雜著卷之七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

門生慶亨

翟厚編集

景仰撮書

校委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觀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鏡噴日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而視之早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彼裘公况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鏹米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昔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乘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飾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麟之使冲先造其父理也短褐不耻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郎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驕之者也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釣帝優籜垂釣自怡縣令使浚

集志和物無許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於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之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為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張曰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可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欲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斷其去也不

可止彼促中隘量之入級於得失之間者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種放以愛士召見拜官真宗持以殊礼名動海名後謂告歸終南山時思驕居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謁放則毒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博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上疏言放空疎專飾詐巧以沽虛名等竇蹟官恩天下爾味益長澆偽之風真宗由是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并放固非公論矣然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論放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禁逼不醜

第七一旦寵過而猶其心則其為志也
矣昔放見陳搏之告曰各者公器不可多取
子各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為人較
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微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繁然軍吏趨
拜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何
至乃是

論曰九天下之事皆可強為惟度量不可強
為何也貨品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
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眾人之所及也彼
區區一物象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
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文藝者於此徵之
司馬公看獨樂園當春明之際開木繁秀奇人觀之

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曰有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
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特以推
其樂於己者樂諸人也且宜以十納公不
知公矣雖然查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
其人亦宜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爭有反面相
仇者間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
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辭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
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咲刺船而
去

論曰古人去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於
倉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心也被漁父者

非仁人欲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休
者欲恣之人散友而射利損特而肥家昧心
於天地之間者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
謂無所求而為之者漁父有之
申魯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雀喜聞而止之曰
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爾人可乎
申魯狄曰昔桀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
殺洧治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
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天下然亦未嘗
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欲命也
道之將廢也欲命也樂天之命蓋以此也詎
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挑中無權申魯
狄之謂矣然亦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敗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
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
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
父老曰心存誠敬身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欲與之言
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辯可否也然至
易怵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
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
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
矣然不可為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頤左右皆賢使若
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處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歎
盛德若愚埋光鏗敘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
燁之以求知悻之以求達為足以為君子哉
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有
啞叱咤無所無所不至矣矣矣知無君子隱於
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為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
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郎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額
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
謀暴庸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亡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矣
詎不可深可笑哉不惟俾它人之可笑以語
傳子孫而為子孫笑之若鍾傳者可謂自知

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頌荆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
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猩羶之氣弥漫河
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違
之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

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崇有奇
節參往俠之崇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投大本難獻之
參曰水者敬吾清也投大本難者敬吾繫強宗也抱
兒當戶者敬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割者蓋託意於言語之

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
諛自發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
賢焉知任崇之高不有任崇之訓焉知龐參
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龐參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便生
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為婚以門第相考尚女長子大有
終身不昏而成亂者有得強按以陵其夫傲
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
族為富貴具仁福已限而禍必至吾苟與之歸
相辭有不為其所及者也龐參之言足以發
世之不知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愷誠慈出於自
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
進曰富貴賤莫不有命士人當儉已俟命毋為造
物所媿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使之不可得而喜
嗚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窘通常為之主彼僕
僕然迷而不知者是其為其所囿者也一定於
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接哉胡公不以進退
為意者由其定坦然於宵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程鄧子常侍
坐數盈之後歎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
烈見於顏色

論曰微欽北行控奪高狀當建炎之際正懲
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畧而知愧恨然和

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為
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
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宋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裘葛素結廬山中常織
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喬也以采者置其屨易
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荅士廉曰欲使我
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
行無求之志則非他人所及也世人之若
驚矢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為
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下急害道取
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
日以季舊李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
以自樂

論曰常齋因極急以常名其齋豈所謂克其
性偏難克者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下其
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
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知常
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為萬
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履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飯簪石無歸與
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
舉此輩後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劫心及歸妻劉氏齋
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之宦非為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
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
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
矣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隱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
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
珍告曰汝寺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尔不聽其求
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
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
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奪其妻妾矣况
示族乎炫其宗族矣况卿黨乎僧珍封侯非
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
乎况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發
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轉器也宗熙寧中起知
河南尹賈昌朝温公程伯淳饒於福先寺益公論公
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開臥洛波
清比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
蒼生元祐中與温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
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声色
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怒嗜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
戕性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
者人之靈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
不靈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怒情也

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操於中而抗於事
膠之陽、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
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容河西拘於隗
囂而不屈即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揚賢
避殺之賢見林身推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
何忍殺義士曰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廬
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為如何多也耶藹
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揚賢也雖然若賢
者抑亦可人也欬問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錯則天性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若在書以
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敵茅施夏君石室晚年肌

肉首腫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鳥之同人一陰居眾陽之內眾陽之所
同故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
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袒之私矣然六爻
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為善初則無偏私上
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
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
錯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
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
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之知蔽禍重於
知莫之知避若攸錯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
故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

突有包拯各頌善及歸又聞知君同里若意以拯欲
便於未見無幾報拯朝諱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
奇之遷使人追還遂為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各於朝各奪相軋自古皆
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之者
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
叔文子之徒故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瓦軒者過
歆棄書趨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
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
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戴光嘉趣養浩魏明
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客一蔡
末五十年當膝屨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與身之成
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
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各高萬古
歆則失身棄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
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懼自號知非子
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
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拜去龜
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為事必夜冠履香
拜首告曰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
居於僑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
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
間高齋有問如何春清夜安眠白晝閑詩七十七謚

清

論曰心者天之所在也天雖高也心雖微也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高物皆吾體也惟聖賢不為私意小智所間以私意小智間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闕道露香告天蓋知天者必至於壯之情烈無一毫之汚老之高遠無一念之慊者又皆出於心地之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闕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為請洛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能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俟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

何女之立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今歌歌之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雨雲交集充令妓衣盛服繞船二匝統危坐如故浩無所聞志愴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藏遠適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鏡其志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瓊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為何物也夫以曹娥五胥敬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薄祭然官祭以特羊殺以少宰足以供祀足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

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善者由其貴而驕富而溢也昔乎黑肱之言乎貴而無貧則其節不肅節不肅則不為小民所貴夫利者怨之端也為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曰邦無道穀耻也若黑肱者抑亦知耻者歟數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立有饋廉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歟夫口腹之欲無窮己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老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屑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妝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未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者耶

顏含字弘都郡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筮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龜

論曰耆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膠之真知微

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合者詎非知所重哉

虞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焉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翫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昔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便歸

論曰君子之為仕非得已也幼而李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汚隆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道進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事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教人每依卦時教人以忠孝曰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閑肆下

燕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粮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無有足時我費下下未而錄教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復々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仕徐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狗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君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然礼奢卑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若仲叔者豈非若節者故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若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為然無愧耶校彼昏夜扣人門戶而歸人於白日矣大有進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騰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曰吾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旌旌征者坐騰於臚下以小盃飯食之旌不能食騰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為具丞相

論曰士由於知已屈於不知已彼既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為能作我哉若陟者可謂能自處矣

秋奇字兼正風骨奇偉善騎射為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奇謝曰一昔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吹而還之嘗設宴韓公嘗有劉易者與焉適墮下人以儒為戲易勃然大怒曰驟卒敢如此詭譎不絕口至擲樽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為盛德人也又公固自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脆士在壑者動輒以門地相考尚使孤寒者銜口而不敢發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各流萬世後考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

為人哉若漢臣者其東保士也其器量之弘

謙見之遂欲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以

文行稱於鄉間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其幽

委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矣錢文僖惟

價時番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誅推官歐陽脩

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君

一望許弄騎從訪之不告以各氏延卿欣然接之道

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

之人亦無謂者老夫甚慙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

以陶尊果毅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

更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

曰公寺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徐曰晉守相公也

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

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

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願曰老病不能造諸希

勿謂也惟演登車茫然自失明日語僚屬曰此真

隱者也彼魂歸焉為何待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謂閣門入見榜子 稱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

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

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

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

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

慕墨子之為人欲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

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

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

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

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

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凡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

尊重踰諸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

之執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曰

有詔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斤公各云

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各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衰也富貴貧賤觀

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矣得不為大

宋各臣使人禮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筭小

量易於益者良可鄙也夫良可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沈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鉅金

部負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貶免或請於

太宗曰紳洛中豪家突肯受賄此皆蒙正負賤時察

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

太宗即皆復紳官蒙正而不自辨未幾罷致柄會紳

權更發露黜為練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

權更發露黜為練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

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
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故曰公弟獻以永知其弟
同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回不遇鏡子大安用照二
伯畢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言於明纖塵汚玉何損於
潔大人君子誠不為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
直哉至於下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堯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謂之因
謂曰舜工文孝畿論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之曰我若昔
謁了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宰士矣今已老焉
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者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去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
公卿之門足將進而恐離口將言而囁嚅未
嘗不掩卷而笑也近世以乘士風不振者由
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堯明者豈非
大体而自重者歟

王文正公曰深沈以遠器宇充贖言行忠厚難以倫
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
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
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既聞
宜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
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遂故

也文正公感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
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獲得鹿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鹿
而鳴秦西巴不忍殺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
一載召必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辜於君今
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鹿而不忍又
能忍君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
仁者由其此人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鹿豈非
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難
可以共安樂况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
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於
此益信

邢吉字少卿宣帝徵時吉盡忠匡衛無所不至宣帝
即位朕莫克矣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
篤上使人加勸於身而受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
未獲樂而病焉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
享其樂

論曰書曰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聖經所載萬世
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為天不足信而用
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為嗚呼是豈知天
人交應之機哉吾於丙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邵字元伯相友誼邵卒式夢邵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即赴之

至而牽已發將至墮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
有聖耶後時見有素車白馬踊哭而來其母曰必巨
卿也式因執辨引摠乃前

論曰朋友為五等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
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
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
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豈不信乎

麟士齊人也其所著爰為鄰人所認麟士曰是
展即即既而返鄰人後得爰以前日誤認之爰還麟
士曰非鄉爰耶味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准其識之高
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充識而充識

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世待小人之道也若
麟士者豈非識量之燕備者歟

元德秀無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各利之
心都盡為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秩滿紫
紫車而去及卒惟稱履屨輒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
女也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奉天走間無
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
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及動
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
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戎菽有稻粱之
味庇其之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輿輅若文軒之飾終

身道然不知其為貧也

論曰志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旨
甘易之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以方寸之心復無窮之慾僕以百年肩能
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要貧賤也北宮子貴其
人數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築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之者
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躡白駝號草堂居士
好彈琴賦註以自適宋

太宗已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
使至抱琴逾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出人意表
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若曰洗硯魚吞墨烹
茶鶴避烟是皆人之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正公云

交前宰相皆頌他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
畢這回好伴亦然遊公即飄然謝事冠衣公鎮洛
三遊不至遂寫此訪之仲先為巾布袍長揖談論騷
雅相得甚歡嘆曰盛朝不復還器為家中之寶又寄
之以詩云好去關中守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
為勞推所勸也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
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
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為龍之
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
寄王越二詩足以見胸中淡然矣六合之內
何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

寓定丘有被褐騎駝者扣門大呼曰語高書青州傳
霖求見閩人振公之曰傳先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
出露曰子將去矣來振子公曰語知之矣但飲酒靈
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
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性誕之謂哉
中甫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休之純矣若二
君子者可謂無欲者歟

米帝字元章家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書郎
迂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
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寶月賦琅然一編老夫
卧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此
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後愛閩州京口溪山之勝
遂定君焉作菴城東號海岳喜書畫尤為山谷黃
太史所敬重平生好石見有環秀秀者則取袍笏
拜之呼為石丈云

論曰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
抱負幸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
翰墨以自况其為志世人為得而知之哉夫
以米公之高峻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况區
俗服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為乎

列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為館職謂器之曰
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獲與公曰
非也某聞君足下時郎問訊不絕其位政府足下獨
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荐也
論曰附炎趁熱人之常情也降俗燒土風不

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
者於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入矣惟
賢知賢者於二公見之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
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章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
成即毀之人求之甚勤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南人詢
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嗚呼書春秋以
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竟吾不忍也
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
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記然亦不盡士人詢之則曰
一片中國地為夷所得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
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壁曰曉天翠色映柴門千
古傳家事具有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
識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
不求或與老眼空凋清風萬古幾一丈之士無足當
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芬開不並百叢獨立疎籬
未窮筆可披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
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
孝可斬敢懸此頭於陔荒荒之表為天下不忠不
孝之榜樣識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
九思窮山大澤必日忘返咄 善空心與口語人
爭視之被則我知也者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大極
錄又有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
十字云六無二十空經臣血三斗書比後有巨服
者富自識之好吏者或截於家後以壽終矣於姑

之西山所謂所南者以南為所也德翁者應乎宋也
思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
人故宋史無傳于故楷而為之傳云

謂曰蜀孟昶後驛之後蒙右爭相夸尚石恪
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
乃格之徒欬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
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
欬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
有節義為之閑也通負者晒其狷介及孰知
有所不為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天游雜藁之七

天游雜藁卷之八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陸善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

程厚編集

襟說

春祭則秋隕則春祭龍能飛而弗能越夫其驥
能馳而弗能脫夫羈夫各有所制然後臻其宜擇
不靈則其勢可致參天矣此仁者所以多不富者
所以多不貴者所以多不齊造物之妙吾又惡得
而知之

天之生物莫顯其蹤物生於天莫知其功天忘於人
人忘於天功相忘而棄於一謂之自然自然之得謂
之大功故功大者由其功而不忘於生物之雖忘於

天而不忘於自修自修之至則天亦我矣我亦天
矣天人豈二乎哉

動息起處我之為也使之者其誰哉仁義忠信我之
變也生之者其誰哉知美所以生知所以死其哲

人乎使之也自然生之心亦自然合而為一其聖人
乎是故造物之生由乎天晝夜寒暑由乎天孰得而
見之更何內外物有本末固其外而究其內因其未
而察其本其所以見矣

夫聰明者天之所以鑿我者也至公而私至安而無
危至光大而綱四維民無愁嘆之聲蹶寡惇獨各得
夫自然之天聰明曷得而少耶莊若者兩歎黜之懼
之矣其帝自然耶夫求自然而反不自然歎以誇人
昧矣嗟夫子無聰明則又勞君無聰明則民搖天無

聰明則四首癭果可熟于樞乎故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也

素養食相吸風飲露乘風氣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
者謂之仙也之孝仙者冀乎此也嗜乎此也嗜乎謂

之貪真乎此謂之誕貪且誕謂之愚而欲得之謂
利者君子所不言况聖人乎孝仙者往以聖累為

累以声利為仇敵殊不知逆夫天而乖乎人法累而
得累揮声利而得声利而反出此而入彼矣噫孝仙

者謂之大誑大誑謂之大利求大利者是何心哉是
何心哉

人心與天相通而天與民相通天之心人之心也人
之與天之事也故善治天下者循天道為体天心焉

去夫私体天心也一夫公循天道也是故明王在上
而無橫死之民者君能事天也是故体信達順則四

靈學至矣矣有時參昧而威民者有天下哉
我以厚待人以薄待我我厚之未至也我

以禮待人以重加我我禮之未至也厚也
理也自我行之薄也雪也雪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

厚矣理矣彼復雪雪者乃吾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
怨天不尤人嗚呼君子矣

過於人彼誰之而獲咎稱之者不得為無罪過毀
於人彼誰惡而怨生毀之者不得為無尤不若責已

怒人居然以容無幾無悔矣
行而不言無害於事言而不行寔害於理斯孔子所

以責夫行也結中散之言曰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
詩恭默咎悔不生斯言當矣然散鍾會而致桎者未

知何在哉恭默何在哉黃潦之水至汚也江漢之水
至潔也以一抔而汙之水置江漢不見其為汙也以

一抔至潔之水置演潦不見其為潔也是故小人居
群賢之中不見其為小人也君子居群賢之中不見

其為君子也故謂之化者變而一之也經曰母友
不如己者有以也夫

天地生萬物聖人理萬物天地理人一也生而不理
則天地之心不能於理而不生則聖人之功不能施

由此論之天地生聖人雖曰無心而實有心也聖人
奉天理雖曰有為而實無為也故曰天地聖人一也

一者何理也理者何道也天地之心而聖人知之而
代其事聖人亦有功於天地哉

顏子天盜雖壽何危善人而佑惡哉殊不知顏子之
天原於有生之初也盜雖之壽亦原於有生之初也

稟於有生之初誰可易耶然則萬古之下皆盜雖
之名者咸故醜而食之顏子則垂衣裳而而食天曾

厄於善人乎天曾厄於善人乎
天道至純人性至靜以靜合純必有不善者

非性之善也氣稟也夫陰陽一致也天人一道也胡
不若是之然氣稟根於天者理也理無不善疑夫質

者氣也氣則有與是故自聖人外有善人焉有惡人
焉賢者復其初氣質不足也惡者困夫氣質天理不

能反也不能反則天理日滅人欲日勝幾禽獸幾希
矣故曰有不善者非性之罪也然則氣質者乃善惡

之機乎此善者不可不察之而勉之也
夫性為道之体道用性之用而心者又性道之源

夫性為道之体道用性之用而心者又性道之源

也存諸心者太公至正性也出諸心者無過不及道
 也有心然後有性然後有道夫人為萬物之至靈者
 其以此乎若以對待而言之性可以對道而性道可
 以對心而心可以對天若夫天又三者所由以出者
 乎吁彼蠢動含靈而謂之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
 則何以知心不知心則何以道不知道則何以知天
 吁彼蠢動含靈而謂之性者不知理者也
 福者禍也禍者福也福者恃人者也禍者困人者也
 恃則必逸禍斯至矣困則必悔福斯至矣是故桑谷
 之扶反而為福大戊悔也大鳥之慶竟成於禍帝辛
 恃也禍福之相仍如此是故得福來為福得禍未為
 禍在人用心而已耳
 以道觀天地天地小矣以天地觀古今古今小矣以
 古今觀寒暑寒暑小矣以寒暑觀晝夜晝夜小矣夫
 綱緼兩間流行不已者一氣也天地一息也古今一
 息也寒暑一息也晝夜一息也合而觀之同一息也
 窮天地之始要天地之終非一息而一呼吸一息也
 動靜一息也寤寐一息也生死一息合而言之同一
 息也窮有生之始要有生之終非一息而何是故有
 聚必有散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恒理也恒理天
 地所不能越况夫人乎
 聖人貴樂天孝者貴明理樂天者窮亦樂達亦樂明
 理者窮亦安達亦安然人知聖人樂夫天不知聖人
 燭夫天是故孝者其可不明理哉天下之變人見其
 多也天下之物人見其夥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何
 者無理寓乎其間哉故孝者明之則知古今如一日

萬理如一心萬物如一身推其源而詳其用莫非皆
 吾雙置之當然者也孝者其可不明理哉格物致
 知所以為誠意正心之基未有能誠正而不由夫格
 致者也是故宵中一理之不明則性分有所未盡則
 何以應天下之專耶然見疑慮生使骨肉作仇群
 邪並獲使尊卑無倫賢不紛心愈亂而身不安矣
 若夫明理者則善之不以為喜毀之不以為怒感之
 而不能疑撼之而不能動獨立不懼視天下一大公
 而已矣况日用間之事哉性者出乎天而存乎人天
 下之大公也非我所獨私也君子能率之衆人非不
 能率也自不能率之也非自不能率也繫夫欲也繫
 於欲而不能率者自棄也豈可答諸性哉嗟乎
 根柢刀鋸凶器也見之無不憐焉性命道德善物也
 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々汨於利欲之
 間使心焦而氣感神壞而志滅者甚於根柢刀鋸也
 甚於根柢刀鋸而不知為之避是取凶器而自賊也
 夫取凶器自賊雖嬰孩而不敢為何丈夫自棄若此
 我愚之甚矣聖人所以窮不戚連不欣福不淫禍不
 亂者性命道德之在已乎
 天地不為大人人心不為小人心不為大地不為小
 地不為中觀者外也跡也吁以跡觀小大人人心所
 以不廣欽人知應萬事由乎心而不知心之妙由夫
 天也詎可以小大觀哉小大觀者不知天心之妙者
 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不為大退藏於密而不為小者
 心也神妙不測應用無方出入無時而一於天者心

也心乎心乎豈可溺於虛空而淪於寂滅乎聰明過
察者人皆以為賢才納少惠者人皆以為愚豈徒今
日自古莫不然此風俗所以不厚人材所以不成欤
彼所謂賢非吾所謂賢也彼所謂愚非吾所謂愚也
世俗之所謂賢愚也習尚之所謂賢愚也然木納者
多容德雖少惠未為害也聰明者多傷物加之過察
無全人矣君過察則天下擾官過察則用事刻士過
察則心不仁由是觀之聰明非不貴而弊於過察也
西漢人材雖木訥而近於厚重然則過察豈君子之
所貴哉嗚呼使聖人治天下不貴從而貴此矣豈可
以世俗之習尚而輕於取舍耶懷瑾握瑜而無自售
之色者蓋中有主而薄於外者也苟外重而內輕則
炫玉步雷而無不為矣此君子之所以難得而君子
之所以不遇也是故遺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惟成
德者能之出乎此者一不申則抱冤屈氣志喪神沮
求人之色盈於言貌之間張焉而求合汲焉而
求申矣不其愧乎殆其得志也沛然有餘翼然自縱
喜氣洋洋形於眉宇之間向日汨沒一旦而忘之矣
何其不自量哉夫壓塊一蹶而不虧其材者此良馬
也入治百鍊而不變於色者此良金也馬與金物也
由其無所變而得稱為良况於人而無恒乎是故中
有主而薄於外者不可以利誘也不可以勢脅也
魂交而神變氣息而形閉故夢生焉夢者非自外致
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夢有吉凶
盜跖不夢堯豈夢盜跖哉是故君子寤察乎夜之
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所為善則夜之所夢

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為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沈
以驗吾孟善之進退者乎
掘地十尺不得泉藥之掘地十丈乃得之成之夫棄
之者不見其功也成之者善其功成也然詎知功在
我而不在于外耶使十尺不已吾見其得泉矣十尺而
已者自棄也泉泉不得也今夫幸者之於道一有不
得則怠其力怠其力則廢其志豈幸之過哉不知機
之在我耳治天下者亦然以王道之難成而局於霸
業霸者功易就王者功難成殊不知難成也我行之
不力而亦有行之而中道已者欲遠不達者也苟能
繩之不已吾見碑之乎而天下治矣豈霸業云乎哉
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也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衝之達麒麟鸞鳳不產於亂離
之世反是則必以為怪矣豈徒以為怪哉生不獲保
其全矣是故君子處於群邪之間群邪亦必以為怪
矣豈徒以為怪哉殆將忌之矣豈徒忌之而已哉殆
將克之矣嗟乎君子與群邪並生於世不相容也如
此為君子者其可不慎邪其可不遠邪
言有邪有正邪正出於人之口而辯於人之心言之
於人君之前者尤不可不慎也今有二人焉一孝蘇
素者也一季孟軻者也使二人說於君之前軻者曰
非仁莫為也非義莫行也以力服人難以德服人易
服人力者不得已服人心者久而弥光君寧自咎而
不咎於民君寧自儉而不擾於民國斯治矣秦者曰
實我之美襲彼之虛因其弱而吾以強摧之因其簡
而吾以計去之計者難得而易失計者易去而難求

傳其計我斯安矣夫二人者各是其是而人君听之
 者豈下知彼邪而此正哉盖由理致戰乎智中姑徒
 欲耳始夫業之成則未嘗不非彼而是此也去邪而
 存正也嗚呼自右若此者何可勝紀哉今之人不擇
 言之是非圖以悅人吾為之懼夫听者之必悔也
 禮夫禍之及已而莫能改也嗚呼
 禍莫大於多敬富尊富於知足敬心勝則殉物則身
 輕而物重矣物重則馨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
 故
 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
 下為一家視一身猶眾人安於所寓不以貴賤異其
 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澹然而已尔彼殉物者由
 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則事少則
 家私公道和則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天道至公而無私故生物而不窮
 聖人至公而無私故化民而不倚不奢所以見天道
 不倚所以見聖人天以風雷靈而化化聖人以禮樂
 刑政而成治治見聖人之治世而不知聖人之所以治
 人見天道之生物而不知天道之所以生究其極合
 而觀之其神矣夫
 天下之事以心究之究其事究其理大理想於此心
 明於彼是存心之德以敬存之存其德存其心也心
 存於此德存於此矣是故明乎外所以安於內存於
 內所以應於外也內外一致也致力於內外者
 聖人之事敬彼守內而遺以者非也彼徇外而遺內
 者亦非也

陰陽化生理為之主稟陰陽受天命而有形有性
 性無不同形或有異理無不同氣或有異理無不同
 也我耶克命也堯舜即我也氣或有異斯理賢愚不
 肖所由以分欤雖之中有差等也賢之中有差等也
 聖賢之中有差等也聖賢有差等者氣有差等也氣
 差等何也正大之氣分數之不齊也愚之中有差
 等也愚不肖之中有差等也愚不肖有差等者氣亦有
 差等也氣有差等何也衰濁之氣分數有不齊也是
 故有全體之聖有一體之聖有賢而有德寡於識者
 有賢而有識知於材者此雖賢有不同也有大惡之
 愚有小惡之愚有不肖之深而或有可狝者有不肖
 之淺而或無可狝者此愚不肖又有所不同也然雖
 也賢也愚也亦不肖也反而同之則同也同者何也性
 也性無不同也氣不足道也氣可變也性可復也人
 胡不變其氣而復其性哉
 天生象物何其多乎而各遂其性何其公乎蜂蟻至
 微乃知君臣乎虎狼至酷乃知父子乎夫蜂蟻者匪
 教而然也明之有所不能蔽庸狃者匪使之然也緒
 之有所不能隱明也雖出於蜂蟻也雖出於虎狼
 二物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天理散於物者昭然
 如是之顯也物之受於天理者灼然如是之著也
 天豈有所私耶世之人得其全而至靈者也而有
 所蔽有所隱不亦哀乎夫蔽也隱也人不能然也欲
 也蔽之害人甚於戈矛然戈矛之害人施於有辜者
 無辜而自戕之不其愚乎愚而滅其性不其毒乎夫
 自愚而自毒之雖蜂蟻庸狃有所不肯為何乃為人

而自為乎
 天地之間美惡不並立美而然後見惡而然後見
 美惡相形然後有各使無荆玉則迷於燕石矣使
 無鳳凰則迷於鸚鵡矣自古以來美者恒厄而惡者
 恒申匪美者之願厄也力不能勝也時不能明也匪
 美者不能勝也勝亦不必勝也使其勝之斯亦惡矣
 惡見其善哉是故古之聖賢非不多也往為惡人
 所困者亦多矣然非惡人能困於聖賢也力也時也
 非力也非時也亦聖賢之命也使聖賢命達則美有
 美人耶美有惡人耶美惡俱化而忘其跡矣故曰比
 屋可封
 物之衆多不可得而放教也日月星辰麗乎天鳥獸
 草木育於地上下之備固懸絕矣然懸絕之中而有
 不齊者存焉不齊之中而有同之者存焉何則明者
 或則巨者細者長者短者巧者拙者此物之所不齊
 也此物雖不齊而同得乎天地之力同生於天地之
 間則未嘗不同也彼之不齊者跡也此之同者理也
 此之同者既同則彼之不齊者不必較也豈惟物之
 有不齊不同也耶人亦有之人生也亦有疾病焉有
 康寧焉有貧賤焉有貴達焉此人之所以不齊也今
 之人由其不齊而強歡齊之疾病而強歡康寧之貧
 賤而強歡之叛矣夫不知其命而為其不可為之
 之不得而強歡之悲感之愈不齊矣愈不齊而不能
 釋之則死矣終身不齊而欲齊之至死而不悔者曷
 可勝記哉吁不知彼之不齊者外也此之同者性也
 苟能外其不齊而反其同焉則疾病也康寧也貧賤

也貴達也皆足以安其心而樂吾命矣又何有思慕
 悲戚之為哉
 善者福之福者禍之福也善也由乎人禍也福也由
 乎天一人也而所召若此然天無心也無為也無
 私也規之然禍之福之是果天耶是不果天耶果天
 也福者未必盡禍之善者未必盡福之也不果天也
 禍而禍之者多矣善而福之者多矣果不果何由而
 定耶然則天道流行於四時人心應酬於萬事天雖
 無心而應夫人心之善惡謂之無心不可也謂之有
 心不可也謂之無心則以天為茫矣謂之有心則
 以天為濛矣是故人專見而天理見矣天豈一
 而抑夫人哉然則攬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乃天
 意無心之心乎由是觀之惡者自禍也善者自福也
 禍福生於人心而應夫天亦如乎人心而與之禍
 福非天有二心也人心有理故也吁孰得而窺其際
 日之勞者息之屈夜之寐者息之申夫息之申息之
 始也息之屈息之終也天地一陰一陽也一動一靜
 也動極則靜一極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根
 莫觀其倪此陰陽之所以為陰陽乎夫日之勞夜之
 一動一靜也一動一靜一屈一伸也一屈一伸之所始
 終也然雖曰始終矣見其始終哉亦曰互為其根耳
 曰復曰始往來無窮曰子曰午則絡無已嗚呼此天
 地所以為天地乎曰消曰息周旋有常曰屈曰申出
 沒有方嗚呼此人之所以為人乎觀人道可以識天
 道觀天道可以識人道彼之則不是
 君子不貴利而貴德非貴利也非貴德也

聖人何容心哉蓋利者不害於人必害於己經者不能害人亦不能害己夫千將鑿鑿天下之至利者也由其至利天下之爭利者至矣至之不已兩損而敗焉故曰用壯處壯則觸藩矣然則利者其可恃諸利乎君子之深戒也

物之暴烈無過於虎狼其性可得而制之物之捷疾無過於騏驎其足得而係之不易得而係不易得而制者惟心乎心也者其神莫測其機莫窺一息萬里莫知其歸古今非遠宇宙非寬不火而炎不水而寒危哉人心乎可以堯舜可以盜跖者也君子其可不思所以治之乎

聖人之立教也必先乎此自堯舜至於今日亦莫越夫此然則君子不可不思所以治之也治之與方曰敬而已矣書曰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其以斯欤其以斯欤

有矣天下至潤之物也孟勞天下至利之器也然孟勞弗彌則何由破物斯缺弗琢則何以比得是故君子得之將成也必先有以厄之乎厄之困之激之拂之屈之乃所以成之也成之成之順之申之也故曰遇盤根錯節斯見利器

夫聖人之治天下猶日之麗乎中天也君子之遇明世猶鳳凰一出而祥為之府者也何則聖不能勝正也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里同於故旦將且則清風起而祥陰伏焉非日之使其伏也祥陰自不能不伏耳嗚呼安得

聖人君子出而正天下乎聖人君子不出吾未如之

何也已

發論有宗慶更有要得其宗可以論天下事矣夫天下雖廣無之事之理無事雖多無之理之事理因變而後著事因理而後立理為體則事為用二而一之并而合之行其更擾也理不使過之不使不及中庸之道矣吁彼注周者鑽事而言理之何在哉遺理而言事之何在哉要之也理也同一致也非彼此之殊也彼莊周者托恍惚者以言理托計較者以言事所言事私事耳所言理空理耳吁豈有私而謂之事空而謂之理哉更則不私理則不空

時適遘方先周其輻遠夫顛敗乃扶其轂其可哉是故毫末齒之於早滋蔓絕之於後矣夫天之大也庶事素々乎其數也藐然之身處於素々之間苟弗先謹則後悔其莫矣是故擇朋友於其初則無見疏之慟擇君王於其初則無見辱之慮况天下之事素々其曠者乎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可不謹之於始哉其可不謹之於始哉

齊細物也君子不棄其根水賤物也取之或可以為饋良匠入山林斧斤無停聲者木各宜於用也夫君廟堂之上治天下之氓用天下之材短隨其短長隨其長宜矣胡有夫不良責白公尾生之慮而舍其誠確之志難得中人矣况賢人乎不得賢人矣况聖人乎故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斯天小得人矣

二氣盛寧妙合而凝妙而乃合乃凝三者又合而為一然後有形由是觀之豈非無形而後有形也哉

二氣消息原始反終始而後終而後復歸於無形矣

始也聚終也散一聚一散寧非自然生我者天死我者天一死一生同歸于天人孰得而私之彼釋氏者心謂人死為鬼復為人則天屬我而可私矣豈理也哉豈理也哉

君子之處世不憂貧賤之撓心惟患之未至貧賤有命富貴豈予所可觀觀而得乎儻流勢牽徒尔勞耳反而思之謂之愚俗擬墨屎徒尔屈耳反而思之謂之昧愚者必昧者必愚以愚昧之見而求不可得富貴謂之喪天之人胡得而久哉

遊可忽乎忽則悔生與朝廷之人遊則功名奢後之聲入乎耳與市井之人遊則貨殖爭竟之聲入乎耳與僧道之人遊則吉凶之聲入乎耳與刻薄機械之人遊則利己方人之聲入乎耳吁遊其可不擇乎可不謹乎始不謹則終有悔矣終有悔而欲破濟矣及哉好仁之人如春風焉

風之所被草木為之敷仁人之聲入於耳則心散於四肢蕩其邪穢消其鄙吝其功豈淺鮮耶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良不誣也夫刻巧機械之聲入吾耳吾心為之寒吾志為之奪惡慮橫生欲心紛擾長文無樂矣豈徒不樂哉將天灾人初由茲而孽焉太極無形而有理然理非形何以見哉形者以吹乎動靜者以吹之性情乎而其所以動靜者太極乎吹非太極則何以隨合而成化太極非吹則何以寓而生物耶故曰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也夫昭然而靈淵然而深沈於萬變而無窮已者其心

也耶喜怒哀樂之未發靜也性也喜怒哀樂之已發動也情也觀吾心之動靜則知太極之動靜矣夫無形無象之中萬善具矣非性欤有形有象之際萬善著矣非情欤太極也者所以為人心之本陰陽之主宰欤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矣清受靜在寂惟實心乎人皆仰之我獨以為不然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著性乎人皆忽之我獨以為然夫心者人之所以為人也其可死乎其不可死耶則人未嘗死其不可死耶則美謂之清靜而寂寞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靜也動之機在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動也靜之理在焉由世論之心可死耶心不可耶

際乎陰陽無際也陰陽其有停乎乾坤無停也無停然後寒暑成無際然後萬物生聚而為風雨結而為霜雪融而為山川一往一來一飛一揚一昇一降其德無疆今古不息循環無窮者也動得而窺之雲馭水流其機顯然風行草偃寧非自然之妙繫之於目會之於心散言而不能言非不能言亦不能宣是謂淵源嗚呼天之所以為天乎人之生也克肖乎天乎觀天之天反而求吾之天以吾之天合彼之天日用之間得不躍然而喜超然而悟周然而全乎故曰不以天觀天而以心觀天從心出則心即天矣天即心矣

我以有情矣而我以有情欣感之不既悟乎夫固貴
 賤也招之而不來毫之而不夫者也而我強欲去
 就之不既勞乎是故處心乎天地之表觀變乎天地
 之間弗拂其心弗隨其行所其去來听其榮萃如之
 何其欣感我哉外之矣
 諸侯負茲則呈方者盈室不惟呈方者盈室抑且為
 之慶頌而憐憫也窮人負薪則既生塵甕生蠅而門
 蛛網矣嗚呼貴賤外物也何趨附鄙薄之殊耶勢也
 非勢也利也非利也心也心苟忘於勢利則安有態
 哉是故君子之於勢利也不知其為何物也惟其不
 知其為何物也故心不煩心不煩故事得正事得正
 故處上下之間無非道也勢也利也不知其何物也
 構室者必先乎基繪事者必先乎素非素曷以成其
 繪非基曷以成夫室此先後之序弗可得而越者也
 夫小事者細事也大事者盛業也然非小事曷以致
 大事之資非大事曷以成小事之功弟子職者所以
 孰其事而交其質也三綱領者所以明其事而復其
 性也大事也小事也奚有二乎哉二之者非古今之
 事也二之者務遠而馳心者也奚足有其功耶徒見
 其力器而擊耳心勞而無益耳奚足有其功耶然則
 小事者大事之基乎不可不致其力也事雖有大小
 理無大小度既不在理亦無不在大事也小事也奚
 有二乎哉
 心未發固靜也有動在焉心已發固動也有靜在焉
 動極必靜極必動必有靜必有動靜相相
 乃成休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靜中動也易曰

良其有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動中靜也然
 則有道心焉有人心焉道心有善而無惡人心可善
 而可惡致察乎人心道心之間致力於可善可惡之
 際使道心制人心則道心矣道心為主人心為賓道
 心為帥人心為卒則相為用斐道心則人心人心則
 道心矣易曰不遠復乃其機乎景雲變雲太平之兆
 也妖氛厲氣亂商之徵也景星瑞雲生於天而感於
 人之和妖氛厲氣生於天而感於人之怒和也怒也
 出於人之心而感於君之治是故善治
 天下者觀乎天之變而察乎人之心察乎人之心而
 反乎君之身理其身而化天下之心化
 天下之心而格上天之心治道備矣是故凶可以吉
 能可以為治者在斯道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夫所謂之天豈形體之天哉天且弗違之天也
 天命之謂性之天也古之言天者多矣此
 天字豈可以淺觀耶此理在天謂
 天此理賦與謂之命此命在我之性施之於事謂之
 道此道用之而得於心謂之德吁德也道也性也在
 我者也命也
 天也在天者也無彼則無此無此則安有彼哉穹然
 覆於上者天乎天非穹然也勢也曠然踣於下者地
 乎地非曠然也勢也勢者形也形之中有不形者存
 焉夫穹然之上者何耶氣也曠然之下者何耶氣也
 上下俱氣而地含其中混融之循環無窮充塞盈
 滿之所不通然則豈可以蹇然曠然者遽謂之
 天地乎其勢則然也勢有涯而天無涯天無涯而氣

無涯氣淫而生物無涯生物無涯而古今無涯而天地成矣

立於太古紀綱乎古今維時乎

天地者其何物耶無聲臭也無數響也不屬有無不

據方體是也然無之則天地死古今息湮湮混混之

生而不自以為盛萬物亦不知其為盛而與之同行

其形無測其情而為之主謂之大極夫易有太極孔

子發之義父周公之易愈明矣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周子發之孔子之易愈明

矣一物各與一太極程子發之周子之易愈明矣然

其言者非不言也言在其中也已言者非已言也言

其其也

聖人詎有待哉世愈降而言愈明聖賢為世慮也深

矣

天地生物各以類分人於其間謂之至靈然則究其

自而求其根同乎一淵殺而為貴與尊卑秩而為父

子君臣品而為人物動植莫不一視而同仁故曰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焉

今有人焉喑然持幽不能言衆人所棄君子取焉

取人莫在乎言哉今有人焉顯顯然似拙而實妍衆

人所取君子鄙焉取人莫在乎貌哉使言可取則齋

天可以為上材令使貌不取則灌灌堯堯於孔子之

門然則屬徒而定之取言以理取貌以賢

屬氣首於中則顏色為之不粹豈徒顏色之不粹言

亦不律矣豈徒言之不律心亦為之焚矣焚之弗已

則日日則日則則心愈不樂不樂則憂無已時憂無已

時則何而祭耶其必冀乎敬之足耶敬之不足則終

身問胡得而祭哉愚之其矣是故其為人也好乘

人而不能乘於人乘人則喜乘於人則怒其乃氣熾

而身為之化動息也語默也無非乃氣矣無非乃氣

殆將禽獸矣禽獸與能久乎詩曰兩膏鹿見見晚曰

消骨足恃哉骨足恃哉

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乾之人道也以人事天即

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心悅一而

不謀故萬事順天有生不已之德人有生不已

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則不謂之

天道有一念之權則不謂之仁道嗚呼此君子所以

貴於慎獨也

人心之理與天同其公人心之量與天同其大惟其

公所以致於大因其大所以見其公所以參天地

贊化育者不為分外之事乎

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性理一也在天為陰陽在人

為形體氣一也合理與氣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

知者靈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為其明愛則見天理之

流行者為其妙愛則靈則靈知者於是乎而生焉

然行其當行若則知者於是乎而生焉

即道心也其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者於是乎而生焉

於氣人心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

異然則其者其可夫精一之功哉

文王之事紂但知上下尊卑之一宜循自然而為之

者也使其有一念之或取焉見其為至德也哉武王

之射但知

天命人心之已歸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使其有一聖

之或歸焉見其為順天也哉大抵聖人聖

天下之時雖殊而聖人安天下之心則一文王非無

矣天下之心也有義焉武王非無守臣節之心也有

勢焉雖然文王無為而武王有還者

聖人之不幸無為者聖人之所安也嗚呼文王經也

武王推也用推合經聖人之心宜層層開者所得而

親則者哉

慶我不可不難易論取人不可以成敗觀夫聖我而

孫夫難易則無勇於為善之實取人而較夫成敗則

必有失於格物之方象夫理而為夫事觀其人而究

其心則無二者之過

天祥推蒙卷之八

天祥推蒙卷之九

翰林侍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書

門生南平仲弱門人胡寶慶

門生慶亭

程厚編集

筆時上

余少為寒士之資處居塞外親朋友無一人

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深加有自餘校

墨卿以持文曲命曰筆時用以自戒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

不行者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

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

而為也君山林而不言館閣則其富貴之心重矣

不可也何也君山林而言館閣則其富貴之心重矣

憂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耶道濟於一時得乎於上

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儼然無

歎者不能也惟司馬公富鄭公輩可以當之

又

極寵而負侍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

夫見推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黃言則

喜溢于色猶見抑之則局不自安又何異乎妾婦

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

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議然以彼之恐

然以附之亦可愧也亦可省也乎

又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士君子立身未

有不戒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怒人忍則能耐更一毫之咄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虛則憤然而發是能無涵養之力得福之人也是故大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敵而不可為敵制魏姜師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置之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為也况作奸作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尤不免於絕嗣丁謂屢多惡之輩當何如哉

雷象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甚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蓋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蓋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昔也烏可仰食於我而又教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言耶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耶則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重罪怒逐之罪輕食人之得者寧去此而就彼

又 翊奕不滿穀聊足以自濡其高不知疲竟作粘壁粘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數也人皆以人更可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輕有物率之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或其所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慮其公世之人役於數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為造物撓深足以為造物味詩曰 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日及爾游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之身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之息與天行者四倍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為疾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脩身以俟 天地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害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 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 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又

群人中喜謔禍福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聖人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傳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夏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教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備傳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事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歟景純之自坎或曰當元帝水昌改元敦以景純為記室景純亦知敦必為亂亦知已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為此論者大不然也景純之所以占卜者正所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之耶或曰人為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知命數有在也吁南山有飢帚卜曰必不噬人從之遂可也景純之從敦正猶以從飢屍也可不可嗚呼安得知易者吾與之論造之妙哉

又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之校耳圍人之數子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為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為昧其本心而自以為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為一咲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察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又

惟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

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道之大原於性其性者

醒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又

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踈之時也，難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悔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及己。能為上士，連無憂下士，愚無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又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畜貨盈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藁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石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得然而肥者有之，充然而肥者有之。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群子夜出或傳或飲或嬉或遊，躍其犬之吠而聽其父也。乃畏飯以飼之，或有吠者則拋餅群犬奔其餌而不暇餌之焉。群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為群犬不鳴也。餌之，又則群犬與盜成一家矣。聞或有鳴之者，主人曰：是怪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群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受尾，忍不敢鳴。無何群盜持刃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

豈其鳴者而哀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又
以言讖人此李者之大病取獨之大端也夫君子有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氣和則人有福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讖之哉大抵好以言語讖人者必其枝心之重者也惟吾枝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蓄之於平日讖之激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敗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又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其勢延袤或朝昇而暮降或朝而暮昇隱隱隆隆若降玉然与造化相為消息薰之茂草雖寒列之際而不枯也予嘗之嘆曰
天下之事寧有無理之吏哉當元帝時石頭專柄弘恭用事小人賊煞大臣而且不知當是時何如特耶元帝於朝廷畧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犯親深可嘆也故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乱矣須然昭君逐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亡不既晚乎生既不烈死安有灵使其墓与造化相為消息决無此理嗚呼史稱
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於紀案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一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

果証也

又

怒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未有能怒而無量者也亦未有量而無怒者也是故怒雖當勉量亦當平有杯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

天市之量天地之量醒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孟之量則小人矣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予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富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

聖人則萬物不能抗其志與日月同其明与鬼神合其德嗚呼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李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則寬則恕則仁矣

又
先淡後濃先疎後密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我燕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不結頸之不列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教九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腸者蓄之為詳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者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澁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又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

聖人云此愛敬而親仁此愛固衷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且夫是信也必也察其色其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与色同色与言合此必正有忠孝之士也与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蔽飛稍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敬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又

陽者陰惡古人之所言也然一陰陽一造化也造化一陰陽宜有惡哉嘗推其義而論之以謂稟夫陽氣

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祭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其仁也大九黑風暴雨飛沙拔樹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為陽、而為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為君子可為小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敗過自檢而不至於顏孟之域哉

又

客有問於予曰子今居塞北土壘半間土坑一張坐於憑几有而無足冬有風雪苦寒之憂夏有驚風吐呃之憂對影寥々月俸不繼子之窘可謂至矣子其想乎予曰無怨然則子其有道者故貧而無怨難聖人之言也子其無怨難哉予曰不然怨難無憂則有之何也予年近五十矣念父母之恩無以報

又

德之効無以成稟門薄祐宗祀蕭條祖宗立備託者何人一身貧病命之宜然其如彼何予之所以憂者此也富貴非我望矣功各非我求矣彼皆營々我獨健々彼皆揚々我獨訥々遣地雁塞一定之命吾焉敢望於彼哉吾焉敢望於彼哉容咲而返

又

昔竊蘇識陽慶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慈之所華犯而取怨不可定身信我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之才而肆其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竊慶謂知人矣此慶父之死於賈孝也

又

昔歐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札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札於其君者誅之如鴛鴦之逐鳥雀也夫所謂更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蓋不思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有誅之、理况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為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又

鄭伯敗楚師于柳莠國人皆喜唯子夏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小人見利子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事大尤不克况乎以小勝大者矣能免於禍也若子夏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產羊肉袒光憐于楚不亦悲乎

又
言之非難處之為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
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
以為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變膽落張、逞、
莫之辨矣殊不知張、逞、者徒自苦耳造化已定
之矣善乎康郎之言曰能言未是矣男子善處方為
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又
容有問於子曰子卧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無有
也子臥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帖然寂
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用其心乎
子曰子無所用其心也以謂

天地與我豈欲子病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使之
然也子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子苦於胎、之
際而不知子、扣於冥、之中也容嘆曰此子志有
為之身而信無表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又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各言也然余
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
順為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蒼蒼不檢之慮何
所為而不為哉彼蒼、者非天也天之氣也存乎
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煩此所謂天也求天於
蒼、者為甚急忘天於方寸中者為甚緩如之何而
天應耶詩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復復考其
旋元吉福皆自己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
之間無所用其心而幾於老佛之季矣其可哉

又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入之心
儼輕人之心者規乎薄扶上入之心者類乎狂何也
貴乎平而不貴乎素有輕人上入之心則容氣常在
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
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忿
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
天之生物、不能齊音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
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入
之心而李問曰損之又局若虛已接物以為道德修
業之基耶

又
脩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脩德則入於禽獸矣是
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
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
責報於
天也天亦何心者耶天若可責顏孟之矣德有盛於
顏孟者故

又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
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
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之物也其來也
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之中而非人
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賤而兇狼慕富貴知舊秦
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及、是徒然耳
味、造物者咲

又
小人不知天命，窮則隘矣。其心必曰：為善未必得福，為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教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矣。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為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

又
體誼諸用物，報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諸用，體誼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為聖門之學歟。

又
夫凡君子之主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豈有本磨之磨，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本磨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已一有微瑕，則眾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職之乙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存，豈可以此而驗人哉。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又
君子之為善，亦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為富貴而享五季，季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心，亦無心所得。不然，借居抱道，設齒無怨。

又
老大動輒要嗔，嗔者，故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心，即之而已。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故雖有不存者，寡矣。謂之，分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又
聖世不可厭，亦不可攷。攷，則罷軟無立。概，則相殘。應禍知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怨，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又
奪之一事，最所難忍。雖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宜在我。何怒之有？彼為君子耶？則宜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之，此其所以而相仇相害也。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濟。意正如此。

又
佛氏言苦樂，唯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天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難行乎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富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故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又
慈心重者，雖為富貴之地，未常煩吏之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父才高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一不齊，彼強此伸，此有彼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慈則弊，乎有戲之間，無煩吏之不憂矣。

又
名者，實之表。心實者，各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耻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

其實而無其名不顧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入味貽之於他人矣

又 大丈夫之變君當以直道而行君之言與不喜我何與然何也夫憊危而求媚爭妍而取怜妾婦之道也直有大丈夫之亨君而為妾婦之道者哉

又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扶連袖傾心獲勝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勝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哉決大變東

又 故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閑散既父毛髮奇事便自不與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便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世更茫然不知終有毛髮事則

又 寔不自寧矣蓋傾墮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外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機俱忘百機俱忘則心日荒而萬事交矣

又 東坡請居章柳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側心者也心所感者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故不可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又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得幻相纏復無了時故也為熊勘破世故則靈各薄利皆足為吾身之害古之

人所以適其道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為己重也

又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為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為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有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鐘繆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嘆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而絕此累也

又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為淡近者所眩惑日觀世事之盛衰來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盈衰也吾以出處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袖可避而慮可獲不然奔之役 悟 悟 幾何而不為時勢所害耶

又 世間坑害在 有之要人醒 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偷心一少感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大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真乎知微

又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客是以各不旋而觀危累及之何也諺見之不烟也者有識見則班馬文章莫不如類子之章歌李杜才思不如原冠之章實 故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宣欺我哉宣欺我哉

又 聖人不官命而曰不知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弄大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依然耳命既如此則當

又 聖人不官命而曰不知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弄大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依然耳命既如此則當

又 聖人不官命而曰不知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弄大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依然耳命既如此則當

寧心以待之不可越時也
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
聖人自言命也

又
事、物、皆是天理流行秀為飛于天魚躍于淵此
天理之流行也曰往月來寒往暑來此天理之流行
也在人吏則君臣父子之間起事接物之際皆天札
流行者也惟道眼君子活潑、地隨寓自得也

又
莊子曰尸君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此言
深有理蓋尸君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也神
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五為其根而太極
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
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

又
莊子曰倚籥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倚籥二字深
看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
也然御焉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教、者聖學所以
成始成終者也

又
呂希哲退居宿用其揚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
更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
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疑神淨慮端坐玩之
則其樂為何如哉

又
獨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誣論是己之長非惟恚怒

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其如對官長而言情則不情者見怒對朋
友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
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
句即答者庶幾可耳

又
莊周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慶廬一宿
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
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
天之與我者也人之為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
矣其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
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

又
李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心有主而
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
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爛者要知之皆未造其域也
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之議德修而能斷不奪於
功利斯則為善矣

又
浮燥淺露李者之深戒優將罷較李者之深規既知
更不可為則剛制而莫為既知才不可炫則力植而
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天怒天
雖不與人爭而常善應於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
行一言必合天心也欤

又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自古

以來勢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察乎亂之
機當於泰亂之日而詳乎平治之原一矣一危相為
何伏善治
天下者不敢以治為治

聖者坦途也人之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諂而巧詭百
出哉才貴而反貪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故何
哉由辨時樞使費其力卒有天為之主也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街
靈公弼子瑕是矣

漢唐之人李問不明功業文章而已漢獨有仲舒唐
獨有韓子二子之外高者不過功業下者不過文章
至於大宋雖賢傑出然後一洗千載之陋而遠明三
代之李李徒今日之所以各於儒者賴有其澤也
詎可忘其所自耶

又
三代之上易為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為力何
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雜此
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又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
淺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听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
听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許

本好者用其機巧以為其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
吾輩不曾預物害理亦曾抱薪資火障水資朝焚人
之宅及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以深或乎

又
十位時命自古以未蒸得者鮮矣以
聖人之論伊尹蕪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
在彼連不廷不足論也易曰歲與於身待時而動抑
非伊尹欤避世無聞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欤
聖人出非為己隱非為人

又
巧言易入人之耳然而非德故
聖人曰亂德小不忍勿逞己之怒以勇而非勇故
聖人曰亂大謀者能以理听言則中有主以道室恣
則心自清是故大孝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又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
也時命在天非
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孝者動輒以
聖人自喻不擇時之汚陰殊不知聖人之才無不可
可醉醜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陽而賜或雨而雨
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小伎
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耶吁志大才短此陳蕃實武
之所以敗也

又
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理固然也以聖人之才
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人君執之不專用之不切听

又
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理固然也以聖人之才
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人君執之不專用之不切听

之不納則亦徒然耳雖有才將何為哉所謂無不可
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自成湯太公之與文王殆可
哉

又

有人以專謀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耶以理告
之其非耶亦以理告之蔽君平之賣卜子告之以孝
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而半有人以專謀之則
不可先發象何也先發象則多訟府矣謀府古人所
戒

天游雜藁卷之九

天游雜藁卷之十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賢撰

門生慶亭 程厚

編纂

筆疇下

筆疇

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若成之後此心未忘且如自小
好文章雖遭摧折頃困不過一時懲創耳至於座中
有人論文則又喜取於色喙聒之而動矣且如自小
好博奕今雖行高志立矣坐中有人博奕亦未嘗不
莞然微笑其故何也習氣故也是故君子當力制其
心而明於理焉

又

古人言有道無咎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箕子所
以拌狂吁賢者之用心亦可悲矣何也士之生於孰
不欲踴躍於功名哉顧時運之不偶不得已與草木
為侶耳長吟清風高卧深谷豈其本心耶

又

士風為國之本廉恥為士風之本廉耻具則士風盛
士風盛則民俗和可知矣為政者孰不知士風為重
而廉耻不修焉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可不哉

又

富貴不祥之器 古之君子不得而受之是以競之
以守之業之非保之者非懼富貴之去也禍患隨
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遷易其志慮榮感其心身
無所不為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勸其室焉能保其

富貴哉此陳涉之母所以賢也

又

人之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為流通三代之時天地位

萬物育者人心與

天心同也夫知者何也理而已人各循其理而不苟

則心自正心既正則家正家既正則

國正國正則天下正矣天下正則天地正天地正則

萬物正合天下於大順於萬心為一心四靈於是乎

至矣

又

責人之孝必當思己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己之忠

世之好為人師者動輒責人而忘自責彼其受責者

未嘗不潛悔而竊笑之此嘉言善行所以難入乎人

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乎人也

又

古人之孝与行相符今人之孝分為兩途古人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其舌

此風俗之所以离人心所以不仁欬

又

高城深池不足恃也長劍利戟不足倚也弘庫高廡

不足數也禮義廉恥全滅湯池也所以保其所有湯

其池也所以畜其所存然則禮義廉恥其可須臾而

亡哉為士者廢禮義而營資產去廉恥而務貪汚所

得甚少所損甚多不亦愚且真耶

又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取胡婦

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

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肉婦

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 虜豈不辱哉豈不辱哉

怒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與之必汚其清

風古郎耶

又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患害人身

如登牙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

之可也德之可也辭之可也

又

黃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知一默之於人大有益

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九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

後言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

又

黃太史又云難言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與人議

論不可勢於已見亦不可拘於彼見一以理定之可

也其或彼言之是耶吾則從其是或其或彼言之非耶

吾則怒其非切不可怒形於色口舌之閉也非

刃仇敵皆由乎無所容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

憾於明道先生也欬

又

悔吝二字入筮之者皆以為要殊不知悔吝有功於

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

過何災不可穰何患不可避吝則當救其平日之過

人能當救其平日之過尚可致吉曰可轉凶惟其悔

而不知悔吝而不知救吾未如之何也矣先儒云悔

自凶而趨吉者自言而向空趨向二字可見將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

又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釋之者曰芻狗者用則貴

之已則賤之也言貴以為不然夫

天地以生物之心為心苟有芻狗萬物之心則

天地無生物之心矣聖人以濟物之心為心苟有芻

狗百姓之心則

聖人無濟物之心矣其可哉蓋曰天地若不仁則以

萬物芻狗矣見其生之心無已也蓋曰

聖人若不仁則以百姓為芻狗矣見其至仁之心無

已也如此解去豈不倖從而理順耶

又

昔齊之盧蒲癸子毛子雅之為人怒曰二子禽獸

也吾寧處之矣二子聞之故之於首齊景公田首盧

蒲癸見而泣曰余髮種之無能為矣公曰諾吾告二

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

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北燕嗚呼輕言召禍盧蒲癸之

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又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為人以心

為之主也也之人往以有身之故口之耽於味目

之眩於色鼻之蔽於臭耳之淫於聲老與矣殊不知

命有貴賤分有高下弊為求之不得而反墮其身

也記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此之謂歎

大言不慚此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情以愠人或因吾而誇與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然笑於胸中矣

又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之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

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聖者動輒誇其游

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識獄之情此皆

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

長故能保其長

又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過則燎

于源矣慾如水不過則涸涸涸天矣何家國之不養

何定禍之不致哉惟其微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

氣暢而神安

又

大凡見王公大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切

忌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善於康寧厭於刑戮故

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說於人亦不傷於人藹然和氣

之充盈然動靜之辭雅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

子矣彼誕誇凶禍使人毛髮之粟然肆議刀鋸使人

襟抱之不釋豈吉人也哉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其

辭寡和矣

又

貴人之前莫言寤彼將謂我求其為矣富人之前莫

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辭賢之中淡然漠然

也

也

也

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於教之間陶為性靈而已

又

密達一野人言曰道人言將軍令掃至齊中自思曰言者是非之機榮辱之兆常人尤不可謹況道人乎道人者理之窟也一言不謹則誤於人矣合者生如之機勝敗之原一令不當則有敗亡之禍矣是故言係乎人之趨向令係乎國之存亡二者皆不可不謹也

又

大抵與奸邪之人言論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切不可以古今權謀智計啓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也歟矣史以垂與亡豈得失奸邪之人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即康節所以識章惇狀

又

空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聽之於貪汚之士一細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長福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慎耶可不慎耶不然器而薦賄則無及矣

又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順者一而逆者三子思以順易易逆難居也故多其逆而少其順使人淫泆以自後焉古之人以心會景以理取法反其逆以為順者政

以其謝量之高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

又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怨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余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為人者不知命

又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必以清靜者事為本窮通有命使事紛、夫何益哉

又

士君子不可無愛國之心不可有愛國之言、發於外則人以為誇矣不可有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各各數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訐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空奮焉

又

空道無早暮進德無後先道德在己而不在人在心而不在時何早晚後先之為異哉一日失之則一日倫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有於聖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為貴也不獨以其為貴也蓋不可不空不可不進矣則向謂吾而空者如秉燭夜

行非也何也寒烟夜行雖不速乎白日豈不愈於暗

士君子不可不六其襟府不大其骨襟則一日之內

一歎之間後、閉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能樂哉

盡以有限之身以無窮之欲得之於此失之於彼

之不得僕、焉購之無方愈矣而愈苦莫之能釋也

是以六合為一已以環治為一陶者則無往而不

君子木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

天地間長短不齊者物之自然也師最爾之軀豈能

事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

短彼既揚吾短矣不誠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

之短者可謂之權權者倪寬教於文而响於言至於

人君將心

帝王之術之詩可為千萬世治天下者之要史官言

其庸也務明習文法然則政、宜在夫多言哉朱朴

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後同平章事爾鄰迂

辭而無他長制出中外為之數然則大言宜有益

於政事哉

人之為人貴乎防於不誠也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

人肥焉饕餮暴俎而食以為有福人也而不知竊政

-5 85 35 455" data-label="Text">

成仁欺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徐愚於冥、

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常以蠹政成仁

為長詩曰祖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斯是度是尋是尺

夫摠而言之皆松栢也然有可斷者為有可度者焉

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矜其材者則工

師之心而已是始宰相之用人何異於是量方而注

之度才而露之也無遺材矣若夫陸平輕薄之、

言不備之人任以為治非惟為其人之災抑亦為

國家之災

李邕文各天下靈藏用曰邕如干將其耶唯與爭鋒

但虞傷缺耳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以過人然

用之不己乃與林甫之桐蠶之為人固不足取然其

所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折銳則挫矣夫用壯

國不可矣而又虞壯安得而不傷廢哉然則剛強之

吏有道者戒之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嚴者輟終曰有才李不知大自

才李自李也才者天之所賦李者己之所積拾物致

又

又

我觀其不以益吾之仁彼侵凌我之愈熾吾則愈修德而防彼賊善吾之愈深吾則動心而忍之真與之較莫與之爭和之以顏色順之以言辭將見彼之回心而吾亦德以全其德矣若夫疾之太甚怨之太深非惟彼惡之愈深吾亦不得為全德矣是故若与小交者以道自勝

又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割毛庖丁為刃十九年刃如新解其故也理存於心妙應於手心手相忘而會以神也大九可以言傳旨迹也不可以言傳者妙也夫一燕猶有妙况君子於道乎道在天地間無所而不遇是故知道者無理而不明理者無地而不樂

又
沙微明珠象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然不為明珠則已既為明珠草豈能獨哉不為孤芳則已孤芳既為孤芳草豈能凌哉士君子
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又
郁胎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較後身尸於朝宗祿於辭何耶不能變富貴也夫連連禮而欲長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之親燕象等之位至富也而不害於
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休其志哉君子示嘗有心於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而禮

愈執非保其富貴尊崇也如富貴尊崇為無情之物易為奪也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技得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又
昔陽城及陽城疏入而延數知其情一解之德宗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讀史筆記

高祖入咸陽見秦宮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焚除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帝得此也夫為

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削於行良察苦口利於事嗚呼志於道德者功各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

各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三者較之富貴為下何高祖之惠深寬容大量而處有是也
累世蓋富貴易於動人也其矣然練而得人心者內除殘去賊也今見富貴而安之何以服

天下若張良者可謂以理諫君者矣若高祖者亦可謂以理力臣者矣

三月漢王至雒陽新莽三若董公應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矣出無各事故不
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頃羽為無道故殺其主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
秦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皇之幸也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寄於是為義帝發喪

嗚呼以力服人不若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服也董公之
言以德服人者欲夫齊桓晉文所以為春秋伯
主者彼仁義也若董公之言豈區區制勝之術
哉然則漢家四百之天下吾知其出於董公之
一言也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高后崩大臣使人如代王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者無私大尉勃乃踰上
天子至

大抵言語者禍福之機成敗之始一言合理則
足以服天下千萬人之心一言不理則匹夫匹
婦有不能服其心者况大臣乎當諸呂之新誅
也勃等安知不恃其功哉它日代王立之後
又安知其心不有所矜哉宋昌教語足以服
天下千萬人之心矣泥一勃乎書曰王道蕩
昌之謂也

文帝時欲作露臺者臣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象之產也吾奉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
人衣不煖地帳無文屬先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

為飾皆以瓦器

嗚呼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忘民庶也

天之立君非欲富貴之也蓋欲其安天下民心
而已耳重斂以毒民嚴刑以酷民君職何在哉

若文帝者當

天下太平父矣何欲而不遂何行而不可願乃
儻約自謹而不敢有一毫自奉之心三代之君

曷以過之史臣謂其幾致刑措信不誣矣

文帝名實少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曰不為
擇師傳又復効呂氏大事也於是選有節行者與君

長君少君由是為退讓君子

夫人君治天下不必患外戚之亂也惟患制之
不得其方耳苟制之有其方當其職

不得其方耳苟制之有其方當其職

頑梗不足病也况為之擇師傳以導之乎師以率其善傳以傳其道薰其德格其心亦其氣質皆進、修身不暇奚暇為亂哉蓋自古外戚之亂者寵之過常用之才寔有以使之也絳侯之言可謂知本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涓捕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與馬趨於是捕之為廷尉釋之奏此人犯驛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趨吾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懼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一頃厠座前下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燕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也

六語吾敢致之族而若法奏之非吾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嗚呼聖人之為君者非得已也所以代天理物籠綏四方也人君以其位之尊勢之重

加意於賞罰者是不知代天理物之道也書曰天討有罪則知罪之重輕

不能出乎天也天者何理而已矣有一毫之不順乎天則作好作惡無所不為矣釋之之敷陳

文帝之德無窮者臣同心一德於聖斯後世所以不可及也敷

天游雜著卷之十六

王天遊集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王達撰達有筆疇已著錄是集乃其門人王孚
所編卷末又有其門人翟厚跋謂其館閣鉅製及
諸子辨等篇咸未見錄乃重爲增補編次仍爲十
卷云云則厚所重定非孚之舊本矣據孚稱達所
著有天遊小稿梅花百詠古今孝子讚俱已梓行
詩書一經心法學者多傳之又有耐軒雜錄五卷
問津集一卷南歸集一卷通書發明一卷天游詩
集十卷文集三十卷今皆未見惟景仰撮書一卷
筆疇二卷附於此集之末者今尚有別本行世蓋
卽從此集鈔出云

黃忠宣公文集十三卷別集

六卷

〔明〕黃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馮時雍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黃忠宣集

八卷》提要

黃忠宣公文集序

少保兼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嘗手錄其平生所作
文藏于家其子琮復取公晚年親書之稿不棄
聯為三帙有少師史部尚書憲公為題之曰過庭所
授間請予序之夫

國家肇興之秋文明之運啓而光徽之氣定必有剛
世之才挺生其間其道足以奠主而濟民其文足以
經邦而名世偉烈芳聲耀於今而傳於後然何可多
得哉此古人所以歎夫姚宋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
於事業也粵在今世於斯二者並美兼著得非公乎

序

公天資過人自其少時居家塾游儒庠治經之餘
為吟詠語輒驚人暨其壯也錄佐郡邑以參方岳
亞卿而列八座登三少政務之暇大篇短章傳誦於
人者鏗乎金石奏而咸韶和輝乎珠玉璨而雲錦張
也何其偉哉蓋公生當

皇明氣運隆盛之初遭逢

列聖得以所學敷歷中外建立勲業至于文章特其
餘事耳雖然世之欲求公平生之志者觀之是編
可少見矣或謂公之言皆公志所發也而有激切和
平之不同者何哉蓋其出鎮而交則銳意於撫綏及

既遊

朝居守南京則存心於經綸故其所發自然有異也
其他隨寓興懷即物賦形而性特超邁之氣見於其
間者無不可喜可愛是編在他人得之必爭相快觀
惟恐或後况爲子孫而寶藏莊誦其敢忽乎庸借書
其端俾後之觀者有所考諸

正統三年歲次丁巳六月十五日癸酉祭祿大夫少

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

國史總裁同知

序

二

經筵事建安楊榮撰

題少保東萊黃公文稿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謂其有本也士君子學有本領則其措諸事業必有
可觀者矣今少保東萊黃公斯其人與公爲冬官時
予以閒居未嘗接見及予備直九卿公或出或入每
相見於人人中自其往守南京不相見者又幾年此
其平生未嘗一交乎言論爲可慨也竊以公在

朝在外藩夷險之際處之咸有道而事業有大過人
者耳今年夏其子琮以公詩文稿見示予觀其議論
切乎事理詩歌本之性情凡所以及乎人者皆不夫

序

一

忠厚之意至於覽勝江湖吟咏風月隨所遭而發之
皆能脫畧世故乃知公之事業由其學有本領也視
彼貿貿焉以勢利得喪爲心者亦遼矣聞公將報政
尚當相與罄平生是必有教我者姑書此歸其子且
爲良晤張本云

正統四年夏四月望日祭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南郡楊濟書

重刻黃忠宣公集序

黃公文集有刻本舊矣余官山東奉

勅巡察海右間循歷次昌邑獲登公之祠堂而瞻拜

焉因求得公之遺集於其孫某皆寫本簡帙浩繁視

舊刻本加多披閱之餘嘆曰黃公勤宣中外五十餘

年甚者在交趾時振遠懷荒羽檄交于庶事叢委其

於詩於文疑若不暇為或為之不必工及今觀之其

氣平止渾雄春容大肆辭不深鑿而意亦獨至且其

伸紙立就一點竄一言一句而因物賦形環奇變化

皆發諸性情本諸道義自中規矩蓋無意於為文而

十

十

不能不文真天下之至文也世有窮思苦心務極工

巧者或不出於真情止諸至理而矯假是非佯悲強

笑猶雕脂鏤冰雖工亦何用哉而公之憂國愛民親

親篤友忠貞耿介之節閭厚易直之德通碩經濟之

才幸于詩文中噴湧四出天下後世臣子觀之固有

所感發思齊油然而不可止者矣豈直為劇目膾口

之具而已乎借使言之不文猶當珍之而况天下之

至文邪余欽奉

上命早夜望皇恒以不能勝任是懼景仰先正之卓

執思循末跡惠我海邦蓋公之歎名德業處炳駁發

雖在萬里外間者猶起敬慕而况仕于其鄉者乎然

公往矣不及見見其書若對公焉而舊刻浸漫滅頽

散佚余甚病之因取其寫本將重刻用廣其傳與大

下共但其中亦多缺誤入羣公贈輓題跋甚繁復不

盡載載其可傳者于公暇通校之正其誤闕其疑定

詩文總若干卷名曰黃忠宣公集羣公之作曰別集

附集中為書頗增于舊乃捐俸金命萊陽令左思忠

黃工壽諸梓既襄事爰序諸首若夫公之懋事

五朝今猷茂烈抄植

社稷則詳見集中志傳茲不復贅云

十

二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勅巡察海道交河馮時雍序

卷之一

奉使安南水程

卷之二

序

慈訓堂序并詩

進王布政回濟化

送石大參考績別圖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送莫參議領官入覲序

目錄

送院憲副考滿

送交州府知府侯保考滿

送左叅政劉公本考滿

送人之又安

奉萱堂

送總兵官英國公凱還序

送鳳陽熊太守詩序

送弟禧回還序

送湯大理遺墨序

詩文稿序

送呂大理致仕南歸序

送魏少卿以試官赴京序

趙駙馬日省齋序

戶部甘主事先人詩序

楊大理文集序

卷之三

書

奉戎幕兵部劉尚書偶公

與給事中少士隆等

復大理卿陳公洽

目錄

奉韓總兵陳大理

奉陳大理

再奉陳大理

復陳大理馮給事

復陳大理馮給事

與黎主事杜僉事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

奉陳大理

再奉陳大理

奉吏部左侍郎陳公洽以大理卿復今職也

與廣西太平府知府傅希說

與黎主事

奉陳大卿

再與黎主事

奉劉尚書司馬

與國子助教朱一川公在易先生

再與在易周公

與思明府知府苗成其有不現述之

目錄

三

與左叅政劉本齋

奉吏部陳貳卿

與左叅政劉本齋

與土官莫叅議勛齋

與清化府王布政平齋

奉守清化黃都督中公

奉陳貳卿

與叅政本齋

奉黔國公沐公

奉黃都督中公

奉陳貳卿

復陳貳卿

再奉陳貳卿

復奉陳貳卿

復奉陳貳卿

卷之四

書

與鄉友本司左叅議王公貫齋

與莫大叅勳齋

與莫大叅勳齋

目錄

四

奉總戎黔國公

再奉黔國公

奉北京郭朱二尚書

與鄉姪王春牛蓋本司左叅議上貫子也

與莫大叅勳齋

與莫大叅勳齋

奉陳二卿

奉陳二卿

奉陳二卿

奉陳二卿

與于布政平齋

與劉左丞揚憲副并系以詩

與莫大參勳齋

奉戎幕陳二卿

奉總戎黔國公

與莫大參勳齋

奉幕賓陳二卿等

奉陳二卿

與王布政平齋

再與王布政平齋

目錄

五

奉師都帥祐公

與莫大參勳齋

手帖與黔國公幕下提控

奉陳二卿

奉陳二卿

奉老親

奉老親

付弟祐僖姪墳璵瑾等

付子瑄

付弟佑禧

奉守父安徐憲副奇齋

奉陳二卿

再奉陳二卿

與梁大參汝笏齋

奉陳二卿

再奉陳二卿

奉師顧二藩使

奉師都帥祐公

與廣東參議鄒齊

與謫居鎮夷關潘玉串

目錄

六

奉師都帥祐公

奉陳二卿

奉岳丈

與梁大參汝笏齋

奉總兵英國公

卷之五

祭文

祭先聖廟成文并序

謝古洲寺法雲法雨神

告古洲寺法雲法雨神

祭豐城侯

祭都指揮王安

祭安仁通判二章

祭參議王貫二章

祭戶部員外郎趙麟

祭鄉友李夢白通判

祭祖考妣及妣

祭高曾祖考妣三

祭考妣二

祭祖考妣

一目錄

祭高曾祖考妣

祭兄子入墓

祭妾燕氏墓

祭平江伯陳公瑄

祭太師郭公質

祭刑部段侍郎

祭戶部王侍郎先妣

祭廣西劉按察使

祭湖廣黃參政

祭四川崔布政

祭古司徒

祭辛都指揮

七

祭岳父

祭甥女

祭少保祭祖

卷之六

表

賀交趾平定表

論

名實論

頌

勅虞頌

一目錄

譜

羅侍郎族譜

劉給事族譜

贊

郭指揮竹月軒

周職方小像

吳都御史小像

莊高道像

包孝肅公像

祭廢都御史

祭弟祐

祭都督段潛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謝恩表

王太守像

張行人像

保定伯閔馬像

題弟禧龜鶴齊壽圖

卷之七

徵文

付太原州安定縣土官周師顏

付三帶州元郎縣頭目何世秩等

付下洪州同利縣頭目阮日新

付太原州頭目何伯川等

付三江府土官知府杜維忠

付諒山府鷄陵縣土官郭巨

付宣化縣土官知縣麻伯虎

付清威縣頭目阮迪等

付太原府舊州判官周師顏

付建平府土官知府陳祥潘士文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

付太原府太原縣父道閉克紹

付諒山府下文州土官知州黃添祐

付建昌府快州東結縣頭目丁蒲

付土官同知阮登

付太原府土官司知麻伯虎

付鎮蠻府土官同知阮希俊

付丘溫縣土官知縣農宗諧等

付交州府土官知府杜希望

付七官指揮路文律等

付快州頭目丁蒲

付諒山府廣源州土官知州閉顏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黃公捌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付下文州土官黃添祐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黃公捌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楊巨覽

付建昌府快州頭目丁蒲等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付諒山府琴縣舊土官黃得昇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楊巨覽

付新安府土官同知毛忠等

付宣化府同知梁士永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付上洪州知州阮仁禪

付提舉侯銘等

付太原府同知楊巨覽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付廣威州頭目杜个旦

目錄

十一

付太原府父道開克紹

付下文州知州黃添祐

付清化府頭目郭元滂

付清化府頭目何玉能

付清化府頭目范仲崧

付諒山府萬崖州知州楊高添

論所屬并高年耆民文

卷之八

雜著

招撫突人榜文

庭訓說

萬木圖記

走筆戲書

教儀

自述示子

于琮墨蘭

王郎中推恩卷

謝許侍郎惠麥

碑陰戒辭

禮部孫祠部行狀

目錄

十二

奏稿

餞淮陽舉子赴春闈

卷之九

詩類

五言絕句

始就邑屏戲題東廡之壁

北流舟上懷故人

過蒼梧

秋官赴京二絕

晚翠詠

秋香評

不寐有懷一絕

省躬一

戒貪

閑中和韻八首

送人回廣西

閑中和韻又四首

口號寄友人

新庄遇雨

墨蘭

百錄

成少司徒墨蘭四絕

秋闈撒辣後二絕

秋旱三絕

京師有所見

冬夜睡起閑詠

正月十二日偶成四絕

喜雨二絕

設興

五言律詩

和吾秋官大報恩寺韻二律

十一

過江西撫州

寄夏少保

過洞庭湖

遊君山

懷楊少傅

哀蹇少師

袁龍都御史

挽禮部張尚書

送翟訓導之六合學任

過武昌

乘沙舟懷

四年閏七月二十日自南寧來太平山行

八九十里有二水合流而丁東南奉回

左江西北來曰右江左江太平所控右

江田州所轄謂之兩江口愚發建武舟

之翼日過之因成近體一章以識其實

南壇秋祭

送人回京

送余行人給賜土官還京

余來交趾越五年得子宗儒受業府庠

十四

日歸省侍于弊下乃辭學詩自命曰牛

余聞之特稱道之且學古欲其入官為

政在乎養民養民之本在乎食足而食

之所自又不外牛也故八政以食為首

食本乎農而農本乎牛牛乎牛其為

政之本乎吾兒以牛請誅意有在也故

成一律以嘉之時十年三月十三日

翰林王檢討有從軍樂二詩見示遂步其

韻作守上憂二首

秦齊儀都王郎中

送徐都帥之京

喜土官自京受賞回還

留別

留別

寄師都指揮既屢頌知故舊之不遺書久

乏慚衰老之將至乘倥偬之少隙成荒

唐之鄙語拭目揮毫達情塵聽時二十

年五月二十四日也

寄王僉憲二首

送人還京

賡左叅韻二首

伯宏督契久病清誨不聞使人如有所失

偶成一詩奉之時十五年秋八月五日

也

題凝素齋卷

書懷寄友人

寄從鵬李司訓

詠螢

悼阮布政

悼杜叅政

悼馮叅政

廣府僧寺遺懷

土公子召飲

種竹將主事先君

周儀賓榮養

屈母挽章

送沐公子儼雲南觀省

哀周孀子

送禮部陳侍郎考績

通政司李司丞思親堂

甲寅新正七日吉夢

和蔣吏部喜雨

和熊訓導赴安慶

寄大海和尚

寄郭公子

示子琮回家祭祖迎母

挽徐司徒二親

挽劉司丞

挽刑部俞侍郎士言二律

席上擬王同寅少司徒南行

哀王處士

哀少宗伯張尚文二律

送無為王太守官滿考績

清涼寺

冬夜睡起閑詠

挽曹侍郎

卷之十

五言古詩

內江李秀實給事崇恩堂卷

擬奉陳高士二十韻

足擬給事中寄韻

送沐公子怡回雲南省親

席上分韻得採字

謾興

風雨夜懷

耕讀軒

正月二十九日喜雪

騶虞十韻

重過高郵湖

蔡明遠慈寧堂

擬公席上用周庶子韻

挽黃公靜菴

良夜吟

揚少卿赴京

崔御史重慶堂

送天官進表

李司丞文郁致仕再會

偕大理公謁先師廟

寓馮祥縣有懷奉陳史郎

轅門戲筆

送行人余福將慶事畢還京

賦英國公功業用劉叅政韻

桂樹吟哀子詩司馬

送王偁檢討就用其韻

胡君仕文從事于南文越三秋矣瓜期將

行有詩留別余因步韻以伸其意

送鄉友通判李夢白公幹回家

良夜吟

卷之十一

自題

十

七言絕句

書懷

廣元事暨回還廣元曰川之邊郡也同日

正值元旦故有是作

法雲寺僧送茶偶成

宣德九年五月初三日視事之余署側少

憊俄而覺來記在平野忽見西瓜子堆

數十石許余過之因取一杯袖之而東

欲擇地以種既覺遂成一絕用紀其事

意謂瓜子乃瓜字也

夢大梁祭東廟覺而賦成

再奉夏少保絕句

江邊榕樹

鄭侍郎墨梅

野宿

憶京華

晚詠

寄邑庠司訓從鵬李先

寄登州知府于梓人

過平灘馬上偶成

叔南山行

送郭大叅赴义安

九日張少師席上戲書

通州舟上奉呂宗伯

過濟南一絕

錢臨清寺僧馬其姓者

元城寺僧教信

京邸護輿三絕

立春詠夢

夢馬鐘離

挽師尚書
口號呈黃家辛

憶子時

沂州道庵庭松

謝高教授召飲

小孤山阻風

巴陵阻風二絕

約友二絕

謝人惠菜

求筆一絕

朝回偶成

謝人惠橄欖笋頭二絕

春雪一絕

卻人召奕一絕

閑中偶成二絕

春寒早起

目錄

二五

南回過高郵阻風

儀真舟上五絕

閑詠

詠竹

春日閑詠

偶成

夏日即事

金陵一絕

京邸閑詠五絕

元城會鄉人

東昌喜雪二絕

靜海阻風三絕

雨花臺賞菊不赴

直沽九日二絕

中川十景

楊考功席上二絕

晚翠秋香亭二絕

謝黃吏部惠葛布二絕

李司正恩慶堂

挽李司正萱堂

和陳禮部謝惠海棠韻

謝惠魚

熊大理卿巡撫江浙四絕

目錄

二五

熊大理陞右都御史之南京四絕

題靈境真遊卷二絕

戲筆馮寺正詩後

沐公子墨梅

雲山圖

述懷

詠物

為甄尚書捐館作

九月初八日付子琮奉行

靈境真遊

冬夜睡起偶成

畢通政召飲以病不赴

謝人視病

七月初一日發龍江次日過三

過橋卷

蘭溪驛舟中即事

廣西瀉水舟中

和王檢討賦元戎平蠻歌下首

陳少卿垂至成三絕寄之

陳吏部書至賦此以贈

和劉博士韻十首

訪王儀之不遇

目錄

二十三

和劉左叅東究見寄韻三首

和趙孟宏草廬為風所倒

付慈廉太守

送阮布政入覲三首

全州舟中作 寄陳少卿

戲筆寄劉會憲

龍游太守託祖母之命奉書稟事因成

為北江府判作

寄友人二首

戲奉陳二卿

送以布政赴京二首

元如錫示弟如珪如璧并燈讀理知道

我以汝等相去既遠利別亦久托人不

能以寄書托書不能以達意政以暇時

馳想不止擬成絕句十章以寫彼此交

懷之意倘一存心宛如會而鄉曲達者

亦與知之不一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莎針

目錄

二十四

蘇初回京奉三司同寅于時皆有朝賀之

行致賦此以托之

過欽州

南交回還到京早

朝時洪熙元年正月十四日也

送人出使南交

寄老妻十律

四年八月十九日舟次東莞卜龍學西岸

追慕先人忌辰致奠之餘哀念不已

成一律用紀其實

龍灣舟上

靜海舟上

遺詔哀悼有作

偕周秉一教授遊南達

寄高游志先生 過徐州

使山東祀梁海 使江西直沽寫懷

徐州聞子琮自南京回

湘江舟上 存過梧州

岸陳兵部治 存過洞庭湖

巴陵舟上 遊石山

一目錄 二十五

造曾學上第對菊與諸學士雅集有作

步曾學士早朝韻

挽曾學士 謝周處子惠白魚

謝張都指揮惠橄欖竹笋

謾興 哀金華婁處士

清明有感 泊舟石山

過高郵湖有感 臨清中秋夜懷友

寄平江伯 送儀真二舉子

儀真黃念憲會于舟中

淮安元日

過德州良店驛俗名樂園

魯家務復回 興濟阻風

題羅氏族譜 約陳司徒奕

衛輝汲縣遇周大參寄許侍郎文超

南旺夜雨 閑詠二律

六年三月初一日戲寫前三句適有客至

而置之越又二日因卜籤獲吉遂卒其

篇非真可以為詩特寫一時之懷耳稿

之于今日取驗于將來神豈我欺也哉

陳叔敬歸祀西蜀 哀祭岳父

一目錄 二十六 郭指揮席上偶成

總帳 哀刑部白侍郎

哀兵部秦郎中父

哀大理柴少卿

沐都督邀飲歸醒偶成

遊後湖步吾秋官韻

挽刑部陳侍郎

教授三先生文侍

清樂公惠牡丹

通政徐公召飲先迴

北官帶上和將公額

立春設宴二絕

懷平江僧陳元帥

寄致仕呂少卿 謾興

送少春官吳廷歸省

挽周處士

壽陵侍郎太夫人

大理呂少卿慶壽堂

都水部鄧郎中萱堂

德州舟上懷魏少卿

席上和蔣稽勳

送林照磨行

和陳通政靜海寺牡丹韻

龍江橋上偶成

送子琮復讀書應天府學

憶周庶子

大理呂少卿致仕內驛

哀師尚書

大理寺鄭寺丞九雲詩於

少宗伯子璠歸祭

湖政司議

挽曹都御史父

治元列位相公余於閣史書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寄切祭酒願菴

哭岳飛

征南過彭澤縣

過澤陽

過黃州

舟中謾興

過臨蒸驛

過蒼梧

潯州舟中

微垣謾興

微垣白述

次逢吉朱先生二首

送逢吉朱先生一節辱詩以謝因步其韻

送趙孟宏還京

寄平儀之即中

和徐祺省元留別韻

送王侍中還京

宿齋偶成寄劉博士

步劉博士韻二首

為韓山貳守阮勝徵作

寄友人

山林從事別韻

奉陳少卿

步陳吏部見寄二首

寄賀陳少卿

次陳少卿韻四首

寫懷寄陳少卿

書懷寄友人三首

元夜戲成

和陳貳卿見寄韻五首

步韻送選貢生員赴京

寄陸僉事

送陸僉事考績赴京一首

送巡按御史宗載黃公回京

黃給事觀范希上二首

夜坐書懷

送殷憲副相赴京

輓芸澗先生

寄劉博士

送方通政劉鴻臚還京

題徐祺耕隱卷

送劉左叅政赴京

奉陳貳卿四首

栢臺公餘寄劉博士

步陳貳卿韻

步任大叅韻二首

春丁府學步何教授韻詠鼓

端午席上

挽蔣稽勳先人元郡墓

送姪璉璉還鄉

端午席上口占奉黃吏部

天官惠布

寄大常馮寺丞二律

挽蕭御史父

沐公子敬齋

汴公子綠筠軒

和越使王侍郎韻二律

晚翠秋香二亭

挽周處士

枯蒼祝畫士歸

秋香亭九日鴉集

陳通政登雨花臺不赴

和山陰元通寺獻師韻

陳通政考績

奉勅賜主藩使宴

清樂軒

一百一

都察院位照肅先人種竹軒

挽趙武庫父

和人游靈巖寺韻

和人遊能仁寺韻

和清樂公中秋韻

和清樂公九日韻

寄弟祐

費子實無心翁南歸

送人回豐城

眉壽堂

成少司徒思彩堂

挽蕭處士三首

周職方致仕南歸

哀亡女

鳳陽熊太守官滿復任

天官舍人省回

王都御史豫章送別圖

送吳都御史之南京赴任

大常馮寺丞松風軒

應天府京闈撤棘詩

一百一

送舉人赴會試

走筆秋香亭識京師秋闈事也

焦可欽林塘清畫圖

睡起閑詠

寄太常馮寺丞

喜于迎送因而偶成

挽羅都御史先君

開讀有作

寄子琮

魏少卿考績

三十二

和楊少師

七言古詩

次陳貳卿韻

寄王檢討傅三十韻

悼林興祖參議

奉舊契趙孟宏

答陳少卿

大叅杜公脩貢之京設酒賦詩以餞者

紛于瀘江之上余因三江阮教授韻

之以餞其行

目錄

三十三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一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永樂四年有事于安南舟車所抵耳目所得

具筆于後

七月初一日入

辭是日會同館起馬宿龍江驛

初二日早龍江驛起船由大勝港過茅山渡望

方山詢單橋午至大勝驛有仙人磯石橫于

中流其勢巉巖其流洶湧舟人每為之震懼

又有三山磯三峯聯峙于岸其峻秀可觀是

卷之一

夕風雨橫江艤舟于岸逮中夜而作

初三日晚至和尚港其港遶山周回首尾通江

僅百餘步港之兩岸柳陰茅屋豚栅鷄埒儼

然如市次至黃蓬磯獨一山枕于江岸又之

響糠响磯有觀音洞又南之雲頭磯雲峯侵

冲漠狂瀾回注舟子莫能支沿崖而捧者蟻

附又之鵝兒磯山青雲白耕牧雜然于下有

政平訟理之氣象又之望夫磯其山連亘僅

一里惟石巉巖芳草叢綠又之采石驛時將

及午入支江上有孚白墓俗謂此水多旨酒

以故居者樓閣重重臨流而市酒者比肩
多又南二十里觀黃山又二里許聖太平皆
出支江之左也又三十里許曰東梁山在大
江之左支江之右山勢甚惟西梁山又在
江之右與東梁山相望其勢相若此處出支
江入大江亦扼要地有大信巡司在焉治居
支江之左暮泊黑山磯是夕風雨大作中夜
而興

初四日早至櫓港驛風雨如昨驛治在江之東
岸近荻港有板子磯如米石支江抱一小山

一卷之一

二

而南行十里許與大江通磯之東約五里荻
港驛在焉是日申時至驛晝夜兼行

初五日辰至大通驛其驛亦在支江之東南約
數十步與大江合暮至池口驛是夕天清月
白風息波平鼓棹而南如有助者

初六日五更至李揚河驛入長風夾傍有小徑
舟子得以牽簞辰至安慶同安驛泊舟于張
家港港西岸有嶺林茂地僻時將未遂為文
十是嶺之巔祭其故庶于南保而行其文失
矣

初七日平旦之雷港驛過急水溝仍乘風入江
一帆輕快過彭郎磯望小孤山已而至龍城
驛彭澤縣側有狄梁公祠堂在焉而陶潛像
亦置其右龍城發棹日將暮矣

初八日辰至彭蠡驛有湖口縣治在驛之東北
過鄱陽湖口江水湖水于此合流而南下望
廬山隱隱在雲霧表而不知其高下也湖水
中有鞋山峙焉中流特立其勢類鞋名取此
也江流西上有南湖簫山巡司在焉午未至
潯陽驛九江府治在焉由支江而南東望廬

一卷之二

三

山最近問人云約三十里山外南康所隸山
之中有竹林等寺山之側有五老等峯而周
顛仙碑亭災之後而今見興焉夜行如昨

初九日辰至富池驛驛隸興國州午未至蕪陽
驛隸蘄州

初十日曉至蘭溪驛江岸有路牽者得行過赤
壁望黃州不午未至齊安驛驛在黃州府城
外與迤運所連枕江流舟行未十里風雨大
作冒行不已

十一日卯至陽邏驛驛隸黃岡縣過午至

驛驛在武昌城外舟次于驛前報名于典簿所

十二日早入

見回時將辰遂放舟而南午未至金口驛驛津江夏

縣風順帆輕篙者咸有豫色連暮至蘄洲驛

驛隸嘉魚縣舟行過半夜至魚山驛驛亦隸

嘉魚縣自金口驛以來湖水瀰漫多與江合

吾舟悉由湖而行帆拂蘆荻花裊穿菱芙蓉

水閑風順無洶湧之虞亦甚樂也

十三日辰至石頭口驛驛亦隸嘉魚縣舟亦從

卷之一

四

湖水徑之鴨欄驛時將交申驛之前有石如

砥柱峙于邊流轉而南有鴨欄磯又尋之白

馬磯鴨欄比之白馬山高水急舟者未免用

力驛之右有茶引批驗所及臨湘巡檢司三

衙並枕江流俱隸臨湘縣又南有楊陵及臨

湘一磯暮至城陵驛越十五里許過巴陵縣

望岳陽樓君山扁山峙于西南如中流砥柱

焉時風順月明波濤不作湖之行如履平地

過夜半舟至鹿角驛驛在湖山之東以水急

舟皆集于驛之南小河之所去邑一里許遂

乘風挂席而南斯驛隸巴陵縣

十四日日將出至磊石驛驛之左有觀音閣閣

之左有龍神祠祠側營海窟一亭亭之壁有

竹木之蓋駭人詠唱華詠多如駢珠迸玉

殆不可以斯須徧觀也是日出洞庭已時至

營田驛驛隸湘陰縣過未時至筓竹驛驛亦

隸湘陰縣縣治在驛之東南去泊舟之所不

遠治縣者未之見不知其為人舟遂行至申

末至彤關驛驛隸長沙縣驛背小山竹木森

然驛前有樓曰凝翠倚山枕水可縱遊覽遂

卷之一

五

挂席而南是日夜將半舟至臨湘驛驛在長

沙府城外驛隸長沙縣

十五日早入

見遂辭而行至申末舟至湘潭驛驛隸湘潭縣治

在驛之後北去約一里許舟行過半夜至渌

口驛驛隸長沙醴陵縣驛治可觀行三十里

空洲在湘中流江之兩岸花木參差禽鳥

咬嘎遊子騷人吟懷旅思于是未有確然而

不動者也

十六日辰末至泗洲驛驛亦隸醴陵縣暮至都

石驛驛隸湘潭縣夜半至皇華驛驛隸衡山縣驛至縣十五里縣有南嶽歲時享祀

十七日卯未至霞流驛驛亦隸衡山縣未時至七里驛驛隸衡陽縣驛之北有七里灘俗云漢嚴陵曾釣于此詢無遺跡暮至臨蒸驛驛隸衡陽縣衡州府治在焉驛治在府之城外北門放舟夜行驛之下三四里許一水自西北來通寶慶一水自東南來通柳州來陽縣

十八日辰至新塘驛驛亦隸衡陽縣驛迴首有渠引水養魚生意可嘉已未至柘抄驛驛

隸衡州府常寧縣夜至河州驛驛隸常寧縣

十九日早至歸陽驛驛隸永州府祁陽縣申至三吾驛驛亦隸祁陽縣此驛間至方激驛有九十里夜行如前

二十日卯至方激驛驛隸永州府零陵縣是日申時至湘口驛驛亦隸零陵縣去永州府城卜里許驛之東南一水通道州驛之西北一水通廣西二水至驛合流而北是夜泊舟于驛前

二十一日早行未至石期驛驛隸永寧府

安縣湖廣地方界分于此南至柳浦驛以往隸廣西

二十二日丑至柳浦驛驛隸廣西桂林府全州驛西行四十餘里有黃沙市河設浮橋連橫于水上司橋有判官舍使老人是日未時至

山角驛驛隸全州

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驛驛隸全州是日中未至白雲驛驛隸桂林府興安縣縣去驛半里許驛之南北設陡三十六所驛以北陡十水流而北驛以南陡二十六水流而南每處設軍

二人守之船過則放閘

二十四日五更至大龍驛是日未初至東江驛館于紫極宮報名典儀所

二十五日早

見免禮

閏七月初五日報名典儀所

初六日早

辭免禮是日午後遂行至南亭驛驛至臨桂七十里隸臨桂縣驛之前有榕樹一本九枝其根盤錯形表甚遠其陰婆娑殆有頃餘人云自

有之近五百年餘

初七日丑時至古柞驛驛隸陽朔縣遠有一百

二十里午後至昭潭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

其有平樂府治千戶所治在馬申時至廣運

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是日戌時至昭平

驛程一百二十里隸平樂縣

初八日卯時至龍門驛程二百四十里隸平樂

縣午時至龍江驛程六十里申時至府門驛

驛隸蒼梧縣梧州府治千戶所治在馬驛之

程一百二十里

卷之

八

初九日巳時抵藤江驛驛隸藤縣縣之令有曰

周願者聞有政聲驛之程百一十里是日戌

時至黃丹驛驛隸藤縣程百二十里

初十日午時至烏江驛驛隸平南縣縣治去驛

不遠程百二十里

十一日巳時至府門驛驛隸桂平縣海州府衛

治在馬程百八十里此驛西有山曰西山去

縣四十里林崖深惡人所罕到徭獠居多每

與大通峽撞人合力剽掠居民受害甚可惡

也至暮發舟

十二日戌時至永淳驛驛隸永淳縣程八十里

十三日卯時至懷津驛程百六十里隸貴縣有

縣治千戶所在焉

十四日辰時至香江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申

時至烏巒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香江之來

烏巒灘水險惡有十里餘遡舟頗難名曰烏

巒灘

十五日辰時至州門驛驛隸橫州州治與馴象

衛在馬程百八十里是日午後開船

十六日午時至火烟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驛

卷之

九

之北十餘步許有灘曰雷霹水甚險遠聞人

每先繫纜于岸之樹然後沿纜而進已復解

纜而去繼者復如之人勞事滯計無所出持

命驛與永淳縣置大纜系之便于舟人是日

戌時至永淳驛驛隸永淳縣程百八十里

十七日酉時至黃范驛驛隸宣化縣程八十里

十八日午時至建武驛驛在南寧府城之南有

衛治在馬程百二十里住一日半

十九日戌時發舟翼日辰時之左右江水合流

處

二十一日午時至凌山驛驛宣化縣程四百里有奇

二十二日午時至大盧由早路行夜亦行

二十三日早至太平府館于十戶所與大理陳

公給事馮公命事社公同事務共炊爨

九月初三日早先來龍州整理事務行約二十

里有老軍王英追報馮給事軍前回還就復

回太平

初六日早起馬來龍州夜暫駐于駁勒驛尋即

夜行達旦至龍州館于頭月王二之空閣

卷之十

十月初五日軍前令隨前進議留於主事社念

事理龍州糧運事愚與大理公給事公遂行

先之狀海度報運之難不可離去復於軍前

白准仍留領督館于憑祥縣廳事事項有緒

遂復往軍前

二十一日早起馬前進是日午未至坡壘關宿

于都督韓公之營

二十二日早行午過丘温堡暮宿于丘温南二

十里王都司行營

二十三日早行午過隘留關此關賊之壘壘尚

在其險異于他隘暮至鷄靈堡

二十六日早行暮至隘廬關宿于陳都司營

二十七日早行晚至芹站堡宿于張都司營

十一月初九日起馬至昌江小堡宿

初十日午至市橋堡

十一日早行於呂都督營宿

十四日早至大營白議事畢

十八日復回暮宿于野

十九日早至市橋堡宿

二十日晚至昌江堡宿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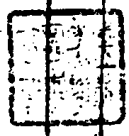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至芹站

二十二日至鷄靈堡宿

二十四日晚至丘温宿

二十七日起至坡壘宿

二十八日至憑祥縣仍治所事



慈訓堂序并序

凡為文者為道也道不能自行必因人以行之人不能常存必假文以存之非徒為無益之辭奇巧之說以贈炙人口以眩耀人目也昔禹臯之謨周召之誥伊傅之訓書尼軻之語並立言垂訓莫非以為道也下而莊列荀楊李杜韓柳濼洛歐蘇或者述或論說雖言有精粗後之學者寶之至於今日而不視為故紙者亦由有道在焉但好事者不知文為道之所繫

卷之二

一

遂以為譏謔之具雖葉龍仇庠幹馮嵩牛荀鶴得象以及道子人物將軍山水李甲翎毛徐熙花木水墨金碧各極工巧擅名一時皆末技也而亦每每竭思慮勞揮灑欣然為文于其上校一字之奇競一句之險而累無難色噫此豈為道也哉余治南交八年于茲其於耳目之玩謔譎之辭不惟不暇為而亦未嘗欲為也今年春二月西泖彭七鵬袖出手卷持謂愚曰謂幼孤而負賴母訓成立因名奉觀之堂曰慈訓誌不忘親也今而繁成奉觀而文發其堂而思其母幸一言見慰愚因謂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

乎為君子之所好也君學道於汾西拜官於晉首經
史以潤諸已善政以及於人可謂好道者矣當永樂
四年秋

朝廷以交趾之亂命將出師不逾年而平遂復古與
圖郡縣其地立都司布政按察司以總治之首以君
充布政使分治清化布政乃古之州牧清化又交之
遠州下車之日一操存在此道也一施設亦在此道
也由是德澤政聲咸有可觀者焉愚來交趾與公同
其久愚署司事與公同其事常以學不如古人為恥
政不如古人為憂而未嘗敢以好道為人言也雖然

卷之二

三

好道固君之良心擇善亦愚之素志所以晉誨諄諄
責善切切相尚相資如磋如琢不謂之好道則不可
也老子嘗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意
誠可謂善言者矣公回清化事監言旋酒載保福之
途棘指銳江之路察察言率皆傑作愚誠不敢以
文廁之但餞言古今之所尚也故愚始終以好道為
言公如不以吾言為迂勤而行之惟念茲在茲毋若
存若亡俾吾海徼風移俗美物阜民安比同中國之
隆而永樂昇平之世將見申甫不得專其賢龔黃不
得專其叢又豈近世之任州牧者可同日而語哉公

其勗之

送石大參考績別圖序

凡人有遠行相與者必有禮以送之如聘氏於宣父
以言宋人於鄒軻以金武於陵有詩愈於愿有文假
財將敬用辭寓情所予雖殊為禮則一而已矣今平
冬十一月交趾左叅議石溫氏赴京考績別予將行
凡為察為案咸有贖有文于於言贖皆其所乏特以
別意摹寫成圖携而送之人或疑曰勉人進脩者言
也利人用度者贖也于既不能文而又乏於贖徒以
圖為才幾於簡乎于因言曰物用易盡文贖易窮吾

卷之二

四

之斯圖乃異乎人之圖也觀其山川麗馬田里寓馬
僚屬在焉懸之而南交在目覽之而治理切心他日
石君考策天官敷言楓陛因是圖與思念乃曰南交
之地山水如此之險蓋未必盡除也田里如此之沃
民未必盡富也治吏如此之多人未必盡賢也予以
達
宸聰于以干執政俾守吏得人天澤單施民德歸厚
盜以屏息不煩饋餉之轉輸不勞甲兵之遠舉內外
均安遐邇同樂頌太平之盛觀禎祥之休夫如是則
吾之圖不惟於石君為育光而於南交亦有光也又

豈可為玩具求高閣視如文與贖哉疑者聞余言遂
唯唯而退因筆于圖以申餞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凡人所以能大過人者由其有志也胤侯志在為夏
而羲和之罪名言甫志在為周而撮抗之惠息衛霍
志於漢而沙漠不獲鄂志于唐而關陝定前軍嘗云
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然志在我而不假於人也
惟其所為也明而不岐故其所之也久而克濟氣不
能動人不能奪故無往而不遂吾之志也矧今上有
有為之

卷之二

五

聖君而下豈無有志之臣乎交趾地去中國僅萬里
地多山海人尚譎詐近代土酋擅據聲教自由而黎
氏之害又甚我

皇上始出帑伐之師以新城侯進爵英國張公幸而
討之公將家子素以智勇稱以民社為念仗鉞南來
不以將為榮而每以民為念乃躬擐甲胄身先士卒
不逾年而黎氏父子得獻闕庭其志蓋可知矣既守
以兵復治以吏遠振旅而歸意必交趾之郡邑已同
中國之阜安也未幾有簡定者假陳氏後而自立海
徽離題應者一日十計侵漁我土蚕食我民有犯城

聖勢

皇上復命公將兵討之又逾年而生致簡定于轅門
默俾奏凱境內帖然公之志於此又可知矣是時也
人皆曰南越從此無事矣夫何不旋踵而餘孽阮帥
鄧銘景異之輩又假季擴為隊後據順化演又之地
聚寇攘奸究之人出沒海口剽竊居民害又浮於簡
定

卷之二

六

皇上以斯民水火之念再命公討之賊以罪惡貫盈
度無生計乃奔于化州化州為交之遠州阻山限海
實不可以他地比而軍中惑於土人亦有以不經涉
而危之者公乃排群議獨以身先永樂十一年七月
率舟師由海洋抵順化遂覆其巢穴奪其舟楫彼既
計窮遂大奔散各為生計公與黔國沐公議棄舟驥
跋履嶮巖出入林菁追至邏巒境元惡盡獲乃復下
不殺之令大施拯援之恩於是簞食壺漿迎者爭先
垂髮戴白降者恐後五府之民千里之地不逾旬而
悉歸于甄陶之內然則公之志至大至遠為何如耶
夫涉至險之濤止至危之地獲至惡之賊來至愚之
衆以於至大之功成至美之名非志之至遠大者孰
能臻茲向使持之不堅期之不遠旅進旅退或作或

撥將隆彼計而中途廢矣又容以志為言先輩嘗論
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濟擒鄭實唐劫之
長破儂張宋青之勇噫殊不知一平交趾三緡渠魁
易草莽為桑麻變雕題為華夏謫然禮義之俗儼然
富庶之鄉豐功盛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江左區區
者同日而語哉公之志也如此故其所就也如此方
今

唐虞在上周召滿朝而公方年富力強誠能學道盡
忠慎終如始則將與

國家天地同其悠久俾彝鼎絃歌名播無窮此又公
之所當志而吾所願親也故於凱旋之際不道其別
而惟推其志公其鑑之

送莫參議領官入覲序

士君子得行其志者以其有所遇也是以岐有鳳鳴
而三宅三俊在洛有龜呈而八元八凱出龍飛雲從
帟爾風烈是豈偶然哉永樂四年交趾既平居者按
堵降者雲屯元戎今英國張公未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降不殺才不遺而大參莫公未
在他人之先而才能又出他人一頭地遂使兩
守未幾元戎既師子乃得從入覲

皇上嘉其俊偉與其忠誠遂升今職大加錫賚榮
藩司其所遇也蓋可知矣惟茲交趾之民久阻中華
聲教服而畔畔而服今已三見矣子乃率三府之民
兵守丘溫之重地制賊而賊膽破撫民而民心歸盡
藩司之重任辭不義之侯封忠亦既堅乎葵藿名譽
益著乎桑榆其所遇也又可見矣十有三年盜既息
民既安中華之治教遂及南越之夷俗丕變農桑以
勤學校以興蔚然有太平之氣象凡吏於土者莫不
願入楓宸以覲

潘泉喜逢盛事遂拜表以勛入賀愚惟自古才能之
士施設非難而遭遇為難大參在陳黎之際才能無
所損而棲遲不得用者豈其命之不幸耶實黎民之
不幸也今而不階科目之勤勞遂授方面之重寄展
素蘊之奇才參藩省之大政弭輕生之盜安好亂之
民令行禁止俗美風移俾萬里炎蒸之域視之如膏
轂之下噫誰之力歟亦其所遇而能然也其入謝也
陟明之公車服之庸畫錦之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嗚呼所遇之大果有過於此者乎雖然得其所遇
而不可忘其所不遇以向之不足為比今之既足為

戒德惟備而愈謙爵已隆而愈勤名已著而愈慎自始至終勿替勿倦將見不特與華夏之名臣為偶而竹帛之所載亦不敢遺也子行矣其勿以余言為迂而不之察也

送憲副阮公考滿序

前聖嘗云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言官守言責近世不能盡者猶有之矣謂能兼盡者實難其人也

聖朝知其為難內則置都察院外則設按察司官守言責皆繫于是故都察院階與六部等按察司雖亞

卷之二

九

於布政司實相頡頏而不敢相廢置官立法如此之重故凡擇其人必極其精任其人必盡其才是以當斯職者皆飽經醉史之士出類拔萃之材磊磊落落見重於世者屢有其人也如廬陵阮友彰沉靜簡默自詩禮登仕途食事于閩海于河南及副憲于交趾凡歷三司積二十年餘然閩海河南民淳化易不勞而治而交趾之民素遠聲教今甫內屬副憲久官于此聽訟決獄使境內稱平而令聞日彰激濁揚清使奸宄斂跡而敷奏不廢且常以忠厚為心不以凌洩為累故僚寮德之郡邑愛之吏胥憚之小大遐邇舉

無間然官守言責亦可謂兼盡者矣使其在官而不能盡其職當言而不能盡其言雖歷十考亦何足重哉雖然良由

皇上知人明任人專故人得以展其才效其力也宜乎萬邦咸寧之效四方風動之休矣副憲今已三考赴京報政於是行也將見喜動

天顏名登最列陟之顯之錫之榮之銓衡之下必無致廢其公者愚掌司事相與既久極知其然故於餞行之際始終以官守言責告之蓋又有望於他日副憲其勉之哉

卷之一

十

送交州府知府侯保考滿序

近世士大夫咸以九年官滿為榮人亦以是為賀賀者有德色受者無報詞舉世類皆如此愚以為不然且官有大小繫有重輕惟郡邑之官無小無大所繫皆重以其子民也民誰之民歟天民也以天工而治天民安則為喜危則為恥亦何係乎官之滿與不滿乎使其官未滿而田里有絃誦之聲老少無饒寒之色思其來也恐遲慮其去也恐速攀轅臥轍立石頌恐如此則不失為天工足以為榮貴者固宜而受有無愧矣若夫挾官特考者佛民讎時在途

蜂起而惟日以積月月以積歲以滿為幸矜于僚友而欲其賀之驕于部屬而欲其遺之欣欣然皆有喜色而不知人之所喜者非喜其滿喜其去也其聲如此雖稱滿秩何足為榮乎趙州贊皇侯保氏少遊橋門已著才名兩尹大邑咸有政聲交趾克平之初而侯即授交州附郭府尹既勤且儉早作夜息雖在海徽詰竅反側之際兵戈擾攘之秋而皆處之自若無廢事無過舉瘴海既平元戎奏凱而侯守愈堅為愈勤民安訟息熙熙然有華夏之風聞民于侯也未滿恐滿既滿恐去去恐不來如此則賀之當受之宜其

卷之二

十一

為榮也庸有極乎今我

皇上統御萬方治同三代官僕惟在得人黜陟一於至公而侯負此才能行此事業爵祿之優崇縉紳之獎掖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於此際也尤當精白一心展布四體以天工為己任以天民為己責毋安於區區郡守之秩滿為榮而已可也

送劉大叅考滿序

交趾布政司左叅政劉性初在官九年赴京考績將行之日縉紳士大夫洎郡邑耆艾莫不餞之長於文者有溢羨之辭富於財者致遠行之贖珠玉聯篇綠

竹盈耳以近世常情論之若可為仕途之榮吾道之光矣殊不知性初之為人自邑學入貢監登科第為行人司行人拜陝右布政使又嘗參河南布政司事讀古人書學聖人道其於辭受取予胷中瞭然知其不屑意於饋餞也審矣至於任當方面責在承宣體皇上之仁行養民之政事功成立昭昭在人耳目亦不待文辭之歸美而後始知也雖然愚與性初同事十年之久而有萬里之別不假臚何以將交游之敬不藉文何以形貴善之誠故予於此蓋亦有不客已者當今

卷之二

十二

聖明在上寰宇清寧而性初此行拜

恩楓陛奏言試功黜陟幽明自有公論常制茲不必道及惟當以學之得於己者勿自滿假而益勉其所未至政之聞於人者以為過情而益慎其所不及乘風雲之變整葵藿之誠仰不愧俯不作磊磊落落為當代名臣與唐虞州牧侯伯竝驅同耀庶可謂斯文之光仕途之榮矣誠如是也不惟不負平昔之所學而亦不負交游之所望也至于所致之贖所餞之文又何足為性初重輕

送人之又安序

中華視交趾謂之遐荒而又安又交趾之遐荒也故
自中國而來交趾者鮮有不辭其難自交趾之去又
安者亦鮮有以道其易蓋樂近而憚遠辭難而就易
人情之常也惟有志知命者則不然何者蓋南北東
西萬方總一天地之甄陶飛潛動植萬物總一天地
之父母天地之心初無遠近也人自遠近耳豈有近
者長安而遠者必危乎故昔饒辨翁樂就五陵之征
博望侯不憚西域之使古人於其出處也類皆如此
惟王事靡盬以為憂倘天不假年則視死如歸仲天
大笑而入窀穸矣又何有悔於其心哉

一卷之二

十三

奉萱堂序

永樂二年春易陽劉氏翁以奉萱堂求愚為文愚鉛
槧素疎適弗及于前者彌月是年夏愚來行部于亦
矢恃告宰梓里不相見已兩更寒暑矣今年春愚將
之京道由易陽未龜會否但華軸久襲未擬一語每
為之憊子之為人固不待愚著筆而後知然愚之心
未嘗不以子之奉萱以為慶也且萱乃庶草之一似
無利於用無關於孝果何取焉然想其沐時雨荷南
風馳長日終然於北堂之上于時垂白之親在焉甘
旨之具列焉子乃舞終怡然稱觴上壽將見寸草春

暉之念生一喜一懼之心存則萱之為可以宜男可
以忘憂信不虛語子之取此以名堂豈無意歟况子
向之歸也釋軒冕負衰經過戚於苦塊盡禮於祥禱
尋將促裝南上復入為

朝廷用萱堂之奉雖曰已盡而萱堂之思不可少忘
尤當視萱之在目猶親之在堂見其芬芳如見頰色
聞其動盪如接聲音此心之存朝斯夕斯愈久不忘
子職盡矣由是列縉紳銘彝鼎為一代之偉人者
未必不自萱堂始也前輩嘗曰取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子其勗哉子之是心亦愚之素志也故因其請而
樂為之道時永樂四年春三月朔翼日書于勤政堂
之軒右

卷之二

十四

送總兵官英國公凱還序

永樂四年秋七月公為新城侯時交趾有賊黎季犛
不道

皇上命公充征夷將軍討之行帛伐也是年十月師
次丘温十二月抵瀘江與今黔國沐公師會賊恃瀘
江為天塹之固公乃躬擐甲冑以先士卒一鼓而三
軍畢渡再鼓而群虜失守李犛單舸宵遁公乘勝窮
追賊悉墜風奔潰爰乃破賊子開入奇羅海口分道

進搜罪人遂獲越明年秋七月俘獻又明年春三月師班成功之速古所未聞

皇上嘉其殊勲錫爵英國示勸賞也重念交趾雖在萬里之外在漢為九郡在唐為五莞於是遂復古與圖置吏以安養之立衛以保障之不數月而民風治體頗有可觀焉永樂六年秋餘孽簡定謀復為亂

皇上深憫小民之無辜復舉偏師以問罪遂再命公以征虜將軍討之命既下乃即申彌令發江干下彭蠡歷八桂九疑之津上駝海難陵之道熊羆有衆赴赴桓桓靡不中推赤心前冒白刃而一以當百也是

卷之十一 十五

以歷境以來屢出屢捷下東究收佛跡縛偽官必粟于太平洋擒偽主簡定於吉利周通清化未通之路來海運未來之粟民得完其廬吏得任其事軍得足其食畏威懷德近悅遠來蓋由公之忠不憚于一已勇不後于三軍是以能宣威南徼馳譽中華誠不忝為絕域之金湯

國家之柱石也彼漢之衛霍唐之褒鄂又烏足比倫哉雖然良由

聖天子在上知人明任人專故能盡人之才得人之力而能平昔人之所不能平之地建昔人之所不能

之賞有常典茲不復道惟以

聖朝用得其人為賀愚守交趾四更寒暑於公之行

送鳳陽熊太守詩序

有三益居五倫為天下萬世所重者友也友也者友其德也歆責善在此友也歆輔仁亦在此友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其德者故在昔孔子許平仲為善交于與稱顏回能從事如管鮑情同

卷之十一 十六

膠漆范張約以鷄黍以及求會於夢魂見詠於雲樹蓋不一也惟道之所係者重故情之所關者切又豈以勢力以口體一時苟且善而不能終者乎西江劍城黃公宗職熊君道同學居同鄉官同朝皆有學有為君子也交既久矣仕路既岐矣天各一方黃佐吏部熊守常州黃冢宰建業熊郡守鳳陽去雖不甚遠然各有官守馬銜禁捷豈易脫難所以兩地寥寥惟有一相思耳熊守鳳陽十餘年政聲四達迷職赴京之日在屬之民惟恐他陟繼轅卧轍而不能駐步以前且上借寇之封歆遂乳仔之願

皇上以仁民為心遂從所請俾回舊任問其居民知
船再遇陽春赤于復見慈母何字之至感之深也遠
大之期豈可量也尚書公既不得相逢又不能往賀
爰乃序其昔之好詠其今之休托諸楮毫付之魚雁
蓋亦不得已之為也觀其辭足以知其意味其意足
以知其人非平昔相賁交久乎深能如是耶噫可謂
善於取友而不失先聖先賢重五倫之意也已太守
公以所付之章裝演成卷托人徵余文以尚書公立
言於前又奚容余贅再辭不獲遂指實而書于卷末
云

卷之一

十七

送弟禧回還序

古人嘗云天下難得者兄弟故司馬牛以獨無為憂
孟子以無故為樂是則兄弟之友愛天理之自然非
勢從而力結也吾先君子于四人曰倫曰福曰祐曰
禧倫祐已相繼逝矣獨福與禧存余自洪武十八年
到京師承

恩受任東調西遷五十年間得同處者幾回哉金陵
去昌邑十餘里余今年七十有七老而多病禧亦在
從心聞吾病久即携二孫兼行來視三月啓行四月
始至一見而疑意謂神遊曰慶會將信將疑且悲且

喜已而吾病乃積愈於是話其故舊老少存亡又下
覺悽然於懷居月餘辭歸余固留乃止未幾又辭至
七月又辭留之弗獲遂聽其行然吾與禧皆老矣余
有官守馬衙禁捷不可擅往汝又力衰路遠不能跋
涉想不再會此別之後仕遊之樂又不知孰先孰後
也所望者惟有乞骸骨歸田里為一再會之計不知
聖恩如何天道如何吾之造物如何也行之月而又
囑曰今吾族中惟爾與禔最長宜於群兒中擇其後
入者使之讀書謹時節之祀以追遠暇則與親戚故
舊同杯酌以樂太平勿以子孫之計為心今汝果去

卷之二

十八

矣吾亦莫如之何也已然言有限而意無窮故又筆
之紙紙不能盡情又寫為別圖徵諸名卿歌詠於其
上臨書之際淚與筆同下前人謂難得信乎否乎嗚
呼四海之內孰無兄弟為兄弟者孰無此心不知遇
此別時亦有此念也不

送湯大理遺墨序

温之平陽湯公宗在
宣宗皇帝時為大理卿承
命往山東清理軍伍然戎為國大事在他人雖家至
而日見刑驅而勢逼尚不能以濟厥事公開誠心布

公道惟以榜文論之其造語諄切用心忠厚於是人皆遵信無敢或違不喻年事濟報成意可謂能事者矣公捐館後其子太學生沐以所遺榜稿裝演成卷題曰大理遺墨盖用心於善而不忘其親也一時名公咸文其事問亦來囑余言余素知公富於學長於政嘗僉憲河南廉訪山東為結蘇太守大理寺少卿在官二四十年激揚清濁移易風俗平反疑獄善政令聞昭著中外觀此榜稿盖可見矣或以無文章見者為劣然士之處世孰不欲文章政事並著于一時有不能者遇與不遇耳遇則汲汲於濟人利物文章

卷之二

十九

何暇為哉雖姚崇宋璟之賢猶不免為人所歎者是也不遇則竝竝於立言垂訓又何劣於為政乎近世盜陽金守正豐城黃子貞諸先生隱居不仕惟有文章梓傳於世者是也文章政事不能並著其美者又何足為優劣乎今大理公雖歿而手澤不歿聞聖不歿沐能珍藏敬玩若與先君對越則孝思永存進脩日益晚成之大又豈止接武前休而已也沐其勗之

詩文稿序

余自幼得師友之益綴文之餘每學為詩自從事於燈窓校藝於場屋建遊於仕途佐郡邑登方而

清明刑弼教凡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無時而不盡心無事而不中理四十餘年功業聲名洋洋燁燁滿人耳目可謂能志於道也今歷仕

四朝行年七十在他入當四海雍熙之日

九重垂拱之秋和光同塵以保位者有之縱欲偷安以終身者有之公皆不然益以勢位久為已懼復盛滿為已憂詣

關上

表援例乞歸

皇上感其誠懇慨然賜允馳驛而歸道過金陵汲汲

卷之二

二十一

為之去而不留交遊故舊固留而不得驅輪奮鞅挈榼提壺爭送於龍灣之上垂髫戴白觀瞻嘆羨者充溢於衢巷之間一時之榮雖於陵之宴新昌廣受之餞都門何以過之他日止山陰之故廬教子讀書駕剡溪之畫舫乘興訪友絕迹於寵辱之門優游於太平之世雖香山之居士洛下之耆英亦何過之於乎士而學學而仕仕而至老老而得歸志道者之能事畢矣一以盡祖宗之繼述一以垂子孫之儀範一以增士大夫之光輝其為志道者之榮幸為何如哉余亦老矣倚西風賦武徹未嘗不情但不知為造物者

為何如耳倘有是日則仗義贈言者吾知其不減於今日也必矣於是乎序

送魏少卿以試官赴京序

三千以大比古今取人之良法也然場屋之廣未嘗無賢才而文闈之大惟恐無試官試官得人則賢才自見矣正統元年春適當會試

朝廷預以禮幣徵取碩儒而太常少卿魏仲房氏首

應是召京畿大夫士莫不走賀於其行也或酒或詩

交相贈餞余與仲房相知最久寧容默默乎爰告之

曰天下舉子不下千餘輩皆棘闈中出類拔萃者今

卷之二

二十二

赴春闈孰不欲吐英華伸抱負以擬高科以躋膺仕工拙高下或決於一二試官之手非學之博見之明判之公何能此任乎故昔某人與文衡某人得以登庸某人為試官某人得以顯位試官之所任豈輕也哉矧今

哉矧今

聖天子繼登大寶勵精圖治首以求賢為務仲房此

行當為國家求宰相求真儒以副

聖衷以濟大用以康斯民如此庶可以言試官也慎

勿效尋常之用情場德之云休則可矣

道附馬日省

人非生質之羨歎其明善復初未有不由學而後能也駙馬都尉趙公新以日省名齋其志於學也可知矣昔孔門弟子賢魯而未能速省者曾子也在他人知其質之魯而未能造乎道之極則必甘於自暴自棄而已參則不然於其學也專務於內日以忠信傳習之道省之於己自治誠切惟恐不至所以卒得聞一貫之旨也

國家貴戚有官而無所任者駙馬也在他人則安於富貴樂於驕逸惟日不足何暇以學念駙馬則不然乃留心於經史取法於先賢凡待人事師之道不惟

卷之二

二十三

口省於己而恐有不至而且以日省名齋而恐或有忘可謂好學也已所以一時縉紳大夫士皆以賢駙馬稱之然曾參學孔子也雖未至於孔子之聖而亦不失為大賢也駙馬公學曾子也雖未能為曾子之賢而亦不失為善人也好學之善如此君子不掩人之善宜名卿巨筆累牘聯編樂道而不厭也雖然進銳退速始勤終怠今常情也駙馬公又當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能以期於有成可也慎勿自董耳

戶部甘主事先人詩序

詩之作也其未遠矣自虞庭明良一歌之後商周以

往有三百篇之多六義之體莫不皆自明良一歌而來下及兩漢晉隋唐宋元騷人文士之作者有五七言有古律體有歌行有長短句雖辭有二拙意有淺深而其作之意亦莫不自三百篇而來也故前輩嘗曰明良一歌乃三百篇之祖與愚亦曰三百篇乃天下後世作詩者之祖與與哉

朝故北京道監察御史甘生而聰明富於文藝自國子生尹大邑以至皆有能聲

太宗文皇帝授監察御史充能激揚以稱耳目每於撫字旬宣之暇輪軸出入之間頌時即事詠物適

卷之二

二十四

情莫不有詩遺稿存者凡若干篇矧子霖收輯成帙分為六卷徵序於予觀其所作典雅而不鄙俚平淡而不穿鑿深得近古作詩者之意捐館之後而霖擬其手澤不使片紙隻字有所委棄可謂能繼志者矣况霖任戶部主事歷十餘年允能操存施設同僚稱能天官課最可謂能為人子者矣若於退食之際對几焚香正襟危坐展此集歌此詩不但如觀其形容如聽其聲音而且得如先人之施設矣余知霖於他日升高致遠專主施氏為

一代之偉人未必不白此集而啓也霖其慎藏之以

為子孫傳家之寶可也於是乎書

揚大理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不存也文章存則道存文章熄則道熄前輩以為載道之器誠為確論是文章所係豈小小也哉且士生斯世幸有

聖明在上治教興崇誦詩讀書窮理盡性人皆以士君子目而自亦以士君子與若所蘊之德行所行之事業苟不發於心宣諸口筆於楮則幼學壯行為幻事立言行道為虛談道之所在何以取信於後乎文章所係如此可容不作乎吳興揚公自幼好學能文

卷之二

二十五

尤工於詞章早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陞大理丞僉憲廣東尋陞今官所至皆有能聲其文章又公之常事也間以所作囑予序之余閱凡踰月手不容釋觀其所作立意造語無一字苟且汲瀾警策雖瞻而不泛關鍵回互雖詳而不複深得作文之體若夫歌頌治平贊揚功德以及諷詠人物道達事情又皆和平而不乖戾深厚而不淺俚大得作詞章之意視彼荒唐押韻之文矜諛溢放之句而不近乎道德者霄壤不侔矣將見錄諸梓傳諸衆為後生之楷範也必矣雖然人知道載乎文章而不知文章自賢才而來而

又不知賢才由君相而致君相造物者也君相有人則化行俗美民安物阜庠序有真才山林有碩士禮願立於其朝矣乎文章之所在斯道之所在不待言而可知矣觀揚公今之所作則知我國家治教之隆得人之盛故論文章不可不原其所自於是乎序

卷之二

二十六

書

永樂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戎幕兵部劉尚書

偶公

尚書公閣下區區華所領之事目今粗有次第但擺
堡事深為可慮且如土兵軍夫數該八萬原期九月
初旬取齊龍州區區遣人移檄催不計數今八月已
盡到者無一軍衛土官意以韓總兵未來故敢肆緩
如此二十八日南丹衛百戶始引軍丁一百七名到
來試以點閱中間壯健可用者十無二三餘皆幼疾

卷之三

衣食不給省諭未畢俱告行粮及柳淨二府節次申
稱民間擺堡多有逃竄舉此其餘可知今縱驅逼如
數第恐靜待日久食未日消擺布繞行饑苦切身蓋
不敢保其無逃者兼戶部原委運粮趙負外已殞於
南寧原帶來委催箭藥黃斷事終于田州其餘差者
未回病者未與分替委托舉無其人先曾奏請未
見到閣下從事者多如蒙分來協恭其事尤見愛厚
國公大人處不敢遽爾奉書籌運之餘煩以斯意達
之如或別有更置宜蚤垂示區區力為之有不至者
更煩見教辰下季秋天氣尚暑幸自保愛不具

九月初六日與約事中方士隆等

方王二給事近湯公自軍前來備說總兵官再三分
付足下所領之事甚為急要今馮公回在太平候已
三日其近邊土官并可遣土人亦已喚到但未見足
下到來發遣行事大軍將至事恐遲遲今專人去如
接見可速由陸路馳來如或不然將原領書榜密封
先付來人齊至庶不悞事冗中不悉

復大理卿陳公洽

別來次日蚤至龍州查得今收見粮截日止有一萬
七千三百餘石其遲如此可分付都指揮往來親督

卷之三

或差官接催則可又差去富良及龍州人朱思耕等
三名已往太平復回來見審多不實除判來申連狀
封送可歸一發落又蹬勒馬草九千餘担若南寧夫
來可令順帶五千担來龍州餘存彼處為便不悉

奉韓總兵陳大理

今龍州所收見粮不滿二萬其葛都指揮粮船越已
旬餘到無一艘今早王都指揮說奏調前粮運赴憑
祥馱海葛都指揮粮來不必龍州收貯亦令運去憑
祥緣舟楫止到馱海陸路至憑祥尚遠恐粮船到彼
見無倉收若在彼處停待恐後無接運入船事恐有

悞比先議以葛都指揮糧船至龍州往來饋運龍州
另撥船一萬料裝載龍州倉糧大軍一到便令士兵
運去馱海前後不失今聞此行又非向所議也除儘
力拘集船用外乞列位計議得宜可速垂示如太平
之事發落已了移館於此得相面議尤為便當允中
草率罪過罪過

九月初十日奉陳大理

人來知羅公所上之事為人沮回此非細故縱大傳
到近亦不可不以此意專人申覆豈可因而寢之望
以此留心王給事之事已擇得人初十日俱以禮遣

卷之三

三

之淨橋一事亦已知諭行矣更令王大叅往復替之
料不至悞羅指揮駕來船隻富川張千戶不肯主領
惟說無軍止領七十有三餘待來後葛都司糧船聞
至馱海舉無到此此處拘收得船三百餘艘僅可擺
布前運直不知閣下與同事者妙算何如百里之間
以紙筆通議可謂艱難閣下可馳逐太傳速回於此
不但事可議為亦不為他人所議兩得之妙非故舊
之至實不以衷情道也察之察之

再奉陳大理

方給事來書之所載一一銘心但違人之富良一事

書前已有先遣去使人回是月初十日送彼審實說
送軍前去訖其所令擺堡及帶馬車運前藥都做一
場話說縱緩至於如此誠可惡也然後之來者進選
尚可為也閣下其留意焉致書給榜之事憑祥亦已
行矣馱海之運待韓至議行龍州之積尚不滿四萬
編印船外見有三百五六十艘就令此一州之土兵
擇運防護各堡官軍亦到區區亦將之憑祥料理直
不知近日各處有何馳報煩批示之他不及也不宣

九月十六日復陳大理馮給事

卷之三

四

糧龍州土兵見行水運馱海之數議不准於攸置厥
與會暫收韓雖已撥軍夫陸運於數不多糧必不得
速卸魯見來送小船葛見坐擇精兵餘者可駕大舟
回運太平所積再三稟議又不見納事之難為如此
況軍兵民夫到者十無二三擺堡事議亦非細故大
事所係如此閣下獨不之慮乎且太平之糧人船有
到委一官知數遣一官伴替足矣登息之事亦可此
間就為今凡事以紙筆聲以人代說不知機務之密
可得如以為平區區與處久矣平昔議論亦嘗惡如
此者今何遽乎見之左也苟非心交之素殆不如此

擬於是月二十八日虛席掃門以待惟冀詳察幸勿他疑冗中草率

九月二十二日再復陳大理馮給事

太平糧運來者見今龍州馱海兩處堡運畧通并備完船隻儘有但原運官軍被橫海將軍調去一千七百餘人苟都指彈又選去二千六百有許更兼韓都替亦有存用之數船雖多亦將焉用差人致書屢於韓公處白稟後雖見約數日以來止有桂林右衛報軍二百六名領船二十隻於今月二十日撥運太平之糧今日又為朱都司所止實難以口舌辯之太平

卷之三

五

之糧運如此誠可憂也若為長計必得存軍以運區區欲於太傅大人處計稟事在卒急又不知前日所發稟事之稿行否實恐重復煩瀆擺堡兵夫到者絕少又缺人差催皆事之大者閣下一至軍門當以此盡白之不一不一

九月二十六日再復陳大理馮給事

杜於是月二十有六日泊舟龍游峯客邸話舊彼此之意若合符節取船之人多不齊備是以發行者亦陸續耳尚慮彼候之軍數多去船不滿所用已將回還民人量與之俾順帶去計已發大小四百餘艘帖

有定數去有定期今想到與州上其速領受勿致遲遲是所望也春日秋陽不必計發諸口吳指揮程邵司軍已來此不知所以除行查見日即如所示行之但此間之紛擾所急者缺人用耳呂文先去又數日不返又不知台意何如憑祥所蓄之數如此不知漕運之事有許多艱難擺堡兵夫過期不集此又可慮者我賢契當於軍門直述請官分替勿致後變亦不知太傅大人此來遲速迎稟其事可乎不乎人便宜示之冗中不一

十一月初七日與黎主事杜僉事

卷之三

六

別龍游館憑祥時得通問深慰鄙懷南來既遠北望殊深倏爾又經旬餘陡然不通一字豈屬不到衡陽邪抑魚不寄遂方邪不然何疎闊如此今南北軍馬合進以至仁伐至不仁兼我將之神謀士之義勇視蕞爾之交黎如置卵於萬鈞之下棘門捷報顧在旦夕列位要當洗耳切勿馳慮但饋餉一事乃吾輩之當為以海舊報想已運盡韓公已令蔡十戶領兵在波守防燕山之節思等亦令統漆上兵巡護而此兩處皆通曉境要在酌量如波有兵足付即如前行設法廣是為有司虞慎勿輕舉隨彼感計馮祥止温夫

逃不下十人今差官于韓公處計議於續到軍兵內
撥補事不如此則後從糧積前堡人關將士之多何
由足食列位足下要知此意龍州收支糧數煩督守
者頻頻報知向委辦事官惟事偷安甚可惡也當論
以利害俾之速來龍州寄養官馬幸替另找他日出
壯施之銜勒達于康莊先他人一頭地贊襄之力未
遽爾肯忘也幸留意焉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

嘗聞盡己之謂忠率職之謂臣吾心不盡臣職不脩
矣故古之賢士大夫有民社之寄受乳保之責必體

卷之三

上

一

吾君愛民之心盡吾心事君之實罔俾一毫之不盡
一事之不洽一夫之不獲也今區區安南即古交州
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隸漢九郡置唐五筦
後雖叛服不常篡弒相繼末因循而不取元姑息而
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款軍門或遁潛海
島子獲洪真弟降益稷頌夷傾覆不絕者幾希是知
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

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遺涉武之勇薄海內外罔不臣
服悉爾黎蠻負固恃遠自為世遠廢厥職而久蓄陰
謀試其主而敢為首惡後人亦在八片二督勦改

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
怨既深天討不容

朝廷於是出帛伐之師為興繼之舉戎事之大需用
必多為不可勞民遠供特詔用於近境爾思明列大
邊藩密邇交土侏儻相喻有無懋遷未必無不可為
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為行間之士儲積有日備禦
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於爾者涉獵經史作為文章
禮士夫慣騎射隣土賢之僚屬德之守稱得人孰能
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使兵或不集則曰令
不我行也糧或不足則曰民不我信也箭藥不備則

卷之三

八

曰我法未施也交謀未獲則曰我計未奇也如此而
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備矣天兵南下交土悉平
彼外侮既去爾編氓獲安將見民社之寄勝珪組之
胤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
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白如此瑤瑯然瑩瑩然在
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真奇男子也不亦賢乎
若或狗苟狐疑管窺蠡測命沮于上事隳于下蓋不
宥于臯陶干予政之刑不贖于呂侯弗用靈之法如
此則爾之各位鄙矣家聲墜矣向謂無能出其右者
今何見之左也增悔貽恨徒為棄榆吾論如此汝惟

熟思力行如命以報吾不喋喋

奉陳大理

別米五日始之富良翼日見總戎司馬于中營皆以
餽餉不充為言愚將阻以賊截妨以備路及服役安
久往復艱難者一言之矣然兩都既克渠魁見追
城垣增治糧餉實宜多用而吾輩亦未嘗不悉心也
區區今歷諸堡督之比前益嚴但芹站所掣夫數尚
未發去其原調嘉林者今已回堡義寧武緣平樂三
處續發之夫韓亦取往雞陵愚又從而督之亦未知
到否閣下必須專人再併疾幾人不曠役官不廢事

卷之三

九

小高隨米之意愚兩於馬馮二公處白之彼謂守憑
祥而督運固為善也不若歷諸堡督運為尤善也如
果此行不但趨赴者勤其事首領者故其誠提兵者
知其數則吾兄亦因而得以達廣西民情之艱觀交
土風物之異矣客即新正無以為賀持以市橋所寄
之牛盡芹誠之獻尚希笑納此間五德之禽鷲笋之
味少適諸口雖曰口體之奉然養生雖聖賢之大亦
有所不免也不可不為之備即辰寒燠不常尚冀自
重不悉不悉

再奉陳大理

澶江上別又經旬餘雖未之久仰德殊深閣下慎備
有道不待形之于言表但區區朝于轅門幕投蠻星

寥寥獨一塵榻耳思向之聯街遠途對床公館日則
同謀而公務克成夕則同話而友情益篤此情此致
未卜于何時可際也報運之事日惟恨其進數不多
次年放夫之帖先此七八日已行矣閣下其早為區
處麟禱可令催促各堡軍夫并枚支糧數直至軍前
馬公亦欲與之一見閣下其論之俾速至可也旣林
所牧者舊有五馬可督牧者俾益茁壯為感曾頌付
一力與禱禱未知果否亦未承示今書生慮後回敬

卷之三

十

以粗香二株為奉勿以他卻使中垂示不一不一
奉吏部左侍郎陳公洽以大理卿復今職也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陳吏部自交海同歸滬
江再別日往月來春而忽夏泰山之瞻寅夕弗替邇
聞調攝得宜督運有道得聞于外常悅于中愚以驚
鈍得陪高明資益良多銘感不已想至事竟師班聯
街共楫同捧一封歸報
九關而今月初十日
教書命掌政憲二司白揣奚堪惟懼以報雖察案有
人而心力自不容少緩也由是書雖未達而心常繫

在閣下閣下以舊不忘亦勞雷心華翰屢飛拂制
思豈惟託此鱗鴻形于雲樹蓋歆礪其齒牙驅其蚊
蠅也此間之事與昔大殊先月三十日新城公獨督
數千人一戰而盡獲賊舟渠魁遠道追無遺踪渡江
以來功業之盛未有過于此者今月二十日張公復
率衆往清西都此回安南可謂無事矣子奇相公厥
疾少瘳擬在今月二十二日偕給事馮公西行特報
知之前書云小姝無恙而文先牛恕以辨事可悼也
閣下又不知李凱亦於前月三十日一疾長往矣尤
可悼也再慮糧運之事今城守者已定糧食頗積而

卷之三

十一

土兵之運不已如故恐未得宜嘗與子奇公議之俱
未決其行止閣下擺布既行亦可從容到此候與總
戎一議而決庶不再勞宸慮閣下其詳度之愚不敢
必錢公 有公幹之行盛暑在邇特以納衣二件
奉尚希笑納末期果定便中希先道之

與廣西太平府知府傅希說本官前任工部虞
衡負外郎

十二月初八日書與廣西太平府知府傅希說前者
安南黎氏父子不道吊伐師至于承
命來理糧運諸事自以才力綿薄弗勝為憂念

所為廣西之邊郡交趾之近境天兵道出其中百需
必為之備愚自孟秋至此府尚經三月想以流官台
蠻民初頗不易其事既而倉庫完橋道備箭藥備糧
草足官不刑罰而行民不縲絏而信比之兵至事已
畢完謂之夷民難化不可也天兵既下有司事完
亦從而米龍州復入交趾之富良旋來寓於馬祥始
聞于采守是邦土察衆且多得人而子又得專其治
教想於兵行事舉之後惟土兵一事則必不勞而
矣繼有人者詢之再三咸謂足下極口稱民難化土
兵難起輕言不遜妄自矜誇且有謗及他人者愚初

卷之三

十二

不信後復人至洞問備細談者如出一口噫子昔虞
衡所守想知今象

皇上不測之恩受方面之寄此時此際實宜違違心
力胥盡尚恐弗克竟歟事稱厥職而又焉敢自矜自
逸且士君子居則善一身達則善衆人志不與行
反心不與迹違子昔未遇志將以為有為今而既
事乃有所不逮何志行之相戾也如此古云詩言
違其是之謂與愚以同道之舊故特懇懇言之子
敬其事潔其操下矜不伐不怠不詐而又能謀言不
苟慎行不倦俾閭閻士兵畢至他日政事人和收

定憐自此始矣。按報師班大將軍獻俘
天庭之表而于得以取官名于天官之籍不亦榮乎
如是不但滿于平昔之所望而實不負
聖天子之所寄也。子其詳悉愚不喋喋

與黎主事

判袂逾時馳思益切辱書致意中感良多每因介來
詢其動止僉云迪吉深慰鄙懷愚寄交地舊務未畢
新政又煩惶惶宵晝自不知其行止若何碌碌惟一
身安耳他無足道也載念糧運之事軍衛有司報則
稱完查多懸欠煩與羅公覈督之龍州收支報數久

一卷之三

十三

不報聞不知寔善急于事也如此足下可丁寧諭之
俾如前行桃林所收雖已而大理近回曾託以一力
相送恐未即至今林回更一力送惟善遇之耳僕隸
悉回眼底寥寥蠻舍中惟一塵榻不可備著言表想
閣下亦知之審矣此間暑甚絺難得倘得一便
中付來俾身章以備鬱蒸以除亦足下之力也林回
姑此以代面覲人來垂示即展仲春冀以道自重不
具

奉陳大卿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書奉陳大卿好風忽來雲翰飛

至發函究竟如覩丰顏詢知閣下往來于龍游馭海
之間馳驅于風播塵足之際焦思勞心夜以繼日動
履迎吉神彩愈嘉蓋以吉人之所為而致斯福善之
應也區區株守遐方愧乏施設欲善不能恒以為歎
所可道者碌碌粗安而已不敢煩及桂齒同知汪公
以回京之便曾以紉衣二件與書偕奉想已達矣論
及運糧之事此間民供官稅數亦頗有若得仁溫以
南之數通算軍食充否於斯可見土兵之運與不運
亦可斷矣閣下須以此事留心今來辦事官除雷聽
用外餘悉遣還一聽差使閣下久於嶺表行囊想空

一卷之三

十四

形影伶俜歸期未擬每于塵紛少隙未嘗不念及于
是也今將閣下原乘黑馬一匹送還史以區區舊有
餘鈔十錠俱令齋奉聊充客邸之需以盡芹獻之意
尚冀笑留幸勿他卻專此片楮以代而覲便中指示
切勿吝惜辰下仲夏更祈順序俾愛不具香幣散十
貼不換金正氣敬十貼奉去均乞收之

同日再與黎主事

日來雲翰之飛頓息眷樹之思益深萬里數月之別
一日三秋之想此之所懷即閣下之意也李英等來
詢知台候迪吉深慰鄙懷區區本以篤純之材叨承

政憲之委惟日孜孜恐不及也炎陬獨處藉庇粗安不勞道念閣下久離京華遠使嶺表行囊必度未遑充裕今持以原將餘鈔十錠相奉尚冀笑留絕不可卻并此奉聞以代面會鱗鴻如便教章勿惜即辰仲夏更祈以道自愛不具

奉劉尚書司馬

東岸一別不覺今又兩月矣雲緘一至披誦再三過蒙青顧之忱徒抱赤誠之思未嘗不在雲樹之外也閣下運籌決勝立功安人是以武成海敵而凱奏楓宸區區得望餘光不勝欣慰茲所示中侍四人都

卷之三

十五

司已差承差管送於四月初十日長行驛馬陸續送到完日具報宣化之陳元祿近已生擒麻論之白師漆亦以殺散餘如奉化太原不時報有殺掠者斯變情之常蓋亦兵燹之餘饑饉所致也招徠擒捕隨宜整理不至為害但清化世矜之輩獨為可憂凡有報警悉上聞矣獨可喜者廣東海運於四月十五日已到量數分撥軍聲大振不為小補今有馬知事公幹之便敬持片楮以代面侍辰下孟夏天氣方燠更冀若序保重不宣

與國于助教東一周公在易先生

五月二十四日與周在易別久慕深款密之懷不能悉道諒惟閣下動由禮法米自門牆崇卑一致遐邇同途福善之徵必然理也念于常材以水重寄政憲司事自揣奚堪難驚鈍礪之日亦高明指示之秋也炎徼僻壤風土殊常然

朝廷之威福特士之謀為渠魁咸獲蠻徽悉平區區亦賴以安不煩道念新得檳榔一百二十付之回還承差盤銘專奉聊盡芹誠用于海納

再與周在易

卷之三

十六

八月初六日與周在易別來許久渴仰益深山川迢遞魚鴈蕭條欲鳴吾私未易託也一目千里寧不縈懷賢兄私而脩治公而寅清居易俟命動罔不吉不特為吾所慰人亦無不為慰也頃因南荒弗靖天兵一下舉境即平渠魁就縛人民按堵俾數百年裸跣之蠻一日化而為衣冠之俗此皆天道之公宸算之至將校之忠而然也豈偶然哉今也當班師振旅之日悅近來遠之秋小大政治咸與維新必得其人可也念某常材叨寄絕域司霜簡乏鷹揚之志守微垣無乳保之能惟日孜孜免其所未至而已賢友儻不我外共為教之向者曾令生負持以粗香承

之與廣西幾乎千里書達之意會何異而覲深秋已矣
一陽更生北雁南飛勿惜聲寄尤宜調燮以膺大用
與左叅政劉本齋

七年正月 日與叅政劉本齋今月二十有四日
易清齋書到開閱再四啓沃良多其所諭所憂皆吾
輩之當為古士君子之用心也雖時值兵燹之餘民
在叛服之際以閣下之抱負受

朝廷之寄託施設指揮無有不能為者顧用心為何
如耳况羅都帥以威武之盛在彼張都帥以能事之
人偕行同心戮力攻擊招徠乘勢度時斟酌重輕何

卷之三

十八

往而不可何事而不濟乎閣下蓋亦灼知乎此矣惟
不敢以行之為易故言之為艱其自謙如此他日報
成斯言始驗所諭之事官被杖謫病已數人餘亦陸
續回還尚恐數少又於新到者儘數報去同紙百五
十張令易清領行到日收用令愛之疾藥石無功而
已長往蓋造物也不必深悼吾以同寅之故賻葬如
儀嬖姬聚觀中有嘆賞者他日夷俗不變首重五教
未必不自乎此也其餘家事責任吾輩不須挂意閣
下惟以民社為念寅夕盡心人行草此以代起居之
敬東風之便幸寄聲馬辰下孟春天氣猶寒冀以道

自重不具

奉吏部陳貳卿時報英國公率大軍來勦餘寇
而陳公實然幕事同寅遠迓先此布忱

五月初六日奉侍郎陳公別經歲餘馳想日切星使
有來教音即至惠愛之私不勝銘感每詢台候獲聞
迪吉但不敢率爾奉書每以為歉也閣下返旆之後
想沐餘澤遺風區區盡其迂拙期得撫摩諸寇徐入
雍熙豈期餘孽乘間屢犯吾疆張威肆侮一至于斯
上勞

卷之三

十九

一

宸慮并遣偏師致我閣下復有此行此皆承宣未至
守禦無方之所致也來書論意斷不妥及今大軍再
至聲勢非常料彼逆賊雖相魚肉乘水之利其勢尚
銳我軍遠來舟楫未多殆不可輕視然以總戎之英
武士卒之奮勇區區之賊曷能逃我籌算之外哉不
為帳下所執必有海外之行雖然平賊若易而招民
為難招民雖難而足食為尤難也閣下此行輕軍襲
路於其事之難易必講之有素算無遺策不待子喋
喋幸得相與而不見外故敢以是告之在他則不然
也杜叅政劉念事先吾往逐侯總戎先驅至日亦即
郊迎辰下筵賓天氣方暑更冀若序保重

與左叅政劉本齋

七月十九日與左叅政劉公華絨佳句屢辱示及聯
珠綴玉何其多也賢友之在東究處僻荒邈賊境招
徠撫諭垂髫戴白日見來歸斯固吾輩之當為實不
負總戎所望也司事如常但轅門福謁渡江覓艇四
鼓出午牌回牒訴恁恁殊不暇給日見民歸屢聞捷
報中心喜悅自不知其為倦也今茲海徼之民前日
畔今日歸為有司者正宜革故弊布新恩使之近悅
遠來奈何又有迎之而侵漁就之以圖舖啜者意人
類邪鳥獸邪與言至此誠可切齒已將北江州屬官

卷之三

二十

一

諭以播言仍令督取旗下者分付之後遣之賢友亦
可以此意朝夕戒之岑都事進賀
巡幸表笈行有日矣吏部差官換提解公幸而先已
到任今止回文也大軍之在石室等處破賊取糧大
有所獲降附亦多瀘江下哨雖有賊船不過虛張其
勢耳竝報知之今專人齎龍團一封奉去可於撫諭
之餘命蠻僕汲活水煎活火瓦甌供于草亭之上實
能起高興助清吟破孤悶故不平也東究秋來霜楓
露菊景物必多而錦囊料不虛也西風之便一且
示尤見所愛不悉不悉

與本司右參議莫勛肅時參議純諒江士兵源
入陸那攻擊蠻寨獲捷報米草此勵之

九月初七日與參議莫勛肅使持書至發閱再三猶
如面親友愛之情何其至也嘗聞士君子生于天地
間就師勿窮經史孜孜力為者不惟善一己將以善
天下周公之學古入官孟氏之幼學非行是也豈碌
碌小人假詩書為名利佛民從欲遺道干譽者哉聞
下炎陬一布衣有志學古人在陳黎十數年不啻若
盤泥之螭栖棘之鳳也天兵南下海徼一清閣下識
順逆知背向執義旗從義師遂成區區之功

卷之三

二十一

聖天子一視同仁見賢必用于是得脫虎狼之口大
際風雲之會交趾既平置府州縣總以布政司閣下
出裸跣之鄉入都會之地沐寵渥授重寄拜參而回
榮亦極矣簡定再亂之日棄冠履而弄戈矛者有之
執察案以賣蠻酋者有之其如疾風之勁草盤根之
利器為有邪為無邪而閣下獨仗一股義氣一片赤
心入而談禮樂出而力招徠論民而代徭殺賊而賊
敗兵少却力猶能支身被創志猶不屈卒能收功古
隴著績棘門此皆天人相協忠孝所致也亦豈偶然
哉他日由斯而見元戎由元戎而達諸

天子銘勳曷被絃歌蓋不汝釋也今總戎諸公大率
軍馬水陸竝進破賊于下黃江收盤灘數十萬之雕
題敗之丁一旦何其易也方今東哨雲屯西通清化
中駐重兵嚴彌令明賞罰秣馬礪兵招亡納叛開不
殺之門行于民之惠是以民望僕蘇保抱携持無遠
弗召革舊染之汚布維新之政在此際也不審閣下
知之否乎人回以此告報其亦以此事為事以此心
為心益盡忠赤以行所學毋自滿假以移雅操勉補
勉旃幸勿自畫即長秋末天氣漸涼尤冀保重不宣
與守清化府王布政平齋

卷之三

二十一

判袂以來屢更炎蒸景慕之情與日俱積獨不知吾
兄亦念及于此否乎惟茲交趾區區一隅克平之後
吏守其法民安其業汚俗畧移華風漸復豈期餘孽
簡定敢為禍首再蹈覆轍犯我城堡標我居民生蘇
僥倖一勝由是益肆猖獗致勞
王師復有此舉歷境之日遐邇均歡未幾掃東究收
佛跡拔賊于下黃江大獲于太平海口渠魁范必粟
等生致幕下斬獲溺死者無算我軍乘勝窮追彼賊
望風奔潰即今酋長日降居民復業向日之仇敵今
悉為赤子區區藉庇亦得有今日此皆

皇上之威福總戎之妙算也方且分軍由陸路通西
都舟師繼進由水路旁搜徧索不數日而清化亦靖
矣然猶念閣下當賊來路阻之日城孤食寡之時而
能寡以制衆靜以禦動愈久而人愈堅者雖曰提兵
者之能事亦由閣下長於贊襄而能同其憂患也趙
賀無由徒增慚愧兵燹之餘無以將意特以綠紗一
匹奉獻慨納為幸風便垂示

奉守清化黃都督中公

都督華宗大人麾下別經許久仰德殊深凡內間道
來者未嘗不備細詢及極知鈞候清吉為慰區區藉

卷之三

二十三

庇粗安毋煩道及惟茲向者賊犯勃姑爰肆猖獗每
以清化勢孤援寡為憂而能足食足兵完城久守俾
數十萬雕題獯鬻遠避而不敢近餘一矢者非閣下
一身之韜畧蘊之有素能如是乎尤可喜者大軍再
舉士氣倍增歷境未幾而人心即思歸復故與之一
戰而賊子開拔再戰而大金海口定是以北江諒江
東潮等處皆無事矣兵食厭厭民少流亡此皆總戎
諸公能事

宸算所以致勝故也即今步軍先發舟師繼進西抵
清化東至海口乘勝窮追徧地搜捕蠻酋投首西都

路通旦夕可望天官行使特脩此楮以代函牒西風
之便幸加教導展下小春惟冀若時珍重

奉陳貳卿

十一月初三日奉陳貳卿酌別以來未滿兩旬僕人
仰慕無間一日西都人至恭諗再三極知閣下明贊
總戎提兵遠舉所向無敵洞已實之海口通久滙之
山路賊有破竹之勢民有解懸之望孤城以堅人心
以固兵食以足此皆總戎公忠肝義膽勝算奇謀故
能成此功于萬里之外而遺響于無窮也雖然料敵
決勝而幕下之功亦不能泯也可賀可賀區區苟安

卷之三

二十四

如昔不勞遠慮此間之事與昨不殊但清威之賊襲
路文符之兵所失者三百餘人宣化既遷近得三帶
張知州率民兵設伏追擊擒獲頗衆今又復聚其餘
奉化鎮蠻出沒不常差去官員亦難于招撫間有回
而請援者亦無如之何也十月十八日錦衣衛李指
揮到營二次遣人以路阻竟不能達是月二十日黃
內使到又遣土人二次往報不知到否其軍前二次
咨文俱已到營悉知所以然兵家之事動靜往回嘗
不敢僭料但東都之與西都相去極遠而西都之至
又安能為不近我仍舊守備在計議停當可也總戎

大人處不敢備悉聞詰問乞一伸意草此字奉以代
面會人回一一教導天南冬盡氣候不常保重保重
不具

與劉左叅

十一月二十二日與劉左叅政本齋近聞東究之軍
雖掣還有雷者今各處民人歸附者多設有未來不
過避害而已惟在我輩招撫之取斛人到備稱日來
之民不下數百威德之能制人服人功效之速有如
此哉昨議親往平河軍前一賀續聞又已移軍此與
又聞矣林公之行專在乎此前日借力取糧一事所

卷七

二十

賙者皆我部屬之人也閣下之所慨然者所以惠我
也我受而施諸吏胥者濟人也孰不知沐閣下之惠
歟何以屑屑介意而形之於紙筆哉聽間受隙果士
君子之心乎掠羨市恩亦豈吾輩之所為乎閣下相
與亦既久矣何不相知也如此字到一置之廬公頗
有物議不審近來如何便中達及督民收粮官私便
利此事乞身董之糾微恐未為可也冗中草率罪過
罪過

奉黔國公沐公

九年三月 日奉黔國公沐公今月二十日早

市橋來報錦衣百戶田福行人劉登齋捧詔書到來
即時率屬迎接開讀如儀遠邇聞之不勝感激凡在
部屬俱已遣官開讀去訖其陳李擴係本司官數亦
具咨文遣流官知州林駘土官通判武得夫齋捧開
讀今就今去人先於大人處稟知更候指揮停當發
遣蓋

朝廷施如此曠蕩之恩而彼雖誦詐豈無幡然悔悟
之意率衆來歸在此一舉惟大人將遣去之人更教
之幸甚行人百戶三二日回還來使云英公大人三
月初六日至湖廣永州陳侍郎又列行幕竝報知之

卷七

二十六

奉黃都督中公

四月十九日奉都督黃公每款奉書恐塵鈞聽雖嘗
因人而寄聲終非專楮而達意託熟恃愛故敢如此
海涵之大必無誚及人來審知勞心焦思訓兵保民
出私藏以濟人廣軍屯以養士使彼一方咸賴以安
數萬之賊不敢輕犯良由閣下之在彼也雖然用心
軍民固亦至矣猶有所未至者雲屯至升華皆交趾
也今而清化以西演又安順皆為賊有賊恃勃姑爭
江僥倖之勝益肆猖獗而我軍自英公回後未嘗一
其志向雖遣胡彥臣等入貢不過佯為降附而陰

為圖復獨幸

朝廷推赤待人信而無疑既施之以莫大之恩復授之以非常之職謂不滿其所望不可也獨彼蠻情誦詐恐違

朝廷至誠愛人之意而復有覬覦也觀今所奉總戎一書可知大槩且拜官謝

恩奉詔送使禮之常也今而如此不知彼賊意之所向計之所出果何如哉胡彥臣到彼又不知計較如何大人宜多選人探聽并遺書催促降附真偽就職果否可知其然噫賊之為害如此計畫如此誦詐

卷之三

二十七

如此果何法以制之閣下提兵有年以此叢爾之衆數年不得殄除第恐日過一日師老財殫誠非細故今英公垂至聲勢非常閣下宜以彼中事體賊之動靜及吾施設之宜決勝之計悉白之以裨其畧早除餘孽以濟夷氓豈不美乎誠如是也功業之就豈可與守清化同年而語哉吾小子才力綿薄大道不聞治體不知叨蒙重寄日惟憂懼而已閣下不忘一識之舊早晚見教豈特成人之美亦為國之大也允中不恭書不能盡意惟冀察

奉陳貳卿

茲者百戶田福等回京已普致書此間事體已具詳

悉想已徹聽矣茲可再陳今月初五日揚中使到朝廷教誨吾輩之恩嘉惠交趾之意何其至哉以材力綿薄弗克負荷喜懼交生暨於中營獲覩總戎之書此來動靜畧知大槩割付委辦之事先已分投遣人理之料不悞也胡彥臣仍未到齊

詔桂虞江開讀官亦未回此間近日附近地方不聞警報利仁之賊黎卯建平上官已行斬獲快州丁蒲下文黃添祐董縣章廣條萬崖揚高天雖不即出亦未聞明為逆舉已騰

卷之三

二十八

詔致書遣人招撫來與不來正在猶豫之際斯數人雖曰小可然不致之於教化之內恐似不免有前日之舉矣車騎所駐之處亦宜以朝廷威德之盛諭之俾速至為妙前已遣都事之丘溫迎接總戎未知即目見否今依鈞諭具見在糧數呈文便中帶去不敢另書至日已轉達之人便教導不具

復陳貳卿

四月二十一日復陳貳卿翼指揮齋一割付并辱雲翰示及開緘捧讀宛如面見得知鈞候清吉甚慰甚

慰來書所示之意前已陳今再言其畧凡新定之
荒之地久染汚習之民雖承中夏之教未變禽獸之
行狃猾誦詐情狀萬端此夷人之故態亦閩下之所
素知也揚中使四月初五日到來方通政等十二日
繼至十六日已將各人并所齎之

勅俱白總戎黔公遣官送汪清化轉往廣江去訖此
使未回彼賊之衆來否誠偽難以逆料胡彥臣未回
之先黔公大人運糧清化曾有書來中間意思無非
譎詐緩我之計耳中營已嘗騰云想已知之此後再
無所報愚嘗以事勢料之英公出師兩回首賊咸獲

卷之三

二十九

交趾地方四五年来兵民懷畏草木知名今陳季擴
所擁之衆有數所據之地不多特以舟楫輕便出沒
易為兼我見駐之兵為數如此是以賊得延端至於
今日始而遣人人貢實無誠心不過欲老我師而陰
為求全復舉之計

朝廷推赤待人施曠蕩之恩授不次之任并以米入
勞之使回復以

明詔大赦其罪恩至渥矣彼復何辭哉此回不來是
彼自絕吾軍終不已也必用合進水陸並行事勢至
此彼將奔走不暇更敢發一矢哉於是駐軍於

之地取給於附近之民分兵搜捕席捲長驅特允彼
賊無寄足之地而謂有生路哉群醜之復于是不誣
愚料如此不知大人妙算何如惟冀熟慮使一舉事
定不勞再舉可也諭選辯者而往徧詢于衆不遺守
一官盡一職者耳至于軍國之重何能知之不敢輕
率發去冀指揮擬於今日回遠有黃都督差人送陳
李擴一書到今將此書并三月間所奉之書抄白全
文隨此奉去伏冀詳度餘有所教幸一一見示國公
大人處已有印信呈文不敢致書話問煩中意不具

同日再奉陳貳卿

卷之三

三十

今月十九日已有書付龔指揮行以彼中動靜未到
番至二十二日復有王千戶齎到已議令杜叅政
盧都帥楊副使二十四日詣前回報今承書中之意
與前不殊但繫書索取檳榔一事乃軍中之急務不
敢少違除杜叅政行日另有所上今先備百頭納于
竹筒以泥固封就煩龔將軍馳奉倘不見卻青油幕
下叅議之餘酒醒茶後一嘗風味當起天南舊日之
思而予亦得預於鈞念之下也車騎至太平必有詢
及舊遊之地不知今之與昔又何如耶會當見示展
下蓋夏天氣在暑更冀調攝不具

復奉陳貳卿

四月二十三日奉陳貳卿前已兩奉書矣此間事體大槩想已徹聽不必重陳今月二十一日奉取三司官詣前回報擬於次日即行議恐彼中續有所報又雷一口二十四日長行二十三日晚有胡彥臣從人始至已選官差送回還又有傳令官白清化回報本司賚

詔官為彼所留直待胡彥臣回信到彼始將各官於四月十八日送回二十三日在說江尚未到米聞有奉總兵官一書未到不知所載事意候到中營即錄

卷之三

三十一

馳報今杜叅政楊副使行具微禮為總戎與閣下遠近之奉更如前諭蜜浸檳榔二罐蓼葉悉備如分送總戎處尤見所愛杜楊回日凡有事日幸一一垂示

復奉陳貳卿

五月初二日再奉貳卿錢使大人星軺茲賊中事體前已書報備悉但方通政未回又無的音今月初二日午中營原差老軍梅信回還到營聞說方通政劉鴻臚同到陳季擴拜受

勅諭迎送禮敬如前但阮帥等俱不領

命已行齋回方劉二使尚在清化治病未到梅信將

各所奉之書與先回書意胥有以與繼為詞而人以鑄金人効元故事為舉且賊之渠魁今既拒命其謫詐可知所覲視可知不親米也可知縱使鑄金人來貢亦何益於事乎凡所奉之書中營備騰上矣不必重具相機行事此正其時閣下宜與總戎大人籌策為妙今毛鎮撫回謹此拜達總戎大人處不敢奉書話間乞一叱名杜叅政回為禱司中事劇之人幸勿他遣前驅至處倘先寄聲保區區特一辦香幸數者老得迂于市橋之外尤見所愛凡有教導幸勿吝惜仲夏多暑珍重珍重不具

卷之三

三十二



書

與鄉友本司王參議賈齊

五月初三日與本司左參議王公愚未交趾越將六年居瘴癘接侏僂使人情懷抑鬱而惟調攝加常憶夫青舍之優游白下之佳麗處則豪吟暢飲出則揚眉吐氣不可得也與言及此不覺使人悵恨但交趾自漢唐而下丁李陳黎廢立相繼稱孤道寡四百年餘裸跣之氓漸染成俗而不知有中華禮義之盛永樂四年冬我

卷之四

聖天子出帑伐之師擒渠魁之衆復郡邑之古民雖晏畔屢服然

朝廷威德處置得宜而烽燧漸息民俗畧變餘孽之在海外者又得英公桓赴之衆一至盜息民安將有日也惟布政司乃承流宣化之地政教之所自出者吾具位于茲日以弗克負荷為憂且以察察之人為慮一旦聞吾賢友有此茶除使人忻忭真若有所得者而不知交趾為瘴癘椰雕題為海徼民難居而難化者矣噫何幸也哉吾之幸乃一身之幸也他日政由賢友而成民由賢友而化道由賢友而行

聖朝舉天下之司府綜核名實第其政蹟吾司得與于攝治之列其為幸也又豈獨愚哉先聖嘗曰為政在人始不妄也此未經涉之地氣候不齊尤宜以為國為民自重不具

與莫大參勅諭

七月二十二日與莫大參勅諭今月十九日陳度時書到米俸絀聞說極如詳悉不必再陳但翁老一事未為確論且此賊恃險行兇大肆劫掠俾古隴之民皆不得出席司農之官相繼而遇害吾為民之師帥可坐視而不之濟乎古人一夫不獲尚曰時予之事

卷之四

況事至如此而不為之軫念以事體論之非兵力不至第恐池魚受殃玉石俱焚又非我良民者之美事也書至吾賢友即遣人背萬崖武禮之官率集民兵并與揚巨覽之兵約定日期指定處所人齊勢振可度賊出入之路依樓之所或分道竝進或直搗巢穴或明攻或暗伏或佯輸取勝相機成事在此一舉惟吾賢友留心則可予將側耳待捷也聞又完舟數艘彼處有用則不必遣如其不用盡發之可也張令史本房事劇姑雷協辦另遣一官代之尤望善遇之排草等項見有中使來取吾賢友尤宜留心為之不可

同他輕緩也既州官向侍曾以賢友之意諭之使
辦事彼再三自陳不願今復強之使行恐未為可
賢友再思為善俟報行之陳州官行持此復之二
所遣之官俱已回矣併報知之府會之際尤宜詳慎
若乏藥物令人來取幸勿外也

與莫大參勳齋

八月初五日與莫大參日昨陳州官來所咨之事俱
已答上想徹聽矣今不再及茲我大軍平寇每有捷
聞皆未之報及翁老之賊屢為民害不得掃除使人
不樂請畧陳之前月十八日大敗賊於結院生擒偽

卷五十四

三

將黎得彘等舟百有餘艘斬馘溺水者又不可以數
計鮮鄧景異之記印亦為我軍所獲繼於今月初四
日又報水陸官軍俱至濱州西緯江又敗賊衆生擒
偽將胡 莘并船百六十餘艘斬馘溺水者又倍於
前 外攘之功如此不知吾輩內脩之治何如今
翁老以地不過三舍衆不滿百人晝初司農夜襲洞
喜使逃散之民為劫掠之盜官民罹害側近驚愕可
謂吾輩之夫職否乎今專都事岑 詣稟可與白知
府揚同知約計停當率其精銳相機進取一舉成擒
在此際也側耳待捷試日觀待此心懸懸惟冀注意

不悉不悉

奉總戎黔國公大人

十二月十九日奉總戎黔國公大人自六月二十五
日節鉞西持之後境內晏然如故七月二十四日徐
指揮來報有司常江之捷遠通欣然未幾鈞帖華翰
相繼而至區區悉如所請不敢暫違八月初一日及
二十二日烈風驟雨江水漲溢九月以來軍前無有
所報近奉化府來報巨賊李懋誠容存仁陳磊等船
自化州來擄我虜擒戮官吏劫殺居民除官集兵張
威惑衆以致新安鎮總建昌奉化交州之民間風趨

卷五十四

四

附蟻聚峰屯由是三江黃江上下清化生厥銳江東
西俱各不通雖近城之民 變動官吏軍士事故
者不無其人屯糧不得 民糧不得輸納益商不
得通行雖屢遣土人 凡經七八決皆不能達有
之蕉江而回者有中途截殺者有至今不回者嘗以
前項軍情并以官少糧乏之事差官上
聞其所委楊副使尚未回到十二月初七日海公西
回始知行止衆情頗安十七日莫公大人軍到駐紮
二日即率大軍先自清威慈廉縱兵大擊斬獲無算
復以水陸之師搜捕崇威麻龍之賊并通三江

宣化之路擒讖尤多舟筏之粮亦盛可快意於一朝
靈耶於前日誠可喜也紀千戶到日又辱書至薰沐
捧讀極知所以寬厚過愛使人銘感永永不忘諒惟
大人揣已恕人禮士恤衆是以天人協相福祿永昌
也區區既不得聞孔丘之學又不能為子產之政言
而見憎行而召謗碌碌庸庸宜乎如是雖然內省不
疚亦何損益之有恃愛布忱幸恕狂妄今專奉書以
代面侍彼中寧體如承見示尤見所愛

再奉黔總戎大人

近間事體向者奉書想已達聽茲不重及大軍自西

卷之四

五

都回後三江三帶上下路漸通行交州諒江等處民
漸復業納粮民人中益客商亦陸續有至者但計倉
之所儲惟可支持目下而已大軍今月初四日往太
原搜捕紅衣聞捷未回廣威麻輪白師點之徒鎮蠻
下洪陳存仁之輩乘隙出沒尚未就擒而賊之魁渠
聞又復入演又若為大舉以收全功在諸大人量敵
度力慮始慮終則可區區輩忝備守土者之責每言
至此未嘗不惕然于懷日前曾以缺官乏粮之事上
聞今月十三日揚副使甫回到司所上之事幸而見
允都指揮僉事徐祐前衛指揮師鐸於是月初九日

到來聞有韓都督統率廣西之兵及兩廣運粮工萬
石來然皆未到繼有邵百戶再示鈞旨令收香料謹
已如命但不知所得多寡卒不敢以數濟聽仰乞寬
期新正在遁趨賀無由專令經歷錢諫詣前併以前
事奉聞乞恕草率

奉北京郭朱二尚書

自來交趾五年于茲每憶同遊京華叨陪治署聯鋏
竝轡聲應氣和兄弟至情無以復加自寓迹於天南
徒馳情于薊北關河脩阻無以將誠鉛槧生疎不能
鳴意此心懸懸未嘗少釋以同事之舊想必見容本

卷之四

六

司劃左叅近自京師回以李貳卿會談之意轉為愚
道爰知列位動止清嘉政聲洋溢深可羨也念予親
在東萊子居薊北愚寄越南惟孜孜于官而不戚戚
于家者恃有列位在也愚常語人曰士君子得為歲
寒之孤松不妨為秋風之蓬得為疾風之勁草不妨
為晴波之萍意亦惟隨其所遇而已他日民有唐虞
之休野無烽燧之作入觀

天顏會必有日今得使人先斯片楮以布寸忱倘飛
鷹過衡陽好聲到交趾惠愛之私又何重也小春天
氣中土嚴凝尚冀為國為民自重

與鄉姪王春牛蓋本司左叅議王貫子也

爾父永樂九年五月初四日到交趾十二日患瘴熱病選多高醫備合良藥療治不痊至二十日未時身故祭葬如儀骨殖置匣收貯衣服盤費一一見數收候使人俱送前去不致踈失大槩生死常事人皆所不免者如爾父蚤年志于燈窓後游橋門別駕二大府踰十餘年皆有政聲由此陞交趾叅議雖到官之日不多行事之善未著而平日為人皆循禮法無一事妄為斯亦衆所皆知豈持我為芻友者知之乎生有益于時死有關於後亦何憾于死焉此士君子之

卷之四

七

能事畢矣於汝為于終天之痛雖不容已而於家能盡于職克勤克孝讀書問道日以希賢為念一旦成材能持門戶不墜家聲斯亦爾為子之能事盡矣誠如是也則爾父於九泉之下亦得瞑目矣爾春牛其以吾言銘諸心勿怠勿違今因人便先字報知呂楊亦於五月十八日病故燒埋同此示知人行勿勿臨書不能為情爾春牛識之

與莫大叅勳齋

十年二月初五日與莫大叅今月初二日陳瑄方到得親來書始知翁老孀衆來降然交趾地方克平才

久鼠竊狗偷者衆如此小盜本不足以為心獨以慕義向化則為可喜且使脅從小民得以脫汚染之習為良善之人處安樂之鄉又為可喜也雖然良由閣下誠以處已信以服人所以不勞一矢而能使此群醜拱手聽命噫是可尚也書未來時聞此亦又惟不得閣下一字所以不敢深信今乃果如所聞然不特此也與別之後范慄潘吒朗傾巢就縛甲江張人忠等接踵來歸揚世真楊克終等亦已來見此亦可喜人事如此天意可知猶慮翁老所芻之衆皆狡猾之徒待之固在恩信納之尤宜防閑必如受敵然後可

卷之四

八

也存撫優待料我賢友必不以大端而借小費要必親率而來不可輕托他手又必先期報知以達衆聽吾想此徒就道之日笳鼓夾鳴戈矛前導行者佇觀而欣於途耕者喜聞而賀於野皆相謂曰斯盜息矣吾民安矣如此稱賞豈惟見

朝廷有柔遠之意閣下有招降之能則吾僚衆亦得以藉庇而生光矣今草此楮專人代賀當察吾諄諄之言知我殷懃之意益張鷹揚之威毋墮鼠首之計書有盡詞詞無盡意面會再陳今不喋喋

與莫大叅勳齋

三月十九日與莫大叅今月十八日閣下書到一讀
未竟中悅不已嗚呼學道愛人舍生取義吾今始見
之且阮了逆命不來垂四五年餘民不得安其居兵
不能施其力而閣下片言之長寸心之赤而使彼此
身單來畢赴軍門信而不疑盟而不背噫誠可謂以
德服人者矣成已成人一至於斯愚已將書意并所
遣人悉於總戎道其所以而鈞諭惟欲其速來况此
之去彼不滿百里朝發夕至坦無險阻閣下其以得
時乘機見義勇為諄諄為道務俾阮了躬率部屬慨
然就道一拜總戎當即遣回俾保民杜倭侍委任必

卷之四

九

與高天克終草比也秉筆形言對越天地決不為食
言行誦道阻遠人歸德之誠塞

朝廷好生之路閣下宜進步于百尺竿頭獲泉于九
仞井下慎勿信彼假托之詞壞彼垂成之功去就禍
福正在此時彼不可失也閣下亦不可不察也使節
一行先驅蚤至吾當別遣親信勞于嘉林罄布心聲
惟冀鑑察

以戰守之議奉陳貳卿
五月初十日奉陳貳卿大人君子凡有所為必有所
慮作於始必慮其終謀于外必慮其內苟無遠慮必

有近憂且賊帥等輩水上之服習舟楫之便利不
果以召攻伐不迎戰以校勝負移人畜于彼險遠之
所就糧食于我復業之地我出彼入我東彼西使我
奔赴之不暇保障之不徧我軍日疲我民日弊此其
長也賊計如此而不熟慮可乎今我內無倉粟之實
外無藩籬之固我若遠舉守或不嚴賊一伺隙乘虛
而來江海相連千里一碧風帆之捷如蹈無人之境
為害之大又豈前日可比今雖命議一軍專守一重
前征化為長計但恐我軍一出彼必空壁而行既不
可窮追又不宜深入若果勢不容已情勢勢衆長驅

卷之四

十

而前彼必併力來搏我虛而我守軍一戰而還可為
全美倘不能支縱得報通星馳來援則亦緩不及事
也使不遠追則無以成功哨則不能糊口於此之際
則將進乎退乎欲割食于沿海之居民則民心怨而
恩信虧欲旋師于交趾之蠻則倉粟虛而軍士餒
勢至此誠為兩難古人以戎為國之大事可不慮乎
意可不慮乎向承下問雖已言矣言不見聽聽而不
行與不言無異今觀事勢如此雖未辱問為慮
自不容然為今之計莫若將征守之軍通取見數相
地衝要量撥軍兵或城或柵俱為守計於所存汰

野儘力耕種內選官軍士兵之精銳者船隻之堅利者各得二百餘艘官軍士兵相參一元戎統之沿海上下往來巡邏遇賊即擊俾勿輕入以犯我境布置既定我守兵無戰鬥之勞我居民無剽掠之擾專治以盡心賦限至西成如數而入計我軍之所屯兼有司之所徵蓋商之所中今秋所得不下十數萬餘我食既足我守又備彼賊擣虛之計不行資我之恨不得風濤洶湧舟楫顛危可持久乎彼既自疲疑忌必作自相魚肉者有之各據便利者有之待至于此然後我以厭飫精銳之衆討彼烏合疲弊之徒得

卷之四

十一

時乘利鮮有不克若計不出此惟務速成欲渠魁之衆一破而成擒交趾之地一戰而永定即用班師不勞再舉愚雖不敏未敢許也迂闊之談不覺至此倘寬其狂妄少加采擇一得之愚或見於此前聖論政亦必曰足食足兵尚冀慮之

奉陳貳卿

六月二十九日奉陳貳卿是日傳令毛百戶齋到總戎文割并閣下華翰啓闕再三極知所寓然區區則諸方面碌碌庸庸量力既無所措之衆論謀又無一得之愚惟以倉廩不充為懼盜賊不息為憂竊思不

安為慮也今而治外者有英公桓桓之多守內者有黔公赳赳之衆內外相資謀為停當以吾檣墩何容咨焉故自奉書之後一無所陳也但報聲息理糧餉而已矣且守之法必立營以為根基發備以張聲勢庶使賊人遠遁不敢近侵若顧首顧尾或去或來使賊有可乘之機民有被賊之擾大為不可然地方廣闊海口數多守此失彼應東吳西論至于此亦有難處不可以言盡意也近來黔公比之向日病稍減輕雖已視事猶不勝衣聞款勉強於七月初三日親率六軍下瀘未知果否土兵種屯委官各得一割倚

卷之四

十二

仗之力重若萬鈞今而不容緩造船隻先力屯田亦吾輩與土官朝夕之所議說也此帖一臨若合符節尤大有力逃兵不拘原榜之例區區亦以此心將征者糧差量除屯者糧差全免逃者許即赴官首令屯種不許搜罪今奉鈞諭如出一口吾榜行之益壯且信矣此目前事也請以戎事論之今觀帥容之猾黠利我兵分以乘我虛以掣我勢今征守各任彼已不得行其策矣雖然帥容之猾黠不為守不為戰者向以我師遠舉內而無備彼賊得行其擣虛之計今征守雖曰各任其事然不過為登勢以自守為表是以

相資而已若謂征者策馬鳴戈以陸行乘風鼓柁以水戰入演又擣化州覆彼巢掣彼勢困糧以為我食招氏以為我用長驅直入而無後顧者不知果也否乎若謂守者大發舟師沿海上下乘風隨潮聲彼擊此出大全駐閩汀甯禁海過太平出沒如神使賊不得知我之虛實探我之向止使入海口皆有守兵海外賊船無一楫入境民得安業軍不廢田不知能是乎乎征者既不可深入以速成功守者又不能全矣以保無虞向已面談其事矣今軍前動靜莫知所以余姑料之彼賊固無迎敵之勢我之土兵有逃回之

卷之四

十三

聲雖云糧有所獲但可給我軍而已交趾之衆想不得遠濟事勢如此必欲深入以速成功誰敢中過但恐土兵多懼遠出益以逃散損我軍聲莫若將土兵入船擇其堅大者雷為向導以助聲勢餘悉放回就將肅回用剩之糧使之儘船帶回納交趾官倉兵牛本處海口仍令預為來年夏田此戎事之一端也我軍若佯為深入實不遠行以備船之故而欲速回者但一旋營難再輕舉終不可坐而度日若以屯則時非所宜以食則倉無所積事至于此不知閣下何以為今余料之莫若駐軍于清演上下搜其盜劫招

撫人民為久駐之勢我得食而厭飲彼生疑而狼狽擣虛之計沮掣我之勢失而我待至秋深禾熟暑退水乾乃取彼糧以入我舟聲言追賊于下流而遂班師于交趾然後徐議進止若欲以彼賊不與戰之機以我軍不可分之勢上

聞諸益止與黔公約甯海上一言而決蓋不必直在交趾也理固不殊事難適度倘有可乘之機有可擊之勢則又在明公臨事好謀而已矣吾所以曠久而不書者正為此也公其努力焉

奉陳貳卿

卷之四

十四

七月初三日奉陳貳卿六月二十九日重辱華翰啓閱再三極知詳細諭不奉書一事愚有說焉且愚碌碌庸庸則諸藩府効力之所控之衆論謀無一得之愚惟以食不足盜不息民不安為慮他何敢僭及然近可喜者黔病稍痊雖已視事猶不勝衣今已勉強於七月初三日率衆下甯矣楊巨覽之船板三百報到即到麻伯虎之軍糧二十聞米不來自師點出麻論已投判州感報頗勤賊劉倬切廣威冠加虎旅捷音未至太原之紅衣裳調土兵已前征未覩觀旋軍屯之青苗決引江流以普灌甯聞露足時事如常焉

致塵聽大凡慮事要顧前後著筆要惟重輕有慮則
可謂盡已能權則可以恕人向替屯田一割之力有
餘今論守備一咨之權不足付起已攷開籠已曠原
畱之叱撥以價廉而猶在舊養之尚基由食足而咸
安時大叅具聽撥官之花名馮敬亭奉大叅軍之華
翰兼有達總戎之呈文獻閣下之腐語竝令錢經歷
同時齎上到乞發落清演之際民事賊情及我軍之
進止人回見示辰下孟秋天氣尚熱真加保愛

奉陳貳卿

八月三十日奉陳貳卿二十九日晚原差上人阮炎

卷之四

十五

齋總戎鈞諭到來始知我軍進止不勝欣喜所諭之
事即時施行不敢或怠但賊人動靜不常以今月二
十九日所報諭之交州清潭縣土人探報賊於七月
二十六日出禁海口交州後衛又稱二十七日賊攻
奉化趕散陳誰土軍謫賊出沒如此不常而黔軍於
七月十八十九日入駐盤灘惟聞發嘯不聞報捷以
今日之勢視之我軍不急下追彼賊傍海行劫得肆
其志居民受禍我軍如法若一下追恐賊預知不待
追及而已遠遁我之勞勞我之人又恐無益况東
關食糧不繼又如此相撥進止惟在閣下一慮之合

官爾輩承教墨責不奉中曰蓋過愛之私如此閣下緣
託基服意普坐達窓如在五臺方丈之際固不待余
叙寒暄也雖數遣人持書奉問所道及者不過以見
薄識俚語常談而已豈有深謀長策出人意表者
使日十上書亦何益於大事所留叱撥已易和
原蓄尚基無異往昔論取二筆人行匆匆不及
今另求二枚持上錢經歷等回口更希教誨不

與王布政平齋

八月十七日與王布政日昨花都帥移文運限快濟

卷之四

十六

清化惠常料之豈不歎地方俱得清寧吾軍均得學
飲但大軍深入未見旋期交趾至清化水路險遠陸
路並滯衆所知也不惟倉無積糧可以分撥設使有
積亦將何力以運乎閣下宜與花公計議將軍屯子
粒復業民糧用心整理如大軍波城之後附近之民
必多逃避豈無遺糧亦宜乘時肅取隨宜給用大軍
回日必有長法若惟坐待供給恐非民計古人不曰
千軍餽糧士有饑色獨不聞乎兵食重事也不可止
弄文具致乏軍食想閣下與老都督當永樂六七年
之際于城撫衆之術今猶記之此時尚可規畫今而

及不能料理吾殆不信葉承差來備知書意今因花使之便具此布忱仰干詳察不具

與劉左叅揚憲副并系以詩

十一月二十日與左叅劉公憲副揚公疊承誨劄久乏報辭引領而東令人增恨且知耐節之後百廢俱與遠邇稱幸如廣糧餉增倉廩恩以結首長寬以撫流離謀以驅盜劫雖皆分內事較之假公營私朝作暮輟拘苟蠅營者霄壤不侔矣况石大叅陸余憲又將出巡劉大叅王大叅相繼到任寅恭相濟内外交情以諸公之偉才當明時之顯位慮其所當慮為甚

卷之中

十七

所當為不惟善于彼而又責望于此故言恐不逞而形之于啓劄意恐不盡而又寓之于詩詞言必及乎保民詞必主乎善政忠義友愛藹然乎意表豈特使遐荒蒙治澤之沃抑以見方面得人之盛也仰荷五雲深懷三益所諭屯田徵則雖非永制諒惟民力實愜衆情方與諸藩相洽禁之耳候一得中則當馳報屢聞奇羅之捷尚乏明獎議捕太原之盜未覩啓行自昔事不如意者類皆如此雖然士君子為所當為各盡其道而已盤灘水陸要衝之地夷賊必攻之所雖公平公有鎮壓之奇機軍用乘虛之策而

土牆戶之意不可不慎也又不可獨以子粒完而為能事畢遂舒放曠之懷而為詩酒之作吾亦知賢友無此但友愛之至布詞行意不覺至此幸勿誚也天南春早鴈北聲多倘有惠誨切不可使管城子褚先生辭其責可也即辰汀草碧連常帶雨江楓紅徧不知霜氣候不齊尤宜調攝以膺時用不悉盤灘歲檢吏時和好問也收總幾何劉宴聲嘉財用足鄭侯力大餉米多癸花日暮心尤赤蘆荻秋高吳始晴今日幸逢

卷之四

十八

與莫大叅勳齋

十一月二十二日與莫大叅不承誨益又兩月餘以吾北鄙矯首南平奚翅如執熱之待濯當寒之望衣也貧友仗節制外凡事得中是以人各安其所止而無鳴其不平者四府地方耕者不違農時餽者不缺報額食足兵闕民安盜息皆賢友精白一心展布四體之所致也雖然古人宰一邑守一郡尚有蝗去虎避之美維馴犢雷之聲而况拜叅

天閣佐牧大藩諸府郡邑折節而聽命者如此之多其抱負而慎其施設乎噫丈夫得時行

能如此亦可謂不負

國家寄托之重而誠足以為斯文道德之光也先聖嘗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信哉言乎楊縣丞來所咨之事皆已咨報想必微聽不必更陳但集兵之法逃必拿亡必補徵振之例種必納欠必追法度則特于官府損益當俯循人情膠柱鼓瑟固不可也遠道下愚又豈可乎賢友素以士君子忠義自許悲無此病但愚以相與之久以胥誨為心臨書之際自不覺詞重意複而至于此也曹僉憲純純之先覺接人禮待人誠無一毫偽處賢友亦富以是道待之道合志同事

卷之四

十九

同弗濟近來令尊老將軍連納二寵內助得人尤為可賀恃舊布忱併及瑣瑣覽竟擲之幸勿見訝仁輔之章尤希頻示即辰仲冬保愛為禱

十二月 日奉陳貳卿十一月二十三日陳指揮

船到得承教音極知彼中事體大安眾意深慰鄙懷有若饑之哺寒之衣也以閣下積存養之工夫最調和之手段慮人所不能慮行人所不能行師雖未至威已大布實足為轅門之幸五道之光也區區之同寅以謏恭慕風采而悵望脩治不至尤悔是歸今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南門失火其時風大延至木

廨宇庫房同為一燬雖孟敬之華居亦不能免方今工鳩材徐徐為之不免勞力耳所可喜者雲南廣東運糧將完寧遠覽線罰糧亦到民納糧商中益收軍屯俱有次第雖土軍之屯最晚度今所收亦將及七萬數矣杜希聖郭指揮破陳磊于新化獲二十巨舟得陳磊之寵妾苗鎮守廖都帥圍紅衣於太原破一處之山寨降伯虎之愛子雖正賊不獲而此地亦少靖矣但鎮蠻府申稱陳慶全見行出沒未覩征師清化亦報陳季擴又款下行聞實信事體如此不可

卷之四

二十

不達然前征之捷雖聞而俘獻之盛未覩夏而秋秋而冬冬又春矣以三軍之衆在千里之遠未審幾會何但不敢造度但深入久住經數月始通得一信恐賊以疑兵為餌而潛由海外復行擄虜之計此不可不瞭之審慮之詳也我孟敬賢英灼知乎此話間必及於斯不待余道恃愛布忱不覺詞重意復一至于此想不為訥新正在邇趨賀無由另有非儀別單奉上尚冀海納風便寄聲尤希保重

奉總戎黔國公

久違風度屢辱教章赫赫乎斗仰山瞻諄諄乎耳提

面命成美之私蓋未易以言論也諒惟大人持己以謙待人以誠服人以德是以討賊安民風行草偃頑狠盡墮甲兵淨洗想有日矣區區得聞下風而墮餘光何其幸也專人捧楮詣前代伸面侍想以江度之容必無之報之責新正在邇物物咸新尤冀若特為國為民以自重不具

與莫大參勳齋

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與莫大參近得書報軍于陸那馬中流矢使殺賊之志不遂吾聞之惕然使人不樂者累日昌江伍指揮來面詢其事始知所以而吾

卷之四

二十一

鬱結之懷于是稍釋然勝敗兵家常事以吾知道之上何損天君之靈也益兵之咨到由即撥諒江三百人行未幾都司來說鎮夷之兵另有所幹昌江之兵已用築城如此則吾堡上兵必無獨往之理况城昌江軍民兼為已有總戎之意體例與交趾增築大城同今已將諒江原撥民兵三百偕閣下堡兵內撥二百合五百人赴昌江咨已行矣恐賢賓猶執行兵初議而不之信有悞保障大端今專遣人詰白其事可即如數發行仍擇一的當官管領十日為滿絕不可緩也使府再遇丙丁也為恨損當如前約請老將

帶從者數十人來畧為俯理事雖不急然亦不可懈余魯輩無知已成拘繫經問再三訴不伏惟可將原在軍伴李太十斬回一對房幾是非明白知所懲戒幸勿疑而見吝人便希字示及作書不謹尤不可介懷也千萬千萬

奉募賓陳貳卿等

生厥有書示後途備乏問直至于今想夫天人協相惟在吉人列位清嘉不言可見顧愚鄙劣藉庇苟安無足道者但此間民情反側不常實不可以編氓齒不敢一動足者恃有兵在也且如鎮蠻陳磊負險不

卷之四

二十二

伏亦既久矣我兵一加走恐無地然不旋踵而殺其州縣官吏林驄等丘温一帶堡柵相望陸那一征畧不遂意賊即乘機竊發往來官吏被其截殺夷情如此甚可畏也近來海上雜報有船下行不聞割掠廣威之長廊石室之邑儉設二十一兵堡賊頗知避不敢深擾陳磊雖亦畏避而頭日陳酉等皆已出降附近地方目下視之似為稍靖但不知海外之賊出沒之勢何如矧今久亢夏獲甚薄秧未全插西成豐歉又不敢預料加以時疫之多並尚米少事關兵食可下知此間事體大槩如此故特舊簡陳尚

軍深入賊計必窮今不知橫帥之輩已歸命乎授首
乎抑尚為首鼠乎我以數萬之衆索兩月之糧當暑
瘴之時入險遠之地進止之法處置之宜豈易云乎
安南蠻賊素稱譎詐彼如虛壘以消我食設餌以疲
我力張疑以擣我虛假降以釋我銳我於此際可無
榮乎必也悉求彼之虛實灼知彼之動靜以飽待饑
以勞待逸變客為主俾虜成實求有可乘之機致無
遺算之策謨謀如此則振旅之聲縱未卒聞而萬全
之計亦為美事也雖然所論者特兵家腐語耳未達
於道也今我元戎之智勇幕謀之優長將士之精銳
以順討逆以大攻小以衆制寡何戰不勝何攻不取
果何待於喋喋哉狂妄如此幸勿見罪人回草草奉
此楮以代面覲彼中好音亦勿吝示盛夏多暑尤冀
自重不具

奉陳貳細

五月二十一日莫參政至二十四日潘知府至二十
八日陶指揮又至惟陶有批示莫潘到時問至再三
極知鈞候清吉可慰而潘續云曾有幕府之驚織也
莽神投之魚腹竟不知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
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使人疑其所

卷之四

二十三

卷之四

二十四

謂益其所思雖藩宇之左瀘水之東亦無以釋懸
之懷也風伯不仁可恨也哉區區前已有書之便未
發與發而沉者無異然慮其事深切于懷且莫遠運
糧黔公出肅若謂無人不信也翁批來降阮彥出見
雖彼勢衰懼我威大若不得焚與觀亦難以奏凱歌
演又之款服者以有大軍在也一旦班師難常按堵
不特此也各營士卒造舟楫辦戰器遠征近甯暑行
瘴宿饑裸相仍疾病相藉不可謂不勞矣已附夷民
打船板納稅糧當差役垂騶戴白不得息肩加以盜
劫縱橫衣食窘迫不可謂不疲矣軍勞民疲財殫師
老守此而失彼得西而遺東而尚畏首畏尾左邊右
護禁無一語以達
九重是猶掩耳偷鈴諱疾忌醫也不知仁人君子深
謀遠慮長治久安果如是也不乎言自小子而行在
閣下誠不以愚言為迂而以力行為任請益以兵相
屯屯守養我士卒寬我民力堅城垣利器械廣其屯
田實其倉廩兵閑食足民安化行則棄土傭戶之事
備居重馭輕之計得誠如是也戰勝攻取無遠不然
彼區區之賊獲與不獲降與不降又何足為重輕哉
人嘗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閣下與元戎肯自

有許多船畧固不待人紛爭論也但慮及斯自不容已此論之外示及造船合樂并取食物一一如命有單陳不同干聽今竝以先具未發之書併上要當合而觀之恃舊布忱故敢率爾事機之暇亦可於戎閩處從容言之如其迂闊當即付之卜頃之波毋啓人議可也西風鴻便亦宜寄聲即今盛暑尚冀調理

與王布政平齋

六月二十四日與王布政屢辱教音多承忠愛雖傾倒之會未達而雲樹之思常在恭喜身安氣和人協神相洋洋乎子民之聲袞袞乎添丁之慶齊治之道

一卷之四

二十五

竝優彼此之情同憐區區衰老無為苟安如舊日惟勉盡愚衷不必遠勞鈞念英齡二總戎提兵大舉水陸竝進止如山嶽動如風雨不數日抵清化矣彼賊之授首吾民之息肩蓋有日矣擒搜招撫隨事致宜得二棘門自有長策不待余道也以閣下之在清化一具處來驅使之入嘗與馮大參議忝首領之官俾侍左右少助施為以路溢賊尚縱橫而此議隨寢今馮大參有從軍之行款復初議而司中杜公英王公貫俱於今夏相繼而故劉林赴京又皆未回首領官以公幹遠回俱病瘴厲數內王都事亦已殞矣除

尚未興堂上寥寥而幕下亦止有二員而已未宜柄遣今先令一吏付容俟數月另有定議馮公行持此片措代伸起居彼中民情賊勢及大小事宜一一見示即辰夏末天氣盛暑冀為國為民自重不具

再與王布政平齋

七月三十日與王布政大軍捷報之後久無使人不知進止何似使人鬱鬱當今之際我以精銳之衆追彼敗散之賊反掌不足以云其易也但糧餉一事重以為憂且吾軍既多費用必大況今又有虫傷水澇之虞而後用不繼可才慮乎今已具呈總戎款以軍

一卷之四

二十六

肅之粮除清化存用外其餘之數或軍船順帶或土兵運來或於近便水文收積別倩民船裝運輸于交州以備後用愚料如此不審所獲之粮若何更煩閣下度之所獲若多即上此呈若僅自贍則不必發也彼處擒賊招民不止一事無小無大悉煩示及香料一事不知所獲多寡便中亦煩寄數雲丑兒先有命遇便遣之同回近來守制回家者屢有其人而又秋高氣爽促裝就道此正其時路費之給不聞見示便中亦宜示之冗中草草不具

奉師都帥祐公

十一月二十日奉師都帥祐公嘗因命令史奉書
已徹聽不更繁陳續得咨示化州喜音未聞南靖捷
報未親使人齎辭者累日然大軍未回以安孤處愚
雖不開軍旅事未嘗不在方寸間也民船運糧各營
調軍始於九月未旬已議及此十月初二日事集初
九日以日神不果擇以十三日行又不果船米一千
餘石夷民久候實非所宜於是運於清化收訖十八
日江公始行二十八日馬軍隨行事體如此難以言
喻所調之馬本司前後已發百有一匹各起土軍總
得五百十六名雷征軍報計有二百二十四石各開
備細茲不重復又恐事無統攝更令本司照磨率與
官軍同往然近來建平新安奉化寇擾紛紛是以所
取上兵雖盡愚區區之誠亦不能如諄諄之誨也南
靖餘孽我軍既到想必殄除桑榆之得深有望焉人
安之守頗聞謫及究其平昔吾深不信古云止謫莫
如自脩不可不自究也許百戶來已嘗話及今不喋
喋所惠四君子湯已拜而受之但恐之報今奉此書
以代面覲又安之進期化州之捷報照磨軍旋毋吝
示及即辰仲冬一陽來復更祈進道為國為民以自
重不具

卷之四

二十七

與莫大參勳齋

十一月二十六日與莫大參自判袂丁濫江日馳情
于保祿以義慕義念茲在茲速惟三益專治一隅威
德並施守耕悉舉宜乎為

朝廷所托而使寮案增光也以予驚劣忝在回寅才
不能去盜竊德不足來流離奴懷憂懼有望協恭於
愚所志知斯在君不知何似近來陸那一縣官吏咸
行聚機掩捕一以破賊膽一以安民心縱無大獲亦
不矢職及大軍深入始來咨白乃稱守兵事故即別

卷之四

二十八

調屯軍且置兵初意屯者供給糧餉守者專制地方
今既有警調即差殊是則守兵為徒設而軍餉為細
故也况陳州官既遷延以愆期間又妄誕不實對特
變而教之非有他也今賊人雖已遠遁而堡守須為
永謀觀是堡也通靖安連下文接如教而昌江南平
又在兩舍之遠堡若不堅兵若不足亦奚用焉若依
初議入止五百常役則人難輪守則數寡固不可也
使屯兵以赴堡則居民離遠而軍餉之屯又從此廢
充非土君子憂國憂民之道也今議再添一百共饜
六百分作兩班屯撥四百守機二百俾與各衛所

之官軍并黃宗力之弩手通得九百有奇如此為
庶子克濟劉大叅帶餘照磨為此同姓賢友即宜銘
心共成厥事待其事有規規既無覬覦止委人管而
閣下但往來提督而已大凡士君子在天地間最要
知大義仗大節不以小嫌而廢大端不以細行而累
大德惟在持赤忠於一已成功名於將來也若或以
直道為迂途以公義為私意此固非吾子之所有亦
予平昔之所惡也托毫楮之力宣肺腑之誠尚念協
恭之言勿疑責善之意大開銀海頓示雲箋即展衰
草滿垣霜雪意孤松臨壑歲寒心更莫若持善加詞

一卷之中

二十九

理為國為民以道自重不宣

手帖與黔國公幕下提控

古人為事必先其所當先緩其所當緩故能成大功

道芳譽今

朝廷命將出師得數百年不得之國垂六七年而不
得平任事者可不勞心焦思乎一軍前征一軍雷
守此一定之論也今而海口報警者相繼建昌被擄
者數官都帥刻船已滿在外尚曰如此而況久不出
爾可得無事乎若曰乘雨完屯而後纔出殊不知為
營之所屯有數况亦垂完之時使其為此而雷軍不

出倘賊灼知分輕便之舟命知路之賊一自禁門
自大平一自悶汀或十艘或五艘乘風隨潮而入即
出則各處之民自相擾亂土軍走恐不迭而更敢發
一矢以抗乎事至如此不惟官被其擄民罹其禍而
向讓七軍之屯亦皆從而廢矣以此觀之可謂知先
後緩急否乎提控可密以此白之勿遂群小欲逸之
私以符明公至正之議如其見疑見惡則不必報如
或見聽聽而見行則可以密報愚見如斯故不容默
我賢提控當銘心焉此帖不可露人仍封付還

奉陳厥卿

一卷之四

三十

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陳厥卿別經十月奉教兩
回每以關河之迢遞不聞動止之詳悉日切于懷念
不釋川朱傑將軍來始得化州捷聞且云又安軍進
殲厥渠魁淨洗甲兵蓋有日矣噫非元戎仗忠膽排
群議能致此乎今運五千之米料以官軍不暇及此
悉以民力為之本司劉左叅專董其事正月二十五
日起程度二月初旬到又安然自舊年七月以來三
次運米已一萬餘石勞費極甚民實不堪况土軍以
久征勾拿兌換亦不勝其擾也民惟邦本不可不知
此間事體前已有陳米知達否以後之事於元戎大

人處今各有呈不必枚舉近來西山一帶帖然可喜
下洪等處賊人阮宗別等烏合千餘人欲為往來之
舉而文州黃添祐靖安陳元楷鎮蠻陳磊等皆視宗
別為高下軍兵一舉至于靖安而元楷脫逃復于鎮
蠻而陳磊先奔巢穴俱已空虛海邊頗為寧靖惜乎
隘雷關鎮夷堡多此一火雖已會兵通路治堡復守
尚未集兵搜捕倘事完決行則

天道助順人謀必成振旅班師必在今春已令梁照
磨以野芹之獻代壺漿之迎尚冀酌量協意用舍得
宜仍以捷音蚤為馳報區區當率僚屬迓于舍外即

卷之四

三十一

辰孟春寒暖不常尤宜珍重不具

答陳貳卿

一月初三日答陳貳卿得奉教章喜聞捷報曉足于
三年快意于一旦發其書已徧示三司備其榜即廣
張諸郡黔驢知己技窮首鼠聞皆膽破歡由營壘喜
溢郊坻昔聞七縱七擒特將才之小試今而三進三
克實武事之大成固戎閫之殊勳亦油幕之能事也
所云又安之報撥運已完新正之曆發已既久未嘗
敢以聞命而違惟以不復趨賀為歉書中所喻必行
事其自有六此皆公相平昔之所用心豈待會

而始注意也而猶披瀝中誠謙撫下問取諸人以
善與當世之奇才既承命不敢不形于言表雖盡言
惟恐不合于事機千慮之愚兩難于此今集三司之
彥同為長使之謀輒忘固陋謹布愚誠夫効謀効力
得土得民鎮之以武威綏之以文德治自古昔豈惟
今日况交州至野蕨清化及于九真演又達于新平
化州海口風濤山林瘴癘迢迢數千里殆不可以近
地目也若以謂此我軍力不可以有用之軍而守無
用之地惜我人才不可以可使之才而治不可使之
民以演又新平為彫弊之所升華順化為弊莫之地

卷之四

三十二

置于度外屬之隣封而止清化以粟量其要衝添置
衛所經營舊疆此非君子遠大之言開拓疆宇之事
也若盡驅其種類實我近境悉夷其城壘虛彼遠地
則又非仁人君子之心吊民伐罪之初意也愚以
謂既得其地必保其民欲保其民必守以兵為守之
道豈有他圖必也自演又至于新平由新平及于清
化量其山海之要衝度其里路之遠近當置衛者置
衛可立所者立所多撥守兵悉令足伍又必漢與夷
等俾總握者得人星羅棋布務聲勢以相應撥此間
流土官同彼處舊酋長土官就治于有民之所流官

選治于駐兵之地仍擇有智識有力量都司官三
人布政司官一二人置于又安總司控制徐用官兵
參彼土兵以巡沿海之盜就運東都之糧兼所哨有
傳節食用待其民情既定治道頗張將所在軍專
為操守以示全勝之武威雷守土軍分撥屯田以為
足食之長計任土人之勞養我軍之銳食足兵強何
為不可誠能如是久而不更四三年後必有可觀者
焉苟或不然而惟分此間之土官以治彼處之民雷
此間之上兵以守彼處之地乃一時之苟且非長久
之治安則他日又不免有如阮帥者作也但所有地

卷之四

三十一

方廣闊合中去處衆多又恐我軍有數而或分守不
敷識時務之偉人為利便之長計則又在總戎之與
公相精思熟慮處置得宜不待區區遙度而膚料也
如解渠魁除尤惡乃握兵者當為之事亦何待他人
言邪運糧民去久不見回非惟悞農亦恐失信宜待
以寬俾早回為幸他不喋喋解籍指揮是月初一日
到此以迎以宴粗有其儀季擴阮帥全獲之捷便中
見不總戎大人處不敢奉書恐或坐聽話間遇便煩
道賀忱

垂老親

父故入人勝一男自洪武二十八年別昌邑永樂四
年離京師當年七月未交吐不到家今二十年矣親
年七十有八男年五十有二雖嘗因便奉書曾得親
面見面畫中之瑩園新廓之丘隴每想到心必見干
夢永樂十年八月內尚書九年例為三考意必親赴
給內柰緣勘合不許既無順回之便又無可遣之人
上望問安入塋拜掃得遂所願又不知在何日也雖
然人生天地間所重所大惟君惟親忠孝之事少能
兩全况男讀書十五年入官三十載未嘗敢以家事
而先于國故常如雷重負履薄冰以才力不及為憂

卷之四

三十一

星布不到為慮又豈肯持私心怠公務學區區小人
之所為哉自到交趾今已八九月上仗
聖恩下藉袒廢身體康寧一如平日仰望寬心不須
垂念但富貴者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憎今我家中
產業頗厚差役極輕于姪又有必須常常教道使循
禮法凡與人必謙和於官必敬畏居家必勤謹勿欺
貧弱勿傲官長勿慢鄉隣勿疎親戚如此則家道和
鄉里敬親戚依官府悅人稱為仕宦之名家永樂太
平之盛世豈不甚好也男於親前稟請如此不知
祐與禧姪瑣與瑾聽信何如奉行何如古人常曰

善之家必有餘慶此等言語無限好處若肯都依父
親如此指教受福無量岳三未來到時必有奇示今
托使人奉書呈上倘違尊前如親在膝下後有來往
之人聖傳教誨之信伏乞照驗

奉老親

百拜書奉大人膝下自家人來安回還之後無有往
來書信今年七月間小兒家壽書報大小家屬皆安
不勝欣喜但次孫實壽今年正月內病故然人天壽
自有定數不足深悼但以男遠仕南交垂十餘年不
得平安於朝夕不得奉承於左右人子之道是以為

卷之四

二十五

懶至於掌方面之兩司受

朝廷之重任承流宣化激濁揚清精白一心展布四
體惟恐有負日加龜勉無敢怠荒此固子職之當為
不煩膝下之遠念年紀高大子孫衆多家事皆能成
立粗拙不勞作為惟願衣食任意起居以時歡娛於
親優游乎田里以永天年以樂治世今因王道
役滿便遣家人俊安帶妻隨同回以問安之
拉有祭儀之望塚以伸追遠之意伏乞照驗

付弟祐禧姪瓚瑾瑾等

永樂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人傳老父病與世違借未

知其的實月日本午九月 日本

朝廷勘合仍署司事始知係永樂十六年八月十九
日事也哀痛哀痛遂從是日衰經以嚴家居冠服以
視廳事蓋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也念父去世之日年
歷八十有二生際太平死於安樂可謂得所不失為
丈夫矣今吾遨遊仕路三十餘年歸田里登丘隴觀
親顏色以侍歡笑者繞兩回而已矣其生而奉甘旨
以養志病而迎醫藥以調攝沒而卜宅兆以安厝祭
而嚴俎豆以薦享皆爾弟爾姪之能事也余曾分毫
有益於是哉徒哀哀而已舊年冬擬遣人祭適值盜

奉之四

三十六

起不遂所願今交南無事特遣伴當陳志高家人來
祭齋銀二十兩爾等可即用心以買物料擇日以請
親隣集僧道高人建水陸大會務在虔誠以追薦勿
嗜酒肉以褻瀆大事畢日分行墓祭墓祭畢日再行
廟祭俱盡心力悉如典儀爾若未能悉知請已庠之
達者以導之勿率爾妄為以貽人笑前聖人嘗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余之此作蓋亦不得已也再念老父
既亡爾等森然雖已分門另業勿忘同氣連枝必須
努力更加小心畏官府守禮法早了官租勤事官役
敬親戚和鄉隣使家道興行止立一如我老父在日

如此不惟老父得瞑目於地下爾亦無慮於南交矣伴當到時即令人于主壽處報知待他信到或有書來即將差去伴當家人都打發回米念我在交止十四五年今年歷五十有八髮白齒落漸入老鄉萬里一身絕無得靠者即次書去著葉頂兒米服事不知來否如已來則已知未來時爾就收拾伴當與差去伴當同來十分使當慈若有人着一兩箇同來也好來不得不必費心人來時爾將老父臨終之遺言并祖宗之名位生死月日及親戚之存亡備細開寫固封付來蓋相別歲深相離路遠不能得知或知之

卷之四

三十七

又恐差訛也臨書痛切不能盡言爾等路心不可違怠不悉不悉

付子瑄

吾老親歿後以

聖恩委任之重不克歸事嚴廬乃以伴當家人黃頭等於舊年三月往山東家代行追薦事今已逾年不回今年八月十九日喪周年矣爾叔爾兄必建大齋以伸薦享今此間無可遣之人葉青雖在萬里遠來兼值盛暑纔來便去人情未宜今備銀二十兩付至任所任所轉令人送于爾收即同爾叔爾兄買辦

諸物備建大齋爾即另辦祭物照依今寫去目於新郭盡埠兩塋依先齋去儀注祭之心在至誠物須豐潔事畢與親戚鄉里享之備細寫書送至任所帶來此係人生終身大事爾勿違慢爾為我長子今爾父在南爾母在北爾承家守業凡百事務皆在爾身不為不重必須立志脩身克勤其職庶不負爾父爾母所重也且如新郭盡埠皆乃祖宗在也早晚之看脩時節之祭祀皆所當為也敢不敬乎爾一老姑二伯母兩叔兩姑堂元堂弟皆至親也早晚之造謁時節之拜賀亦皆當為也敢不親乎敬其所當敬親其所當親庶不失為人子矣至於鄉里隣友亦必處之以謙和待之以誠信稅有定額須先期了之勿累官府差役以吾在官知者必不肯擾及倘有科及爾叔爾兄必不靠爾一身也城西之田祖業也當勤其耕耨俾有西成以足于家而免饑餒街西之宅亦祖業也必常脩葺以完居而成門戶立心端正治家嚴謹行事安詳如此則可為吾子而不負吾所望也言在丁寧爾勿輕忽視為虛文老姐及弟并諸姪及雙臺盡埠城東城北之親戚爾須一一為代致意不另奉書家人黃頭若在即催發回勿留于外

卷之四

三十八

付弟祐禧

今年八月十九日父喪周三年矣我以

朝廷委任之重不得追薦于丘隴英重繼到天氣盛暑未可便回已具銀二十兩付子璉收買物件建設齋祭此大事也爾於至日必致齋沐躬親排布心在至誠物須豐潔照依寫去單目為之祭畢設宴集親戚隣里以享盡歡而敬寫書報知再為爾等說知吾家報

朝廷洪福祖宗餘蔭吾得叨備任使今將四十年矣差役優免大小安閑溫飽於衣食優游於田里官府

一卷之四

三十九

重視戚依鄉里敬可謂榮矣今老父歿于地下爾兄官于安南爾等守祖承家安居樂業能不以分門異戶而自疎日以同氣連枝以相愛則吾老父得瞑目于地下爾兄亦無憂于南交矣最所當敬者新郭蓋埠之祖宗於其丘林必備治之勿怠於其時節必祭祀之無違如此是知所當敬也當親者木家之弟姪西衛之姐嫂有窮乏則賙之以財物遇時節必同之以酒穀如此是知所當親也敬其所當敬親其所當親是不失為人子不失為人弟矣於吾親與爾兄豈不大有光也吾老矣會見之期未可必爾亦將老矣

古言之切不可忘前者黃頭回家時曾有書去符引宗遠近枝派生死月日同老父臨終時有何遺言問寫來此若已寫來不必再寫若未寫即備細寫來人之不得相會者所以有書以往來書之所載心之所之也爾當注目銘心勿視為虛文故紙一覽而擲之于家人女子之手為糊窓貼壁之資也

奉守又安徐憲副奇齋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憲司徐副使奇齋甫拓府之識荆遠瀝江之判袂自是至今倏焉逾月清誨不聽茅塞如故近詢來人始知行棹已抵又安清嘉為

卷之四

四十

慰愚嘗謂又安民物繁阜水陸要衝為清化之根柢清演之門屏蓋不可與他郡槩論也所以鎮之以方面官負守之以衛所精銳故議論而上有人經營而下有力獨彼落落者慮不出此而區區於他圖亦何能免公論之皎皎脫天網之恢恢耶吾之所以扼腕而切齒者此也幸而吾友今有是行知其有為喜而不寐下車之日撫軍恤民令行禁止去因循苟且之費得辭受取予之宜左社者近悅遠來傍觀者包羞蒙垢為海內一道之福交南三司之光低頭拜東野舍我其誰哉吾三司之官同稱方面而不知較察司

者又責任之重不可與二司同日也何者為上
萬乘之耳目視欲明而不蔽聽欲聰而不壅下為百
司之繩黜分人曲直別人奸姦大而於人奸擅人伏
削人爵奪人權何事不可預何為不能成斯固吾官
之能事然亦職分之當為也今有可為而未為者又
不可不以告也蓋民之所藉者兵兵之所仰者食又
安積糧二十萬斛而乃置于下濕之地雨作而勞踈
殺河溢而督隄防其能不滄浸而漂流者僥倖爾元
戎今有鈞判而閣下又能見義勇為使有雨水可保
無虞不特此也城池之未高深郡邑之猶貪鄙人有

一卷之四

四十一

流亡鄉無絃誦益而私販者公然盜而寇攘者旁午
避役者輻輳於豪右乘勢者毒螫於貧窮悖犯禁條
蓋不一也閣下於此宜皆有以處之不待余之喋喋
也倘有執故態蔽憲章出無稽之言沮有為之志者
尤當面叱其非而責以大義可也愚尹茲土垂十餘
年過不及者嘗有陂不平者亦多如其不外一一指
其失諱詳槌其非盡以友輔仁之意成見賢思齊之
美忠厚之意不尤大且盛乎是日一便奉書以代面
晤長江春霽一碧萬里倘得雙魚毋吝尺素即辰立
夏天氣少暑更祈為國為民自重不具

奉陳貳卿

十七年 月

日奉陳貳卿別兩旬餘思無一

日間重陽次日千戶忽來既知病愈又聞捷報然人
惟知所喜而不知又有可憂也且不事鏢牌五六年
丁茲矣而賊寨陡然中作南靖之城破政平之守夫
又安在得失之間我軍前進僅解其圍耳彼得全勢
而逃我無一矢之血事勢如此人望何如區區不食
不寐以慮以思蓋以來關根本之地居重馭輕不可
一日無備今而慮我根本之地分我全勝之軍一駐
於清化一駐於永安而賊利久不投首賊寨卒未能
擒第恐水陸有阻往來不通賊既不能得勢又不能
已不知將若之何而後克濟其事哉且謝徐朱黃四
支帥所擁之衆不下三千戰勝攻取何往不宜駐兵
之意專為賊利也今賊利無出劫之聲我堡有屠守
之衆深恐潛通賊寨掣住我軍如今四支帥探覆其
事果實如此可分土兵添守蕉江等處之陸路分軍
船通噴廣江等處之水程并使後衛量撥軍船近城
巡視旋不踰日而東都軍船又往來于黃江上下誠
如是也則東關之衆可高其枕而無觀望之作海西
之軍得專其爭而無後顧之憂矣是策也蓋為賊之

一卷之四

四十二

卒未成擒也若我大軍於解圍之餘乘破竹之勢並
爾允劣以守又安分調土軍以據衝要以師郭孫張
率馬步軍之精銳以旣熊陳封分部土軍之義勇示
其地形授以長算相機隨宜合力搜捕嚴其勦令明
其賞罰使士有戰心兵有統氣如是則賊無措手之
謀無逃生之路乃可計日而觀賊亡可側耳而聆捷
報也事或如此則焦堡添兵之議虞江巡哨之謀又
皆沙門之空談隴斷之隆貨也諒以元戎乃

國朝素有威聖之宿將而閣下又戎幕素能參贊之
名卿視此鼠竊狗偷之遺孽不啻若摧枯拉朽之至

卷之四

四十三

易又奚侯蠡測管窺之迂言哉惟我高明量其力相
其機度其時勇往力行以就事功以靖遠邇勿以愚
言為確論也即辰霜鴈交飛雲笈勿吝更祈保愛不
具總戎大人處不敢率爾奉書話間道是意

再奉陳貳卿

僉憲遠來華緘屢發我閩要務巨細畢陳始知海西
一帶帖然無事惟簡閱士馬窮追首賊而已愚竊料
之以大將軍携如虎如熊之師破易合易散之賊以
正制邪以衆御寡何攻不取何戰不勝乎今我解入
安之圍而賊有玉麻之遺波在人厭天亡之私我

原聲鶴唳之勢在在窮追處處必得如此則可謂形

民伐罪之師以肅除惡務本之道也茅恐窮追而不
獲屯駐而不發於此之時則將振振乎深入乎振旅
則無功深入又無益不知將何以處之以又安之功
未成清化之勢不振致彼下共之徒乘我師出之際
乃敢張厥牙爪擣其腹心而指揮陶弘亦預其事幸
而花犬有知拘而未發今方統敢死二十卒馮率運
鹽十五舟於是月二十四直抵其穴取彼凶亡觀此
一往必能成功倘又有如公證陶弘者將何以為計
閣下其以居重御輕為心先急後緩為慮勿視為常
徒置之度外本司三官在彼其不與急務者幸乞遣
回勿容游曠王僉憲既行三官亦議以陶弘之事遣
人入陳併報知之

卷之四

四十四

與梁大叅汝笏齋

十一月初四日與梁大叅重辱誨章備知事體有進
無退殺賊安民誠我都督公之義勇我大叅公之裨
益也不即申賀病在嚴廬然賊衆錯云敗散而渠魁
尚未就擒事不如意終難告成今元戎有劄再添官
軍往勦黎利已議難調回報去訖而此間事情與昨
不殊金場之事翁山已發提備之帖及散夫之帖俟

在賊敗之後再行今且停之太原老范書報惟感化
土兵不足弄石太原夫無餘皆安帖天關鎮亦報鎮
變宣化夫與金戶不到及本處金少欲移於麻輪從
事其餘金場俱無報有室礙者若以我軍今回盤難
假歷他郡示我去而誘賊出場我武而安眾情誠智
者之遠猷兵家之長算但云及替回金揚一事愚有
說焉董工取金固其職也擒不淘金從賊者亦豈輕
事而非職乎當權輕重勿介于懷乞借都督公協恭
大事靖此一方他日會于僚案話于軍門亦得以揚
眉舒氣而無待夫校短量長也但聖捷獲即回慎勿

卷之四

四十五

久駐區區惟側耳聽聲俟先人往迓而已都督大人
處同此申意仲冬天氣寒燠不常尚冀保重不具

奉陳貳卿

十二月初八日奉陳貳卿方江二都督借諸都帥馮
大叅十一月二十五日軍行十二月初四日回城連
有捷報首賊范善等已獲矣敗賊之際所燒賊船取
多緣我軍一回賊勢復作是月初七日又有江都督
余廣劉振陳濬等統馬步精銳往細江超類等處勦
捕去訖海公帶陳忠琴彭馳驛於今月午後回到嘉
興廣威金場停工俱已回還喬思伍雲馬步官軍

亦已回到交趾矣其前四入出沒之事備載呈文茲
不叙及人行匆匆特此報知不悉不悉

再奉陳貳卿

軍分於一朝捷聞於次日運籌決勝止謫祛惑深合
戒機大慰人望尚慮石室慈魚乃附近之地賣牛買
刀實久惡之民必若猿亡之林木火炎之崑岡庶快
意於今日而絕迹於將來也向以是故遂不話及招
撫之事遂並敬書來日以哨捕不暇招撫為言始遣
熊參行之臨發之時諭又丁寧伴先詣前稟取可否
一如命行不知近者何侶今賊之勢既散我之威大

卷之四

四十六

行而雲南之軍馬又到我中土之人無不拭目以
其有為彼海徼之衆無不寒心以嗟其無命但文律
宗仁深遁而未追尋子雄巨林久匿而未搜捕兼以
阮特抱怨聚于黃江揚恭既死于鳳山武連武利
聚于上洪而我東潮黃江之兩軍孤注于易動難安
之險地今雖添船十艘益軍四百恐勢不能作而賊
無所懼是亦可慮也所可喜者有可分之方有可乘
之機而又得可為之時我賢友必能有為算無遺策
俾逃賊得以授首遺孽得以運用東潮黃江之軍又
得以振作事無不及之夫入有全美之譽蓋不待言

言之多多也雖然士之處世無時而不憂寢食之除
每慮及此必留于心留于心寧能已於言乎於是又
勞我中書君資我松滋侯託我楮先生以達我司馬
公也蓋司馬公非中書君輩司一事者比蓋司喉舌
叅戎機當要津也言誰不聽計誰不行愚見如此不
知司馬公信乎疑乎納乎否乎矧吾友孟敬充當世
之人傑也指揮之際亦必及此大慙克清小民復業
二司官專詣仲賀乞加指示區區失於調養俯枕連
日不能以時奉書勿罪勿罪今藉庇已安不勞念及
倘有行便不敢遠辱書示如通事回備道足矣即辰

卷之四

四十七

盛暑更冀保愛不具

奉師顧二藩使

別未及年思無間日漕運之績甫就禦盜之兵又捷
一以足三軍之食一以捍一方之患俾吾得高枕於
灑水而不為慮於海西者以子在也宜乎神人協相
民社莫安賊不能襲謗不能行也愚守南交歷十三
四年不意夷態亂無紀極自元戎一旋群醜悉敗惟
數渠魁未就輜耳今馬步大舉水陸並行參謀有大
司馬師帥有二叅政戰勝攻取無不如意息烽遂之
虞復絃誦之樂想有日矣吾海倒無一事惟風與

孫報警賀捷督守令勤招來而已不足為君念但以
士君子知已之道論之丈夫於此道明德立之秋適
得時行志之日不以小隙而廢大成不以私恩而後
公義操之持日堅政之施日善伴海不飛塵村無吠
犬如此人將譽之不暇又何謗之有哉師都帥寬厚
長者顧大叅純良君子念地利與人和勿交久而敬
衰幸甚幸甚

奉師都帥特承都帥青羅之惠卻之于再猶不
容已故以此反辭

日昨青羅之惠意以調之而先寒儒使遇寒暑有以

卷之四

四十八

調理非深知我者其孰能然耶雖然辭受取予皆有
道焉今卻之似不恭受之似非義寧以不恭自任而
不敢以非義累人交游所重不可不知固封送還仰
干笑納

與廣東叅議劄濟

東岸別後寥寥然久不聞其動止使人悶悶一日拜
叅廣東得行素志愚一聞之喜而不寐已而又辱雲
緘疊示藥味重頒過愛之私濟養之惠何其至也然
連者教人表裏竝及君子脩已內外交養愚寓天南
六經寒暑不能建明不知調攝今而拜受銘感何勝

向曾托以片楮想必徹聽今不喋喋但惠近結草堂
自扁曰後樂蓋慕范公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意大
紳先生已序諸卷端閣下如亦惠之一言不惟華吾
之所居而且教吾之不逮君子成美其是之謂歟閣
下其勿以詩筒召讞區區亦不敢以家雞見樂也八
行之獨掃三道之糾封當見鴈州塞北而聲徹天南
幸勿吝也

國家養民托在州牧其以承宣之道自重不具

與潘主事蓋潘講居鎮夷曾一會于交趾故寄
之

卷之四

四十九

曩以公務采病留數日禮待多乏想以故舊之私必
不見責轉回之日恨以公允弗克追送然萍水一遇
離多會少實難為情顧彼雞靈乃舜家所也足下亦
宜之舜寥處之止環堵咬菜根荷戈戕戕抱關擊柝
無有不可者斯學者之當知不待下道也今特以瓶
鹽相送足下當知其味勿以他卻保重保重

奉師都帥

別踰一年書九三餘每於嚴盛觀如景曜今年久仲
久承華翰責不奉書幹手捧讀使人惶怖雖然愚有
說焉夫書者言之著乎文也事有不平於心言乃

之于口言不能遠達心不能久識所以不得不藉詩

然筆以著其事實也若尹之於太甲說之於武丁賈

誼之慟哭太息仲舒之正諱明道以及武侯之出師

伏波之戒于愈之上宰相執之上太尉者皆是也又

豈為無益之事作架虛之文叙寒燠問起居往來骨

骨而不憚煩者哉閣下受大將軍命總三軍出鎮海

西一道克勤克儉節用愛人素所知也運籌決勝戰

勝攻取入其職也必能見義勇為俾盜息民安豈效

彼庸庸之武夫為身為家者邪由是言之於閣下之

事作無可告者矣愚以布素之微叨受祿位之重上

卷之四

五十

與唐虞之聖際下與夔契之賢游每自以為君子之
志冲平生之願遂而又過承

九重之恩命出守萬里之雄藩方旬宣之恐不暇掄

揚之恐不至如嬰裘弘被之市廛譽戎李卓羗之虧

雅道皆吾所素惡而不為者惟歎盡已之重任報國

之洪恩如此於愚之心亦無不平者矣於閣下既無

可告於子又無不平敢作虛文塵鈞聽而效彼勢

利之交俗子之態乎愚之不奉書者如此非有他也

閣下之我貴不亦過乎司馬公乃人物中權衡聚登

公亦君子內標準會必有期杯酌之際倘談及此

出是割為二公評判必有公論而不失於偏私也今因夙便謹此以復尚冀教之幸幸

奉陳貳卿

宗祧不共鄉黨不同貴賤不相作長幼不相若須以成德而日親資以責善而久敬者惟朋友為能然也何者道義相尚也故古書列五常之大制三月之服非細行也使其不聞道義不知倫理雖曰鄉黨遠如途人雖曰宗祧疏如異姓挾貴凌賤挾長欺幼會如參商疾如仇讐將一日不能處者又何望其久敬哉孟敬之與閣下雖親戚鄉黨之相殊貴賤長幼之相

一卷之四

五十一

異然處璋鄉同甘苦共安危二十年餘運籌以決勝應勝而後會雖一飲一食必思與之共一言一語必求與之同擬結金蘭如投膠漆豈期戶門不幸負版歸家江濟送回恍如有失而常乘其公餘忘其已勢屢屈高軒賁臨故第問老親撫幼子惟恐奪情之例不行會面之日不再也既

聖澤之覃施當友情之益篤未喻旬月之久遽生形跡之乖一回車再不及門一過門竟不入室日雖會斯須於公庭而情無款曲於交誼久敬之美士君子之風米如是乎區區欲言而不得言者累日爰敢忘

其罔陋露其京曲形于楮毫敬獻高明即為處置幸勿以衰老任妄為謂不悉不悉

本岳丈

作別萊東官遊都下調北京鎮南越蓬楓飄零山川間阻不共田園之樂雖黍之娛今二十餘年身在天涯心馳岳下蓋不廢於斯須也原籍人未備談起居某承

一卷之四

五十二

九重之恩命鎮萬里之越棠材不充位常自愧焉今雖夷人反側不常而官軍控制有道是致地方寧謐年穀豐登掌兩司歷十四年今五十有八歲矣雖蟻

班齒落顏色頗異乎往年而心亦操堅精神不減于平日故態如此不勞遠懷永樂十七年八月有父喪音聞即居苦次旋蒙

聖恩仍署司事居則衰絰出則冠服蓋不敢以私慰而廢公義也今遣人回禮行追薦然我老父既與世遠而東好實壽相繼亦去噫人之壽夭各有定數豈偶然也全壽年幼守俸安閑慶重母喪回北完聚吾言不能照顧矣乞以親親之念令人順往視之幸幸人行特奉是書以代回侍後遇使人祈世教誨不宣

與梁大叅汝笏齋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與梁大叅令嗣確將書來開
封熟閱悉知所以已告于當道者即遣人于彼諭之
想已徹聽矣但謗者固皆小人一時之流言雖古之
聖賢亦嘗有所不免者欲止之無他惟自備而已聞
下任方伯受重寄內外之所共忱仔于心施于政小
大之所同知惟以

上之付托益以精白以下之仰戴益以展布俯仰無
愧作始終無間然如此則身家安榮名譽俊偉將與
前史所載之忠良並聲而同耀也彼紛紛俗子區區

卷之四

五十三

流言又何足介意哉今在寧化者日聞劫東劫西在
屯下者未見買牛買犢閣下于此宜切于懷務其大
而舍其小先其急而後其緩臺得登息旅不再陳雖
職分之當為誠閣下之能事也余惟拭目翹足觀成
俟賀耳幸留心焉努力焉西風便鷹勿吝寄聲尤冀
以國以民自重不具

奉總兵官英國公

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
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
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李擴存今李擴既擒

鏞景異之徒又已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以為無事矣
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若

陳元楷乃李擴昆弟也今雖遠道視之若小可他日
焉知不能為簡定李擴之續乎偽官頭目今雖降附
待之為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帥景異之亂乎今
成功之將在斯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為守官不於此
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
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
思於自欺苟且偷安以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
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葉無一語直至

卷之四

五十四

事壞而始上瀆

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
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
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趾都司衛
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闊
迨迨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羈縻于一
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
鎮守猶為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倖獻未至

京閱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登圖之

一交趾原畱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二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及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土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庶免後艱今將各該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入一帶

黃江上下

譚舍江

銳江

卷之四

五十五

鹹子關

廣威太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富民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布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厓設如將本所移置片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畱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聚集三所民兵立

一衛於歸化州如潼關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溫坡壘隘畱三衛所原聚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吏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止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彼如此庶伊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弩利

卷之四

五十六

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為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撥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萬寧等處設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絕倫情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

民聽從上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擊捉去耆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藉屯田者糧微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

卷之四

五十七

者為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保若干土兵然後照數聚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項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聽于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按一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廢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仄之徒宜為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

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撥押替抱不至以貽後患

卷之四

五十八

祭文

祭先聖廟成文并序

交趾之地海徼之民自中華計之乃在萬里之外漢唐而下上豪擅據聲教自古逮今既久人惟知有安南而不知有諸夏也惟佛教之因果是崇梵刹之工巧為務其于吾道鮮有念及者吾夫子之道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無古今之隘替無遠邇之盛衰固不在於廟貌而廟貌不有則吾道不興從可知矣永樂四年冬

卷之五

聖天子以交趾黎李肇不道命將出師奉辭伐罪罪人既獲夷民悉安遂郡縣其地教化其民而欲以吾夫子曩倫之大道而變數百年之汚習於一朝亦以難矣福等拜命下車之日徧訪諸祠悉檇僧地而惟城之東南江之西岸僅見一室而吾夫子暨顏曾思三配像在焉樂荆棘一視悚然斯又在陳氏所置而黎氏之所廢也爰乃謀于同寅相地于城南而立廟焉不踰月工人告成特以牲醴告祭然聖人之道寓之在經史明之在師範故廟既成矣而復立學于廟側擇士人之賢達者為之師拔鄉里之俊秀者使之

學備餼廩之用完居止之所不惟因廟以見吾道之興而且因師以見吾道之尊峰燧既息之秋民庶宴然之日諸子之俊又自是而登庸六經之旨趣自是而俾攷萬里之眚竄自是而啓慕數百年之澆薄自是而易移復衣冠之舊為文獻之邦嗚呼盛哉於是作祭文以祭曰惟茲交趾裸跣之民雖云好學未得其真與國既入一視同仁廟成告祭願作斯文

謝古洲寺法雲法雨神文

助天地之造化養海宇之生民者人與神也且幽明之理雖殊而仁慈之心則一家給人足而村城無事

卷之五

者人之職也風調雨順而災害不生者神之靈也人盡其職神效其靈物得以遂其性人得以厚其生以成歲功以契天意如此而曰人曰神不亦宜乎使有爵祿于國而不能體國之寬仁血食于人而不能為人之陰陽時不序物不成年不登民不生而亦曰人曰神豈可乎余尹南交十六七祀以雨之愆期兩禱於神凡禱輒應雨皆沾足今年春又旱余偕僚屬復禱于神車發而雲合車旋而雨作早于第之異日而兩大作于濟人利物人與神同故人以是誠禱神以此心慮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豈可勉強使人不求於

神神亦豈肯視其艱而不之濟乎今必待求而後雨者尤以見人之於神惟誠可格神之有靈隨感而應也今而病者興于家農者作于野行者利于途而官者充其賦威靈映既入且昭前聖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驗之于今吾為不信故述實事敬為斯文專遣本司照磨黎暉詣神以謝神其鑒之

告古洲寺法雲法雨祈雨文

知慧者常存泥愛之仁慈悲者不忘博施之念凡欽大乘為濟衆生歷三月之特莫而一雨之愆期農圃之老為憂公私之利俱廢今某窮率僚屬敬叩靈祠

卷之五

三

登驅旱魃之妖大瀉天瓢之澤俾磁罐作于南畝綠竹慶其西成民既受福之無量神亦昭靈于有道謹告

祭豐城侯文

前輩常以人與天對言愚謂天以蒼蒼為體以周旋為用有雨露之功澤有星日之光皆有霜雪之嚴肅有雷風之聲聞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循環不已豈有窮乎人生天地以百年為率上者七八十中者五六十下者四二十歲耳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死而不復生矣豈可以人與天對言乎吁是未

知道也夫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具五常備萬善有備已治人之方行致君澤民之道利及蒼生功存社稷天下想其風采遠邇知其聞聖老死牖下持形與氣耳其功澤闡聖播于當時傳于後世當與天地同其悠久豈可與形氣同沒于一時哉公負文武之才遭

卷之五

四

聖明之世繼志迷事而克振家聲運籌決勝而悉愜宸算上托以心腹下受其指揮靖內難就武功上乃報功于時公逸列爵於五為三軍之帥歷二十年餘軍于河南于江右于折東于關陝繼而復鎮于交趾下車以來夙夜匪懈以忠義激士卒以恩信懷夷蠻五六年間象數萬區宴然無事人將頌甘棠歌杜父借寇君也豈期彼蒼不仁而泰山頽梁木折玉樹埋乎雖然所歿者公之形也公之風采威儀在人耳在人目在人心則不與同歿矣所絕者公之氣也公之功澤闡聖在生民在竹帛在天地則不與之同絕也將見沒世不忘愈久愈彰人生至此又何傷于死乎老子嘗謂死而不亡曰壽斯言尤信乃鯀公實行發誄以祭靈必有知尚饗

祭都指揮王安

存忠義之堅適驍勇之用馳馬試劍稱一世之雄傑
鱗附翼躋二品之重交知

北闕神將南荒民安海激病中膏肓俞附不能施其
巧季成不能據其長乃登冥途之杳杳遂隔世事之
茫茫嗚呼才用一時名芳百世耳順之年雖虧丈夫
之事則美妲有敬寶籙有酒深我祭在誠爾靈在歆
祭安仁通判文

人言窮達有命噫在君子則不言命也蓋命在彼而
不在我在我者道也使其脩己治人在我者一於道
則窮達貴賤之在彼者又何足以為君子累哉惟爾

卷之五

五

志道門牆起身科第入參軍有贊政之聲治順德有
于氏之譽既而謫戍北陲操戈治治固其窮困無少
苟為

天恩迭降分判南交經濟之術未施瘡痍之毒已中
撫枕昌江遂歸冥府意可謂命邪非邪雖然子之為
人窮不失諸己達不失於人今終於官又何憐也爾
骨既收矣爾子亦長矣茲焉北歸當葬爾里吾所抱
恨不得與爾酌酒論文而惟為誅設費而已嗚呼哉

響

又

惟靈昔荷

君恩而出道未行而卒今依爾子而歸死得其所似
爾誠希嗚呼尚饗

祭王貫叅議七七文

別隔十年之餘相逢萬里之外爾荷

君恩吾望爾大到官四日即病九朝德政之實未布
鄉曲之談未交爾遽云逝吾哭號咷今收爾骨并完
爾篋以返爾家悉有明牒嗚呼爾年既備爾才亦優
爾位既顯爾志亦酬死得其所又更何求今當七七
之辰用展悃悃之祭尚冀爾知饗斯誠意

卷之五

六

又祭王叅議百日文

自往九泉峻馬百日萬里無家五倫有益薄奠致誠
願歆此意

祭戶部員外趙麟文

應宿之祭配義之列居有操持出聞施設交土弗寧
天討爰興必先醜餉期爾協成聞違一疾遂成永訣
豈南荒之氣候弗齊抑斯人之調攝不節嗚呼西風
杯土落月空梁尚爾死勤重吾情傷

祭鄉友通判李夢白

敏而好學直而不固持身皎皎動惟恐污交友悃悃

仁惟是輔逮此三冬之文火遂沐

九重之雨露檢校安慶黃堂獲助令尹廣安黔首愛

泉謫營州而力愈劭判宜化而志始伸勉循厥職弘

濟斯民豈期彼蒼不仁而使斯疾于斯人乃不艮于

巖石遂永訣于江濱汝骸骨撫汝孤孀托之使者

歸于故鄉宜瞑目于九泉以享吾祭之一觴尚饗

十三年二月遣養子代祭祖考妣及妣文

積善累世垂慶綿綿有子有孫惟德惟賢垂年義教

經史是好游藝橋門粗知厥道兩為縣簿始能舉措

重登戎幕益大風度及貳工曹名位相高夙興夜寐

一卷之五

而不知勞再承

寵命陟列上卿感

恩圖報業業競競北京宏麗調官往濟南越不情承

命來治于茲十年益以勉旃村無吠犬野無闌田夷

氓稱治咸忘

帝力遠慕丘隴久之莫祭特遣養子代詣享之有以

必達惟其格思尚冀陰佑永昌我後於昌云何曰福

曰壽以故伯耐食尚饗

十三年二月遣養子代祭高曾祖考妣文

惟靈德積于前福地于後凡我紹裔罔不抵懋樂耕

有秋從學克純及際風去久依日月祭及東萊治分

南越不與薦享每感時節差遣養子祭以牲醴誠達

幽明格無遠邇尚藉神休永膺多祉并以高曾祖伯

并考妣耐食尚饗

十五年三月十三日發遣養二代祭高曾祖考

妣文

惟茲孫福仕在遐荒禮遠追遠每遇歲時不勝感慕

謹用薄儀敬令養子代陳時薦以伯并高曾祖考妣

耐食尚饗

十八年 月 日遣家人歸令姪瓚代祭考

妣文 卷之五 八

時永樂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始聞父歿十月二

十九日得知沒於十六年八月十九日也

痛惟人生於天地間惟君與親為終身至人之事非

忠不得以為臣非孝不得以為子福以總角育于邑

庠弱冠登于郡學遊橋門判花邑幕京衛拜冬官調

行部鎮南交邀遊仕路三十餘年不懈夙夜不辭艱

險惟傾葵藿之志亦固報

朝廷之渥恩期事功成歸鄉里展問安之敬盡為子

之職也夫何訃音遽至哀痛何堪嗚呼我於親也

不得問起居病不得嘗湯藥沒不得視歛葬祭不得
事茅少尚謂之子哉我考之履位甫設

朝廷之恩命俄來備載

玉音仍署司事嗚呼又不得衰經梓里片塊墓側以
終祥禫以盡禮制也遵

朝廷寵渥之命視事益恭念父母劬勞之恩永言何
報蓋知其自今而後歆復同兄弟率子孫問安上壽

侍歡如平日不可得也嗚呼天地有窮哀痛無已今
專遣侍當陳志高家人黃頭等以牲醴令姪瑄祭伏

惟尚饗

卷之五

九

十八年 月 日令瑄瑄代祭高曾祖考妣

考妣文

畫筆一傳白屋七世種之以德樹之以義經史不關
田園是藝源深流長根盤枝密連我顯考發能成立

脩已齊家長民輔治教子讀書遭逢

聖帝愛我孫福庭訓日益兩判花城兩幕京衛入戴

司空始展經濟再感

聖皇大被恩光冬官特拜事業殊常復遷行部尋鎮
南荒司其岳牧掌其激揚夙夜匪懈民物阜康功名

任重丘隴難忘不親裸獻二十餘霜專遣家人奉一

辨香禮神追遠惟敬是將神其有知來格洋洋以伯
林高曾祖考伯林高曾祖妣伯考伯妣祔食尚饗

十九年 月 日令于瑄等祭祖考妣文

善積于前慶延于後有子孫賢肖
國家祐恩霑北闕三十年餘官守南交九千里迂封

筮不瞻歲時徒慕追祭以誠願享如故以伯考伯妣
祔食尚饗

十九年 月 日令于瑄等祭考妣文

先考達世修三寒暑我官南交不違寧處祥禫維逝
痛思罔極代祭惟誠願歆斯意以故兄子人祔食尚

卷之五

十

饗

十九年 月 日令于瑄等祭高曾祖考妣

文

積德累仁由昔至今際時際爵感激彌深回想封筮
久曠祭忱夙興夜寐乞辨厥心令人致祭庶其米歆

以高曾祖伯林考妣祔食尚饗

祭兄子人墓文

年僅四十自絕于天子能成立孝而且賢克承門戶
有光祖先弟 項任冬官再鎮南傲主不共同氣之

歎死不與臨柩之而隔萬里山川歷十四餘年日夕

道慕容得已馬今遣人祭頭亨丁我度

祭妾燕氏墓文

汝年十五事我于并恪恭婦道從遊兩京有子有女
將立將成爾何一疾竟不復興嗚呼田園孰事子女
何恃聚育爾姊妹庶寧我志專人祭爾享我誠意

祭平江伯陳公瑄文

智而多奇政而能為蚤達 治世尤善緝熙授官戎
衛成都專治再陟雄藩建昌佐齊效義江東靖難成
功天命有德伯爵崇封極兵淮沛
國家足食簡在帝心

卷之五

金章特賜漕運孰傳曰蕭曰劉三軍仰賴如食如裘
天何奪速逝不少留以葬以祭恩由

聖意曰贈曰襲不越典禮我與交遊垂三十秋忽聞
訃報不覺淚流嗚呼富貴樂極丈夫事畢有子孫傳
為天下惜嗚呼無愧生前無憾九泉我設薄奠靈其
歆焉尚饗

祭太師郭公質文

逢舜與堯出谷遷喬克勤克儉無諂無驕憶昔始仕
地官從事拓堦命理方面出治有幸從
龍靖難成功司徒位重首爾登庸晚年以疾榮歸故

里封以太師優特無比有明有良丹

詔再將復典金谷厥事允襄豈期一疾長往不起葬

祭贈諡

天恩特賜嗚呼不愧彼蒼不吾

皇白楊高冢落月空梁我設薄奠靈其永享

祭刑部段侍郎文

純乎天性達乎聖經臚傳
楓陛光徹毘陵士應天宿教同子胥分官行獄遠起
群考考績何崇參政山東秋官人之有召登庸長逢
方勝大限俄窮嗚呼母老何賴于孤孰愛人去名存

卷之五

天覆地載今隔幽明始知死生敬為子祭頃亨吉誠

祭戶部王侍郎先妣文

柔順性賦和厚天資相夫嚴外庭之訓居家著內闈
之儀年踰九旬終于一日鄉黨以家宗族是戚於戲
以大方伯之為夫以少司徒而為子享福如斯何憾
於七余以同寅視猶已親用誠祭祀恪必有神尚饗

祭廣西劉按察使文

學不必五經惟在道明仕可必九卿惟在政成兩間
惟道為大萬物惟人為靈吾之理得則吾道亨
職盡則吾道行士而至此雖死猶主于之學

之真子之官列藩臬之尊理明于已善及于此外不
夫人爵內不愧天君年宜享永天胡不仁忽終牖下
將葬荆濱嗚呼落月空梁猶見顏色之恂恂臨風致
莫不覺涕淚之紛紛

祭湖廣黃叅政文

古邕之名族太學之儒主持已無愧入官有聲治部
炎取歷十年之磊落拜叅江夏未一載之尊榮死於
安樂不負幽明極發三江之柯道由八桂之城聞者
哀其倖速祭者盡其敬誠我俎殼實我樽酒盈洋洋
如在乃爾英靈

卷之五

十三

祭古司徒文

梓楠不與群芳竝鵬鷗不與衆鳥同賢指不與凡庸
類故為材足以支大厦舉翮足以連青雲事君足以
興盛治又豈徒生於世而無益於人也子之為人重
而不屈簡而不華家不侈用物不苟取窮不干於人
遠不失其職真殊芳之木超群之鳥也官列六卿年
幾七旬老死牖下可美可矜我使過此用祭英靈有
其誠敬無間幽明尚饗

祭四川崔布政使演文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儀真築堤之日

膠東世族太學偉人容森玉樹氣抖陽春出類拔羣
和光同塵進修也火然泉達際遇也則翼攀鱗幕太
寧而贊戎務守河洲而原編賦行部登庸狀光日近
梁州方伯素志甫伸忽發膏肓之疾徒勞命而之勤
有子克孝弟惟寅擬發西川之遠葬來東海之濱
早與白丁暮松儀真移舟汲汲負版恂恂我聞痛惜
我淚續紛以祭以禮有誠有神

祭辛都指揮文

際世乘時攀龍附鳳冠行列人賴宣威陟方面才能
服衆方柱石之是期何并衆而為夢我知爾深我哭

卷之五

十四

爾憫誅以呈情祭以將敬尚饗

祭岳父文

簡而可重直而可與人不苟交物不苟取勤以治生
多教多黍富以樂生足食足縷無心利祿授足行伍
女封夫人錦章輝古孫官千戶榮名光祖獨登上壽
忽歸下土半子遠聞涕泗如雨祭以虔誠歆斯擗俎

祭凌都御史文

以宦門克家之子遭玉燭此調之秋性質明敏德業
連備入青緼依

日月之光登烏臺慨風一之有方歸乎世之

付于冥冥之錄遠聞難露敬效辨香監斯耿耿絡以
洋洋

祭甥女文

未憐父士未并必寡女伶俜十七冬夏既并既老
母以病殞怙恃俱違中感何忍生家之宜借老之期
何未五月亦就靈輻嗚呼若帖搭推霜露壹萎風高
花落天若無知維然死生有命俯短素定今皆得所
孰云不幸我祭任誠爾幽隔明禮由情與享自德馨
嗚呼尚饗

祭弟祐文

卷之五

十五

維少保兼戶部尚書兄福令于瑾以牲醴祭于故
弟祐之墓曰宣德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聞爾於是
年七月十五日病故時乃哭臨置衰經易居處一如
禮制嗚呼吾與爾一氣而生同其居止同其衣食同
其學業逮長吾就府庠爾來濟其温飽吾就太學汝
來助其缺乏吾官大梁官西并官京衛官工部雖水
陸程遠爾未嘗不來相會維
父母之命所及兄弟之情實焉吾自侍郎陟尚書調
北京治交趾荷
天子召回復官工部不到家山三丁年久以立隴之

未登白雲之徒望乃於宣德元年

奏准祭祖始得與爾一會纔月餘又蒙

召回自工部調戶部由北京調南京去詹事陞少保
今又十年矣方期解組謝官歸田會面爾何一疾俄
然長往以行年校之吾七十有三爾六十有八何老
者存而少者亡以動靜論之吾宦遊遠邇無歲月之
暇爾安土從容有田園之樂何動者安而靜者危乎
噫各有命也豈可以老少動靜而定其存亡安危乎
吾紆以組紱弗克躬陳俎豆特令于瑾代我以祭然
禮之所設義之所在情之所之也今爾于玉既壯且
賢足以成立矣有田有屋足以温飽矣爾宜瞑目于
九原蚤生于再世嗚呼祭祀之禮有限哀但之誠無
窮尚饗

卷之五

十六

陞少保祭祖文

伏以某上賴

朝廷洪福下藉 祖宗餘蔭位至尚書不勝感戴今

宣德十年三月初五日欽奉

勅諭陞少保謹以欽遵領受惟以補報是圖今當端
午謹備牲醴用伸告祭尚祈陰加保祐福壽永昌以
故伯禮成士能堂元雷僧廷舉兄子人姪瑣瑾遜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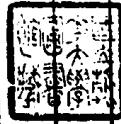
瑄珏耐食尚饗

祭陳都督潘文

能守雲向之邊藩移治交趾之方面都督昔再升武功
獨擅巡遠之謀雖疎疎頗牧之志何建不幸一疾而忽
生遂致屢療而弗寧有子歸柩于金陵將以營葬于
尚容嗚呼昔在南荒久而同事今平山下胡不傷情
謹以牲醴用祭于靈靈其在享我束情嗚呼尚享

卷之五

十七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六

表

賀交趾平定表

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
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秦戰而海宇清平
禮樂備明而神人歡慶恭惟
○○○○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車革
協

帝造周武之功烈廣大如

天顧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

卷之六

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趾之炎荒敢外中華之登
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元末尤
為叛服逮乎黎醜仍踵弊風負弁蛙之見而自尊致
洄魚之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繼而
季擴之狡童再術覆轍逞狐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
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視
田里蕭索鷄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
人之怒
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
爰興

摩算用命偏帥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仇再舉而
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勳式慰
侯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誼敷行賞錫封觀武
功之載載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
十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
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輿圖舊物
予以光復山川精彩予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
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侵廓清兩陽時若
寶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
代之遺恨也臣顧漸微賤幸遇

卷之六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持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
深洪始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
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瘵
惡摅激濁以揚清遠慕阜變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
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
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觀照臨之清
光予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
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禱
聖壽於萬年

謝恩表

中華統萬國猶江漢之朝宗
聖主治烝民如衆星之拱北無遠弗届有于必祉恭
惟

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禮樂一本乎虞周征伐有光於
湯武勸九功惟叙之歌致四夷咸賓之盛蠢爾交趾
獨敢不庭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惡亦非一日神人
共怒今古難容弔伐之師一陳倒戈反攻者若芴厥
角後蘇之怨四作壺漿來迎者如登春臺與繼于今
郡縣復古縮章紆紵者思為良吏被左衽者樂齒
編氓人以謂皆將士攻戰之勤勞孰能知

卷之六

聖上神武之指示復以六卿之職俾掌兩司之權素
無乳保之才且乏鷹鷂之志寵渥有加悚懼無已然
幼而學壯而行乃事君之素志受若直急若事豈為
士之良心願傾葵藿之誠罄竭駑駘之力承流宣化
俾仁政以發施激濁揚清務紀綱之振舉心懸丹闕
身處遐陬遙伸虎拜之忱仰效嵩呼之祝

名實

主民之多才能者揚焉去世之遠功德者聞焉不為
于時無其實也無聞于後無其異也且四海之廣

民之衆其間出類拔萃彈冠曳裾者能幾何人此
豐聰明而不自任履九五而不自尊非能是迎非
是顧禮之羊野繪之版築以至可以禮致與夫足以
有為者無不因名而求實忘勢而盡心焉于是處賢
師者有之置左右者有之列州牧而寄民社者亦有
之問道而道明用化而化行授治而治成寄民而民
生冠蓋州邦晉纓闕掖榮幸終身光輝一代非才能
之實能如是也當斯時也功德入人心也深貫人耳
也熟故去世雖遠遺史不忘城郭雖更墳行雖沒金
石雖敝而四海之內垂髫戴白者尚能道其姓名談

卷之六

四

其事業歷千萬世猶一日在千萬人猶一詞若天私
而人設神授而鬼使者非功德之異能如是乎向使
棲丘壑娛經史為區區身計矜已傲世而釣虛譽名
實相戾心迹相違將見不容於既翕宜樂之鄉不齒
于幼遜長述之列如此則不待於詆毀於有司讖誦
於識者而駟車之庸鶴書之錫亦未之有也設或有
之啓沃不聞致澤無術上焉依違下焉姑息德不宣
而不悉政不舉而不著意惟運用機術保安祿位日
以積月月以積歲蛇營狗苟計欲終身得見賢士太
夫聲其罪海隅蒼生叱其名如此則必見斤於宰執

蒙譴於廷議又豈有身後之名望外之譽乎雖然士
君子之出世為道也非名也為名而行道無行道之
實固非也行道而慕名非君子所尚亦非也道之行
不行在我而可必名之聞不聞在人而不可必吾惟
為其所可必而不為所不可必者

頌

瑞應騶虞頌

恭惟

皇上膺

天地之眷祐承 祖宗之付托恭已為治敬

卷之六

五

天勤民時和歲豐民安物阜和氣致祥嘉應疊見今
者滁州石固之山復產騶虞之瑞臣出口寒儒幸逢
聖世復覩斯瑞懼倍恒情謹述
聖德之隆用頌感應之盛敬錄

上進伏惟

御覽

聖人誠明天地清寧品物咸亨惟德動天禎祥集焉
往聖皆然伏義之初龍馬負圖天道始敷夏禹克勤
治水庶民龜出洛津有周文王化及萬方鳳鳴岐陽
宣父至聖春秋文憲祥麟未庶

聖上聖神乃武乃文克寬克仁續承

祖宗天曆在躬業廣功崇

明明元良用賢無方視民如傷物阜民安九夷八蠻

航海梯山如川之米義慕德懷向其盛哉德誼庶邦

天眷用彰積祥洋洋有州維滌石固山隅爰出騶虞

騶虞呈祥素質玄章欲性馴良薦于大庭觀者如星

晏然不驚萬衆高乎維茲騶虞

聖德之符

聖德無窮有感必通

天眷彌隆已格

卷之六

六

天心

皇上愈欽履薄臨深已致太平

皇上不矜圖治勵精至治替香

聖祚隆昌天地久長

聖德日新六合皆春萬世昭聞

北征振旅

宣德三年八月內開平報有胡虜犯邊是月二十九

日我

皇上親率六軍北出喜津口外九月初旬果有賊來

先與前軍交戰我

皇上即率鉄騎長驅而前賊不能支披靡散遁迎

者戮之避匿者擒之人馬輜重車兩牛羊所獲無算

威行沙漠澤及邊氓振旅班師人和天順臣其謹即

聖人功德之隆庸效前人頌美之作

天地鴻濛蚩尤逞凶軒轅有功舜撫萬邦有苗紛靡

振旅即降緬惟是時皞皞熙熙壺拱無為自周而秦

漢唐宋元歷歷可言檢狃凶双馳馬彎那害甚穿箭

欲掃壘埃驅之不回招之不界徒勞其軍重擾其民

尚義和親淮泗龍興運啓

大明四海昇平德協神天澤及魚鳥

卷之六

七

列聖相傳我

皇臨朝德益智高將勇兵驍北朝南邁計出無他標

掠在多我

皇兵佳視彼并蛙淨掃平沙迎敵者亡成擒者傷所

俘者將馬不勝乘牛不勝耕羊不勝牲武成功優害

祛澤流凱旅 皇州

一人天謀萬國歡心百辟惟欽

功德盛兼天日仰瞻萬世無厭

譜

羅氏家譜銘有序

西江吉水有口家之裔羅其姓肅其名汝敬其字者乃

國初弘文館學士復仁公之從孫贈翰林院侍講蒙泉先生以明公之仲子今翰林侍講雲南道御史工部右侍郎也一日以族譜授予屬之為言余按譜之所載有名前者羅氏始作之祖也自宋及元傳至于今數百年間學顯于當時德著于鄉曲垂裕後昆克承前美曾玄雲仍之衆金錫珪璧之美隆隆赫赫代不乏人大抵傳家遠者積德厚也詞林名士咸有述文其尊祖敬宗之義繼志述事之實言已詳矣而無

一卷之六

餘蘊蓋不待予言而後見也然樂道人之善亦君子之用心况羅氏之家聲餘慶遠大光明江右巨族近世罕比又豈可默默而無一語哉於是為銘書諸作之末云

羅氏之傳厥世綿綿世皆有作曰貴曰賢傳家之久積德之厚為時所榮為蒼所祐彼蒼匪私自人而為門戶永盛大史須知

傳御史族譜

愚觀監察御史傳君濬宗之族譜自宋至今歷數百年而傳氏之傳亦十餘世其顯仕爵宦居四方者蓋

不止一人一地而已通政編脩及大理諸先生言已詳盡若復拾陳擲腐而又厠于諸作之末是猶駢拇贅疣何益之有大抵族譜之作本以紀世系序昭穆別親疎雖世代遠族類衆子孫一覽燦然在目非為縉紳之家為然雖窮約之士亦不容不作也後世無知者唯以門地相尚雖同姓不親視其富貴薰灼莫不欲附之於厥豈譜之意乎昔之附汾陽鑿杜固者皆其類也濬宗之於譜豈如是哉吾知尊祖敬宗永維孝思矣見賢思齊日益進脩矣其不籍乎世類甚可重焉濬宗為人如此則升高致遠必有日矣豈止

一卷之六

九

安於一豸冠一驄馬而使獻簡諸公專美有宋哉愚因族譜之說故併及此蓋深有望於濬宗也於是乎書

劉給事族譜

士大天家歷世既遠生息亦繁後之子孫欲知祖宗之所自支派之攸分尊卑於是有序而不紊親疎於是有所別而不惑不有譜何以知之是譜豈容不作而作之者又豈容緩乎此文縝之所以切切於斯世也文縝臨川宜黃之茂族以文學發身任兵科給事中一日携族譜來屬予言余按譜之所載與圖之所

劉之家世居徒祖宗系類士大夫億顯支派分別俱已詳明及譜名華發揮亦無餘蘊矣美侯余贊雖然樂道人善亦君子之當為也况譜又親親之大者乎宜乎文績之用心也然用心於仁者正欲其薦之於存也家之有譜猶親之畢集視之悉見諱名思之如對越祖宗一氣之傳子孫累世之好雖遠不遠雖疎不疎如文正公之置義田宴平仲之彰君賜如此斯得作譜之意若貧者不賙病者不扶患難者不救喪葬不能舉婚姻不能為者而又不助如此則與塗人等譜何益於事意蓋文具而已矣文績讀書知道精

卷之六

十

其於親親之懿篤之有素於是譜也又豈肯徒為哉但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尤當益慎於今用勸於後為孝子為忠臣俾後之子孫皆以文績之意為心繼繼繩繩永保弗斁庶不負作譜之意而亦不負余之所望也

銘

郭指揮竹月軒

珊珊者竹聽如憂玉氣不鄙俗煌煌者月視如明發心可對魁結軒于中聲徹光容清明在躬得遇耳目廣資肅肅永承穆穆用觀軒名極知德馨宜在汗青

郭指揮硯銘

山拔其精匠窮其巧管墨日親聖賢永寶

秋官叔綰吾公知余乏硯特惠一枚且有銘示

及余感感不已特以鄙語致謝尚希斤正

秀鍾山嶽工假支折體厚而潤形平而方鵝眼雖乏

馬肝同良一旦升堂入室終身被澤生光松滋侯磨

而不磷管城子漫潤無傷楮先生粹面盎背後樂叟

用行舍藏意顧斯彼動動輒獲殃何如此靜靜乃久

常明公之高薦雖沒世而不忘

像贊

卷之六

十一

周職方小像

讀古人之書尚古人之志遇其時官不一遷盡乎誠道不少替觀斯人之有儀在畫工之無智不能者平生抱負之具而徒寫當代衣冠之制

趙駙馬小像

衣冠同五爵之榮容貌入

九重之敬德蘊於內者崇力宣於外者盛華聯戚里

永奉 朝請而尚日首厥身寸陰是競是以見眷於

一人而馳譽于萬姓也

吳都御史小像

貌恭而肅者德之崇位高而清者學之功存忠恕之
念有臺諫之風是宜邦家之所寶子孫之所宗也

陳祭酒先人像

鍾山川之秀稟天地之精淵乎德性允矣才能故居
鄉有龐鄭之操宰邑有卓魯之稱身受

國封清高地位于專教育遐邇聲名可謂積善之無
歟餘慶之有徵也

莊高道小像

事詩書者士力缺者農通貨財者商作什器者工
士以道治人農以穀養衆商以有易無工以器利用

卷之六

十二

是皆先事後獲未聞以靜勝動者也今觀斯容神精
氣充不駕青牛不從赤松焚博山之古鼎侍徐福之
黃童金冠輝日霞裾飄風無塵俗之累已無饑寒之
切躬無愁遷之擾擾無乏用之中冲從容乎大平之
世道適乎玄妙之官若欲博施雖云無補而於獨樂
又豈有窮哉或謂斯文用贊何人余遂應曰為莊子
貞

徐司馬先尊像

今之服盛古之貌温視其所者知其所存故在窮約
而不外乎道義罹患難而不廢乎典墳尚嚴經庭之

以高于公之門足以享其樂于未年而獲善慶於
後昆也

包孝肅公小像

以青雲得路之士遣玉燭大調之辰忠孝自與峭直
孰倫官累遷而政畢舉任既重而志由伸敢為敢諫
為君為民事業煌煌大輝前史聲名赫赫遠邁時紳
真人間之郊麟岐鳳天上之景星慶雲是宜有聞風
興起之士而喜為見賢思齊之人也

羅侍郎像

今時之衣冠出類之容貌肅肅乎誠有威而有儀彬

卷之六

十三

彬乎宜是則而是效此德之著於外者畫工或可以
克肖也至於心慕熙熙身逢義昊剛直明大之休博
約傳習之奧與語而陽春生揮毫而珠玉耀此德之
蘊于內者畫工則不能著其妙也若夫文戰捷聞膺
傳孔報免毫運著節孤高步冠鋒相臺清要邦土之
佑咸正罔缺邊夷之仗勞而有效斯尤畫工所不能
為惟知己者所能道也惜乎松柏之操方堅桑榆之
景俄到表懇陳骸骨乞歸

詔優許田園永樂宜時緝之褒章為後昆之美紹

三太守小像

可畏可像之威儀不疾不徐之動靜觀所著之美知所蘊之盛始企鵬程早承

鴻命吾知為太學之儒生全不假終南之捷徑服當
代衣冠行古人善政尊冠一州化及群姓兢兢焉待
漏之恭肅肅焉鞠躬之敬苟能百倍其功常於寸陰
是競將見漢循良不得專美唐凌烟可以相竝也

張行人小像

衣冠嚴外詩書充內學以入宮使能事對居處肅然
俯仰無愧光輝前人儀範後輩

保定伯閱馬像

一卷之六

十甲

毛仲善於養韓幹長於畫王良得於御伯樂知乎價
保定選閱厥功尤大使付于將軍足鎮服乎夷夏也

題弟禧龜鶴齊壽圖

負儿疇而呈瑞者龜之至靈鳴九臯而不群者鶴之
永齡凌九霄而耐歲寒者松之長青長松之下有一
人焉不冠不履如翁如童不聆孔教不事華耕不知
欲窮九疇之精欲揚九臯之聲歟欲同松之生而不
凋零乎且人稟彝倫人賦明誠彼蠢蠢鳥獸草木何
足為重輕使天君不昧常如日星不亂其性不戕其
情不勞其形則可以臻五福之首為一鄉之鄉豈不

傳於草木鳥獸而徒為天地間之一生成乎

卷之六

十五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七

檄文

付太原州安定縣土官周師顏

永樂六年正月初七日檄諭太原州安定縣土官周師顏先是陳元擴等聚眾作耗掠掠良民爾能起集義兵保障鄉里至今按堵悉無他虞已嘗遣人招撫爾乃聞風慕義具狀令允周伯頃米見本司原情懇切備達總兵官處賞賚回還今復令男周大曆來見總兵官亦已賞賚遣回切詳太原一州所練數縣地方廣遠人物繁阜邇因兵燹不免流離正小民思治

卷之七

之日智人行志之秋汝雖嬰疾弗出安忍坐視民患今再令爾男周大曆齋文諭爾爾可速來實投職事關給勘合回州管民庶盡臣子效忠之誠以副

朝廷用賢之意承天命撫天民各正言順豈不偉歎書口應善以動動惟厥時爾其思之慎勿猶豫故諭

付元郎縣頭目何世秩等

永樂六年正月初九日檄諭三帶州元郎縣頭目何世秩何可征何仁壯等先是陳元擴等聚眾作耗掠掠良民爾能起集義兵保障鄉里使本處人民免罹寇患誠為可嘉其首賊陳元擴等已行擒獲典刑了

當遣人齋文往諭爾等即同前來引送總兵官各授以職仍回營民永享榮貴不食言嗚呼福善滿滔天之道也好生惡死入之情也其慎思之毋貽後悔

付下洪州同利縣頭目阮日新

六年正月十二日檄諭下洪州同利縣頭目阮日新先是賊人陳元擴背義為惡擾擾良民不得耕織衆所憎惡爾日新傷小民之罹害疾臣慈之逆常棄彼凶逆來趨義路先遣阮益等來報許擒元擴首賊好善惡惡彼此同情深可嘉獎今給憑來人收去付爾

卷之七

汝執爾日新可上順天道下遂民情幸爾義士齊奮忠勇將首賊元擴生擒解來上以協

天朝弔伐之仁下以遂爾等平賊之志獻功之日吾特引赴軍門總兵大人體

皇上用賢之意爵必不吝爾日新等尚盡心力毋怠毋違

付太原州頭目何伯川等

六年三月初一日諭頭目何伯川先是賊首陳元擴阮多秘等聚眾作耗掠掠良民聞廣威州麻輪州白思毋奮其忠勇集聚居民止為保障別無他圖已嘗

遣人招諭即如命至如利仁州之陳戶太原州之周師顏奉化府姜祿縣之陳向等亦已俱如命至各授一官管民去訖梁元壽丁巴辣等猶豫不出大軍一臨家無唯類爾何伯川等胡不詳思自懷疑懼今再移文諭爾爾當與達人仔細籌慮肯逆向順以取功名正在斯時不可失也爾宜慎思毋貽後悔

付三江府土官知府杜維忠

永樂七年二月初十日檄諭三江府知府杜維忠邇者賊人簡定遠天背義糾合宜頑謀為不道肆行掠掠毒害生靈中間無知土官聽其脅從民被騷擾惟

卷之七

爾獨能堅執大義感

朝廷之恩盡委寄之重秉忠報本率領屬官起集義兵保障地方勦捕賊人使彼境內之民咸賴以安彼時愚頑執不波流風靡惟爾介然自守屹然特立誠若中流砥柱疾風勁草爾之忠義深可嘉尚已達總戎極加稱美今大軍前進征討叛逆故特諭爾爾與同知杜驥等益篤忠貞同心協力遇有梗化賊人即便設法擒除撫我良民俾安田里共樂昇平他日爵賞之崇寧可量也勉旃勉旃毋怠毋忽

付諒山府鷄陵縣土官知縣郭巨

七年三月十四日諭諒山府鷄陵縣知縣郭巨近者賊人簡定出沒逼脅良民中間不才土官聞知逆順從而為惡者不可枚舉爾郭巨居衝要之所知向背之義俾境內民安賊不敢犯似此忠義誠為可嘉除備呈總兵官知會外今批差府同知倫瑛齎體往勞爾用愈加用心協同流官人等保障地方撫綏百姓俾安田里各遂其生今後遇有梗化叛逆賊人即便設法擒除候事平之日另議爵賞定不汝吝勉旃勉旃毋怠毋違

付宣化縣土官知縣麻伯虎

卷之七

四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諭太原州宣化縣知縣麻伯虎等先是阮公茶麻希仲等作耗爾思榮授天朝官職不肯順賊知爾在縣守土保民忠義可嘉已達總兵官知會今賊人鄧悉等自相攻殺人心散離我大軍見行出捕賊亡有日但爾太原所隸十有一縣除爾縣民安向化其餘縣分未審若何爾可體探某縣某人為首作耗某縣某官仗義保民明白開寫差人齎來庶使善惡分明免致一槩殄滅爾宜用心毋怠毋違

付清威縣頭目阮迪等

七年九月初九日諭清威縣頭目阮迪阮克從范克
宣梁屯等前日簡定等脅民為亂民不得已以此隨
從今總兵官英國公大調軍馬已將賊子黃江盤難
東潮靖安雲屯及清化等處作耗蠻賊俱各殺散北
江諒江新安三江歸化等處脅從之人俱已復業獨
爾清威切近交此不見來歸所以不來者意以謂曾
殺官吏曾截官軍故不敢來噫此小人之心豈君子
之道也昧不知前聖不咎既往君子許其改過比先
亂時人心恟恟誰不欲避害求生也即今平治天道
昭昭誰不欲改過自新也人皆有是心獨爾非人類

卷之七

五

耶今持諭爾爾若真頑不來大軍屢境四面攻擊必
無保全之道爾若率眾速來舊職不移百姓如故必
無失信之理爾阮迪如能綁縛阮克從范克宣梁屯
阮克從如能綁縛阮迪范克宣梁屯范克宣如能綁
縛阮迪阮克從梁屯梁屯如能綁縛阮迪阮克從范
克宣等親獻赴司即加陞賞以酬其功來與不來利
害繫焉日月照臨斷不汝給勿自疑忌以取滅亡

付太原府舊州判官周師顏

七年九月二十日諭太原府舊州判官周師顏大凡
與人必以誠待人必以信此古今之常理君子之當

為也當俾獻黎賊之後交趾之地東自雲屯西抵順
化南至水尾北達丘溫凡一土一民無不畏威懷德
慕義向化也獨爾師顏自生疑懼深匿山林始而上
書繼而遣兄終而命子狐疑叢測越越過甚吾之待
爾一於誠信無一毫之虛偽後率爾之轄門總兵官
遂官爾師顏于州任爾兄伯頃于縣爾子大臂數來
從吾遊接以言命以酒賜以食亦嘗置諸左右訓之
諄諄俾來從學爾來見時吾亦厚遇而禮貌比他未
嘗少衰也吾之待爾誠乎否乎信乎不信乎後簡定
不道逆天虐民民愚無知被脅共亂爾太原山深人

卷之七

六

衆民易聚散恐爾父子為彼所害亦嘗繫于懷也不
知爾父子亦有此心否乎今大軍到來賊已大敗民
無不歸又恐爾路阻不能自達令人齎書諭爾爾雖
書上不即親來不知爾又持向日之疑乎否乎今我
斷不以不誠待爾爾不必以不信疑我縱爾眾眾置
爾爾以區區之徒鼓爾之地亦何能為乎無非防盜
免禍而已豈有他求哉向之不來不得已也今而不
來是自失其機也夫機取禍理勢必然除將爾所上
之書備達總兵許爾自新尚恐爾疑今再批諭爾爾
父子可即同來名爵民社一仍其舊如能將簡定遺

棄賊人盡數綁獻軍門尤加陞賞吾之誠心如此言
言如此爾宜聽信毋自疑惑

付建平府土官知府陳祥潘士文

永樂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諭建平府知府陳祥潘士
文爾校牧守之職處必爭之地而能保民者蓋亦人
所鮮能者矣何也建平一府塔當衝要孤立遐荒無
保障之兵有劫掠之賊多構之輩不時出沒鄧路之
徒繼亦潛來爾陳祥潘士文披瀝肝膽躬督義兵屢
戰屢捷古人嘗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不遇盤錯難
別利器意吾於太守見之矣爾志在功名心存民社

卷之七

七

民不安不憚盜不息不已爾之眷屬寓于公第斷不
夫所諒汝亦必不以家僮屑掛意也功蹟備述總
兵必有賞賚諒汝亦必不以未爾急急為心也冀爾
益堅於產之誠克盡民社之寄遠人功名必自茲始
汝等勉旃幸勿自盡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水

八年三月初四日此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水為人貴
有禮禮以讓為先處人在乎和以忠為尚能讓則
華辰之心不生能忍則忿怒之氣不作自古及今處
已處人未有不知此而能濟者

七縣民夥地廣在交趾目為大郡爾與公剔同知此
府獨得專治意亦榮矣哉自是以來政以備盜以息
民以安愚每極口稱善屢達總戎公剔每至亦嘗詢
其所以以語協恭公剔輒曰士水年長我仕先我今
雖位等吾不敢僭也愚聞是言一則喜爾士水之與
公剔莫則同僚親猶兄弟今後一府之政同心以施
設七縣之民合力以撫綏勿較短長益以讓行于已
勿分彼此益以忍存諸心邪言勿聽聽則離間生焉
議論勿違違則禍亂作焉能如是諭刻骨銘心以忠
以義成始成終一旦政平人和以假上稱秩陟之榮

卷之七

八

不可量也士水其詳之慎之

付太原府太原縣父道開克紹

永樂八年三月十七日諭太原府太原縣父道開克
紹我

皇朝克平交趾復設郡縣張官置吏立綱陳紀務俾
一變夷俗均沐

教化是以四五年間凡免逆之徒無不成擒遠邇之
民無不歸附獨爾克紹以幼冲之愚信群小之說既
不為葷食以先迎而反恃險阻以抗敵何不知人事
之順逆天道之備壞也如此及閉顏以首先降附之

功授知廣源州事爾始內悔赴司來見吾不逆詐遂
授爾劄仍為父道爾回之後又不安分保民數與廣
源爭擊命官岑斗烈捉殺其兄弟人民又嘗縱兵侵
掠果爾之所為乎抑潘固革撥置乎潘固惡深罪重
已就常刑餘者頭目人等悉縱回還諭令納馬當站
云後逾月今纔得十六匹而布訴艱難巧言旁午此
出于汝乎抑由汝祖母乎爾以童稚固不足責爾祖
母之賢明頭目之曉事獨不知趨事赴工之道乎今
與爾約自茲以後不究其往惟慎將來爾克紹務聽
祖母之教誨禁頭目之侵掠勸民田桑以足衣食母

卷之七

七

致饑寒教民禮法俾勿盜劫免於刑戮睦廣源之隣
篤開顏之親如此將見同沐爵祿之榮同享太平之
福則爾上不失其為臣下不失其為子富貴之長久
忠孝之名聞在爾克紹矣書至即與爾相母開之誦
之言出至誠汝宜諦聽爾仍於今年四月中旬後親
隨祖母前來引赴轅門議授爾職爾宜如命施行毋
自違怠

付諒山府下文州土官知州黃添祐

八年四月初二日諭諒山府下文州黃添祐我

聖天子奉

天討罪命將出師未幾而李聲授旨簡定成擒復古
郡縣張置官吏九交趾之有才德者無不交辟効
求浚明亮采俾同流官同為政教下無遺賢上無廢
事如杜維忠知三江府而三江無蜂燧之虞陶季容
知歸化州而歸化免鋒鏑之禍鎮蠻有阮希悅而陳
貴之徒束手成擒建平有潘士文而阮多搆之衆盟
風遠遁麻伯虎之經理太原黃公剔之安撫宣化梁
汝笏之措置西都身榮于上民樂于下聲聞于時皆
由用得其人也是故府得人則一府治州得人則一
州治縣得人則一縣治政之得失民之休戚未有不

卷之七

十

自大賢者之用舍也諒山之為府也地廣民稠去中
國之遠未甚交趾視為大郡惟府治之人由是吏得
以侵漁民得以盜劫苟非才德出衆知識兼人俾領
斯任以治斯民則民無由而安政何由而舉乎爾知
州黃添祐粗識詩書頗知禮法當

天兵南下遣人代見者非一人

恩命既承捧檄任州者又非一日此正大丈夫有所
遇之日得所為之秋也雖然下文不過一州而已民
不能勝廣源地不能大思即與其長一州何若守一
府與其昧於前何若明於後若曰病疾而汲黯不卧

治於淮陽乎若曰老耄則卓茂不力行於密縣乎汝
如知天道福善禍淫之理達人事順吉逆凶之機盡
一府地圖具一府民數親獻赴司覈其名實當引赴
轅門陞授爵職以諒山府之民社界爾矣誠如此也
不惟上有知人之明野無遺賢之譏民無失所之嘆
而汝亦有際遇之隆而不負平昔之志也經曰慮善
以動動惟厥時爾添祐乃知道者其詳思之

付建昌府快州東結縣頭日丁滿

八年四月十二日諭建昌府快州東結縣頭日丁滿
此者令人齋書諭爾示以誠懃欲爾來見授以顯職

卷之七

十一

俾歸撫民爾乃自執狐疑之心托以恬退之辭遣人
報書不即親至致勞總戎又以書諭爾猶堅執如初
不審爾欲奚為哉且季彗篡逆奄有交趾簡定煽亂
兇黨實繁尚皆相繼滅亡貽笑遠邇今爾所據之地
不過一鄉所擁之衆不過數族果何所恃而然邪然
總兵官不即加兵於爾者蓋由不忍斯民之肝腦塗
地亦爾未嘗從逆抗戎

上師之故耳今不爾絕復以書示爾丁滿苟能灼見
順逆之理乘此改圖之機躬詣軍門一聽面諭或仕
或已惟爾所欲是從若然則非特爾身家之福實一

鄉黎庶之福也書至爾其思之

付土官同知阮遷

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諭土官同知阮遷比者梁士永
阮俄何伯祿等率衆來降俱已復職去訖節次亦嘗
遣人往諭欲爾來見復爾官爵俾與梁士永等同管
宣化府事爾乃自懷疑懼不即親來今令幼男克道
齋書到司知爾肯惡向善之意矣除將克道寓養于
此待爾親至並如前諭隆爾名爵父子同歸永保門
戶榮耀鄉閭如仍欺詐猶豫不來則必別有處置爾
其思之

卷之七

十二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八年五月初十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太原一府
民人歸附之後尚有賊人周師頌裴李昇阮克軫阮
茶楊克終楊世真翁老等敢於梗化潛出劫奪民不
得安已委爾起集民兵勦除今爾呈稱躬率土兵直
抵洞喜縣賊巢將翁老等擊敗斬馘三百餘級生擒
一十六人馬匹軍器稱是首賊翁老等僅以身免差
主簿黃璋堡等管押所獲賊人到司除問招明白與
刑示衆外然爾伯虎救賊安民克盡厥職固為可尚
其從事之人又不可不先錄其功也檄到之日即特

部屬之人所獲功次實錄送來以憑定奪其未復以人翁老周師顏阮克軫等尚冀爾提此精兵乘機外滅務在盡絕以康民庶賊滅民安親齋功蹟來報以馮定奪毋自滿假致賊脫散貽我民殃度爾此行深歷山林冒暑以往極為勞苦今特先以醴酒二樽專人往勞爾伯虎其勉之哉

付鎮蠻府土官同知阮希伋

八年七月初四日諭鎮蠻府同知阮希伋沉得爾捷報知爾用心緣鎮蠻之地乃賊人出沒之所也爾宜益盡心力多集義兵殄滅寇劫撫養小民以盡汝牧

卷之七

十三

守之職分以宣我

朝廷之德威除錄爾功達于總戎論功行賞斷不少吝書至爾宜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誠如所諭則冀黃卓魯不專美於漢庭也勉旃勉旃毋怠毋怠

付丘温縣土官知縣農宗諧等

八年七月十六日諭丘温縣知縣農宗諧如教縣縣丞農曠諒山一府官悉効職民皆著業惟鄰郡姦孽韋廣僚下文黃添祐脫縣阮元嚇陽為命官陰從逆賊劫奪良民謀殺官吏兵加則聞風遠遁寬待則抗命不從為衆所惡人所共知爾丘温知縣農宗諧

教縣縣丞農曠乃丘温世家為夷民標準毋善子賢

素合民望天兵南下首衆來歸爾官于故鄉兄官于

鄰邑冠蓋聯翩聲名烜燁榮共一時家傳悠久於戚

何其幸也四三年間堅秉忠誠志存民社政勤而事

不墮寇至而操不移於戲良哉汝之特立如此所以

見忌於人不為所與向者至司事已辨明于嘉乃至

誠持加錫勞冀其圖報於將來也然獨善非善善

乃善也隣邑廣僚為人如此為害如此民遭塗炭不

得耕鑿爾等一皆置之度外恬不為意可為善善之

道乎書至爾兄弟可熟議停當或推誠招撫若來則

卷之七

十四

榮貴不失或設法擒除若獲則功賞必加汝或于違

越起觀望縱賊殃民是爾之厥罪惟均也同惡相濟

變福為禍是爾之自貽其憂也爾宜善圖早為之計

付交州府土官知府杜希聖

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諭交州府知府杜希聖邇者總

兵官調尹都司軍于賊于置爾兵于銳江實以銳江

賊子為交趾之要衝故也爾能益篤忠貞克仗義

勵乃心力奮爾兵威是以賊不敢犯境民賴以安全

爾希聖可謂守入之所不能守行人之所不能行誠

絕無而僅有者哉總戎特加陞賞甚愜公議今特差

官勞以羊酒尚冀爾希望自今以後尤當洗心滌慮
撫衆防姦紹龔遠之政弭潢池之兵俾道路通行民
安樂土他日所就未可量也尚盡爾心無負予望

付土官指揮路文律等

八年八月初二日諭土官指揮路文律等三江口上
連天建下接統江威蠻應平太堂古榜襟帶前後暇
為要衝比先失守賊嘗窺伺路不能通行民不得生
理牧守之人每以為慮近蒙總兵官調爾文律之兵
往彼鎮撫措置經理甚合輿情爾文律克承鈞命嚴
督部屬鳩材楡匠築立城柵以居爾兵以安後民可

卷之七

十五

謂能盡指揮之職矣其千百戶阮過堂等又能身先
赴工割金勞衆亦可謂能聽文律之命矣今特傳人
勞以羊酒持書往勞爾等亦當體

聖天子惠保之仁奉總兵官鎮撫之意堅其柵深其
壘完其室廬利其鋒鏑隊伍日清獮今日嚴瞭哨日
勤防閑日慎俾盜賊絕跡居民按堵開市以通財貨
闢地以事蠶桑擊壤之風興傳前之事迹此愚平昔
之所望也爾等益宜精白一心展布四體他日功成
名就遷陟之榮
朝廷自有成規斷不吝惜爾等其慎之哉

付快州頭目丁蒲

八年十月十四日諭快州頭目丁蒲近者四差
係等齋禮奉書推試未見已行引赴軍門特加勉勞
仍諭爾親至議投爾職俸等領命去未終日而爾蒲
即輸東結范甸等之劫賊救真利阮木之土官連書
來獻備達其由嘗患人有過而不知改改又不強為
善者比比皆然今蒲不惟能改而且能強於為善而
又有志於立功噫善矣哉除將范甸等校察論刑及
將丁倅等援例用賞外今特擢付爾蒲知爾即如前
諭將本州為惡之徒擒其尤者數人親解赴司議爾

卷之七

十六

功賞毋信辭小自蓄猜忌致全詳之

付諒山府廣源州土官知州爾類

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諭諒山府廣源州知州爾類茲
交趾地方大軍掃平之後不義之徒雖相繼為亂未
幾俱已滅亡向善之人或官或民各安職業其被賊
脅從之人但能悔過未歸者總兵官皆不搜罪且
量村委用之行事之實人所共知惟諒山府所管七
州十縣地廣人稠但為上官者無不効力盡忠委之
則事成呼之則身至鮮有敢違者此皆職分當為
度斯係也惟下文州黃添祐雖留心愛民如命

四三年間止是遣人致禮奉書展誠而已終未聞到
不知添祐恃其兵甲乎城池乎抑可為知識乎其頑
乎爾爾顏素與交執批至可即親至添祐居所將順
逆禍福反覆諭之彼如幡然省悟見機而作汝顏即
與同來當引赴轅門議授一職總理本州如信群小
仍懷二三汝顏即當開誠面約誓不食言務必乃至
彼若此回不至後必追悔無及爾顏其善道之母息
毋怠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黃公劄

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黃公劄

卷之七

十七

近聞爾等在府能守法度又肯用心委之斫竹而竹
筏蔽江而下橋梁遂成命之燒磚而城磚增數有盛
民不勞辨此皆汝士永公剔為政有道使民有方故
下能用命而上能成事也雖然事不可不辨不辨則
職曠民不可不恤不恤則民怨二者之間最宜留心
斟酌得宜斷不可全此而失彼今特專人以此意諭
之爾等其聽之哉今冬將半民力餘時已成之磚亦
可陸續運至勿待盡完齊運人回先以各縣已未燒
成之數與之來報孫宗繼脫逃賊也尤依前批該法
捕至又不可縱之以貽害於代阮開時就令作示

繼赴司他人不可遺恐路有疎虞銘心銘心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永樂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近
聞爾境有紅衣賊人越爾宣化往攻大慈隣邑莫不
驚駭致別調人擊之恐傷良善况無爾所報所以不
速擊也不知爾伯虎知之否乎今特專人往問爾可
即探其所以果係劫賊爾即率兵擒捕無縱之而為
民害如所說者不實亦當究其來歷此紅衣之人從
何而來係何人所使亦須以實來報不可誤也燒磚
一事向已面諭再三今亦極久不知此事若何所完
若干竟不以數聞使人悶悶亦不知楊巨覽之碑又
如何字到可遣師撥來報一府之事咸寄爾躬爾伯
虎其以民社為念毋負

朝廷委任之意慎哉慎哉

付下文州土官黃添祐

八年十一月初六日諭下文州土官黃添祐節次遣
書示爾順逆禍福已諭詳悉茲不再及今得爾書至
極知爾情所奉馬匹銀兩亦已收訖復以此意備達
于總戎知爾感化矣今爾弟回持以此示爾爾當味
前日所發之書促裝就道親赴轅門面投顯職回還

卷之七

十八

爾爾人氏榮爾和宗光爾爾里吾焉

天朝大臣為政安民一主于恩信天日在上詎肯作
偽述真而失信於人乎此字至絕不可再持疑忌觀
聖旨而失此機會爾如不果當與騰源開知州同至
雷州官知州于爾家以護爾眷屬爾添祐其詳之毋
急毋違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永黃公劄

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黃公劄
如今太原地方與爾邨境彼處大慈縣近有紅衣賊
人劫掠已調麻伯虎楊巨覽起兵勦捕爾等亦速領

一卷之七 十九

精兵一千餘人連夜前去會合麻伯虎等土兵同心
勦滅務要擒除盡絕無貽民害早日具獲功人名呈
報定奪給賞及阮遷戶下人口多有人藏匿不肯送
官爾可一一搜解前來勿要存雷累及平人爾士永
等當奉行不急燒碑一事最當用心可陸續運至為
妙悉心悉心

村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楊巨覽

永樂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楊
巨覽爾二人自歸附以來首尾六年才嘗有分毫過
錯命之招民民從俾之捉賊賊息太原一府十一

爾爾二人而安汝之聽我勅令者如此而我待汝二
人如心腹未曾肯聽小人之言而疑爾等爾巨覽近
來與伯虎以私隙構亂互遣小人告訐相傾聽伯虎
則巨覽不平聽巨覽則伯虎不安欲兩聽之則爾等
均為罪人矣慮之至此寧以不能調之流官罪之而
爾等一皆置之不問此無他惟保全爾等也保全爾
等者非惟為爾等一家也為一府之衆也吾為爾等
用心如此不審爾等知之否乎今我

一卷之七 二十

皇上憫我交趾之官民有其罪過蠲其稅徭吾與爾
等正當隔向日之舊汚為今日之善政洗心條慮改
過革非與同僚如弟兄相親相愛勿爭私仇於百姓
如妻子得所得安勿相擾害爾等能如吾語則爾同
僚之氣和一府之政舉十一縣之民安如此則爾伯
虎巨覽之職稱矣

朝廷黜陟之公豈私爾哉爾伯虎巨覽自茲以往惟
以和相處以仁愛民以正行事以誠報我勿再爭私
害公占人村分搶人于女奪人家財互相訐告攪擾
官司吾言如此爾等聽之則福達之則禍今特書付
爾爾等可同來與之面諭毋違

村快州頭目丁清等

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諭建昌府快州頭目丁滿諒山
府下文州土官知州黃添祐七源州脫縣土官阮元
赫諒山府萬崖州土官楊高天太原府洞喜縣首領
楊克終惟人有避凶趨吉之心故天有福善禍淫之
道靈如著龜應如影響雖千萬年無一毫釐忒也惟
茲交阻之地慕我華夏之風尚長咸官居以按堵凡
為善者貴不離身有為惡者亡不旋踵應維自天責
由人致今爾等於此道理想必知之何不勇為且爾
爭始而遣人致禮向化之心固已萌矣中而不果出
者意謂待爾不誠計誘爾來置爾于罪懲以方面之

卷之七

二十一

大肯為小人之行乎縱爾一人可欺其如眾人何矧
今

聖天子大頒

明詔普施洪恩有罪者赦除肅聚者原有停金銀盞
鐵之課以利民免商市魚池之稅以濟眾凡在官民
無不感戴爾身雖不及此爾耳獨無聞乎今吾敬騰
天語以諭爾眾并用手書以布吾忱爾等宜改故態
何
新恩即率部屬如期親至吾當引赴轅門謹授爾職
復回管民吾惟體

朝廷寬仁之誠爾勿違方高忠謀之意其尚意之分
貽後悔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九年六月十一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近得爾所
遣人至詢其動止咸稱病篤不能領賞愚疑未信今
典史王時冠同爾家人麻唱再到始知爾實病無一
毫偽處蓋由小人嫉爾職大如爾功多故有是流言
何足信也今字付爾爾宜自重善加調攝藥石如乏
具數采關吾不為吝病愈之日從容前來見
天使領重賞如病未愈不可勉強致又復作再瀉今

卷之七

二十二

英國公大人提兵遠來各處土官無有不來見者爾
雖在病不能親往亦當遣人一至何疏緩也如此陳
辭安不來本縣管事爾宜以

朝廷任賢為民善惡禍福遣人諭之使即赴任與同
流官辦事撫民毋信彼狂偷安曠職書至奉行毋仍
疑忌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大軍克
平交趾之初爾以宣化父道推為知縣後阻同知命
爾捕盜即有捷聞令爾幹事咸用完報遣官催送爾

敬奉惟勤家人報事 吾特允厚爾被麻虎牛引紅衣
攻圍來報甚急恐爾有失即達軍門調兵救應爾於
此時非我能禦之衆幾入虎狼之口及爾來謝感泣
不勝後知爾與楊巨覽不和又嘗以書諭解及嘗面
諭巨覽以女妻汝此無他惟欲爾輩同盡心力同成
民政同享富貴永保身家也後爾信麻師孫左使妄
罪流官愚始聞之以爾素不讀書誤至于此亦無所
恠意欲候爾至司諭以中國禮法而總戎亦有鈞諭
令爾知戒非有他議也後師孫來吾以其年高又屬
爾親不能夾輔為善却行從史作非以此將師孫杖

卷之七 二十一

而遣之一則使師孫知有法度一則釋流官被責之
憾也爾慮不及此遂以為疑屢喚爾來稱病不至及
朝廷遣人齎
勅遠來勞爾爾仍不至各處官民以此涉疑起謗謂
爾練兵器聚土兵欲為逆舉噫吾扣爾之心豈有此
舉乎不過因人謗甚猜疑不安不敢即至所以聚家
人以自護耳使爾果有逆舉當在簡定之時不在平
定之日也吾所以不信屢以爾前後効力至誠之意
達于總戎總戎聞他人謗爾不即調兵擊爾者亦惟
以吾言為信吾亦冀爾速來以合我言以絕衆謗也

雖然遠今已久既不能至又不道人舉止如此而欲
使人無疑無謗不可得也吾今再布忠言推誠示爾
爾果至誠列無他圖可由間道從容前來常待如初
保無他虞誠如是諭不惟銷彼讒謔滅彼猜疑而且
安爾境土全爾身家言出至誠神明可鑒爾伯虎宜
以此言審與達者熟議詳觀切勿如常輕視呀禍福
利害皆自人為擇而行之不夫為智爾若恃匹夫之
勇欲抗天兵之衆是猶蝙蝠撼樹螳背當車也爾其
慮之母貽後悔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卷之七 二十一

九年七月十三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今月十一
日據爾遣孫男麻伯岩等齎呈來見歷陳所以然爾
之操持不待爾白而後知吾之明斷不待爾言而始
見文詞工巧何如誠意之交乎九吾教爾以維持之
禮者所以遺爾以保全之道也故召之諭之于再于
四使吾信讒復如此舉止乎吾既不信人之讒爾復
有何讒被哉自茲置之一皆如故今
欽差官以爾病未興齎去賞賜書至爾即速進至于
廳事致敬盡禮拜受如儀絕不可以病不出而坐受
君賜也仍即遣人送天使回爾宜調攝蚤痊赴任管

事守本節之舊職報

朝廷之新恩若吾待人不誠誘人以利而置人於不測之地者萬無此理管曰止謗莫如自脩又曰作善降祥爾其鑒之不再喋喋

付諒山府琴縣舊土官黃得彝

九年八月初二日諭諒山府七源州琴縣舊土官黃得彝永樂四年久大軍始進征伐安南時父趾之上民被李聲之暴虐兵釋戈矛降附爭先民持葷食來迎恐後是以總兵官上導

帝命下順民心推赤投誠畧無疑忌有官者復珪組

卷之七

二十五

之榮無官者歸田園之樂生養休息五六年餘爾黃得彝始聞

天兵南下而乃遠竄山林輸誠歸命雖大於桑榆趨

吉避凶無害為葵藿今將爾仍為琴縣父道給與劄

付收照回還自茲以往協贊官員同為善政撫綏群

小共樂昇平務必民物阜安風俗淳美有功之日另

行定奪毋懷疑二自取滅亡

付宣化府土官同知梁士水

九千八月初十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水爾同官黃公別家小向被人驚散未得完居嘗令爾招撫今馳

久猶未來報不知爾處置若何再檄示爾如正回

矣善加撫恤俾得其所具名來聞如未回也即將親屬如阮俄國補的當者遣之使設法招諭妻妾子女僕從之類悉要回還一以見汝同僚相保之情一以見吾上官博愛之意他日公剔茅膺

寵錫金紫晝歸汝與之會也不亦善乎爾如怠於招

撫俾彼妻妾子女散離背產杜口夫落與公剔面會

之日寧無報然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麻伯虎

永樂九年九月十七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賊人

卷之七

二十六

翁老引紅衣行劫民被其害善善惡惡咸願除之是

以向嘗令爾集兵勤捕今越久矣軍聲不聞賊勢如

故不審爾擺布如何其集兵多寡決以某日定往何

所俱不來報遣聞知縣往促亦不聞回今欲調兵搜

捕又恐誤及善良若專待爾為不聞捷報民之不幸

有如是耶噫仁人君子可如此坐視耶今專人持書

諭爾爾即如命發兵就道直抵賊巢主致渠魁于軍

門安輯斯民于田里誠如是也不惟爾能其官而小

民咸有所賴矣不惟吾嘉爾績而總戎必大有所資

矣爾即奉行勉之勿怠

付太原府土官同知楊巨覽

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諭太原府同知楊巨覽今二十
八日晚爾遣家人阮慶等齎呈到司已知備悉但賊
人翁老紅衣乃一時行劫之人為數不多若如汝請
遽爾調兵兵一雁境玉石俱焚利害非小爾可與朱
浦判等同心協力聚集邑民固守境土如賊未犯就
便攻擊毋畏法勿怠慢後有事情仍一遣人密報
最不可輕視也批至奉行

付新安府土官同知毛忠等

九年九月三十日諭新安府同知毛忠等自前日报

卷之七

二十七

賊犯境柵焚兵散至于今日竟不知爾等見寄足何
地亦不知爾等布置若何及民情賊勢若何久不來
報知利害識事機者殆不如此字至可將此意一一
條陳親齎赴司知為政事所限不可離者不必親至
止遣人代來言在乎實報在乎速毋泛說毋遲慢

付宣化府同知梁士永

九年十月初六日諭宣化府同知梁士永今月初五
日爾遣家人黎水等來京親要率兵前往太原搜捕
賊人麻宗繼此誠爾為

國為民之盛舉盡心竭力之誠心但大原境內賊人

翁老結構紅衣翁感人民劫掠財物正欲調大軍
除爾若領兵往彼一遇大軍恐無所辦非所以為利
而適足以取禍也絕不可輕發字至可與契知府杜
同知梁國補同心協力嚴飭所屬精選七兵各守境
土保障居民若爾境內民安盜息即其能事也才必
勞衆遠舉近來統江頑民竊發劫掠善良報知總兵
官殄除不數日回還矣候到當令人諭爾知會未一
參見他不陳及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十月初八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賊人翁老

卷之七

二十八

結構紅衣剽掠居民爾府屬縣官皆懦劣不能支持
棄民社挈妻孥而先遁者有之素為不善致民乘亂
而擒殺者有之由是蚩蚩之衆恟恟不安自相紛擾
誠可恠也獨爾伯虎操益堅氣益壯傷民之在塗炭
視賊有若仇讐聞閭閻蒿齋批文至即為集兵遣阮羅
送賊書來足見用意雖兵來已集而捷音未報不知
翁老之巢穴在何地紅衣之鳥合通有幾人及爾
若何而相機行若何而奮力進阮羅去後今又彌爾
一字不報一人不遣使人問問日以引領而東也
事自北江州同知爾將富良謀殺流吏賊人一

捕至此又懲惡向善之大端如此行事則翁老紅衣區區之賊不翅若釜魚置死何能逃爾勝算哉書至可即度時相幾奮力殄除以報

聖恩于上以收大功于己以施大惠于民元戎回日大有旌賞公論之下豈敢私也慎之慎之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十月 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自古忠臣

義士惟汲汲於公義而不屑屑於私仇故相如之謝應頗冠恂之讓賈復皆以國家為先而不以私憾為意千古之下使人談其聲名仰其光彩噫何其妙也

卷之七

二十九

且交趾所屬除直隸之州外其霑光被澤者府有十六爾太原乃十六之一爾

朝廷以爾與楊正覽竝同知府事者欵其同一心力弘濟斯民也五六年來爾等政聲之優劣心術之正邪耿耿在人目洋洋在人耳豈有不知者耶且如楊正覽當簡定肅聚之際不過斬周師顏擒陳麻罷了安定一縣之稅金他無足道也爾伯虎辦一府之稅金饋官驛之馬匹兵舉而紅衣震懼政平而黔首服從若校治功之最嚴孰不知爾伯虎之功居多安任按而後知之乎且巨覽若果賊路劫財誇人害衆情

狀若明公論之下罪孰敢容而爾且至于官可也遣人報我亦可也安得擅欲與兵以較強弱要知汝請以定用舍殊不知兵凶器也可輕操弄哉官

命吏也敢擅黜陟哉今爾斯言竝及不顧義理何其謬也吾知此非出爾之本心蓋由著筆者因之誤爾使吾惟信著筆者之文而不究伯虎之心吾亦同為謬也此吾所以勸爾學蘭冠戒廉賈者欵爾為忠義也忠義之心既存則私憾之意自釋乃曰盜在我息也民在我安也盜息民安吾職盡矣

卷之七

三十

此不猶愈於爭強弱技勝負乎除令巨覽自今太原各處公差人至驗實即放不許阻遏爾伯虎凡有公幹可遣者多不過三二十名亦須明給批帖定立限期或令一流官或流吏與之偕往如此則彼皆無可得而議路亦無從而可遏也書至爾即遣人取府官于富良爾亦即與之同治府事富良之兵守府以休民餘縣之兵殺賊以安民尚大義捐小節巨元戎回則必大錄爾功以行重賞爾其聽信愚不食言

付上洪州知州阮仁禪

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諭上洪州土官知州阮仁禪近

有人報總戎在化州築城已完雷兵鎮守大軍回至丹台海口不數日到米甯聚賊人間此聲勢俱已退散止有古未屯民之賊不知利害尚肆頑惡劫掠細江民人欲犯新橋堡柵其賊如此仁人君子肯坐視乎矧爾本州逼近賊境見駐之兵又衆若一動身彼區區之烏合鮮有不披靡而敗者除令白江白知府阮通判并下洪楊知州趙提舉等各率見在弓兵前去會合外檄至可即多選精銳合勢定期相機設法將屯民古未賊人奮力擊之除害安民改名定價在此機會不可失也慎之慎之

卷之七

三十一

付提舉侯銘

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諭提舉侯銘佛性而生疑因疑而起謗者在在有之自非明哲之士何以灼知而敢斷哉典史甲江向已推誠出官復即恬然引退安居守分人孰不知近有小人乘賊紛拏復與謗議乃以謂及意世豈有辭官而為盜捨安而就危者歟雖三尺童子亦莫之信也雖然吾固許其為善恐他人猶以為疑欲空疑而止謗莫如使江挺身一見為可彼如不稔惡不持偽米無起見無疑忌豈特止人之謗窒人之疑亦且快其心志樂其妻孥而沙名亦不

失為明哲之上也守到可即遣人將江送至餉餉回爾其慎之勿令稍怠

付太原府同知楊巨覽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諭太原府同知楊巨覽今得爾家人楊鵬等齎書報爾縣民被賊擊以寡不能敵衆乞兵往援許爾巨覽世守安定民素信服雖賊衆我寡而體爾忠義固守不回必無虞也即今總戎已將演義等處地方平定分軍雷守鎮撫其民仍躬率大軍追殺首賊李撥等俱已遁出海外其鎮撫奉化新安建昌之民亦已復業如初近城威靈慈廉嚴爾向徒已被大軍於今月二十一日殺收擒戮無算境內有衆今已帖然獨爾安定民尚未知而賊猶執迷不即退避是自取滅亡也然賊之計不過利人之財非有遠謀也爾可密與諸頭目牌兵說知大軍已到之意同心固守不許與賊直待大兵外攻爾從內應擒賊安民在此舉也慎勿輕與他人言及此機慎之慎之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九年十二月初六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今月初六日得爾遣家人齎呈到司知爾能如諭率衆殺賊

致翁老遠適紅衣退回民亦賴安路亦通行皆爾功
職盡忠之所致也可嘉可嘉即今總戎已將各處作
耗賤人殺敗逃散民人盡招復業各處流土官俱率
所部頭目運糧上倉赴營參見爾亦可躬率所部頭
目同引殺賊有功之人赴司一以見今日盡職之能
一以弭前日遭人之謗一舉兩得正在此際不可失
也不可緩也

付太原府同知麻伯虎

永樂十年二月二十日諭太原府同知麻伯虎爾以
病稱不親到司前後發批遣人諭爾之意想已知悉

卷之七

三十三

舊年冬爾報赤衣作梗備運總戎即調大軍勦除皆
如爾言為爾除害爾不親赴轅門銘感稱謝乃即棄
其家當擊其妻孥奔于山澤總戎又恐士卒破爾家
資乃嚴誡令爾家得以完全秋毫無失待爾之意爾
自以為何如大軍回後爾又不躬謝總戎垂愛之德
直待市橋所差人到後爾纔令麻通前來意亦何疑
之甚也且賞善罰惡

國家大典如翁老甲江揚良等皆昔之逆戎也今一
幡然改悔躬來投見總戎皆加陞賞竝無分毫見疑
惟范懷黎藥陳原憲等不伏招撫致被擒後所以不

敢出法皆論以極刑爾伯虎平日殺賊保民與三江
知府杜維忠新安知府莫遠等功次不相上下
朝廷知其為人所以頒寶誥錫錦衣酬爾之功揚爾
之名也汝有杜維忠莫遠之功又無翁老甲江等之
罪何自狐疑經年不出噫何見之左也今麻通回復
以始終相與之誠諄諄告之使報爾知而通再三乞
字取信今吾再批付爾爾可帶弟麻攀親來一見仍
令爾向無民管事誠如所諭不特釋人之妄議抑且
全爾之功名保爾之身家天日在上吾不給爾其熟
思以行毋執迷取禍

卷之七

三十四

付廣威州頭目杜个旦

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諭廣威州頭目杜个旦惟人有
善惡之分故天有禍福之報福善禍淫捷如影響父
耻平定垂六七年餘選賢任能撫安百姓惟欲在位
者享爵祿之榮在野者獲室家之樂總兵上體
朝廷弔伐之意除暴安民用心設法無所不至故率
衆降附者爵賞必加如古隴之翁老諒江之甲江萬
崖之楊高添章是也梗化不服者斧鉞必及如芙蓉
之范懷清威之黎藥三帶之陳原憲等輩是也刊賞
惟公个旦不感爾杜个旦向被招撫曾死於軍中

近到遣人來見已曾論及俾令親來恕其罪惡量
爵賞又逾月餘仍不見到今總兵官水陸大軍俱已
回營爾若不來總兵必怒別有所為恐非爾保全之
計且恐累及他人古經不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爾
宜慮之吾告爾以忠言不欲置爾于死地不知爾欲
踵范憚之禍乎欲為甲江之福乎爾可與親近有智
識者熟思詳議去惡就善舍禍取福避害趨利勿持
疑忌自取罪愆

付太原府父道閉克紹

上年四月初八日諭太原府父道閉克紹爾克紹遣

卷之七

三十五

閉公表齋書到司中間所請事已悉知但農世崇父
也世物文如子也子不聽父可謂孝乎撥至爾克紹
即與祖母共本司委官并爾同僚流官再以前諭申
教丁軍選世崇之父道俾世物文如同歸世崇家以
盡子職以聽父命如其異議乖違爾可即將彼父子
親引赴司別有定奪勿信邪謀有傷公義至于村舍
頭目濫允宜與流官公同選拔不貪財不害民向官
府辦政事公平止大人所信服者一人為之其餘貪
鄙奸邪害民誤事之小人並許從公黜之為民安
至公倘徇私曲致許下平最為不可及今後縣中只

有德辦官事即於流官處給批前來此

國朝之通例汝欲剖竹為符乃夷狄汚俗最不可踵
宜即奉行不可違悞

付下文州知州黃添祐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諭下文州知州黃添祐
夫人以眇然之身膺莫大之任有民有士足食足衣
不可不謂之福也惟能知此福故能享此福若欲永
享此福又必勇於為善苟或放僻邪侈無所不為將
見所得之福變而為禍矣嗚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
殃天人之際不可不信歟聞汝讀書故以此告爾當勿

卷之七

三十六

匿罪人勿攘隣土勿誤官役勿釣民譽勿以不誠與
僚案勿以坐治慢上官誠如吾言咸改此失斯可為
天子命官小民父母也于時而五百前驅臧獲後從
近則藍輿遠而叱撥顯昂于州邦光耀于閭里不惟
小人不致謗以是非而

朝廷且學其寵錫矣苟或首鼠村墟狐疑胸次赧赧
觀望竟何益哉偶因人便走筆示忱宜體予意親赴
使司與議除害保民之策與盟守信享福之誠勿忽
于言勉成爾志慎之鑑之

付清化府嘉江縣莊家佃頭日郭元湧

人生於覆載之間欲其安否治世之隆永紹宗祧
盛者亦惟能守其本分處以至誠盡人事之常不違
天道之順也清化府磊江縣忙蒙柵頭日郭元湧頃
當天在南下首執大義北歸徭役之供不廢田里之
樂自如利賊出劫肆流毒于邑中頑惡隨從如置肉
於几上而元湧忠誠之心益堅順義之勤益至躬率
善良力結寨堡俾禍民者不敢西窺守土者免於東
顧吁真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歟今錚爾立心行
之能昭爾出類拔萃之美給以公據付爾永收仍
令有司復其門戶勞以捍酒爾其益勉忠勤殄除餘

卷之七

三十七

孽益盡心力安緝小民舉善者事存有司報功者國
有公論勉之勉之勿怠勿怠

付清化府磊江縣可盧柵頭日何玉能

清化府成樂縣賊人黎利亡人心之仁悖天道之順
脅從其流亡以為爪牙結搆其隣壤以為聲勢替入
鄉村珍奪財畜近來磊江縣可盧柵卒罹劫虜之殃
爾何正能堅順義之志乃率壯丁力摧賊勢雖廬舍
有仄燼之虞而妻子無鋒鏑之禍大軍援至賊即責
奔郡邑之招者一呼而山林之避者即至向義之勇
軒彰効順之誠益著事既錄聞人皆欣悅特因實

示褒崇今出割付給用亦收盛復財之差倘汝
爾之門戶爾其鼓率義民益展其忠誠竭盡心
滅其殘寇以安良善以保身家忠義之蹟有欣
朝廷之賞不吝

付清化府磊江縣巴曹柵頭日范仲崧

順逆之道智者能明夫就之宜勇者能決知順可就
而逆可去則福自至而利自隨矣清化府磊江縣巴
曹柵頭日范仲崧操心端正不為微罪所回遇事公
勤大為鄉閭所重雖因黎利之肆惡少脅從而能慕
義脫身以歸復鼓率良善克効忠誠籌策無遺防關

卷之七

三十八

有法致賊不敢侵漁使民得以安妥順天而天祐長
民而民安若此善為誠可嘉獎今具其實給劉致
爾其永堅誠悃以撫居民益盡勤能以除賊寇忠義
之蹟成褒崇之錫至爾其勉之慎勿怠也

付諒山府萬崖州知州楊高泰

嘗見古人未有無過者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亦
未有不遭謗者謗而無辯則自然無謗矣爾任郡守
十有餘年終始克勤士民咸服頃者見則肅其威
言則露其肺腑任事則盡其股肱吾未嘗聞有
亦未嘗聞有謗言將擬以考宸聖以高陞豈其

以君子之大義為心而乃以小人之私嫌繫虎鉤曰
使鄉行之事不廢其見長者之禮何如費紙筆之數
陳勞妻孥之跋涉觀爾今日事我之意非我向日待
汝之心是則無過而自醞釀其過無過而自召致其
謫也何見之左疑之過乎今將爾所遣之人即日發
回并以此帖付爾爾其謀諸高明決于方寸念
朝廷寵渥之隆沈山林汚淖之陋學當代縉紳之善
盡守政事之美過勿憚於改謫勿勞於辯惟處以
至誠執以大義與疾就道欣然赴司一以話其夙好
一以舒其抑鬱即給文憑復回故郡仍同僚采以無
一 卷之七 三十九

諭所屬併高年耆民文

邊氓日月照臨鬼神鑒察吾不食言爾勿猶豫
人事作於下而天道應於上此理之必然也今而水
旱相仍鼠穴不止風雨甚烈天戒如此豈非人事有
所未至者耶號令之不明政治之未至撫字之不及
建明之不周意恐人事如此故天道如此爾讀書知
道平高德邵者此道必明之有素當為我一陳之
吾將舉其賢墜補其損失下以遂民生上以答天意
不知爾為我用心何如其明以條陳毋隱毋泛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八

雜著

招撫交人榜文

齊謂王者師張九伐惟加乎有罪聖人一視同仁尤
切於無辜夫致治之大道在威德之並施故舉除惡
務本之義必存脅從周治之仁也曩者交趾黎李黎
造惡逆天篡主害民不聊主天亦厭亂於是我
太宗文皇帝命將出師聲罪治討未幾渠魁就縛生
致 京師幸蒙 寬仁待以不死其餘脅從置之不
問遂復古與國郡縣其地而又護以衛所統以三司
一 卷之八 一

尤恐治有未專事不歸一復

命余來總掌布政按察二司立法詳者愛民重也

朝廷之制定有司之職供新附夷民得覩

聖化無不思華海嶠舊淖之污無不喜沐

朝廷維新之治是以二十年間生息各遂其性

均得其所由近及遠家有餘糧自夕達旦村無吠犬

治教明而禮法行衣冠盛而絃誦作其為用夏變夷

可謂盡善盡美矣于時雖竊名僭號如簡定李擴范

玉揚林者助惡害民如阮帥景異黎行范善者雖亂

作相仍而亡不旋踵作惡降殃是其天報及余蒙

名違京亦嘗念及爾衆意謂官必政舉民懷譽陸謀
最知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民必樂爾妻孥安於田里
如登春臺而享太牢也豈其一為黎利所惑遂忘撫
育之久而從惡逆之輩其黎利乃俄樂縣一小民為
峽山關之巡檢何才可重何德可服而乃委身聽命
不為恥官則舍順從逆趙趙觀望於彼此而憂形
於色矣民則去安就危保抱携持厥婦子而哀籲天
矣論其法誠無可宥原其情尤有可矜獨黎利不憚
覆轍又敢效尤以罪惡之貫盈必天討所當加今我
聖天子已命大傅黔國公沐等太子太傅安遠侯柳

卷之八

二

等總率大軍分道入境如虎如貔如震如怒人以我
師為有神從天而下我度賊勢如迎刃而解三區黎
賊無慮其不成擒也

聖天子惟恐久沐膏澤之官民繁雜士卒之矢石所
以復 命余來專為爾衆分別保全蓋不專之以威
而復廣之以德也承

命就軍悉心於是惟欲遂獲蘇之聖愜

奸生之仁俾利不待血刃而米降民不勞傳檄而安
堵不審爾官爾民曾以予心為心否乎然過貴乎改
改則過無而福至惡不可愁檢則惡成而禍隨

官民見此榜文即同面諭為兵而屯聚者即散
避亂而流離者即回復業本處官吏耆里首領官即
將還鄉復業且分人名目數呈來給憑照回安居樂
業有司不許擅罪官軍不許侵擾若有執迷檢惡不
悛為兵者不敬避亂者不問許諸人擒來治以重罪
仍量所擒人數多寡頭目大小陞賞有差若黎利并
頭目能自改過率衆來歸者一體陞賞若不改過向
善許于下頭目擒送軍門擒賊有功之人更加陞賞
此皆忠言豈不與信嗚呼人事之順逆天道之禍福
朝廷之德威告已丁寧布亦昭著出此入彼在一轉

卷之八

三

移元今遇其時得其機爾能隨時乘機去逆效順則
天必降福而

朝廷嘉予之重不敢不為爾伸若時違機失作惡如
故則天必降禍而

朝廷法令之明不敢獨為爾屈爾當篤信而求福勿
自持疑而取禍古人不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爾其

圖之

再使交趾召回之後而夷人復變城陷什七八守將
請援遂命偏師復征而在京之士官屢請以吾往復
治爰有是行時宣德二年春之事也

庭訓說

父之愛子教而責成者乃天性之真人情之常也子雖克肖亦必諄諄言而循循誘者愛之至也觀今少傅楊公勉仁教子克恭之詩始而叙其跋涉艱險離合憂喜之情終而勉以備已治人繼志述事之道滔滔殆數百言其愛之深教之切速其成者蓋以此也或曰堯放勳之君舜側陋之聖何嘗不教子而朱均皆不肖黃憲牛醫之子胡廣田父之裔何嘗恃父教而乃名重位隆子之肖不肖似不係於父之教也愚以謂不然夫父不得子子不肖皆不幸也養子必

卷之八

四

教教必責成為人者之當為也君子惟其所當為而不億其事之所難必豈可以子之肖不肖遽置之而不教哉今勉仁公丁治世擬魏科貴居孤位力贊皇猷國家之所倚重縉紳之所效則蒼生之所仰賴勞心焦思吐哺握髮之不暇而尤切切於教子以故其成可謂能止於慈矣克恭天資聰敏好學慎行孝友謙恭蓋亦成人而能為子矣亦何待父教令而聞父訓服膺不失日益進備可謂能止於孝矣父盡其慈子盡其孝慈孝之懿萃於一門何其盛哉克恭以訓辭裝演成卷朝野名

士咸道其美駢珠綴玉駭服驚人固不待愚道而勉仁乃不以愚鄙亦從而屬之為言愚其惟願公之家子子孫孫皆如勉仁之慈克恭之孝慈孝相承永永不斁是愚所望也雖然公家一門之慈孝固愚所望若人人因而觀感興起亦皆以是心為心俾父子皆慈孝之人比屋皆可封之俗尅愚之所望也於是樂書於卷末時

宣德四年二月初吉書

萬木圖記

卷之八

五

少傅楊公榮勉仁一日以萬木圖示于予披閱之知其為公先初達卿公之所作也達卿公之處建安好淡薄喜施予嘗於凶年濟人饑人懷其惠樂於公之大嶺山種樹以報由是樹亦茂歲益增殆不可以數計未嘗售以規利惟為儒釋之廟宇津度之橋梁與貧之居無廬墓無棺者取之他皆不與後大公殁葬於大嶺山之陽鄉黨邑鄙之人過者莫不指其山而思其人視其樹而多其惠公之德可謂大矣不特此也又嘗化其凶暴恩及飛潛利祿一不介諸心其積善也又豈一車一物一朝一夕哉善積於前慶延於後理之常也是以勉仁發身科第官冠翰林今進而

為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太學士斯其報也然勉仁朝
入暮出左右謀謨用致太平日無暇刻意以大公之
致也巳數十年之久卜兆之所又在數千里外雖帶
歸祭然亦有時安得常常而見之爰作此圖若以展
玩則衰草寒烟之宛變想音容如在膝下振風凌雨
之樹木親枝柯如在目前非以娛觀覽適情與在孝
思也古人云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詎不信然雖然勉
仁不惟孝於親也於君雖於家於人於物亦莫不待
之以誠處之以道也達卿公之家聲益振而下墜者

卷之八

六

豈不由於勉仁哉余衰老盲塞鉛槧生疎實不能述
公之盛獨以忠孝為天下為人子者為人臣者之當
為亦愚平生喜談而愛見者故忘其鄙而書之時
宣德四年二月十五日作

走筆戲書文

今有人馬行年六十有七髮白齒落聽重視昏誠弗
堪任使之重獨以老成故舊乃不見遠雖置閑散而
朝請罔缺

志至溼也今年春聞通衢之衆謠發神明之藏報與
家事之夢協意勿惟其時也歟然君子固窮樂亦在

其中達人知命不取乎其外正其體而明其道用則
行而舍則藏陳力就列既曰不能於閑置散執云不
可入從

鑿掖立就鳩班垂紳正芴且

朝回隱几讀書晚食罷無牒訴之慳惚有筆硯以交
游開院不聞馬嘶空庭時聽雀噪客久謝而不至門
雖設而常關無諸已酒債尋常有是夫世情冷暖質
諸道又何愧于天而忤于人論其情亦難發諸聲而
見諸色時光代謝天道循環人感大應否極泰來
五雲深處

卷之八

七

萬乘尊臨王言如絲官得以備其職臣心如水保足
以代其耕不啻若益車駟驥遇孫揚斯奔康莊泥淖
蛟龍得雲雨上騰冲漠陟遠升高濟人利物昔窮今
達似無與于已既也而亨乃歸命于天貴豈可苟求
求必以道富不可苟得得亦有時聽其天而乘其時
行其志而利其衆擅之曰同

國家之安危祝之曰願

宗社以長久悉耳目之見聞發肺腑之抱負戲筆于
一時俟驗于他日

自述示子

聖賢言古者易子而教之蓋托於師友也余有
下長曰瓊牛丘隴事田余不敏於詩禮次曰瓊曰
未冠而卒惟幼而琮者從學余從政內外雖不得其
提面命其于為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嗒師親友也然
師友不過指引責善而已至於自用其力則又難仰
他人矣余世家泗州五溝村有名 恩南者六世祖
也元延祐間挈家來山東青州之昌邑西二十里畫
埠村居焉累世業農

龍飛淮甸余尚襁褓洪武初先父令就鄉校越十年
余年當志學遂入邑庠又三年補郡學員洪武甲子

卷之八

自棘閣入胄監再逾年出判陳之南垣再調并之授
陽繼而兩入京衛幕下有志于民屢自上書論事洪

武三十年春余三十六歲

太祖高皇帝拔授工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調左侍郎未幾陞尚書

永樂三年調北京行部尚書永樂四年

朝廷以安南土酋黎季犛僭號帝庭偏師問罪余承
命先之兩廣營辦軍用食仗是年冬師渡富良賊即
逃遁明年渠魁就俘雕題向化遂郡縣其地復古興
地園關設三司控其土爰以余掌布政按察二司

事初附夷民雖或叛服不常然居重馭輕軍旅任
用夏蠻夷守令存焉是以有變無虞永樂十三年以
未始慕中國之華風漸脫蠻夷之汚俗老安少懷趨
事赴工甚有可觀者焉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遣使召回官垂磨事
封贈祖考時以宦游三十年久未還

震東歸祀丘隴未逾月以安南反側亟往討復遣
使召還俾往交趾仍領二司之事奈何帥不得人失

利而回復改命董漕運於淮泗以速輸芻費上書營

田承

卷之八

九

命入議遂調行在戶部宣德七年秋調今官今年七
十有三雖曰耳目不職筋力衰微惟念

四聖眷顧之隆絕口不援例以求謝政欲求圖報於

萬一也尚憶始往交趾逾五月而幼子琮始生逮于

承

命回北京而琮已廿餘矣慮其失學於別來南京有
垂訓之語再使安南有立教之儀退食之餘又常有
戒之之詩而琮或裝演成卷或重襲珍藏若有聽受
之意而不知進脩之實久而不替為何如也故悉取
前言重錄于右雖非嘉言永猷不足以為傳家之美

能於傳習之餘觀察而不忘銘刻而不忘益親又
師友無間然于鄉邦果能成立不惟不失爾為子之
職誠不負為父之所願望也於是乎書

子琮墨蘭

覺經言民曰庶民草曰庶草是皆衆之意若蘭乃
庶草之一獨能見重於世者果何取焉蓋蘭不生于
原隰而必岩谷者高也不長于糞溷而必於雨露者
清也葉下覆德不欲上也香遠聞善以及人也幽可
以此困窮幼可以佩君子就之者如親賢士慕之者
如懷佳人是以一移植必置諸軒一想像必形於紙

一卷之八

十

筆豈可以他草而同日語也蘭乎蘭乎吾知其為疾
草之拔萃者于蘭之為物如此而士亦庶民之一也
人為物之靈獨無可取乎蓋士不恥微賤而專詩書
不計溫飽而希聖賢以正心脩己為學以致君澤民
為念一旦拔諸草萊置諸左右一推仁則四海蒼生
如登春臺如享太牢矣一宣政則萬姓群辟如肅秋
霜如冒斧鉞矣功烈巍巍名聲赫赫將見銘彝鼎被
絃歌亦豈可與庶民而同日語也士乎士乎吾知其
為庶民之出類者乎向使蘭無可取同一草也人將
艾刈之束縛之以供炊爨覆墻屋耳士無所取

奴隸之斥朴之饑寒切體勞苦終日耳又何能見
于人見用于世哉吾子琮講誦之暇持墨蘭以請題
故書此于左蓋不注意于物而實有聖于人也琦其
詳之

上郎中推恩卷

余往年為工部侍郎時嘗充四川採訪使四川地方
廣邈邑多余方年富力強不問夷險無有不歷之所
在廣漢日曾聞有王廷瓚者好讀書勤教子不干榮
利鄉人以善人稱後子子政由學入官歷政既久
朝廷錫誥以彰其能不惟已也而又推以及其親於

卷之八

十一

是廷瓚因子之貴亦蒙

錫誥贈為戶部郎中恩同天地光賁泉壤可謂身後
之榮矣不然將與木石居鹿豕遊落落與凡庸等終
身泯沒而莫聞于世矣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可
不信歟憶昔採訪時余在始仕之年而子政尚幼今
會于都下于政已壯余已老而廷瓚已沒矣嗚呼時
之推遷人之存亡亦可傷也已余故感而併書之

謝許侍郎惠麥

昨夕司空假奕召飲醉歸官舍有手帖云送小麥一
斛以為客即新春之需余聞麥之為物也根簡苗繁

膚黃心白霜雪不能欺牛羊不得牧春風翻浪舟
不敢施其帆檣夏日掉旗武夫無敢則以金鼓刈之
而黃雲登塲磨之而白雪入室此麥之體也及乎入
甑而玉團森上盤而飢扇潔養之足以充饑養之足
以濟遠故高鳳守之嚴曼卿求之切蕪萋亭得以釋
飯田舍翁得以易妻為牲以享宗廟為飯以祀墓田
此麥之用也麥之體如此其貞麥之用如此之博今
乃割已所有濟人所無不知款用濟饑易妻乎抑款
為喪為祭乎為喪為祭則有餘易妻濟饑則不足不
審高明為意何在况區區家無不舉之喪墓在東海

卷之八

十二

之角室無可易之妻此皆不必論也必以旅食艱不
遺故舊值三陽之開泰歎八口以無穢以今日之厚
於是夫喻前日之薄乎方面用心在此其意無他祇
受銘感之報厚顏揮洒未畢適有客來闕此既竟乃
作色向余曰公之論麥體用兼全理意明暢此特舉
其輕而不及其重何見之左而言之易也余聞悚然
敬問所以客曰許子輕財重義樂善好德當代之偉
人也今之所遺雖物不充范子之舟數止俸元亮之
祿而其誠以汎愛不欠為仁推及索居不夫為義
云為春正不失為禮友而先施不失為智况又積已

許未送之類不夫為信許子一斛之物而有五德之
美公皆不原乎理而獨及於物使許子聞宰不為
公作余遂低頭拜曰因其輕而得其重觀其物而明
其理皆客之力也爰錄所言用彰厥事

碑陰戒辭

愚福嘗聞人子於其親之攸也為棺擲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恐不固久而又穿墳地作灰隔防五患其家
其親重其事也如此城而新郭我
祖考妣妣顯考顯妣及伯及兄遺體皆在焉但地狹
路近昔嘗患之今宣德元年三月間余承

卷之八

十一

命來祭

祖宗逆與弟祐禧于琮及姪璉璉璉璉璉璉璉璉璉
同已廣其塋地繚以墻堵增植樹木營建享堂樹立
豐碑惟欵安其親之遺體而盡其子之職分也恐後
之人有不知愛親崇祀之重而不能盡其心以違諸
道故為戒辭勒於碑陰後之子孫鑒之戒之
建此塋園週斯墻堵疏之以渠植之以樹中立享堂
前開神路更樹豐碑具紀其故若此塋基
祖宗所依言其孝思于孫須知惟陰貴靜惟神自敬
克孝克誠景賢希聖曰堂曰墻勿毀勿傷曰柩曰

勿廢勿成勿圓勿場勿谷勿象勿背於鑿勿占以孫
備之節之婦之洒之裁之培之治之理之情節忌展
必享必誠犧牲醴齊必潔必盈永承積德垂裕後昆
守而勿失孝子順孫

禮部孫祠部行狀

故奉議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孫恕孫名
恕字近仁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人去縣之西
僅五里許地名曰道昭世家於此地沃宜木非極無
極備之年未有不秋者人因富庶故多好學元末兵
變田里蕭條我

卷之八

十四

朝洪武初學校大典貢科有法君以秀俊入補邑庠
弟子員得師得友益進益備永樂四年貢京師惟積
學也又故中式也易遂入為太學生每以遠大自期
未嘗以遠達為意永樂十年

朝廷以甲兵為戎事之大董工乏人遂蒙選授工部
虞衡司主事在官嚴謹凡所作者靡不堅利九年于
官三考皆最由是于宣德元年陞禮部祠祭清吏司
郎中祠祭所掌皆禮樂祭祀之事尤為國之大者君
乃惟寅惟清克敬克誠故於所事罔不合理人方期
其晚成以伸其素志奈何天不假年遂以疾終於官

嗚呼是可哀也君行日

朝廷以重賢之典頒 誥授封君為奉議大夫妻上
氏為宜人曾祖名 祖名 德弗仕考名思恭妣
滿氏亦蒙推

恩皆贈如已思恭生于二長曰志次即近仁也生于
四長曰積娶兵馬指揮劉賢女次曰祥娶參議王貫
女曰裕娶處士仲思能女曰禧娶百戶鍾榮女諸生
子皆聰慧勤篤喜讀書足能起家獨禧早卒妻鍾氏
時年二十有二守節事姑摺不再室生女一適禮部
郎中文盛生孫二曰洪曰漢亦皆清秀不凡君家一

卷之八

十五

門之內于孟于職婦守婦道皆由君之積善有素而
能然也君生于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初五日没于
宣德五年閏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諸子
將奉柩歸葬先塋以行狀來請余與近仁同鄉少又
同學義不可辭遂以所知者筆之于冊其入官之後
仕路既岐天各一方君之操存施設恐未能悉知其
詳也然仁者樂道人之善尚望立言君子因狀之所
已載而更求其行之所來陳兼舉並著俾無遺漏不
惟潛德幽光得以發揮而厥子厥孫亦有所賴以傳
不朽也

奏稿

交趾布政司按察司掌司事尚書臣黃福謹

奏啓為設計誣陷事臣某家世山東素居貧賤惟知稼穡之艱罔被縉紳之貴至于臣得遇

聖明始從學問荷

太祖高皇帝之深恩擢臣為工部右侍郎

皇上續承大統之初詔用寬仁赦諸罪過又陞臣為

左侍郎未幾陞本部尚書

恩寵之隆榮華之至也續調北京行部尚書王師克

平交趾開建軍民衙門總制三司

十六

十六

皇上以臣掌布政按察兩司之政拜命以來日惟圖補救之誠盡臣子之義以不負

皇上付托之重為心也而况交趾之民難安易亂自

開設衙門以來

朝廷添調官軍前來征勦凡六七次矣事雖屢至于

艱危而臣自不易其雅操但于無事之日甘農其

衣食與學校道以禮義使知尊君親上用夏款治

同中國當有事之秋集民為兵助我軍或聚民守堡

為之保障近如陶金社正鄭公證等作耗人情洄洑

動搖彼時大軍又在又安征勦賊人滿僚而我

官軍先在者數臣於是將比先兵國公差官於化州

起來附近東關慈應等州縣生坐民人并本司招到

流民充運蓋人夫并運蓋船隻委左叅政馬貴管領

又將本司一應聽撥吏典并起附近復業人民委右

叅政侯保領總兵官調同官軍殺賊守堡仗我軍勢

屢立戰功而右叅政侯保亦已歿於賊矣且兵固非

有司之事但當有事之秋仗義効力除害保民臣子

當為不為分外又豈可徒知縛而不知權能處常而

不能處變今鎮守內官馬驥以平昔所為不律事多

臣每執法不肯阿縱手下犯法屢常拿問所為不律

十七

十七

者備奏聞是致積恨與怨主事造言乃謂臣於附近

東關慈應等州縣聚藏化州人兵太原宣化等府人

聚民兵欲為不義又說前項化州民人於臣辦納月

錢意在煽惑衆聽動搖人心陷害臣某也且臣受

聖恩為尚書二十餘年入列六部之卿出治方面之

重豈不知為千載一遇之幸流芳百世之榮况臣素

以忠義自許名節為尚日惟孜孜盡厥職期于古之

人臣有名望者爭輝于竹帛也今馬驥說如此之計

與如此之謗使臣何以臨夷民以盡旬宣何以幸僚

屬以振紀綱款親赴京面陳其事緣受寄邊城不

擢辭若默而不言彼謗如此日積月累罪及無辜

聖明憐臣愚昧或取回京打繁難遠差或調邊遠十
別處管事使臣不墜奸邪之計得盡駕駘之材以全
節義之美上以報

皇上生成之大恩下以遂微臣之至願實為萬幸萬
幸臣某待罪在任聽外謹具奏於

聞伏候

敕令旨

饒淮陽舉子赴春闈

卷之八

十八

學校乃

國家育賢之地科目實學者入官之門欲其進脩須
加獎勸淮陽儒士赴秋闈者最多而蟾宮桂林折高
枝者極少僅聞彼羨而有二生余之勸意每負厚頰
今赴春闈宜伸祖饒特以羊酒送赴賞堂願道斯懷
力躋膺仕義之所在幸勿薄焉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九

詩

五言絕句

戲書東齋之壁始就邑屏在洪武十年三月也

生我在

明世何勞不讀書整頭爭占日試看布衣儒

北流舟上懷故人

昨酬東岸酒今泛北流船回首瀟江遠令人思惘然

過蒼梧

一棹抵蒼梧西山日欲晡魚鱗催僕覓蛇酒入城沾

卷之九

秋官赴京二絕

江水連天碧山雲帶雨收行人舟似箭聞婦淚如流

江水連天碧山雲帶雨飛佳人終日慕遊子幾時歸

晚翠詠

碧沼滄州岸青松綠柳叢小軒深處倚晚翠與誰同

秋香詠

菊植軒前後軒開池上頭五風未賞席滿地晚香浮

不寐有懷二絕

年高偏廢慮夜永不成眠薄德奈三少深慚食萬錢

去國三千里離家二十年



恩深鸞語下道遠鴈書傳

省躬

爾不離常道天何負爾曹祥殃隨所作報不爽分毫

成貧

市上選遺物田中掩窖金良心過似古雅望到如今

閩中和韻八首

關中秦政鹿劍外子陽蛙天命因人事將來屬漢家

此地新平地何時大定時諸州寬賦稅百姓尚瘡殘

盜應蠻酋起民辭乳保逃不知天網密空任海舟勞

官情詩可述愁陣酒能當不善平生惡令人若探湯

春之九

詩成宜自悅酒熟莫相招日日當三省師師在百僚

病賈分醫療遺骸命吏改惟能調攝者處處

犬睡門前日牛耕雨後田交州新學立多士共周旋

開國多三傑傳經數二程每慙無一訖白髮重傷情

送人回廣西

海口春光早沙頭柳色新滿斟交趾酒遠送桂林人

閩中和韻四首

聖主膺天眷神功豈可量萬方歌舜禹千古邁成康

虎旅交南定龍旂塞北清太平今有象四海頌聲成

畿外誨佳瑞朝陽鳳好音大平何可擬孔壁典莫尋

舉目山河異驚人歲月過如何知奉化不及令朝也

口號寄友人

戶部劉員外亭升竹版邊侯君借一造不肯着鞭先

新庄遇雨從教諭周在易遊

村舍雷風雨田翁具鷄黍樽前叙主賓門外啼兒女

墨蘭

處得山川秀芳從雨露多清香何事遠為有好風過

成少司徒墨蘭四絕

能寫芬芳盛難描馥郁馨莫忘幽谷靜慎處

有本山川秀無邊雨露恩考傳名筆底香滿巨家門

春之九

根生無惡土花發有清香從托良工筆常登君子堂

昔在雲岩表今移繪畫中斯聲收拾在不必羨東風

秋間撒棘後二絕

文場能戰勝觀擲喜名登他日得騰後尤希輔聖明

右喜舉人

妍媸由鑑別輕重自權分多上服公論先生喜主人

右奉饒考官

秋旱三絕

供稅思無欠耕田望有秋今秋沛雨應使老夫憂

口里逢秋旱農家望雨來此情誠在念天意自然回

畿外深秋旱徐東瀑水衝觀民與菜色乘傳上泥封

京師有所見

錦巷停輪軟青樓喚姓名誰知絲竹作都是太平聲

冬夜睡起閑詠

暖炕重加被紅爐又用吹不知風雪裏多少賣柴兒

正月十二日偶成四絕

京華新歲月燈火競元宵隨處喧綠竹無人受拜家

甫酬新歲酒又看上元燈絲竹誰家樂哀翁不欲聽

爆竹仗方白鬢山火又紅太平人共樂絲竹滿東風

蓮燈呈巧藝烟火出奇花絲竹東風暖京華第一家

十卷之九

四

喜雨二絕

今春當二月好雨已三場大有從誰致吾

皇感上蒼

好雨當春作田家喜在禾年豐應有聖擬作太平歌

謾興

日暖花開處天晴月滿時人生能幾遇不樂欲何為

五言律詩

和吾秋官大報恩寺韻二律

梵宮塵不到衆衲謹便空慈無烟火空談有本原

法輪從漢轉木鐸自周遷大教名雖釋無非為善緣

千報恩寺濟濟學安心座有赤師統門無俗客臨
錦綉遊召面白鶴松陰我到求空迹真空沒處尋

過江西柳州五峽金川皆被彈名

五峽交展發金川近午過好山常疊翠流水不揚波

舸脫迷津遠樓臺傍岸多呼童問風景比爾越南何

寄夏少保

南越懷三益中華見五倫但知交諱舊不投寵光新

炎海無仁里神京有德隣莫交容易別辜負宿心親

過洞庭湖

總角露天澤擁旄涉宦途兩來交吐地三過洞庭湖

卷之九

五

水接長天遠山離大地孤岳陽知已遇重與醉芳壺

遊君山

中流山獨聳勝剎勢何雄有道如斯迹無塵漆此空

鐘聲隨旦夕帆影任西東謁罷開舟去回頭一覺同

懷揚少傅

已登新少傅不脫舊儒冠卓 詔承明易揮毫後樂

難有憂雙鬢白無愧寸心丹多少蒼生眼分明聖謝

去

哀寒少師

寅亮名何重銜衡位不輕四朝加寵差萬姓望昇平

來觀凌煙象俄聞薤露聲西已歸葬路一弔淚雙冷

挽熊都御史

江右能元節在官踰兩紀衆望濟時康一疾竟不起
歸葬石頭邊往弔徒哀爾安得扁鵲神一挽即如始

挽禮部張尚書

投職皆由德超遷喜勝常心方興禮樂病忽在膏肓
歸柩孤帆遠窮泉一夢長臨風伸奠處不覺淚沾裳

送霍訓導之六合學任

暫蹶非為失新除喜有官近瞻紗帳絳遠勝雪窓寒
學半傳經易親全養志難青年須努力大器晚來着

卷之九

過武昌

城頭黃鶴樓城外鸚鵡洲孤稜出漢表涯岸分江流
接棟白雲暮接天芳草秋我來吟不盡沽酒載行舟

長沙有懷

關中求士急洛下賞主賢損益乃長策紛更真少年
楚江魂設吊漢主席空前一掉西風過令人倍惘然

四年閏七月二十日自南寧來太平北行八九
十里有二水合流而下東南來曰左江西北來

曰右江左江太平所控右江田州所轄謂之

江口邊發建武舟之異日過之因成近體一章

以誠其實

遠度如平陸輕舟頗晚驟兩江來左右一水下東南
林鳥秋巢穩村虎晝睡酣會須將此意紀實付封函

南壇秋祭

泥淖藍輿重恭崇祀事誠齋連日雨祭喜五更晴
月下衣冠肅風前黍稷馨不須雞骨卜代擬樂昇平

送人回京

共抱丹心壯何妨白髮新識荆心恨晚聽海席生春
酒熟能延客詩成每寄人忽聞轅北向不覺淚沾巾

送余行人給賜上官還京

處處春光早煌煌使節還恩光分海外別意在杯間
落日東西路開雲遠近山他時楓陛見幸為道民艱

余來交趾越五年得子宗儒受業府庠一日歸

省待于藥下少請學詩自命曰牛余聞之持稱

道之且學古欲其入官為政在乎養民養民之

本在乎食足而食之所自又不外牛也故八政

以食為首食本乎農而農本乎牛牛乎牛乎其

為政之本乎吾兒以牛請詠意有在也故成一

律以嘉之時十年三月十三日

即星齊城復桃林武事成牧隨原上綠飲喜聞

常幸山川含寧辭歌歌研斜陽歸後飽卧月到天

翰林王檢討有從軍樂二詩見示遂步其韻作

守土憂二首

守土憂何事曾中少萬兵國恩深悚懼民瘼重筆管
幾日干戈息何時治教成此懷向誰道都付杜先生

又

亂中思治切咸秋據征鞍盡道平變易誰知守土難

柳營求足食茅屋怨祈寒擊壤知何日情思頌

帝鑾

奉寄儀部王郎中

卷之九

外域求先輩南宮屬省郎錦囊詩句益茅屋客心涼

善遇新臧獲貧疏舊孔方竹看歸魏日鳴鳳在朝陽

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送徐都帥之京

海徽無壑起將軍有詔行五年官舍吟萬里客舟輕

白疑關山舊青天日月明美將銅柱志移 玉關情

喜上官自京受賞回還

在地多夷俗朝天盡楚才九重金誥錫萬里錦衣回

自許忠心壯感云泰運開吾民今有賴行見上春臺

雷別

入探聞二語從吾過十秋瘴鄉存故態雲路作新遊

好客能青眼還家笑白頭江干多尺素勿惜寄東流

雷別

孔孟門牆久唐虞日月新入官由學古觀過乃知仁

閩海家千里炎陬客十春歸朝知已衆素志自茲伸

寄師都指揮既屢頒知故舊之不遺書久之漸

衰老之將至乘倥偬之少隙成荒唐之鄙語拭

目揮毫達情歷聽時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也

我愛師都帥英才世罕倫窮追山外賊善撫海西民

勅令軍門肅文章樂府新何時樽酒共一笑滿堂春

寄王僉憲二首

卷之九

一別人何遠相思疑已班鷹來天北少書到海西難

鉄面嚴霜肅蒲鞭愛日看近聞魚米賤且囑善如食

又

關山千里隔泮水幾時達嶺外新詩異川西舊好同

栢松當晚翠葵藿向陽紅顏託秋風鷹頰將美問通

送人還京

久別人如舊今逢疑已蟠鳳池封駁熟烏府教揚多

客裏秋三度天南夢一柯此回露雨露雲路莫驢蛇

賡左參韻二首

嘗從東魯學不誦北山吟松栢凌霜操葵花向日心

一官無足論萬里有知音更喜炎荒地雕題樂種維

又

我愛劉藩相才高更苦吟筆端頗氏手句法杜陵心

三省遺仁聞群英慕德音我慙鉛槧拙疑似嫗宵紐

伯宏賢契久病清誨不聞使人如有所失偶成

一詩奉之時十五年八月五日也

撫枕常求藥從春又到秋有言慙素食無夢醉青樓

目短龍江遠書連鳥道循願思陶侃在肯使鼻納胸

題疑素齋卷

姑蘇有佳士齋以疑素名著兩晴江際當空霽月明

卷之九

疑之本乃立推此道能生令我欣然詠揮毫風雨驚

書懷寄友人

位大榮無際才疎愧不堪變夷須損益成俗在漸涵

笑彼辭平北憐君擅指南莫因從政後忘却讀書庵

寄從鶴李司訓

伶俜居海岸彷彿脫塵簪風月舊蘭契煙霞新草庵

寒枝垂露菊秋樹帶霜柑日日開軒詠期君作指南

詠登

江村荒僻處腐草化生成入暮星星小臨風煇燭輕

能除掃處蕭蕭助鳳生明樂在陽和地休趨老尚遲

詠登

寄跡湘江岸翻身國使舟蓬閣風靜夜掩獨月明秋

鳴處從誰訴聽來為底愁不如高枕卧一任開秋

悼阮布政名勳土人也以

朝回同從軍行至昌江敗績潰之日也竟不知

其存亡爰有是作

向與旬宣友來從弔伐戎身存同利害師敗各西東

擾擾浮生裏喜喜冷笑中昌江幾回首涕淚滿東風

悼杜參政名維忠亦土人也夷人未亂之先歿

于官交趾反側不常者故然也渠能始終如一

卷之九

所以懷之

我憶三江友操持眾不同疎離秋暮為孤嶺歲寒松

郡起編氓慕朝加胄子封彼蒼何奪速不使冰時雍

悼馮參政名貴常德人也交趾反側之際而能

率土人協我王師以攻擊之到處克捷故所在

主將待之比他加重竟歿於軍事間

朝廷錫誥贈以左布政使光賁九泉名聞四海

芳流百世意亦丈夫也故有此作

我憶馮常德為人正不頗入參民事少問陳武功多

北闕金花誥南交薤露歌不知諸史筆所寫意如何

廣府僧寺遺懷順德道除夜抵廣府就宿于寺
卸杯揮筆遺懷一時十月二十三日

伍佰南和發監與廣府停驛途程百里僧寺月三更
醉筆懷能遺空談夢不成晨鐘如有意催我元城

宣德十年仲冬十有九日辱承春侯王公子召
時偕通政陳公太常徐公魏公旗手衛郭揮使

聯御以往公子家在聚寶山外竹木叢中輪蹄
不到風景自殊座皆文士杯酌之間談笑從容

一時雅集誠可以叙幽懷忘世故也時已有作
未卒其韻旋之異日始就其篇因錄于此以識

卷之九

十二

其歲月耳

近擬中官席遙臨公子家窓前梅馥郁門外竹交加
義氣情均篤文談味轉佳不貪杯裡物惟恐日西斜

種竹將上事先君

托竹嚴家訓名軒寓孝忱有材存大節無物類虛心
日近塵氛遠天寬雨露深服膺先訓得成立顯於今

周儀賓榮養

分賤猶能養君今富貴中寸誠雖在敬一樂莫忘忠
竹筍交寒翠蒨花近午紅此懷須念念上有老天

岳母挽章

不覺年光速俄驚甲子周母儀留內盡世事付水流
遠弔生芻已長眠燭室幽豐碑良史筆光焰徹千秋

送沐公子儼雲南觀省

暑雨鳳臺晴看與送遠行孔懷甘旨奉不校別離情
柳折三眠嫩帆開五兩輕滇池堪舞後勿惜寄家聲

哀周庶子

明世文章伯青宮侍從官承恩常感德校藝罔知艱
久病醫高蹈新舉樞遠還辦香今獻處雙淚不曾乾

卷之九

十一

須知遺好莫道別離難若得家清問願言寒暑艱

通政司李司丞思親堂

久佐鑾臺政恒思鶴髮親三鄰遷有道五秉益無人
錦誥推恩遠斑不入夢頻名堂朝夕祝允頌更書紳

甲寅新正七日吉夢

今年人日好吉夢應無虛未規充閭慶先看報喜書
樽前瞻貴戚目下頌康衢此地允從學何門蚤曳裾

和將吏部喜雨

天地生成德君王化育心人方小旱田即足甘霖
擊壤承平兆名亭雅頌音老夫何以賀惟擬有年吟

送熊訓導赴安慶

一願余雖白髮愛子正青春詩禮傳家舊衣冠拜命新
皇宮君子樂綠野小民親他日膺文辟重看據要津

寄大海和尚

儒擇名雖異仁慈道不殊達時惟拯撥靜處自如跣
保定荆初識金陵意不渝具食忘美惡對榻話虛無

寄郭公子

才華皆自致門第更誰同滄海無涯水巖崿合抱松
錦衣雖衛分戚里勝侯封先輩言知足高明想已通

示子回家祭祖迎母

卷之九

十四

以吾糜爵祿遣爾赴山園祭祖誠須在迎親道要存
驛途嚴畏震林館慎晨昏事畢歸來早休教人倚門

挽徐司徒二親

處約鄉譽重宜家婦道尊竝生週甲子同沒隔時辰
合葬佳城舊推恩聖澤新賢郎在司馬一念一傷神

挽劉司丞父

林泉身獨樂詩禮教何優甫受天廷錫俄歸地府遊
山閒行處復江少釣時鈞我之生芻吊臨風思不休

挽刑部俞侍郎士吉

明民圖至治俊又在衡求應器名何重承恩任竟履

西朝階七轉一吊淚雙流若問平生事豐碑石上頭

又

浙東有佳士早通金闕籍一心方抱丹雙屐已垂白
憶昔日邊遊今為泉下客欲把生芻吊湘江烟樹隔

席上擬王同寅少司徒句行

手持入上節來撫折東民莫愧微科拙頂知撫字勤
別嫌唱三疊詠喜歸十軍欲問思君處江東日暮雲

哀王處士

林下時方樂人間事忽遽只知騎鶴穩不管鶴書遲
青籍黃堂子名由玉署碑旌江宜絮酒烟樹隔天涯

卷之九

十五

哀少宗伯張尚文二律

曾羅天上宿官援衆中材北闕陞三品南荒使兩回
秩伯方藉德薤露忽云哀何處生芻莫塗山玉樹埋

又

大塊無私假浮生有夢如青雲方得路白髮又登舉
繼述佳兒在功名太史書我存香一瓣想到會稽墟

送無為太守官滿考績

太守能長守無為素有為治民君子道迷職帝王畿
白下逢時喜淮西去後思此行須課饒高陟更無疑

清涼寺

梵宇依山構，儒臣為米僧。眠門不出鳥，見眼先猶
市此無新火，長端有舊埃。何如宣父殿，處處是英才。

冬夜睡起閑詠

我老木歸田，常慙大俸錢。尼軻思魯變，管宴數齊賢。
四海無星事，三公盡日眠。中宵守婢起，執燭寫詩篇。

挽曹侍郎

大地平如砥，青年正好遊。乃承天上詔，不帶世間憂。
齊魯甘棠詠，淮陽薤露謳。只餘高冢外，芳草白春秋。

卷之九

十六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

詩

五言古詩

內江李秀實給事崇恩堂卷

山川數西蜀，文物同中原。彬彬君子者，內江李氏苗。
傳家有詩禮，種德無田園。走子與其父，儒術皆淵源。
林園名竝顯，絳帳道咸尊。育才得三樂，步襦萃一門。
上書論時政，驛召來帝闈。拜官入青鎖，封駁達辰昏。
宗山乃為崇，因心以知恩。崇恩名其堂，蓋不忘本根。
仰之近日月，登之卑崑崙。觀思敬並致，感報忠常存。

卷之十

詠者樂珠玉，讀者披蘭蓀。豈惟光斯世，足以垂後昆。
羨哉崇恩堂，畫錦烏足論。

擬奉陳高士二十韻

江右有高士，兀兀勤詩書。燃膏以繼晷，而不畱須臾。
南山美玄豹，北土多靈魚。公輸運斤已飛衛，彎弧餘
泉皮輝絳帳，黃門曳華裾。耿耿青坊近，蕭蕭白髮疎。
元良正大寶，俊乂咸超除。草茅亦備錄，故舊焉遺諸。
食貨為首政，舍爾其誰與。拜蒙置左右，不敢勞衰軀。

玉堂春

金闕曉鐘初朝夕，克納海嶧。嶧民寧居小，大威以正。

綿綿財用舒放勲光列聖帝力歌通衢馨德格上下
積祥來邊隅緝熙今際遇士幸為何如及時在勉強
逾候徒嗟吁勿為溫飽計勿就錙銖譽伊傅亦人爾
志同陰馬珠嗚呼陳高士明良語不虛

足擬給事中奇韻

故人有任句遠出金臺北披關門釋手欵和材靡及
天涯各一方情馳無所囑南來驛使多兒即聞消息
君家詩禮傳發解雙瑤璧青鎖十餘春尋見眼前亦
我今年八九齒搖屑不實其位慚之報暮過恨無式
以下海岱何時到可望不可得田園今荒蕪松楸孰

一春之十

二

俯植幾回有歸夢分明聚親識素抱葵藿心今成蒲
柳質春燕與秋意月缺與日異何獨昧於斯既衰強
為力家人笑我癡勿友謂我忒有疏不敢發言還
自默天遠目力近空窠成茅塞故人幸教說慎勿徒
相憶

送沐公子治回雲南省親

黔寧世家裔楚貴公子孔懷定省曠南去疾如矢
我老弗克餞作詩以送爾孝思出寸心山水隔萬里
有舟輕如葉有道平如砥棹抵瀘水涯滇陽入眼底
至親主於愛一樂何勝喜上得問起居下得具甘旨

養志若常事德本乃在此况子正青年門地非他比
服膺庭訓久正逢堯舜理青天白日長玉器黃流羨
公子能勉旃躬自納繁祉公子能勉旃名自垂青史
雪消春水來勿忘遺雙鯉

席上分韻得採字

大賈登聖人旁求得賢宰圖治方緝熙百工亮采采
仁政由舊章德澤極覆載重才考績嚴立期敢誰念
述職二卿行預餞集寮來未掛江帆想見暮雲數
酒飲不在醉詩成宜屢改最喜逢堯舜又得同元凱
咸言抱葵藿相與調鼎鼐坐久客愈懽瓶空主更買

一春之十

三

謾興

我年七十七一生有四子長者膳如牛但解桑麻理
次者名讀書全不通經史三子方六歲尚未解紙筆
四下甫三齡日惟覓果實生子皆如此門戶誰誰起
濟濟兩孫兒足為目前喜大者方十歲在學頑無比
小者甫歲餘尚在襁褓裏大者已如此小者難預擬
積善有餘慶而典有明紀天道豈我欺努力省諸已
風雨夜懷
反未風雨惡今早煮之煮長安酒價長遠人思衣

寒暑各有時貧富自為計我老古嗜飲持有常

耕讀軒

人能苦讀書力不暇耕田耕讀兩不輟斯乃上之賢
在能喜得熟挑燈那能眠內有温飽樂外有詩禮傳
徵書雖未下中心自怡然他年書隱者孰肯為君捐

正月二十九日喜雪

今春天氣寒雪片大如掌原隔偏沾濡草木咸長養
農家舉手惟豪家開宴賞四時皆若序聖明今在上
我喜詩易成從容不勉强

嘯虞十韻

一卷之十

四

石固名山顯騎虞仁壽臻虎驅威不猛視首性尤馴
質炳霜花潔文凝墨色新出乘平野霽入沾茂林春
西竝周岐鳳東伴魯藪麟一朝離翠麓千里獻楓宸
至洽馨香日皇天眷佑辰有生咸化育無處不尊親
宗社同磐石歌章屬縉紳微臣爭翹早蒿祝不知頻

重過高郵湖

大哉高郵湖經過三十里楚江資其表秦淮吐其裡
洞庭或可班鄱陽豈能比陰則天同浮晴則津微底
載舟分人勞既地助人未濁者投之清汚者賴以洗
採者多菱芡魚者多鱖鯉朝宗順長性納衆寬得體

十波不揚彼颶空白起漕運舟無危我堤堅下
風恬浪靜考

國泰民安矣大哉高郵湖強人頌無已

蔡明遠慈樂堂

姑蘇蔡明遠少穎非他儔卜居建業地靡與俗同流
雖不干榮利而能擇交游松栢已色慘萱草多忘息
內則奉弗忘成立良有白三春暉至重寸草心難酬
日以展定省時以供厨羞豐敬盡膝下慈樂生心頭
慈樂以頽堂斯意何其優大獲正堂筆燦珊瑚鈎
順邑聲可尚虞室之鳴球入譽毋滿假在已宜進脩

卷之十

五

當今以孝治有薦母淹雷舉爾連雲翺扶我雙眸
勗哉蔡明遠勿為稻梁謀

襄公席上和周庶子韻

襄公張綺席正值暮春辰畫堂白晝永俎豆羅時新
瓊觴非欲絕交勸米何頻庶子不嗜酒但飲呈天真
職方允忌飲發若生餘津對客揮霜毫寫出平生親
我醉亦強寫若隔幾塵尚念會合難一笑寧云貧
庶子云去迹使我心酸辛又恐明朝別江上淚沾巾

晚黃公靜庵

五韻而以此詩為樂三樂亦以此

有壽可享福斯言先輩傳永嘉靜菴公蕭故人中山

學足以垂訓德足以希賢有子舉進士入官來文淵

四朝極寵眷三紀多超遷既聽履聲至又覩孤班聯

錫封頒誥早存致沾恩延所貴固因子所存無愧天

古人七十稀敢望百歲綿公今九十三一健何乾乾

官雖未尊榮事無毫末牽樞開靡肯虛榻下扉肯燮

製作多珠玉揮洒多雲烟偉哉靜菴公誰如福壽全

仁壽誠確論庶徵匪言愆公子昔相與楓陸同周旋

公面雖未覩景慕常憐憫今聞歸大羅恨不逢生前

玉樹埋九原薤露徹九泉九泉不復作萬事俱茫然

豐碑荒草外高冢斜陽邊丁寧我良史千萬勿遺編

良夜吟

公習薄暮歸私第渾無事倚窓對明月却思在塵世

月缺魄再生歲宴少難繼所以洛陽城重此耆英會

揚少卿赴京

揚子上金臺敬賀天壽節壯懷喜遠遊不知疑橫雪

對酒志慷慨下筆前奇絕佇看承恩回宮袍煥猩血

在御史重慶堂

六合玉燭調萬姓仁壽域所以在御史一門多聚德

父祖皆具慶積善爰可識班衣繡衣在顯惟家如國

送天官進表

遠上五雲鄉敬賀萬年即用展葵藿誠匪同世俗別

帆張白下風馬度金臺雪世治莫忘危好進無逸說

李司丞文郁致仕再會

行年七十餘歷官三五品文歷日邊人政輝門下省

金臺思似海襄陽樂如龍賢子入橋門嘉禾秀高隴

水樂四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至太平八月初偕

大理公謁先師廟廟在城北因而賦此

聯街冒秋雨出郭行晨香禮竟尼父廟延登庠序堂

白紙論經史青衫滌酒漿我雖不嗜飲荷茲來意長

文談有益友仁化推虞唐雲山翠嶺翠霜摘翠垂黃

顧茲嶺外俗思我齊東鄉歸來生精舍一詠聲琅琅

寓憑祥縣有懷奉陳吏部

憑祥山縣幽環抱多溪嶺原草通行階庭梧蔭金井

魚出清溪綸獸未曛野穿廳閑事喧門不接馳騁

日邊使遠來海外星雙耿青年已罕迎白髮縣君請

共寓條經旬所語咸骨鯁入使皆忘眠坐對青燈影

黎蠻何不臣庖旅今爰整動如風雨生止如山嶽靜

擬看吊伐師靡破兇殘境納款多渠魁漢蘇成引頌

不聞上辛勞惟知報餉省捷書報須臾

卷之十

六

卷之十

七

天顏開俄頃偉哉開拓功絕勝抑與插伊誰之力
妙算有所乘

韓門感筆

天兵下安南如無人境萬艘畢渡瀘群虜造無影
曹從既倒戈蘇聖威引領首惡獲何時懸解溺亦拯

送行人余福將慶事畢還京

下車適盛暑返佈當清秋相逢雖云晚此別應難留

柳岸開金樽沙堤新紫駟既宣

聖主德運道吾民愛行志在青年莫待空白頭

賦英國公功業用劉參政韻

卷之十

張公有將才師出如風雨涉川潦不溢歷夏天不暑

海徵憐威名中筆許器宇動如鴉凌雲止似蛟替渚

鐵馬絡金羈緋衣觀白苧功業邁前休英雄誰可侶

非征餘孽未首念編氓苦大志在安人勝算自

明主傳檄先遠方招來自近府來者如趨市恩推罪

罔舉處處反旌倪一一復故土裸者衣給饑饉者粟

與使達者榮珪璋窮者樂環堵漁者池不罟陶者器

不賦或祈之撫字但以故作所待看及俗淳歸功頌

神島

桂樹吟哀子寄司馬

荆西有荆地地靈地亦奇城外水千里山前桂一
桂樹僅數尺鬱鬱依山陲綠陰布夏暮清香散秋
九天露常潤四時霜不欺我昔江上行往來頻見之
永為北堂棟忽有南山移南山去萬里遠植誠非宜
還共碧桃哉相對朝朝啼南來佳木少貞性殊不怕
被風刮地起此樹連根衰丘壑無所庇燕雀無所依
靈巖聲不聞晴旭陰不隨良材雖云已令名終靡虧
樗棘莫請匪爾茅蒼棟

送王傅檢討用其韻

王君有抱負又能卑自牧蚤年事雪憲明世倍驚矚

卷之十

玉署吟先華梓里美名族得句頻揮毫令人頓駭矚

贊襄元戎功威令秋霜肅協和海徼民德澤春田沃

他日奏華勛九重瞻穆穆

胡君仕文從事于南交越三秋矣瓜期將行有

詩雷別余因步韻以伸其意

潛心于孔門失脚來南徼三年海外歸一棹江干曉

白蟻過鄉關青年美師表玉器惟黃流勿勞問龜毛

此行多辟薦孰謂知音少報國當益壯會看濟時了

送鄉友通判李夢白公幹回家

憶昔在東萊共吟洙泗澤期與爭翱翔下意各滌滌

河上能官去固窮殆不惡日邊拜命來不憚尤可樂
每與談交游間亦共杯酌喜得際風雲而不念丘壑
君忽云別離我聞乃驚愕茅屋奇城獲雲途驅叱撥
沐

恩金朝深歸省班永薄須見我嚴君毋忘我新廓上
壽情怡然享年禮交錯我意及於斯君心遂許諾君
心不少移我事庶有託明年秋桂香手與重相握

良夜吟

徐颺掃夕陰虛碧湛秋水宿耀晶其晶飛潛止所止
露坐天君營因令塵慮使花香度庭憐竹影走窓紙

卷之十

十

我吟情事舒我歌心獨喜但知盡當為胡云者泰否
古今稱丈夫志在勞太史德澤冷人心譽望隆人耳
寥寥百世餘轟轟能者幾爰及

聖明時治教紹姬似黎庶登春臺才知處仁里廊廟
開堂堂賢能來比比照與徑寸珠支履連抱梓充濟
巨川舟善馳天旄明施設尼軻流調和俞伯餉入輝
席上珍出發達求天濟濟同匡扶豈持樂金紫政端
丙魏聲道學曾負唯氏風歌乃崇山功資授邦耿耿
北辰臨巍巍四嶽峙嶽嶽擇上圖大帝仰筆紀彼蒼
昭 皇仁休徵應無已白象來夷錄勳虞產陳紀仲

龜祥不凡嘉禾實不假言治莫漢唐勳夷何足齒接
武稱宋元弱縱尤可鄙堯舜是祖述湯武乃程軌日
月顧重明光輝燭遐邇雨露期長春沾濡均彼此嵩
呼不已聲

皇基千萬祀時歲在乙酉夏五月望日書丁京館之
西軒

卷之十

十一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一

詩

七言絕句

書懷

不種桑麻不養蚕不將實學附空談王侯斤兩無多
重有志男兒一担擔

廣元事監回還廣元四川之邊郡也回日正值

元旦故有是作

一年月日從今數萬里程途自此回遙想瞿塘剛下
去一舟如葉浪如雷

卷之十一

法雲寺僧送茶偶成

法雲寺裏住持來又奉清茶一小罍座上與談空未
了寸心陡覺淨無埃

宣德九年五月初二日視事之余暑側少憇俄
而覺來記在平野忽見西瓜于堆數十石許余
過之因取一杯袖之而東欲擇地以種既覺遂
成絕用紀其事意謂瓜子乃孤字也

大地平平瓜子堆老夫自取一杯來袖而東去從谷

裏欲擇田園好處栽

夢入梁梁東相覺而我成

合抱之材數丈長沉香顏色鐵心腸書堂上有
者且做東廂大春梁

再奉又少你絕句以留別也

雨露于今徧九垓天南何事又塵埃
發每帶天瓢一瀉來

江邊榕樹

往年花發燕于飛今日城荒杜宇啼
惟有滿榕樹好江邊常待暮鴉歸

鄭侍郎墨梅

群芳寂寂雪皚皚獨上春光志意開
只恐流酸調鼎

卷之十一

去倩人寫入畫堂來

野宿

白髮從戎野宿難一天風兩五更寒
何時解組歸田里紅日三竿夢未闌

憶京華

八年不得到京華江左逆思路轉遐
擬向今冬奏天子乞將骸骨早回家

晚詠

問疾客來情頗滲
病孤鶯弄飛有落霞
懶問偏加問誰許可醫

寄邑庠司訓從鶴亭先生以同遊玉真宮與道
官談論不舍歸而偶成

瑤臺瓊宇會斯須却愧塵襟尚未除歸卧北窓涼月
曉令人頻笑脫淵魚

寄登州知府于梓人以墨竹墨蘭見惠也

寫竹寫蘭何太神一川春雨滿嘉春吾廬若許留真
跡又見江南幾故人

過平灘灘在貴州境內山對峙中有長江其地

多瘴馬上偶成一絕

檳榔煮酒杯偏羨草果雞味火和几氣中融滿腔

卷之十一

三

于平灘應屬待如何

叙嵩山行

茅屋依山護竹籬稻畦水滿鶯雙栖老農耕罷桑陰

睡牛放山坡不用磨

撞川山行

山行久不見溪鳥今日沙頭一箇飛交交鳴喚上天

去飄然不用青雲梯

送郭夫參有父安之行以茶麩奉充途中之蓄

并以二十八字錄上

瀛州塵出秦川雪陽羨茅抽臘水金持向海西舟上

去故嘗我舊時心

九日張少師席上戲書

少師不外東萊叟長日閑談海上方若使玄關參得
透明年再醉菊花觴

通州舟上奉旨宗伯

南徼歸來鉛槧踈誤將宗伯寫司徒幾回閑倚蓬窓
笑仗獵金銀何處無

過濟南一絕用隔其體

往年載酒藕花湖醉筆曾將舞袖塗今日驂停楊柳
館名泉雖有故人無

卷之十一

四

臨清有僧馬其姓者素有飛行頗知宗旨聞歌

葉臨清之慶寺往彰德之山林持作絕詩用伸

錢意二月四日

一脚登開彼岸舟一節携向白雲丘相逢未久俄相
別不識雷情有偈不

元城寺有僧教侏乃故官之子資質俊敏因勉

以二十八字蓋亦席上口占也

空門弟子官門兒秋水精神玉樹資一貫五倫無所

昧一乘萬劫有何疑

京邸設興三絕

朔風凜凜雪紛紛金殿朝回靜掩門
妓席酒樽無我分一爐榻袖十分温

六出飛揚巽二狂祁寒偏到客中裳
平康儘有杯中物自笑行囊乏孔方

莫笑身如酒撇魚也勝吟跨騎橋驢
直沽水起舟行日短春長吟樂有餘

立春詠夢
夢與司空在水邊欣然縱目柳青天
青天大宇萬邊遷二字分明寫保全

挽師尚書
桃李春深成得意村城雪滿不知寒
聞人云自東阿過猶見孤兒淚不乾

夢寫離離不已覺成一絕用紀其事
今夜三更一夢奇揮毫不住寫離離
離有意于迂更要就虛虛作伴兒

口彌呈黃冢宰
穢垣事簡日偏長暑後松風午更涼
數屈高軒一笑莫云足下又生瘡

憶子琮
小兒關

話上京華兩月餘未不到家病起扶筇
頻引領令人聖得眼睛花
沂州道庵庭松絕句
老松青覆到眼前恰似豪家翠幙懸
一枕南薰清晝永玄關扣罷舞青天

召飲不赴時東海神祭畢而宴鐘鼓鏗鏘禮數
交錯直至日晡極歡始散是夕中酒而次日高
教授名飲不能興作此以謝蓋一時之醉筆也
畫堂清晝午風輕姐豆精盈意更誠不足尚書召不
得夜來宿酒未曾醒

小孤山阻風持節使江西
小孤山下買香燒彭澤門前繫纜牢
整夜澎澎湃眠不得看來無計息風濤

巴陵阻風二絕
昨日從容過洞庭今朝倉卒發巴陵
遙遙天闕何時到獨恨風濤不肯平

盛世星軺海外歸巽公河伯效靈時
如何連日西風起不肯徐徐向北吹

約友二絕
思君欲與話寒温不見聯舟過我門
籬菊自開秋寂

集 27-341

人名定空對月黃昏

白髮衝冠有底懷黃花滿眼為誰開乘閒得句今朝奉勿憚聯鑣過午來

謝人惠菜

少伴春茶菜滿畦滿畦生意雨中肥願君常濟閑門鮮莫待花殘鳥亂啼

求牛一絕

素愛中書德行嘉醉生珠玉夢生花而今老走禪無用幻送夷吾送巨家

朝回偶成一絕

卷之十一

七

日日朝回便掩門書窓吟罷月黃昏一身閒散無窮事難報金鑿聖主恩

謝人惠橄欖笋頭二絕

老來為客口偏饒笋攬承君惠滿盤燒肉烹茶厭厭後小窓深夜夢江南

九秋炎微落紅盞三月淇園露角尖遠到京華鮮可愛當筵對客不勝甜

春雪一絕

恰似梨花與柳花東風吹上碧窓紗呼童掃向銀瓶

莫不勾虛全半碗茶

印人召一絕

天轄朝回退院衙敲鼓棋子落燈花老來最怕對念谷不必勞伴再到家

閑中偶成一絕

人事亨屯由造物世情冷暖笑兒曹日長讀盡炎劉史獨喜任安義氣高

春寒早起

一段韶華未許殘滿前紅紫尚堪看如何風外楊花惡先逐東風去不還 此論逃僕也

春寒早起

卷之十一

八

東風不到蓋堂簷簷外輕寒不入簾白髮趨朝常起早車衣運問細君添

南回過高郵阻風一絕

暮發高郵湖上舟夜深颼作泊芳洲澎湃浪裡蓬窓客却念山陽是地頭

儀真舟上五絕

解江舟上有僧坐坐久惟聞夢泡談寫與新詩渾不

新詩吟罷蠟將殘

筆揮餘墨未乾不見江南趙有冠幾回和月倚闌干

乘風發棹望青山薄莫龍潭淺處灣想到江東龍虎

夕夕掛席又西還

江口風來氣勢豪江心浪起雪山高扁舟強發剛三

里篙子連呼下二篙

長江風惡浪如山舟楫顛危衆膽寒幸有石公能效

力滿船楫首賀平安

關詠

自念今春病在家扶筇日步也如賒參苓每服盈甌

藥桃李空開滿樹花

詠竹

沐雨櫛風不變更倚天依日勢崢嶸清陰大節皆常

一卷之十一

九

事頗引岐陽一鳳鳴

春日閑詠

花落深紅滿樹苔一雙燕子恰飛來薇垣畫水書

靜閣倚東風詠阜財

偶成

畫堂深處翠幃低紫硯香濃絲筆肥何事滿天春雨

露輕塵猶逐晚風飛

夏日即事

紫燕泥香畫棟空黃鸝聲巧綠陰濃葵花朝過階前

日正千傾心向九重

金陵二絕以未答程二舍人作此未及錄斯人

亦能詩者在四年冬十二月也

京國風和雪散乾溪門春早不知寒淮陰多有新吟

句曾拭雙眸醉後看

寄喜青年僮數閑那堪白駮起居難候門子弟多汪

度肯怪衰翁拜不迷

五年七月十五日通後五絕

金鑿宴罷出金門倚午歸來酒半醺又看殘編嫌字

小閣敲棋子到黃昏

盤船端午淮南發白酒中流剝片沽飲對銀塘擠一

一卷之十一

十

醉恨無紅袖與相扶

數口妻奴四壁居九重御筆幾時除夜來求得靈籤

報利在今年八月初

往日牛刀久割鷄而今蛟物又蟠泥舟橫野水待人

渡鳥奔上林尋樹栖

今日分明午夢中御前敷奏極從容傳巖呂渭猶陳

跡記得當年十八公 此篇述夢也在七月十五日

乙城會鄉人大名縣學教諭譚毅因雷杯酌席

上口蒲州造對體

往年青眼會都昌志在功名氣焰強今日白頭蓬髮

傳情眼 似舊話頭長

東昌喜雪二絕

清陽早似霜 疑屋崇武晴來雪滿船
來歲年豐今有兆 沿河正好宿營田

積雪盈階 尚未晴來雲挾雨
又霏霏今冬膏澤沾如許
米歲曲 應定可期

靜海阻風二絕

河水隨灣入海 遙風吹浪挾潮高
孤舟遠泊荒村外 頭到及下始發高

一棹南來阻海生 那堪中被北風吹
長帆高閣夕陽外 看到何時得上桅

卷之十一

十

亟欲長帆亟下 砥滿河曾浪雪花生
何時異二頭狂能鼓 批滄溟賀太平

雨花臺賞菊不赴

閑身未老得踈狂 既老登高有底臧
願惜良辰同酌酌 莫教黃菊自芬芳

直沽九日二絕

萬里乾坤一大和 村村處處菊花多
直沽舟上重陽節 獨對西風舞窈過

北去南來似轉蓬 直沽九日已三逢
黃花爛漫西風

裏誰共金英白露鍾

中川十景絕句十章為李給事作

中川城外舊仙壇 人去名存事可歎
猶記諮詢經過日 一鞭殘月五更寒

右醮壇曉月

石洞朝雲不肯梅 潛龍底事久蟠泥
爭如飛到蒼蒼處 化作桑麻雨一犁

右龍洞朝雲

花萼清高地步隣 年年花木自為春
當時獻賦人何在 惟有鶯啼燕語頻

卷之十二

十二

衣錦還家拜相秋 鄉閭欣為構書樓
而今人去樓摧又幸有時髦 接武脩

右書樓畫錦

菊生鴈塔不尋常 士若登科菊預芳
自昔趙雄題塔後 黃花已見幾番香

右鴈塔秋香

中川縣後有池 瀛立石題名 隸桂湖
雨後水深清徹底 不知縣令似湖無

右桂湖碧澄

聖水靈湫寺後邊滿池常浸梵宮天料應中有潛龍
在一禱俄沾雨沛然

右聖水靈湫

羽衣久不到玄門石上惟留巨跡存
丹井有泉塵累沒落花無主月黃昏

右葛仙掌跡

中川西望好峯三
耕雨眠雲替翠嵐
若尋杖藜携酒去金陵
西裏華陰南

右三峯祥翠

西川勝剎數東林
水抱山環入望深
茂苗漁郎殘照

一卷之十一

十三

裏分明一派太平音

右東林晚眺

錫考功席上口占
瞻瓶紅梅二絕
續自步韻

瞻瓶花神一枝紅
珠影橫斜入酒鍾
恰似西湖新折

得盡室滿地是春風

一枝梅挿瞻瓶紅
落葉浮香撲玉鍾
為爾流連今日

酒由他埋怨五更風

晚翠秋香二亭

栽松成樹竹成竿
鳳鷗巢未夢
綠安我坐小軒
馳處

處編氓何處有饑寒

九天白露已呼霜
三徑黃花始見芳
若假西風輕
力滿庭無處不清香

謝黃吏部惠葛布二絕

華裾同曳五雲鄉
承惠江南葛作裳
固却典儀知孟浪
歎廣嚴韻恐荒唐

節角徒賔值老鄉
曉來猶著薄衣裳
閑揮絲筆多殊

玉信說皇明勝李唐

李寺正恩慶堂

慈親教子已成人
得荷君恩又顯親
忠孝自來臣子事
夫君勿忘這天倫

春之十一

十四

挽李寺正堂

相夫教子是當為人
歿儀存內壺知惟有賢郎哀悼
切西風涕淚滿齊衰

和陳禮部謝惠海棠韻

深春院落海棠鮮
紅滿危樓近暑邊
昨折一枝送渾

府款君笑對飲中仙

謝惠魚

宗伯池塘滿尺魚
弄晴搖尾僅千餘
已聞缺上無魚者
莫笑隣翁有乞諸

熊大理卿巡撫江浙四絕

聖主憂民遣重臣江南無處不諮詢舊時多少瘡痍
在盡取將來達禁宸

田多禾黍箔多蚕雞引雛行犬睡酣遙想當年

旄旄無不聞停珍

人聞荆棘畏風霜誰識田園沐雨暢常見江南耆艾
說皇華惟此不尋常

星軺初發怨來遲鳳詔徵還費去思白髮才疎吟不

盡玉堂筆直自無遺

能大理陞右都御史之南京喜其得人作詩以

奉四絕

卷之十一

十五

廊廟從來重栢臺栢臺今喜得奇才擬有海宇蒼生

賴大應皇明大運開

楚楚人登二品榮描搨南上一帆輕金陵近處堪回

首揚子江深兩乍晴

十載詩書讀五車九天雨露感重華栢臺退食從容

處細看清和向日花

秋霜禦禦日融融荆棘蕭條草木茸好縱太平閑裏

目鍾山高處歲寒松

題靈境真遊卷二絕

淮南官迹飯黃梁莫道神遊是渺茫想像畫來今已

久梅窓展玩墨猶香

縹緲煙霞有路通琪花瑤草自春風勝遊未畢鐘聲

逐回首清虛不再逢

戲筆馮寺丞詩後

和我詩來惠我茶烹茶玩句味何佳不惟元白中心

伏又使盧全極口誇

沐公子墨梅

根深花盛異群芳獨賞西湖雪后香寫入溪藤高處

掛畫堂無處不春光

雲山圖

卷之十一

十六

青山疊疊白雲依依綠樹稀橫卧舟橋秋水

靜往來已趁夕陽歸

述懷

天上五嶺新歲曆日邊兩發故人書幾回臨楮思裁

峇却恨龍鐘肺脯虛

詠物

群芳罕莫獨存梅老幹雖生雪尚埋惟有東風能者

力江南始得一枝開

為甄尚書前館作

致仕司空極非家夜來騎鶴上青霄同遊英俊維宸

何似分金作賄高

九月初八日付子琮奉行

明日車陽約十賓秋香亭上共三巡洛陽真率雖云
美勿儉勿奢又可入

靈境真遊

名近雙成洞府遐神遊一覺筆生花龍蛇欲動煙雲
滿不數當年衛管嘉

冬夜睡起偶成

行行止止復行行到香山顶上亭日近天寬時
目群芳無處不敷榮

卷之十一

十七

畢通政召飲以病不赴

何事今年老病多春光九十一南柯都門東面纔潭
府好倩誰扶步步那

謝人視病

問病多勞老臣鄉深漸無力出門迎夜來畧與醫評
脉薄暮增寒到四更

七月初一日發龍江次日過三山

三山疊翠枕清流日暮雲深客尚遊敢是炎陬蠻已
服一江風雨滯行舟

過槽港

一棹南來五兩隨一江風雨示秋期舟人深解行人
意蓬底晨飡過午炊

蘭溪驛舟中即事

蘆花風掃刺樹尖江村秋水拍茅簷蓬窓吟罷
管新華涼生趁黑甜

廣西漓水舟中

曠海汪汪尚不波小灘洶洶待如何我多篙子如龍
虎銷得船頭幾棹歌

和王檢討賦元戎平蠻歌十首

一出王師

卷之十一

十八

南荒餘孽不來庭大犯勃姑扼至靈
聖主憂民遣水火將軍受命總天兵

二駐市橋

弓矢何勞習澤宮廟賁今日屬元戎市橋磨礪人心
壯盡道能成破賊功

三驅東甌

東都厭厭發長平南海波濤有巨鯨鉄馬一嘶東甌
靖便聞缺古賀持清

四收佛計

將軍舸艦萬艘過城門全蓋仗玉戈佛跡山巖
巖巖

逐末遺一矢入恩波

五破鹹于

我士桓桓鐵裹袍
賊船落落竹迎刀
萬艘一掃無遺跡
始信將軍膽氣豪

六下黃江

乘勝窮追到海門
黃江瞬息屬吾軍
鯨波無復狼烟起
使使發星報奏大勳

七取盤難

江上雕題倒應弦
江中矢石勢驚天
蠻酋膽落聞風遁
庖帳春生奏凱旋

卷之十一

十九

八哨東潮

鐵衣輝日馬頭高
蘭棹乘風膽氣豪
百萬雕題一揮散
紀功太史頌崇褒

九通清化

大捷東風發使靴
全功都自未完收
如今食足兵閑後
管取靈源兩巨酋

十還交趾

將軍功業重如山
三日能除百萬蠻
從此天南無一事
北江早聽凱歌還

陳少卿垂至成三絕寄之

滙江東岸草萋萋
又聽中原鐵馬嘶
幕下青油人似

五好傳一檄定群黎

市橋雨後柳陰陰
遙望轅門似海深
但願編氓咸引領
不愁夷虜不成擒

天高何地不飛塵
好雨當時處處春
曾見金陵垂白者
至今猶自說曹斌

陳吏部書至賦此以贈

去歲難留逐別車
今年還辱寄來書
江山多少春桃

李青眼曾看到此無
和劉博士韻

卷之十一

二十

莫向天南嘆寂寥
青山隱隱水迢迢
草堂深夜觀餘

史不惜芸窓絳蠟消

右一
一日思家腸九迴
客懷須待一尊開
莫教深夜芭蕉

雨送得秋聲枕上來

右二
天南何事不知秋
地在青天欲盡頭
草木連城烽火

在檄垣空倚晚風憂

右三
莫向西風賦
微春來擬贈綠楊枝
鳳凰池上承恩

重好學來公自補

右四

蹴踘如萍水上浮每從天外望神州欲將尺素傳雙鯉
才得瀝江向北流

右五

白日鬱孤夜挑戈將軍神策捷書多巒舊信已無生
意但問招來得幾何

右六

古鼎清香爇紫烟蔽垣當畫畫安邊何如昔牧荊州
者運甓晨昏不肯眠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右七

白雲直下望三山聖盃三山不得還恰似老班歸興
切向人求入玉門關

右八

往年窮理喻魚鳥止是工夫到簡編今日脩為方覺
熟自然規矩中周旋

右九

十萬貔貅百雉城大寬祖調定常平將軍擒得米也
去名上凌烟百世榮

右十

訪王儀之不遇

柳營西畔草堂空黃犬聲迎白玉聰不是故人殊避
我太平無處不春風

和劉左叅東院九寄韻三首

楚江霜落柳初黃華夏秋深菊亦香獨有天南偏異
樣綠陰八月陸高堂

漢庭良吏有醜黃數百年來姓字香今日天南多大
守何人宣力佐明堂

東院山前晚稻黃草亭深處硯生香吟成玊玉知多
少一字渾無到玉堂

卷之十一

二十二

和趙孟宏草廬為風所倒

茅屋踈踈暑雨欺竹籬落落海風吹何如江左朱門
好過午朝回對酌時

付慈廉太守

畫堂東構小亭成日有嘉賓鼓瑟笙我欲勸君休此
意好將舊蘊布新聲

送阮布政入覲三首

柳花飛雪水拖藍
早春光無限到天南
却憶五雲瞻

萬三

望九堂宮殿喜朝元治安長策
歐白玉精瑣

有納言

瀟水來風度柳花越南方伯赴京華此行莫道關河
遠四海從來是一家

全州舟中作

萬里西風一揮輕那堪灘水作波聲雖然險不如巫
峽不到大池不肯平

寄陳少卿

秋月揚輝稱幻像夜窓獨對勝常齊但知君政忙如
大郡管吾難病似秋

卷之十一

二十一

戲筆寄劉念憲

昨日城南誰作東玉驄白駭醉春風歸來好箇動
處不啻西山落日紅

龍游太守託祖母之命奉書稟事因成

可笑龍游老太君一封遠寄墨猶新衡陽莫道無飛
鴈今日天南也得聞

為北江府判作

一妻一妾尚分爭十縣三州幾日平寄與北江安判
府鶯鶯不是不知卿

寄友人二首

三年抱席在巖廬一旦禪餘念素居特為星輶邀小
酌不知深卻意何如

山中白石已回首隴上苗雲刈到家旋裹溪藤供坐
乳莫教暮雨打梨花

戲奉陳貳卿

夜來有客來相報報道高軒歇早過今已日高三丈
遠不知斯意果如何

送阮布政赴京二首

一棹東風出玉山一壺春橋過鳥巒衡陽水闊多飛
應寄平安兩字還

卷之十一

二十一

我從南越望東齊每饒齊人有所思瀝水一尊今日
別樓坦十載舊車枝

凡如錫示弟如珪如璧并姪瓊瑤知道我與
汝等相去既遠相別亦久托人不能以寄書托
書不能以達意政以暇時馳想不止擬成絕句

一章以寫彼此交懷之意倘一存心宛如會面
鄉曲達者亦與知之不一

我安南越瘴鄉民汝養東萊鶴駭親萬里相思不相
見西風惟有鴈聲頻

青山雨露水東流日出成春而後秋獨行芳甘氣爽

黃西風吹不到東州

新正五日父生辰壽有兒孫宴有親我自南來天傷

里每逢此節倍傷神

兄弟既翁猶子賢老親安樂勝常年天南今日無烽

燧惟勸歸民努力田

七旬六七白頭親長樂田園日日春昨夜夢歸無限

喜覺來還是異鄉人

二十年來不到家城西成頃舊桑麻老親分付兒孫

禮自把壺觴度歲華

不見親顏二十年寸心常在白雲邊天南儘有平安

卷之十一

十五

字只是秋鴻不肯傳

桑麻蔽野遠親庭桃李成春宴弟兄萬里天南思見

處一窓明月夢三更

新廓西頭是祖丘年年祭掃

于今二十年來

久不得重添土一杯

勁節凌雲楚竹長丹心向日蜀葵香春風滿樹荆花

發願兩存誠未肯忘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二

詩

七言律詩

莎針府學師命題也

東風淡淡日輝輝莎草如針出尚稀體弱有緣沾雨

露首尖無意假爐錘能鑽官道輕輕上難判征夫薄

薄衣多少佳人織指嫩不教收入碧紗幮

奉勅回京奉三司同寅于時皆有朝賀之行故

賦此以托之

久在南交德罔聞

卷之十二

詔歸北闕墨丸新九千里路無限險十二妻孥有底

親離却白頭衰老子托於青眼舊同寅明年京邸相

逢日痛醉新豐筮底春

遇欽州

萬里孤舟夕遡流五程十日抵欽州病縈餘熱思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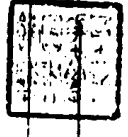
藥老法新寒憶獎表

殿闕有恩來海外蠻城無事到心頭時時想見

天顏蚤不得車莊跨紫駟

南交回還到京早

朝時洪熙元年正月十四日也



素喜詩書有所傳已將顯晦付諸天南交出鎮九千里
北闕來朝二十年已許捐軀炎海外豈期拜命
御階前朝回自說將何報相探葵心掬水堅

送人出使南交

南交持節數誰賢喜見高明又着鞭

詔自天頒星有應恩隨車去雨無邊多沽米石江村
酒慎選巴陵水驛船事畢歸來重見日禁城風軟柳

飛綿

寄老妻十律

草茅微賤沐恩光驚力維衰志不涯金殿早朝車服

卷之十二

二

盛盡堂夜宴綺羅香蓋眉有筆伊何在尊席無人執
政當青鳥來時黃菊爛西風滿路七香涼

右一

我尚天恩好爵廉爾資餘廢也便宜瀟瀟白髮憐借
老耿秋丹心喜自持富貴一生夫婦共田桑百出子
孫為今秋處處風光好熟路輕車莫又辭

右二

相從偕老匪荒淫重此元倫自古今汝話分明猶在
耳我年條忽款從心惟資蓮豆供昭穆豈藉楮事
織紅今卜相逢知有日莫教又向夢中尋

右三

結髮于今五十霜老來不比少年狂生前當盡朋同
樂膝下兒孫許自將百歲莫為千歲計一生先有半
生忙請看南北山頭墓若箇曾將麥飯嘗

右四

家世原從古泗水孝思無不自嬰孩田園禾黍秋深
刈丘龍松楸兩后裁四五心存茅縮酒三元泪洒紙
緘从老夫不得同斯意待爾親來話一回

右五

最喜承恩近聖顏奚云無我是儒冠二三品級未天

卷之十二

三

七六十年光然指間忙處常多閑處少別時容易會
時難一生夷險同誰道惟待夫人海上還

右六

青雲得路喜同陪白髮還家幸一回海上松楸帶入
夢日邊雨露自為懷歌兒舞女情雖篤舉按齊眉義
大乖此字到時詳此意七香早命赴金臺

右七

朝罷公余白日長倚窓常憶舊遊鄉三春花外輪蹄
早六月魂陰控筆涼家子起家能醞釀老妻懷土女
子而今再子同心字快看霞波上七香

右八

蚤年從學任飄零誰識策杖一後生孤館初寒無獸
炭小窓深夜有螢燈夫妻今喜頭雙白兄弟重看眼
共青竹看田園歸去日庭堦陰密酒樽盈

右九

今春瑞氣霽吾門感應從來吉夢存方嘆一身常在
客忽聞二子泣主孫積仁有自鍾先德垂裕無窮屬
後昆接武重光知有日先教理會奉晨昏

右十

四年八月十九日舟次東光小龍灣西岸追慕

卷之十二

四

先人忌辰致奠之餘哀念不已因成一律用紀

其實

每歲秋未到此朝心如袒括暗喙咷終身有服從繼
禮舉世無人置束茅赤手南來慚瘁窶白頭北望痛
劬勞遂窓明月今宵夢准得還家會一遭

龍灣舟上

兩到鑿江即北還而今始得到龍灣山川佳麗人常
仰冠蓋存亡事可嘆畫舫有詩聊遣與白頭無酒不
禁寒明朝私第從容裡男女稱觴日日歡

靜海舟上

去年跨馬出長安煙火雲山屬自間鴈儿不從千里
發鶻花又是一番殘蘭舟夜雨灘頭泊玉署春風夢
裡看身在江湖憂亦在不知後樂幾時還

遺詔哀悼有作

昂湖龍去萬方聞都怨蒼蒼太不仁住久江南人歎
老聖窮窮北派空頻松林宴錫思端午楓陸詩頌想
立春惟有勳勳功德在石渠深處典謨新

借周東一教授遊南達近城村名

乘間載酒出費官聯轡城南義氣同笑對樽前頭並
黑醉歸馬上頰雙紅袖驚野燒寒枝烏響度林巒野

卷之十二

五

寺鐘吾道平生在忠義那隨俗子哭途窮

寄高遜志先生時有子子人知府亦以親憐見

報

因闕于郎白絹封相違夫子練冠同十年楚國思鱗
客存世燕山失馬翁史部聲名是爛北石渠文字水
流東杜懷不逐蒼顏變依舊春風杖履中

過徐州

一帆輕快北徐過往事思來感慨多只辭祖龍先稅
駕誰知亭長已解戈關中有道諸侯會坡下無為四
面歌盆子不知天意在却爭豆粥向滌池

東海神廟齋次偶成寄萊州府學教授趙堂

先生泊色岸諸教官

獨捧天香到海濱
海濱遙望渺無垠
乾坤合體原無極
漢朝宗自有神
世不秘波昭盛治
時常分澤惠斯民
如何呂政來驅石
直到于今尚笑人

符節使江西行冊封禮直沽寫懷

憶昨都門跨馬來
佳人親勸小金杯
眼青劍北風前柳
心在江南雪後梅
十二時辰催棹發
三千里路計程回
京華春早燈宵好
看有何人著意陪

徐州聞于琮自南京回北京

卷之十二

洪上州城雪後埋城邊
洪水響如雷
報采驛使聞雞到
說道吾兒跨馬回
日暮誰家分煖炕
天寒何處覓深杯
佇看歸在燈宵會
偶坐隨行許汝陪

湘江舟上

一別湘江兩岸深
往年過處又重臨
山頭雲氣有朝暮
灘上水聲無古今
萬里南來誰注意
九重北望獨何心
佇看事盡歸田日
獨奏歸田聽往欽

過梧州

不到蒼梧二十年
今朝再過倍凄然
江邊山色渾如昔
城外人家不似前
散攬鮮嘗香澗齒
擯榔乾爵盡

流涎南交事監歸來日蛇酒多沽不校錢

悼司馬蓋兵部尚書陳洽也先忝戎務從師於沙河與賊利戰而敗績遂歿于陣思而悼之故作

憶昔同遊子最賢
而今事任紛然本
期菟狝投無地
豈料沙河別有天
遺骨不知何處葬
孤兒幸有故人憐
空梁落月思頻色
血淚雙流似湧泉

洞庭湖為巴陵之勝槩而岸有樓久雖摧圮而規模宏壯足知其向之不草率也希文一記錄之于上讀之使人追感不已因又我成一律

卷之十三

七

多槽輕舸過洞庭
南來風軟浪花平
占占鬼鳥飛無力
隱隱魚龍睡不驚
上下乾坤混沌池
東西日月自分明
岳陽多少騷人筆
獨喜先憂後樂聲

巴陵舟上

安危有命順為長
苦樂無常已屢嘗
重使南交過八桂
又回北闕望三湘
落花啼鳥山空好
流水夕陽棹自忙
他日賜歸東海去
黑甜清晝綠陰涼

遊君山君山洞庭浩渺之際孤峙而遠據有什刹在中有臺世云鑄鼎之基又有一井亭世云柳毅亭因遊之而有後作

君山如黛水如藍老去登臨力不堪未識儒官川
主徒勞行者獻空談軒轅鼎廢基猶在柳殺亭虛井
不堪節殺無人歸興速一舟夜泊岳陽南

余偕郎官全君造子啓曾學士第適黃菊盛開
滿庭秋意留余飲是時有時彥諸學士皆在
席上酒行歡甚遂忘其陋擬成一律用寫一時
雅集之盛時宣德三年九月七日也

滿庭黃菊費金錢正在重陽兩日前
酒呼童重出舊吟篇只知酬酢乘閑日不覺疎狂似
少年何事醉來容易醒寸心都在五雲邊

卷之十二

八

冬至后三日學上曾先主有早朝詩見示駢珠
綴玉可與雅頌並觀敢效先賢用費嚴韻特具

稿呈幸加斤削

冬至鷄人着絳衣朝陽唱曉曉光微鑿聲初止下官
蕭日色將臨萬炬輝金殿虞韶和祝故玉階華祝徹
庭闈太平有像今遭遇獨恨年來白髮稀

挽曾相光薦學士子也

昔奉晨昏在內京已聞聰敏過諸生從來積善召
慶何至云凶負太平今几盛埃空自暗書憲燈火
誰明蔽君玉著歸來晚幾度傷心月滿庭

謝人惠白魚

玉署孤高自尚寒雪鱗雙遣我何安喜看賓館行厨
易竊念漁家入署難夜宴餘馨偏助酒晨炊鮮味倍
加後不知慚愧之瓊報且道何無尺素看

謝人惠椒攪笋頭

故人惠我遠方珍京館嘗來味竝新紅落洞益炎嶠
晚黃穿犢角渭川春虛心勁節論君子始溫終竹等
直臣非是可食充可重揮毫成詠不知頻

謾興

揚柳依稀掃道遙春深正是着鞭時都門裊帳陳頒

卷之十二

九

早楓陸綸音出不遲風暖花香遊子樂月明酒醒故
人思蕊蕊玉署如椽筆為我多吟送別詩

哀金華處士妻子惠

一笏傳家數百年獨聞子惠愛林泉生前積善無人
肖身後後榮有子賢高塚松楸多雨露豐碑文字薄
雲天七夫存效能如此不枉重勞太史編

清明有感

去年賓館青精飯今日帝鄉藍尾杯丘龍松楸九弟
掃門庭桃李子孫培一封白下無人寄千里青齊有
夢回會看聖恩許歸老林泉到處是蓬萊

為邵伯梵行寺淨源和尚作六月四日也

邵伯西邊暫艤航開窓忽見達磨堂坐隣蓬底爇炎
暑來越松陰納晚涼金碧交輝新殿宇江流園翠舊
池塘老僧深解崇儒意烹罷茶來又炷香

高郵湖有感

往年涉險過斯湖今日看來不似初東岸功成人有
賴西風浪起艇無虞蒲生新綠魚龍穩柳發濃陰鳥
雀居安得玉堂椽筆老為書片石置湖隅

臨清中秋夜舟上懷友

五兩清晨發上流一生今夜喜中秋風催錨鍵雲蹄

卷之十二

岫天遣團圓月滿舟人在日邊空自想杯停花下共
誰酬南飛白鴈應無數竹寄朱門錦字不

寄元戎十一月十一日代別

賀罷千秋赴遠程適逢多士有餘醒畫堂塵榻連忙
下金尊瓊漿激灑傾大喜風雲同際遇何妨舟楫入
漂冷輕風短棹夕陽外不暇登龍道別情

送儀真二舉子

詩書本不為功名爭奈功名在後生丹桂兩枝同日
折青雲萬里一特登鑿江朝雨微塵泥淮水東風短
棹輕我到京華雖老憊鴻臚傳處尚能聽

儀真與江右僉憲黃會於舟中席上戲成考覈

榮陞又得歸省也名翰者

官滿烏臺課最陞承恩又展孝思情懷親有似懷君
好衣絲無忘衣錦榮落日壘江杯酒盡東風白下布
帆輕米春尤願歸朝早盛把民情達聖明

佳安元日五年也步祝公韻

時調玉燭治何平氣轉鴻鈞物漸登薊北青陽咸有
賴聚東白髮獨無能且如聖關馳情祝何似隨觴上
壽稱尚念雍熙誰解頌惟君巨筆為能勝

過德州良店驛俗名桑園三月二十九日

卷之十二

重裘擁雪出淮南今脫重裘試薄衫平野深春夢泛
綠長河新霽水拖藍臨街酒店多留客近宅桑園不
養蚕獨恨鶯花逢客裡蓬窓閑煞老瞿曇

魯家務復回四月十一日也

魯家務堡喜重來治道三陳端幾灰心在日邊身未
到詔從天下掉空回隄防工美醍醐勞漕運舟邊何
陌催王事暨時行樂處鷓鴣聲裡藕花杯

興濟阻風

天風連日自南來呈使扁舟適北回欵欵篋篋斷
續迢迢河道又繁回燕臺有詔新恩集楚館無書舊

恨堆凡事從來由命裡不須妄想不須推

題羅氏族譜

休論名家總幾何文江獨數一門羅鄉無隱德逾先
輩代有才名擅曰科累葉懿聲譽盛九重褒典錦
章多煌煌族譜勝碑刻貽厥孫謀永不磨

七月十五日休暇約陳司徒奕飲未舉而為他
客所已因錄之于此

今朝休暇荷恩光底事能消白日長客部未閑投轄
禮儒門泮解爛柯方兩軍初合何人勇三戰全贏我
武揚夫子有爭非止射也宜下飲歡霞觴

卷之十二

十一

十月十一日舟次衛輝汲縣河下驛大梁周大
參一見詢知舊寅許文超撫代事暨駐于汴郡
因成律亦席上偶成也

旅食京華三月餘君家舊第故人居往年打作無成
績今日司農有遠圖從使北聞招撫稿大參南捧起
居書歸朝若遇同儕問為道原蒙病未除

冒雨北來泊舟南旺夢回詠之十月十九日也

畫舫清曉發安山南旺停時夢欲開茅屋朔風酒火
濕蓬窓夜雨客燈寒金鑿風品思重出玉骨憐
一有人若有誠天必應不知五兩幾時還

詞詩二律

皇明圖治重三公白髮承恩入九重白喜丹心常皎
潔却嫌矇眛太朦朧莫云巫峽安流異不與終南捷
徑同行看明良相際久江山草木總春風

聖明天子御華夷今日分封效古時有土有民由自
德無荒無忘白無危服膺祖訓良心樂滿并王家令
聞馳四海蒼生忘帝力此情惟有玉堂知

六年三月初一日戲寫前三句適有客至而置
之越又二日因卜叢獲吉遂卒其篇非真可以
為詩特寫一時之懷耳稿之丁今日收驗于將

卷之十二

十三

來神豈我欺也哉

春風桃李滿園開正值齋居鞞酒杯客有可人期不
至籤呈佳兆恭將來都談近世房姚事曾論當半旦
真才潦倒無成空性燥得開懷處且開懷

平江仲子叔敬承父命往西蜀祭掃先塋轉求
餞詩時在乃尊席上乘酒揮毫之成以送叔敬
善吟哦好學者也

儒門高第將門兒遠省先塋重孝思一棹纔從金斗
發寸心已為錦城知休雷秋館傳鴻雁早向春山聽
子規他日金陵重會處樽前細讀舊吟詩

哀祭岳父

日行才足稱儒冠命與時違乃可嘆
象鼻山遊春癖
舞鶴兒嶺去夜漫漫三湘俯竹無由見
九畹佳蘭有
夢看更憶西江埋玉處白楊衰草露團圓

紙帳

幾回沉溺在連漪一旦登庸着蠶絲
直許畫堂深處
設莫將銀燭醉時移兩餘屋漏思雲
母夢斷詩成慕
雪兒更喜梅花心思鉄江城空自角聲悲

郭指揮席上偶成

庭槐夾道綠陰濃燁燁侯門似海深
同道自宜詩對

卷之十一

十四

作知音那在酒頻斟
乘揄有景嗟予老
焚香無忘識
了心取是汾陽王
可重高風凜凜到于今

哀刑部白侍郎

片在金臺拜侍郎
今來白下忽云亡
五刑弼教論三
載萬物歸根又一霜
京闕有恩欲黍稷
廟堂無夢泣
孤孀佳城遠在涪郊外
從此長眠與世忘

哀兵部秦郎中父

錦章封錫聖恩深
浮世盛紛不到心
正好樂遊採芹
坐那堪醉卧古藤陰
故人有誌辭何切
賢子無文痛
罔禁落得東山叢
佳處白楊歷歷盡沉沉

哀大理柴少卿

往年承命出金臺
雨露繽紛北府開
寃獄弗聞知
政長途方喜
甥良材那堪棘寺張
輩去無復金門待
漏米執紼未能斲
我老臨風東望不勝哀

沐都督邀飲歸醒偶成

甲第深沉主客嘉
膽瓶寒浸牡丹花
壺觴有意留齊
史絲竹無聲之楚
娃醒處不忘心
北向醉時應柏日
西斜明公歸到滇池
後肯憶青門舊子瓜

遊後湖步吾秋官詩韻

人老衣單怯曉寒
肩輿後從氣桓桓
滿湖春水凝眸

卷之十一

十五

綠一葉扁舟逐意寬
對酒有勿無限樂
揮毫成韻不
勝歡太平堤上歸來
晚畫角高樓曲未殘

挽刑部陳侍郎

正用多才羽緝熙
那堪一病失扶持
有名遺世心雖
切無子傳家事可
悲十口齊衰舟遠
三山故舊淚
空垂平生事業吟
難盡盡在時紳巨
伴

教授三先生文侍絃小兒來省佳翰遠頌雖未

識荆宛如對面作詩
一律用展謝忱
家子遙來問起居
開顏又得寄來書
絕勝紫泉勞鴻
鴈不用操刀割鯉魚
愧我有官寅亮之美
君無類楚

備餘待看詔許東歸去握手論文一笑俱

清樂公患牡丹九年春也時兼兵部事故聯中
及此

清樂公何用意佳年折送牡丹花兩箇時事纏迂
叟自道也一段春光付老娃奇色異香驚陋室深根
固蒂在名家我慚空識東風面不到芳園共紫霞

正統三年四月初五日吾友通政徐公置酒召

賓余亦在列蓋賀天下之雍熙特登樽前之惟
謹也獨余衰老弗克又陪留人代謝遂自先迴
慚無謝閣下之雅懷乃強運燈前之充筆設詞

卷之十二

十六

以陳肺腑過目乞付丙丁呵

君賀昇平閣大開也招迂叟盡堂陪昔憐白日休閒
過今信青春不再來綺席龍鐘愁久立監與踴躍喜
先迴漏傳酒醒思量謝對燭揮毫不用裁

五月十有四日地官署後設酒與吏部蔣稽勳
以序別意時有太常輒少卿先生在席太常公
因出送蔣公行韻余於席上和之以道別意

遠送郎官到大都馬蹄得意奮康衢天邊有詔御金
鳳海內無人嘆白駒此日且財行客酒他時常迂相
公車廟堂諸老如相問為道塵襟尚未除

立春設宴二絕

問送泥牛袂若何敢知吾道不蹉跎一時陰否消
盡四海陽和化育多有酒似醉斟臘脚無人如玉轉
秋波自將巨筆成高興三尺溪藤一掃過

莫計春秋享幾何且將閑裏酌顏跎隨朝北闕慙才
短致仕東萊感惠多二十四初登仕路六旬九益沐
恩波今朝席上歡相語明日門前幸再過

懷平江伯陳元帥

自別淮南帥府采鉉情無日不榮懷再晏久喜交游
善唐宴咸誇漕運才黃菊西風惟自詠清博明月共

卷之十二

十七

誰開今朝白首重相會後會應知得幾回

寄致仕呂少卿

在官思慮樂常少謝政歸來憂又多守今政踈談卓
骨子孫學劣教尼軻昂成雙洒乘龍淚詔下頻吟擊
壤歌何事先賢忘世易欣然獨占懶雲窩

謾興

老夫有幸際唐虞五十年來在仕途甘闕恩深新少
保東萊人老舊尚書丹心有志恭弘化白髮無能效
敬敷四海交遊知我來何山肩肩賦歸與

送少春官吳廷

父事寅清定省稱夢現常遠故園飛一封書向承明
奏千里帆從建業歸闕掖有思來曠海門庭無地著
光輝忠臣孝子皆吾分蚤脫斑衣尚錦衣

挽周處士副都御史潘父也

濠泗當年動義旗林泉深處獨棲遲攀龍附鳳雖無
分跨鶴騎鯨乃有時封誥自天多雨露挽章傳世總
珠璣賢郎上得逢堯舜餘慶瀾流想已知

壽段侍郎太夫人

熙熙皞皞聖明朝積善之家有幸遭貞節夫人踰五
母絕奇兒子繼虞皇日邊寶誥推恩重堂上斑衣度

卷之十二

十八

壽高我望東萊空感慨無由膝下報劬勞

大理呂少卿慶壽堂

有壽之人享福多公年七十福如何四朝咸事方松
栢初度重逢感夢我先聖有言仁者壽賀君無事醉
顏酡山陰更比蓬萊好待我歸來定一過

都水部鄧郎中萱堂

為人享福在多年今見徽郎有母賢婦道克家齊四
德母儀教子邁三遷金鑿主錫推恩誥水部官開上
壽筵當代衣冠盡忠孝願君努力要蕪全

德川舟上望魏少卿

同辭楓陛出皇州遠適金陵喜共遊猶子東萊因問
信故人南去不停舟菟藏春色思青眼菊抱秋香笑
白頭楚水轅門吾友在不知肯為我留不

席上和蔣猶勳

深喜微郎際聖朝生平好善與人交才高不論文章
價年老猶堪筆硯勞天語嚴明求俊乂世情冷淡笑
兒曹他時得意須行志慎勿同流恥緼袍

送林照磨行

聖主求賢古莫儔綸音屢出鳳池頭益中駉驥逢知
日雲海鯨兒得意秋下筆如神何有骨存心似水最

卷之十一

十九

休休丈夫本為蒼生出不在揮毫在運籌

和陳通政靜海寺牡丹韻

牡丹如雪又如丹都傍僧堂與道壇富貴春光掛鶴
頂風流夜月浸珠盤獻采西泠天何近開向藍關地
不寒好景好賓須好賞明年又知共誰看

西出都門韉鞅多昂昂帶博稱冠龍吟關外春風
軟獅子山前曉日和中使未未天慙陶高軒暫駐梵

宮過良辰美景堪行樂酒教人沒奈何

龍江橋上偶成

金川門外龍江驛三日兩日來一遭午後有與幾頭

躡秋風疑駭雙刀挫北聞瓜埠湖聲遠東望鍾山王
氣高安得難入金闕唱我我待漏又知勞

送子琮復讀書應天府學

至親青子畏乎離諒爾生資不甚癡易子教時雖在
父潛心學處匪由師三冬文史須教足一字功名且
莫題他日果能尤悔寡不煩士類不相知

汝未生時我遠離而今老大尚愚癡用心就正非無
友立志求明自有師班氏妹從技筆發扣如嘗向過
橋題他年若際風雲會勿忘東萊好四知

憶周庶子

卷之十二

二十

自昔承恩赴建康令人頗憶老春坊荆花盛發充庭
秀桂子聯芳近日香枝藝幾回嗤曳白還家十里展
焚黃明朝楓陸承清問願道明良庶事康

大理呂少卿致仕南歸

我美山陰呂少卿太平謝政最高情黃麻北出千金
重白駭南來一棹輕春瓮酒香詩興發午窓日轉夢
魂醒從容讀罷蘭亭記好上東封答聖明

白駭瀟瀟老少卿公清原不負平生九年官滿三書
嚴千里程脩一棹輕闕下有人談令譽江南無賦責
高情老當益壯君知久勿賦歸與到聖明

哀師尚書

人見騎鯨去不還誰知畫虎已成斑且將銖銜監方
面再佐天官陟地官桃李春深成得意村城雪滿不
知寒聞人云自東門過猶見孤兒淚不乾

大理寺鄭寺丞兄怡雲詩韻

義聚年長國錫頻惟君不出事經綸志味近世乘聽
客跡邁先朝聽履臣一樹荆花常帶雨滿庭棠棣不
沾塵寄來北寺陰鏗句爭和江南白馬春

少宗伯子瑾歸祭

少宗伯子正青年不為功名廢簡編拜闕北來人心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尺掛帆南去路三十束芻禮長焚黃後也酒心馳尚
尋前自古忠臣由孝子賢郎丁此要拳拳

挽段司寇

偉器成因久琢磨聲名大自擬巍科此身正際風雲
會何事俄聞薤露歌失怙孤兒心欲碎未老老母淚
偏多九原一枕何時覺徒對空梁落月我

挽曹御史父

天上風霜拂世情人間玉樹遂凋零惟聞庭訓徹終
日不抗塵容過一生萬古驚天火惟恩錫誥荷
承明賢郎哀毀宜如蠟川詞林悲樹聲

治邑列位相公余啓閱來書手不容釋盡誠過

愛銘感何勝特作律詩錄奉電囑笑鄰幸

一官同邑道同科飲射雖多事不多時兩家家治鹽
殺春風處處聽絃歌我頭已白無由會君眼常青有
信過遙想當年未會好至今竹帛不消磨

卷之十二

二十二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三

詩

七言律詩

寄胡祭酒願菴

一朝拜別九重天五兩歸來十二年館閣故人書屢
問橋門多士眼將穿卜居塵外無輪鞅垂訓江左仁
簡編從別東湖常對月梅花夜夜到窓前

哭岳飛

大厦將摧勢已孤當年都望此公扶半千跌騎方興
朱十二金牌却為胡海內旄旄無所賴獄中父子有

卷之十三

何辜累累高冢夕陽外空使英雄洒淚珠

征南過彭澤縣

山城落落枕江邊客棹搖搖過縣前陶令宅東山入
畫鼓即磯下浪驚船石田撥種耕秋雨柳岸簪笻釣
晚天民樂官清虎舜世昔郵不到已多年

過潯陽

一夕東風一雨後一帆南上九江深客子沽酒秋花
外人喚渡船楊柳陰彭蠡回看思禹績廬山相對慕
歐吟文身地遠何時到蓬底開樽且自斟

過黃州

東風如意送行舟不信吾舟是
逆流纔倚蓬窓看赤壁
又籠紗帽過黃州千家門外斜陽
豈百雉城頭細雨樓好問坡仙
歸歧後有人夢得羽衣不

舟中謾興

湖水遙連鄂渚天江風頻送武昌船
黃蘆灘闊秋飛鴈綠樹林深暮噪蟬
西蜀久安諸葛武南蠻猶待伏波賢
如今交土勞

天討指日將軍奏凱旋

過臨蒸驛

臨蒸南去入炎方最愛西風滿棹涼
湘水石灘晴日

卷之十三

二

汨衡山雲樹暮蒼蒼伏波事業猶輝漢
刺史文章尚重唐佇看交人啣壁後師
班佇上喜非常

過蒼梧

聖恩浩告諭丁寧使節煌煌益勵精
八桂客居秋十日九疑舟泊月三更
炎蒸地許調和節器歲人宜後使
輕顧我師平交土早喜看遐邇樂深耕

淨州舟上

晝夜搖搖客棹輕淨州西上聖南寧
瘴無蹤跡防秋燠
月有光輝喜暮晴茅屋人家隨地住
根船燈火隔溪明
炎方持有先歸客特寫新吟寄直清

檄垣謾興

莫道安南不可居安南江石也相如
詩書成俗俾無弊風土宜人樂有餘
六月黃柑陳俎豆四時香稻滿郊墟
承宣無術慚多教新韻頌書舊草廬

檄垣自述

平生不計命何如今日誰知道可居
萬里馳驅王事隨三年蹭蹬世情疎
南平時有天邊詔北望渾無海上書
何口陞辭歸省去舞班衣絳詠康衢

次逢吉朱先生二韻

岸闕沙平水不流交人無計守瀘江
三橋齊列六軍

卷之十三

三

渡萬馬一嘶群虜降民望孫天有意
將施英邁世無雙
功成治定何人紀獨有先生筆似扛
騎撥舟侵日不空多邦一破便成功
樊崇勢已眉空

亦對秀兵神刃不紅輕舸已逃寰
海外斷松空落越江中
待看治定功成日敢賀將軍不世雄

送逢吉朱先生一節尋詩以謝因步其韻

同使入南交者稀性君堪送此節
歸削完虬尾漆僧濕鱗就鳩頭金
更輝吟倚晚風歌醉帽行拖杖雨
濕征衣
回朝莫嘆多衰老萬里扶持去似飛

送趙孟宏還京

近世誰能處險哉惟君行止不勞思從容海外承恩
日彷彿江南去國時官道晨備行馬急客窓夜恠報
難逢唐虞日月今依好願學當年老稷夔

寄王儀之郎中

我寄天南歷八霜風流僅見有王郎
好夢金三閭春夢長絕壁孤松當
秋黃侍看歸拜金花諧鶴立靖頭漆翰香

和徐祺省元雷別韻

荆花共樂初逢日蜀鳥欲聞別時
勸忍看歸棹柳除移憐石有少頭
白愧我無裨賦

卷之十一

敬絲歸到錦城耕隱處勿忘佳句寄相思

送王時中還京

昔遊花縣念民艱今贊烏臺化速登丹詔九重天
至白頭萬里海邊還東風芳草綿綿道落日平林處
處山此去定酬平昔志瀘江不必唱陽關

宿齋偶成寄劉博士

齋居端坐正存誠獨在微垣蕩草亭
晨絳紗帳燭夜深明今秋為旅猶征代何日登方觀
治平博士先生諸大道可無一語慰存情

步劉博士韻二律

我何村柳冷南蠻已見中華曆五頒每欲絃歌興游
微那堪烽燧起天關咸承

聖主恩光大又喜將軍武畧開明日頑狼當盡墮一

封先上慰龍顏

落落茅齋遠俗交公餘兀坐厭塵勞
急秋色滿窓山月高無客不將瓊筆出有詩頻付錦
囊韜他時事鹽承恩去鶴立楓宸聽鳳韶

為諒山貳守阮勝徵作

諒山別駕舊書生門館無私有政聲
脫公堂蠟炬夜深明人家買犢耕春雨村社收蠶絡

卷之十三

晚晴願得夷民均樂業南交始見世昇平

寄友人

京華別後屢星移海徼從來過鴈邊
涉十年嶺外又相思眼青每美人如玉心赤何妨綠
歎絲雨露滿入春拍塞人生遇此要須知

和林從事別韻

往年草屨下邳州跋涉渾如博望侯
夢越南三度客窓愁別來柳岸常分處望到雲山歎
盡頭四海熙熙堯舜日願君努力效伊周

奉陳少卿

念我如蓬走二京美君似玉最多情龍州對酒看
發駝海連床聽雨傾衣弊那堪雙驥蹶囊空不受一
鮮烹令人忽憶裴叅議解到黃江一識荆

步陳吏部見寄韻二首

莫問雕題有幾何義旗指處總投戈城頭虎旅停傳
箭原上蠶家擬織校犒士每憂報餉乏傷民深愧俸
錢多穢垣倥傯無情思揮筆磨吟恐字訛

念愚本是舊書生何幸身逢四海清孔孟道存能報
國孫吳知乏莫言兵要旋馬首朝楓陛頂拔鯨鱗出
海濱明日捷聞何以賀瑤觴錦瑟月三更

卷之十三

六

寄賀陳少卿

孟敬西來寄好音四凶一旦盡成擒凱歌迭奏三軍
氣董食爭迎百姓心瘴海不雷投井帽月窓猶對續
絃奏織山振旅知何日進邈鹹關入壘深

次陳少卿韻四首

平生好直惡依違道在馬論體瘠肥顧我才疎甘遠
牧羨君事畢得先歸八千里外官如舊二十年前事
總非不是齊人急功利平生好直惡依違

北海家傳幾世居南交官止一茅廬夜窓明月自盈
縮情院白雲頻卷舒民疾每牽雙曉合世塵不濈寸

心匡何時擊壤如中國環堵蕭然樂有餘

遠客殘秋不慣禁那堪風雨草亭侵髮髭白髮忙終
日彷彿青年惜寸陰江上網米魚已醃床頭香噴酒
初淋蕭條客思惟君對莫憐泥塗沒馬深

莫美囊無雋氏金何如筆有杜陵神若聞過夫宜骨
誨不到饑寒且莫陳空屋病軀新命吏長塗卧孱舊
夷人從君幾度歸來晚對月思量愧具臣

寫懷寄陳少卿

白髮親年七十二七年不見豈情堪自知于責如雷
恥難報君恩似海涵客夢有時歸社曲那書何日到

卷之十三

天南窓虛月冷人蕭索讀把新吟草草注

書懷寄友人三首

多謝明公遠寄書如心成怒執能如昔聞能敬則交
久今見求親而反踈頭白也知憑社鼠眼花猶會察
淵魚休休自許思公藝喋喋河勞效宰予

百年倏忽足人生四海漂零屬官情兩鬢蚤如秋雪
滿寸心常似夏葵傾頗將大事籌油幕莫用閉情指
管城石康春風歸柳近疑同花底醉新聲

大事成時幸蚤從春風滿棹品江船交情顧我如平
日依然從他甚佳年白髮始看經澶句畫堂閑弄阜

民絃夜來喜得捷書到準備壺觴露布前

元夜戲成

海微炎蒸久不清今年元夕觀休微東風絲竹家家
酒明月樓臺處處燈白駭守官慚乏報青春行樂嘆
無能微垣吟罷甫三鼓猶似當年待漏聽

和陳貳卿見寄韻五首

恩光再被使炎荒中亦常如在廟堂湘水夕陽明插
柳邕城秋兩落枕柳吟揮班管珠盈帙夢醒青油月
滿床司馬得人與聖憊舊游何處不生光

一時官府簿書忙萬里唐虞日月長最喜小民無業

卷之十三

八

色却嫌俗吏少剛腸絳章十載官南服戲綵何時觀
北堂天遠風高鶴鶻健肯容孤翮共翱翔

越使南來四杜遲故人北望寸心馳日邊再許陳三

畧海外重逢在幾時杯酒未酬新款密鴈書還寫舊

相思人生莫道如萍水離合原來有定期

白髮添多眼欲花忽聞馳報有皇華西風消息鴈千

里明月相思天一涯司馬不因憑柱筆伏波焉用問

津樞使君久負懸孤志莫道交南不是家

炎荒不比玉門關油幕重來豈等閒萬里瀘江新畫

舫一聲越鳥舊青山叅謀有道且多福撫字無能俛

厚顏尚願多情珠正盛莫教秋老鴈空還

十五年九月八日交趾生負充貢者三十一人

吾義兒宗儒亦預其列行之日文士皆有祖餘

贈言愚因步其傑作者之韻以華其行且勉其

志也

海宇清寧積禹往英才踊躍觀神京嘉林曉日雙注

遠瀘水秋風一掉輕董買從來談道義尼軻端不負

功名諸生此去須加勉日日交南聽好聲

奇陸僉事

憶昨江南送遠遊著鞭追不及行舟在馬馬上頻回

卷之十三

九

首望到天涯欲盡頭三考有聲新德政十年無外售
交游海大迢迢西風早慮念飛鴻有到否

人之仕進願列清史者以其當言路繁風紀也

如臨川陸廣平兩為監察御史再拜廣右按察

副使後又調僉交趾憲司事到官以來理刑之

善譬如由基之射楊王良之當御無為不當無

往不可今已官滿九年赴京考績別余將行余

既喜其久歷清要愛其能振風紀故託鄙辭用

伸饒意時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也

泥封遠出恩光大聽馬南來海傲安萬里瘴鄉雙隼

酒樓發東風五兩船白晝錦衣親合近紫雲金結
官先相逢有日君知否瀝水拖籃小放綿

輓芸淵先生

文江高士道如何出處從容總異心諸葛坐勞斜谷
口伯夷終餓首陽坡玉芝花謝風蕭早丹桂枝芳兩
豈多天祿而今班馬衆看鳴佳續付絃歌

寄劉博士

十子相別不相親常憶君遊建業春按舉有登山歌
勳黃清無妮鬼神欣曾返老上陪驚明入擊昨題齊
屬臣位日隨登麟閣云佳聲擬向口題聞

十一

送方通政劉鴻臚事畢還京

都下同來萬里程天南僅見兩星明羣鄉敢將馬
去雲路能將鳳詔行刺櫂著篙秋水鷗籃與載道晚
山晴矣荒已親尸風火尤頑推誠達聖明

賦川中徐棋村隱卷

君才俊偉世承平却用閑情去隱耕布衣飛米春正
好子規啼散月初明心忘帝力膺時樂志始家聲看
既成我亦有田東海上歸耕是不在蒼生

送劉左叅政赴京

大黍北上五雲鄉桃李春滿路香別酒洒江山雨

征衫著馬海風涼一身計國忠壯萬里歸家

志強南土烽烟猶未息此行須為建吾皇

奉陳貳卿四首

十年交誼羨齊嬰一段中情託管城澧水日長蘭葉
秀市橋春早蚌珠明人家有酒未肯熟海微無塵折
不鳴

北關天高多雨露何時同聽九成聲

海微夷氓昧教條那堪做處水迢迢漸磨成俗時頂

久權度能成法尚饒入仕人咸思錫福觀光誰不愛

趨朝明公曾有蕭條舍五鼓窓前鵬未銷

卷之十一

十二

客裏休嗟無馬騎心頭無惹是扶持二千勸合功多

著五六郎官事鮮遺毛穎有倚尊深師楮生無命脫

運漪菊化風外長安遠願早歸朝拜風儀

休言文耻是脩程只願民安樂政平志士總懷宗德

義愚人猶識木蘭征君依日月階清要我際風雲愧

悔盲冢宰望隆當代重頭張大綱覓群英

相臺公餘奉大常制侍上稱其善詩也

相臺西聖院深沉中有高人閉戶公毛穎不刷淨得

意楮生無命亦何心入囊價倍尊陶玉謝也壯如龍

水金李姓齊名如人接武如金

步陳貳卿韻

綠柳管中氣勢陰碧油幕下更謀忠人知自北來
里誰識平南第一功御壁行看來石廩解貂擬與醉
新豐頤公多算休遺策國事從來大在戎

任大參勉使此以詩見示因步其韻二首

三十年前學聖賢老來猶未識經權天南但解居仁
宅海上何能置義田商室獨稱伊尹任漢廷還讓霍
光專孜孜志在編氓樂不美詞林一字傳

我愛皇華羨少年高吟泣鬼辯驚起四方諮度蕪車
對三載旬宣更周愆北關泥封思曠蕩南荒烽火事

卷之十三

十三

雷連待看歸奏

天顏喜楓陸掄材日九遷

十三年春丁宿于府學諸儒畢集以鼓為題成

有歌詠于因何教授傑作以步其韻

蜀嶺奇材斧既成桃林牛鞞釘尤明中虛不使鐵塵

入體靜常當大禮鳴莫逐春風喧綺席好隨夜月鎮

魏城虞廷昔日夔專羨還藉伊聲致太平

端午席上

四海昇平日月長金陵今日又端陽位兼司馬忙還

樂心在蓬萊老更強解粽雖因流俗作開樽喜有放

人嘗文夫志亦明... 光

說將精勤先人之郡墓

沙漠人回海宇寧池陽猶在幕賓名滿頭白雪年何
永一枕黃梁夢不醒積善無涯餘慶者贈官有自聖
恩榮生芻未遂足陵帶惟念豐碑太史銘

送姪璉還鄉

姪逢甲第疑如夢第就佳城淚似泉我亦自知青眼
在彼蒼不為白頭憐喜悲交集無人識離合重看有
爾賢歸語故園諸春屬都將孝義樂堯年

端午席上口占奉史部黃公

卷之十三

十四

金陵今日遇端陽公看相運語舊長常東丹心依日
月何慚白髮際虞唐杯傳米石葛蒲酒盤薦泉州黍
角糖待看明年當此日畫堂別是一春光

天官惠布

葛布織長總兩端故人患我我何安適當感暑裁何
易曾念初寒織羅難脫處呼奴將入篋衣時知婢已
薰蘭重承雅意漸無私聊寫荒詞奉一看

寄太常寺寺丞二律

我憶城南老太常結廬靜在古橋傍門前溪水終朝
綠軒外清風六月涼昔年成新雅頌瑤琴操合舊

宮商何時得預同杯酌直到香消月轉涼

自離海岱到長安五十年來幾轉官羨子清閑詩思
好慚余衰老酒腸寬已知黃閣有房杜莫道朱門無
憲丹軒外松風秋瑟瑟不知焦尾共誰彈

挽蕭御史父明遠

世事紛紛不少干故園歸養寸心安三分春色隨時
易半百年光枕處難天關有恩金詔贈雲林無路溯
樽闕而今喜得承家子拓府崢嶸著考冠

沐公子敬齋

孜孜畏道不離躬肅肅威儀表裏同視膳問安無少

卷之十三

十五

息下門執馬有餘恭善交得友思嬰德作所期君想
且忠于若始終存此念晚成不減舊家風

沐公子綵筠軒

特搆華軒甲第傷盛裁脩竹異群芳滿園生意疑千
畝一榻青風想四方地接風雲根抵固天分雨露子
孫強願將大節持門戶勿效徂徠飲與長

和越使王侍郎韻二律

我步雲途五十春老志氣喜如神但慚位重才無
補那應門高甃有墜駕去星軺人未久寄來雲漢墨
酒新而今來際明良世願效虞臣夙夜寅

晚翠亭

公署雖無壑與丘結亭署後一殿幽梅花舟上霜開
早松竹亭前幾度秋絳筆吟來情意闊青藜踏喜綠
陰稠夜米聊倚東風起不覺從容又夢周

秋香亭

瀟瀟白髮起幽懷結箇亭成竟約我北闕近連時雨
降西風遠送晚香來本因退食思民事那為延賓勸
酒杯飽嚼金英懶脚去愛他清意勝蓬萊

挽周處士儀賓父

不事功名事典墳遠居丘壑絕塵紛庭臺有客松陰

卷之十三

十六

勸猿鶴無隣薤露頻朝摺挽章輝北斗賢郎哀汲汲
南薰先生多壽應多福除慶重看裕後昆

招蒼祝畫士歸

休憐阿堵傳神手且聽驪駒在路歌一棹東歸秋水
關寸心北注故人多深樽開處新吟得焦尾鳴時古
調和桃李松楸全在土莫教雙隼客中蟠

秋香亭九日雅集

秋香亭上森如玉九日風前對酒打喜有馮庭秋意
任更無一箇俗人來休教孟帽空垂地須脫陶巾再
鹿陪流水年光只如此太平勿惜重闌懷

陳通政九日登雨花臺不赴

節屆重陽綺綺安開雨花臺上勝春臺但窮此日欣欣
賞莫說當年荷荷哀烏帽有情多抑菊白頭無分共
御杯待看學得冲塵就歲歲登臨極早來

綺席張時菊正開登高宜上雨花臺群英濟楚爭行
樂六代荒涼不用哀此地縱非元亮徑何人不物伯
偷杯慚余衰老君休笑深嘆青春不再來

和山陰圓通寺獻師韻

內有操持外有儀則名應恨識荆蓮門開重捷初延
遍爐裏輕烟又話時自古江南崇釋教而今塵外喜

卷之十三

十七

辰曩明朝別向錢塘去幸寄西湖雪裏枝

陳通政考績

銀臺官滿赴金臺秋兩初晴路不埃馬到石頭城下
駐艇從海口岸邊開閉門有句乘高興投轄無人遂
推懷謀最承恩陞辭能迢迢歸路莫徘徊

奉勅賜主藩使宴

中官新捧御書來海外諸藩進首回光祿設筵羅玳
瑤尚書當席勝蓬萊感恩致謝龍顏見望關仲誠虔
拜陪沉醉歸來高詠龍群猶自染庭槐

清樂軒

戚里高人道進備外除濁氣內忘憂每談文子有
適深羨伯夷無外求常把琴書留眼底不教名利到
心頭待看清樂軒開日擬取新吟對酒誥

都察院位照磨先人種竹軒

久聞干越有高人愛住青山種紫筠滿地綠陰無皓
暑一窓清意有餘春凌雲大節宣成器向日虎心不
涖塵更喜兒孫今被澤九天雨露四時新

挽趙武庫父

秋深萬物悉歸根歲暮西遊道亦存十室有家哀故
舊一門無路事晨昏徽郎致毀踰常禮寶誥加封裕

卷之十三

十一

後昆若問長眠忘世處藥城廓外永安村

和人遊靈巖寺韻

鴈落群峰接九霄梵宮磊落路迢迢水蘸玉筋蒼頭
吐山寺青松白鶴巢遊子有官心耿耿禪僧無事志
蒼蒼他年有詔歸田里也托尊榮變瘵家

和人遊能仁寺

能仁大刹倚高岑石徑荒涼竹院深玄鶴巢松常有
蒼白雲出岫素無心禪僧神在遊空境即使勞因布
德音獨我綠村當大任服膺常恐不能任

和清樂公中秋韻

簪下衣冠清濟道誰知關馬一生幽能冷珠玉三千
字一卧瓊瑤十二樓未對晚香酬九日先乘清樂賞
中秋文章富貴名天下何羨門前水起洲

和清樂公九日韻

曠逸樓高地不塵重陽爭賞菊之新郵杯樂聖雖多
客下筆如神有幾人脫去塵襟凡主客歸來醉眼看
星辰老夫勉強廣嚴韻臨楮深慚字不真

寄弟祐

同氣連枝有四人兄年不惑早沉淪我紫珪組家山
遠汝事松楸祖豆頻世薄只知妻子愛老來偏覺弟

卷之十三

十九

元親何時奉詔回新廓白髮相看共一樽

費子實無心翁雨歸

不由門第上雲臺甘分田園伴草萊骨肉相逢方盡
樂家山久別又興懷舟停迤邐江邊樹人勸溯流行
外杯此去未知重會日早煩春鴈寄聲來

送人回豐城

海宇熙熙玉燭調劔城夜夜德星昭一經教子傳家
久千里懷人掛席遙樽酒交談方切切客窓歸興又
飄飄杯泉長畫渾無事願上東封勿憚勞

眉壽堂亦共春官先人也

台駘親年九十餘故山一別幾居諸日邊有分雷調
焚膝下無由問起居舊著斑衣藏篋笥新頒綿結耀
鄉閭尊顏欲得常常見眉壽高堂大筆書

成少司徒思彩堂

正喜椿萱雨露滋風霜何事一朝衰斑爛有篋藏於
我白髮無人舞向誰孤子永懷千古道九原不阻寸
心思而今幸際明良世信道居家治不移

說蕭處士

海宇無塵日月明田園有分子孫寧滿替白髮期終
養一枕黃梁夢不醒聖主結頒泉策貴賢郎列位栢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臺祭主前事業休勞問栢在豐碑太史銘

又

自古人生皆有死何人能得盡衣榮前朝一命非官
小上壽百年幾數盈積善在躬昌後裔推恩錫誥貴
作城白楊深處豐碑晉過客看來字字聲

周職方致仕南歸

周道昔乘驂駢肥上林今聽杜鵑啼日邊金鳳即恩
出江左敝郎謝政歸夢醒千念新韻廣酒開春苑故
人稀玉堂令嗣思庭訓莫道賓鴻不北飛

哀亡女

諸掌不茹久蕭條四德常存徒解寒朝結臨堂九十
里寺尼憐家遠三遭資粧嫁女伊尊事築堵栽松攻
弟勞莫道服輕恩義重年年十月復苞芽

鳳陽熊太守官滿復任

聞說濠梁太守賢十年一星任蕭然白頭史豈能除
弊綠野民歌不愛錢借寇幾封爭北上承恩五馬又
南旋願君努力希先指黃相當當年自穎川

天官舍人省回

遠想高堂音問疎特來建業問興居昔驚客棹風前
發今喜親庭日下趨上壽心常思爵滿南歸口不道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臺歷天官有子能如此擬見君門早晚話

王都御史豫章送別圖

出鎮江西都御史今朝忽奉玉音回盜警發擣先爭
適民感懷柔款再來蘭漿輕搖歸興速栢臺重聽政
聲諧老夫強作詩相送筆未揮時眼預指

送吳都御史之南京赴任

仕子咸求著冠栢臺高處到尤難才由貨總能施
設位不虛充責糾彈行色適看離薊北聲名俄聽滿
江干從今人得春臺上莫再東山覓謝安

太常馮寺丞松風軒

小軒四外盡青松
鬱鬱叢中細細風
露頂兩時嫌首
花瀉茶聽處喜聲
同來巢有伴雙玄
鶴解溫無絃一
樂桐夷夏均懷
堯舜樂那知此
樂更從容

撤棘之後宴諸名
公故作此以識太
平之樂

京閣取舍主文公
玉署開筵品物豐
盛世不冠文會
樂太平絲竹頌聲
同別時華英吹三
疊醉后休教舞
八風歸見故人當
國者願言民尚有
疲瘵

送舉人赴會試

多士來京周後期
幾人下筆慙先知
已看虎榜登名
草勿使鴻臚接唱
逢雙玉瓶空人欲
醉一帆風順客

卷之十一

二十二

何怡從來施設由
年少願盡丹衷翊
萬機

走筆于秋香亭識
京師秋闈事也

考官天遣玉堂掄
多士雲七棘舍分
不待漏聲燒一
燭爭將筆陣掃千
軍登名有數循成
執較藝無私藉
主文他日臚傳廷
宴後入官尤願盡
廉勅

焦可欽林塘清畫圖

熟看林塘清畫圖
綠陰深處草堂孤
朱衣黃卷終朝
對紫陌紅塵一點
無且在山中況費
德將來日下聽
都喻老夫入仕立
平久對此吟詩想
二疏

睡起閑詠

江左居官海北家
山莫計路程駭寫
殘兀上銀箋
信刺盡窓前蠟燭
花海岱白雲常夾
兀但株脩竹正
交加待看東去逢
知己白雪吟余醉
茶霞

寄太常馮寺丞

人家處處樂雍熙
未若寅清更有儀
使至召時思踴
躍病來着莫怕驅
馳玄門故舊今休
訝綺席賓勿素
所知感德無由伸
謝悃挑燈中夜寫
新詩

喜于迎送因而偶成

松柏從來耐歲寒
老人偏見幼兒歡
交晨相送蘭堂
出薄暮爭迎政府
還我輩不妨垂白
髮爾曹須識舞

卷之十一

二十三

衣斑古人成立皆
年少勿效群兒碌
碌頽

挽羅都御史先君

處世惟知積善強
間身又在太平鄉
半生劍北風雲
遠一覺淮南日月
長令嗣相臺官顯
援而君泉壤詰
褒揚好將太史脩
來誌勒作豐碑後
更光

開讀有作

陰慘陽舒古有之
今朝復見聖恩推
鷄御紫詔天何
遠馬驟紅塵使恐
遲盡沈售成皎皎
善沾新澤總
熙熙從今小大皆
為善不測之恩罔
再期

寄子琮

我館通州半月餘金陵偶有奇米書八行字表博洽
息百拜尊前問起居屋符苟完斯足矣俸求券俱即
沾諸江干雪後梅花發擬與吾兒一會岩

魏少卿考績

潘印翰志匪慕剛

楓宸推誥異傍求四朝任使忽何重上載寅清職假
優酒盡日斜離別館帆聞風順望神州金臺儘有南
米鴻得意佳音肯寄不

和楊少師

百辟紛紛百志熙謹陪龍馭祀天時贊停宮闕天連

卷之三

二十一

近人肅衣冠月上進百獸舞餘辭玉殿六軍隊整護
鸞旂至誠有感

皇天格五色祥雲遠太微

又

冕旒肅肅上金階分祀纔知到草萊敝上和音聞九
奏斗邊平耀喜三台慶成設宴勞光祿錫眾拜財發
鹿臺多少從官爭上頌人人高似子雲才

七言古詩

次陳貳卿韻

南交抔土阻山水數百年來壘不起陳弱有如將絕

儀飲會真休聞臆穢幸而中有陳雷守一身萬里祈

天兵天王弗忍弄凶器但將大義丁寧明陳胤孤子

如愛狗黎權獨弓國無偶奸諛從史成推戴眾口一

辭孰可否天王遠送添平旋東風滿棹龍灣舡搖搖

南出應祥境林深路狹揮行鞭先奇後正軍堂堂元

戎竝馭軍中央彼不速遁乃敢拒滿天春日成秋霜

填然鼓罷誰亭亭三軍兩散天平彼孽謂得計吾

軍云勞形天一怒頒黃麻將軍露憲驅塵沙幕有

良平之心視塵多信布之瓜分列船迷津若轉杯輸

糧滿堡如山推縱有金城湯池恃何能當我仁義哉

卷之三

二十五

灑水瀾漫嘶鉄馬盡飛逸歌風雅夫子桓桓迅雷

至孽徒靡靡懸河瀉渠魁生致在今冬垂髻戴白雍

熙中武功已邁商周盛文教期於唐虞同奈何餘孽

重經過我班師意成蹉跎將軍義旗爰再舉薄苑川

血前尤多古今天地常陰晴將軍到處來捷登嘗於

黃卷看陳迹今向清時觀實行王道平平賢路開君

恩需需慚鴛材時雖不為人所重而今不為人所回

向來病瘦如蜂腰故人不見令我招曾聞遠赴鴻泰

約曾聞步雪山陰橋與交在義君須念况君平昔好

書劔書劔有成孰可傳才名衆與稱無厭一隨轉轅

將軍營泥封丹下推衛并秋今事監齊殊馬每賦或
微言歸程他鄉萍水誰賓主但願黔黎皆按堵施吾
禮樂同華風息彼風煙無外侮瀘江南此一渠受一
月內回背青願君斯能信當漆雕若義勇為類于洛
請君仔細計從前好處相逢能幾度

寄王檢討卅三十韻

日邊玉署多奇英妙年獨奏三擢卿丰標落露水壺
清霄次汪汪湖海宏吟我金玉相和鳴揮灑雲煙事
縱橫九重深處多知名託之翊我元戎行元戎資爾
天南征運籌默相任匪輕一身韜畧三軍精動如排

卷之十三

二十六

空風雨驚止如天地山岳寧有戰必勝無敵兵有攻
必克無堅城祗今賊子賊舟停聞風遠遁趨燕程將
軍功業從此成將軍營壘何其榮秋坦百萬貌貅營
乃知幕下推良平我白瀟江初識荆以誠相與如弟
兄他時振旅還神京史存直筆非私聲揚眉吐氣重
登瀛向陽葵紫漢當傾當今

天子唐虞明願言海徼瘡痍祇費刀買犢思歸耕

悼林興祖參議

少年有志先飛昔中歲好近排荒唐學書學吟以陰
空古心古貌恒揚揚縮章紆綬無定方東掖之民

君詳西京之地名尤彰虞部趨朝靴滿霜穢垣施愛
勝甘棠丹心耿耿懷

君王天南一棹迢瀟湘古邑不比西并亡碧海蛟騰
雲鳳翔九車綸音來如颶車回盛暑汗流漿八挂民
迎惟恐傷威頤與天同其長玉芒不向反霜秀乘龍
直返白雲鄉我欲贈之一瓣香我鳥中素意倚荆瀟
江自斷煙微茫令人惻惻瞻彼蒼從此絲竹聞宮商
夢回月落空彷徨

奉舊趙孟宏

趙孟宏心休休襟懷落落誰能儔不以自在江湖樂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嘗以太平天下憂青瑣承
恩入封馭乎群侯邦土與同事輔轍乎皇猷雲龍風
扇一時遇舜日堯天百姓足九重遠謫何所之萬里
南來有餘裕囊空難買蒼梧船足脫誰供古邑鞭我
聞徒自增嘆息寄聲雖到那能前昨見鷄陵哨兵報
馬頭開報知將到我亭深處春先生我樹下時塵自
掃趙孟宏此米當多勿人生百歲三秋蓬天南未必
身終窮豈不見宋朝冠司戶煥煌赫耀崖上又不
見唐時老韓愈轟轟赫赫烈烈居朝野丈夫富貴原尋常
在才名邁前古趙孟宏休休中朝下馬瀟江東

與君開我床頭羗脫巾爛醉挑花風

岑陳少卿

市橋別淚揮未畢清遠西風報消息開城宛若對平
襟入目令人知放密一行四行先交情三行四行詢
治術熏沐閱至五六行木端始云及家室我官南交
垂九狄眼底家室誰與區頃年復竹油幕公早曉提
攜問過失啣杯即醉總忘懷和句喜成巖拘律所交
在道義豈但膠與漆一朝凱奏歸別酒滿樽出感梅
會面難今何寄聲疾君書意極兼我心知已悉南交
雅趣惟山水摸寫小圖愧草率無聲詩愛有聲畫皎
言僅得三五七甄草雖不切世務一段精誠俱已述
土桂恣樂故居安水母加勤赤脚逸此章款達過屬
稀什讓重函付便驛遞遠北泛古邕舟行行上見長
安日長安日邊敷奏餘却憶石渠誰秉筆攻取戰勝
功是雖在元帥運籌決勝事亦由有良弼古人任大
憂愈深正猶持盈常恐溢斯回盡所學毋伴名異實
大叅杜公脩貢之京設酒賦詩以饒者續紛于
瀘江之上余因三江阮教授韻步之以饒其行
白雲無心出孤岫玄豹有情隱深霧化為霖雨澤蒼
生養成文采得靈略丈夫能存經濟才治世自獲明

卷之十三

二十八

自進杜公家世南交陸昂藏孤鶴雞群秀心地有容

福自昌鄉閭無間民歸厚弔民伐罪王師來仗義投

誠如強負富貴在天豈偶然昇騰有日非驥附郡守

三江承恩多官歷一紀靡空屢再承龍瀝拜參未金

紫煌煌輝白晝孜孜撫字雕題安所惡不施欲與聚

有財能施固庸怪有謫能弭不知怒民歌南土之甘

棠國倚大厦之梁柱一朝海檄烽塵飛處處休農益

兵戍安妥獨見稱三江譽美遠勝封萬戶今將貢物

輸忠誠欲觀

天顏瞻國度不勞萬里乘波濤惟喜九重雨露拜

辭風陛聽給音贈別詞林錦章賦青霄路遠疾歸來

失取使我無西顧歸來却憶在何時梅花帶雪留春

住臨別強將詩句吟期君永保功名樹

黃忠宣公文集卷之十三



黃忠宣公遺像

黃見別集



遺像

黃忠宣公別集目錄

卷之一

御製

勅類

後樂堂記三道

後樂堂詩有序

後樂堂記二道

祠堂記

重脩黃忠宣公祠堂記

祭祀儀式

別集

一目錄

東里遺墨三道

卷之二

傳二道

行狀

墓誌銘

神道碑銘

制命碑記

詔命替有序

燕氏墓誌銘

黃氏畫像序表

卷之三

像贊四道

諭祭文

祭文十二道

卷之四

五言古詩九道

七言古詩三道

五言律詩五道

七言律詩四十四道

卷之五

別集

十目錄

二

哀辭

輓詩序

哀詞有序

輓詩後序

後序

詩文集後序

重刻詩文集後

卷之六

教儀

慈黃氏教儀卷後二十三道

終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一

御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恭鴻圖篤思治道政本所寄必資於舊人儲闈之建必屬於名輔咨爾北京行部尚書黃福發身儒術事我 皇祖

皇考敬歷中外遂自冬官卿轉北京行部尚書交趾以撫新附之民歷年滋多端厚之資濟以闡敏之才弘毅之器達諸恭慎之行蓋上資其才下懷其惠偉

朝集

一

然勞績簡在朕心是以嗣位之初萬里外遷庶幾朝夕用爾老成今授爾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於戲為國用賢予尚資於直諫輔儲以德汝必懋於功庸勉之榮往其祗服

洪熙元年三月十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之治惟簡賢用官矧夫職之重者師保以厥弘至化六卿以分理庶務而又託以輔守之任者乎兼有是責厥任匪輕朕嗣承大統

至印必惟舊人界以其任咨爾首德大夫正治上卿
少併兼戶部尚書黃福敦重恭和信敏直諫事我
祖宗四十餘年殫力應誠多効勞勩忠加於南徵政
成於冬官兼長官僚存總邦賦允諧中任簡在朕心
特進爾光祿大夫賜之誥命仍參贊守備南京機務
書曰人惟求舊朕之於卿深切倚毗尚惟寅亮弘化
足國阜民益隆成績如畢公之克勤克成朕惟汝嘉
汝其懋哉

正統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奉

別集 卷之十一

天承運

皇帝制曰我國家敦尚古道優禮大臣生有褒封歿
有贈諡所以崇德報功獎勸賢良也故光祿大夫少
保兼戶部尚書黃福蚤以剛毅之資明正之學歷事
列聖五十餘年操存廉慎清名克勵乎士風履行端
方素志允諧於臣節迨我

皇考益隆倚毗而卿遽馬淪謝追念往勞宜仲卹典
茲特追封特進兼祿大夫太保諡曰忠宣於戲輸誠
盡職生已存進於崇階稽行揚名沒可垂光於永
傳焉終始夫表異恩靈其如存服茲嘉命

成化二年五月初七日

勅類

勅尚書黃福卿國之老成久學於外朕為念不忘也
之勅至布政司按察司印付尚書陳洽卿馳驛
還京以副朕延佇之意家口如有可應付脚力後采
故勅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卿在交趾垂二十
年篤效忠勤積有惠愛人心悅服即今黎利作亂皆
因有司失於撫綏所致交趾之人望卿之來如赤子

別集 卷之十一

三

之慕慈母勅至爾即星馳來京沿途更過軍衛有司
驛所應付軍夫拽船擡轎急速前來故勅

宣德元年二月初四日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卿前在交趾垂二
十年篤效忠勤積有惠愛人之信服洽于一方

先皇帝嘉念老成萬里乃還俾輔朕躬今交趾之民
思卿不已朕固不欲卿去左右而重違民意其為再
往鎮之夫若臣相契不以遠遯尚殫心力必使人人
咸得厥所庶幾以副朕懷其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
卿悉掌之欵哉故勅

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交趾布政使司
布政使阮勳爾福等清忠正直東愛民之誠恭敬
良堅事君之節皆

先皇帝朝老成朕所倚注今交趾不靖發兵征討凡
總兵官所行一應事務特命二人參贊其同心協力
運籌建策和輯將帥獎勵軍士早成平定之功用安
一方之衆凡事有當陳奏者悉密封以聞益懃忠勤
用副委任欽哉故勅

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別集

卷之一

四

勅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卿

先朝老成盡心國事朕所深嘉勅至即馳驛還京任
以部事故勅

宣德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勅戶部尚書黃福朕今嗣承

祖宗大位深惟南京根本重地守備必須嚴固卿歷
事

祖宗四十餘年老成忠直厥績茂著今特命爾參贊
襄城伯機務撫綏兵民操練軍馬大小庶事皆同襄
城伯李隆及太監王景和等計議停當然後施行

其益篤乃誠益勵乃志以副朕倚任之重欽哉故勅

宣德十年正月二十九日

勅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朕嗣承大統圖任
舊人以靖家邦卿秉德履義事我

祖宗逮今五朝奉上愛人務持大體教歷中外譽望
惟嘉今特陞卿少保仍兼戶部尚書守備南京參贊
機務賜白金伍拾兩綵幣三表裏南京國家根本之
地保傳為國弼亮之臣卿其體予至意益效忠勤光
輔于理於永久欽哉故勅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別集

卷之一

五

皇帝勅諭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福

國家饋饌多出江南比歲以來輸運轉艱必盡處置
之宜庶幾經久之道今命卿往同總兵官平江伯陳
瑄計議或何處可以立倉收貯却令攸運官軍關支
接運前來或不立倉收貯只令報里長納戶并運糧
官軍仍舊各自備運前來數者之中何者為便卿與
平江伯陳瑄就便提督施行務要軍民得所輸運不
之其緣河備運木植等就便提督務要施設有方
軍民樂於趨市各處河道淤阻之處亦須計議停當
或委本處都布按三司堂上官或令緣河衛府州縣

官就便量起軍夫隨時脩濬務要河道疏通舟行順
利其各處開壩往來官不得人為權豪勢要所挾啓
閉不待致舟船阻滯一程動經旬日開壩損壞經年
不行脩理亦須計議設法整治務要啓閉以時流通
無礙凡一應饋運之事俱要整理停當悉革舊弊尤
須盡心撫綏軍民斟酌其力不可過於繁勞并嚴切
禁止下人不許因而生事擾害取人一毫違者輕則
就彼痛治重則奏聞區處鄉等皆國之大臣朕所倚
注夙夜用心出謀發慮上副

別集 卷之一 七

宣德四年四月十三日

記

後樂堂記 解縉紳大學士

聖天子尊臨大寶臣縉當筆署

詔奉天殿中

聖天子若曰冰與民同樂其以署

詔紀年大哉

聖天子身脩思永樂以天下二帝三王之盛心也所

民萬世一時之遇也昔者二帝三王以是存心也其

以皇變稷契伊傅周召下至禹夫厥尹皆同心也

於海隅蒼生凡有心者莫不向為鼎新人和上下
體何其盛哉亦感應然也

聖天子位於上寧無翕然應於下者乎北京行部尚

書東萊黃公昌邑人洪武甲子舉于鄉入官監事

太祖皇帝歷官至工部侍郎

聖天子首擢工部尚書調令官永樂四年師征安南

命公先次廣西鎮遏調饋餉給之絕明年安南平總

治交趾布政司按察司又明年盜起海上師復來征

兵民事劇版服情變撫摩帖仰應對周旋于以體

聖天子之盛心平定安輯之伴其具樂無異于折旬

別集 卷之一 七

之中輦較之下也是以竭其心思勞其耳目盡言而

極論彘倖而夜息揣摩盜賊之情而惟恐一事之失

其機度量任上之器而惟恐一事之失其當身體終

庶之艱而惟恐一物之失其所此其心無時而不憂

也迺以後樂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余記之且曰余有

慕乎范文正公之言亦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也嗟乎文正公雖以彼相出鎮立功而陸而仁

宗未究其用故上視周召有所未及者今

聖天子所以任公者過於仁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

文正公者乎雖然其言即周召之言也其心即周召

之心也公慕之宜也今茲南交尋復絃靖公既
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聲睹干羽之舞公之樂也
以卿相之榮有庭闈之慶里門下車命服稱壽亦公
之樂也夫是之謂後樂也若夫世之所嗜好而矜誇
者豈公之樂哉然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庶
幾聖賢之樂者與是將以名其家居之堂也豈不可
以垂示其子孫哉公今所寓齋舍也亦將大書揭其
間俾後之人知其樂之所自而咏歌

後樂堂記

曾榮大學士

別集 卷之一

憂樂人之常情然常人之情有當憂者往往不知
其為可憂而未嘗憂也其所樂焉則必欣欣然先樂
之以為足以快其心志滿其願歎然自肆若無所
事焉者惟士則不然其志之所存常與人異惟其異
於常人則其憂樂亦豈常情之所能同也哉蓋士以
身任國家之重治亂安危之所係若患若未形禍機
潛伏衆人不知其為可憂也而獨先憂之四方無虞
時和歲登人皆以為可樂而先樂之矣於是乃獨後
樂焉故范文正云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萬世不易之名言已乎東萊黃公洪武中

以進士歷官戎幕陞工部侍郎蓋自蒞仕以來夙夜
在公竭力殫慮孜孜焉惟欲自盡其職而憂民之心
未嘗一日而忘也此其中之所存為何如哉公在永
樂初進秩尚書承

命出鎮交趾兼領方伯之任方是時國家太平無虞
率服雨暘順序嘉祥屢臻公乃雍容在邊德流惠施
民以底寧而公之心庶幾亦少樂矣於是始作堂以
居而名之曰後樂焉洪熙改元

天子念公久勞於外召還以冬官兼太子詹事子奉
委職春坊遂得與公周旋辱不鄙以名之意屬文以

別集

卷之一

九

記之嗚呼世之獵功名饜富貴者汲汲焉為身謀惟
日酣嬉宴逸思有以窮極心志之所樂而恒恐在他
人後此其人於當時果何所裨益哉公自釋褐入官
鞠躬盡瘁歷職中外二十餘年其心戚戚焉恒若有
弗憚然者及夫四海之內其民熙然皆得其所樂而
後公之志始克遂焉則公之樂誠後於衆人之樂矣
假令文止公九原有作又烏得徵斯人之歎已乎觀
公之志孰謂今人之不如古也雖然予之言不足為
公重輕然樂道人之善者亦予之志也遂不辭而為
之記焉

後樂堂記

王英學士

戶部尚書燕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其所居曰後樂之堂蓋取宋范文正公之言也公在洪武中鄉試起家衛幕陞侍郎永樂初升工部尚書叅佐大將軍征交趾雷鎮其地洪熙改元之初徵公還

朝以尚書兼詹事此改戶部公之德量清直寬弘博學有文章其為政也精敏詳明不事苛細務持大體歷官四十餘年始終一致卓然為大臣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者也朝之卿大夫豈有踰於公者哉而公又以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言以名其堂欲益加憂勤不

別集十卷之一

十

自逸樂之志即文正公之志也其榮名位績著之青史垂之無窮者非公其誰英辱愛於公竊登公之堂喜為公道其美也敢序而賦詩云

詩曰高堂何渠渠維公之所宅揚名以後樂公志安所適緬惟范公言服膺以為則嗟公間世賢天與資超持剛明且曠達忠謹兼亮直六經絕苑羅諸史廣探索詞源若江河浩流不息江洋入捷筆萬頃波濤教伊肯

太祖朝獨獻天人策以爲宗師即典戎幕職卓然著才能豈但

文皇嗣大寶眷遇逾往昔拜官大司空以道輔

聖德南交阻聲教神怒天所殛我師如虎貔討伐此寇逆命公佐大將戎事必贊畫兵戎遠益振所至誰敢敵策爾醜惡徒一一就俘獲設官置郡邑疆土斯賡闢公堂大藩收維容保繁劇蠻民初歸附公布上恩澤沛如雨露旋萬物得生殖郊野雅與耄懽欣力耕獲愛公差父母歌頌起阡陌

仁皇眷念公統天御宸極謂公實元老有德有勳績委任益崇重聲光轉輝赫公惟不矜伐尤自尚謙抑恒懼寵祿優守職多過或夕寢席不安晨興每忘食非惟好勤勞廼心在邦國世之為臣者位望皆赫奕喻能不暇寤憂慮勤且夕嗟公其賢哉節操久不易年雖及古稀力壯髮未白信知國耆老福壽人所踴永言仰先哲造次思儆餘休聲播四方勳業垂竹帛斯堂著華耀世世永無斁

別集

卷之一

十一

後樂堂詩有序 王五學士

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不以位為己榮也蓋天之土斯民也寒者欲衣饑者欲食勞苦者欲得其安抑鬱者欲得其平不有以任之則民惡能遂哉於是百七皆生乎其間而君人者因得與之共天位治天

民而民之歎遂矣夫大賢者固與斯民同類天特賦之以出類之資俾人君用之以治夫同類之民推是心也則民之疾憂其有不關於已者乎是故居其位則與斯民同其憂民以樂也然後同其樂非已之樂也蓋樂民之樂焉耳夫如是則不違乎天而亦不自乎君矣然則有視民之疾苦若不與於已而肆然自樂乎其位者不謂之違天負君其可乎伊尹相湯以王天下視天下之人有一不得其所者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尹之於民如此易嘗以位為樂哉必天下之人舉無失所者然後其心樂焉不然則不樂也不違乎天不負乎君非居位之賢之所當法與宋范文正公嘗言十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誠能先其憂而憂以圖之則民將無所憂民無所憂而樂矣然後已亦樂其樂蓋樂民之樂也公之志猶伊尹之志此所以為賢也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東萊黃公祇事

系聖歷五十年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志益與文正

因取其語名堂曰後樂之堂當天下太平凡民樂

而

仁在上危倦倦以安民之心公之所謂後樂者蓋

體

上聖仁而措之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大享其樂而後已亦樂焉此其志無愧於文正無愧於伊尹而亦不違乎天不負乎

君矣直備員少列得從公之後嘉公之志而樂為賦之公之德業在

朝廷而施及於南鄙蓋表然在人耳目當自有史書之茲不著詩曰惟天生民有欲在衰歎而不遂其心中忡乃生大賢寔與同類受任乎君寒衣饑食勞者使安辭者欲舒熙然其間其樂于干民既樂矣已亦

別集 卷之二

十三

克樂於君不違於天亦若昔有伊尹篤志於民一夫不獲愧集其身迨宋文正惟尹之似先憂後樂不忝其位後千百年天復生公克秉忠誠一其初終祇事三聖暨

今天子兆民既安無間遠邇惟

皇聖仁視民如傷患綏撫摩其恩汪洋公曰地官寔惟臣職以安以養臣敢不飭夙夜敬恭以暢

皇仁敷而達之其心肫肫富貴崇高公則兼有公不自樂惟民是阜民生孔阜悉恬以嬉惟公之心庶必用怡嗟嗟上天生此兆庶惟君主之惟賢是補

先乎民而後具刑出入世 若福行木降公之愛也
有聲具樂 國有文致匪克列公志所存既篤所
淳黃發番術為 國元臣我作此詩亦匪用說尚容
厥成以婉往推

後樂堂記

陳璉侍郎

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類所居堂曰後
樂取范文正公語也問篇子記之不敢以不敏辭夫
士君子出而都高位膺大任有志致君澤民者惟思
竭忠殫誠論思獻納匡弼盛治俾天下之人咸濟仁
壽謳歌鼓腹於千康之世然後享乎富貴安樂之樂

別集

卷之一

十四

則此心少可無愧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
此也文正夙有致君澤民之志故其立朝如史魚汲
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區
區忠誠罔不在帝室奚嘗一日恣情縱恣為逸樂也
耶後富鄭公稱之曰公既貴家人不識富貴之樂則
其千昔之志可以白於天下後世矣豈非後樂之言
有以基之與今尚書公亦然公在洪武中以儒術起
家荐歷華要永樂初由工部尚書調北京行部尋出
鎮交趾兼掌藩憲二司事而轉今官惟所學以勉諸
政愿事

四明成被寵眷適當

朝廷清明天下又安可謂遭際之盛矣矧位尊祿厚
使日具三牲五鼎娛情聲妓之樂有不難致乃斥而
不近政務之暇以經史文翰自娛居處衣食務為儉
約惟倦倦然以致君澤民為心所秉之襟益堅所建
之績益茂由能以文正自期砥礪名節致以今日堂
以後樂名宜也若夫公之勲名學行天下所共知不
待予言之贅故即其志之所存者而為記云

李時勉

別集

卷之一

十五

當憂而先憂當樂而不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心在
天下故其憂樂亦任天下禹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之
所以佐理天下也蓋未嘗一日而不憂則其於樂也
自有不暇及焉不暇及於其樂則其憂勞之心盡其
專然後能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民不得其
所如是而後其心安焉其心安是即所以為樂也是
即所以為禹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也由是推之漢唐
宋以來居輔相之位以天下為憂而不暇及於其樂
者皆可也然或存此心而不得施居其位而不能
行者故范文正公有上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言公在當時雖不究其用而其心即禹稷

契阜陶伊傳周召之心其言即禹稷契皋陶伊傅周召之言傳誦萬世孰不瞻仰以為美談今少保東萊黃公寬厚坦夷學識明敏志意高廣曾次洒然無一點塵俗之態一毫比昵之私論大政決大疑辭簡而盡不為阿徇自筮仕以來歷事

五朝四十餘年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平昔言議未嘗一語不在天下國家論大臣以道事君赤心報國而不為私已圖者方今其人焉公嘗范文正公之為人而以後樂名其堂賢大夫為歌詠之者甚眾其子宗來示子因憶前歲得告歸過南京訪

別集卷之十一

十六

公于寓館公時已抱疾出與予坐語移時皆天下國家事意甚惓惓又取酒酌予悵然而別別未四越月而公竟歿然則公之在位多憂勤之時而未見其所以為樂者是亦其名堂之意也因識以歸之若夫其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見於今少師揚先生所為公神道碑茲不著也

祠堂記

錢溥學士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守備黃公以正統五年正月五日薨越二十六年為成化二年孫徵言于朝得贈太保謚忠宣其手知萊州事句容旅鍊擒摩

作祠于其所居尚也又九年徵以陰補鎮江府經歷過金陵乞記其祠天下之事莫難於服夷夷性狡獪難訓况交趾強悍為諸蕃首永樂初

太宗命將討平其賊黎季犛開郡縣命公以工部尚書掌布政按察二司印以守其地惠懷啓迪咸有其道中朝士大夫遷謫至者因才高下而處之亦得其所致蠻夷知教化而向禮義供賦稅而服力役者十有九年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七

仁宗即位念公久勞于外驛召還交人不舍公去扶老攜幼避擁至不能行歸陳交趾軍民事宜凡六條悉見采納亦守非其人三寇黎利亂尚書陳洽等疏乞還公以愍其眾由是復命公往將失其利而公在虜中交人有識公者即號泣于眾曰我父母也使公不去我輩不至此間昇公至城下誘降公惟求死不得乃厚贖送還至龍川驛出所贖于庫還

朝知公不預兵事釋不問至今文人言公必舉首加額感歎不已夷豈難服乎

太宗肇造北京宣宗入踐宸極而以南京為根本重地命公為戶部尚書

英宗改元之初遂進公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議城伯
李公隆守備公正已格物上言學校田賦鈔法蓋法
官俸數事多見施行文武協和熙然無事至今守南
都者必以公為美談豈易守乎夫內守其國而至
又安外制其夷而無反側古之大臣能兼是者豈多
見哉疏公以擬諸偷蓋在交南若范文正公鎮服綏
夏而西賊破膽中南都若富鄭公留洛陽猶孳孳為
國知無不言居尚書四十餘年家無一產之益何異
無地如冠萊公客至必具蔬酌與之傾瀉家有無不
計也無異真率如同司馬公宋之諸老歸然二代人物

別集

卷之一

十八

也而公能擬之宜其為我

朝大臣稱首永樂初學士解縉紳嘗與

太宗評論大臣獨於公無間言後果處心行已始終

一節縉紳固知人而公亦無愧所言哉公諱福字如

錫別號後樂宋元祐間六世祖恩甫自泗州徙萊之

昌邑故今為其邑人曾祖祐志祖谷保考士中皆贈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祖妣李妣王

皆贈夫人公自篤志苦學領洪武甲子鄉薦入太學

授項城清源二縣簿皆有及人之政陞金吾衛知事

改龍江左衛陞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覽而奇之起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任
太宗臨御李景隆指公言于

上曰此姦臣也公厲聲曰臣非當死但目為奸非臣

所甘

上知忠直不問遷左侍郎尋陞尚書初建北京改行

部尚書而撫綏其民交趾逆命遣將致討

命詣兩廣征調既平而守之中官馬驥忌公裁押誣

奏公有異志

上深燭其妄遂寢其奏及召燕太子詹事賜白金

文綺追贈三代亡幾董仁廟山陵之後又持御明封

別集

卷之一

十九

親藩驥已激變交趾因其慕公即召還復桂而亂已

成矣交人不忍加害而還宣德四年命偕平江伯陳

瑄總江南饋運

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始見嘉納既而改戶部守

南京正統四年冬得疾猶強起議事及春而薨公卿

以下奔走弔訃

聞賜祭命有司治葬士無賢不肖皆傷正人之歿而

為世道惜公自甲科至極品始終以國生民為心嘗

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執信義如金石之

堅持志操若冰霜之潔愛貧樂善無所疑忌任直道

先朝德意悉為摧幸所沮撓是以越二十有六年為
成化丁亥始贈諡得請又越五十有四年為今辛巳
而祀典始下焉一時群小私恚固難掩天下後世公
議也已司馬文正貶秩于紹聖旋復故贈于靖康趙
忠簡擯棄于紹興猶獲追封于淳熙咸有以哉於序
尊崇享祀固

昭代嘉禮功宗卹典暴揚表樹諸君樂與先民志嚮
亦不可誣也書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正

今日之謂詩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則諸君有焉夫
忠宣公德詳載于國史姦不容喙其祭祀儀式祠堂

別集

卷之十一

規制則謹按厥曾孫邑庠生鸞所鐫次書之碑陰庶
觀者永有所攷云嘉靖乙酉秋九月之吉書

昌邑縣知縣戴纓 縣丞杜秉文

主簿李文厚 典史賈賢立石

一祭祀儀式

一祭期 仲春仲秋次丁日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羴

魚醢肉醢菹菜共五品

米麩食五品 果子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一祭禮 行三獻禮如儀

一祭文 錄于前

一祠堂規制

正堂五間 新添寢室三間

廂房六間 大小門樓四座

一地址

原舊本家地址南北長四十二尺

東西闊七十尺

新添寢室地址東西長五丈七尺

別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南北闊三文五尺

東里遺墨

士奇端肅書奉

少夏官良玉相公賢友閣下奉

別隔歲懷思彌積春和遠惟履况納福為慰此聞加

有參贊之命蓋吾友才德簡在

上心有素計所以勉圖報効必不在東萊公之後也

東萊之逝僕為悼慟累日豈為交游之故實為

宗社惜之也僕官兩京四十年所見六卿大臣剛貞

之操廉介之心閱厚之度通碩之才經

國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賢臣君子之志始終不渝與
議所歸無間然者東萊一人焉耳今安得復見若人
哉計良玉之情必同於僕經紀其喪必多賴
良玉僕蓋無以用其情也輒有干瀆乞於僕月俸
內致十石贖其家薄效區區之誠耳凡中作字草率
希照亮不備清明前一日士奇奉書

陳音

右書一週乃東萊黃忠宣公卒于官東里楊文貞公
在黃閣時所貽於少司馬徐公者公卿有狗國忘字
之忠牢執有顯忠遂良之懿成於是乎微矣

別集

卷之一

二十四

國朝億萬年太平之祚固由

列聖深仁厚澤被下寰宇亦未始不由希人夫輔
以培植之也是書可登諸史冊以為千萬世為大臣
者之範豈直為其子孫之世寶哉東萊既歿後
朝廷加以顯謚殊恩句容張公守東萊為建其祠前
田翁公以都憲巡撫山東為表其閭三原王公以大
司馬巡撫南畿為奏擢其孫海內大夫士皆斗仰於
公思欲加隆之未能忠賢之繫人心收明效有如此
錄古以來奸佞媚嫉之臣迷主誤

國徒千萬世指議唾詈其邑里子孫皆懼胎辱之憂

而諱匿下服方其人之未死往往自雄其智以希寵
固位為奇術不自知其身後至於如此極也嗚呼其
果智矣乎其果愚之甚矣乎因讀此書而重有感也
夫

蔡天祐

于至都昌即取邑志并忠宣公志傳讀之思知公之
為人也及見東里遺札而後群言始釋嗚呼令猷
成績扶持培植我

國家元氣以開億萬世太平之基者歷歷顯著可不
謂社稷臣邪獨所上國家大計終身秘而不發要之

別集

卷之一

二十五

謀謀深遠卓絕一世於我

太祖睿照天斷有默契焉者否則詎肯一旦取而進
之廟廊之上與之朝夕論思也哉

太宗朝或指為奸則置又不問劾又不問告變又不
問在交趾則服去則叛交趾獲則泣拜而禮歸之
朝廷則復任之而不疑誠莫知其何以至此也初交
趾

召趨還兼

東宮詹事事固以周公之圖賜之耳在當時士非一
人郭易曰豚魚吉利涉大川語曰言必信行篤敬

新之邦行之矣公之誠心公道無愧古人故君臣之相感友勿之相信中外之交乎後先之向慕機應之玄速乃非人力所為者文貞所見有古賢人君子之風而守四十年公一人焉將無間然矣志者乃曰德之決於夷民者深而於進退之際朝廷有公論焉可恨哉

別集

卷之二

二十六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二

傳二道

公諱福字如錫如黃氏元延祐間六世祖恩甫自泗州徙青之昌邑故今為其邑人高曾以來皆務農力善公主岐嶷蚤游學於郡邑庠序九經史過口輒誦解克勤勵識者咸致期待洪武甲子領鄉薦入太學歷項城清源二邑簿有惠政陟金吾前衛知事改龍工左衛陞本衛經歷善於營畫上章言國大計太祖皇帝嘉獎陞戶部右侍郎日見親信公益勤政譽望以隆

別集

卷之二

十一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調左侍郎尋陞尚書階資善大夫帝載是庶愈有聲朝著新建北京

上思用練達老成富才識者往治其事永樂三年夏四月改北京行部至則庶務畢舉秋七月與總兵官平江伯陳瑄開設天津衛城池置露園于尹兒灣以貯東南餉運明年夏六月

朝廷遣征夷將軍師討安南土酋黎季犛執主官民之罪命公先詣兩廣督辦軍需處置有方用無不給及罪人斯得因夷人向化郡縣其地開設三司以控制之命公掌布政按察二司之政初附之民咸

叛服靡常公能宣布

朝廷德教示以威信於是夷民愈慕華風變其蠻俗時武臣在彼多以氣勢相凌轢公能節之以禮待之以誠咸得其惟心極為總戎英略二公禮重機務必與之議而公廉明正大執法不阿鎮守中貴多不悅乃誣奏公聚太原宣化等處兵民欲為不義公亦上疏具陳本末

上素知公而中貴之言無所自入

仁宗昭皇帝即位首召公還俾仍工部尚書兼詹事太子賜以白金文綺公既

別集

卷之二

二

陸見陳交止軍民事宜凡六條咸見采納洪熙改元春三月賜詔褒崇贈其祖考未幾隨事

皇太子之南京 仁廟上賓

宣宗章皇帝祠膺太寶命公與成山侯王通太監沐敬按視

太宗皇帝陵于天壽山因董其工 獻陵成錫賚有加乞歸展墓

上命馳驛仍給道里之費歸未逾月即召公還以疾

義殆

上遣醫調治又遣中使查以資養之物宣德紀元杖

六月東藩叛

上帥師討之命鄭襄二王雷守京師勅廣平侯袁容太監鄭和與公同居守馬公自交趾回未及三載俄有警報代公掌藩示二司事兵部尚書陳公以公夙鎮南交人民素所畏服愛戴累疏乞公復鎮以終其惠土人仕者亦相與詣

闕懇請至有得公往撫吾民不猶愈於三十萬兵之語公時持節 親藩冊封

勅召公還厚加宴勞命公復請交趾掌布政司按察司之政與安遠侯偕行及至賊境將匪其人失利公

別集

卷之二

二

亦被執賊欲加害有識公者泣拜呼曰我父母也曷至賊管賊首黎利待之甚恭公厲聲曰我天

朝大臣可速殺我我不求生衆賊又曰公我父母曷敢加害公遇便自裁以其防護甚謹竟不得死公乃

諭曰爾等勿恃僥倖我人馬何如歸於朝廷輸貢上表謝罪黎利從之即遣人率表陳情謝

罪禮送公還公至南寧時總兵官王通等已先至矣通等回 朝屬吏公以不預軍旅持宥之時

國家饋餼多出江南比歲艱於轉運命公總督漕運乃與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計議處置經久之道由是

立倉塲督轉運濟河道脩閘壩而運餉者舟楫往來
無滯五年夏四月以遠輸勞費上言三事曰足食曰
足兵曰省役拉陳所以措置之方

上嘉納之璽書召還調行在戶部七年秋八月調南
京戶部十年春正月賜

璽書命叅贊守備南京機務公時年已七十有二雖
老而視事不怠由是單以懌睦上下靖安

璽書褒美進榮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仍叅贊守
備南京機務賜以白金文綺正統紀元春二月以學
校之政久弛諸生多事記誦經書畧不講究葉本務

別集

卷之十

中

未難求實才

上言言之用是天下學校一變舊習又持

上言四事曰鈔法曰蓋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四年冬十二月復賜

誥命授光祿大夫加贈三代考妣并封其妻如制公

風儀脩整不妄言笑志氣豪爽器識過人忠敬孝友

出於天性剛毅正直士望所屬其學根於經術不為

無用之文而典雅有法所為歌詩有古作者意雖居

繁劇手不釋卷真納士而重文游沈好薦拔賢才

號稱知人當官不為赫赫之名而事之細微無不謹

其在南復輿地增置郡縣精編賦定賦稅而上其
數他若芻蕘之積軍餉之儲皆獨措辦庶務沿繫
日不暇給公隨事制宜咸有條理又能鎮之以靜上
下帖然恒戒官屬毋苛急於政毋侵漁其民時召父

老諭以

朝廷德意俾各安其生理懷未安輯之功公實最焉
學校新設未有教官選待次之官有文學者委攝學
事生徒知學漸有可觀官有改任及降者初至或貧
乏量給公廩以周之病者給懋而歸其骨政務稍閒
則俾掾史輩講讀大明律及小學使知守法持身之

別集

卷之十

五

道罔弗悅從公素習律令藩憲具獄公立斷之輕重
得當主者不敢高下其手而矜恤之意蕩然行於其

中方

太宗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亦指公為姦臣公厲聲言曰臣忝大臣固當死

然以姦臣當之非臣所甘

上直公言不問

上嘗命解縉論群臣自塞義而下凡十八人公在其

列皆有所褒貶獨公則曰衷心易直確有執守

然之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至南京公與

馬沐公襄城伯李公以及五府六部都憲諸公皆見於存城門外或荷公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八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名安得不識者耶初公被召還京男婦耆倪追送者千萬人行百餘里不忍舍去公再三慰諭始皆泣拜而別非恩德及人之深莫以致此公在官幾六十年廉介自守家無餘財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置之而已公退輒以詩書訓子孫或觴詠蠅營慕范文正公為人而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言因號曰後樂平生所作詩文有後樂堂交藩文集後樂錄別集 卷之三 七

樂及平昔聞之於人者之一二記之曰晉為傳云贊曰昔蘇軾之論司馬公其德備矣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少保公蓋嘗用力者也不然何以當大任立大功聲名洋溢乎夷夏而累朝之所眷注入心之所感慕者與之脗合乎後之欲觀公尚有質於斯哉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夏四月丁酉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羊城陳建謹撰 又傳 少保黃公福昌邑人也字如錫別稱後樂翁先世湖州人元延祐間祖恩甫徙昌邑世業農而知為善曾祖祐志祖公保考士中皆以貴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祖妣李氏王氏俱贈夫人公自幼言動異常兒成童入鄉校篤志問學勇於力行洪武甲子領鄉薦入太學出判項城清源簿兩歷京衛幕僚以上言受知 太祖高皇帝超授工部右侍郎 太宗皇帝正大統調左侍郎未幾陞尚書調北京行部安南逆命承詔兩廣備軍 安南平郡縣其地置三司命掌布政司按察司事九十九年

仁宗皇帝嗣位召還以工部尚書兼詹事時

宣宗皇帝以皇太子往守南京公以宮僚隨行未幾

還替作獻陵安南復叛仍命往理兩司事至其境為

賊得之既而送出境遂還京命督漕運未幾改戶部

尚書守備南京兼贊儀務

上即位陞少保掌戶部事得推恩三代公佐邑有忠

政為幕僚善督畫二冬官克舉其職

太宗皇帝即位初為姦臣連進

上詰之公曰臣忝大臣固當死然以姦臣當之非臣

所甘

別集 卷之十

上壯其言命釋之調行部時北京用兵之餘安集軍

民賑恤疲困脩舉廢墜庶務紛劇而理之咸有條緒

掌交趾兩司選任賢能撫綏反側以廉明之心行忠

厚之政化洽遐荒人心悅服其為宮寮克諧輔導舟

往安南為賊所得有識公者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

願自全歸輔

朝廷公叱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

具疏奏云禮送賢良饋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登

乘馬送出境至龍州公悉以所贈歸之官守備南京

專修安靖官府無事軍民樂業其前後所上言有倫

存者曰足食曰足兵曰省役曰圖治以人才為本宜

別選賢良提督學政皆切特務公曆事

五朝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忠國愛民之心始終一致

未嘗以富貴移所志故其議論施設咸有裨益

累朝優待之恩賜有加而其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

食所得俸廩皆以待賓勿周貧乏嘗得告展先壘鄉

里以為榮蓋其力學之心至老益篤故德望事業自

公知以及士庶人靡不稱道之至夷狄莫不哀傷之

天子遣官賜祭勅有司營葬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

家子五人曰璉曰琮曰琇曰玠曰瑒孫二人曰禮曰

騰云

論曰甚矣世之大臣不可以無學也聖賢之道譬如

規矩準繩學者舉而措之斯寡過矣不然未必不為

富貴所移易間有天資美者不至於大繆至於臨大

事決大疑能不惑於利害者鮮矣觀漢唐以下諸臣

賢否得失不由是乎若少保公者有所本也

正統六年歲次辛酉春正月甲子榮祿大夫少保禮

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官事南都楊溥撰

行狀

曾祖祐志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贈夫人祖谷保加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祖妣李氏加贈一品夫人考士中加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妣王氏加贈一品夫人公諱福字如錫別號後樂姓黃氏先世泗州人元延祐間六世祖恩甫徙山東萊之昌邑高曾以來皆業農而以積善稱公生而岐嶷異常兒洪武初父令讀書鄉校年及志學備邑庠尋選入郡庠歲甲子得雋鄉闈升書監歷項城清源二邑主簿惠政及民壬申陞金吾衛別集 卷之十一

知事乙亥調龍江左衛戍與陞經歷善於贊畫素有志事功識者皆以遠大期之是歲四月上章言革為太祖高皇帝嘉納超授工部右侍郎日見親幸公感激圖報為政益力譽望日隆壬午六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以姦臣連繫公口臣居大臣固當死姦臣之名臣不敢當

上壯其言釋之調左侍郎未幾陞尚書永樂乙酉調北京行部丙戌

朝廷以安南土酋僭號弗庭與師問罪公承命先詣四廣營辦軍用公處置有方應期而集是年冬師渡

富良江賊即散遁明年夏渠魁訖俘遂郡縣其地復古輿圖設三司控制其土命公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初附夷民雖或叛服不常公撫綏有道以是有變無虞時總兵英國張公賡園沐公遇有撥務必與公計議公亦莫不盡心大為二公禮重公白膺重寄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身廉明正大遇事有為不阿鎮守內臣多不悅有誣奏公聚太原宣化等府民兵欲為不執公亦具奏陳情

上素知公遂寢其事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仁宗皇帝即位驛召還京父老不忍舍去泣送于塗省何啻千萬人至遮道不能行及抵京仍為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賜以白金采幣

錫誥命褒崇推恩及其祖考洪熙乙巳邑從

求官至南京及回

上賓天

宣宗皇帝嗣登寶位命董獻陵事賜資優溼既竣事公以久違先慙奏乞歸省

上允之賜以路費馳驛而回未逾月復召還京嬰疾上遣醫護命中使錫以珍饌疾愈時即

察府行封禮適父世警報及掌二司事兵部尚書
陳洽累疏乞公復鎮遼驛召還京

上命公仍領布政按察二司事及至賊境將非其人
失利公被執有酋首識公者抱持公泣且曰此我翁
也此我翁黃也仍集眾羅拜既而酋首以尸棄岸
公至營黎利出迎即置公上坐問公所款公厲聲曰
我

天朝大臣今日至此碩爾等速殺我耳黎利等連聲
曰我父母我父母以厚資昇送出境乃上章曰禮送
賢良公至龍州悉以遺物歸諸官庫分毫無與

別集 卷之二

六王通等為法司所劾 被收公既陞見

上以公不預軍旅持宥之即勅與平江伯陳瑄總督
漕運數年來致河道疏通舟艦無阻者實由公布置
有方號令嚴明也公又以遠輸勞費建言三事一曰
足食二曰足兵三曰省役奉

命入議調行在戶部宣德壬子調南京雖耳目不職
筋力衰微惟念

四聖眷顧之隆絕口不接例以謝政乙卯正月奉勅
守備南京忝贊機務是年二月陞少保仍兼戶部
書有金米幣之賜進階光祿大夫正統改元建

嘉納馬氏年十二月授少保

詰命曾祖祐志祖谷保考士中俱贈光祿大夫少保

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祖妣李氏妣王氏俱贈大
人配王氏封夫人側室燕氏先卒張氏李氏趙氏皆
侍公於任所子男五曰璋曰琮曰瑋曰珩曰珮孫男
二曰愷曰懋女二曰昌晟適逢玘曰昌明適葉清清
嘗侍公於交南勞瘁殊至不以為勤病卒公哭之如
已子日之為義七昌明守節孀居凡十八年亦卒公
生於元至正癸卯十一月十有三日薨於明正統庚

別集 卷之三

申正月五日壽七十有八緡紳大夫走吊無虛日訃

聞
上為之嗟悼遣官諭祭勅行司營葬入臣哀禁無以
加琮將以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奉公柩歸葬昌邑城
西新郭之原先期具公歷官行事請予狀之求當代
立言君子誌于石予忝與公為同寅相知為最深誼
不容辭於戲公敷歷

五朝有古出將入相之寄其受知
列聖不以高爵厚祿為榮而夙興夜寐惟以愛
君憂國為念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尊主庇民之學

宜其享榮名為不虛矣嘗慕范文正公為人喜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言因號曰後樂所作詩文有後樂集若干卷藏于家在官五十餘年以廉介自守妻子僅給衣食而已且惟好施予俸祿稍有所贏輒以為待賓客周乏匱之需以故死之日誠所謂孳無餘財者公實有焉由是其所履歷自內京公卿大夫以及閭里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名而喜談樂道之方諸古名臣夫何愧哉予因取琮之所具者次第書之以俟大手筆裁擇焉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春二月庚子通議大夫戶部右

別集 卷之五

十四

侍郎太康王鑰謹狀

墓誌銘二道

正統五年春正月五日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壽終于官時年七十有八事聞

皇上為之悼惜遣行人方貞諭祭命有司營葬事給舟以歸其喪既而子琮持戶部侍郎王公鑰所述事謁予銘其墓惟

國家有天下七十餘年治化之盛可以比隆二代蓋由我

列聖一德相承于其上在朝宿德老臣弼亮于其下

者是矣有畢公併壘東郊之功焉甲辰

仁宗昭皇帝嗣登大寶驛召公還京仍命工部尚書

兼詹事府詹事賜以白金綵段

賜語褒崇追贈祖考洪熙乙巳

仁宗實天

宣宗章皇帝嗣位命公董督

獻陵既竣事表乞歸祀丘壘尋召還京得疾

上遣中使督醫調護而愈其時安南之民以撫字失

當思公不可復得乃大肆反側

上復命公往莅舊職比至將匪其人事已無及矣弟

別集

卷之十一

十六

氏有執公者土酋驚曰此公黃吾父母也即解衣衣

之騎以乘之騎不便與以昇之至其壘尊禮甚謹公

獨厲聲叱之曰爾等孤負

天朝厚恩天地鬼神共殛之徐又曉之以逆順僉之

以禍福使官軍無一人被其害者賴公忠義之言激

之也有以兄公之德決於夷民者深矣而於進退之

際

朝廷有公論焉既還改命董督淮泗漕運公以遠輸

勞費三事為言一曰足食二曰足兵三曰首設章既

上命召公入議調行在二部定禮上子復調南京

戶部先是

朝廷勅襄城伯李公守備南京乙卯正月復

勅公叅贊之京師為國家根本重地二公皆文武將

相之才倚任得人軍民之福也二月陞少保兼戶部

尚書賜白金綵段正統丙辰以天下學校宜得實才

為言

上嘉納之戊午進階光祿大夫頒賜少保

詔命贈其曾祖祐志祖谷保考士中皆光祿大夫少

保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氏祖妣李氏妣王氏及封

其配王氏俱夫人側室燕氏張氏李氏趙氏燕先卒

別集

卷之十二

十七

子男四長曰瑄王出次曰琮燕出曰玗珩皆趙出又

有曰琇者張無出公命撫之為張之下琮之弟玗珩

之兄也女二長曰昌晟王出適逢玗次曰昌明燕出

贊葉清清以待公于外卒于南交昌明孀居十有八

年卒于金陵公爰之曰婿以子故而死于義女以夫

故而死于貞痛矣哉孫男二曰愷曰騰玗卜以是年

四月二十六日奉柩歸葬于昌邑城西新郭之原嗚

呼公以尊

主庶民之心而濟之以通經博古之學歷事

五朝五十餘年其措之於事業者炳炳蔚蔚光

帛功在

朝廷名滿天下揆于古之賢相可以無愧則其保有終吉令終壽考宜矣為之路曰

有焯黃公剛正傑特閱博其器碩大其德

列聖眷注心膂股肱保衡三孤司徒六卿公歟微矣人母父公公既名遠遂錫厥上克綏則從否已斯違

公之去雷埋亂係之公贊機務克慎益審周之元老

殷之良弼屢上諫言違卹厥身心切翊亮志勸生民

褒忠旌能煌煌

誥勅錫資便蕃道遠補奕邦之文獻

別集 卷之十一

國之典刑士之耆龜物之鑑衡兩京倚重何可云逝

四方具瞻公其已矣七旬有八壽豈不多眾款延之

命也奈何新郭之原水深土厚體魄攸歸百世永久

朝諱大夫國子祭酒四明陳敬宗撰文

神道碑銘

曰古仁人君子之明夫道者恒以天下國家為心而

不為其私計范希文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夫天下之大懷抱斯志者未嘗無人顧

其志得行與否則係於其所遇以希文之志猶不盡

行於當時非所遇之難乎惟士之卓然有志者則不

以是而或怠然亦鮮矣三十四年間士奇所撰

大臣若東萊黃公其可謂有志于希文而無愧者也

公稟剛毅之資持正直之節懷忠厚之志負遠人之

器風采疑重氣量弘偉而表裏洞達博學好古篤信

不疑不苟為同不矯為異不為勢屈不為福懾惟義

之楮惟道之行豈非士之卓然者歟公東萊昌邑人

其尤世見余所作墓碑公諱福字如錫自少不凡以

書經選洪武甲子鄉貢入太學初授項城縣簿改清

源縣皆有及民之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左衛

參莫勤職而才識明敏剴刻宿弊數出意見輔益上

別集 卷之十一

官陞本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竝指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

則非

上知其正置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凡所陳

奏悉見嘉納歲餘天下工匠集京師者多疫死都御

史陳瑛以為難治奏之又問初建北京置行部時

北方用兵累年民散甚首改公為行部尚書任之撫

綏公摠誠盡瘁積勞瀕死而民以蘇交趾逆命遣大

將率師討罪命公先詣兩廣治軍實調度有方川
而民不困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指揮司布政司按
察司總之設官如制命公以尚書兼掌布政按察二
司印璽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
勞之輯之訓之飭之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或脩撫
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
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亦戴公
如父母時中

朝士大夫以逃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
援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悉加禮焉中官

別集 卷之十一

二十

馬驥怙恩肆害自三司以下皆縮首斂避惟公數載
抑之驥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
趾幾二十年

仁宗黃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時初建

儲驛召公還璽書有元老久勞于外篤念不忘亟致

見之之語頻行交人扶老攜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既至深被獎勞賜白金文綺遂命兼詹事蓋付托之
重云賜誥命追贈三代無幾

仁廟上賓公董山陵之役

宣宗皇帝嗣位馬驥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
公掌藩宗二司累奏乞還公蓋以交人思公之深公
先已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奉命復詣交趾時交
寇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將及境交寇拒師總
師者失律為寇所得竝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
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於詭又事之公
度寇無悔罪意即不食冀死寇謹防護不去側竟禮
送北歸奉命偕平江伯陳瑄董江南餉運公與平江
伯協心合謀績用有成公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

別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切於時務竝見嘉納

宣廟念公春秋高久勞在外改南京戶部尚書

上龍飛之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公先朝老成進榮祿

大夫少保仍兼尚書兼營襄城伯李隆南京守備公

時雖老無鉅細必周于慮而裁處適當襄城惟公言

之聽文武諸司凡有疑務咸就正焉於時南京政肅

民安蓋倚公為重

朝廷下璽書事關機務者公必預焉賜誥命授光祿
大夫加贈三代又上言學校田賦鈔法盜法官俸數
事多見施行正統四年冬得疾日加猶時強起議公

務明年正月五日葬公以下奔走哭吊訃聞賜祭

命有司治葬賢士大夫皆傷正人之沒以為世道惜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嘗取帝文

語名其赴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煥阿

公獨奮斷衆或辟易公獨勇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

斥姦闢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

必輔于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俸賜率分族姻篤

續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大理為

主享年七十有八葬昌邑西新郭之原曾祖祐志祖

谷保考上中皆贈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曾祖

別集 卷之二

二十七

此倪祖妣李妣王皆贈夫人配王贈封夫人子男五

璋琮琦玗羽女二長嫁逢祀次嫁葉清清侍公文陞

先卒清妻孀居十八年亦先公卒孫男二愷懋士奇

與公同

朝四十年晚辱公知甚厚未幾之先歲餘蒙告歸江

右道過南京公時有疾首造焉躍然起執余手論國

事雖短小片語他及嗚呼言猶在耳安得復見正直

愛國如黃公也哉璋求書公墓上之石敬叙而銘之

曰維天之仁生賢與才以輔德德下以康時上之高

明識道在哉我依行之具故佚情兼有黃公桓桓其

資于道克明行之弗疑遺達

列聖既五十載崇爵重秩致揚中外靡違夙夜靡間

寢興單智畢慮顯顯川詠益丁以惠益上以德敷厥

謀以實時正直凡民被疾猶痛在哉民既有譽我食

斯下而交初附詔公附循育之訓之响其春温交人

識公曰我父母有詔歸公如去恃怙爾爾其度內直

外方不茹不吐推賢薦能先括所存後天下樂公寔

承之秉執有雄國之有公柱石在室士之仰公如霍

與衡爵圭桂林峙竝公志遠不慙遺匪時之慨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別集 卷之三

三十三

華蓋殿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廕陵揚士奇撰

制命碑記

正統五年正月五日少保兼戶部尚書臣黃福歿于

南京訃 聞詔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事既葬其子

琮等以

朝廷褒嘉其先臣福 制命之詞勒之石欲紀其實

于下方而以屬臣時勉臣謹按黃氏之先積德優厚

至福始以縣佐人為衛幕上章言事

祖高皇帝嘉之起遷工部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陞尚書改北京行部文陞
命往撫綏其民控馭一方宴然無警者十有九年
仁宗皇帝即位召還改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錫
以制命投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交趾叛夷民思
之

宣宗皇帝仍命之往至則鎮將已失守不可為矣還
改戶部尚書守備南京叅贊機務

上即位拜少保兼戶部尚書仍錫

制命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及其三代考妣亦榮矣福
何以能得此哉蓋其為人寬厚和易襟度洒然與人

別集

卷之二

七十四

言傾吐心腹人亦不敢干以私問學篤實通知古今
誠達大體諳練世故其論事必據理持正至于臨大
事決大疑侃侃焉無所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天下
國家蓋嘗以天下為憂而不知以富貴為樂真所謂
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臣竊以為
太祖皇帝君臨天下延攬英雄旁招俊乂以開太平
不拔之基一時股肱輔弼之臣建功立業以名當世
者不可勝數其餘以遺

聖子神孫為後世用者殆亦不少至于今賴焉臣福
出身什干

朝廷已五十年歷事
五聖持心操節始終一致可謂者德元老之表表者
其所以膺

列聖寵眷之隆恩禮周洽若此宜也世恒稱三代賢
佐必曰伊傅周召傳說之事無所不載所可考而知
者高宗今說之辭耳今臣福勳德懋矣而制命又存
焉後世有不知者觀於此亦可以少見矣臣是以記
之

正統六年夏四月翰林學士臣李時勉記

誥命黃有序

別集

卷之三

七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臣黃福欽承

誥命恩及三代贈其曾祖祐志知曾孫之官曾祖妣

倪氏為夫人

天章煥頒雲漢昭臣

寵光燁煌賁及幽壤

朝廷崇大臣之恩必推原其所自可謂仁厚之極

至矣荷蒙盛哉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黃氏之先

祖德于泗州積善于昌邑固非一世矣逮及祐志善

積而益深德積而彌厚天因歎大顯其家以昌厥後

也而福于是乎生焉福備職不斲有文武將相才能

初自有司屢上奏疏受知

太祖高皇帝峻推工部侍郎

太祖文皇帝陞尚書 朝廷既削平交趾郡縣其邦

特 命往撫綏其民用夏變夷丕顯厥績

仁宗皇帝復調南京戶部庶詹事表率儲端尋調行

在

宣宗皇帝遂陞今職階躡光祿秩登一品人臣之位

極矣始終四十餘年歷仕

五朝而其豐功盛烈足以垂光竹帛煇耀古今年七

旬有七古所謂宿德元老即其人焉宜乎

別集 卷之二

十一

朝廷眷注益隆

恩及幽明而無間也夫德之茂者澤必遠功之大者

報必崇非祐志積善之茂不足以垂慶後昆非福積

功之大亦不足以有功于先德然非

朝廷優禮大臣之厚又何足以致

褒贈之典若是乎其盛哉是皆足以紀乎冊書垂耀

後世於是巨福勒諸金石使敬宗贊于其丁臣敬宗

謹拜稽首以贊之曰

穆穆

聖誥煌煌

天章赫赫

贈典煜煜

龍光光祿峻階堂堂少保于父于祖上及曾考植德

在本積慶有源推及攸自貴及九泉玉帶絳袍寶鈿

珠翟欽炫 龍命

聖恩罔極曷由致茲福有大功爰

錫顯報蔚乎褒崇福拜稽首

天子萬壽勒諸貞珉永昭不朽

國子祭酒臣陳敬宗謹贊

燕氏慕誌銘

別集 卷之三

十一

母姓燕氏諱淑貞字高潔故光祿大夫少保燕戶部

尚書東萊黃公福之配世真定人父周卿仕元真定

縣尹入

聖朝例徙廬之無為州遂占籍無為而母實無為生

焉母姿聰慧於剪綴饋食不學而能年十五歸少保

恭謹端懿甚得少保心少保居官所操甚廉祥入僅

足供衣食奉祭祀待賓客母能安之粗衣糲食忻忻

焉愈於所事不懈益謹致宗祖鄉黨咸差異之永樂

丙戌夏少保奉

命往鎮南文是年秋子琮始生明年書自交趾還命

母歸英之昌邑守丘龍母克躬紡績以給衣食朝夕
保抱扶持惟俟子之有成不幸年四十有五竟以疾
卒時琮年方十四及少保還而琮年已二十少保見
琮顏面且喜且悲喜則喜琮之有成悲則悲母之辛
勤鞠子而弗克享子之奉焉嗣是後十又六年少保
薨葬于昌邑新郭之原去母兆域百步許茲琮以夫
婦合兆禮也謀于諸父允欲遷母之柩附焉僉以為
宜卜以正統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即事先期琮不遠
二千里來山京微千銘其墓予視琮哀見半色俯發
予中不啻若初喪然且詰其立心制行殊能脫去

列集 卷之二

二十八

凡近與諸貴介異以子之賢則母之賢又可知矣宜
為之銘

曰貞曰淑母德具焉惟母歿也葬已有年夫君兆域
不遠伊邇遷以附之丁克循禮踐履卒葬揭以銘章

母魄斯安千古其藏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魏驥撰文

黃氏畫屏序表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吉士奇曰福之先家
四川元延祐中始徙萊州昌邑擇勝得畫屏居之畫
屏者謂其地水木清曠若圖畫云暨吾祖又徙邑西

之新郭里而自始徙之福至吾之曾祖皆葬畫屏自
余幼時先府君歲春秋展先墓必侍行至則從先府
君後循次拜跪奠獻畢先府君未嘗不感焉悽愴也
間攜余周行墓下而訓之曰此皆吾之祖皆吾所自
出也然吾蚤孤不及究知孰為某祖孰與今為幾世
所僅知者吾之曾祖吾之曾祖諱祐志祖妣倪氏繼
唐氏二子長者伯父琬次者吾父二女李士賢張士
全則吾姑之夫也小子識之福僅識不敢忘福又竊
聞之鄉間老長自黃氏來昌邑世以善德稱而未之
有願省今福幸叨榮二品列官六卿固不能有所樹

別集 卷之三

二十九

立用顯揚萬一日且老夫又懼先府君所遺訓者後
之人或忽焉而忘之也子嘗為我志祖考之墓石惟
高曾以上墓石為我並志之將表之以貽我後人亦
俾鄉之人不昧其黃氏之初也士奇曰嗟乎畫屏者
發必閔公以惇德碩才遭逢

列聖禮遇之隆付託之重秉公持正夷險一心偉然
時之名臣此豈一併世為善施義之所能有哉所本
之深而遠固當自其高曾之上雖高曾以上體魄所
藏莫能究知而皆吾之所自出也一氣所關精神所
聚有感通之理禮始祖必祭况始祖之下又其近者

乎此公之所為敬告其後之人歟仁哉孝子慈孫之心也遂為志之又表之於衆曰

黃氏之先其藏斯在尊卑厥序左右厥位歷世云遠

載既豐何以觀之于今司空勿踐其域勿剪其植

雲乃絕絕後有代興

宣德元年歲次丙午四月二十九日榮祿大夫少傅

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表

別集

卷之二

三十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三

像贊

楊榮大學士

道足以尊上而庶民文足以經邦而名世配嵩高於中區植甘棠於南裔位愈高而志愈下聖愈崇而心愈退斯其為社稷之臣經綸之器益將駕姚宋而凌韓范與夔龍而並轡者邪

王英侍講學士

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世居東萊洪武中大學士推典衛幕以言事致顯用累陞至孤卿祿事

別集

卷之三

十一

五朝德量之弘文章之富政事之善卓然如古之大臣天下之人莫不尊仰之至觀公遺像慨然有思而為之贊

偉哉少保允矣君子操行之純問學之邃榮自慕職擢貳冬官勳歷滋久赫乎有聲進位司空出鎮荒服仁惠之德民其歌頌矣陟台輔惟公其宜爰理至化朱贊戎機忠勤之志老而彌篤令德在躬享有壽福商周伊呂命世元臣誰其繼之嗟公其人

王直學士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歷事

五朝九五十餘年自薄領之卑至孤卿之尊忠
君愛民之心始終未嘗間誠所謂國之元老者矣其
德行之懿政事之善勳績之殊茂文章之純雅見知
於
朝廷見重於士大夫至於蠻夷下俚之人亦莫不尊
且信者此誠邦家之光宜壽考百年終享盛福而天
不憖遺君子惜之其形儀風采之可見者猶足以使
人起敬起慕况直忝知遇之厚哉謹述贊曰天祐
聖君必遺之臣喬岳降神乃生偉人維公堂堂問世
之傑有謀有為有勞有烈昔事

別集 卷之三

二

太祖禪贊師干一言悟合遂佐冬官雍容在

朝垂紳正笏敬恭將事罔有遺闕明明

太宗宵克用公公亦盡誠委致其躬南步之平

帝命公往撫循勞未

泉德用暢 三聖相繼龍任弗渝既踐列卿乃進三

孤冀冀南京根本之地公職留務靜重以治寅亮

天也弼予一人夙夜允懷實其良臣

國家隆盛賢俊是賴山頽木萎君子所慨遺像儼然
其瞻紅紗不忘者存後世之思

陳禮一節

諭祭文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二月甲戌朔二十四日丁酉
皇帝遣行人方員諭祭于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曰

卿事我

祖宗歷官中外四十餘年皆在重任職端志正剛果
有為忠君愛國致公忘私匪躬之節老而彌篤曷不
憖遺速爾長逝計音未聞良用悼嘆慨念老成存者
無幾况卿之賢衆所罕儔茲特遣人諭祭仍勅有司
營葬靈其不昧尚克享之

又

初集 卷之三

四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庚午朔卜有五日甲申
皇帝遣行人方員諭祭于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曰
嗚呼卿廷老成秉忠國家彌篤朕茲臨御方重
倚毗而遽長逝豈勝悼嘆今就窀穸復遣人賜祭靈
其不昧庶克享之

祠堂春秋二丁祭文并典禮

又

維年月日山東昌邑縣知縣某

欽奉

命致祭于

贈村進祭祿大夫太保兼戶部尚書諡忠宣黃公

靈曰惟 公一代名臣德業隆盛功昭夷夏聖重卿邦茲以仲

春秋武修時薦靈其鑒格永慰瞻仰尚享

一品物

猪一口 羊一控 魚醢 肉醢 蔬菜 米食

麵食 果品 香燭 酒帛

行三獻禮如儀

別集

卷之三

五

祭文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三月癸卯越二十日壬戌少

保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少保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

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

吏部尚書郭進 侍郎魏驥 洪璵

禮部尚書胡濙 侍郎王士嘉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英

別集 卷之三

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 侍郎鄭楚 鄭辰

刑部尚書魏源 侍郎何文淵 丁玄邵 吳

大理寺卿王文 少卿賀祖嗣 通政司通政李錫

翰林院學士李時勉 錢習禮 周叙

光祿寺卿李孚 少卿王賢 寺丞呂泰

太常寺少卿蔣守約 寺丞戴慶祖 王居

太僕寺少卿孫碧 沈升

鴻臚寺卿楊善 少卿賈祥 寺丞王深

國子監祭酒貝泰 司業趙琬

尚書司卿張信 少卿俞敬 寺丞朱禮 蹇瑛

欽天監監正皇甫 仲和 監副高禮 廖義仲

並得清

順天府尹姜濤謹以牲醴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東萊之秀聖世之英環宇其資輝乎其名蓋負

才之卓越加以學之明止而成此德器之深弘方筮

仕而憂國懷恥取之直誠偉大本之一言遂擢佐於

六卿自是以來十餘載存至於極品之榮雖出入

無恒然其志之貞氣之勁不隨寒暑而變更蓋忠敬

慈惠上有以裨

別集 卷之三

朝廷下育以益廢此由是變方夷傲莫不仰

公如父母而况於腹裏之地舍智之輩蓋不言而可

知其情當

皇上之倚注俾作鎮於南京惟嘉靖之是圖宜盛福

於遐齡何一疾之弗廖奄乘雲而迅征遂使於見聞

者皆盡然以傷怛然以驚顧我等之託好感高道而

服膺乃於今而長別則悲悼慘戚又曷之能勝渺山

川之悠悠嗟欲赴而未龍脚寓忱於薄奠亦何足以

盡此心之忉忉者乎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三月癸卯朔越十日壬子大
師英國公張輔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留守南京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惟靈天鍾
靈秀氣稟聰明飽詣經史練達老成歷事

列聖位居六卿命撫南交大振厥聲不剛不柔有為

有能軍民仰戴夷夏底寧吾忝交游肝膽相傾奇謀
必策罄竭忠誠比及凱還移守南京人情允若江波

沾清瞻仰

令德日劇懸旌年高德邵功就名成豈期一夕永閔

五屬計來下里涕泗沾纓畧陳菲儀以寫平生惟

別集

卷之三

八

靈不昧鑒我斯情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二月甲戌朔越二十四日丁

酉耐馬都尉沐昕偕公侯駙馬儀賓及五軍都督并

族手等衛指揮郭勣等官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

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泰山之靈齊魯之英鳳翥麟游玉振金聲文學

炳蔚志節軒騰直言讜論功在

朝廷司空司徒克篤忠貞位列台鼎遂陟保衡密勿

廟堂

列聖寵榮燮調陰陽二光以明方當南交反側王師
削平島衣舟服化我冠纓公時受

命保釐維翰維楨恩撫威讐以妥以寧迨今入恭機

務鎮守南京文武將相軍民頌稱是宜厚積鴻慶登

躋遐齡康寧壽考五福具并正爾資用宿德倚耆老

成何其一疾弗隔遽隔香冥當

守悼惜縉紳恒驚咸曰喪我耆龜失茲典刑昕等同

官于朝忝交平生倏茲聞訃悲傷曷勝茲者奠公以

酒公弗能飲祝公以辭公弗能聽茫茫九原公其何

別集

卷之三

九

之嗚呼哀哉有淚如傾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二月甲戌朔越十五日戊子

行在戶部尚書劉中敷耐王佐兵璽陳常等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出自名邦生逢 盛世稟賦殊常問學充裕蚤

涉諸司焯著聲譽持沐

龍榮超遷顯位出鎮巖方夷民敬畏佐理

皇州溥宣德惠歷仕

五朝忠誠不貳正宜壽考永列台經豈期一疾遽附
玉仙計音遠聞孰不痛憐奈勳官守阻造靈廷弔陳
非儀以表微虔神芳永格清風颯然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正月甲辰朔越十有一日中
寅襄城伯李隆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世家萊郡夙負令名及登仕途政績有成才猷
既著遂拜冬卿堅操冰潔碩德關繫經事

五朝克竭忠貞連遷地官付託匪輕罔用以饒益振

別集 卷之三

十一

厥聲進位三孤荐沐

寵榮國之元老時之耆英子初奉命守備南京未幾
公至時或合并後豫參贊克殫厥誠正言確論疊疊
可聽擬謂吉人宜享百齡犬德素蘊輔弼

聖明云胡尔來沉疴遽嬰力疾視事忘乎寢興藥石
莫治儻然長征陰相與有年義猶弟兄追念疇昔寔
傷我情一觴薄奠涕淚交零嗚呼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六日丁丑錦
水衛視軍指揮使司指揮使張英郭珍徐昇徐景

王明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之生誕鍾開氣德純皐夔行班契并學宗孔孟

位致伊周歷官有年克展才猷

國家柱石華夷措式大不慙遺遽云遐適哀動

九重訃音萬里市罷居民歌廢童子茲焉歸葬故里

佳城攀彌莫及涕泗沾纓敬備蘋藻載相黍稷薄奠

一觴奠垂昭格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八日己未翰

別集

卷之三

十一

林侍讀周叙遣男周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黃公之靈曰嗚呼公之仕時喬岳名山蓄潤雲雨澤

被塵寰公之處已蒼松勁柏凌歷冰霜夷險一節身

躋顯位逾四十年恭事

四聖人讓公賢出鎮南交

皇委重寄底靜一方人懷公惠豈無毀譽視之自如

豈無艱虞履若坦途

皇有蒼龜國有柱石是倚是毗惟公一德盛備康寧

謂當百齡天不慙遺遽失老成聞訃悼驚涕泣中外

斯文契好况在我輩昔我先人晚托相知叙也不肖亦何遠期前歲之夏先人違世感公高情賻奠交致今歲春半公計浚未爰吊未能亦深我哀迺風北聖有淚盈臆奇真一觴公其鑿格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二十六日丁酉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徐希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王淪偕本部司務照屠檢校郎中負外主事等官謹以潔牲黍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別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嗚呼惟公抱明體適用之學當風雲際會之日存忠

君報國之心行濟人利物之術蚤遇

太祖拔擢顯秩才猷茂著聲名洋溢中事

太宗特拜司空或居廊廡盡心于內治或撫蠻夷致

力於邊功德業日盛委任彌隆建事

仁廟篤念老臣召置左右朝夕諮詢

官皇圖治尋轉司徒倉稟充實功績誰逾

皇上繼統圖任老成秩進三孤守備南京上宣

朝廷之德下達遠近之情軍民仰之如慈父

國家倚之如長城夫何一疾不起聞者孰不哀驚嗚

等恭托同寅共事有年追心交游之義不覺涕泗流連望靈輻而一奠致精誠于九泉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四月壬申朔越二十六日丁酉吏部尚書黃宗載 侍郎趙新 刑部尚書施禮

侍郎吾紳 禮部侍郎陳璉 兵部侍郎徐奇

工部侍郎吳政 周忱 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與言

周銓 大理寺卿陳勉 少卿楊復

通政司通政余可才 畢昌 光祿寺卿張惠

戶部郎中郭亮 太常寺卿徐初 少卿康爵

別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二

鄭雅言 王宗諤 國子監祭酒陳敬宗

刑科給事中楊英 翰林院侍讀學士陳用

行人司副劉武 尚寶寺少卿蔣芳 行人張蘊

欽天監五官保章王景弘 太醫院判王桂等敬以

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行峻而方量寬有容蘊經濟之長才為文章之

鉅擘公自登途政績日崇嘗抗疏而直言遂致位於

顯融志倅伊傅望重髮龍永樂之初而交作牧以上

御而兼藩憲故恩敷而令肅致被蠻夷罔弗誠服雖

卒叔子之守襄陽張車崖之治而獨蓋足聯芳
踴也既而 召還仍拜冬官屢雖已白心則愈丹
宣政於廟堂或入侍於 金鑾屢承顧問喜動

天顏再轉司徒邦教是職由會稽之詳允致倉庫之
充實尋奉 綸音叅贊機務為元戎之倚注荷國家
之寵顧位已進於三孤名實冠於六卿備膺五福復
昭令譽丈夫至此未為不遇也奈何天不憖遺遽馬
而亡縉紳士庶莫不悲傷矧宗載等相從之久友誼
之厚情烏得而可忘追慕英風敬奠一觴送靈輶而
一慟自不覺涕淚之淋漓也嗚呼哀哉尚享

別集

卷之三

十四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五月壬寅朔越十六日丁巳
中順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榮華謹以牲
醴之儀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天然秀氣挺生東萊高明器宇卓犖長才歷仕
五朝聖重海內政賴其修民懷其惠夫何彼蒼奪公
之速雲拚喬松風殘玉燭嗟予菲才蒙公薦舉九年
于茲屢承過與忽聞公訃涕泗潛然舉奠一觴聊罄
敬虔嗚呼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思公悼公何日而忘

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六月辛未朔越十三日癸未
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王遜 右布政使王質

左叅政朱永 右叅政董蘇 洪豫 孫子良

左叅議李雲 黎健 杜琮 右叅議蔡安貴

山東都指揮僉事李進 王用 高原 上信

江原 張安 韓清 趙本 山東按察使黃翰

副使韓璽 袁文華 王裕 僉事薛宣

張清 施信 蕭啓 借運司濟南府衛歷城縣

別集

卷之三

十五

街門等官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公之生世德明才良風雲慶會遭際虞唐躬行
莘莘善泐鄉邦通經學古教勸材場歷居顯要汲
道運歟陳氏隱切中膏肓盡心所事孰能甘方繼居
台輔翊贊巖廊風興夜寐思窮妙芒有為有守無怠
無荒迨奉

君命平定南方宣揚國政炳炳烺烺夷酉嚮仰奔走
歸降兒童走卒孰不稱揚至今遺愛有如甘棠口碑
猶甚沒世不忘五六十載雲路翔翔載之史冊千古

流芳何期雅露忽殞朝陽計聞遐邇孰不悲傷然而
主祀哀榮且暮之常有如

公者靈則難量萬折之水百鍊之鋼歲寒松柏人中
鳳凰斯文出色吾道有光何今何古孰存孰亡
生氣彌久彌彰九天香杳九泉茫茫招之何所地久
天長有穀存俎有酒在觴爰陳薄奠淨酒沾裳嗚呼
尚享

又

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庚午朔越十一日庚辰
行人方員進士王宴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劉集 卷之三

十一

守備南京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之靈曰
惟美人芳德望于鄉務實學芳材器弘良方莖仕芳
周道是匡陳大本芳

聖聰明揚尋超擢芳公卿棟梁振羽翼芳鸞鳳翔翔
臻于壽考極品遠違憂於國芳夙昔弗忘心之潔芳
烈日秋霜民之澤芳甘露春陽節有悠芳附芳玉無
瑕芳士林光朝之東芳暮之西芳何出入之不常白
氣之勁芳志之貞芳不恤世態之炎涼靈傲芳自任
公父母芳拜翁南之京芳世大強伴作鎮芳請朝
堂宜百福芳與靈傑俾芳成行芳繼述事芳曰序

口瑩瑩清儉切切芳陸績黃香何一疾芳遠大夢
洋計上聞芳為痛悼哀傷即遣官

賜祭安葬芳負等承

命是行敬盡誠以脩祀事芳擴坐寔空堅固坦當明
堂潔淨芳春秋蒸嘗松楸茂盛芳天籟琅琅公事將
畢芳復

命于 聊奉薄奠芳上液搜漿及備庶羞芳剛履承

羊靈其才味芳伏願米管尚

享

劉集 卷之三

十一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四

輓詩

五言古詩

永新劉定之

承岱儲神秀邦家得老成
榮居師保地安守帝王京
玉柱調元化金莖立泰清
五朝終壽考四代贈公卿
鳳詔藏家廟龜趺表冢塋
仙遊應香跡辱春尚雷情
堪嘆遺名譽尤懷佐治平
鄉人敬松檟薦：謀佳城

兵部揚者

人樂已斯樂此志孰與京
資稟既傑特學行尤情誠

別集 一卷之四

邑佐及戎幕所至即有聲
超遷司空亞復攝為名卿
南交掌藩泉安集逾勞形
疊藉加敬信恩威兩並行
還復泣民部督運多經營
旋命秉機務守備居京城
二孤職兼優識見殊高明
大事將大議一言決其平
志節既堅定安肯逾平生
勲業已云樹汗簡流芳名
沒世有餘榮相知空復情

東里徐瑛

公也人中傑乘時起海濱
明良欣際會屯難見經綸
鸞鳳無卑集龍蛇有誦信
玄成多直諫懷慎素安貧
冀北初分治南交久彌剛
自當忠徇國竟以德全身

天下稱賢者朝廷重老成
居官方保與守此名譽
奄嘆摧梁木俄驚委大椿
悲風來萬里除京醫三伏
遺烈存青史餘休在後人
凄涼聞計日哀思動儒紳

淮南董璘

岱岳挺神秀累世鍾群英
公獨抱經濟泉賦由天成
卓然領鄉薦射策登黃榜
聲譽主婚簿忠政治民情
西坐參軍幕理劇無改更
建言聲忠鯁謙論愜皇明
遷擢冬官副尋作冬官卿
謀能允為尚勳善調羹
大將平交趾頓命安邊氓
比比俱按堵誦歌樂太平
仁廟嘉誠懇驛召東釣衡
輔德青宮重傳宣沐寵榮

別集 一卷之四

漕運江湖上宵征不暫停
一旦膺殊眷鎮守居南京
眷屬咸歡戴絃誦滿春城
訝謨入悅服翊贊知忠貞
永期匡盛治千載播芳名
寧知嬰二豎舉世人皆驚
竟憐能棲聖俄藏馬鬣幾
回懷感切揮筆淚沾纒

安成劉球

岳降生英傑胥與得異才能
令吾道太遲起士風頽
佐縣同接棘參戎志面槐
退常親簡策進不藉楊好
敷奏陳忠款超遷自上裁
從容喉舌苛親切縉紳陪
受命龍墀下宣威瘴海隈
餉資蕭相給民借冠公回
邊鎮金湯固蠻邦宇宙開
皇言重譯布方物兩京來

遜騎防秋出還旌走侍催入朝雖駭白報國未心
龍任綏南土崇階逼上台堯天期捧日殷勤待調梅
豈謂椿齡暮俄興薤露哀計有聞北闕恩典下東萊
拱木兒孫樹甘棠父老培令終名不朽何日到泉臺
廬陵陳循

東萊古名郡山才多清氣生此明達人遂為林梁具
藍田出瓊玖豈期瑚璉相大用數十載逾久增輝光
南交恃險遠天子擇懷撫明公受付託職業兼文武
金陵根本地守備資元戎復此任叅贊望重爵亦隆
國以有賢實老成尤所貴况聞仁者壽公矣無百歲

劉集

卷之四

五

吾觀用世士豈少千羊皮失此一狐腋傷哉良可悲
喪車發大江遙遙渡淮浦見者誰不嗟孝子心獨苦
生禁北闕下沒歸東海頭豈無忠魂魄來往乘風遊
金陵李時勉

前年過金陵相見情歡然開樽話疇昔從容坐華軒
白雲蔭脩竹清風迴素絃懇款交游誼慨慷經國言
憂慮深亦遠豈但慰目前意愜辭難罄臨別猶倦倦
別來幾何時哀計忽已得淒涼對落日流淚自沈淪
如何國元老一往不復旋高標宛在口微音常若聞
京月碧天際疎雨青雲端安得見斯人側傍傷神川

頌陽表紀

倉皇出討日哀悼想儀形浩氣充霄壤情忠貫日星
五朝推輔佐四海敷律寧推量同王母分誠追衛青
兵機叅幕府書疏上制廷報國丹心壯傳家素德馨
文章昭北闕勛業著南溟賦鵬情瀟灑攀鱗志杏冥
畫堂停戲彩芸閣罷談經將士思遺愛兒孫憶過庭
衡門問畫戟塵匣暗青萍廐下憐騏驎原頭嘆鷓鴣
九重褒舊德太史勒新銘對景情懷慘臨風涕淚零
靈輿歸故里丹旌颺離亭旌靈歌聲切傷心不忍聽

羊城陳建

劉集

卷之四

六

聖世崇文治英賢集廟堂維公當盛際秉德最忠良
蚤歲懷經濟長才合贊襄上書陳大本接武上巖廊
才學咸推重功名未可量許身伴稷契有志佐虞唐
一旦遷行部清風動朔方撫綏皆醜類發摘在豪強
炎微驚氛稜巒首肆跳梁羽書徵虎旅大將得龍驤
奉詔回京國乘輅入漳鄉重開唐節鎮新復漢封疆
藩憲司燕宰甸室願足借惠敷如雨澤令肅似風霜
郡邑遵條格藩維振紀綱化人興學校務本勸農桑
報國心逾赤憂民易蒼威名常赫赫令譽自洋洋
漸覺夷風革皆因禮樂彰垂厓居蜀郡叔子在襄陽

忽領天書詔歸陪鸞駕行舊衙兼輔導三接沐恩光
昔漕期劉宴籌邊類子房舳舻行接尾糧米積盈倉
今上常褒諭諸公極贊揚司徒官秩貴少保誥綾香
機務勤忝贊猷為善主張兵戎咸悅服黎庶總安康
清操思加勸孤忠矢弗忘繞聞木水琢條報哲人仁
士女皆悲惻官僚盡靈傷秋香應拜奠晚翠亦淒涼
後樂堂空在東萊葉未荒朝廷頒卹典內醜薦瓊芳
龍露歌聲慘靈輶去路長蓬蒿無衣物書劄是歸裝
宅北初營建銘旌水秘藏奇數昭竹帛遺愛在甘棠
愧我蒙相與常時猶激昂裁詩得哀曲不覺淚沾裳

別集

卷之四

五

七言古詩

溢陽蘭從善

五朝歷仕令名馳蓋世功勛四海知大展經綸匡
聖昔施霖雨濟群黎日南恩信懷夷獠天上勤勞補
翠衣冰葉一生甘自苦忠誠方寸措無違本期黃耆
應難老豈料蒼天不憚遺百姓哀傷梁木壞九重痛
悼大山頽魂歸海右飛雲遶夢入膠東落月低盟斷
天涯情感慨臨風不覺淚沾頤

武城王玉

聞公蚤歲建封章龍眷殊優自聖皇已脫仇生攝却

疎便從山甫補衣裳籌多兩廣兵謀盛總却三司理
政長北闕重來忠竟亦南交再入德尤香公孤儀表
垂台島社稷敷庸冠廟廊酒擬百年調玉燭豈期一
夢遂黃梁四方盡哭哲人萎千百獨留汗史芳未事
炎涼同往世宜今清白守空囊慈生况奈鄉人後為
寫哀吟倍感傷

懸陽李隆

東萊自昔文獻邦山川風物稱敦龐公生穎異儲猷
祥早游鄉校登上庠鸞樓兩邑低翔翔再賓京衛善
策長大展經濟陳封章帝心簡在親褒揚亞卿位列

別集

卷之南

六

三品行司空修居玄武鄉與師問罪之南荒以公先
之備資裝渠魁就縛黨道藏兼總藩臬控一方北運
驛召臨瀘江蠻民號泣呼翁黃到京復舉司徒綱誥
封三代賜籩筐九霄湛露何瀼瀼子叨京守誠懼惶
賴公參贊謀猷良同寅協恭五載強歧言聲譽聆弗
忘貳公弘化登岩廊五朝鉄石堅心腸竭忠殫亦葵
傾陽胡為一疾遽弗康夢與極芳摧棟梁伴子屏營
涕泗滴追懷平昔倍感傷豐功茂烈公實當銘彝鼎
芳紀太常褒賚論祭營高廟亨碑屹屹當道倘照耀
千古交風捐平生忠義格彼蒼生榮死哀何慨悚晚

翠亭兮後樂堂之蘭玉樹承其芳聯輝接武孰可與
公雖亡兮猶不亡

五言律詩

廬陵錢君禮

海鷗讓青襟忠良著五朝丹心長炯炯白髮任蕭蕭
德望宜三事勛名貫百僚赤松相伴去難仗楚詞招

又

畫翼出城陰丹旌指故林路人多兩泣朝上蓋傷心
為惜亡明鏡還悲廢素琴接神東海上永夜亂猿吟

天台杜寧

別集

卷之四

七

高年推舊德峻秩位申台後樂先志理邦濟世才

聖情深蒼倚白髮竟相催一點心猶赤應知散夜臺

又

冰壺清節操松栢古儀刑忠政忘羊祜嘉謨憶九齡
撫戎兼化俗重譯總來庭銅柱風流外長存墮履銘

又

直道知行已艱危不動心四朝頻出入雙屐任升沉
劍化龍津冷猿聞蕙帳深嗟公難復作揮淚獨盈襟

梁郭勣

位列孤卿重名垂竹帛導南靈猶頌德上國入京恩

旅視歸途遠穹碑壯節存萊山埋玉處過客一憑軒

佳西王真慶

蚤歲事高皇才華冠廟廊五朝功業盛千載姓名香
補衮心衣亦居官髯轉蒼俄驚歸旅櫬執紼淚沾裳

榮陽邢恭

河岳鍾神秀賢才間世生文章頌後輩德望冠時英
位列三孤重身全五福榮哲人今已矣收淚獨含情

又

舊都參贊幾百辟仰陶鈞德洽靈夷地恩沾雨露春
五朝推行誼四紀見經綸汗簡豐功在誰能理後塵

別集

卷之四

八

七言律詩

西昌曾鶴齡

曠厓崦嶺景不雷斯人光烈耿無休功施四海民安
日名著三公位上頭玉匣闕泉今杳杳石麟倚樹更

颺颺穹碑讀史堪垂淚何待汗青簡裏求

高毅

四朝憂國髮如銀雅量高風絕點塵書簡數名多屬
望仲淹才學擅經綸朱歌白鶴遊神遠謝却青雲屐
世新後樂堂空寶吏散落花啼鳥亦含顰

吉水周叔

明堂梁棟倚高標黃髮當年歷五朝手秉鈞衡勞
運功成出雋見和調玉芝一夜滿洞謝銅柱千春
頌謠悵望東萊神道表不堪風雨暗瀟瀟

恒山曹禹

正色朝端德望優勳庸高與古人儔丹衷不負三孤
秋白髮寧忘四海憂星落台經神氣速雲籠松栢玉
光浮竹看昭代崇褒典麟閣應圖取上頭

京口儲懋

位重才高德更宜五朝春遇占來稀治安有榮天顏
喜文武兼資士論歸比况兩京推老練嘗聞交趾慕

別集 卷之四

廉威如今忽棄人間世念舊相知淚濕衣

姑蘇張蓋

五朝元老共推公八表將登忽正終北闕早承喉舌
命南交多著撫巡功霜華滿瑛丹心在月色當庭惠
帳空生死哀榮誰得似名書青史耀無窮

姚江邵宏舉

早獻佳謀佐聖明晚登師保際昇平運籌事業追三
傑濟世才華冠六卿夢斷黃梁無後憾名垂汗簡有
餘聲懸知埋玉萊山下翠栢蒼松萬古情

括蒼周貴

五朝宰輔獨推尊政事文章古道存指有佳謀彌
闕更多功德被黎民孤騫尸尚支霄漢清白聲名遠
後昆生死哀榮云足矣為歌楚興一招魂

永嘉周旋

五朝知眷世應無玉帶緋袍老大夫職副三公匡主
德政參群務握兵符彰彰義蹟昭青史爵爵位城隱
碧梧殿是金陵人更慕年來猶及舊司徒

廬陵陳文

一夜台星殞碧空九重聖主感元功經營自昔推宏
父翰翼當年屬名公碑勒總收神道外聲華昭耀簡

別集 卷之四

言中承家况有青雲器福澤流傳信不窮

錢塘倪謙

三孤詔錫紫芝泥台輔星光映碧奎文化喜看行內
向武功曾見服雕題五朝事業風雲會八表才名斗
岳稱午夜俄驚清夢斷幽亭香翠晚含悽

金壇高連

歷仕皇朝五十年文章政事羨兼全累高位勛庸
著文直以方忠澤宣當佇正期資碩輔蒼穹何遽奪
英賢諸部英道無遺藹膺行清聲耀簡編

安成吳節

名公出世挺英標
事業光輝歷五朝
南海冠裳思舊
老東華文米惜宮
僚師垣位適中
台近卿省名從公
位超昨日恩榮優
葬畢昌平松栢兩
瀟瀟

蒲田林文

登年懷遠輔皇明
職典樞衡列上卿
憂國不知雙鬢
改爰代惟有寸心
誠安南父老懷感
德天下兒童識
姓名誰道温公今
已死精忠千古尚
如生

又

屢進忠言達紫宸
上惟憂國下憂民
九重密勿令房
杜四國旬宣昔甫
申解組方期歸綠
野騎箕倭見上

別集

卷之四

十一

蒼旻古今終始哀
榮者細數如公有
幾人

又

太山頽矣哲人萎
何事蒼天不慈遺
計報九重明主
悼惠均四海細民
思五朝德望曠山
斗千載功勳勒
鼎彝故壘佳城埋
玉處行人垂淚讀
新碑

大和蕭絃

早從宮省荷恩私
晚到師臣衆所推
一片丹心依止
闕平生清德著南
夷聲名元自陳諫
日功業乞梅轉
曹時目斷萊山何
處是白楊蕭瑟不
勝悲

雲間錢溥

五朝元老舊衣冠
終始心堅一寸丹
雷守不虛
託出師曾致遠人
安當時功太難對
李此日軍中正
憶韓却恨平生未
荆識台星昏慘暮
雲寒

吳郡金問

惟公學業重南金
朝野由來屬望深
貴龍固知千載
遇之勤尤見一生
心日高賓館開青
雲暗佳城鏤
緜陰此際有懷應
莫盡臨風不覺淚
沾襟

雲間沈榮

喬嶽連靈見異人
網維中外老元臣
漢庭舊識尚書
履涉向重消射氏
塵道濟五朝功業
盛名高八座龍

別集

卷之四

十二

光新奄騎箕尾仙
遊遠聞計傷心淚
滿巾

吳郡陸通

自昔謀猷重老成
公年七袞五朝卿
曾雷聲價題銅
柱每贊兵機住玉
京台鼎正宜需舊
德詞垣又見衣
新坐懸知生氣年
年在愧我哀辭不
盡情

趙輝

濟俗生材世共奇
發身曾不較崇卑
學明王道數陳
日鄉亞冬官獎雅
時司馬南交勳績
著參軍京國政
聲馳老年更拜三
孤爵何事選乘傳
說真

清樂道人

五朝恩寵美才能皓首猶堪
化幾年機務賴承承正期鳳
股肱念我交游情最厚幾番
相憶淚沾膺

蕭山魏驥

五朝傲歷擅才華政事文章
忝推今昔舊史誰過勳名難
淚昭青史劍氣猶存稟
太阿我念竟孤山斗仰傷心
空有淚懸河

又

圓橋方壺萬里遙真魂一去
竟難招聲光已擬垂千古勳
業何慚重五朝楚楚松筠遺
推操巍巍萬華揭

別集

卷之四

十三

高標公余詩酒叨知己無復
相逢慰寐寥

富春趙新

八十耆英世所稀五朝寵眷
著聲威廟堂久展經綸
手京國常參治化機守分但
知存儉約德忠寧肯效
依違如何一旦從仙遊遼海
雲愁白鶴歸

澄江徐崱

宿聖應燕齒德尊尊國顯高
門峻階已貳三公
秩累代榮承列聖恩忠昭日
月立朝大節
乾坤台星一夜元雲漢千載
清光照九原

葵心無復曉傾陽四海猶傳
姓字香宜化甘棠周召
伯歸山辟穀漢張良詞林
作功臣傳宰石新題大
史章忝列同寅應未久易
和旌露奠清觴

太康王鑰

五朝元老重儀刑今日云亡
涕淚零邊關思懷宣德
化廟堂經濟播芳馨一生
肅節存忠赤千載垂名托
汗青誰料與公成永訣無
由闕下仰文星

錢塘徐琦

孤卿長逝痛何當視物思人
更可傷忽見脩篁含晚
翠空遺黃菊泛秋香五朝
盛烈銘彝鼎一代勳名紀

別集

卷之四

十四

太常事業應知垂不泯穹碑
屹立耿幽光

東安施禮

五朝開濟老儒宗磊落襟懷
孰與同生有奇謀膺大
用死蒙恩典得褒崇論功
北闕聲華重遺惠南交事
業隆昨日秋香亭下過思
君不覺淚沾膺

括蒼吳岐

清朝五世輔明君按節南安
父淨席氛韓范安邊奇計
著伊周贊化治功存永期
海屋添籌算那忘台星頌
夜分此日靈輻歸故里歌
殘旌露痛傷魂

吉水宗與言

東魯才華孰似君，妙齡已看踏青雲。五朝歷事賢芳著，八表行年德望尊。華木鶴歸風漸逝，空山猿月昏。昏昏傷心最是斯，文衣難露哀吟不忍聞。

關西康詩

昭代承恩五十年，雄才文武喜兼全。南交德澤陽和布，北闕忠誠鉄石堅。第賜尚書光故里，碑題少保表新阡。生平事業昭青史，贏得芳名後世傳。

沂陽將先

文章政事播華夷，肅仕忠貞聖主知。一代高風光奕世，五朝相業際明時。簪纓正好榮桑梓，遊露那堪寫別集。

別集 卷之四

十五

誅辭送賜昌城新郭野徒遺，後樂使人悲。

廣川張惠

自從折桂步雲衢，五十餘年在宦途。信有盛名馳四海，固宜高爵位三孤。操堅清白如楊震，筆紀勲勞誌董狐。莫恨英魂雷不得，玉京先下玉魚符。

山陰韓陽

班班功烈四方馳，耿耿精忠列聖知。方籍棟梁文大夏，豈期朝野失元龜。神遊上國秋風急，魂返東萊夜月遲。昭代明臣今有幾，病余和淚寫新詩。

恒山趙敏

位列三孤好爵廉，彰彰偉績著明時。昔居南國仁慈集，今贊元戎德惠施。三代褒封皆共五，朝榮體執能規。豈期一旦遊仙去，通國賢良盡淚垂。

新喻張臨

驚看柱石一朝推，京邑軍民為痛哀。歷仕五朝禪大化，累兼三職展雄才。身扶社稷忠無忝，位極人臣德不回。大史豈能撓直筆，定書勲業示將來。

前田陳用

天生豪傑豈尋常，人履應資作棟梁。冠笏五朝榮舊錫，詩書百世見流芳。投身報國存仁政，教子承家有義方。賓客又憐招飲處，亭留晚翠與秋香。

別集 卷之四

十六

又

世家昌邑舊名揚，入仕皇明五十霜。位列三孤膺寵厚，誥封四代沐恩光。也知白首馳聲重，誰料黃梁大夢長。千里關山歸視遠，夕陽回首倍心傷。

濠梁郭珍

登平海內已知名，百辟衣冠重老成。列聖推恩居要地，三孤分命守南京。秋香亭掩苔生砌，後樂堂空月滿楹。直氣忠魂應不泯，化為霄漢景星明。

京岑周韻

台星一復摩霄蒼藋德遺亡衆所懷昭代已知承
溼清時枕恨失忠良滿庭明月人何在三徑秋風菊
自香竹帛勲名垂不朽更看華裔慶流長

東晉魏沈

歷仕五朝全大節緝紳咸仰士林魁正當鶴駭榮三
釜草料寒星落九垓姓字固宜垂宇宙功勲無愧上
雲臺如今勳德行吟處晚翠亭空更不來

東晉張積

清朝輔弼老儒臣醫疾濟溺地似報德妙黔黎咸仰
戴功施社稷信無倫爵加尤稱聲名重位至三孤寵

別業

一卷之四

十七

澤新誰料騎鯨化仙去臨風無客不傷神

池陽何遜

九霄清夜隱台光四海蒼生共感傷德重華夷誰可
並名高山斗自難忘蓋梅豈但調尚鼎黼黻端宜補
舜裳未識門牆曾被薦計聞千里淚成行

又

一寸丹心八十年五朝元老獨推賢自天恩禮應難
幸隨地來吟重可憐報國惟存愛國志蓋棺常乏買
棺錢愁太史書難盡收淚選題與後傳

金陵陶元素

拜命曾分聖主憂保釐當任重崇周清風勁節三
文茂實英聲五十秋猶冀閭閻霑澤厚澤空然廊廟者
傲猷蹇余自昔蒙青眼仰止高山涕泗流

平樂周鳳

仙遊一夕掩泉扁蝶化翩翩喚不醒香冷三餘遊客
徑花殘忍過醉吟亭生前相國憶忠貞後段逢步勒
謚銘此日靈輶歸故里京民罷市痛難勝

四明揚準孟平賦

萊哲四章章十二句

萊哲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之殘也余聞而哀之不勝
遂賦此以抒其哀焉

別業

一卷之四

十八

維萊昌邑乎此哲人率游于泮乃作國賓天賜明命
厥志孔申爵及三孤毅祿祿臻於乎惜哉不慙遺老
全歸正丘式遂以道

又

維萊有士直焉如矢發必中的
聖其聽止榮平自居厥聞孔煇統業允持靡渝終始
於乎惜哉不求於涂全歸正丘式遂以夫

又

維萊有士維國之翰克文克武四希于干乃參師
以徂交土交人痛從御如父母於歲時哉喪與司

金鑑正立式夫已也

又

維萊有士玉其瑩止既階光祿寔攸稱止厥祖厥考
推 恩贈止迺築高門兆斯應止於乎惜哉靈旌歸
來些焉以招魂其可來

別集

卷之四

十九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五

輓辭

黃少保哀辭

光祿大夫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正統庚申正月五
日以疾卒于南京之官舍訃至行在

聖上愍悼賜葬如禮在廷保傅洎諸能言卿大人士
為文若詩以繼述公之名節功業而致傷慕之情者
已盈帙矣銘亦同郡晚生而等公之誨益為多矣容
已於言乎於是收淚而為之辭曰嗚彼泰岱兮鬱乎
蒼蒼鍾靈孕秀兮與發其祥我公之挺生兮丁彼之

別集

卷之五

十一

疆仁義為冠佩兮禮為衣裳才兼文武兮德器邈乎
難量清儉以自持兮操同水霜爰自下僚兮陟登廟
堂復侍從于青宮兮輔導有方羌交州之強虜兮兩
肆跳梁匪公之綏服兮孰挫其鋒矧南京之神都兮
機務浩穰賴公之贊畫兮民樂又康寔應事于

五朝兮壘重名彰時倚之以為柱石兮濟斯世於虞
唐宜皇天之叶相兮永壽而康胡年之未滿百兮溢
焉云亡

天子為之震悼兮夫茲忠良矧予聖開之小子兮嘗
接公之餘光機訃音之來告兮中心藍傷悵然由兮

莫辨漿聖江雲芳淚淋浪歌此哀辭芳庶昭不亡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冬十一月四日癸卯翰林院

侍講 國史兼

經筵官同郡儀銘書

故少保戶部尚書黃公輓詩序

正統五年正月之五日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以

疾終於南京 上聞訃為之悼惜公卿大夫士與夫

四方之人為之慟哭又賦詩詞以哀挽之公之子琮

徵予序其首嗚呼公國之老臣也洪武中大學生起

家縣佐改官衛幕拜工部侍郎進尚書累遷戶部尚

別集 卷之五

書守南京參贊機務自始至終歷

五朝九四十年矣公嘗以尚書掌交趾布政按察二

司宣布恩澤振舉憲綱夷人悅服暨拜少保兼職贊

化益殫忠誠蓋公之事上也恭持已也廉為政也寬

待士也敬而有禮未嘗以位高望重矜已傲物其中

蓋坦明直亮而於學尤篤至老手不釋卷暇則作為

文詞或與相知者賡唱迭和馬朝之宿望舊德未有

踰於公者也嗚呼國有大臣年德似邵君之所倚也

士大夫之所尊也四方之所望也書曰圖任舊人詩

曰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此豈非公歟公可一日而卒

去乎天之不怒遺乃捐棄朝野之所以哀悼而嗟息

者宜矣夫以公名位之崇德量之弘且享年之高至

於八十度而固無所憾何待於哀挽之作然哲人之

亡山斗之仰思之之深其言之餘有不能已者也此

亦予之所思也豈能無言故書之以引諸作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侍講學士

國史總裁兼 經筵官臨川王英序

少保黃公哀詞有序

正統五年正月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終于位年

七十八事

別集 卷之五

聞上惻然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公殆自早嘗累

陞極品歷事

五朝寵如一其德業顯于天下而又以高壽終可以

無憾矣而士大夫猶哀惜之不置端厚坦亮君子也

忠於事上篤於愛民范文正所謂先憂後樂者公其

人矣乎平生所為蓋無愧於天而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之心至老猶不懈聖天子委之以南京其所托重

矣然大臣如公者無幾人使得以近侍入則獻嘉猷

於君出而宣聖澤於民以畢其所志豈不允愈乎此

士大夫之所以哀公也衛武公之入相年九十五矣

而進德不倦公之年尚足以有為而遽止於斯惡乎其不可哀也古之君子有益於國家者必欲其久主於世南山有臺之詩是已則於公之終雖欲弗哀可得邪直嘗忝同僚辱交尤好不能已于哀者故作哀詞曰偉夫子之好修兮服仁義以目抵心伴伴其直諒兮行弗辰于周行適聖明以奮興兮庸一言以借主始低徊于下位兮遂卿佐其焉處勒朝夕以修職兮曰庶幾于盡臣進專事以奉君兮退懇懇于惠民彼蠻夷之凶悖兮曾幾何識夫上下過夫子而愛敬兮若亦于於父母荷列聖之隆寵兮耿精誠其木表

別集 卷之五 四

獻忠謀之登登兮冀永世其賴之繫根本之攸托兮有嘉靖之丕績何天之不憇遺兮奄一去而不可得惟夫子之洵美兮顧在列其幾人嗟弼亮與弘化兮胡勉邀其未申昔武公之佐周兮踰九十猶未息茲黃髮之是詢兮悲夫子之不能待周詩之詠臺栗兮祝遐壽於無疆夫豈私於君子兮延邦家之休光哉音容之日遠兮徒興念於疇昔余寓余情於斯文兮涕浪浪以沾臆

嘉議大夫行在禮部左侍郎翰林侍講學士
國史總裁忝和王直撰

少保黃公執詩後序

少保兼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卒于南京訃聞為輟朝一日賜祭初有司營葬事

恩禮至矣少師公碑于神道少保公傳其行事祭酒公為誌于墓所以著聞于世顯矣公之歿美其德然而丙京大夫士聞之罔不震悼嗚嗟不能已乃為詩章哀輓用寫其悲傷痛惜之意又何其厚耶其仲子琮編以為帙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公弁諸首復請于贊其未于與公為鄰郡風昔聞公名竊嘗與蔡宣德初公自交趾還始獲見公儀觀魁梧襟度豪邁且其學博而識端其中確然如金石挺然如植檜者人無及之稽其平生履歷大段毅然以道義自持當險難不測則危言正色不為回曲之辭撫南交深得夷情是境以安及代則變作矣比再至已為其所附夷以興奉之出境拜泣以送之還朝每上言論議時事則必致慮經遠務求益於生民迨治務南京切切以

國事為心雖進位三孤未嘗以官職介意人皆推其偉器力學至老不厭嘗奏置風憲官專外學政以培治本識者稱其第一好事教其子為書世務明道理

別集 卷之五 五

安儉勤戒其無進取蓋其心有以天下之憂樂為係
絕不暇卹其家也於其歿士大夫所以述作誦道發
於悲痛悼傷之餘而不能已者蓋不以公之高年為
美而借其所施綽有餘蘊焉於戲觀古人之記載則
當時賢人君子功業之顯著者炳然煥然况其形之
聲詩而歌詠者乎後之人讀此詩則可以想見公之
為人寧不有感慕興起於其間邪是為序

翰林院 侍講學士同脩

國史館 經筵官齊郡馬愉書

黃忠宣公文集後序

別集

卷之五

六

世資奉我

聖天子初巡撫山東之三年為成化七年七月循例
詣 闕庭各陳所見兼會諸大臣議各所撫之地兵
民成休以遠 宸聰蓋為長右久安圖也既而軫矜
南還吏部少宰前左僉都御史昆山柴公與中袖出
東萊黃忠宣公所著交藩集付子曰忠宣為我
皇朝偉人在當時極為

四示所存蓋以公為人操履堅貞問學明正識見超
邁精忠貫於日月清慎達於神明夷險一節老而彌
篤所段也以故西昌楊文貞解曰 諸公極尊慕焉

通戒

皇上追念往勞重申卹典特封太保加以美謚嗚呼
黃忠宣不可謂不遇矣然公壽稿著在

國史固無容贅第以平生所著詩文在交藩者未必
能流布於中國在中國者未必能傳播於天下後世
也此無他蓋以公所作未嘗板行而知之者鮮抑亦
為勲業所掩然耶予受之以歸誦諸布政使殷謙董
昱按察使王琳參政陳儼江珙副使劉敬董廷圭陳
相陳善參議唐濂尹淳僉事張珩楊珣劉時敷董琳
王綸為刊行計咸曰山東為文獻大邦忠宣為大邦
別集 卷之五 七

象傑出為一代名臣為四方具瞻為

朝廷倚毗使其此作不著於當時不傳於天下後世
責在斯文願各捐俸壽梓為不朽之傳予聞之躍然
喜曰文之顯晦固有時歟然予不及識忠宣識其子
琮為戶部照磨琮子徵為國子生皆嘗往來于門因
獲觀忠宣文稿堆積几案多至百十餘卷今少宰之
所付蓋得於交藩時所著者耳餘尚藏于家少宰蓋
未之見也然先傳其交藩之集則其未傳者譬之繁
星麗天光芒閃爍輝映雲漢當與勲業並著諒亦不
能久掩也因書以俟抑少宰之崇尚前賢亦于此乎

徵十月吉日

賜進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莆田翁世資書

詩文集後序

山東左方伯劉公謀刻東萊黃忠宣公詩文集刻既成乃屬于余曰黃公文集固有二楊學士序于首矣顧今日校訂再傳之由亦不可泯予為我援筆識其後可乎余惟文章與世運相為流通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然必有英明靈秀之氣中正渾宏之德奇偉卓犖之才夷險不變之節博洽古今之學傳之師本之經而後文可言也三代漢唐之盛邈不可追已近

別集

卷之五

八

世詩人文士窮感則專於愁愁於達則專於溢泆沒不知以理義之正為言者非特其人之溺乎情好殆亦時之否然也惟我

聖祖革胡元之陋再造區夏文運率興三光五嶽之氣醞釀磅礴故當時士大夫爭自奮勵先濯舊習若金華宋景濂烏傷王子充諸君統以文名然其功業之著尚有歟焉求其功業文章裒然於當世者其求萊黃公乎公益英敏好學蒐羅經史弱冠領鄉薦自佐劇邑以至作保衡其政令勳名煜如秩如其大者在交南幾二十年民夷愛之如父母然其奉

命再往為賊所得則相率羅拜禮送北還其德之感人如此其他可知而其為文為詩皆平正暢達脫畧世故其體制不戾乎前人之程度而奇古高妙要必有得於天者今觀其詠懷詩云莫言巫峽安流異不與終南捷徑同待看

別集

卷之五

九

待暮鴉歸則可見其愛世感時之志東光遇父忌辰云終身有服從經禮舉世無人置求茅赤手南來慙寐莫白頭北望痛劬勞寄妻云惟資邊豆供昭穆豈藉糟糠事織紉今卜扣逢知有日莫教又向夢中尋則又可見其慕先德重伉儷之意其約友云籬菊自開秋寐寞客窓空對月黃昏別夏少保云炎海無仁里神京有德鄰莫教容易別辜負昔年心又可見其篤朋友之誼海神廟云乾坤合體原無極漢朝宗自有神過洞庭湖云上下乾坤同混沌東西日月自明岳陽多少騷人筆獨喜先憂後樂聲湘江舟上

云山頭雲氣有朝暮江上水聲無古今萬里南來誰
注意九重北望獨仁心其觸物動情對時賦事皆
不後乎人倫大經雖詞氣壯然而卒能脫去凡近藻
雪塵翳凌轉波濤穿穴險惟慷慨激烈又如此他如
喻玄等六篇及平湖頌物虞頌等諸作往往傳播人
口其高視闊步長轡遠馭如蹕宇宙而遺俗渺翩翩
而獨征者昔人云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
不及為滅裂今觀黃公所著述皆和平正大道所歆
言而已蓋有得乎中和之氣者也非其氣之所樂聽
之所蘊與夫學之博才之充而志節之正何以與於

別集

卷之五

十一

斯哉國家氣宗文化以應天地之景運其間能文
之士當愈盛愈奇必有大制作可以被筦絃薦郊廟
者要亦不能外乎公之遺矩也是集正統開舊刻於
昌邑邑令代史不常板遂散佚今方伯劉公忠其後
缺每巡歷所至輒為尋訪適公之孫黃鈔持家藏舊
本來見遂為訂其魚魯捐俸鐫梓與天下之士共之
若劉公者其亦有得於公之志趣者也公諱福字如
錫別號後樂其世系履歷之詳具諸史傳劉公諱聰
字守愚戊戌進士以節諫出長東藩令績美政卓然
于時又能以其緒餘及此其好文樂善之意蓋慘倦

焉可謂賢也已

弘治辛酉重陽前二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政義興邵賢序

重刻黃忠宣公詩文集後

詩文豈易言哉昔人有曰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
易却艱難今觀東萊黃公文集其詩則溫厚和平而
不為雕琢其文則俊偉雄朗而不為嶮怪觸物動情
對時賦事隨意落筆詞氣坦然而其間自有奇妙高古
而區區九道者思欲效之方鑿心刻思被髮流汗不

別集

卷之五

十一

能贊一詞者亦可以驗斯言之信矣予自游郡學得
公之詩文若干篇讀而好之常患未得其全帙及泰
舉進士備員東藩巡歷所至每訪求之適公之孫黃
鈔持家藏舊本來見予得而喜之如獲拱璧乃借為
較其訛舛付之梓工以傳嗚呼公之才德著于天下
公之勲業載諸史籍是集之傳不傳公無與也但東
藩為公之鄉邦後學晚進當有所矜式今得是集誦
其詩讀其文必將有以奮然興起景行先哲者矣則
是集之傳夫豈無小補云

弘治辛酉十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古剡劉聰書

別集 卷之五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六

教儀

凡為人子繼志承家必須潛心向學謹身脩行夫如是於親則孝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閭門有別於長幼有序推而以往無有不善也吁為學效驗其大如此苟或始勤終怠靜言用違闕不經之書以喪志從無益之徒以敗德云學而學不成語身而身不修酒色是娛家貲凋弊宗族惡之鄉黨賤之如是而欲有祿位享壽考豈可得乎今予荷

聖恩而列六卿之重任承

別集 卷之六

綸音而鎮萬里之邊陲以爾子失學豈吾父之心乎今已送爾於應天府學俾從教授惟聖有成諭之維嚴聽者恐怠故復申之以前言列之以後件爾慎篤念而力行慎勿棄善而就惡戒之戒之

一為學者必須去私仰欵立志專心師明師而勿為無德者壞友益友而勿與有損者遊朝誦夕歸惟經史以玩索夙興夜寐務性理以昭融既惜陰於青年必游藝於白日作文章賦詩詞學字法須下着實工夫直到精妙地步斯可謂君子之學而不失人子之職也苟或欺已瞞人有名無實不惟有害於己而且

貽笑於人

一今既入學須守學規每月徐州望許假回家徐每
日日未出到學日將落回家往回步行不許顧騎馬
驢牛飯止令一僕供送飯用蔬菜四品魚肉脯鮮不
過二味惟給茶湯不用酒醴並不許在外沽市取人
譏笑亦不許白日回家失誤課業

一家中買用喫食穿着柴炭等物并關俸費俸止令
家人整理爾並不許干預惟務讀書

一受業師處凡遇節令或雞鵝猪首瓶酒必為禮不
許假名奢用私幹傷財自壞心術

雜錄

卷之六

七

一山東北京遇有親識往來者酌量親疎遠近置辦
飯茶前廳祇待並不許延入後廳亦不許留居在院
此宜記心不可違越

一俸給自今年正月起月該三十五石一半米該一
十七石五斗每除七石五十家用外其餘十石賣價
收貯

一古人務內而不務外爾須尚學古人收心養性由
義居仁飲食須淡薄衣服勿華麗涼則青綿布衫暑
則青夏布衫條靴頭巾皆與群弟子同常要潔淨不
許圓帽小帽帶帶子靴鞋各護類輕薄子態以自

題黃氏教儀卷後

全幼孜大學士

子友東萊黃公始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為衛幕陞工部燁然有聲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遂擢公北京行部尚書未幾命

往鎮南交公鞠躬盡瘁勤勞夙夜無懈綏徠無一毫

弗盡者由是交人德公如父母而歎烈聞望遠著於

天下

仁皇嗣統之初念公舊人亟遣人驛召還京改工部

尚書且命兼長宮僚比年

別集

卷之六

四

一

朝廷以交人及側復命公往鎮撫之特行命其子琮

讀書於南京郡庠因疏為教儀以訓之琮服膺弗敢

忘復以公手筆裝潢成卷持以請予識其下方公之

為教總七百餘言其目有七首之以為學修己治家

之道次之以待人接物之方又次之以服用飲食之

節其言切實而簡當鑿乎若布帛菽粟不可一日

而無者於戲可謂善教其子矣雖古義方之訓復何

以加焉琮尚勉之惟日孜孜因其言以究其理因其

事以方於行密察於幾微致謹於操持內外交修終

始一致庶幾賢人君子之域可以企及矣琮尚勉之

子曰聖之子尚有以復我哉

楊士奇大學士

父之於子至親莫如焉故至愛亦莫如焉然人之愛

不同君子者以義細人者苟利之而已工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再奉

命往鎮南交也手書數事雷訓其子琮皆持身治家

處人之要道所謂君子之愛其子也琮能敬父之教

裝潢為卷用旦夕覽有以于父之執也求志一言昔

趙伯魯受簡於父無幾而忘之彼亦人之子也琮可

不謂難矣乎然善承教者必因其言而明諸心力諸

別集

卷之六

五

行不徒文具以炫觀也曷哉琮乎且君有身教者焉

公秉心正大熟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達民

存交匪二十年其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天下士

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士苟有志立身

行道猶將視公為法而况公之子哉曷哉琮乎庸衆

人之子猶有卓然力進於善者况產於崑岡而非備

溫潤縝栗特達之美其亦奚所取貴乎琮乎曷哉琮

秀敏好學吾故喜為之言過庭之際尚以負於公其

以又有語于者乎

宣德四年歲次乙酉正月十一日

楊準大學七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之再鎮南交也將行命其子琮讀書於鹿天府學因手書教儀以訓之其為言皆切實略無浮泛冗長之詞蓋公自少力學勤苦以底成立至擢科第登仕版以享其榮名盛福於今日而充恒歎然弗敢自滿故於其去懷倦焉思有以訓其子而惟恐其習於驕縱流於奢靡而弗知所以樹立以至虧行辱親公之意亦勤且至矣今之世貴游之家子弟往往或於狂悖復傲憑藉父兄之舊貴以陵駕當時者人皆謂其習性之使然也決豈理

別集 卷之六

也哉假令為父兄者皆如公之善訓而所以開導戒飭之者若是其至則凡為子弟者雖欲為不善又豈可得乎琮裝潢成卷以請于識于素知公之賢德而又嘉琮之善承公之教也遂書此以歸之

宣德四年歲次乙酉正月甲戌

楊準大學七

右少保東萊黃公家訓其子琮佩服之餘求題於縉紳先生亦既多矣予吳庸於解然不可無辭也夫愛子必教之古人教人之多不存今惟有讀書一事耳為弟子者於斯用心講明義利體念而力行于以

養性情變氣質圖惟遠大則志趣正志趣正則所行皆正未有不成人者不然或作或輟或急於聲利幸而遂其私亦無取於君子也少保公遣子就學讀書責其成者皆務實之事琮佩服不忘何患乎不為令器尚勗之哉尚勗之哉

黃淮大學士

昔在洪武中准承之外制今少保東萊黃公自衛慕上言時政

太祖高皇帝嘉其言之切直超拜工部侍郎公益加敬慎略無矜誇之色准挹其高誼而限於職事迹雖

別集 卷之六

未甚狎而情則相傾是後數載間離合一公之名益彰而位益崇蓋由其積行之所致也洪熙之秋車駕幸師討逆公承制侍

親王雷守淮亦叨備班列旦夕供事

內庭必與公俱向之傾企者乎契而莫逆公之處心秉節儼然有韓富諸大臣之風退與士交談笑溫如春風之披拂潤如甘雨之沾濡准竊自媿以為莫能及而公則不予鄙也公之再鎮南交也命其少子琮肄業于鹿天府學手書教儀七條以訓諭之其言皆日用之常推而及之以應事接物其本不外是矣

公之教可謂言簡而旨遠者乎昔寶禹鈞為評議
夫善行裕於躬儉素行於家而又能以義方教其子
厥後五子八孫皆致位通顯名垂後裔公之德望過
於禹鈞遠甚而義方之教又章章若是琮其可不知
所務乎余雖未嘗與琮接見觀詹事王君叙其處已
大略信吾宗之佳子弟也茲以訓儀裝成卷帙謁言
執友是善于求益者其與趙之無恤無以異矣尚何
患其不與禹鈞子孫方駕於後先者乎准聞公多胤
嗣崑岡之璞皆美質鄧林之木無棄材豈獨琮為然
第以拙戾侵尋退伏田里未獲申叙舊好姑識末問
別集 卷之六 八

以致忻慶之私云耳

夏原吉 外尚書

昔胡文定公與子書教之以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
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
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辯是非終之以治心修身以飲
食男女為切要諄諄乎望其子者至矣其三子果能
佩服其言厥後長子致堂季子五峯以道學鳴于世
仲子和仲亦為時聞人斯可見父焉能以善道泚其
子子焉能以善道自泚其身也余友工部尚書兼詹
事府詹事東萊黃公衡

命之再鎮南交也瀕行手書教儀一通通諭于前件
列于後以誨其子琮其言雖不出乎日用之常然造
其極則士而希賢之地寔在於是琮也既錄一通揭
諸座隅朝夕諷誦之踐履之入以父之手澤裝于軀
什襲於篋嗟夫司空公愛其子之心即文定公愛其
子之心也琮也祇崇父訓之心即致堂昆季祇崇父
訓之心也雖然徒祇崇之盡若以致堂五峯輩所以
造詣思其齊焉而可也

黃宗載 吏部尚書

父子之道天性也蓋人之至親莫踰於父子其至愛
亦莫踰於父子故父之善愛其子者必教之戒之俾
其為善人君子務底於無過之地而後已然父之能
教其子者固難而子能受其父之教者為尤難今觀
少保兼戶部尚書黃公昔為工部尚書時再鎮南交
其子琮為京師郡庠生公手書教儀以示之其大要
以立身行己之道待人接物之方與夫衣服之順時
飲食之適用總書以提其綱分條以衍其義凡七百
餘言皆切于日用之常無過高難行之事在人如布
帛并粟一日不可無者公可謂善教者矣嗚呼所
訓裝滿成卷求當代立言君子以發其意時寶藏而

別集 卷之六 九

世守之亦可謂能受教者矣是父是子語不信然何
昔韓文公送子符讀書城南其意謂人之賢愚本同
一初比其長而有資賤之異者由其學與小學之故
也引喻切至訓戒深遠而後又有教子取富貴之言
此篇不與於荆公四選之集今公之儀簡直而不繁
核實而不泛皆脩天爵之言無一毫取富貴利達者
語蓋天爵既修而人爵自至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
哉者也且斯訓也非獨其子可以取法實世之為
人子者皆可以取法其先文公之議也必矣然文公
之訓必因其子之材有所不逮志有所不立因其病
而藥之有為而發未可知也又何庸議為因書公之
卷併及其事云

別集

卷之六

十一

胡濙禮部尚書

君子之立言垂訓貴於簡切詳實然後足為其嗣人
之觀法而不至於空言也否則言雖多而無益於事
矣亦美足尚哉今觀工部尚書東萊黃公誨子之言
與其子琮服膺訓詞之意于深有取焉蓋嚴父教子
之心無所不至莫不歆其成立而諄諄訓戒為其子
聽之聽者有矣公位列六卿才德兼茂當

太宗皇帝時選守交趾推誠撫諭遠落輯寧芳聲

著聞天下泊

仁皇蒞胙之初念公久勞于外遂驛召還京兼掌官
察已而以交人慕公復遣往治戒行手筆數百言訓
其季子琮九若干條皆日用常行之所當務而不可
少違者簡明而至當切實而不煩誠立言垂訓之良
法也豈徒其子之所宜佩服而敬守之九世之貴族
子弟得而觀之亦是知所景仰矣而公立心行事之
樂於此豈不可以驗其一端乎夫有德者必有後公
之為德盛矣琮克承公志讀書好禮恂恂謹於孝友
謙恭聞於鄉黨尚慮其或敬承之有怠也乃以公訓

別集

卷之六

十一

裝演成卷間謁于求識一言以加警勵較之世子第
憚拘檢而樂縱肆與夫聽之邈邈者不亦大有遲庭
哉琮尚惟日孜孜勉思紹述以企公休則黃氏之興
又豈有涯涘哉子既慕公之善訓又嘉琮之善繼承
也遂書其後以歸之

段民刊部右侍郎

子昔叅政東藩以事行部道過萊之昌邑聞縣之老
父談今戶部尚書黃公居家時事謂公事雖重克
孝克敬謙恭節儉惟樂內植言行動作不務浮誇篤
志學問於書無所不讀前言往行有益於人已者必

能之於身力行不怠吾邦之人至於今咸取以為
意公之素行如此可謂能擇善而修身矣宜乎歷事
四朝鞠躬盡瘁輔佐其上以成治功恢弘光大若是
之盛也公嘗奉

命出鎮南交慮其子琮由是而學不加進行或不修
也乃手書教儀七條皆切已之言日用當行之事預
為之訓琮於是服行惟謹不敢少有背戾卒為黃氏
之嘉子弟也予觀自古達官貴人當豐亨豫大之時
溺於驕奢逸樂鮮有能教其子以義方也今公貴為
列卿富有厚祿無毫髮驕奢逸樂之念獨推平日躬
刑集 一卷之六 十二

行實踐有得於心者列為教儀以訓其子其賢於人
也遠矣若世之為人父者能以公善教其子為法必
為賢父為人子者能以琮克承父訓為法必為賢子
其有補於風化也為何如哉然公之功名事業著於
天下後世皆學問修身之效也教儀所載無非學問
修身之事琮也宜服之沒身而勿替

周忱工部右侍郎

昔鄭玄之訓子欽其儉願之訓子欽其勤萬石君
之訓子欽其謙韓忠憲之訓子欽其慎後世皆傳誦
以為名訓今觀少保大司徒東萊黃公訓其琮一帖

曰儉曰勤曰謙曰慎莫不備具推是以往豈不可以
終身行之乎琮能服膺而不忘誠可謂賢子矣觀畢
謹題於後

陳連通政

右教儀一編凡七條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
萊黃公訓其子琮之辭也公在
朝廷有蹇諤之風出鎮南交有寬仁之政其修己為
學之方承上接下之道起居服食之節舉可師法故
具於教儀者鑿鑿實事灼然可行凡為人子者皆可
佩服而允迪之豈琮也所得私哉宋朝忠憲公億嚴
子教子以故絳續至宰相維門下侍郎餘亦不失為
名人使琮勉而行之它日所至其可量乎

刑集 一卷之六 十三

吳訥都御史

昔考亭朱先生常遺其子塾受學金華呂氏瀕行界
以教帖九事師取友種學讀文以至道途出入語言
之類靡不備載迨篇末復指其要曰己上數條不過
勤謹二字循之有無限好事竊為汝願之也今觀尚
書黃公訓子琮帖其蓋深得考亭之意乎帖凡數語
言首曰繼志承家須潛心向學其即所謂勤乎又
為人當謹身修行其即所謂謹乎至後畫一開

日如所謂去私則歆夙與夜寐之類者又豈有出於
勤謹之外乎是則公之心與考亭之所願其子者矣
夫豈異于子義歲祇

命出按貴州地遠少書嘗勒考亭之帖于學宮以示
學者詎知他日不有好事者刻公之帖以傳世乎琮
蒙漢巨軸首書父訓次列當代鴻碩題識之語請予
求言予因舉考亭勤謹二字以為琮告誠能繇是益
加勉勉循循將見學成行修克盡繼承之道者又豈
今日所可並乎于老矣尚拭目以觀至若尚書公之
勲名行葉其載諸老跋語者茲不瀆告云

別集

卷之六

十四

魏驥太常少卿

右教儀一通今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為訓其子
琮而作也余閱之公大要教其子以讀書為本然人
教其子以讀書則其教也至矣何者六經子史皆謂
之書而書所載孝弟忠信之道寓焉禮樂刑政之要
具焉持塊不能讀之耳人而讀書能知其理以踐其
實殆為人臣為人子也夫何歉乎哉矧公亦以讀書
決科為名進士至教懲中外經事

五朝幾五十年鑿鑿平言行政事四海之人識不識

不慕公之為人蓋所謂以身教者矣善學之者又

豈直在諄諄言語中求哉且琮沉毅謙抑有讀書之
資者余計他日行遠登高夫豈不係於此余辱公半
面之雅亦願學公者三復之餘姑識末簡惟琮其慎
承之

曾榮侍讀學士

宣德丁未春工部尚書東萊黃公承

命出鎮南交將行遣其子琮讀書於應天府學又為
教法九七條俾之朝夕翫味以有所警飭琮既受教
弗敢違且以公書所教裝潢成卷謁予請言以識之
惟公以名德碩望歷事

別集

卷之六

十五

累朝勲業著於中外惠澤及於遐邇真冠為楷範况
於為家庭子弟乎觀其所訓自為學至於立身行己
待人接物以暨財用飲膳服飾其言委曲詳盡使能
推之以極其至雖聖賢之學不外乎此公之訓其至
矣乎嗟夫世之宦家子弟往往驕於富貴縱肆荒怠
以辱其親而覆其家比而是琮能祇承嚴訓昕夕不
忘其亦可謂克肖者矣昔賢謂人樂有賢父兄詎不
信歟因琮之請遂為書之

王英侍讀學士

工部尚書兼庶事府庶事東萊黃公之子琮侍公居

京師成絕董酒日閉戶詵經火而待公甚謹見紺紳
大夫進退揖讓肅然有禮度子甚嘉之一日以公手
書訓誡之辭示子請識其後子讀之其言皆勉琮讀
書勵行血驕侈怠傲為人子者苟能持循弗違斯可
以立身成人矣公之訓琮何其至哉昔唐柳公綽教
者下仲鄧甚嚴日令讀聖經及講議居官台家持身
之適當時公卿間惟公綽最名有家法故中鄧登顯
仕繼世有名德古今人稱之公大臣也德量文章政
事天下所仰望而又篤於教子故有企及於古人而
琮之孝謹莊肅且如此豈非能循公之教哉雖然琮

別集

卷之六

十六

之年甚富而志甚敏於斯訓幸敬懋之始終服膺而
無忘則德成名立如仲鄧之賢而見稱焉蓋亦可待
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毅似之是子之望亦公之所
望也故樂為琮書之

王直侍讀學士

右教儀一通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以
訓其子琮者也夫為人父者孰不欲其子之賢然或
不知所以為教則雖欲賢惡得而賢哉公有清德重
望足以為訓此篇自修身治家待人接物以至飲食
服用之概莫不詳具誠可謂善教者矣公往鎮交趾

琮留南京及公歸

朝廷琮來北京省侍二京皆萬方會同之地也衣冠
禮樂之盛雖自昔所無然人物衆多其可以蕩或身
目搖奪心志者亦有故責游子弟能以禮法自持者
不多見焉豈獨其才質使然哉實教之不豫也教之
不豫而欲其不殆且辱焉可得邪禁洵恇恭讓舉動
必由禮處乎兩京之間未聞有所失則公雖善教而
琮亦可謂善承者矣然嘗觀之青之為子者於父之
教其初亦能勉而承之至於久而忽忘卒陷於不肖
此其志之不止故也志之不止斯外物有以移是矣
子欲琮堅持其志始終如一日凡公之教不但接於
口而必存諸心朝夕由之不少忘復進而不已焉則
雖為大賢君子可幾矣琮以此卷求于言于欲勉琮
之進於學也故題其說如此

別集

卷之六

十七

周述侍讀學士

父子天下之至親也而至愛存焉夫子之於父愛固
能盡而父之於子九有以益之者必極其至而其愛
為無窮也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奉
命復往鎮交趾也留其子琮讀書南京郡學手自書
教儀一通授之大而治身勵行概而至於飲食衣服

其言切實而詳盡所以教琮者極其愛甚至而無
也琮自是絕酒肉戒奢靡以公言置側取經史朝夕
讀之日益有得可謂美承公之教也公自布衣舉進
士列六卿長官察歷事

四朝始終一德而文章政事聲震夷夏薄海內外莫
不慕公之為人以弗得瞻望風采為恨而琮乃獲承
公之教於家獨何其幸邪夫以言為教者未若身教
也今公自南交還

朝廷以耆德厚望為國名臣持身慎行至老益篤琮
於燕閒飲食起居皆躬視之非獨得公言教且又有

謝集

卷之六

十一

得於身教也琮質羨年少恭儉服訓教公卿家子弟
若琮者世豈多得哉而其進益未可以量也然觀公
之言非惟可以教琮使貴將子弟得而讀之亦必有
所警發矣琮聞以此卷俾于題于辱公不鄙而言辭
淺陋於琮何所增益哉因書以求公規且以塞琮請

胡儼得請學士

東萊黃琮工部尚書詹事黃公之子也公鎮撫南
交嘗遺書教琮琮服膺嚴訓不失于道朝之公卿士
大夫名能文者皆為題識復錄其書不遠千里求益
於余世謂知子者莫若父故教子者亦莫切於父

則余言豈有加於公哉占之聖賢教子者多久周公
之訓曾公孔子之訓伯魚萬世之法程也至朱文公
蔡西山二先生訓子亦各有書帖是皆不為空言惟
於日用事物示以當行之要于公之教琮者以潛心

向學謹身修行頂篤念而力行勿棄善而就惡綱領
條目簡明切實可謂日用事物能舉其要矣琮之於
此繼志承家者固已有得焉乃所願於琮者由公之
教進於聖賢之道則其造就亦高且遠矣周孔之言
士君子所共知朱子之帖則以勤謹二字為要約西

謝集

卷之六

十一

不愧影獨宿不愧衾蓋為學至此則工夫益密矣富
貴云乎哉琮尚勉之余雖不獲接琮於公則固同朝
也乃為書之

陳敬示

九天下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賢然而不能皆賢
者何哉世之人知愛其子而不知教者多矣知教而
不知所以為教者亦不少也父知所以為教子不知
所以承其教者亦不少也如此而欲聖其皆賢可得
乎今觀戶部尚書黃公教儀若干條益知所以為教
者矣公今年逾七旬受知

四聖皇帝為

國元老其功烈著於

朝廷德望重於縉紳威惠揚於遐徼雖古竹帛所載無以加此公之子琮訓秀清謹服膺嚴訓其言雖非言語文辭而自得於家庭觀感之間者積有素矣况其條教之嚴悉若哉若玩者不謂之賢子又可得乎然則公知所以善教琮知所以善承其教者若此於乎黃氏世德之遠其又可涯矣哉

李時勉侍讀學士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為工部尚書奉

別集

卷之六

二十

命往鎮交趾時書訓戒之辭以遺其子琮勉令就學允數事今年夏琮自南京錄以示子且求予言識其後昔趙伯魯嘗問於其父三年而亡之琮能齊職是訓久而益篤念念不忘如此賢於伯魯遠矣夫父之愛其子者莫不欲教之以成其才然教之不以其道者有之教之而不善者亦有之李德裕置平泉莊遺戒子孫無得壞一草一木此教之不以道者也狄仁傑以忠愛束罔鈞而其子崇暉為魏州參軍貪暴無狀致人毀其父祠此教亦不善者也惟韋長孺以一經教子故其子少翁卒以明經致位宰相功名事

業並稱于時父子之賢博至於今以為美談子觀

之所為訓委曲詳盡可謂善教者矣而琮聰明篤學脫略乎膏粱統綺之習以從事於詩書禮義之塗而無或怠焉可謂能承其教者矣其進固未可量父子之美將接跡古人垂示將來豈特為方今所敬羨而已琮尚勉乎哉家之訓固自有素予不多及也

劉球翰林院侍講

宣德之初今少保東萊黃公以工部尚書奉

命撫交趾因書訓辭授其子琮而首以潛心向學謹

身修行為言其後事條雖多大要定不出此兩言之

別集

卷之六

二十一

外蓋學不加斷無以明夫道故必潛心以自進於學行不積則無以成其德故必謹身以自飭其行是皆為己之功君子之心也公處其子也何其有道哉琮佩服斯訓十餘年且求發明其義于縉紳先生也既勤且非篤於尊其親之訓者不足及此昔之人有不教子以義方面納諸邪者固異乎公之用心亦有誦父之簡甚習而不失者琮亦何愧於彼哉雖然公自蚤歲入仕即知以名節自厲今年愈高而愈崇清白之操未嘗少貶而忠猷德業著于朝廷措諸海內極諸邊陲者動足為世法使遠近人

皆慕之非深于學行者不能也琮亦豈得不勉焉勤
於學力於行以求世厥美哉易所謂鶴鳴子和者真
黃氏父子有之詩謂其後以俟焉

劉定之翰林院編修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出鎮交趾時
書誠其子琮琮既卒弗急復表章訓簡期以佩服
永久子獲與觀焉竊惟君子言行所以播布上下使
人足聽聞者孰不知自藻師為名與然至其家人父
子密相去語之間有無可於可式而羞形諸筆墨者
夫若公所訓莫非敬慎儉朴持身保家之常於此可

劉定之

卷之六

十一

見公純誠中德表裏一伎而世之為人子者願醫其
視之所以遺之豈皆在于禮教不過贏金良產是念
足圖甚者陸賈之賢而其子惟利分其南越使歸之
索與寶劍而已琮乃能以公之教為心久而益篤於
此可占知其承芳繼武之可待焉詩曰教誨爾于式
穀似之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敢以此為公頌
因以為琮勉

陸瑄之東按察使事

君子之愛其子者教之以義而不及於利蓋義者根
於人心之公利者形於物我之私君子之所以為君

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二者之分而已今讀少保黃
公訓子書累數百言於陰師親友勸學飾行應事接
物之道精粗大小雖無所不備大要則歸於存天理
去人欲夫天理義也人欲利也於義欲其存之於利
欲其去之公可謂善教者矣然公之于琮既以之
訓體之心行之身推之事而又書之為簡帙求其
鉅卿題跋以發其義若古盤孟几席之銘以為朝夕
觀省之助琮又可謂善學者哉子雖未獲識公以昔
德躋顯位忠在

劉定之

卷之六

十一

朝廷名滿天下竊嘗慕公之為人今又讀其書而得
其心知其賢父子以義授受而不及於利也故樂為
之書其後云

黃忠宣公別集卷之六終

黃忠宣集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黃福撰福字如錫號後樂翁昌邑人洪武甲子
舉人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兵部叅贊留都機
務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琮所編冠以奉
使安南水程殊乖體例餘多手札公牘皆不入格
蓋福本以政績傳也

坦菴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

卷

〔明〕梁本之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坦菴文集

八卷》提要

坦菴先生文集舊序

永樂中泰和有兩梁先生皆以文章名當世伯氏益
泊菴先生仲氏則坦菴先生也泊菴先生之文雄渾
浩汗如萬里長江沿洄百折而層瀾疊波激射起伏
觀之使人心掉膽慄茫狀失守少而視之則清麗峻
潔一塵不流如泰華芙蓉參絕霄漢深於辭者也坦
菴先生之文泓渟澄深如千頃之陂茫無際涯而微
風恬波文采煥發觀之使人正襟歛容肅狀起敬徐
而察之則端重典則不矜不肆如莊人正士動合矩

序

卷之一

度稱其伯仲者也狀泊菴先生入翰林在論思之地
故其名煒狀聞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梁翰
林之文當時所貴重者而坦菴先生自少為學官四
方晚乃歷王府為僚屬其與人相接者寡故其文
章惟嘗得見者知之而天下之不知者尚多也獨泰
和後進推二先生之文比之二蘇識者以為知言鑑
自少從游坦菴先生之門先生嘗言作古文當本諸
六經而參之左氏公穀先秦兩漢之書鑑當時親見
先生六籍無所不通而尤長於書詩一時門人經指

授出而掇高利躋臚仕者接跡心竊慕效之而於古
文之說尚未深喻也昨者先生之子國錄叔莊集
先生之文屬鐵爲序因得莊誦焉狀後知先生所以
教鐵者皆其所自得者也夫以先生之文其重當時
如此其傳之後世無疑也豈待鐵之贊而後傳耶賦
叔莊之屬既不可辭而鐵亦竊念幸以鄙言得托名
字於先生之文之後尤不敢以辭也用特論次以歸
之先生諱混字本之坦菴其別號也泊菴先生諱潛
字用之云

鐵菴先生集序

卷之二

二

正統十三年冬十月朔旦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門人

蕭鐵序

坦菴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到任謝恩啓

賀建北京表

賀

仁宗皇帝登極表

學士登瀛賦

忠敬堂賦

涿梁觀魚賦

歲寒賦

卷之二

勤有堂記

崇德堂記

目錄

泮溪八景記

送拙齋記

大田別墅記

播州楊氏忠孝堂記

養志堂記

清白堂記

復心軒記

竹所記

江津縣重修學記

楊氏瑞竹記

西園草堂記

卷之三

贈張日孜詩序

芸莊詩序

黃氏族譜序

贈璉宗器遊方詩序



孔氏家譜序 贈醫士朱完敏詩序

贈潛彥賜上春官詩序

冷氏宗支圖序 送汪昌言上官詩序

贈歲貢史壽序 湧翠軒詩序

浩軒序 况氏重修族譜序

送學正張先生致仕序

陳氏甘露竹序 單教諭族譜序

風水軒詩序

卷之四

目錄

二

止齋詩集序 景遠樓詩序

趙氏重修族譜序 王氏族譜圖序

賞牡丹序 江湖勝覽後序

送錢致遠還漢州序

錦江送別詩序

贈葉縣丞還官序

梁氏宗譜序 贈醫士王性之序

蓉城別意詩序

巫峽秋高圖送王縣丞考滿序

贈袁知縣考滿序 贈陳長史歸省序

贈成經歷考滿序

播州宣慰司郭先生考滿序

贈買提舉序 贈胡知縣考滿序

卷之五

故教授徐一清墓誌銘

故叟菴彭先生墓誌銘

成都左護衛指揮僉事童公墓誌銘

何員外墓誌銘 處士龍彥載墓誌銘

目錄

三

徵士魏先生墓誌銘 唐璣墓誌銘

王用禮墓誌銘 故陳母曾孺人墓誌銘

卷之六

贅菴先生墓表 樂處士墓表

故句容縣教諭胡公商用行狀

先母行狀 鄭處士哀詞 有序

黃芸已先生哀詞 有引 袁處士哀詞

卷之七

與洞翁書

默齋說

捐齋箴有引

資溪集

商用先生遺像贊 建平像贊

純陽呂真人贊

卷之八

題陰符經後 題聽其自狀卷後

題琴樂卷後 題杏林春曉圖後

題雙菴何先生墓碣陰

跋于喬送行卷

跋李侗給事中 勅命

目錄

四

勅諭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朝廷於王國之設紀善所以資其贊輔必以文學老成之士處之爾修職即魯府長史司紀善梁本之起自儒術職教有成歷輔親藩咸克履正是用錫之勅命以爲爾崇其益延乃心修乃職使王之德善足以配古之賢三其爾亦未有終譽欽哉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箋

到任謝恩啓

紀善臣本之伏蒙

睿恩擢授今職已於永樂十五年閏五月十三日到任敬蒙給賜衣服田宅鞍馬等物謹奉箋稱謝者臣本之誠忻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好善忘勢咨詢每及於芻蕘舉才任能甄拔不遺於樸樾遂令微賤之品驟陟清要之班聞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一

命可慚撫躬知感臣切惟有董生之學識始堪弼亮於江都有枚乘之文章方可遊談於梁國蓋康莊必騰絕足而高岡不止卑俦夫豈凡庸可堪冒忝敬惟賢王殿下聰明出類仁智邁倫德業廣於日新忠孝本乎天性建邦啓土克守高皇帝之弘規敦本親親式承今天子之美化以得賢爲國以愛物存心駕河間而軼東平崇禮樂而移風俗居今罕見徵古寡聞凡招待徒之臣必簡文學之士臣本之幸生 聖代粗讀

父書志欲求道而學未克仕期遠用而才不足備員
庠序已慚無補於明時擢職藩垣益愧有孤於盛德
况申錫田廬以厚其業衣馬以華其躬使之優游乎
翰墨之場出入乎圖書之府深抱素餐之耻况懷負
乘之譏臣敢不精白一心夙夜匪懈效錐刀之用以
報所天盡毛髮之長少裨厥職永堅瀝膽披肝之節
庶副拔十得五之期尚願道學重光禎祥畢至得祿
得壽保萬年之家邦有子有孫建百王之師表敷奏
語短瞻仰心長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二

賀建北京表

伏以兩京肇建創萬年盤石之基九譯來王恢一統
太平之治天人協贊夷夏騰歡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古今德同堯舜如天地之大萬物涵
覆載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同照臨之內于是定開
于興王之地建都效卜洛之規瞻恒嶽而控西山躋
居庸而挾灤薊壯九重於南面運啓文明峙雙闕於
中天高連營室百工和樂而趨事庶民悅豫以子來
慶雲現五色於瑤階瑞日煥重輪于

帝座吉蠲元旦而登五位式負黼裘以朝百官道里
均平山川鞏固于此繼天罔治於此發政施仁禮樂
明備而三階砥平垂拱無爲而四方來賀此所以承
天意之所禱而致宗社於永安也臣叨守親藩躬逢
盛事綸音誕布尤爲洛誥定命之書鴻業告成載
鶴京復古之雅

賀

仁宗皇帝登極表

伏以大德如天正南面而登寶位重華協帝承鴻業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

以致太平曆數有歸臣民交慶恭惟

皇帝陛下明同日月道合義貫居九五之尊接聖帝
明王之正統爲億兆之主得普天率土之惟心方懋
德以建中大保民而錫福制禮作樂適漢晉唐宋之
隆發政施仁躋真夏商周之盛是以永安宗社垂
致洪熙也臣幸際昌期恭逢盛事封以維城之舊加
茲元服之榮效嵩嶽三呼拜
天顏於咫尺祈本支百世祝
聖壽於萬年

學士登瀛賦

神堯起兮乘六龍揚天戈兮列群雄闢乾坤兮再造
混車書兮大同俾泰王之神武建蓋世之殊功開天
策之上府益極意於褒崇不自賢而傲物樂取善以
爲庸將以蕩孤隋之酷烈噓文光之餘燼而振八代
之隕風也於是稽天祿之遺典敞儒館於宮西儼帶
飛兮政翼霄雲蓋兮璇題挹渭川之清流瞰終南之
翠微金鋪爛兮炫目玉宇晃兮通暉接方壺於晶泐
兮跨員嶠之逶迤虹光貫兮壁奎粵十有八士兮携

垣菴先生集

卷之一

四

手同躋瞻天表其肅二兮仰龍鳳之德威紬金匱石
室兮紛總二其論思激六藝之芳潤兮訂詳言之是
莽若乃房以謀用杜以斷推經術有孔陸之長文學
則虞姚是資二李二薛倚華軼群蘇顏許其論冠
時惟亮惟妨之並美若于若蓋之聯珪觀其分日而
直丙在乃歸或以言揚或以德師或獻可而替否或
補闕而拾遺泰謀帷幄者蘊顯昂之重望折衝樽俎
者抱公輔之奇才馳聲稷禹擬跡魯夔陳經國之遠
猷兮皆帝王之弘規人文蔚其襄開兮伊夫人之登

揮爾其列擗而食接茵而居從容乎圖書之府出入
乎承明之廬慨董賈之不過鄙鄒枚之曳裾鳴鳳興
而高舉兮肯睨夫林中之翼驂駟矯其四馳兮寧俯
夫轄下之駒是宜望之者以爲登蓬瀛與列仙而爲
徒迨夫貞觀紀元泰運寢昌天府舊臣際風雲之慶
會瀛州素選依日月之末光吉人多士穆二皇二懷
瑜握瑾茅拔鴈行俊傑在位治具畢張躬節儉兮行
仁義却貢獻兮邦禎祥四海雍二兮樂康肇基三百
兮膺天慶茲好賢之所致兮燁至今其流芳狀世長

垣菴先生集

卷之一

五

敬宗之負玷亦獲齒乎乘良豈徒愛其千里而不較
牝牡與驥黃耻若不及堯舜者曾制作夫禮樂而留
情於姬孔者徒銜鬻乎文章肆其致治比隆於兩漢
而庶幾乎三代之王也猗與 皇明赫當宇兮萬物
睹兮群龍滿朝元凱接武兮登瀛諸子曾何足數兮
聖德溥兮膏下土兮麒麟鳳凰在乎郊輒兮執彼有
唐配於千古兮

濼梁觀魚賦 有序

季敎命臣混撰濼梁觀魚賦臣按南華真經莊子與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味其詞旨汗漫猖狂起狀物外可愛也
欣率皆寓言求其合乎中庸之道者蓋鮮焉故臣既
據其本旨爲之賦復要其歸於聖賢之學者以爲諒
不愧企鳴謙錄上進伏乞 睿覽賦曰

南華老仙游於濠梁載招惠子逍遙相羊覽天地之
奇變窺萬化於混茫詔馮夷使梁津兮飾陽侯以藻
鄉將浮游於泱泱兮觀日出於扶桑于時山影沉碧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六

水鏡凝光森涵太虛豁浸銀潢爰有儵魚往來翔翔
非鱣非鮪非鮓非籍或揚鬐而奮鬣或飛沫而噴浪
或守坻而在藻或亂流而成行或曝采於溔齋之下
或嚇鯉於呀呻之旁以游以泳相濡相忘若夫睨遊
網而不惟委任釣其靡實淮南軫臨淵之羨馮驩空
彈缺之望魯莊于棠之悠奚縱宣父不網之德焉償
雖同族於鱗介而其獨發乎天機者欲究之而未遑
老仙游目縱觀騁懷以釋頤謂惠子斯魚何造湛淵
千仞爰居爰息碧波萬頃可南可北彼圍於所安而

樂惟予之能識惠子啞狀而咲請陳私臆夫物之生
萬有不齊殊智異心倘焉四馳搜腐而騁者尚睨鵝
雛之效畀厥足而驚者不識龍文之可竒物以類而
猶爾人于物其何知子頤詫知魚之樂豈于我而見
欺老仙曰子之非我也尚能知我之非魚則我之于
魚也獨不能得其彷彿乎是相知者果可以此而識彼
豈必負鱗掉尾者而後爲知渠哉惠子不答枝頤而
吁粵有瞿儒希顏之徒罔議鋪張起爲亂辭陋二子
之寓言盍中道而釋諸猗欤休哉仲尼川上之嘆示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七

不息之如斯孟氏原泉之旨耶有本之若茲兩曜繼
明兮暑往寒來萬物並育兮魚躍鳧飛于於是而洞
見夫道體之妙則可以觀天機之流動而昭輝矣彼
渾狀而難知者豈不自此有迹者之推乎二子聞之
太息嗟咨味道惜學羞前之爲敬佩德音携手同歸

忠敬堂賦

有美一人兮鍾扶輿之淑清承祖考之遺德兮聯戚
里之光榮荃秉志之忠敬兮 哲王肇錫以嘉名闢
華堂於鳳臺兮琢文石以爲楹被蕙棟以申椒兮縹

柱柱以杜蘅滋蘭芷於兩階兮羅松栢於中庭峙雲山之縞皓兮周錦水之清冷空翠紛其承宇兮威鳳噦而來鳴於焉逍遙以止息兮重修能以相成彼伎巧與相慢兮羌行迷而不顧世夢夢以多岐兮孰余導夫先路蹈先民之攸行兮仰玄聖之餘樂昭白日之蕩二兮瞻洙泗其容與望魯參以爲正兮相仲弓以爲度決勇往而無狐疑兮不中道而改錯結木蘭以爲車兮植芙蓉以爲旌飾雷師戒豐隆兮促晨駕兮吾將行踵堯舜之純粹兮襲三王之顛明輸吾衷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八

以不欺兮微有隱而弗情候若思而無適兮恒夕惕以惺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而相仍慨往者之莫追兮惜來者之無停余儷俛不憚夫勞兮終吾身以服膺重曰射惟羿之宗兮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不遠兮道昭晰而長存仰止景行于不忘兮庶足以盡節乎君親

歲寒賦

日月倏其不淹兮四序迭而推移玄冬聿以道盡兮露凝霜而降威草木紛其搖落兮鴈知時而南來朔

風颯以凜二兮霰浙澀而先霏雪紛二而交下兮群動寂以屏爲夫何一佳人兮耽歲寒以自怡繩步出於東廂兮南階委蛇御緼袍以禦冬兮飡壺漿以療飢觀松竹之特立兮挺霜雪之奇姿玉樹產於藍田兮瑤華陸離皓鶴翔於玄圃兮縞衣披二樂比節而伴貞兮睨紛華而不顧也抱清白與耿介兮不捐築而改錯也雖富貴貧賤之有遭兮惟節義之是務也世混濁而莫辨兮羌不知其故也觀夫君之執德兮庶渺忽其寤也仲尼厄于陳蔡兮名垂萬世顏回困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一

九

于陋巷兮志節彌厲原盡心于所事兮雄迺謂其爲非智豈雄之失身兮誠有愧原之踴義宜其得虎而失鼠兮終投罔以自斃朕則隨所遇而能安兮諒此心之弗二遂爲之歌曰陽春載熙桃李茂榮兮歲寒慷慨松栢守貞兮君子之德玉潔水清兮紉蘭蘋蕙佩芳馨兮居易俟命矢不中更兮企先哲之茂行兮繫適駁其有聲兮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勤有堂記

古筠黃天民清修樂學士也從容乎禮度慎篤乎行
誼景仰乎古之人用心于學蓋駢然群居中者也故
恒為大夫君子所稱誦而頌交焉余分教來筠時與
天民投分如舊甚愧其敏學而恨相見之晚也一日
造天民所為勤有堂見其規制閑雅崇廣有度不亢
不靡無藻繪之飾儉可愛也羅植花卉局以垣墉雖
雜處城闈而人跡罕至靜可尚也遂相與周旋忘其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一

為客之况既而天民筋余堂上請曰某甫嘗叩即有
志藝文事第恨多嬰世故而年及之矣朕心猶不忘
而暫舍也蓋圖于此裁修游息以下上出入六籍中
庶幾其猶有所獲焉先生為我記之以警其無怠可
乎余曰噫賢矣哉天民之用心于學也夫人用心勤
者業斯有就焉度斯勤則善射王右軍勤則善書公
孫氏之于車揮之于弓未有不由勤而能有其業者
也况學聖賢之學者乎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又曰學
而後知不足盡學所以能知夫道不足所以能造夫

道也荷勤弗至而怠勝則自足則無以有諸已矣

况望其于道可幾乎此古人所以惜陰競辰汲二不

少貸者職此故也若天民之志之勤如此可謂知不

足者與吁彼服儒衣紳以文字為職業者迺效於外

誘咨竄惰業譬欲東而西其轅欲南而北其旆見古

人書不啻若風雲月露之接吾目曾何足以動其心

而勤于學也哉聞天民之風不愧發于中乎余知天

民駁二有得于古人之學者必自勤致也他日挾其

所有出而取富貴于明盛時則斯堂其永有聞矣雖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

朕天民取韓公教子詩以名堂天民蓋自得之而有
待矣固無俟於余言朕禪黃氏之後來者登斯堂也
有所觀感以接武於前聞人則余之記烏可少哉於
是乎書

崇德堂記

君子之為學立志不出乎尋常眾人中則其學不越
乎言語文字之間溺凡近而安心成欲望其進德修
業為士君子之歸者蓋渺矣此近世之病而學者之
大患也熊氏子高崇德其字也作堂為事親讀書之

所仍大書其字揭堂相與有所仰瞻警發而盡爲已之學焉此其志何可及哉嘗徵余發其義以相其有成而不負名堂之意也余多嬰世故不克如其請今年夏余將以攷績去筠學其友黃有恒助之請益堅迺爲之言曰美矣哉子之名堂也自五殊二寔之氣水往蕩摩而人物生焉人之所以爲人仁義禮智其性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倫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書也顏曾氏之得孔子者其學也由顏曾氏之學以讀夫書以明夫人倫則吾之所得于天者可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以尊崇而不失隆之矣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不知所以尊之非崇德也且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將何以泰兩間而爲人乎朕有學非其學亢於空虛淪於污下者不爲不多也其不至害倫傷教鮮矣尚異其能崇德也哉今子以崇德爲字而又揭之以名堂而常目在之真知用心於古人之學矣其立志不亦出乎尋常衆人之中者欤吁彼馳騫于富貴利祿場東觚濡翰以取世資其不棄天爵於人爵之後者幾何人哉此德之所以不崇也余於子之名堂焉

能無慨於衷乎子尚有以自勗益求其所未至則子之成就不可及矣異日抱其器以大受又庸有不爲斯堂增重也哉余故書此爲堂記使熊氏之子弟有能立志如子者誦余之文皆知所崇德云

泮溪八景記

君子之心遊乎物之外者可樂也遊乎物之內則累於物矣累於物則是非美惡之辯戰於中得失予奪之幾交於前雖有之亦不足以爲樂矣此余觀傳君子兩泮溪八景而得之也子兩爲筠望族世多聞人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

至曾大父某用蔭爲校官溪以故得名余嘗過于兩登其德芳堂亭館翼狀而深靚竹栢雜狀而交蔭所謂八景者一舉目可盡也建嶺負其後桂池橫其前回峰峻嶺相與角立乎左右湘泉流水過泮溪會野橋而出縈白如良嶺梅谷春來則有風蓬狀好鳥鳴嚶下上雲烟杳靄之相滋蘭芷芳馨之可襲凡寓於耳目而得之於心者皆可樂也子兩於是擷畦蔬取池魚邀余舉白引滿極酣譁不厭歌聲激烈出金石酒狀若脫塵全之轆轤而神遊乎八極之表不知酒

之既盡日之在山也余疑子雨之樂有得乎物之外者矣因論之曰世有居台鼎之重負公輔之望祿食萬鍾馬踰千駟熙熙狀如登春臺子雨得之其以爲樂乎又有善治生者如計狀白圭積與時逐貨累萬金畜牧之富千足其美食妓服從姬歌兒與千戶侯等子雨得之其以爲樂乎子雨曰是有命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懷於吾意則吾之所以爲樂者未有不累於吾心也且彼富貴者德薄能鮮無所輕重於世厚自豐植以愚其子孫恒弊弊焉於

坦菴先生集

卷之二

五

得與失則雖憂且勞不暇而况得而樂之乎歐陽子曰山林之樂有以自足而高世者放心於物外也吾幸際明時享太平之福豈二乎自得而不資於人也休休乎無不足而有餘也其放心於物外者歟彼富貴者雖無不可致吾固不能以此而易彼也噫子雨之遊乎物之外者豈莊子所謂至樂也欤請書以爲記縉紳君子有慕子雨之樂而不能得者宜賦詩以見志傅君名霖子雨其字云

逸拙齋記

廬陵戴君和麓邑著姓也自少負氣卓犖不隨俗雅化視世之齷齪者無足當其意讀古人書皆張皇校度而得其所以狀尤好趙文敏公字書每臨做逼真人慕豔之以爲不可及嘗曰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故所得汪洋無涯洩其文雄深跌宕有奇氣學非游不克信哉迺橐貨游西南諸州數十年居養見聞之助稱載不勝矣既而備狀曰吾年與時邁非拙於中拙於遇也遇不遇有命焉吾歸營兔裘婆娑一丘一壑之間與造物者濬狀相忘於無爲之天夫豈不逸乎是吾拙者之所爲也於是即所居讀書樓之左構室兩楹以自休其間鄉閭子弟從之游不拒或勸之仕以取寵貿榮不應題其額曰逸拙之齋蓋取濂溪周子之賦云客有過之而偵其所以名君曰黃帝遺珠象罔得之周人鑄鼎僂嚙其指君子蓋惡夫智巧也世之人殫智慮役心神搢二攘二以■■於富貴利祿之場無毫髮出其揣摩臆見之外者未嘗不以巧爲得也由吾拙者觀之不已勞乎其性鑿矣會顛蒙之不若哉且彼患得患失與時進退無所輕重

坦菴先生集

卷之二

六

集 27-453

於世依違澗恣窾以養交負名之寔者尤多豈若吾
之老於是齋與雲物爲朋徒而樂太平者之爲得乎
歐陽子曰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
心放身而自得吾於是有味焉故井以逸拙名吾齋
也客喟狀曰君之拙其莊周所謂樂全者欤抑可謂
知命之君子欤非純朴無以養其真非淵默無以達
其會非抱朴守雌又何以全其天哉請爲君記之君
曰唯唯遂爲之書

大田別墅記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宣慰播南楊公去州治東一舍許得深靚閼廊之所
曰大田重岡複巒如拱如趨如列帳帷皆環翼內向
外固中寬其平曠衍迤爲原田周二十餘里公喜曰
斯境美矣而其勝不彰未有卽而愛之者豈造物者
故晦其迹有以待予哉迺鳩工積石堊土以閉其水
之泄而瀦之滄泓淵深漫衍廣平彌望如湖岸湖之
山剪灌木薙榛荆以出松竹瓊洲之清植榆柳種蓮
茨芙渠而集鷗鷺臨以時雨之亭泛以畫舫之舟海
神之祠峙其右水月之庵直其前而勝益增合而名

之曰大田別墅因其舊也佳時令節公與其屬及州
之賓客者游焉當夫雲烟歛霽山影沉碧水光接天
鳥飛魚沫上下浮沉亭榭飛谿簾幙洞開佳花美木
掩暎左右微風動而遠響生可以脫塵埃而滌煩囂
者皆盡於四顧公舉觴命客或投壺雅歌分題賦詩
或扣舷待月投竿取魚雖四時之景不同而寓於耳
目以陶寫其性靈者無所遇而不可也公豈所謂不
娛意於繁華而放心於物外者欤嗟乎公遠有播土
二十餘世歷年六百忠孝大節著在累朝深仁厚澤
流衍一方公之樂此有以哉雖狀孔子有言仁者樂
山知者樂水公之樂蓋欲廣其仁以覆露乎播人使
皆樂生安土無寇攘竊發之警變鄒魯禮義之風達
其智以博觀事物之理以宣布朝廷之教化使周流
無滯潤澤生民此公樂也狀則公之樂蓋有得乎山
水之外者矣柳子以觀游爲二政之具信哉噫子午
橋以裴晉公得名朝川以王維增重美不自美因人
而彰大田得公之賞識其永有令聞於時矣余素聞
其勝適有具其事來徵記遂爲之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八

播州楊氏忠孝堂記

余讀播南楊氏家傳觀其歷年傳世之遠中更變故多矣而楊氏以一姓有土地人民之富多歷年所連珪累組奕葉有光豐功偉績繼序益隆何其若是之盛哉豈深仁厚澤之及民者遠而忠孝大節之在朝廷不泯與蓋有所自也按楊氏自京兆端協神夢起討南詔肇開播土武節之伐叛懷武武經之好讀書招游學繼以忠烈公之討閩誅穆拓地七百餘里建學養士立言垂訓蔚為詩禮之家開府公委政事親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九

俗為鄒小禮義之邦又世效臣順盡心所事雖所夷險不同中植弥厲卒白於天下後世宜其績有世緒積之而愈厚引之而益長也雖其來有自抑天祚忠孝而造物者有以相之欤今宣慰公克惇祖武前此又未之聞斯堂之聲光其有引而弗替矣語云盛德必百世祀楊氏萬世子孫誦余之文當知所興起

養志堂記

君子之善事其親者必思有以樂其心不違其志則父子之天全而孝敬之行著矣此姜善氏養志堂之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

所以作也善字伯淳為今環衛武德將軍正千戶福之冢嗣武德公余江右之豐城人也端謹忠厚長者愛伯淳俾徙官教黎先生巽夫游伯淳克承公志嗜學工詩服勤不少貸卓朕輩行中罕見似人嘗於居第之偏治一室深廣有度不亢不庠聖四壁而熙其柱虛其奧以藏書疎其明以坐賓客芝蘭竹樹之勝雜植而交蔭無長物焉武德公官暇輒出坐堂中伯淳左右娛侍進趨唯諾惟謹武德公遇事訓誨嗚伯淳婉容承順不敢違恂恂如也或時命酒觴

治具豐美，頃史畢脩，武德公未之知而無不如其意者，可謂能子矣。伯淳一日政而言曰：斯堂既有銘，幸爲之記，俾陟降仰止，得有所勉焉。余曰：人之所難得乎天與得之，而可以爲樂者，莫大于父母兄弟具在也。又能好學自修，以順其親而娛悅其心，志則其所以承乎天者，益厚而無愧矣。蓋父母之於子，非樂其不違去膝下，而日進乎三牲之養也，樂其敦篤乎詩書，循誦乎規矩，親近乎端人正士，忠不違於君，孝不衰於妻子，信不失於鄉黨朋友，日置其身於高明正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一

大之域爲之光榮，使人稱之曰：某其有子矣。此親志也。伯淳之好學自修，足以力行深造，而無難事，親如之何不樂也。雖啜菽飲水，未嘗不欣欣然有豫色。親之志，孰有大於此乎。若媿媿如韓下駒才美，不外見非親志矣。亦伯淳之所不取也。伯淳喜曰：願頌諸堂，相以求其所志，遂爲之書。

清白堂記

守成都節憲，特擢侯於公署之偏闕，小軒爲休暇，歲修之所，不充不庫，深廣有度，黝兩楹而聖其四壁。

琴書圖史之外，無長物焉。大書清白二字，顏其相曰：吾楊氏系出漢太尉震之後，震博學耿介，秉大節，立朝人不敢干以私用，能以清白遺子孫。至今人誦之，若前日事吾素慕其風，而願學焉。同寅諸君子咸樂其志之異，而望其行之有成也。遂播之聲詩，來徵言爲記。夫豪傑之士，生乎百世之下，讀古人書，見其高風偉節，蓋乎當時，被於後世而不泯者，未嘗不慨然仰慕，思尚友其人，有低徊不可及之嘆。况爲之後者乎。此初氏清白堂之所以作也。侯可謂有希賢尚德之美矣。夫君子行已修名之所當先者，清與白也。清白不足，他技能何補焉。朕清欲其守之，無所雜白，欲其行之不可涅也。守之清行斯白矣。未有清可雜而不汨於物，白可涅而不污其身，故曰：惟清無雜，惟白不涅。惟清惟白，斯以成德。此誠聞之古昔而罕見之。今茲者也。震之風聲氣烈，昭回史冊，至今有耿光夫豈無其故哉。宜乎我侯景仰，追慕於百世之下也。嗟乎世之人，極意於耳目之奉，尚浮華多奇意，取樂於風月煙霞，江山泉石之美，以自快者，此堂一舉目自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二

得之不必道也求如侯能篤志好古人之風節以礪厥操者無幾侯可謂賢矣他日接武前人與之匹休優美又何難之有哉余聞侯勇敢多智便馬善射重氣誼慕古名將之節蓋奇士也斯堂之清白可以永久而益光顯矣遂記之以張本云侯先世淮右人舜臣其字也

復心軒記

內弟陳公復予舅氏止齋先生之第三子也治屋於所居之東係陽牖明不後不陋朴如也朝夕奉先生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三

居其中以休其暇日榜曰復心之軒蓋知爲善去惡求爲君子之道矣今時歸自蜀日侍先生坐軒中笑語移日公復必斫鮮烹肥豐薄異宜而調膈必精潔香美剖小甕而酌之曰寒君老矣而吾兄又不可以久留欲聚首無幾必累五行觴予二連飲不辭先生喜而佐之曰子力有以勝之亦引滿盡興既而明日復狀又無日不狀公復蓋藉予以承先生之懽其可謂善事親者矣今年秋予瀕行公復徵言爲軒記夫復之爲卦合坤與震而名以一陽居五陰之下爲陰

極而陽反之象蓋純陰之月諸陽消剝已盡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積之踰月狀後其體始成而來復而天地發生萬物之心其端已萌於此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君子觀卦德知反善之義能於至靜之中念慮方萌知其爲善而順養之不善而改之以從善則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而仁義禮智之粹狀者皆具於我矣顏子之不貳過周子之幾善惡蓋皆致力於此而得之矣公復知事親當順且悅處兄弟當愛而厚與人交際能直而好信不肯踐有過之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四

地蓋庶幾不遠復修身之要矣其爲君子之歸無疑也尚力踐其寔以底於有成焉若徒名斯軒爲選勝養高之所以流連光景而已豈予之所望於公復哉故爲之記

竹所記

越之上虞管君雍仲自山東憲幕調交之節推十餘年即公宇之東爲別室兩楹而莖其四壁係南牖明種竹數十竿挺蒼翠掩映階祀琴書圖史旁午几格間公暇則燕息其中太守黃公采題其額曰竹所

紳士皆修以詩文俾予記之君爲人恬淡靜虛謹畏清約其瀟灑絕塵之姿獨立超邁出群之趨與竹相賞於尋丈之地吟風弄月以陶寫其性靈一時之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者皆不足以移之則君平日之劬神於聽斷襍積於人事豈其情之得已哉且其既退而即休其暇日於此也予嘗徑造竹所君倒屣出迎命酒聯詩引滿酣譁俄而涼颼徐動竹間城二有聲而鳴鳥過之嘈呖金石奏而絲竹間合也在席者如遊廣寒吸沆瀣而漱清冷不知炎風焦暑之爲烈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五

豈復有一點泥滓之累其靈府哉夫竹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獨行之表也疎簡抗勁貫四時而不改士之不以得失變故易其操者類之狀則君之愛竹不獨況其德之似而其志之所在亦因是而著矣予嘗喜淇澳之詩託興于綠竹美君子學問自修之功盛德之至善而後申之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諉今者蓋言其有是君子之寔而使民之不能忘也君爲政簡而寬直而有恆恩惠流于刑罰予又知民愛君之不忘親斯竹而愛其棠矣嗟乎竹一植物耳何所

獨無而君之居爻則有時而去未嘗眷眷於是也後來者有慕君之爲政求君之高節卓行必自竹所得之矣君上虞之世家其從兄芳仲洪武間令吾邑泰和有善政民至今頌之如初則君之賢也其來有自因併記之

江津縣重修學記

永樂戊戌秋臨川袁侯廷輔以乙未進士爲令江津甫下車謁廟願瞻學宮隘陋梁棟低壓赤白漫漶展禮惟艱輒慨狀曰廟學所以尊崇聖王以先風化爲一邑表勵吾不能大而新之過也遂與丞姑魏王君某圖之議以克合廼拓舊基增高加廣僦工掄材募石陶甃經始於庚子六月至八月而禮殿成將有事于門廡會侯當朝覲而舊令至事遂中止父老德侯政役不迫寡弱相率懇留於朝侯以洪熙乙巳冬復來官未遑他務經營勸督如初又有主簿隴西李君典史會稽嚴君協心贊助爲戟門兩廡及廡若干楹以神厨牲房備在講堂後供祀弗度改作於戟門右以餘材作齋房漏浴之所於西廡側凡百皆具經工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六

於宣德丙午之十一月落成於明年二月之壬寅木
石壯麗丹碧輝煌而人不以為侈取材於公用力於
餘而人不以為勞蓋侯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成
此于人所難為之時而又賴同寅二三君子篤意以
濟盛美豈學校之興固自有時哉既而以教諭方君
相基會作之本末來徵予記按郡誌江津以南齊永
明間自巴郡移熨溪即今縣治也歷梁陳隋唐學校
之制無考宋治平乙巳知縣鄭諤重修之元至元乙
亥燬于兵又三十有八年為皇慶癸丑知縣安文憲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七

仍舊基復之事具載學記 國朝洪武初亦嘗改創
而規制弗稱概以輒壞至侯而克成偉觀非刻諸石
無以起後人之紹述而永侯之績於不刊嗚呼侯可
謂知所當務矣古之為治政與教善之今之郡縣知
為政以有立於時猶不多見况邊及于教乎且有司
簿書之不責者謂之不急非侯之好學師古何以能
若是哉宜侯之卓出今世士而追乎古之人也江津
之士來學於斯者母用力于空文以干世取榮當講
求夫明體適用之學以治心修身處則孝友于家信

於鄉黨朋友出則忠於君使見諸功業皆足以傳于
後播芳猷于不朽庶幾不負聖朝養士求賢之美袁
侯興學之盛心也是役也某竭力承事不容怠私縣
吏某皆預有勞績於法幸連得書故并記之

楊氏瑞竹記

泰和楊君孟舟家多竹命洗其繁有小根闕附別枝
間忽幹葉鮮茂叢筍駢生根概旁合無培養灌沃之
勤而發榮滋長有非人力所能致者亦異矣哉思貽
楊先生知為瑞具以告余按譜竹之別類六十有一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八

而瑞竹不常有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異之則謂之
瑞宜矣古者王政平德至草木則神芝生于廟其露
產于庭以昭異也今楊君家獲瑞竹之祥豈亦有致
之者乎先生曰君為人履信摯讓事親孝謹與兄弟
友愛尤篤雍二怡二撫孤姪如己子先人分業多
至相讓一家如一人斯其有以致之也嗟乎和氣致
祥尚矣朕必因物以著不期而至動者有知而自化
之施者無知而自生之天子見諸天下士庶人見諸
其家雖大小不同皆和氣所致誠不常有夫竹之為

端一本而中分並節時高聯莖擢秀而已世或有之
以為盛觀見諸賦頌詠歌載在信史番耀無窮未見
不藉土壤培植而異本同榮如楊君家所產者其陶
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尤近古所無而罕見於
今也可不謂之祥乎所以彰楊氏昆弟子孫本支繁
衍異體同心之徵何疑哉余聞楊君之世祖清叔登
宋理宗端平二年進士第官至靜江理定縣簿尉位
不滿德其祥鬱而不彰从矣今乃獲茲異瑞則其鍾
美在人必復有簿尉出而為楊氏顯者豈造物假斯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九

竹以為之兆欵此可為楊君賀也先生曰如子言則
昔人所謂不于其祥于其人信矣止齋陳先生喜而
賦之余故樂道其事為之記

西園草堂記

泰和為吉之辰部韻在經其南而東抱後空三華諸
峰如列屏帷金魚珠浦玉帶相與角勝當其前地靈
鍾秀士之生乎其間者文章事業皆有名於時
國朝休養生息之富環縣治而居者鱗次櫛比競以
室屋高麗相長雄為甲乙教故其地至尋丈并十全

不可得求寬閑深觀之所可以養高而自肆者蓋鮮
蕭氏仲齡居城西白鶴山之後魚池之南少東地稍
寬行池沼竹樹可悅人意較擊肩摩之閭不至蓋閑
闕中之勝處也君之子藤縣令薦之直所居之南為
屋若干楹不侈不陋虛中疏外以即與曠明佳花美
植雜狀交蔭其左右琴書圖史旁午几格間可以遠
喧囂而出塵埃誠養高自肆之所也顏之曰西園草
堂薦之日迎君休其中偕昆弟子侄問安視膳不敢
廢違所以承顏色而娛心志者無所不用其情余嘗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

與客過之薦之輒烹肥鱸鮮命酒為歡掀簾披闥徙
倚旁皇君與余年相若而氣槩同飲即忘形藏鈞賄
采余三角三負亦適飲不辭既醉而歸不知夕陽之
在樹每過亦朕又無時不朕因竊自嘆人生有子能
讀書為難讀書而能取科第致通顯為尤難况又康
強壽考建其祿養者乎此人之所不可必于天者而
君俱有之其為忻幸當何如哉既而薦之起復再令
高要徵余記其堂曰俾後人知其有以也夫人之情
志言不好逸而惡勞况老而既衰者乎蓋老者之壽

雖出于天而養亦不為無助為子孫者凡世故外患
感慨憂愁一不以槩其襟懷攻伐其元氣有以養夫
精明靈長之本則享年之永自有不期狀而狀者矣
薦之知所以樂其親如此其賢于人遠矣哉堂不可
以無記也遂為之記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贈張日孜詩叙

人利其生者恒患疾病之不治利人之生者恒患學
術之不精疾病不治不知醫者也學術不精不知書
者也夫人病不皆不可治由不知醫故不求能治之
人庸工非不以其治由不知書故無得可治之道于
是治于人者無以利其生治人者無以利人之生焉
歟而病家至死不怨庸工庸工終身不悟其挾死道
殺生人其不明理不以太平同寅梁本之先生吉之
泰和人也告余曰吾邑之西昌有張曰孜氏世業儒
也七世祖槐應登宋進士第再傳迨伯謙父子始以
儒業醫為醫官傳祖德翁父宗益世有積德以能醫
鳴于時至日孜傳愈久業愈精活人愈多而其聲尤
灼灼焉日孜始從三峯處士尚仁蕭先生學醫而源
儒故理明而不窒于用儒而達醫故術工而不盤於
道是以人資之治者無不愈且速也吾母常病一日
病非常病亟致日孜日孜投之劑如障下泉使東之
不竟夕而厥疾瘳矣吾德之深不能報哀善以詩鳴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一

者歌而美之異先生一言弁卷首余惟事親者固不
可以不知醫業醫者亦不可以不知書事親不知醫
必無所擇而委之庸工何以利其親業醫不知書必
無所見而擗之死地何以利于人哉有仁人孝子之
心者不亦悲夫使夫為人子者皆本之之知醫可不
陷於不孝矣為人醫者皆日孜之知書可不陷於不
仁矣余喜聞人善而樂道之其能已於穉乎夫醫之
為道與知人君為天下國家者等事雖殊道則一也
以日孜之積學不怠去彼為此易地則皆狀也矧張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

氏自視應累德縣慶其來遠乎宗益而下復有如槐
應未可知也日孜其勉焉本之喜曰是可與日孜期
矣請書之是為叙

芸莊詩叙

江西俞憲樓公顏其藏書之所曰芸莊好事者為之
說播之詩文凡若干篇瀟瀟乎洋洋乎不可尚已復
以叙屬廬陵梁某其言曰聖人之道非言不立也聖
人之言非書不具也狀藏之久則有蠹游文字間蠹
紙嚼糊魯魚夾承之訛莫辨職此故也芸香草采

置汗簡中可以之焉某曰夫書豈魚蠹之哉昔道
自吳義黃虞氏于周經於孔子之手垣墉峻高編圖
未聞有所謂蠹也不幸孔子歿正路蕪而異戶闢楊
氏為我墨氏兼愛仁義先被其蠹矣又不幸厄于秦
壞于漢唐易蠹于九師春秋蠹于三傳申韓毛鄭為
詩之蠹大戴小戴為禮之蠹離析六經之旨蠹賊聖
賢之訓者皆是也斯其不為蠹之尤者乎其為害也
非彼潛身於必借縫句讀間之可俛倫矣狀則魚之
為蠹也不過殘乎文而已人之為魚也乃為道之蠹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焉賴孟軻氏韓愈倡空言以辟之雖時有張魯侈講
以求喚糟粕終不得肆其防範正道攘斥異端之功
侈矣百世之下又有若周程朱張諸大儒如蠹出
翼聖經蠹不得遺育使聖人之道煥狀如日方升
功亦不下孟氏矣是故知有芸之芸當知有人之
也芸之為芸可以藏六籍而無蠹人之為芸可以右
斯道而不泯焉方今 聖天子崇正學錮異端
斯道大明之時矣公之擢風紀又能剔瑕刻
尾肆毒以蠹民者伏而不敢逞以能官聲鳴一

無所自耶蓋公平昔樹藝之深灌沃之勤故其芸蕪
蕪暢茂又得以辟夫民之蠹也夫豈辟書蠹云乎哉

黃氏族譜序

黃氏之先本于寧縣太史涪翁其始祖也居豐城雙
井則寧縣之分也居筠之新昌琴庄又雙井之分也
爲琴庄之所自出則秋水居樓下其源焉支爲前村
爲東樹下爲嶺背合樓下爲四也世不乏衣冠士在
宋有諱六一者爲上舍生其子爲夢炎登宋景定三
年第官由贛縣尉至提幹其他爲尹爲尉者不一而
足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

則無以合親矣親不可合則忘其祖矣如此而欲其
孝弟之心生復可得乎吾今因故譜詳泰廣擴遠者
不違貧賤者不棄非類勃興者不容冒有修其譜略
其世者疎同姓也有修其譜詳其世者尊吾所親也
子爲我彙次以觀諸族人使知服雖窮而情不可盡
昭穆有次疎戚有別貧乏當調患難當恤冠婚喪祭
當告一族如一家如一身狀後吾尊祖敬宗之
心可庶幾乎且異日有昌吾宗者則可以無鑿城南
杜拜汾陽墓之事矣貴將以春官行遂克相其成并
求余一言以引其首余因貴得交汝敬今貴有請不
敢辭惟古人立宗法有百世不遷者大宗也有五世
則遷者小宗也所以固同姓厚人倫之道至矣後世
宗法廢而譜牒作世家大族猶得有所考焉朕經喪
亂來知譜之不可少者又百無一二也今汝敬年老
汲二于繼先垂後惟宗譜之是究是成可謂黃氏賢
子孫矣爲黃氏之後來者尚能心汝敬尊祖敬宗之
心引而弗替則孝悌之心得不油朕而生乎汝敬而
下復有如夢炎爲黃氏顯者未可知也請書余言以俟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

贈璉宗器遊詩叙

方外士慕聖賢學。聞仁義道德之說是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可以與之遊矣。璉生宗器。筠故家子也。自小好佛。受戒于無為師。無為志行脫俗。樂山水而嗜安閑。其澹寂而忘勢利。其與世之外倫。傷教者遠矣。宗器祇服無為訓。勤本教習而不懈。將有得矣。乃曰。吾教宗指化民為善也。為善莫大于孝弟。孝弟之道。孔氏善言者也。吾讀孔氏書。斯可以會而得之。遂挾策從余。遊余見宗器貌瀟而性恬。神完而守固。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六

與之言不膠外物而未嘗遠于理。雖侍坐竟日而心無所肆。釋之知道者。因論之曰。余讀孔氏書者也。雖于道無聞。朕服儒衣。神言不敢戾先王之教。行不敢違先王之軌。所聞者仁義道德之緒餘也。子曷為謂余而來耶。宗器曰。儒與釋其本異。其教一也。先生之言。璉所樂聞之矣。余甚喜以謂吾徒在門。墻尚不知樂學。親師有如秦肥之視越。齋宗器以方外士。乃能不為其法所拘。而銳志于學。此豈易得也哉。昔韓退之。柳子厚。以宗公鉅儒。猶不能忘情于大顛。浩

初余何敢望退之子厚。不可不與宗器游乎。自是宗器事余甚謹。而余益無助于宗器也。今年春。宗器將游西江。過彭蠡。望匡廬。鍾阜。禮大士。聞人以足大觀壯其去者。皆有詩。仰余叙之余。聞晉宋間好與賢士大夫游者。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也。當時名流如謝安。石王逸。少習此。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傾已與之游。宗器逝。此能益克其所得。與道林諸師。匹休則今日。豈無王謝輩。與宗器游乎。宗器勉焉。是行必有所合矣。是為叙。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孔氏家譜叙

譜為孔氏作所以。孔氏之所自出也。孔氏出于軒轅。至宋微子。啓三十三世矣。至先聖夫子。四十七世矣。自夫子而下。又五十六世。有曰希魯者。官廬陵。值元季道阻。不通。歿于官。其子叔賢。留寓南昌之新吳。因家焉。叔賢娶泰和陳氏。有子二人。長曰斯誠。次曰斯聞。皆卓立有成。人行今其存者。斯誠也。陳氏於余有通家好。以故恒相往來。一日持其譜。請筠庠。請曰。先子棄其兄弟。幼孤。不能返故鄉。僑於此。追念先緒。

之遙將自茲蓋落况居異土苟家譜不系則教世之後昧本源而不知所自出矣斯譜修于從高祖思友推官府君而藏於大父復蒐緝於先子先子不幸早世無以自所志先生能不斬一言則存歿之感也余復之曰古之人有立功於一時興利于一邦者其子孫猶綿二延二食報數十百祀而後已况夫子之盛德貫古今諛穹壤乎夫道莫盛於二帝三王書莫脩於六經天下之人一時固被其膏沐矣朕刪之定之贊修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八

者非夫子不能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乎則其子孫碩大蔓延世有封爵以享天下後世無窮之報豈為過欬竊惟夫子之德在天地猶元氣也元氣流行於四時無物不有雖飛潛動植之殊類孰非元氣根柢乎其中以為生育勾甲昭蘇之本哉孔氏子姓雖星散四處而夫子之德流行洋溢無不在焉德無不在則無有不蒙其福澤者矣今斯誠居新吳始二世能由此而繼二承二以世乃祖父以無忝前聞人則夫子之遺澤所鍾其大有興者必自斯誠始豈如是而

已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斯誠能有味於斯言可不勉也夫可不敬也夫余何人敢序斯譜無所逃借目之罪狀俾後斯誠而出者得有所考証則其庶幾乎是為叙

贈醫士朱完敏詩叙

太史公叙扁鵲傳云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醫其一也夫巫所以事神無預於人病醫則死生維之胡可弗信使人病在腠理在血脉猶或可以苟生在腸胃則漸於骨髓而攻之不可達雖越人亦不能扶其危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九

將走而不顧矣醫何可以不信而信巫哉筠之俗尚鬼而事巫病多不事醫藥惟走致巫而禱焉徼幸病者生道未盡而不死則歸德巫載牲筐帛拜巫之庭恐後即不生而斃焉未嘗怨巫委之曰命也用是業醫者至無所售其技而不知巫之妄為不足信而從事于醫則又罕遇夫良焉余承乏來筠幾十稔所信而愛敬者完敏朱氏其尤也完敏為人恭謹不銜能其傳也有自故業術專而不僭于衆人其學也有素故見理明而活人有神効視彼假斯術以媒生者萬

有不侔矣。蓋出乎尋常之中者也。以故縉紳士恒相稱誦許與。而其聲遂藉二焉。郡博士何君廷貴。病多德完。敏良愈於是。發爲聲詩以歌詠其美。繼其聲屬而和之者若干人。博士俾余序卷首。余與完敏相知最深。不可辭。夫人喜怒哀樂之不節。傷于寒暑。飢飽會氣。閉而臟竅不通。於是疾病生焉。聖人有憂之。故設爲醫之教。調其陰陽。表裏榮衛。虛寔以濟。天過而全性命之正也。巫以事神而得名。則巫神役也。非有假神之號。以欺世誣民而奪之利也。今之巫乃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

肆狀假神。號而陰竊。其欺世誣民之術。今之人亦樂其欺事。巫至。死而不悔。嗚呼。挾巫術以愚人者。不仁也。信巫而愚於人者。不智也。先王之世。有以左道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狀則巫不誅。則醫不行。醫不行而欲民無夭。遏得全其性命之正。幸矣。狀使世之業醫者。皆完敏之工。且良病疾者。皆知先王之禁。而不事巫。以瀆神。則巫將遷異業。以媒生矣。尚能取人之信哉。惟一完敏而事鬼神者。尚不少巫。其可既乎。巫其可既乎。余獨樂完敏之道有成。而能見信於大夫。

君子故書此以爲贈。且以釋夫世之信巫者惑云。

贈潛彥鵬上春官詩序

皇帝御寶曆之明年。永樂癸未歲也。江西循儒典以科目取士。踐場屋者至六百人。而中有司繩尺者百四十。有五人視諸大藩。得士爲最多。筠士子頊。茲選者十人。而郡庠又得十之四。於乎盛哉。文運之泰也。非我朝作新。封植之厚焉。能至此哉。從予游者。潛滇。其一人也。滇字彥鵬。爲人性靜定。嗜欲甚淺。檢身由禮。植乎內。而不好先人恒裕如也。筠俗以商賈爲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一

資。雖士類亦皆營二汲。二而滇乃能去味。卽澹用讀。書聞嘗自誦曰。讀古人書。當以古人爲師。法若風靡。波隨以同。流俗奚以學爲乎。故譽日起。傾其儕輩。余甚愛之。冀其他日將有成焉。越明年甲申。滇以春官告行。僉憲裴公汝器。遣行部至筠。率諸薦紳士。往餞之。有好事者。繪爲錦江送別圖。一時江山風物之美。友朋之交情。別態不盈幅。剗而宛狀在目。誠可玩可愛也。於是播之聲詩。積成卷。俾余弁諸什夫。而其人書豈徒慕古人之表表者而已乎。當求其心。而畢

力耻羨相與之後先斯爲有成苟嘒嘒然古之人而行則盤之不古若多矣今世士學非不可如古人而心不能如其所存觀其平生役心勛力以慕古人之不隨世而泯者文章非不麗矣聲聞非不煥矣而世殊事異條焉若飛鳥遺音之過耳湮沒無聞者何限蓋其不知心與古人異而徒慕古人之不朽焉今吾子貌不踰于今人而心獨與世俗殊趨又能以古人所至者自期待夫豈易得也哉不以古人之學進子而誰與況今 聖天子右文興化以唐虞三代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一

望治道以稷禹伊傅周召期天下士思復古也士君子窮經致用遭逢之厚前此未有苟不知所以自礪以報稱明時不亦孤朝家養士求賢之美意哉老泉蘇子有言曰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愛其無成余之愛子竊效于老泉者也尚其恒心不畫以底于有成焉則余言爲不虛矣是爲叙

冷氏宗支圖序

冷氏之先商州人也五季世有諱讓者事周世宗爲茶鹽都運判官南徙于筠因家焉今永壽鄉之道江

即其地也運判子四人長曰江次曰湖曰溪曰海仍居道江者伯也居厚之沙港湖者仲也居厚之泉溪者叔也季則居宜縣之太清焉今居藍塘侯封者則又宜縣之分也由宋迄元子孫衍迤碩大世用讀書取簪紱者尤多事載家乘可攷蓋著姓也元季兵難大作鄉井民豪自團結白晝殺人于貨者相環人莫之敢嬰有利冷氏貲產者謀殲冷氏而空其所有子孫作風雨散去家益落當 國朝底定初雖間還故土朕老者已歿而幼者始成立又當干戈倉攘中皆失其故譜不知所自出久矣洪武丙子余承乏來筠有弟子員諱春字載陽者執經于余嘗爲余誦其事甚悉將謀續爲譜而春登第拜紀善官去且歿矣其兄朝陽與姪吾同始克成之朝陽一日謂余而譜曰斯譜之作承先子志也以運判爲始祖首非以其初一人之身也自商州來筠之始祖也不錄江湖溪而下三支者子孫蕃夥散處不一不可攷其世次也譜不通宜縣者族屬疎遠欲係之而無由也而猶述及海者不敢忘其所自也自幾世而下錄之詳者耳目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三

所違也彙次既成先生不靳一言引其首以觀諸族人使知惇宗睦族之道卑尊不紊昭穆有等服雖盡而情不可盡有無爲之相通喜慶而憂吊一族如一身則雖復有如沙港泉溪之分必不至相戾爲行道人矣噫賢矣哉朝陽與吾同之用心也真能知尊祖敬宗之道哉夫譜牒之作所以厚人倫固同姓也古人所甚重焉自經變故來世家大族能保而存之者不多見矣能續而修復之者尤少也故昧本原而紊世次疎恩義而瀆倫紀彼我欣感邈若秦肥之視越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四

瘠曾何足以動其心哉有如朝陽能修其譜以承先世而傳遠示信于後人者蓋落二如晨星也其用心可謂賢也已爲冷氏之子孫視斯譜也孝翁之心有不油狀而生者乎異時天昌冷氏復有如運判如紀善其人出爲冷氏顯者豈有郭崇韜拜子儀墓之失也哉朕則朝陽斯譜之作所係非細故也故不辭而爲之叙云

送汪昌言上春官詩叙

昌言舉進士時余作教于筠庠之九年永樂乙酉歲

也將爲考績行適昌言先余告別上春官余與昌言師友之誼深至於其行也烏得無情乎余往年過松湖見昌言父希孟謹厚直諒與人無競誠好善君子也諸子昌齡昌世更迭侍左右而昌言獨嶄狀群居中凝重而不遷淵靜如有容蓋遠大器也既而昌言以余有一日之長來受經于筠假寓城闔無早夜涿礪茹苦如茹甘有所辨詰鈎索不即其奧不置也間抽其緒于文辭如山下出泉衮衮不已余心竊喜之冀其他日必顛脫于等夷之中者也自是昌言用志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五

益不分而余益愧無助于昌言焉今季秋興賢詔下昌言曰泛駕之馬囊千里足不得用行大道將何以自見乎我所懷抱苟不踰有司繩尺有司當不棄我哉遂挾其所有角于文場果先登焉鄉里嘖嘖稱嘆咸樂昌言今日之有成也嗚呼昌言可謂榮矣夫古人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相與游從未嘗不欣欣然樂也蓋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焉余方倚昌言有相長之益而昌言遽別余而去也余烏得無情乎於是合同志者詩以餞之

而與之言曰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
昌言得一鄉之士而友之其成就已表表如此是行
也得一國得天下之士而友之豈無爲昌言傾困倒
廩哉其成就又當何如耶夫器隆狀大者狀後有所
受昌言尚拓而克之以俟其志焉是爲叙

贈歲貢史壽叙

古之論士先德行而文藝次之其教之也有法而不
苟其進之也有序而甚難故士之出于其時也或措
諸事業或見于言語所以表見乎後世者皆可師法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六

不隨世而泯也周衰先王之教燬于秦漢興取士尤
爲近古其見于言語者每有其人如司馬遷相如王
褒劉向楊雄班孟堅之徒其言非不雄渾而與雅可
謂拔出非常之士矣朕博而寡要文肆滋而本則滴
焉又有膠于章句訓詁者以任事爲粗迹溺于刑名
術教者以講學爲空言雖各隨其所至朕其行一與
古戾則又兩失之矣至唐士子專以詞賦進身違古
益遠而其本厥拔爲尤甚惟韓子蓋庶幾焉而于道
未醇也豈非先王之迹熄而士安於世所尚亦不自

知其至者與我朝稽古爲治庠序養成之法教化開
導之方度越漢唐遠甚以經術取士而士之不爲于
自修者則終身不得齒蓋欲因言以觀其行此又今
日之所以兩得之也余忝教學官十餘年士子之英
偉不凡可與共學者尤多未嘗不置其文而先其行
焉深翁子員史壽史侯崇之裔孫也爲人謙卑自牧
退朕自處于衆人之中懷朕若不見其有餘類楊子
所謂賓名固寔者余與之處凡二年其行始終不渝
視世之緣飾以取售者大相違矣奈心許之而冀其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七

有成也今年春壽援例將貢于大學余與壽師友之
誼最深至于其行也烏得無言乎夫越人之望幽并
也遠不下數千里心苟欲之焉策泛駕之駟北轅而
首之未有不至者矣士之篤志勵行欲追乎古之人
者其立心必踴乎今之人也溺乎今之人者則其去
乎古之人也益遠矣壽也行純而氣剛學勤而言達
可以有爲者也慎毋怠而止以底于有成以無負
朝家法古取士之意則余之所期待于壽者爲不恐
矣故脩書以致勉又因以藥夫世之矜藝文而寡

行者是為叙

湧翠軒詩叙

滁介江淮之間山水之勝可樂者多也直滁之西南有曰豐山琅琊兩山各獨著天下蓋物不能以自貴因歐陽公而取重焉公嘗為此邦其高風直節至今與茲山相峙為無窮夫以公之炳炳不可蓋者固不係茲山之有無而茲山之勝則得公而名著矣茂陵張君某之為寺丞于滁也政尚簡易民安而教行於是即公署之西為室四楹扁曰湧翠之軒蓋慕歐陽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八

公之為人而致夫仰止景行之意焉軒之規制不亢不庫造介乎兩山之間嶽巖衍谷角勝效奇或環而內顧或趨而復止或峭拔獨立而不可犯有泉竇石出雲中其音冷狀仰而觀俯而聽皆不出乎几席間軒雖不盈尋丈而四時之景可樂者皆無遺焉蓋兩山擅滁之勝而斯軒又盡兩山之勝也張君於公餘輒與賓客來遊來歌命酒聯詩滌其思澡其神悠然醉洒狀而醒如列于御風翩然舉遺塵坐之輟一飲吸沆瀣而導太清其樂為何如哉夫窮山水

之美而忘情于物外以適其適者非富貴者所能兼也今君懷印曳綬以享尊榮而又獲于此以休其暇日此可謂兩得之矣君好學能文辭故居官有藉藉聲又能慕古人之風槩而追履其步武以並圖不朽則君之為人與其心之所存者可知矣異日為豐山琅琊增重又豈讓古人哉宜登斯軒有得於觀覽之餘者皆為君賦之也余不能詩遂僭序其首簡云

浩軒序

士君子致身清要揚休聞於當時其志必有所在也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九

志既有所在又能資其助於氣以行之故底于有成焉夫人平居懷抱若卓卓過人一旦遭逢而所為恒不稱其志意譬之頗牧勁將雄視莫敵而旄麾鼓鐃又咸歸節度狀所將者皆剗殘羸罷之士鼓之不作振之不起終至取沮挫而難成夫豈有所變移其胸臆者哉蓋所謂至大至剛精明而英偉者不克也吁此孟軻氏之所以難言也欽監察御史蔡公按臨荆湖適余忝校文之列公出所名浩軒詩文示余且辱徵言焉美哉公之所以表其軒也非知所善

養者能之乎公育德士林於古人書無不讀二之皆有以研窮其理弗與弗止出爲名御史敷歷中外杲縞如秋霜烈日搃奸宄鋤強梗雖責育之勇不能效使豪猾舞手以乘民者落膽不敢逞民用獲蘇醒是豈一時義襲而取之者所能哉蓋浩然而獨存者養之有素焉彼耨苗而助長如行潦之集其涸可立待宜其歐然而餒也視公之善養以克之者大相遠矣今公尚不忘而以名諸軒蓋猶以集義爲事者也此其志何可及哉軒之名不亦稱情也欬余知公其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

有開矣是爲叙

况氏重修族譜序

况出於虞受姓自烈始以國爲氏也唐貞觀中開國侯昌伯食采于江右豐城之曲江號水南族八世至昇以迎宣宗功封水南伯宣宗幸其宅榜其門曰海內文章伯水南忠孝家後歸隱南昌西山地因名况坊又八世至興興生四子炳煥煇炳子政唐河東節度使食邑千筭遂家藥湖筠之有况氏則自政始也煇子敏徙新吳之扎峰煇子敬徙廣之韶州煇子

孜仍居西山十一世昇徙靖安吳六世曰鍾爲今禮部儀制郎中用薦擢知蕪州府政之後有曰君質元季游蜀他兵興道梗家蜀之瀘州君質生三子長諱綱次純領洪武丁卯鄉薦次維綱生四子子高子玉子善次子春出後純子玉從予學中永樂癸卯鄉舉補太學生常念家譜不存去筠州隔絕無所稽質能知者自高祖敬道而下至其子終六世得郎中所續舊譜敬道之去政與郎中曾祖懋建之世次可類推而槩見特不知其號字行耳子玉據其本始正系高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一

祖以下六世缺其上至政者一十世以其亡逸無考而例書以某不敢妄加竄補可謂寔錄矣既成求序自先王宗法廢而氏族之官失其職世室大家譜不得不作蓋生者日繁勢不可以聚處則分既分則有譜以合之使一族如一家親盡而情不盡長幼卑尊之有倫冠婚喪祭之必^禮富者收貧植者字弱維持聯屬可數十世而知其初本一人之身也然非有賢子孫則譜爲徒作若藥卻敗於數世房杜降於再傳譜不作可矣今觀况氏之譜世有名爵至於今不乏

子玉之出而爲斯請者，何口矣！豈繼其後者子孫之賢，挾予故書此以告其後人，使知子玉之志又不可無繼也。

送學正張先生致仕序

長沙張汝賢先生以選武壬申從太學生選爲薊州學正，改瀘州，又改合州，連歷三學行，已簡諒端方所至，士子皆造就有成，出而膺政教之任者，皆有聲先生職教導之蹟著矣。今年春以合州秩滿，至天官年，踰七十得告老而歸。凡州之士官于朝者，徵予文。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二

爲先生榮余惟先王養老之禮不講於世久矣。今

天子稽古右文，復舉行之，誠一代之令典。予載之奇逢也。蓋士之老于官者，憚夫勤且勞，年七十上書致其位而去，以晚節末路得無爲爲安樂。

天子憫其老，不欲煩以政，遂其退休之志，俾歸老于家，庠序鄉射燕享之禮不絕。邑大夫之禮於其家，咨政令之得失者，不以朝則以夕，可謂尊且榮矣。近世之仕者，倦而不知歸，或志于歸矣，又患無以爲家，而不樂于歸，往往冒焉而不知止者，皆是也。先生隨牒

走四方上下，萬里三十有九年，悉心力于造士育才，以報稱明時，其勤勞不爲不至矣。一旦引年謝事，賦式微歸故鄉，視彼留祿之士，不明於進退之節，擴而不知去者，其榮辱爲何如耶！先生歸矣，復得自肆于山椒水滢，訪昔時鈞游之所尚在也。連姻故舊，同年之好尚，有無恙也。相與幅巾藜杖，相羊風景，攬嶺麓之白雲，濯湘江之清流，攄幽發粹，以詠歌太平之盛。而老其天年，余不知先生爲堯舜之民，欵爲三代之民，歟！故書此以誌之。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三

陳氏甘露竹序

永樂己亥春正月之三日，甘露降于陳氏庭竹之上。玉潤冰凝，珠連星綴，啖之味甘，美如飴，累日當暘不歸，異矣哉！陳氏有止齋先生者，嗟感不已。曰：古語云：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甘露降。若老見敬，則相受之尊，賢養老則竹受之不偶，朕也。今主上明聖百靈效祥，至德之和薰蒸融溢于兩間，則天乳明潤而斯瑞降矣。當流味於九戶之前，凝照乎三階之下，以彰顯休徵，不意其見諸民間也。德無似而臻，茲嘉應可

以謂之祥乎客有知先生者復曰先生之論當矣夫
天之降災祥在德各以類應人君之德所施者溥則
休嘉之徵見於國爲士德修諸身而其徵見於家不
以位之崇卑而盡其應也謂之祥也何疑先生早失
所怙兄弟二人獨與母居家無宿春而親之媿養不
乏嘗開館授徒闈闈中得一味之美必畏蠶以歸其
不食不忍食事兄御史公友愛尤篤休戚同之撫其
子如已出先生之素行如此天之降祥毓瑞又豈應
所自乎且先生奔騰叔世無一瓦之覆一塊之植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四

辛勤特起於將落不振之餘光復先緒諸子皆克承
詩書之澤居官有爲當家有立孫曾繩繩又斬然
頭角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賦則先生有德之報
豈特一甘露之爲祥哉其徵遠矣豈柳子所謂休符
不予其祥子其人欬先生乃喜賦詩以紀其寔客復
倚而和之混時歸省自西蜀俾引其首混先生之女
兄子也知先生無異于客之言故次第其語如右

单教諭族譜序

四明奉化单氏譜做歐陽子譜例而作也凡名行

號出處葬娶子幾人女適某各係于圖之下其行穿
可書者亦槩列於後與夫夫婦之有名節可輔教警
世者皆牽連書之視歐譜獨加詳焉以眷居晦溪者
爲始祖眷以上居小晦與未陽者知之而不可考其
次不敢遠引以亂宗眷以下十三世可攷者不敢畧
其間繼絕孤別尊卑昭穆之等親疎服殺之異不以
貧賤而損其貴富而目製一閱諸圖而盡得之亦歐
譜祖安福令萬之意同一定錄無添也編輯於十一
世孫某而克完于其從弟冷齋先生某冷齋爲泰和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五

教諭徵言序其首夫人之生惟多與人則其勢必分
分之遠則其本必迷蓋理之常也先王有憂之系之
以姓氏別之以大小宗有掌姓氏之官領於天官大
宗伯有譜牒以藏于太史其爲防範至密矣自宗法
廢氏族之官失其職傳襲錯謬或以字望多而訛其
姓或以房多而訛其望者徃徃有之古人所謂字孤
叔貧赴喪告冠娶之事無異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略
不槩其衷孰知其初本一人之身乎此後世宗譜之
所以作也程子有言叔宗族厚風俗使人人不忘本

以是明譜系冷齋可以無愧矣為單氏世萬子孫視
斯譜也知其族雖散而譜有系其世雖遠而緒有統
泝流尋源以篤夫尊二親二之誼安有鑿杜固以勝
為孫以韓為何之失哉此冷齋之願望也用推其意
為之序

風木軒詩序

霞城蔡君彥嘉由太學選為刑部司務以勞績陞吏
部稽勲司員外郎謹畏清約不曠不同縉紳君子無
戚疎皆知其為賢也宣德庚戌余謁選天官君持風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六

木軒詩文一卷俾序之余惟人子於其親之沒墓於
郊祀之於廟而思其志意嗜好終身不忘至於富貴
榮寵之來而吾之所以為養者有不逮則抱無涯之
痛亦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此君風木軒之所以作也
君又圖其先大夫處士某蔡瑣山之似朝夕展省如
躬行乎丘隴之間撫松栢而履春秋霜露之變不自
知其情之悲也家舊構室兩楹篠陽室與廡其中而
不敢處以待親之游止芳時上日拜薦跪奠恍若聆
其聲歎接其誨言名曰風木軒者亦彷彿見諸圖書

所以致其不得已之情此君之志益又可悲者矣雖
人子思親之切固不待圖之有無然目之所接情動
於中而又有可感者則圖亦不為無助也夫人生有
善行得為君子歿則使人嗟悼哀傷况於為之子者
乎然則諸君子之形諸歌咏而追輓處士之深者蓋
皆發乎性情之正而非虛辭溢美以為人也於是又
可知處士之賢矣嗟乎子欲養而親不逮君固無
所用其情然揚譽青雲之上

聖恩推本原始二親褒贈之典有加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七

龍章奎畫責於泉官可計日而俟矣孝子事親之至
孰有大於此乎君可以少慰也斯軒之聲光宮道傳
不朽無疑焉用序識其右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止齋詩集序

舅氏止齋陳先生好吟而于近體五言尤工至老不倦當風晨月夕之際杯酒倘伴或景與意會或事觸乎中可娛賓客諷示子孫者一于詩發之不肆情而逸志不愁苦憔悴而自憐婉而不迫紆徐而曲暢颯颯乎和平之音也先生早喪父涉世多艱奉母從兄處殘構毀垣之下四顧蕭條而學殖彌疆坦狀無不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自得之態迨世難既平門祚漸復而先生日就衰老諸子皆極意娛養人情世變不以一毫干其意而先生亦未嘗倏然以自放不見其有餘自少及壯壯而老夷險一節不以窮達累其心則其詩不繫于憂樂固有超然而自適者宜矣夫人心遊于物之內者未有不為物所役遊於物之外則憚偷悲傷是非美惡萬變日代乎吾前視之無異鳥獸好音之過耳曾何役于彼而變移其胸臆哉故其見於辭也簡遠閑散冲淡雍容皆和平之氣發焉余得先生止齋稿而

之初無意於句與字之工而細尺渾狀不見圭角誠來子所謂佳處在用事造語外惟虛心諷詠乃見之敢借為序引以見先生之游乎物之外也先生字仲亨止齋其別號云

景遠樓詩序

君子之遺世獨立高視塵物之表不溺於凡近者豈其玩心高明而能有所養者欤夫養之無素則其見也必不卓矣余嘗求其人不多見也溪山康君從霖作樓為選幽養高之所山水之勝鍾焉木石壯麗規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制潭二出塵空而挾光景群山離立百里間攢峯峭壁隱見雲烟杳靄之中山之泉飛瀑曳練經巖尋壑而來映帶其左右絢秀毓奇千態萬狀不出几席可盡於四瞻樓不待飾而真矣題其顏曰景遠之樓當夫佳時上日康君招朋游具樽俎掀簾披閣遠眺入荒墟發性靈見諸吟詠不獨四山之白雲長江之清流可攬可濯也二儀之所以清濁日月風雨之所以晦明變化含智之氏肖翹之物之所以形色生育不徒接其景於目又有以會其理于吾心矣康君之所

養誠有得於此乎有得於此則其過人遠矣宜其不多見也夫人之耳目不蔽於淺近則所得者遠故其胸次開霽光明洞豁無際不復存一黠查滓歛萬化不盈於方寸南軒張子所謂脫去凡近以游高明康君之登斯樓不爲無所助矣於南軒之言蓋有冥會而心契者也時有好事者爲之記復聲諸詩以侈樓之勝余故書所以作者爲之序

趙氏重修族譜

先王別生分類胙土命氏又立大小宗以維持之有

垣養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官以掌姓氏有譜牒以藏於太史俾骨肉不相棄尊卑不相踰世雖遠而派系有統恩禮益隆不至相目爲行道入者豈無所自而朕哉自宗法廢而姓氏之官不立世家舊族能考其世系自爲譜以承先緒開來裔者不槩見也問有作者多出於離析渙散之後無所稽撫往往牽合窳附冒貴顯以卒世駭俗徒重有識者之慨矣余觀武進趙氏譜源委根據得先王統宗合族之遺意非苟作也趙氏出太祖次子魏王德昭之後世祿圭裳爲公爲侯爲州縣文學之職

皆後先至金鄉教諭叔琰君十有六世矣於乎何其盛哉豈趙氏世澤相承之厚有以培植之歟春秋繁郁背原狐續慶伯八鄉當晉之猶競而已降在皂隸彼蓋恃其門地無所積累又從而債拔之也朕則趙氏之久而益著豈其前有道以肇之後有道以紹之故耶趙氏舊譜亡于兵燹叔琰先君子敏善號清溪者欲續爲譜未幾而卒叔琰君始成之紀載有詳有畧畧則殺同姓詳所以尊其所自出也自始祖而下或名或字或行號或官爵不一書者書其所可知者

垣養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

也或名字行號皆無攷則書某以續世次也歿則書子幾人存則不書蓋未可量也其生卒娶葬年月日文學行誼有可載者則各見于譜之後視歐蕪二家譜例尤爲詳且密矣程子有言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湏是明譜系叔琰君有之噫爲趙氏之子孫視斯譜也尚益思繩其祖武以衍迤慶源於無窮焉若夫述其先世歷官閥閱之詳則具見侍講學士陳君德遵之文茲故畧之特序其作譜之槩云

王氏族譜圖序

先王之於氏族其生也聚有宗法以統之既聚而分
又有祭法以合之所以振起其孝弟惇睦之行而維
持風化者其法具在厥後宗法廢祭法不明其存者
獨氏族志而公卿大夫之緒猶得有所攷也既而又
并亡之則夫世家巨室之系有不泯者譜牒不容於
不作矣此余於

魯府長史王公韞玉之譜有取也王氏當晉爲寔盛
其派有二一木漢王康爲琅琊臨沂之始一木漢代
郡守王澤爲晉陽太原之始其後累世皆顯于晉則

坦菴先生集

卷之四

五

天下之爲王氏者皆本於此矣公出自太原先世由
真定中山徙右北平再世而生晨展生欽欽生紹宗
紹宗紹宗仕元爲魯王紋錦提舉司副則公之曾大
父也子恭讓讓蔭爲敘錦府副使則公之大父也子
友文則公之先君也紹祖又徙於昌黎之睦井鄉今
爲譜做小宗之制每五世則別爲圖圖之下各著其
行事始終之槩不系於晉諸王者以其遠而無所承
不祖於中山者以舊譜亡而世次不可攷皆不率綴
實合以自誣而誣其祖焉故止譜展而下六世以其

爲盧龍之始可知者也又爲家廟於公宇東四時躬
率子弟行薦奠之禮此皆承先志而爲統之合之之
端焉蓋過乎今世士遠矣授余序之俾來者知其有
以也昔歐陽公法太史氏年表爲世經人緯之譜黃
文節公止譜其七世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之
後世多取法焉觀公之譜兼有二家之法非好古而
深于禮者不能也公以科目由沔縣文學用舉擢今
官階奉政大夫褒贈其二親行誼卓爲一國之望所
以繼先垂後者無忝矣二子純繼方薦於孝弟文學

坦菴先生集

卷之四

六

而按武將來未艾也用引其首使王氏世萬子孫觀
者有所興起

賞牡丹序

余歸省自西蜀將復之官時仲春萸莢欲更陽和散
煖百花方折萼露苞繁紅輕白如綴玉蒸霞一時濃
麗豔冶無不可悅人意者因竊嘆居錦城逢此景十
數每爲官政牽引不暇一日賞今幸在告適此景相
遇而車馬有行色又不暇賞物本無情時不可得豈
予之不遇哉翌日將輟友人陳君觀齡邀予賞牡丹

時雖戒飲亦不辭而忻狀赴之陳君烹羔羊膾鮮鄒
俎醢蔬菓雜狀陳列莫不其旨香美園牡丹以疎帶
張小旗五綬以綵帛飛揚旆旆與花掩暎婀娜相稱
陳君坐賓友堂上舉觴屬予爲花壽時春日方妍花
之向者如迎折者如語含者如愠俯者如醉仰者如
悅千態萬狀皆卓出凡品如有情意相與娛樂豈昔
人所謂花之富貴者歟余舉而壽陳君曰草木之花
可愛者多非人則不顯王子猷愛竹陶淵明愛菊周
茂叔愛蓮三物擅名勝至今柳子云美不自美因人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

而彰信矣物之遇與不遇亦有同於余者乎言既有
舉白引滿起而告予曰今

天子繼承洪業以來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生民得
煖衣飽食以安業樂生熙熙皞皞享承平之福今得
同賞此花陳君與吾曹之榮遇何可多得哉子獨後
花之遇不幾於忘所自乎余俛而酬之于是四座皆
懽觥籌交錯發爲詩歌長篇短詠如金春玉應陳君
喜而什之余故書此以引其首云

江湖勝覽後序

昔司馬子長好游蹤跡嘗半天下南游江漢上會稽
探禹穴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與哀
俊交游故其文奔放而浩漫停滯而淵深如龍跳虎
躍使人魄褫而膽慄如正人君子弁冕端委于廟堂
之上使人貌敬而心服李白乘舟一日千里或遇勝
處輒終年不移故其逸才宏放飄然有凌雲之意其
詩闡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非二子盡天下之奇聞
壯觀以助其氣則其氣諸詩文豈能擅長千古如此
哉金川劉君嘉謨手其江湖勝覽詩文一卷示余曰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八

好游吾志也幸語我以游余聞君子之游涉塵浸多
則其得於中者益弘深而莫測其出諸外也愈汪洋
而無涯涘矣嘉謨斯游豈獨覽夫川蜀之勝哉將必
盡天下名山大川有可以覓眼傾耳使人驚且愕者
皆目擊心領極其大觀而無遺則其好游之迹已不
下於子長太白矣又能攬結涵泳其精英清淑之氣
以克拓其襟懷振發其性靈則措諸文辭必水湧而
山出又何古人之不及哉此嘉謨茂齡秀發可以
力而追蹤也吁世之士蟬蝕經史矻矻窮年求古人

之陳迹自謂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者烏可與此同日而語哉蓋見細於嘉謨者也穎濱蘓子有言於山見終南泰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之賢夫朕後可以盡一時之大觀而無憾余於此尤有望於嘉謨也若夫述其家世文物之美爲人之孝友信恭則具見諸首序茲不復道

送錢致遠還漢州序

予承乏親藩凡府僚之相與上下論議交契者皆一時之端人碩士賴以長善救失多矣公餘又得與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四方之士旅寓於錦川者爲詩酒交亦有以知其爲人皆淳龐舊德誠不多見也若錢先生致遠其一人焉先生洪武中來居成都之漢州買地擇山水之勝而居之課僮奴以耕稼爲業頽羨漁鮮以自給每有酒未嘗不飲二少節醉輒據石其股而歌歌曰山谷蒼蒼芳窅而幽石泉冷二芳其以流播我穀方飯我牛招白雲爲侶方遺余老於林丘被堯舜之仁方余與世其焉求人皆謂先生能安之其樂天知命者欤居無何有聞其賢于王王召見之眷養存問甚厚尋

授徒城中歲餘懇辭求歸曰余衣食其土之所有足矣它固老而無爲亦非所長也遂戒行李就道其交游徵言爲贈先生故嘉興名族也幼從遠軒子尚金公學明於修己治人之術而齟齬多故卒不克少施于世以老豈人生遭逢固自有命耶夫士之學古懷道豈徒欲善其身哉將推以及人也朕德足以寄一方之重才足以周當世之務者無幾又汲二子得與夫負名乏寔無所輕重于世條焉若飛鳥遺音之過耳者皆是也魯若先生放身泉石享承平之樂以老其天年而忘其憂者之爲無愧哉予聞先生居鄉曲不苟合於人人耿介自守與人言言必忠信鄉之人友其德而寡涼行者多矣于世教不無小補豈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欤故於其歸用書此爲別因以識予之交云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

錦江送別詩序

廬陵王君賓賢遊西蜀入閬星霜矣凡全蜀山水之勝可驚可愕可歌詠者皆寓於目而得之於心無不足而有餘其莊子所謂遊乎物之外者欤一日將歸

蓋陵其友姬率交游饒于錦江之湄時顛氣橫
海颶為爽萬嶺嘈嘈如戛金石而奏絳竹風帆沙
相與上下於烟濤浩渺之間觸乎中者不能以無情
情見乎辭遂有詩焉於是命畫史繪為圖不盈幅刻
而江山風景之美友朋之交情別態宛然在目錄諸
作于圖後俾予引其首昔司馬子長好游天下之名
山大川壯麗怪奇可尋思皆有以盡其大觀而為氣
之助故發為文章或奔放而浩漫或停滯而淵深或
妍媚而蔚紆雄真壯健或入心悖而膽慄者有之典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

重溫雅似乎正人端士者亦有之此其平生足跡半
天下而所得者如此未嘗役於物也余聞賓賢家用
讀書聞伯氏賓旭為湖陰令有能名賓賢父母俱存
其來游於蜀也非二名於名山勝水以肆其耽樂之
情而已蓋學非游不克也游乎物之外斯遊之主
遊乎物之內則役于物矣往而於江山泉石風雲
月露草木蟲魚之微發之聲詩以陶寫其性靈雖工
無益也賓賢是游必有得乎物表以克拓其襟度
發其意氣幾於于長之游矣異日見諸文辭有不

山出崑眼傾耳以驚世絕俗也哉今賓賢歸登天
光雲影之堂拜其尊府必傾廩羅列而進矣是
為序

贈葉縣丞還官序

士君子之讀書致用無適而不可者必其學足以明
當世之務才足以周天下之用也苟得於此而遺於
彼優為趙魏老而不足任滕薛之政則非通敏賅給
之士不足以立功於一時流聲光於無窮矣能擅此
長以有聞者余見榮昌丞葉君公成其人也葉君廣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二

信之弋陽人永樂丙申由太學生拜今官夫丞之職
所以佐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朕政事之用舍操縱
令專之丞雖有所問不同乎理而同乎令則曠官之
誹與不同乎令而同乎理則勢有所不行而無成功
此丞之職所以尤難也葉君為之令稱其賢吏服其
明敏事有所下紛紜旁午必資葉君以取決君亦為
之盡不徇物不隱情必求當乎理而後已非擅過人
之才者能之乎今年秋司風紀者按其能徵君司獄
事司獄職雖卑而所繫甚重凡逮獄聽獄者有不得

其情累歲月不釋寒者欲衣飢者欲食疾病呻吟者
欲有所調攝皆賴司獄以有濟葉君撫視拯救無不
得其歡心咸曰葉君於我有恩焉嗟乎葉君之爲政
也無繁劇簡易皆能有所成而上下交譽之如此豈
通敏賒給之士者欤歐陽子曰士之不學果不足於
用葉君其好學者欤夫水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
其下三峽遇荊州以至於海非舟楫不可濟小可至
乎大也葉君能不以所得自多而日加勉焉則異時
躋顯秩享厚祿播令名于無窮有不難至矣今將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三

梁氏宗譜序

梁氏自長沙居泰和至提刑之孫六承事徙梁潭七
承事徙治坑西塘至定遠尉而下曰四承事子祥徙
廬陵之白沙五世至料院一清號瑋洲學正景行號
高峰兄弟二人出衣冠文物又大振厥宗治坑梁潭
之譜雖有少卷之數世遠而不可枝矣高峰嘗取少
卷所版二處請泰攷而再修之以數十年不通之族

而欲得其詳定難矣况又罕見而不全者乎至其世
孫學詩僅存其什一於兵燹之餘於是考訂其訛謬
補其殘缺西昌楊先生公平喜其善保不墜世美爲
跋其後而其弟學庭繕完竣事亦既昭晰無遺矣大
抵皆叢雙井黃氏譜例學庭之從子用弘輩以爲觀
閱之便莫若歐譜又例做其制而重加增續冒僞無
據者黜之疎遠失系者收之爲僧道徒業者見其父
位下曰一子出家而不名示警也其名行字號娶葬
官爵子幾人女適某系于各圖之下其行義有可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四

者爲小譜於後凡墓銘記序之文爲梁氏作者亦書
于左方尊卑昭穆之等世次源流親疎之異秩狀不
紊如引繩貫珠數十世之傳一披圖可盡得之視歐
譜獨加詳焉將刻以示族人爲符合使不至僞竄妄
謂微余同宗叙之夫有祖而後有宗宗有五也有宗
而後有族族有九也世遠而族益繁派異而今不明
非有譜以懸屬之則喜不慶愛不吊相目如行道人
言多矣仁人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梁氏之譜再失
而再修之世有其人豈非賢子孫哉叔孫豹有言保

姓受氏之不絕莫若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梁氏之
開其先者可謂盛矣繼其後者又豈無其人哉尚能
誦叔孫子之言以心其作譜之心則必有所興起用
書以爲叙

贈醫士王性之序

工部都水司主事楊君從義蜀潼川州之射洪人也
以宣德辛夷春清理山東庶務至交州得疾疾而變
傷寒蓋往來道途衝冒風露寒暑之入故所中獨甚
醫者環攻之不能入如水沃石乘皆危之君亦自料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五

不可解交節推管君雍仲別致環衛士王性之性之
診候即曰病有生道醫者投劑之誤往往止燎以膏
藥水揚瀾侵尋至不可治不幾於非仁者坎夫用藥
如用兵急則并力搗虛以挫其鋒緩則先聲設伏以
披其本根視彼強弱而爲之應狀後能取勝也今不
論標本伏勝之故而緊治以傷寒其不愈而增劇也
固宜於是受其藥而徐導之固源浚滯不三月良已
楊君耿介人倒囊無以報性之以爲文字可傳永人
來微言爲謝夫天下方伎惟醫爲最難其書博而深

其理與而難疏非有所受於人不能因言以求意因
意以施諸用何以起人之沉痾乎秦越人得之長桑
君能盡見五臟癥結不待切脉望色而知病之所在
淳于意得之陽慶別決生死察人之脉與天地相似
二人者之術如神夫豈無所自而狀哉狀則得其傳
則顯雖古至人猶狀况後世乎性之挾其術而治療
多奇中豈其傳之有自歟與彼師心自見以欺世者
異矣夫人病在腠理與血脉則固無不可起惟患業
醫者生人之道少而遂擠生人于不可治之地有如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六

性之起楊君誠所謂良醫師者矣蓋十全上工也性
之茂齡秀發力能遠追古人如韓康伯宋清之流則
人之蒙其惠利多矣不特楊君也語云活千人者其
後有封性之尚信余言而日加勉焉

蓉城別意詩序

皇明有天下五十餘年 四聖一德覆露涵濡之深
溥海內外罔不奔走臣服承平之日久矣狀未嘗去
兵弛武張皇作肆之政載在司馬秩有常度凡職武
弁例得護有祖父蔭叙必角其勇力伎能可以犯堅

冒乃使馬善射足追武前人狀後授之曉乎春秋可
以無世鄉之譏矣成都中環衛懷遠將軍同知指揮
使司事金侯某叢父職將校藝于京師諸摺紳各賦
詩以壯其行色來請余爲序余聞自古聖帝明王之
善御天下也不黷武亦不去兵故當平治之世未嘗
忘戰農隙講武定爲著令教以坐作進退之方習其
耳目于金鼓旗旄之間安其心志于斬刈擊刺之際
萬一倉卒有警驅以從事如撥麴振稿孰敢嬰其鋒
哉後世計不出此天下甫定輒卷甲韜戈以爲太平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七

盛觀士大夫之子弟知世其官而不知修其職乘堅
策肥蔭華棖而席文綉以爲當厭聞戰陳之事則縮
頸掩耳而不願聽其民亦豢養于無事之域驕逸脆
弱不可復振一有竊發乘之則豕突鳥竄剪爲俘虜
之未遑唐宋之晚節末路是已我朝法古爲治仁義
禮樂之化寢明寢昌而於講武耀德弥久益厲其制
治保邦之謨迺唐宋遠甚豈昔人所謂逸而知勞者
扶誠子孫 帝王萬世之宏規也侯讀書好文搗謙
不伐有杞梓之用干城之器其于祖父世業固所優

爲之矣行當買勇提出衆中衣錦來歸尚盡心所事
以延世賞于方來云

巫峽秋高圖送王縣丞考滿序

姑蕪王君應辰爲丞江津之六年宣德丙午歲也將
以述職朝京師江津令袁侯廷輔請言以贈且曰予
辱爲令一邑之人民錢穀征賦其操縱用舍雖得專
之狀寧之紛來沓至填委克勿于前非一心兩目之
用所能周賴王君之賢并力一心相濟以有立苟異
已者南韓北旆心勤事左有不掣肘矛盾者乎予之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八

所以受若直而不怠其事者王君之贊畫裨益居多
茲命畫史繪巫峽秋高圖以識別願一言以壯行者
之色而慰處者之思也夫山厚重不遷能出雲爲風
雨利澤乎萬物秋高氣清則露刻奇麗雲于霄岌
狀無阿附之意居官牧民者之德與才似之袁侯之
所以爲王君贈其用意遠矣哉噫二君子之協于其
職可謂賢矣韓子有言丞之職所以貳令于一邑無
所不當問夫丞既以貳令爲職則似不可專而于事
皆當問不幾于出位而侵官乎益令雖專制一邑而

得與失均之令苟賢一政一事之出不入同而理同丞不問可也設借之以爲厲階不理同而人同丞不問可乎朕則丞無出位侵官之嫌而得濟其志者蓋令之賢也朕世之材足一官者師心自用以之賢榮希聲而已見人之長巧詆擠軋惟恐出已上者皆是也有如王君之守正循理表侯之推善讓名者誠不一一僕指焉此豈小丈夫沾沾自好者之可能哉雖朕今之爲州郡者未嘗無其人果有知二君子之賢乎居州郡之上連城數十控地數千里其名與位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九

尤爲專且重又豈無知二君子之賢乎其必有以取之八鴻漸于木不人安則馴至于陸王君是行可期也遂書此以復表侯以爲王君之贈云

贈表知縣考滿序

士之讀書致用將以行道也朕爲州縣者不擇事而行不下地而處不在道以徇人而能濟其志者何若是之鮮哉四川連城數十控地數千里爲守令每有其人以余之所知陰計其人之可否落二如霜水最星卒不多見也豈其學不足以明理才不足以適當

時之用者欵能卓朕有立者余得一人江津令袁君廷輔也君臨川樂安人由乙未進士拜今官爲政廉平不苛動循榘矱以學校爲風化之原隘陋不稱拓舊基而改作之殿庭門廡高大壯麗絢爛人目次則勸農桑招浮戶核救荒之具刻吏民之奸強梗有所畏而役不及貧弱城市與梁道路館舍凡周官著爲令者皆修葺爲永人利事每有所下必計議其當否朕後發督促者踵相接于道往往番橐去銜者多方隨君隱伏卒不得其間其善于爲政皆類此部使者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

過之而不留曰江津有表令事不足爲矣故在官三年公無適負民安其上下賴以給足而其行事著於人之耳目者磊落皆書雖其才足以有爲而持行道亦今之爲縣者不及此所以獨得濟其志也嗟乎士平居用力于文見古人之流風善政低而想慕真若可追躡不相下一且奄朕居民上惟怯洪恣鮮有不失其素守者豈其養于內者有不克欵求如君之行已臨民不爲威惕利疚而能有立者幾何人哉君先以舊令至去官民訴留之

天子重違民意俾復令江今以迷職將行諸君子
分題賦詩以爲別余故引其首以速君之歸以係其
民之思云

贈陳長史歸省序

國朝著令凡中外臣子歷仕年多者欲歸省其父母
展掃先世坐域皆尚與告誠一代之良規

聖天子汪濊之深恩也魯府右長史陳君文質援例
得歸高涼省先壠復改厝其二親環衛自揮使鮑侯
而下相率餞于泗河之濱時維仲春風和景明新水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一

援藍柳薦綿而曳綠桃夭冶以爭妍風帆沙鳥相與
上下乎烟濤香鷗之中管絃歌舞雜遝而互進送者
不能以無歡而行者亦有以暢其情也酒半客有起
而祝之曰士窮經固欲致用狀皓首不能表見于時
者有矣君今讀書取書紫如拾芥歷職行人又擢陞
王官不可謂不遇矣此可爲君賀又有起而祝之曰
世之士平時諄諄若大有爲狀既得之卒不見于行
恒怯渙泌與世浮沉泯泯無聞者不少君獨不改其
初志卓然自立有聲于時此足爲吾黨榮言未既秦

和梁泥執爵而壽君曰惟

聖明右文興化登崇俊良蓋欲熙皞其民躋風化于
唐虞三代故優禮其臣子使之省親焚黃以榮其鄉
惟忠惟孝以承弼羹襲而致太平我賢王奉揚
聖意推恩以待其下而君得盡其情於祖宗父母是
行展掃丘原壑祭禮盡而王事靡盬我之行邁不可
以少緩此又君所當知也君曰唯唯於是在餞者皆
請書之以贈君行遂爲之書

贈成經歷考滿序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二

朝廷樹都閫於大藩其制自鎮帥與副貳皆以積軍
功之駿者領之而慎簡文臣有學術識治體者一人
爲之經歷事無大小必先之廼循次而至帥狀後行
凡軍政之設施儲廩之出納案牘之叢勝帥雖貴不
得有所操縱一委於經歷帥恒視成而已卽有不可
責歸經歷而帥無與焉其任可謂重且難矣非守正
循理才具衆人之長者曷足膺是選哉桂林成君彥
暉永樂中以太學生擢四川都司經歷四川連城數
十控地數千里鎮戍捍禦之廣甲兵士馬之富邊防

夷獠竊發之警不與他藩等爲之者率皆自殿去尤未易治也成君閎通精敏勤慎讓畏不好異以爲奇不拂人以從已爲之恢恢乎游亦有餘地人惟見其重而不見其所難爲者故鎮帥以下皆賴其賢以無廢事下屬之吏皆服其能而不敢逞其私與怠于是成君遂有聲藉甚蓋庶幾所謂有學術識治體守正而循理者欤茲以九月上計天官樂君之有成而惜其去者徵予文爲贈余嘗教瀘州與州之從事桂林李君尚賓爲文字交最故知成君之賢益習熟今又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三

獲識君不可然夫千金之贖不歸於三家之市明月之珠必媚乎百尺之淵君子抱有用之才而不遇可爲之地局促沉困終不一見者有矣成君今懷印曳綬日與

天子重臣參大議決大事二不歷乎我則尼不行士之致用不可謂不過矣雖朕處繁者或忽于簡事大者或失之小皆常人之情而君所或慎者成君是行將階夫高遠尚益不息而止則必能盡用其所長矣異日流光垂榮播芳歆於弗朽豈如是而已哉姑書

此以下之云

播州宣慰司郭先生考滿序

皇明有天下垂五十餘年薄海內外罔不臣屬稽古禮文之事寔明寔昌雖荒徼萬里之遠皆建學立師以衣冠其人而俎豆其風俗焉前此未嘗有也當先生之得播相知者咸嗟嗟太息曰方

國家柄用儒術士之行比一鄉材足一官者無不登榮躋要盡用其所長先生以博洽之學閎通精敏之材願不階顯融以成其志之大弊二朕以一命敎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四

服無適不稱其志意欤先生慨朕曰昔宗元爲柳州不鄙夷其民而子弟至今能文辭播雖遠泆浴

聖化涵濡之人猶中國也况楊氏世職其土宣布

天子德威若建瓴水職敎導者能以鄒魯待播人則播人亦必以鄒魯待其身矣吾道之行有不易易者乎洎到官播人翕然師尊之多所造就今先生以述職去凡搢紳交游皆樂其道之果行發諸聲詩爲先生榮俾余殿末簡夫君子之居官不卜地而處不擇事而行皆能有可稱道者蓋其學足以明理行足以

通天下之用也世之士拘曲守常得一職非其地輒
悒悒不樂以居豈歐陽子所謂士之不學果不足於
用者欤先生魁梧長身音吐如洪鐘鏗狀見之若不
可玩狎久而即之温如也其中之所得又有大過人
者如此是行陟明進階庸有不大竟其用以措諸事
業者乎此可爲先生卜之也

贈賈提舉序

蓋之有貢自禹平水土始厥後立法資之以利用足
國源於管子滋於桑弘羊而盡於劉晏由是天下之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五

賦蓋居什六七狀非得闕通精敏之才足以周當世
之務者未易稱其官以有立也河南耀州賈君士衡
由太學生選歷尚書工部事通練諳曉出人上拜四
川益課提舉司使爲人和平端方履謙居易未嘗察
察以御下而人畏其明不敢騁夫私與怠遂有聲藉
甚嘗曰士君子幼學壯行凡甲兵錢穀有司之事皆
職分內事無不可爲爲之無不有成但患撫執之不
堅心志之不立也又曰人善其官則財自理四川饒
司所轄蓋場不下數十百處若毛舉髮趨與之枝錫

銖錐刀之末則人重足立無所容事由之以不集但
能端本潔源使元奸宿豪乾沒黷貨者無所售其伎
則利歸於公而吾之職舉矣物論以此多其識大體
時有求余文爲賈君贈余曰世之士讀書致用以推
酤蓋鐵爲厲民之階槩欲弛其禁此腐儒曲生不知
務之論也洪範八政食貨先之蓋財者有天下國家
之用不可一日而無也狀任人則善任法則弊善理
財者不必求有弊之法但求無弊法之人則國用恒
足而民不困且追也使掌征權者皆賈君其人卓狀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六

有立如此則民庶乎其有生矣第未知如賈君者有
幾也賈君同寅喻君克勳余江右士也由進士爲給
事中行人司副擢今官二君子皆賢其才力又足以
相濟當匹休儷羨播令聞于方來豈容管劉諸子專
羨前世哉

贈胡知縣考滿序

爲縣近民之職也居官而宜于民則民有所倚而得
其生民得其生然後吾之政成而民懷其惠矣然世
之得民者恒寡而卒鮮能濟其志何也蓋縣百需之

具出焉

朝廷事有所下會府承而致之郡不難也督郡而已郡承而致之縣不難也督縣而已縣則倚辦於民焉苟會計之弗當設施之不得其宜而奸黠緣爲厲階舞手以乘民而民徃徃訕於家嘆於途者有之病視其去之不早况有能思之而不忘者乎脩江胡君用恕由郡庠生登甲申進士第擢知簡縣事始試其爲政也去觚角紕離琢以平易敦樸爲務于刑宥失有罪而惟恐傷人於賦役度其可行者狀後發否則開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七

陳利病爭於府府聽乃已與民期會未嘗取疾爭先以傾世要譽處上下人已之間不矯二爲異不翁翁爲同坦如也故卒能有成而民倚之以得其生噴噴頌之不置口非其心所存之厚而學足以致用者能狀狀世恒言縣不易爲使仕而得擇所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多嗚呼縣非難治也得人難焉韓信驅市人與楚角未嘗敗沮挫劬者將利也庖丁日解千牛而芒亦若新發劘者器利也今以百里之地民戶多者不下三四萬少者亦六七千付之庸常媿二者

是委儒夫以烏獲之任也其能相與有濟者幾希縣之所以不治豈爲過哉觀胡君之爲政宜民如此則縣固無不可爲也昔龔黃卓魯致位卿相以理天下之民小可至乎大者又未有不自縣始也胡君歷官九載上計天官進階有日安知有不造龔黃諸子之所至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可爲君卜之也予與君相知故勉徇諸君子之請而書此爲贈云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八

致仕歿于家公勿待教諭
 不分無早直淬礪有所鉤索辯難弗
 性嚴急凡衣食碎細之具皆取給於君動
 無幾微見於心小心承順而讀書不輟人皆稱其孝

洪武乙亥邑大夫以明經舉為華容訓迪年二十五
 為人師勤身率物抗顏有立從游者皆信嚮悅服用
 能底于成永樂甲申考滿改蕪州君學益進而為教
 一如華容時諸生受業者率以進士發身致顯官又
 大肆力於詩文皆師心自得而繩尺鮮有不合大方
 家者遂名振士林時有武弁鎮壘用挾勢陵轍人眾
 莫之敢抗衙君不早謁欲攝以威君戢手罵曰
 朝廷用汝舞一方不能為民屏蔽又從舞手以乘之

我念二切自無由剪雞效願欲在辱儒官邪遂訴其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二

事於朝執政者直先生而罪武弁易置之吏民皆德
 之曰使斯人得柄用於時豈復畏強禦哉永樂辛卯
 丁外艱去服闋改崇慶州學 親藩聞其名

奏擢為今官優予之隆前此蓋未嘗有予寔與君同
 之豈意君遽先予而歿可哀也已君生大明庚戌六
 月一日享年五十配某氏子五人長白某次曰某曰
 某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厝于某山向之原從先人
 之地嗚呼儒生鯁鯁經傳從事古聖賢之學庶幾其
 有聞矣豈徒獨善其身哉蓋欲見於時俾惠利之及

於人人也朕率槁項黃馘不克少試于世以老君三
爲教職一拜王官雖位不滿年不獲大躋于用而其
施于人有諸躬者可謂博且榮矣使君歿而有知夫
復茹憾於九原哉其辭曰 有粹其質有蔚其文行
不忝乎先世學足以致其身胡始有聞而終不斯用
永厥聲以告來世

故蠖菴彭先生墓誌銘

故蠖關彭公歿之三年永樂辛丑歲也其子會持

蜀府工正劉君衍所狀公之世出行泣且請曰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先君與子生同郡爲校官同年被舉擢今官又同時
不幸奄及大故子宜銘以昭示不朽按公先世得氏
於彭城歷漢及唐累葉以衣冠顯當五季時借竊並
起玕爲吉州刺史率鄉人子弟捍蔽一方民賴以全
活後歸湖南馬殷奏授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國侯
加太尉封安定郡王廟食于吉事載郡誌可考太尉
十二子其三曰彥昭彥昭生師爽師爽之孫中夫知
康智二州罹元祐黨藉始居廬陵之豐溪中夫九世
爲道鄉則公六世祖也道鄉之弟簡鄉與父及子三

人同登理宗景定二年進士第其別派若思永父子
之在宋止所兄弟之在元皆以文學風節表當時此
其竄著者也公上距太尉十八世諱德字孔修生甫
弱冠父兄相繼淪歿鄉邦弗靖而家難乘之公克自
樹立事親孝謹應門禦侮斬二有序如老成人比壯
長身玉立偉狀奇男子也嘗慨歎曰科第吾家事不
可使自我落莫游邑庠從易菴謝先生子方受詩經
舉於鄉不偶永樂癸未入太學有 詔選其尤者爲
教官得百人公第優等權教諭都陽邵陽學政久弛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四

不立士皆諸窟墮業公至漸摩成就之有法悖禮義
爲火開而以身先之外若嚴毅可畏而中實仁厚有
恩故卒皆化嚴多底于有成至今學者有所資以取
科目必曰此彭先生麗澤之遺也六年校文西州
賢王殿下聞其名延見待以殊禮所上詩文皆手教
答之二十年由邵陽陞重慶府學教授重慶大郡來
學者母慮百數公隨其村器而造就之諸生樂學以
得公爲有所依歸不二年規矩甫定而典簿之命及
之矣王素知公之材諗之曰此職不足以辱子將有

待也日與諸文學論思獻納在左右優禮隆洽雖遇
河間東平不是過矣公先教重慶時同鄉人爲御史
嘗劾府之乾沒黷貨者其人陰祈公解之公詆之曰
君得此晚矣我何解爲由是銜公且惧其不免先事
訐訴辭連及公俱建赴京獄既脫誣而遣疾卒寓所
仲子式抱喪南歸以某年某月日甲子塋南坑學堂
山已山夾向之原從道卿府君兆公生乙巳七月二
十九日以永樂戊戌正月甲寅歿享年五十四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原配戴氏子二人曰會曰

坦菴先生集 卷之五 五

式女二人同里羅日省劉自誨其婿也繼室毛氏子
一人曰善完季曰慶側室羅所出孫男某公爲人
翫體負氣矯亢不隨俗高下好面斥人遇知無不言
言不避權豪自視世之屑屑者無足當其意朕與人
交豁朕推心腹無疑碍故知公者病其直而嫉公者
病其無向也爲詩文簡健典重有繩尺類其人字書
亦清麗絕俗可謂能世其家者矣諸子皆好學自修
克承先志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家也嗚呼公負高
世絕倫之識卓越之才使獲大施于時則見諸行事

必磊落過人遠矣惜乎與世齟齬落落難合至晚
一遇而輒仆豈非命哉今所書者特公之小耳朕公
之浩朕而獨存不以摧沮困抑而亡者猶可想也此
見公之所得于內者多矣善爲工正君之子婿狀公
之事爲詳遂據其槩與予之知者爲之銘銘曰碩碩
乎其學稜稜也其方養之不亦用之則剛有美斯玉
孰瘞其光有待斯蘭孰瘁其芳豈知夫直道之行而
不較夫外物之戕嗚呼歿則短矣存也長吁其何傷
成都左護衛指揮僉事童公墓誌銘

坦菴先生集 卷之五 六

公諱俊字孟英姓童氏世爲鳳陽壽州下蔡人祖諱
義自少勇力多智元季兵難作
太祖皇帝龍飛江左挺身來歸從平章韓公丞相徐
公征討屢立戰功由百夫長累階至明威將軍僉成
都左護衛指揮使司事其歷官行事之詳具前長史
陳公南賓誌及諱緩洪武丁丑襲職永樂四年調從
今黔國公征交趾領前鋒取道至猛把降土官招樂
至富良江首搆賊走之以計去江中暗柵得奇功賞
銀棧三所至賈勇爭先殺獲賊人戰艦無算遂徙大

兵下東都繼進至西都破賊縛其渠幕府四上其首
功五年領所部還七年夏再遣力戰死于敵公以嫡
長世其官為人直諫恭謹持身循禮嘗官處事動以
法繩下不苟取于故人畏其嚴而服其公永樂辛丑
奉使北京既歸得疾至真定卒恒山驛是年十二月
初五日也王惻之俾其同母弟僉在負骨歸遣官諭
祭贈卹之甚厚以明年七月壬午塋于華陽之高山
寅山申向之原從先祖兆其孤子善來請銘刻石墓
道公生洪武己未得年四十有三祖妣太恭人游氏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妣恭人宋氏娶虞氏子一人即善女四人在室嗚呼
自古有志之士遭時奮身顯有爵秩其子孫必與守
成之主享悠久承平之福公幸列官親藩襄慶叙
以綿先世之澤奈何享年不永而僅止於斯其命也
夫其可哀也夫宜有銘以示將來銘曰胡積之厚
而奇其施孰屯其享遽淪于塵高山有石勒此銘詩
以志其業以洩其悲吁嗟乎後人尚世其引之

何貞外墓誌銘

大明洪武壬申工部貞外郎何君發迄今宣德丁未

三十有六年矣其翁蜀府伴讀惟亮狀公之世出行
誼來請銘刻石墓道曰吾兄學足以酬其志志欲推
其道以澤夫人雖顛顛齟齬之際而中植彌厲人皆
爲之惜而其自視怡然世多以遠大望之亦嘗自謂
可終行其志不幸不至乎中壽用不盡其材以卒既
無所見于今又無以遺其子孫吾兄得不茹恨于地
下乎子吾同朝宜見諸銘使後世知其有以也公諱
翰字維翰撫之樂安人曾祖俊翁祖德遠元壬申貢
士父伯善元辛卯進士授武岡縣丞未及上而元社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八

屋入國朝累徵不就嘗膺聘出典文衡學行爲當時
學者所宗公其次子也自少穎異好學于書無不讀
而擅長于詩凡古文詞賦亦典則雅麗高出儕輩尤
好工書畫務追古作者標格精到雖片楮醉墨至今
人寶愛之洪武庚申

高廟徵天下文學萃京師拔其尤日侍殿庭與之商
榷古今人物賢否得失以觀其蘊試之論賦時務之
策以觀其才公所對稱旨既逾月拜吏部考功貞外
郎公以年少且書生懇辭謫除在京行用庫大使公

不爲少貶曰吾安于此命也甫一歲罷行用庫改西
安興平縣稅務使壬戌詔諸司舉雜職明經可爲教
職者一人興平以公應詔比至而教職滿又改雲南
武定軍民府和曲州元謀縣主簿公弊二走萬里略
無不豫之色以寬簡爲治而民樂之戊辰丁武岡君
憂服除拜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過責問囚刑部時
執政以訊決多者爲能公性仁厚不忍榜掠蔓引曰
歐陽崇公爲囚求生道今無辜而求其死縱無大咎
如吾心何故建者多見白而執政滋不悅未幾復舊

垣卷先生集 卷之五 九

官數月得疾不起享年四十有四母董氏公生元至
正己丑娶羅氏元星子縣尹公路之孫女子一人
復爲定遠典史女四人皆適士族孫男三人洪淵所
孫女二人以其年月日葬里之楊家山嗚呼人之所
難得乎天者聰明卓越之資既得之當壽考學問以
成其材使有所遇合表見于時否則立言砥行有所
聞於後孰謂少試諸用輒踐艱乘危學不酬于用人
不究其志竟不祿如公者豈不大可哀耶昔陳太丘
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誡群赤貴顯獨盛觀公三世仕

考音鬱而不彰豈亦有胚胎前光如陳氏者乎抑天
將張之必固翁之也耶用書其寔以告夫後人銘曰
學足以求夫道仕足以澤乎民將任重而致遠遽仆
車而折輪嗚呼孰屯其享孰晦其光歿可悲兮存也
長公有知兮其何傷

處士龍彥載墓誌銘

宣德戊申 月 日甘溪龍彥載寢疾歿于家余以
服闋瀕行其次子某奉蕭進士孟勤事狀哭請銘其
墓按狀龍氏自時昇居其溪世有聞人至連州推官

垣卷先生集 卷之五 十

爲軍顯連州二世曰希白號盤居翁者又自甘溪出
居西昌子姓蕃夥克拓衍迤極盛田園邸第之雄詩
書文物之懿皆傑出其鄉盤居生桂庭桂庭生徐溝
教諭仲彰君則徐溝公之仲子也諱與字彥載徐溝
生元盛時用讀書好禮聞兄弟四十餘輩獨嶄狀群
居中不以輕肥聲色相高折節與賢俊交游講學雖
元季家事滋出亦不少廢當時若王御史子啓蕭處
士尚仁水部主事王伯貞靖江長史蕭用道諸君子
皆禮致賓壘爲子弟師君時甫童甲屹狀異常兒

行無度朝夕不離書帷誦習即通大義既長事親孝
謹處兄弟宗族恭謙恂恂先生長者常稱之曰爲人
子如君當不落其家矣洪武戊辰徐溝公歿不數年
兄彥貢又歿君挈二借弱弟彥鼎復歸并溪平時僮
奴家客豪悍睥睨作風雨散去君區二掇拾于荒棄
千百之餘劬心勩力經紀以承其家田廬釋狀鄉閭
歆豔以爲難永樂間邑大夫以行誼舉爲耆老鄉里
爭忿不以訴于官爲理而以得君一言爲直也其見
信于人如此晚年課子孫學問益篤以詩酒自娛日
坦菴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記無先世手澤修輯其宗譜芳求一時名彥詩文表
著之曰非此無以示後人使之尊祖敬宗引而弗替
也此近世士所芥視蔑如而君獨能爲之可謂賢矣
君生洪武庚戌 年 月 日享年五十九娶遂江
項氏貞慈柔順得婦道子三人長曰 先君卒次
次 女 人適同里 以明年某月某日墓里之某
山某向嗚呼人之生也遭逢盛際享有豐亨裕大之
福以保有其家聲雖衆人可能也若夫世難方殷變
積變故幾仆復興而克振不墜如君者難矣此豈世

人庸于器孫之可能哉君於是賢於人遠矣余宜銘
辭曰 連州開先寔鴻厥聲盤居績武震越鏗鉤培
本澹源流光垂榮徐溝績文不履其傾君遭叔運克
勤以承如泉之進如水之升生克無愧歿享其成尚
啓後人無忝斯銘

徵士魏先生墓誌銘

永樂丁亥夏五月 日宜興魏先生歿距今十有七
年矣其門人陳善狀先生之世出行誼來徵銘按狀
先生諱經字子章世爲蜀之邛縣人系出魏了翁之

坦菴先生集 卷之五 十二

後曾大父某仕元爲某路教授大父某號南軒宜興
州學訓導父某隱德弗仕當元季兵難作宜興失守
吏民竄伏者相繼南軒慨狀曰吾職校官扶人紀去
則辱不去則死吾寧死不辱遂闔門死之先生年十
六教里之張氏得不與其難先是善之曾祖某避兵
寓張溪山中先生慕其績學且長者往依焉先生自
幼聰敏嗜學經史子籍皆淹貫造詣 國朝寔謚中
夏即所居授徒自御嚴重動循架矧雖盛暑燕居不
脫衣冠爲諸生講說章解句釋必究夫明體適用之

要尚文辭且曰禮義人之大閑當以此自處亦以此處人故一時從之游者隨其器量皆有所成就由科目進顯者每有其人蔣某與善其傑也他以治民笑敦善書有聲者尤駭凡宜之士類相與磨揉選革粹尚禮文爲衣冠之俗先生之功居多洪武甲戌用舉者徵詣京師策以經濟之務先生以求寔材修定政爲對執政嘉之第優等比入選

上憫其老賜歸時年六十七矣邑令周賓慕先生之高每行鄉飲必致書固請至則待以殊禮每事咨詢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三

故寔先生爲具陳崇朝尊賢養老之制與夫民事設施緩急之宜問無不知知無不言令爲之嘆服居張溪周垣植以柳杜門却掃焚香默坐援琴賦詩陶朕自適不知駕乘之勞機獲之畏泊如也先生性仁孝嘗痛先世之鍾禍遇其時必泣涕連日雖老猶狀里之長老欲教道其子弟必曰魏先生吾邑之望也曷耶則焉後生小子欲善其身以事其父兄必景行先生爲儀表曰爲人如魏先生足矣殆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歟先生初無子子妻之姪升既寢疾速善之

父某與其門人某曰吾有子矣升宜復故姓又補其

二子實常托焉躬易其語曰我家世業備必奉我

以禮母讓事佛老檢家法言訖而終生天曆戊辰享

年八十至王氏貞一得婦道子二人即震常孫男

人女人以是年 月 日葬東山某向之原嗚

呼士之學古懷道符推以及人也觀先生學術之百

履道之端方足以追配前人則其所待于內者多矣

題行與贈遺不能沾一命以老且死豈非命乎狀一

邑之學於先生者如鳳凰祥麟皆足以發祥瑞世光

聖善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四

顯于時則道又未嘗不行于人也何必居位履後表

見哉善字某 登乙未進士第今爲大行人能不

先生之善善又侯邑之知楊于雲也余嘉其義不可

辭故爲之銘銘曰

志於道爲儒學於文爲工行於已雖也被於人則豈

東山之陽有蔚其封勒茲貞珉以告無窮

唐進士誌銘

武德將軍成 郡左護衛千戶正唐侯某之長子進以

永樂二十一年夏六月一日庚戌得疾卒于家生洪

武庚午正月丙子得年三十有四將葬其父母哀進之蚤歿也請誌其墓以圖永久按進世爲鳳陽滁州之全椒人贈武略將軍萬二之曾孫武略將軍諱恪之孫生而聰慧稍長好讀書言動有禮事親孝謹與群兄弟友愛尤篤侯喜其早有立凡家事大小一以委之進綜理有序無不如侯志內外親戚皆嘆其賢曰唐氏可謂有子矣及卒又見嗟悼奔走弔贈哭之盡哀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孝友之資幸而得之當俾之壽考以成其材以見于世傳諸子孫柰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五

何不少假以年其所得于天修諸已者有不至乎成就而齋志以歿天之生夫人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此進之父母所以哀傷之至而欲余有述焉曾祖妣陳氏祖妣呂氏妣施氏娶王氏子一人某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冬十二月 日塋成都縣龍泉山

某向之原銘曰

千里驥子將踰周行九苞鳳雛將颺高岡奄焉以止父母孔傷余銘諸石以遠其芳尚利後人有引弗亡

王用禮墓誌銘

君諱和字用禮王氏其姓也爲人沉毅端厚不爲浮薄詭異之行孝弟行于家摛讓著于里閭蓋一鄉之善士也娶何氏子五人長曰良次曰觀曰祿曰信寃季曰回蚤卒女二人君以洪武辛未卒于家何氏年總四十婦道母儀皆無愧嘗自痛曰夫者婦之天也不幸不得天其夫爲未亡人與其死以相從于地下孰若教其子以成人俾其女有所歸使吾夫得瞑目則我之生不猶愈于死乎自是蓬垢無湯沐珠翠羅綺不設於身鄉鄰族屬不見其面躬盡積事以經紀

垣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六

其家粥簪珥買地塋君於鳳凰山之麓持身教子皆有法中外斬斬子婦皆化服女嫁爲士人妻告其子良曰汝衣冠家子非讀書無以承先志良游學庠序領永樂乙酉鄉薦會試南宮不偶例送胄監選入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登乙未進士第妻林善事其姑姑愛之甚厚隨良居京何氏歿於家林聞之以不得終養痛哭而絕良丁艱歸塋其母與君同穴林附于姑之墓左君生元至正乙酉五月九日距歿之日享年四十七何氏與林生卒年月自有誌嗚呼此可以

見君之教行於家也余讀二南詩見后妃與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君子雖鬼且之野人江漢汝墳之女婦皆承其化而篤於禮未嘗不嘆其盛也狀女婦之行無獨成二南之化本於文王之身教豈無所自哉觀何之爲妻能不負其夫林之爲婦能孝於其姑則君身修家齊之效可考証不誣矣是宜銘其墓以告王氏之後來者銘曰 君子之教行之以躬不言而信閨門肅雍刑于寡妻克承其夫化及于婦克孝其姑宜亨而屯宜植而踣胡齋君年而豐其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七

德有子崑崙有孫繩繩銘以昭之以永厥聲

故陳母會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會氏諱 泰和西昌名家子故承事郎御史陳公仲述之妻也性靜一柔順無幾微雕琢懦而訥於語言不諳外習善女工剪制事及笄歸陳氏陳氏爲泰和望族素各有家法而御史大夫人蕭氏尤謹飭不苟教諸子必由矩矱子婦無錙銖私蓄孺人事之小心敬順不敢出一不遜語大夫人宜之御史公之孝益彰梁氏姊於御史兄弟爲最長兄弟視之如

母孺人事之如其兄弟遇介婦有禮每事必躬先之親睦無間言時歲惡雖大家多匿給孺人少食以飽諸幼宗戚嗟異之不容口陳氏多名婦孺人之行爲良難也洪武甲子御史公始以鄉舉上禮闈與孺人訣曰立身行道男兒事也况吾家世有科第不可使自我落莫吾行矣惟有老母吾弟雖克備養狀汝冢婦也誼不可違孺人曰諾君弟好爲之母貽大夫人憂既而御史公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山東道孺人事大夫人曲盡恩意大夫人安之丁邠大夫人以天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八

年終孺人哭之痛適御史公以事罹譴孺人憂戚愈甚髮種不勝笄體倦不勝衣悒悒得氣浮疾未幾御史公改秩山西道按事閩中稱旨復改廣東道將候孺人而孺人疾作不果行以辛未五月一日歿于家子賞鬻胤不克襄事遂藁葬焉享年若干歲御史公感孺人節詎嘗自咎曰吾不恭憲度遺孺人戚以至此誓不再醮甲戌亦考終于官賞年甫十四孺弱累狀有成人行每痛悼曰吾父當行時吾始四歲不可識矣吾母雖尚能記憶亦僅得其彷彿嗚呼天胡不

弔而降割若是其慘乎二親不一存將何所伸其志乎抱終身之痛何時而可已乎不如不生之爲愈乎與人言輒嗚咽酸辛不可禁癸未冬謀擇地改葬嘗自爲狀俾其姑之子梁混銘之混御史公之甥也沐孺人之愛深每讀之潛狀出涕不能執筆者累日雖狀混寧不忍投淚一言於孺人乎嗚呼賢而不貴德而不壽天之不可恃有如是耶豈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耶不狀天之於孺人何若是其奇耶天耶命也混不得而知矣孺人生有元子賞娶劉氏女某適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九

嚴誠重以是年某月某日合厝于某山某向之原禮也銘曰夫之賢子之肖孺人有懿行不食其報胡蒼蒼之不吊嗚呼命耶德音不已歿而不死遺我後之人子孫孫子有我者阡爲賢母里過者下車母傷其價梓

坦菴文集卷之五終

坦菴文集卷之六

墓表

贊菴蕭先生墓表

士君子讀書學問窮日夜之力以求古人之所至凡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與夫子史百家之言傳於世而不泯者莫不研窮張皇爲之去疑解蔽以極乎性命道德之秘名物度数之詳推而下至天文地理農圃醫藥卜筮山鏡豕刻釋老方外稗官小說之文亦皆旁搜曲撫罔有遺漏則其學可謂博而道可行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於天下矣朕有命焉而不得於是據幽發粹作爲文章以傳諸其徒行其道於後世百世之下使人低徊思之不可見况當時獲登其門而親被其教者乎此余於贊菴先生之歿不能不爲之嗟悼盡傷也先生生而穎異聰敏風成甫五歲讀書終篇即能成誦既長隨父宦游維揚兩浙間從碩儒宗工講貫於書無所不讀宏肆汪洋才思敏贍捷給含毫伸紙俄頃數千百言如山下出泉滾滾不已傾其輩行若不經締構而他人萍神勝力有不能及也洪武壬子以書經

領鄉薦明年停禮部會試拜給事中以目昏告歸喜
曰得譚道讀書以養老母足矣遂開館授徒來學者
誥誥問無不知知無不言隨其器識皆有所造就復
大肆力於古文韓柳歐蘇曾王諸大家皆涵濡嚙嚙
沉酣饜飫久而後出之遂成一家言一時碑銘序記
以得先生之筆為幸詩賦亦典則雅贍有唐人格調
為廣東福建湖廣考試官所拔士皆有聲預會選經
書召 對賜坐 恩賚極其隆厚當時以為榮遇此
先生之大可知者如此細則春坊中允尹昌隆倫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

之矣先生生元至元己卯二月二十三日歿永樂元
年十二月初二享年六十六塋里之珠林原子四人
駢馴驪皆卒今存者駮也孫男七人嗚呼先生之學
可謂博矣其所得於內者非後生小子所能探測雖
不克少試於世而昌隆諸子出為先生之光如威鳳
祥麟儀儀師師皆足以應符瑞世則先生之道猶行
也余嘗從先生游款綮之見不為無所得以一校官
走四方上下萬里徒得推其緒餘以淑諸人而竟
時抑無聞不能齒諸子之列以流衍先生之膏馥安

得不嗟悼盡傷於先生之歿哉朕世稱侯芭之知楊
子雲余以為桓譚亦不可少也故僭表先生之墓以
俟知者若夫先世官爵之詳慶流之遠則具載家乘
茲不復道

樂處士墓表

君諱集字大成樂氏其姓也先世有諱衍者登宋嘉
定三年進士第官至宜春縣丞幾世祖庭鳳為國子
司書子孫衍迤寢盛以讀書有聞事載家乘可考會
祖某祖某父某皆有隱德以貲產甲閭右而故家文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物之美彬彬乎一鄉之望也君生而穎異甫髫髻已
嶄狀群居中稍長即有志于學無早夜淬礪與其從
兄九成游安成劉雲章先生之門受毛氏詩元至正
初嘗一踐場屋而不偶未幾兵難作而科廢迺憤朕
曰學不足以明道徒拘拘謏謏拾一科以于世取榮
荷得之愧也吾盍不上下古今載籍博取而約守之
乎遇不遇時也顧吾之所以求諸內者何如耳遂取
秦漢以來暨魏晉唐宋諸大家之文章劈析校度張
皇擗撫窮日夜之力以窺其指意之所在故見諸詩

文皆不違繩尺有可觀者其篤於學蓋如此平生爲人剛毅有氣與人言必依於理不曲從苟止遇事勇於有爲人莫與亢朕平居時固退朕一儒生也時旁邑寇攘竊發君所居適當其衝豪右皆疲於軍費君悉朕其橐資之不吝寇蔓延滋熾鄉里多罹其荼毒袁兵征贛歸者又無紀肆鈔掠尤甚樂氏兄弟遇害者十餘人君每先事燭幾卒無恙又爲之給其寡稚而俾死者有所歸亂甫定念宗祀之危一髮千鈞即翔追遠堂於開林寺以祀其股盡之親買田以給其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

費先尚書劉槎翁崧記之其急於義多類此君生有元至順癸酉以洪武丙辰閏九月七日歿享年四十有四娶同里胡氏進士南城丞諱箋之族孫女也有婦德子四人長曰金次玉次琳次□皆克世其家女一人適某君性孝謹於養生事死之禮必誠必信而不苟父既喪事母蔣氏益篤於愛敬家政無大小必咨之朕後行撫其弟妹於恩意尤盡也惜乎壽不滿其德學不見諸用而賁志以歿知君者不能無憾焉君之壘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已銘其窆矣今廿有

幾年泰和梁某始表於其墓嗚呼士之居閭巷修身孤行豈必君夫位遇夫時而後表見哉夫讀書致身在富貴之位者未嘗無其人往往踰閑頤利冒耻以苟遂希臭卒泯泯無聞或貽其慘於後者皆是也君之所得於內者足以自立於不朽而窮通修短固知有命夫復何憾况其孕德儲禧又於其後之人發焉不必身有之也余故論著君之大者以表於墓以慰來者之思焉

行狀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故句容縣教諭胡公商用行狀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筠陽衣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爲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爲之易色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朕聞人善如已有嘖嘖敷之恐後大夫士與公游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也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詰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朕曰友道貴直非許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服粟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舉子業尤邃

易朕兩弗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未幾元季
起遂柱門索居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
旅歿於括蒼時道阻不通公衆難躡走二千里卒
負骨以歸人人嗟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僞帥歐祥
遣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
必遇害公獨斂迹自晦非惟不得用而亦不爲禍之
嬰也甲辰冬 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大將
軍分兵吉賴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大恐
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筠陽退保新昌城中

坦養先生集

卷之六

六

民皆惶懼書直惟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僞
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日復
能有爲乎不朕雖首領不獲保矣尚何言哉友德且
駭且問公曰事已迫矣不早爲之所恐置免釜魚涸
吏不復有生意筠城既不能保獨能保新昌乎此豈
子見耳且天命人心已歸 真主觀其用兵可知矣
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戰不勝迅若電掃
等固哉此一城生聚朕汝亦困迫就縛矣知者貴知
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默朕良人曰君言是也朕

右丞不我從奈何公曰大丈夫行事苟可以濟衆爲
之不顧弟往說焉以納汝忠否郎倅以獻友德等如
公計往說敬二俱而從謀先詣督府投刺而難其人
與論莫若公遂要公奉書以行瀕行公難之曰吾行
矣汝等先諾後悔吾死不一髮乎而城中禍福尚未
可知也友德叩頭擔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
盟家無噍類公于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
軍大將軍深喜欲即官之公苦辭不敢願且歸連敬
等來降乃賜衣一襲俾還筠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降

坦養先生集

卷之六

七

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懼朕
相慶以爲更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
廬尔居佃尔田胡公方也其先事燭幾類如此洪武
八年膺文學徵擢教句容直諫忠信士子敬而化之
未終二年淹以疾歸每撫膺嘆曰吾乃止于是命也
自是無復晉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萃易詩書
諸家說析而係于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論
會通之而及其繁識者謂其得四聖人心諸史百子
手章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即不諱後

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享年七十有五得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簣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公生有元泰定丁卯曾祖華父祖慶叔父原夫皆有隱德姓張氏娶王氏子二人長曰雅先公卒次曰詔克世其家孫男振女三人以是年五月二日曆于夷山已向之原嗚呼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以剛明正直之德邁任卓絕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八

狀筠城數十萬民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予知公之子孫不食其報不止也不識其墓以昭來裔不可且公於予相知最深其未歿時語其子曰狀吾行必梁君梁君其知我者予來問公疾公復以屬予予不敢辭故撫其平生行義之大者爲之狀如此

先母行狀

宣德丙午八月十二日先母卒于家越明年丁未正月不肖混始聞訃歸自蜀又明年戊申十二月十三日奉柩厝于同里之盤古山壬寅向之原不肖混

不文之識狀先母世出行誼敢泣血請銘于大人先生先母諱順止姓陳氏元贛州路推官梅村府君之曾孫潮州路教授道山府君之孫處士友慶先生之子生稟淑資端靜柔慧於女工事學無不能祖母道山夫人楊氏婦道母儀卓冠家族先母自幼至長飲食啓處不離左右每事教之皆有法故竄得愛及先君來婿陳氏猶聞訓誨嗚呼二先君亦聽服惟謹得嗣於寡過之地混始有知先母嘗歷二道之當元季兵變所遇燔劫無遺奔竄轉徙無寧歲先祖心易先生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歿先君奉母楊氏與孤弟妹三人處殘構毀垣之下田園蕪沒生事茫狀栖栖日不暇給先君出則傭書歸則採野窳以爲養食貧處困安時所難先母服勞盡瘁躬紡績縫剪以給其家脫簪珥以畢弟妹婚嫁略無憔悴不堪之態宗族鄉黨稱焉時混與兄潛甫知學嘗誨之曰頂見鄉里號治儒業扶免園冊子卑卑授徒問巷間老則力疲意耗無所售卒困迨終身益未嘗明經故也若前輩諸先生爲學者授經講道雖老而資用未嘗一日乏汝曹勉明一經庶無他日

之困混兄弟佩服不敢忘潛以詩經領洪武丙子鄉
薦爲四川蒼溪訓導用舉者徵應廣東四會陽江陽
春三縣令所至有治聲永樂癸未預修高廟志錄入
翰林爲修誤募右春坊贊善陞侍讀文學爲士林所
推重混亦同年出爲瑞州訓導陞教諭深陽納溪永
樂丁酉蜀府辟奏爲紀善混兄弟得祿爲養三十餘
年庶幾不辱先母之教也甲辰混侍 嗣王入朝得
告歸省王賜文幣八有副白金五十兩爲先母壽先
母喜曰吾二子皆荷 國恩以及老身吾沒齒爲榮
埋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

而先君歿守官藩邦而先母又歿俱不得躬殯奠先
兄方遭時奮身用不盡其材而貴志以卒混不肖無
狀不能自振援爲二親光榮罪萬殞不足贖使二親
有知其能瞋目於泉下乎伏望大人先生哀憐不以
混曰抑無似賜一言以蓋其不肖之愆以庇其子孫
于不朽云不肖男 混泣血頓首謹狀

哀辭

鄭處士哀辭 有序

古稱死有重於泰山者爲死得其所補于名教也
埋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一

蓋死者人之所難非見義炳如日星確乎其不可奪
者孰肯舍生而取義哉故君有不得于臣父有不得
于子者多矣鄭氏自德珪兄弟爭死維揚獄載在信
史休有烈光三世而下又有處士爲之曾孫慷慨就
義以接武前聞人嗚呼何鄭氏之多賢也不有肇之
孰其紹之豈天啓其衷以爲鄭氏好義之報扶抑爲
天下躬秉彛者之勸欬蓋有不與人而亡不隨世而
泯者矣子讀其傳思其人不可見遂爲辭以哀之
云辭曰

有美一人兮鍾金華之清淑紹世德之悠緒兮亢義
宗于南服惟弱齡其好修兮企古人之遺躅被頽霞
以爲衣兮攬素霓以爲裳懷忠信以自植兮申廉智
以爲防朔濊洛之安流兮匯洙泗之汪洋望曾參以
爲正兮相顏淵以爲度味道升堂兮踵先覺而獨悟
荃秉志之中正兮將馳騁乎雲路胡遭家之孔棘兮
紛罹憫而阡危痛伯氏之抵法兮奮一死而先之不
顧難以圖身兮惟視義而安歸既得正而斃兮又何
愧夫民彞美紛二其爲蕭艾兮焉知夫蘭芷之芬芳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二

鵬鷖噉而爭鳴兮獨見夫鸞鳥之高翔我思美人兮
橫涕泗其淋浪宿草莽莽兮九原茫茫二魂歸來兮猶
鄉不可見兮心孔傷委社之綿二兮世愈遠而彌
昌聊抒情于短些兮庶以志予哀之永長

黃芸已先生哀辭 有引

先生諱傳字野得承累葉詩書之澤躋道風成志情
軒冕迫于郡侯之辟方出其緒餘以淑諸人而享年
不永是可哀也已夫士讀書學問生無所遇合不得
大見于時而德修言立善足以遺其子孫而聲不泯

於後世雖歿何憾焉勉爲詞以慰先生于泉下云
嗟若先生兮鍾扶輿之淑清承祖考之遺德兮荃秉
志之中貞保厥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相先民之攸
行兮激芳潤于六經泝洙泗之淵源兮希顏閔而相
成甘幽晦而終志兮將訪道于考亭襲芟荷以爲衣
兮佩江離與杜蘅睨硤硤而不顧兮用能保乎美理
嗟若先生兮昭哉博閎處惟仁之居兮用惟義之行
方小試于湖學兮擊蒙發盲軼胡瑗之高駕兮接武
聯聲歷九遠而發軔兮固將踔乎雲之路也歟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三

天開而見帝兮願竭忠而見係也昭白日其杲杲兮
不捐築而改錯也冀捷徑之于進兮猶抄忽其悟也
胡哲人之早萎兮奄忽先乎朝露也欲訴帝而無由
兮羌不知其故也嗟若先生兮我悲傷歿何短兮存
何長偉令子其娟兮鳳鳴朝陽 天光下矚兮草
木輝煌委社綿二兮百世餘慶願瞻兮玄室撫松檜
兮蒼二愧生芻之莫莫兮道云遠而難將聊假辭以
抒情兮庶以志遙思之不可忘

袁處士哀辭

嗟祿命之衰薄兮恒涉世而多艱栖學宮而淹恤兮
遵吾道夫西川歷峽山之崔嵬兮沂江漢之奔湍老
冉冉而歸息兮素髮颯以被肩追惟先生之不可見
兮橫涕泗其潺湲嗟若先生兮世實二其焉知相先
民之茂行兮遠幽晦而自怡被荃蕙以爲裳兮紉蘭
芷以爲衣擘桂椒而成堂兮飾文杏之棖題處芳深
而去穢污兮保理美其無疵居惟仁之安兮用爲義
之施昭白日之杲杲兮不捐矩而爲規愧獨睨夫鄙
薄兮胡汨汨其人嗟偉令子其耿介兮踊繩墨之攸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四

緒流厥美于孫支兮森階庭之玉樹飲六籍之膏馥
兮仰玄聖以爲度騁靈淵而變躒兮將騁馳乎雲之
路羌孰道而階茲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冀昭晰于九
原兮而垂耀乎一抔之土也重曰嗟若先生壽既昌
兮歿不忘予何爲兮增煩傷嫉澆僞之昌披兮惜淳
風之淪降采三秀兮玄堂撫檜栢兮蒼二藉生芻兮
奠桂糗緼瑤瑟兮激清商酌先生于冥漠兮奏遇思
之永長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洞翁書

今年春公延書中微示相規意未知吾翁狀乎否也
別幾兩載聞吾翁作文學書髮二乎不類舊常混甚
喜而愧弗及也使吾翁挾此以步武文場延譽搢紳
即未嘗不可矣朕此特今人事非古人之先務也茲
古人之學修行爲本文藝事次之若違本而事末雖
綴斑馬之文辭亦何足美哉今有一人焉孝翁行于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七

家搗譏表于里間持身如珙璧惟恐或玷學問又甲
儕輩必有揚之者曰某不可以尋常目之也將不亢
其宗乎又有一人焉磔裂古作挾拾陳言抽其華置
齒牙間爲取青配白之文畧可人意見庸人瑣子輒
號于衆曰是有學者也已亦以庸人瑣子自負悻悻
駕人慢師友輕同列甚者藉虛聲爲階利之媒躬爲
市井之行而不顧必有疾之者曰某肆行可愧者也
將不危其身辱其親而莫之救乎嗟乎始之立心理
欲之幾判不容髮終之成人善惡之歸愛隔千里矣

雖狀牛山之木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誠可哀已狀豈無日直之息雨露之潤哉未必終濯二如也苟能申架瓊戴以檢身寡嗜慈以養心則有不爲君子之歸者蓋豈矣又何古人之不可迫哉近以事至京師于親表中聞吾弟行事將有類所云後一人者噫果言之者真耶抑傳之者妄耶吾叔之盛德不宜遽有是耶衆方崇其咎于混曰汝修撰兄與洞不相知者十餘年矣汝素與之講學又亟稱其賢今若是今若是汝不言而誰言嗚乎混尚得以無辭乎嘗記先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二

叔府君臨歿時執混手曰汝兄弟皆宦途人惟一子笑狀其成立未可知也此時叔母與吾弟皆在側吾弟雖聞之不如混知其言之可痛也今吾弟雖知其言之可痛而混兄翁遠在天之涯地之角又不相親無分寸之禰矣狀則今日聞而不以告者不仁也知而不能改者不孝也此咎將誰執哉以吾弟之聰敏宜必有所思當求其如前一人者去其如後一人者則祖宗父母幸甚兄翁幸甚衆又曰聞令弟負剛氣者也手于書其不口練之如泥不止也混曰吾

弟非越人閔弓者混固當滄泣而道之餘不暇計狀此不徒爲吾弟陳也有猶子曰果者亦以是告之

說

默齋說

節推管君爲交州公暇退處所謂默齋凝神燕坐取經史百子氏潛玩沉繹索隱鉤深未嘗諷誦吟咏而皆得其所以狀君固不以語人而人亦莫能窺其際也蓋養其心以無言而葆光乎埃壒之中肆其情于行素而相忘于恬漠之境豈遊乎物之外者耶抑將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杜德機而爲是者耶客有耶而問之曰語默有時可默而不默則失之躁不可默而默則失之隱二者皆衆人之所過故君子有不爲君今以默名齋豈避嫌惡佞而三緘其口乎且君有官守之責方綢繆于聽訟勞神于訊決其蔓延牽於前者日有其人非難之不辯也非鞠之不得也皆假辭說以是二非二而折之以求其情又安得而默乎顧迺自矯以名其齋豈所謂考鍾鼓不聞其聲畏影而走乎日中者坎君曰子何言之背也吾之默非老氏杳冥昏默之謂也吾

默則能靜二則外物無所嬰其懷而能思二則于天地之大事物之多千變萬化之理皆具于吾心而無遺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動之中而靜之所得者行焉吾默有體則有用豈靜而不動者坎狀則吾之居官出政亦默有以爲之根抵也子知道者何其言之背坎且游孔氏之門者居多而顏子獨默識終日如愚夫子稱其好學默無所用乎宰我子貢以言語擅長一時而夫子嘗不之許每抑而教之不默果足尚乎吾方以默自居彼誕妄荒詖說二自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七 四

得以欺世盜名者慎無過吾齋而吾聒也客無以詰竟起謝去君遵狀坐齋中遂次第以爲說君之雍仲越之上虞人

箴銘贊

拙齋箴有引

泰和王先生存性持拙齋卷示余曰吾相忘于拙矣吾之不能爲人巧猶人之不能爲吾拙也夫任智術者不可以語道全純朴者可以養其真吾平生言訥于口不能效人之脂韋以媚世行未嘗先人亦不

能毀方瓦合以同俗故無以藩飾爲聲名至于富貴利祿之場人皆熙熙絜絜如登春臺吾獨赧狀低回而去之吾之拙孰有大于此者乎非有所悅慕而囊括以矯俗干名蓋天性也子其箴之余聞古有抱璞守雌之士務修其內而讓之于外先生豈其人哉箴曰凡厥有生稟賦難均善惡之機于此焉分君子循理由仁義行不汨其真世以拙稱小人逞慙惟智術趨已鑿其性世以巧譽拙爲我德巧爲我賊胡今之人不辯其惑勗哉王君寧爲拙逸黃帝遺珠象罔是拾勗哉王君母爲巧使周人鑄鼎僞嚙其指我言非替王君是箴景行先哲母貳尔心

資深軒銘

凡厥有生上帝降衷四端萬善萃于厥躬不爲知誘不爲物移本源靜深惟我所資一爲形役外詛內訐習矣不察窒焉不通君子反之潛心以道學問辯思由此深造爲之不已日就月將優游厭厭勿助勿忘積之既久理與心融不待勉強自得于中耻之左右無往不逢如質之積靡求不獲如泉之深靡流可竭

卓哉黃君先哲是師學以爲已道豈遠而我銘斯軒
與君同歸

商用先生遺像贊

粹乎其質淵乎其衷屯其施而不洩歎其奇而不融
氣之克也屹砥柱于中流言之立也晃皓月于長空
潔二乎其清可以洗一時之濁卓二乎其見可以啓
衆人之蒙颺風游雲漢之表而蟬蛻汗濁之中於乎
百世之下見若人也雖未易追履其步武而猶得景
仰其高風焉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六

建平像贊

外不爲絢履謙祿光內求其白被褐懷玉見人之休
休若取諸已見人之營二耻若負辱申桀獲以爲坊
被忠信以爲服激清冷兮青原白鷺之間采三秀兮
武姥金華之麓翩狀野鶴之孤翥炯狀璞玉之在積
肯堂肯構以似以續噫此其所以知止而無不足者
歎

純陽呂真人贊

大道無名莫原其始後天不老孰究其終存三寶而

混希夷之妙抱一真而濟坎離之功微正陽不識其
仙風道骨得海蟾乃授夫太極參同跨黃鶴兮出有
入無竦長劍兮馭氣排空吁安知其不常往來乎太
清之庭紫微之宮廣百二十化于無窮也耶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題跋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三百言蓋臨做真世南墨本而勒諸石者與真無辨未易以刻鵠議也予友陳君秉綱好從事臨池之學將爭雄擅長於作者之林

賢王殿下歆相其成故特畀之嗟夫此豈易得也哉世南學書于浮屠智永深造三昧不擇筆紙而妍捷過人稱為當世獨步此本結構掩映不見肉不露骨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勁健飄揚清潤道麗晉人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者豈相遠哉令人見之撫胸扼腕有低徊不可及之嘆焉世南嘗稱智永一字直錢五萬此價又烏可少欬論者謂是經以無為為宗以天文地理為數言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非知道者不能作又云不出于黃帝蓋李荃所為朱子辯之詳矣故不復贅而書此于左方

題聽其自狀卷後

莊子有言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不為軒冕肆志不為隱約趣俗謂之樂全至哉言也

士君子之出處誠有得於此則游乎物之外矣豈復以得失累其靈府哉余所見兵馬指揮何公庭用其人也方公之先世身都帥闢之尊爵列公輔之位重珪果組富貴無倫而公不以為泰及夫引身恬退晦迹丘園樂耕釣以自休與雲物為朋徒而公不以為約夷險一致澹然無所繫其衷皆聽之自狀而已是非游於物之外者乎蓋為所當為者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義在我命則係于天焉我之行當乎義雖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所遇通塞萬殊日相代乎吾前者皆自狀也吾何容心于其間哉遇則安之而已安之者聽其自狀也公之素行如此其莊子所謂樂全者欬遂係之詩曰彩鳳鳴朝陽爰止梧桐枝胡為等鷄鶩塌翼林中栖眷此靈異物寧能入低回自天銜瑞圖復向虞庭儀而子貴知命出處誠有時在我聽自狀素行罔不宜天道有屯復此理君諒知

題琴樂卷後

琴之為德可以導養神氣宣幽發和使人樂之而不

厭狀徒得其聲音而不得其情者樂不可幾也余來
官 親藩有同吉章君雅好琴工詩善書學者尊之
爲琴師鮮有僂焉因自號琴樂余嘗過之章君扶八
焚香爲余操浙音調商羽變宮徵鬱朕而高逝繹朕
而相屬君得之于心者不能喻以言得之於手者不
能傳以譜俄而爲廣陵東武之吟安軌徐步張急聲
清逾遠聽而追察之若彩鳳翔雲丹葩耀日何若是
其麗哉信可樂也既而告余曰韓公歐陽子善聽琴
猶不能無憾况後人乎吾之琴非穢穢哀怨切促險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疎者比益和平安樂之聲也嵇中散有言非曠遠者
不能與之嬉游非至精者不能析其理知此則吾琴
可識矣于是又鼓淥水清徵之曲賡之以龜山倚蘭
之操嗶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嘒殺不憇濫洋洋
乎颯颯乎余爲之心曠神怡若吸沆瀣而飲醇醪不
知伯夷之爲清柳下惠之爲和也君亦舍琴鼓舞并
躍歌有虞氏之南風余倚而和之曰山之高兮蒼蒼
水之深兮湯湯伯牙去之千歲兮君纒步其翔翔冀
賞音之可遇兮馳遙思于不忘招成遠于師曠兮栖

息乎無何有之鄉耶與君兮相羊君之樂兮其無央
歌闕而罷

題杏林春曉圖後

右張氏杏林春曉圖詩文一卷作于洪武丁卯迄今
洪熙乙巳三十有九年矣讀其文誦其詩宛然如見
當時諸老與震軒公相與之盛今皆無一人存矣可
勝歎哉震軒公之子日昭兄弟獨能寶藏完好如新
又未嘗不欣幸張氏之有賢子孫也嗟乎張氏種杏
之所城闈之地也少不遇尋丈多不盈半畝使種之
者不已將何所之可容乎豈借董奉之事以爲張氏
積德之徵乎朕則震軒公之種杏其在無心之思不
土之里乎震軒公年登八袞勤一生以活人計一歲
之中所活數千人則八十年間豈下萬人哉所活萬
人則萬善生矣震軒公以一心種萬杏視奉勞人之
力費人之財占百畝地種之者其得失不亦大相遠
乎日昭又與其弟日省日敬克勤無怠以世其家學
諸子多讀書同時出領鄉薦爲之子若孫皆能深厚
以培其本高援以防其侵灌溉踈洗以蕃息其生意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四

余知張氏之杏敷榮暢茂鄂鄂相承與物常春豈特百世而已哉為張氏後來者尚引而弗替哉用書此于今翰林侍讀王公行儉詩之下方

題蠖菴何先生墓碣陰

永樂丁酉冬十有一月朔伴讀何采借予進講經帷已告混曰先子捐館于洪武丁酉至永樂甲申翰林侍讀學士解某始克銘其墓痛惟先子克成家緒勤一生以盡心于學問甫登第而與時俱晦不克少試于事業建奉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聖朝累蒙徵聘而先子頽然老且疾無復有意于世矣今得脩官于藩府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碣至今未立負辜深重混具以其說上聞

賢王殿下嘆曰是予嘗聘之而不可起者也宜有以慰其子孫特命工正臣仲珩書而勒諸石而紀善臣混識其陰混嘗讀先生蠖閣集其文閎博淵永其詩清麗典則皆有德者之言不徒經學之擅長于天下也狀此亦先生之緒餘耳其所得于內者未盡見也非賢王假寵褒顯則何以捨芳猷于弗朽哉於乎

士君子之修名砥行生無所遇於時歿有傳于後世者不可以無賢子孫也

跋于喬送行卷

蘇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則不似者非畫之工矣余謂天地間凡有形色貌像者藝之工皆可必其似而人則不可皆得其似也夫寵變化莫測能者因其潛飛見躍之異而筆之人皆知其為寵而不以為虺蜥人則不狀自一人而至千數百人必各一其像也各一其像則其言咲視履風度神韻亦各人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六

人殊態也畫史固欲人人而似之豈非難哉昔顧愷之為裴楷寫真頰上加三毛便覺神采自異則求似其人雖一毛不可少非精于藝者孰能與于此乎吾邑蕭于喬氏兄弟父子以寫真名于時自兩京鄉郡名公鉅人皆以得其筆為貴以其可傳于後一日為余寫二世小像觀其託形色極變化以見性情括精氣以全其風韻神采嗚乎可謂難矣夫人之見于外者必其中之所有似之也劉子之論受服于貢之見執玉皆因外以知其內于喬之肖吾形又得吾神氣

則非但寫真而心亦從而寫之矣此豈尋常畫史所能及哉當時若少傅楊公士奇先兄侍讀用之學士王君行儉皆有詩文以貺其婦凡若干首余得而觀之用書此以識其左方

致李侗給事中 勅命

右李氏所藏 勅命四道其二封臣侗與其配柯氏

其二贈先臣通與其配晏氏皆臣侗在工科給事中

時宣德二年七月十三日令

上皇帝所錫也臣侗寶愛如珙璧俾臣梁本之識其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後以永庇其子孫于不朽焉臣惟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舉萬物皆囿於覆載照臨之中各得遂其性成其

材

皇帝之於臣子無中外小大皆錫之 誥勅以褒顯

其身又推本原始以及其先世 天語溫穆獎奕踰

情 奎章璀璨輝耀泉宮所以旌能命德勸勵其臣

子者何往而非 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哉臣侗

一芥微臣遭逢盛際存歿俱被寵榮真千載一時也

尚精白一心惟忠惟孝以報

聖德之隆以揚其聲光而啓後人之嗣續于無窮焉

坦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坦菴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八

跋先公坦菴文集後

先公坦菴自筮仕瑞學迄考終魯藩歷任甫四十年著述亦頗繁夥在瑞與深文藁間存一二惟蜀魯所作賴翁樞隨錄亦不能無遺先公棄背之五年栗學錄北監遂以暇日編集成卷既十年廼求國子祭酒蕭君孟勤選擇其精粹者分爲八卷又爲序以畀之欲餒梓以傳而力有弗逮又十年子憲分教鎮江滿考懋丞建陽之三載始克市板刊行於乎先公位不滿德年未及中壽而子孫祿不逮養徒抱無涯之痛

舉奪後跋

卷之八

一

今幸存手澤而二子克承栗志俾先公之文傳達不朽則亦庶乎善述者矣謹書于卷末以識歲月云耳天順庚辰春二月朔旦不肖男栗百拜謹識

跋坦菴先生梁公文集後

文字在天地間如精金美玉不可一日無

皇明肇興文運益隆而洎菴坦菴二先生伯仲齊名燁然爲西昌首稱德鳴切侍先君子與聞其槩悵生也晚弗獲瞻依輝光徒切仰止坦菴公之文子國錄簡訥嘗編集欲梓行未果比二孫接武仕途乃克成先志而文益盛行於世迨今百餘年板刻字跡或有蠹蝕湮訛幾不可辨觀者病焉玄孫譜等深爲此懼僉謀補刻計若干葉文字凡若干篇

舉奪後跋

卷之八

二

遂爲全書德鳴始得盡讀公之文恍然而悟躍然而起克欣其有得也亦何幸哉公歷官餘四十年著述甚富存者猶入卷大司成蕭公謂其文泓渟澄深如千頃之波茫無際涯而微風恬波文采煥發至哉言乎頌德鳴晚學庸劣復何容贅雖欣文如坦菴天下士也諱等能追崇先德以不至遇佚屬予以言志可尚也已後乎此世有若人焉文之傳不與天地相爲悠久哉於戲摩挲之御石誠之文皆蠹蝕讀不成章知者尚珍愛之而况祖功

宗德爲子若孫者可不念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德鳴不斂請誦此以詔來者

嘉靖辛丑歲夏五月吉旦奉政大夫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前巡按湖江監察御史內嫻晚生陳德鳴拜手謹述

坦菴先生文集後跋終

坦菴先生文集後跋

卷之八

三

坦菴先生文集附錄

梁先生墓誌銘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姻家楊士奇撰

宣德甲寅七月丙子朔

魯府紀善梁本之卒于官本之初病

殿下日遣醫賜藥既卒賜棺及賻爲文遣官祭之于

是其子栗奉榧歸壆泰和五十八都牛路之原具狀

求余爲銘梁楊世婚姻家本之之考睦樂先生妣陳

附錄

卷之八

一

安人及兄用之皆余銘其壆矣今于本之又義不可固辭梁氏先世已見其父兄銘文本之諱混以字行晚號坦菴自幼嗜學始從其父兄稍長出就鄉先生質疑請益弱冠即窮日恒研鑽傳註力求諸古人不暢不止遂貫通四書及詩書二經鄉之號前輩者或不及也瑞州府學聘訓導瑞學久缺師士習庠陋本之力作新之飭其學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學則聖賢可至不學則隳沒爲庸下人若之何其自棄也坦菴躬率勵之爲之講說敷析邇達學者始有悟入

曰進其功不能自已旁邑之學者來從加多自是大
北瑞之士彬二出矣九年陞溧陽縣學教諭溧陽學
亦久弛本之篤于教不減在瑞數年其學者勃興如
瑞未滿九年父喪服闋改納溪縣學納溪士習尤陋
亦盡力作新學者稍知何方旁邑學者亦有來從
蜀獻王聞其賢奏舉爲紀善

獻王崇儒重士作寶賢堂曰引官屬之賢而有文者
討論古義或命題試文章以適而盡出府中書籍資
之由是其官屬學識皆進而本之尤傑出本之臨事

附錄

卷之八

二

論議侃侃盡公道甚見獎重雖小人有不便不爲動
蜀靖王嗣立重其盡誠輔導嘗致白金文綺爲其母
陳安人壽母喪服闋改

魯府紀善

蜀僖王嗣立復因使存問賜白金等物在

魯府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五本之事父母孝父母安
之敬事其兄撫其兄子厚惇睦族姻伯舅之子賞少
孤貧陳安人甚憐之命二子教之本之赴瑞州遂以
賞及其從孤弟洞偕行旦暮督勵其學後賞洞皆

進士賞卒其孤甚貧以其子妻之凡此皆孝之推也
爲人剛方公直是是非非不肯苟徇平居未嘗一在
已干謁有司凡賑鰥孤恤死喪無厭倦意爲文章典
則古雅雖老不廢學問教學者必盡心後多成名所
至舉陞與廢在溧陽出已資倡義一新廟學增其舊
觀嘗考湖廣鄉試鑒別公明士論愜服襟宇坦亮潤
畧學宮教授之暇與達人韻士觴詠酣暢脩狀物外
之趣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劉氏陳氏孺人孝行
如夫子男二長栗泰和縣學訓導孝行如父母次樞

附錄

卷之八

三

女四長嫁王稜次楊持次陳昇季楊稷嫁王氏者早
寡居孫男四恩憲懋忠女一銘曰

於乎本之允薦孝德於乎本之允淑訓迪游屬

宗藩亦允彌直銘以揚之來者其式

魯府紀善梁先生墓表

魯府紀善梁先生本之以宣德九年七月一日卒於
官年六十五其子泰和縣學訓導栗與其弟樞奉塋
於其鄉

山之原少傳兵部尚書兼
益殿大學士楊先生已銘其墓矣栗又請余文表

諸墓上蓋少傳公與余皆其姻家也義不可辭先生
泰和柳溪人自少博學于經傳靡不通始爲瑞州府
學訓導秩滿陞深陽教諭以外艱去服闋改納溪
蜀獻王聞其賢奏舉爲紀善丁內艱既除改

魯王府紀善先生有英邁之氣忠厚之資其勤於教
誨謹于輔導言行之善者益多皆其職所當爲不可
得而備書也姑述其可以垂世勵俗者蓋先生事父
睦樂母陳安人極其孝敬凡所以養其口體順適其
志意者事無大小必盡其道至於俸祿餘貲皆以歸

附錄

卷之八

四

於親不爲私蓄計事其兄翰林侍讀用之怡怡恭順
未嘗有所忤父沒家政舉歸其兄嘗自念惟一子而
兄子四人田廬當均給諸子其兄則不欲有所輕重
卒兄弟均分之其內皆化無彼此言者從弟洞內弟
陳賞皆早孤先生皆教之有成賞一子屏先生許妻
以女賞山爲廣西按察司僉事以卒屏貧無貲產或
謂先生於姻事將何如先生曰屏雖無地其上獨無
天耶卒妻之而厚撫之親戚有以田質錢者人之不
能贖而貧益甚先生還其券俾得自資先生又有田

適曾氏曾氏儼耕者數十年累納僦直先生以其同
業儒且連姻姻義弗受且欲割以畀焉及曾氏子孤
且貧先生念欲振之曰斯地也吾心許久矣即自書
券往授焉使食其利其在瑞州人有死而不能葬者
輒出錢率衆葬之窮民無告者輒賙給之與人處能

輔以義有所未至輒面斥其非人或不能遷不顧也
及其復于善則相接怡然人是以樂親之嗚呼先生
之德如此古所謂治教之本也而不究于用今已矣
豈非可惜哉世之號爲才者多矣其于書非不讀也

附錄

卷之八

五

而行或異乎是蓋恃其父兄簡其親戚欺人之孤遺
而長人之惡視人之死喪困急而恬不之省者其於
仁義何如也夫風俗之所以厚賢才之所以興起蓋
由賢者表勵之也使先生老而歸鄉之良子弟有所
視法而益勸于爲善則風俗之厚賢才之興當益盛
乃今不可作矣嗚呼安得復有如先生者哉歲月易
邁流風餘韻將久而忘之故特書其可以垂世勵俗
者如此使歸鑱諸石以示來者

宣德九年九月一日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 讀學士修 國史同邑王直書

坦菴梁公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唐時徙居泰和至今為泰和人世有仕宦公之高祖昭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知府曾祖才可祖彥卿父不穆俱有隱德母陳柳溪名家不穆先生博學工古選詩所著有畦樂集學者皆稱為畦樂先生循猶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公其次年方弱冠皆以明經能文為

附錄

卷之八

六

里塾師公尤氣岸弘偉不少屈下于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長者必歸之先生既而公兄舉鄉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誘掖勸文化為之大行又出所得束修以明瑞民之窮且乏不自庇者故人德之無間滿遷溧陽教諭為亦如之而于禮殿講堂齋舍弊廢躬率修補偉狀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鄉試乘稱其公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修俗化焉服闋調教納溪未幾蜀王聞其賢奏求為府僚除紀善居十年輔益滋多

洪熙紀元從

嗣王來朝以母老乞歸省王賜白金文綺俾為母壽後遭喪調

魯王府而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

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歛視他僚有加焉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鄉黨稱之而於從父及母翁之孤子皆教育之俾于已出平生剛介自執韋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坦菴集壁經指南龍經正鵠二子長栗泰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疾遇公卒已

附錄

卷之八

七

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為傳公兄白蒼溪遷翰林修調再進侍 讀皆兼右春坊右贊善與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其考會試所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而可愛不腆之言耶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也公之文學行誼無所不備當世名公君子鮮不知之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感且惜嗟乎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觀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

乎夫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常道也常理出於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乎人君
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
怪也使處變而遺常所得或未可量朕公寧爲此不
爲彼也此所以爲巨擘也坎

宣德九年八月甲戌翰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葉修
國史穎川陳循撰

坦菴梁先生挽詩序

宣德九年七月朔泰和坦菴梁先生歿于山東之官

附錄

卷之八

舍未歿之前數月其子栗自其家來省之故歿時栗
在側既殯殮走京師求銘於少傅楊先生以歸塋於
是士大夫知先生之歿也殯滄而悼惜之者甚衆至
發爲詩歌以哀之積以成帙先生之友少詹事王公
命予序之予因念與先生之兄侍讀君舉進士時先
生已分教瑞州是後聞其名籍甚恨未之識也及先
生典教深陽改納溪士之出其門者尤多而予與先
生參差不偶訖不得一相見納溪蜀邑也

蜀王閻先生賢請於朝以爲紀善竊自歎與先生

相見之期愈不可得也越歲庚戌先生以內艱服闋

還朝獲一握手於旅寓相與論道徃昔企仰之私

輒傾吐心腑歡朕若平生昔人所謂傾蓋如故者信

不誣也先生既歿魯府紀善魯去京師不遠以爲

繼此而會晤可期亦安知其去終五閱寒暑而竟至

大故能不爲之傷感而痛悼之深也耶雖朕不特此

也先生之教既行於四方而在王府嘉言讜論有

足多者惜乎未及大用以展其所素蘊見諸其事業

而止於此昔董仲舒在江都有正誼明道之言垂諸

附錄

卷之八

九

史策至今學者宗之惜乎先生之所以陳於

王前者不聞於世史莫得而紀之以傳於後今之士

有不如先生之問學足以儀乎人不如先生之才行

足以善其政或居高位食厚祿康寧而壽考而先生

之賢位未及七命年未及中壽以歿此則非獨予之

所哀世之人所共哀之也挽詩之作豈徒朕哉予是

以序之有不知先生者其徵於此先生名混字本之

是歲九月朔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葉修

國史金陵李時勉序

附錄終

坦菴文集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梁本之撰本之名混以字行坦菴其別號也泰
和人洪武中爲瑞州府學訓導遷溧陽教諭改魯
王府紀善本之與其兄潛齊名蕭鑑稱所作法淳
澄深端重典則蓋莊人學者之文然規模與其兄
相近骨力根柢則皆不及其兄也

松月集一卷

〔明〕釋睿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永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松月集一

卷》提要

松月集序

余取友於方外求其內外不偏而胸中滿
落者不易得也蓋內學能究明夫心性外
學能遊戲於文辭兼之者少矣若松月略
禪師氣韻高爽自幼習儒蚤歲造釋編參
老師碩德而有得焉迺退然閑居林下
無慕乎外喜為唐人詩禪餘則吟詠與朋
游唱和其徒孫永禎掇集成帙甚肖唐人

體製中年更應世故披一衲于三椽之下
究竟直指之學注之幾於言辭警世俗而薄
勢利人爭傳誦之及屏居雙塔精舍出入尤簡
凡騷人韻士相過則留連徘徊終日不已余暇
造其室獲觀其所謂松月集者展誦數篇不
覺令人洒然脫去塵慮禎求序于卷端吁芻蕘
零落方外之友亦稀矣若師乃茂林之松檜應
霜雪而不變者余得為友而樂於餘生亦幸矣

夫詩以寫情性為詩而本乎情性則亦何為
而樂乎剗林下咏歌非食肉人所可道超出塵
埃脫去凡迥使人朗咏而長歌之則此身如在
烟霞泉石之間大山深林之下不知世之有金玉
富貴也余本山澤枯槁之士絕軒裳榮辱之念
久矣每於高僧道民即與之為友如師也久同
山林之盟令觀是集乃陶情寫性得其所樂哉
蓋師冲襟雅度與嘉木同其寒暄與浮雲同

其紆卷故發於五言七言開闔變化不煩
繩削非抽黃配白者比余故不辭而為之
序具眼自能知之固不在贅辭焉師名睿
略字道權以松月扁其軒居人呼為松月
翁蘇人徑山愚菴禪師之高弟云
洪武癸酉六月朔包山俞貞木序

松月集

具僧 睿略

過伏龍精舍

青山開梵宇白日靜埃氛古佛遺唐像
瑛碑刻宋文桂香秋徑滿澗水野橋分
便欲相依去翻經共白雲

過宜興善權精舍留題

異縣山深處蓮宮出翠微鼓鐘朝暮響
泉石晚含輝野色團江閣松風入洞扉
洞腥龍成化林密鳥爭依淨境心殊悟
塵寰念若違何緣留此地幽賞澹忘歸

送喜上人歸日東

鄉國扶桑外雲程野鶴隨浙江分手處
滄海獨歸時

古鉢博香鉢輕囊有贈詩茫茫天地內
重會杳難期

伏龍道中二首

秋風藜杖出岩阿人跡爭如虎迹多
試問伏龍僧隱

慶牧童回首拍烟蘿

橋刺藤梢路不分採樵人語隔林間
南唐古寺行應

近西峰微鐘起白雲

南城詠雪

流水歲云暮天花忽滿空縹緲來遠道
排拶舞迴風施巧穿蕙帳分妍積殿宮
圍梅英滅素城珠粉添濃據面如含
意幾眸若關容屢望堆可並柳絮舞
同大地覆為物遠天王削峯和禽迷
翠巒過馬失青駝

禪室爐頻擁，酒屢供。星祥知景泰，壓障表年豐。
光映書堪讀，寒疑硯或烘。覺姬朝煮茗，剡客倦迴蓬。
勝賞情偏逸，狂吟句亦工。明朝晴約伴，應欄看杉松。

登石湖上方

乘興涉山楸，烟蘿未覺遠。景多吟緒亂，林靜幻塵消。
古木岩邊寺，夕陽湖上稿。年來頻注返，處處識漁樵。

與獨卷過橫山訪芝師宿福壽精舍

避氛同出郭，尋幽屬芳朝。林香花亂發，柳暗垂繁條。
古寺倚崇岡，入門塵已消。山禽弄微和，閑聽細涼颼。
竹影掃閑榻，松聲起餘潮。境靜固多趣，心空殊有超。
盤桓遂忘返，焚香憇西寮。

題畫

樓臺縹緲五雲中，彷彿蓬萊仙子宮。我亦林泉閑散
士，欲携琴去和松風。

登天池

扳林躋絕巘，窮覽思徘徊。道由天闢松，堂為佛開。
雲霞棲寶地，猿鶴護香臺。我本忘機者，何妨數往來。

過證覺精舍

落日過江濱，茆齋遠世紛。疎鐘迎棹起，清梵隔林聞。
竹迳飄殘雪，蘿龕覆白雲。山翁如舊識，頭問且殷勤。

題畫松

霜天喬木怒，惟殘獨愛青。松耐歲寒誰道操，心同鏡

石當年猶自拜秦官

漢北草堂為講師賦

草堂依漢北，幽出浣花溪。烟樹池邊合，水禽窓下啼。
詠臨芳野靜，望接遠山低。它日相尋去，仙源怨自迷。

同川穢院留別南樑中甫諸友

江皋十日留，歸思遠長洲。恐別東林友，遙登北郭頭。
相光沙樹晚，波影岸花秋。他夕相思夢，還來古渡頭。

松雲小隱為應上人賦

結屋向松林，寒雲一迳深。幽棲依絕境，覽物悟無心。
鶴隨花飛雪，風回韻裊琴。源宵趺坐處，蘿月照禪襟。
次韻送榻菴之燕山

松集

辛

金陵憶別思，蒼茫彩鷁輕。飛下朔方喜，有才名揚。
上國可無詩，卷贈行裝。淮山夜靜，猿啼月楚塞天寒。
鷹度霜萬里，不辭泥路遠。愛弘大法佐，明王。

留銅官山題畫賦別金上人

江楓搖落旅心孤，隔岸漁舟近可呼。明日乘潮歸舊
隱，莫煩峯頂望橋烏。

紙衣為文老禪賦

疎櫂載為服，飄然意出塵。著來輕雪，稱體澹迎春。
玩月人稀見，哦松鶴自親。縣知行道跡，時與白雲隣。
晚過雄亭道中口占

路暝過唯亭人家半上燈，有山難戀客無寺，可尋僧。

野岸送愁入溪橋險處登前程誰作伴祇有月為朋

題倪雲林平遠圖

江上雲山望欲迷林亭祇在柳橋西春風短棹曾相問時聽幽禽滿岸啼

答况

老去本無能貧來湯自終畫看花作供夜待月為燈草戶愁過客藜床念病僧古賢多厄難我輩敢懷憎

宿東城蘭若會伯振講師

解后宿禪扉涼宵與莫違賦詩凌白雪論道發玄機林僻漏聲迴月高燈影微此生同是客何處可言歸

送僧東遊

吳山行已遍適越興還饒壞衲難禁雨浮杯不待潮水花迷處好雲鳥望中遙倘入霞城路先須到石橋

蘿軒為忠一叟賦

層軒何處尋藹藹薜蘿深葉響秋檐雨藤垂午牖陰景同依樹宿行合古人心想見翻經罷清風自滿襟

重過佛日山居因懷青州賦賦軒

香刹偶重遊悽然共客留雨窓論白下風致憶青州野茗從人摘山櫻任鳥偷幾能回舊隱為說斷行愁

登天平山白雲泉亭

絕巖登珠險林亭景獨佳乍聞掃葉却訝虎跑沙泉脉流無竭花源問更餘杖藜隨所適何處覓仙家

次韻奉酬宗文陳茂才

自謂談詩不離禪更無別法可相傳佛僧有貴无同道江海無心抱一天適奉清塵時快意短歌白雪夜忘眠知君贊佐與吾社紺宇爭看碧蓮

留宿對溪精舍次成老禪韻

茅齋臨野水幽寂異岩丘徑僻無塵掃窓虛有客留禪吟終月夕銀飲劇川流此會良難得潭忘世底愁

送壽松溪請藏經四廣東常慈府寶林寺

湘渚道世景取多寶林香刹在烟蘿加沙自泛輕航去貝葉誰勞白馬馱桂嶺地高寒有瘴桃源風澹暖無改曾聞故里幽樓穩那復登山問鳥窠

寒窓寓意三首

踏雪穿林旋拾薪地爐然火煖回春于今歲晚天寒日得意安閒有幾人

松龕苔壁任空疎猶勝前人樹下居誰管一貧清徹骨靜中消遣有琴書

人生末路事多艱我獨無能樂少閑身畔且忻無長物夜深窓戶任開關

暮秋留宿金庭上方與煖大二師分韻得何字

關士迥烟蘿幽弄我一過霞楓明疊嶂霜猶耀層坡鹿訝投泉飲澗開棹月歌冥棲良得景高詠絕陰何

宿綺里精舍次煖師韻

宿綺里精舍次煖師韻

綺里真堪隱，身齋異昔遊。地使村自別，林靜鶴偏留。
縱詠寧拘律，飛觴不較籌。良宵當盡興，身世夢悠悠。

楓橋夜泊 洪武元年作

江村寂寞夜，停舟月冷清。清動客愁亂，後人烟非舊。
日野橋溪水自長流。

過華山精舍

華山多勝際，登覽倍娛情。峯削金蓮秀，泉涵玉鑑清。
層宮輝白日，古像飾華嬰。聞有香山詠，雖磨千載名。

秋日過洞庭上方

迢遞涉層巒，花宮樹杪看。幽棲誰得意，清詠獨成懽。
岩簇黃金竇，湖開白玉盤。不向蓬底見，雲水浩漫漫。

松月集

黃山松下口占

松逕陰寒雪未消，杖藜欲度山。樹移童忽報，岩多
虎依舊。沿溪過小橋。

與東明訪空師不遇

冒寒踏雪扣松關，誰料禪翁又出山。杖屨遙遙終不
遇，斷雲空帶外陽還。

贈全真道士孫古林

海上蓬萊幾度過，壺中妙藥活人多。知公隱處非凡
境，曾聽青天一曲歌。

鬢眉非雪貌如童，全是修真煉藥功。鶴覽翩翩塵不
染，玉蕭橫弄月明中。

回南城舊寺

行樂諸方信杖藜，柴門空鎖草連蹊。蓋嘗過客名書
遍，珎重且無凡鳥題。

贈養蒙生舟居口占

出郭權迎苦未留，鷺鷥風雨暫停舟。知君遠思同雲
鶴，不欲傷心話舊愁。

浩渺孤舟似葉輕，載書閑讀寄高情。烟江月渚從茲
去，莫遣漁翁識姓名。

過松隱菴次韻

湖上開扉景寂多，避喧繞復到松蘿。紅蓮浴靜魚群
戲，古木林幽鳥自歌。地遠俗塵容曩傲，友逢知己

松月集

懽。我余生甚得林泉趣，誰羨軒輝佩玉珂。

題倪雲林竹枝

雲林詩畫恣風流，草木知名不易求。瘦影一枝明先
眼，使人不覺詠涼秋。

詠水燈

體本由范實，燈從戲刻成。影疑含水碧，光訝奪蟾明。
蓮炬寧同炯，蘭缸莫並清。朗懸禪室內，猶可讀殘經。

留惠日次韻酬梁用行文學

澹然塵外士林下，祇隨緣有相寧非妄。無心即是禪
短垣花露雪，踈牖竹浮烟。憶共城南會，分携又隔年。

送陳生回松陵

送子四江上風飄半日程人烟非舊好景物似新榮
亭冠垂虹籬灘遺釣雪清欲尋嘉德慶瞻詠樂開情

聞蛙聲

城隅幽且僻索爾亂鳴何夜苦妨禪寐朝齋廢詠歌
鼓傳聲易雜琴理調難和欲禁慙無法空令厭恨多

止吟一首

予生徒嗜吟周諳詩自妙適意聊自娛形言但詒誚
由斯欲止吟吟癖難自療聞歌即技痒觸景每頭掉
月夕無登樓風晨停陟嶠止心日如愚無復通吟寂
人問行為然語彼非心要攝念入無為迥出太古調
雲鳥不關情烟花自含笑賦此報知音虛名奚足釣

松月集

過見山亭得閑字

我愛茲亭勝脩楸水際開窓寒石近竹叢泥路逢苔
波影搖書幌嵐光落酒杯不因陶謝筆那得看花來

題山鶴圖

誰識山中鶴有靈喙紅頭白目呼名海棠花底幽栖
穩料得終無彈弋驚

題畫

碧岩青嶂峭重重松下茅堂啟剛東安得入林尋隱
者世情都付滿吟中

題釣隱圖

蕭蕭木落大江濱滿岸青山似富春想得子陵垂釣

述句頭甘作自由人

宿黃山精舍啜野菊花茶

野菊何人采烹茶試一嘗入心清更苦散體熱迴涼
藥譜傳名劑山窓識異香自成林下味吟夕當揮觴

次韻宿黃山剛道菴

茅齋幾度來分榻開士焚香夜不眠吟偈得傳珠服
衆賦詩遙格未離禪世情厭似冰霜冷道誼喜同金
石堅誰謂秋風搖落盡岩松庭柏尚依然

題倪雲林為孤雲畫竹

懶瓚友孤雲者圖意獨存雪霜遺勁節風月著吟魂
鳥隴曾留迹相浮尚帶痕幾回嗟後後清事少人論

松月集

次韻清覺淵自江東回吳遷居後在

廿年江左去遁跡萬山深不意回荒業遷居過別峯
童顏成老態時語變吳音未欲論心事焚香對綠陰

送覺淵復過江東溇源九峰

九峯緣固熟千里苦程賒舊業翻為客它山却認家
澗幽預滿月林靜鶴迎車到彼休忘約還歸共歲華

勤窓為鄭茂才賦

為學寧收氣似紅聖門墳典苦研窮翠屏風月烟霞
趣盡在勤窓吟咏中

十載題書不整離聚整映雪許誰知若非有志徒勤

苦守播磨聲徹鳳池

題青山白雲

白雲來注碧岩樓岩畔花宮望不迷今日自憐遊客
少野航開泊水亭西

次韻奉酬天平復菴禪師二首

宴坐白雲深長年不到城林泉知得意湖海仰高名
法演空無過詩傳玉有聲何因偏懶出識見月孤明
自從遷北郭舊業廢南城蔬園如無主松軒只有名
觀心期實行齋板笑虛聲偶訴相忘話非關理不明

截用前韻奉香復菴二首

大士據天平招提歷郡城組燈忻續焰僧傳合標名
屏列千峰秀濤翻萬木聲幾回尋訪去耳目頓清明

松一葉

高風齊惠遠佳句似壘城本有才扶教非同浪得名
嶺雲舒雪色石溜瀉琴聲欲論心要重尋望發明

吳山值雨口占

踏雨過吳山雲梯上下艱屈身猶鶴步就樹作猿板
衣履寧辭汚形模却帶頰羞稱方外士垂老未能閑

題源松問韻圖

兩翁竹自得活計在溪山罷釣月隨唱負薪雪共還
花源容燕集遠鳥許躋板閱畫條枯事都來笑語間

題雲林畫

展畫我詩識苦心疎篁古木影蕭森當年聽雪人何
在滂向滄浪竟賞音

陸道人血書蓮經請題

血書秘典固奇哉妙義無邊理德該紅函蒲花三四
朵等閑都向栴頭開

龍潭李巡檢考滿

鎮守龍潭踰六載地方平治樂經營春和麥隴農傳
唱夜靜花村犬絕聲懲惡志須導舊制考功終
不負前程未容秩滿朝天去應識賢良愛慕情

宿東城祚真公韻得溪字

古院近城蹊何期會却齊羅窓吟月上石榻伴雲栖
魚磔花邊石端喧竹外溪良宵殊得景惟賞共留題
京師送福嚴長老

松一葉

一錫凌空近鶴飛佳山混早恰如歸化行自合佳華
社法施惟應闢大機江月影隨雲袖吟海潮聲接曙
鐘微老懷豈有言相贈要記長于會亦希

題葡萄上有絡緯

西域傳來異水晶龍鬚蔓架幾枯榮蔽寒壞初逢時
補未忍空聞絡緯聲

送全福講主

北周溪上寺南宗舊名山既選師榮住寧容法施墜
大相隨境遠風月寓情閑它日期尋去停舟一扣關

題雲分處

一室碧岩開閣雲動作堆晴看風掃斷寒訝雪飄來

數影分禪榻
踏露石臺卷舒元自在
曾不意纖埃

平遠圖為瑜上人賦
滄浪池上古僧坊
高樹侵雲不計霜
憶自秋風搖落後
幾回延月到禪床

題畫

沙島風清鶴唳柳塘月白漁歌對景似忘塵世結茅
欲隱烟蘿

挽蒙菴先生

故交零落晚生稀
俄爾仙翁賦式微
化鶴竟從華表去
濟人無復杏林歸
山中行樂遺風在
地下脩文與世違
珍重友情相愛厚
拄節無語對斜暉

松月集

萍菴歌為瑤上人賦

人以菴居妄認為實
爾託以萍知見
迥出萬物擾擾
子江漢無拘一葉
飄飄兮魚鳥同
逸或隨清風而
泛鷗波或乘彩鷁
而游蓮渚不分
逆順際枯管注
寒暑逆旅相逢
子嘆莫爾如仙
源出入乎風流
如許爾萍為菴
子竟無定踪
雲水為鄉子
安限西東日
去日來何了
要識菴中
生翁

雅趣堂六許為沈公濟賦

山齋

齋構空山幽處
世情殊不相聞
雅唱夕陽
梅畔鳥啼
碧樹崖間

說古軒

人有古今同
與道無令古
相分晴窓檢閱圖史志在

青山白雲

竹磡
鼓竹幽臨碧湖
晴梢影落寒泉
拂石清風自至
陽林

如聽冰弦

白石坡
青山未為佳處
白石竟是幽坡
韞玉人難知測
浮輝

雪掩松蘿

清陰谷
流水日夕傳聲
松筠雨餘含綠
忽聞黃鳥一轉
而愛

清陰滿谷

野亭
迥野山明水秀
空亭曠絕遊塵
况緣不道官道
來登少得閑人

泉岩遺興

孤雲野鶴定何
天老住茲山亦
信緣香積飯炊
新碾米石池湯
浴自濕泉夜禪
得意寧拘坐夜
諷開心自縱
眠誰為傲名
能束縛叢林
矩則合如然

春夏秋冬四景為黃生賦

蘆阜嵩山去不
除杏林幽處
達仙家春光
漸老稀行
客閑者青童
掃落花

楊柳依依水滿川杏花開過碧岩前當年漫說曹林

景爭似廬山有董仙

楊柳汀邊住棹藕花洲上幽栖閉翁白日酣飲深樹

黃鸝鳴款啼

綠樹陰藏水館紅蓮香噴山歌自有千岩爽氣那知

三伏炎鷲

憶昔勝覽來諸方偶逢仙侶留岩房秋高氣清桂爭

發滿庭金粟浮天香吹簫弄月喜欲狂擬隨鸞鶴遊

避荒水光山色固無變花落花開知幾霜昔當年少

今老蒼展圖披玩歌成章蓬萊臺閣不可望層巒疊

嶂烟茫茫

右秋

萬壑水迢迢千峰雪未消試疑明月夜潭似白

雲朝林隔迷巢鷓溪停泛剡棹野橋無限趣瞻

咏樂漁樵

右冬

桐軒為勝上人賦

桐倚碧巖我層軒道者開自成方外景端聚暉陽村

暖翠然雲蓋涼陰覆石臺地靈多勝趣林僻斷氛埃

丹鳳銜花下青猿抱子來曉窓鳴葉露陰谷殷泉雷

琴許知音聽詩逢適興我心源應湛寂待月共徘徊

巾山草堂為盧縣丞賦

幘阜岷岷然秀氣鍾平堂幽致趣無窮門連花鳥推源

上地接雲漢較嶺更別墅豈無摩詰畫閑居深有少

陵風宦游政喜 明時出莫羨鄉園隱惠隆

過羅漢寺

偶過羅漢寺懷抱通然清靜愛觀梅處幽閑剪摘聲

雲依簷下宿鶴出樹邊迎幾度來消夏纔成一扣扇

湖山小隱為沈孟昌賦

卜宅西湖上天然圖畫開黃柑瓠塢植江杏梯雲武

谷靜傳漁唱林跡見鷓回蘭飄太古雪花發綺窓梅

君向山中隱我從方外來素聞脩善行今得暫徘徊

缺齒

從它齒豁少開唇出語須防字不真禍福本由人自

召祇宜緘口養精神

好睡

黑甜一枕恐驚殘紅日三竿睡政安世底是非都不

管華山處士有棟搏

深雲潤師尋筍作供戲成二絕

假榻岩房日漸深沒容纔見待賓心欲求玉版為禪

供自向貓頭竹下尋

初出頭來味使高待成橫角許誰托真情說向深雲

主作供先須慰老饕

遠趣樓詩為王良輔賦

吳松嘉崇厯難窮盡在斯樓眺咏中岩雲遠峰青接

漢洞庭秋水碧滿空居固有陶潛趣德寧無魯

望風曹記雪灘乘艇過香傳源唱落乘虹

悼蓮菴善世法師

十年掌教在 皇都白首投閒一事無人慕慈風成
悅服身歸淨域衆驚呼絕妙像季無師範矣論叢林
少學徒頌我弟兄空老大法門凋謝竟誰扶
位極兩街名固重學通三教豈尋常官班注日娛先
退鷹序驚春恨失行 京闕化身多現端湖山頌德
仗輝光始終全義人間少道望從茲大播揚

送璘儼首住無錫祇陀寺

錫阜祇陀寺雲林舊宅傍朝來虛講席師去即陞堂
法妙隨機用宗危在力建老懷無可贈斯語出相忘

竹真

十六

送純長老住江陰廣福

雙嶽解石說行歲奉檄徵江住大方既選有才能輔
教有辭無語贈行裝天花帶影飄雲袖野鶴傳聲候
法航到寺不勞施棒喝已知良玉出崑崙

層巒精舍為漸上人題

岌岌萬重山虛空聲翠鬢嵐高迷鶴隴松偃許損板
深嶺紅塵斷層官白日閑緣知沆花叟題詠竟忘還

題畫

雲台山無骨泉奔澗有音草堂人不任門掩落花深

悠然閣

峭閣倚晴空悠然翠巖窮江山未暇底風月付吟中

遺懷三首

世間除懶憤於世禮何拘萬法知非實微官似似無
遺塵盈案積芳草盡培鋪老去情如舊開行亦自娛
老邁本誰伶優閑出自然元非厭人事端不解板緣
閑靜固多趣寡交終少愆雖云有官守心不遠林泉
長日本無事晚來神更清風林啼鳥歇雨砌雜花明
趣就探幽得詩因觸景成禪餘良自遣元不為浮名

山中成喜而有作二首

網泉維揚嶽漸深欲管柑殿鎮叢林形勢豈為官拘
束頭白未關詩苦吟鏡鼓浪堆坊候用擬插山積咫

題畫松四軸

塵沉秋令且喜成功了不枉銷它萬兩金
紺殿巍然掃半空試觀諸刹自難同三宗眾聚宏嚴
席 萬歲山呼冠嶽嵩來注守官加敬仰道遐檀
慶喜成功以蒸測海人多少從此繞甘三下風

題畫松四軸

此蟠虎踞應年多秀質貞姿老不磨 昔岩居無事
日幾回清通對吟哦 右愈崖積翠
一塵不染本孤高雪幹霜枝得碧霄寂寞有時來
曲柱筇門候鶴歸巢 右孤高烈風
乳麟麟甲聲亭亭屈鐵交柯偃蓋青可比尋常閑草
木根經霜雪不凋零 右交柯屈鐵

萬木凋霜獨傲寒
當年曾作大夫官
祇今清影傳圖畫

畫老我題詩意亦歡
右棟梁之具

遊龍巖清舍次韻二首

碧峰環峭絕
香刹隱霏微
畫壁霞添彩
蘭燈日掩輝

雨就澹石洞雲
鶴度松扉壘
許仙流入岩
便靜者依

路過游莫遂
人老顏難違
它日携瓶錫
送師去不歸

野寺鷲峰近
寒雲鳥道微
天書折斂股
梵像紫金輝

恭響花間石
茶香竹外麻
巧音鶯五轉
新迹虎相依

九斗名猶著
三生願豈違
披開嗟未老
携手肩同歸

倫菴都綱昇禪師忌晨

倫菴入窳五
經春頌我同
條感嘆頻
法社更無今日

松月集 大

廢匡扶未運有何人

廿年掌教有施功
迭奏熒熒第恨不同了
悟一塵含法

界扶乘不獨播高風

洛陽陳隱山向少林來持書卷求語

均既隱山來者
誰出途還似在叢
時少林祖意休忘

却處世行藏
要主持紅對夕陽
遙接望白雲流水愁

相隨印心是佛
無多子倒腹傾腸
說與知

次韻奉酌祝候少卿下頤荒山見贈之作

賢侯昔自湯山
別千里環滁入夢
思鑿鑿剗容同古

檜風流文彩
冠當嶧公庭靜奪
林間趣山水供傳畫

裏詩准左喜逢
讀舊事三生石上
幾公離

題墨梅

庚嶺一枝春
霏霏帶煙雨
景殊深雪幽
芳香動吟結

南州筆如刀
摹影到嘆楮
令哉思飄然
留題復何語

題樊公歸南林舊隱圖

舊宅臨芳圃
欣木向榮焦
相時得趣白
雪夜彈清

花徑無輪跡
雲林遠市聲
妙年須進業
大器晚期成

題秋江待渡

滄江木落萬山
秋幾許行人
叙渡頭便欲
乘潮登眺

去渺然舟楫在
中流

途嘆乙丑五月

世路浩如棘
前程跬步間
遂疑行蜀道
不覺唱陽關

松月集

白日投無處
愁雲望滿山
出門祇有破
那復問荆蠻

舟翼

上岸復登舟
携家無所投
易地皆為戶
逢人競說愁

日高移柳渚
夜靜泊蘆洲
縮地嗟無術
隨風得逐流

寄寶勝天英記室

寶刹蓮池上
幽機獨未忘
英姿同玉樹
雅志潔秋霜

蕭蕭情益爽
從容語涉章
施經臨野市
受供入花莊

不器程期遠
吾庭齋待昌
草書奇出晉
吟律意全唐

難後覺群息
時來道自彰
安心真是藥
此外更無方

題畫

浩渺沿江一葉舟
鷗鳴又楚天
秋梵宮遠在千峯

長詩一首贈史氏作舟

大哉四海并百川波濤浩渺選接天南商北賈莫可
濟古聖伏義垂憫憐刺木作舟復為揖嚮入來往功
無邊後有共鼓貨狄輩迺相效作而流傳我昔江湖
遊覽年末書卷盡多乘船清風半驅疾於鳥千里快
意同飛仙有時疾泊蘆汀前月明聞歌漁扣舷浪花
堆棹檣聲急宛若群鴉啼秋烟古聖勛勞矣可言千
古仰德猶天然我今衰老步艱阻欲求一舫而安便
曾聞史均藝高出巧儘手段堪爭先與吾釋氏宿有
緣出塵法侶齊誇賢果然相見慙所願良材擇用非
論錢公心平手寧有偏要使鉄石同其堅雲濤雪浪

松月集

任揚播危猶巖屋聽奔泉推蓬四顧如在天不覺興
動吟筇有目而賦之成贈篇瀾翻笑話非雜雜史均
史均當勉旃

送瑛上人四廣西桂林府

上人求道切自是出群材暫泊三吳下遂從八景來
心空光自照休寐競非臺錦里四仇去梅花暖正開
次酬性泉吳侯二絕

偶遇知音悅性天瓦爐不斷水沉烟道門人物如公
遊感文辭不雜禪

意恰庭槐轉綠陰
意恰庭槐轉綠陰

代贈醫士吳近志詩并引

吳近志者以醫為業善畫山水多與方外
交疎散有仙道之風凡病者求治不擇貧富因
名播于時為華嚴僧某偶患隔痛甚危為而吳
均素察朕用藥剋日而愈神効莫測性來慰問
者咸驚異之但無可以報遂命于賦此用謝其
萬一云

吳松醫者吳近但香林政在桃溪濱青囊秘訣世莫
測舟身藥膏長如春葛仙農肥如靈讀蕭散自若清
都之舟青復得席頭隨性落筆驚常倫滄洲遠勢
落無津會壘壘嶺嶺新嘉聲遐播益有回濟人為

松月集

春秋喻六句誰惜虛脆色蕉身偶嬰一疾致危萬餘
年未盡還吟呻吳均交契情且真桃溪舊隱無勞詢
幸遇相過為醫治鍼藥用當誠通神恍疑廬扁世復
生談笑去病猶拂座酬以白壁烏足云余無可報寧
忘均之多美行雜具論願言種德遺兒孫

題倪雲林枯木紫竹

雲林秋晚鶴為群幾度閒吟對此均難道當年騰化
去展圖猶自挹清芬

題貞大用竹枝

龍門雨過碧幽寒端晴梢葉未乾逸思幽安入翠

別會涼夜集青島

具慶堂為壽題

具慶堂名勝知孝故情宦游未茂苑祿養阻饒城
采菊關心遠望雲離思生親庭何可慰佳政致勤清

題儀維那贈行手卷

聽講領綱維校杏林滿歸觀通淨湛并蓮喻法幽微
風度凌雲鶴音聞啓妙機要期扶象李未計遊郊扉

題松間對奕圖

假蓋古松間圍碁白日閒塵寰祿有此多景洞仙閑

題源竺先古木

堂前喬木本良材蔚蔚蒼煙鎖未開好把藜枝踈理

松月集

去定回池月上花臺

對殘菊

一年兩苦過重陽委露殘能尚有香節去自憐知己

少恐者蜂蝶幾回狂

題菜

地暖葉偏肥特挑可療飢此中清澹味只許道人知

題子猷訪戴面

雪月交輝夜山陰蕩小舟湯傳尋舊住良是學子仙游
林蕭鷺栖鶴溪行趣狎鷗古人聊適興千載說風流

送車上人赴長干

求道過金陵誰勞問驛程雲消鷗渚閣風便鷁舟輕

講席長一紙花宮偏界清縣知師到日法侶定相迎

題梅竹用毛固

野梅幽篠曲通蹊瘦影疎花記蘸碧溪何處飛來頭白
萬止身高下得安棲

題山水圖

山水意無盡披留記往年艇浮沙際月對宿嶺重烟
鳥徑樵踪斷松門扁跡連試看遊覽者真是地行仙

送楊英還潮州

潮陽程萬里送別自三吳原上鶴音切天邊鷹影孤
江行隨月冷嶺宿怖林暝時有吟懷在夢涼酒一壺

送妙上人還吳省親

旅窓幽寂喜身閒茂苑難忘有舊山獨倚鳳臺成悵
望林鳥選背夕陽還

題錢舜舉山水

千巖連萬壑幽覽趣寧窮蓮島無門鑰花源有路通
平林橫列幃浮艇渺翔鴻老去逢斯景潭鏡陟華嵩

過石臼湖

始出石臼湖雲濤渺無際望之猶大江舟小涉非易
撥首自沉吟無端驚險地推蓬叫舟子把舵牢著意

爾輩蓬蒿同我身珍寶異頑視同載人踟躕皆驚畏
臨難無相嘆造物有關係同禱白衣仙幸叨陰力庇

胡風捲鴻濤舟楫如乘騎瞬息到岸傍俛仰聊吟記

次韻答姚先生

訪尋適值桂秋夫白首相者信有緣
規我德非遠社
遠羨均才並玉堂
仙投機政欲時煩
會論通何效
不暇喜共年高無一事
笑吟風月恣歸禪

自遣示諸孫

處世同夢幻貧富無勞說
貧者精勤寒富者亦整
寒熱能幾時貧富等一
營富餘貴顯施貧富固清
孰知擇門子頑寒不類
熱貧即道易親富則道
難切居貧戒易持處富行
難潔貧自樂清閒富乃
貧不轉貧比若松筠富
喻同花月松筠固本澹
獨嘉耐霜雪花月盡
惟賞終憐有殘缺吾今
貧若是如得寶自悅

七月集

一物不求餘萬想
悉皆滅性海本澄
清心珠原瑩澈
跡雖寄市廛念若
居巖尤粗糲但充
飢弊裘從百結
愚流漫笑貧智者
應和柏禪餘一放
吟不覺成饒舌

題幽居圖

列泉涵野活煙鶴
啖秋林何處堪留
詠經扉在竹深
明靜齋為解上人
賦

高齋日明靜斯義
極幽微曾達空門
理方知道者機
龕燈澄夜月庭竹
澹秋暉不涉纖塵
事巍然獨掩扉

雪中有感二絕

朔風捲雪滿床吹
冷曉由來祇自知
老屋壁跡誰其
理頓令縮項憶楊
柳

自憐衰朽不禁寒
翻笑神光作話端
不解自安心便
了少緣立雪乞師
安

過平泉菴

寂之澗子山環抱
境迢絕崇宇碧蓮
開幽如畫屏列
桐蘿造其巖苔路
幾繁折深訝達仙
閣靜聆隣席
竹筍引崖泉香厨
煎炊雪喜度茲日
游不狂勞車轍
霜果熟無磨山禽
啼未歇匪唯發吟
情良足助禪悅
濟之道門子香燈
整嚴設眼根雖涉
境心地固分別
也余坐石牀體敬
情太切問道本無
言問法元無說
但息諸妄緣與汝
安心訣

題竹石明毛圖

七月集

試觀畫石猶真石
瑤草琅華共作圖
恰似仙壇遊步
處壯節開看鳥相
呼

贈王生出仕

幾年勤苦負才名
里族終期出仕榮
此去朝天應進
權安回清缺舊家
聲

送徐生畢節從軍回省親復去日所

及死幾年遠逐從
畢節歸得親全白
首訪日半空扉
復去程如故重回
境漸非殘用良有
贈無媿老萊衣

寄常州天寧

法幢高覆上潮澗
仰高風時遇綠猶
思宗通說亦通
異陵今獨步殘光
舊苑功天有從它
去吾門貴道隆

寄大雲士

滄浪池上掩禪關
市門頭絕往還
世諦論來殊達俗
心融境寂自高閒
城市山林事
便掩關欲靜
轉多緣何如了現成公
案飢即食
号困即眠
統池松竹護滄浪
遍界明
未覆歲欲識
本來真面目
然然湛寂露堂堂

娛竹軒

統簷無雜樹
獨以竹娛情
石榻餘冰在
蟾窗瘦影清
寧忘賢共隱
終待鳳長鳴
望有平安信
肯頓為報聲
泉山書屋為諸知縣賦

秋月集

十

土

岐陽名家結幽室
室中一物不雜畜
書何異郭法
家狎駕寧論三萬軸
聖經賢傳世圖尊
無比名家
嚴肅積書志
大欲廣讀肯虛設
放閒娛目曲墳古
載道器教子訓孫
相繼濁匪在
務本善事親
遠期出仕安
氓俗羣書寶
歲踰又玉文
光詞煥相輝
燭伴曉
嘉蘇微
九重傳家共
享壽平福

題雲林竹枝

雲林乘鶴去
悠悠遺墨香
游跡尚留滑
上空傳有千
畝何如清
閣一枝秋

題筠軒

幽篁喬木拂雲
峯巒
投林景不迷
誰望傳聲
高處

舉沒教得食且安棲

題岩居巖

古木幽林碧
岩洞連層宮
隱白雲
邊試觀
岩壑非凡
境自是方
諸鑑象天

題梅花

水玉清姿滿
面霜水邊
林下發
奇香
從教才子多
題詠無出
逋仙意趣長

訪性山主就索題畫

杖藜訪舊到
城西歷千
峯望不迷
白首相逢
無可語
隔林閒聽
水禽啼

隣翁惠筍偶成

秋月集

土

暫離荒園
寂寂中
隣叟殷勤
送擇龍
爛者待賓
華妙供
肯將閒比
紫駝峯

題古木筠石

高木亭亭
意出塵
樂四搖
落又逢
春咲者
頑石怪
在此倚
琅玕似
待人

寄施太守景仁

昔在東州
解印歸
一琴一鶴
自相隨
近懷嘉
隱江皋
上不隔
花源與
武夷
白下
四吳
未得尋
見把酒
感故
人心
如波
此良難

會浮月臨軒想獨吟

望雲亭南
黃帝道
居士賦

又別雲南嶺下居高亭級日望雲飛紛觸石同蒼
雪片浮空似白衣出岫無心露雨露穿林有日到
庭闈卻緣忠孝難全盡幾度逢人漫說歸

鄧隱李思問先生賦

自古賢多樂釣清孰知隱隱可逃名蓄書教子非子
祿賣藥傳家是養生浩々乾坤容逸客寒々風月付
閑情蓬門頗有仙源趣肯望軒墀衣錦榮

次韻酬克己老儒

庀眉老儒冠曳杖來長廊適逢秋氣清訪我同閒香
金菊雖未放玉簪開繞墻玩之有佳趣笑談時已長
荒山之嘉肴冷淡猶冰霜悠々成妙詠揮灑驚庸常

松月集

題竹石圖

峭石雲初斲幽篁露未乾披面思舊隱彷彿壺西句

題梅竹呈

瘦影和煙碧暗香含雪清偶來逢此景便覺動吟情

蘭居為張主事賦

蕙蘭近幽居春風吐繁卉清出太古雪香飄滿庭宇
新詩托以吟華觴對堪樂塵事不相關仙源在何許

題梅

老梅香噴竹林傍鉄石心腸滿面霜近到揚州吟興
少看花空說水曹郎

病中二絕

老來百病苦交前動發難難移自憐恰想這前無病
月明身是地行仙

自慚老去強為官抱病驅馳不暫安知有業緣還自
受肯從用舊說多端

寓洞庭回吳口占

下山撥棹日將脯舟子招呼莫遠岳休較前程行幾
許便拚今夜宿西湖

題毒

疎影揷窓月繁葩撲鼻香詩人達此景未免攬枯腸

題佳廬晴雪呈

巖谷春寒雪未銷層樓疊閣聳瑤瑤展面湯說佳廬

松月集

景爭似觀梅過野橋

題松下對酌呈

松下優游共詠觴人生知遇幾春光醉翁適意應難
晚笑指山花在夕陽

題羽毛圖

珍禽自惜錦衣班顧影雙栖棘間應待它林風日
好卿花定復到仙闕

留湯山頂天英出

元正朝觀赴
皇都喜得平安一第無敢欲對床同夜話孰期瓶錫
久回吳

住山潭似作官難可笑虛名莫易看信有福緣總利
意要須鈴束人徑寬

次韻奉酬雲泉沈先生

老去住山臨福地偶逢博士隱隣崗開風便欲時同
仕聽雨容招夜對床詩法遠追唐李杜道聲高續宋
蘇黃政當吾教興隆日更望儒冠為發揚

次韻答惠天英

書法齊懷素詩工逸皎然同舟辭茂苑分榻到湯泉
嘯詠殊忘世行藏不離禪英姿素無玷白璧可相連

次韻自題

湯昇林閉寺山翁念卓然氣灯含素月鐘梵雜鳴泉

九月集

笑語皆成詠風顛捲入禪知音幸毋忽寒拾道堪連

次韻答天英

女聲落七冠中吳築室投閑向薜蘿自謂年高修淨
行竟忘秋晚念貧婆觀光政好朝

天關晦跡寧容老澗阿不有漁翁相引去安知滄海有
洪波

永思齋為陳性善賦

四明陳善士孝行播遐方萬里遠家舍一身戎建昌
父說齒歲及身自近年亡靈骨既歸土惠容如在堂
飲澤恩罔報劫相世難常賸有嘉言贈永思終不忘

次韻奉酬洞川盧室

往年閒思懶於雲龍水登山亦厭頻老去維揚四掌
教翻誇迎送莫分身

幾回搔首賦停雲千里相望出戶頻遙想吳松和隱
處定應無事惱閒身

金園草堂為吾氏賦

隱處下金園郊堂遠市喧清懷憑畫卷樂趣付琴樽
池暖鴉鴉集庭春棟葉繁雖云居世網端不異仙源

題對奕圖

對奕古裕問身閒心未閒都來一著子餘事不相閑

春暉堂為教主簿賦

春暉映北堂恩感自難忘功小早終醉碧庭萱引意長

九月集

存年娛祿養歿世慎行藏孝義出天性嘉聲隨處揚

題青山白雲

白雲來往碧巖栖岩畔花宮望不迷今日自憐遊客
少野航閒泊水亭西

墨菊為雍上人賦

舉俗空傳九日名幾人能解摘金英信知陶令千年
後謗有餘香挹露清

黃金一簇占秋榮欲制顏齡恐未能眼色鼻香元不
實况摹範影上溪藤

送譚大守考滿

自到維揚始識荆成傳牧宰最賢明公堂畫靜煩苛

自到維揚始識荆成傳牧宰最賢明公堂畫靜煩苛

自到維揚始識荆成傳牧宰最賢明公堂畫靜煩苛

新吏素冰清德化行政欲論文來楚苑偶當考績赴
皇天官引春應高顯龜鶴相隨任去程
秩滿悠悠意轉勤政聲先喜播重墜都門策馬趨朝
疾禁苑貴鶯得句新勝應樓臺韶紫府榮活而露觀
楓宸賢侯固有安民術當輔

明君作正臣

墨翁為忠上人題

草木摧殘菊自馨效陶觴咏足娛情當知物性元空
寐寄世無勞較悴榮

時當晚節慕芳辰採菊東籬話已陳老去未能忘宿
習展面猶喜墨花新

水月集

一六

題畫荔枝

一枝火實飽霞光自是閩中異色香聞在對頭新摘
獻味甘渾似酌天漿

代簡奉寄蔡侯都司一首情見乎辭

吳下識任安襟懷澹碧澗戰威風偃草必思雪漂蘭
重法達僧欲疎財待士寬廣陵尋不遇抗郡訪尤難
算路無千里羈身有一官驚峯宜眺賞天竺縱遊盤
不負句應橫槊奇效解鞍湖泉鳴洞口巖木聳雲端
望月頻開牖聽鸞每凭欄始終煩護教餘事不相干

次韻各憲長老

住山吟七正何物多撒激名悞已躬政欲投閒回浙

右信知臨老為淮東泉巖頗植田園樂淮海全憑客
旅通聞欲涉江須款一莫勞載月轉櫓篷

秋江送別為李六才賦

長江秋氣肅行客興何濃志慶惟山水心將劇華嵩
沙邊揚去棹天際翔鴻素有江湖量元知色相空
渚蘋揺浪碧岸對着霜紅闕景閑程遠弄源觸廣通
詩材吟可盡野趣遊難窮它文相思夢都來送別中

來鶴軒為王道官賦

廣陵道牧王真師古貌自是神仙姿霞冠羽服整嚴
肅信乎誠矣存乎儀一朝俄爾來訪余持卷語求來
鶴詩願予筆現久停棄搜枯媿之相霞詞宦本仙家

水月集

十七

一靈物翮獨許仙人騎瑤林瓊館自馴狎蓬萊閣
非常追隨里民方民素崇道親長服滿展孝思設壇

營醮欲升度命師指技登仙達師當妙用愈誠敬變
化不測非凡知引魂鞠稽至群鶴踟躕下舞來如期

清音素羽美聞見盤迴空與仍達一寧是師曠琴聲
妙又非林適畜教之神通感物頭靈應說者再拜幸

諱奇真風悠然播遐邇通會者寵渥臨軒墀

次韻各徐枝四舍

淮東解道識容儀旅館休言賦式激得意自幾人世
少字音誰說道門稀卜篇待月遊同咏六朝摩霄羨
獨飛欲究苦空真妙理見無一物許知歸

一草亭

告其地開蕪非結為亭屹立邦江側曠名通蓬瀛
其中心有才子見之令人驚身如魚鳥逐吐詞蘭雪清
遊觀渺滄海俯仰臨彤庭雲濤互吞吐風帆蜚不停
好景搗成畫奇峯娛作屏素於世味薄志在研窮經
苦寒嘗映雪隆暑仍囊螢寸陰重尺璧詎憚勞神形
肯岳名不朽端慕德惟馨富與間自適抱才無所營
會者際遇日六翮橫青冥

杏林春意

山杏萬株花新城景倍奢試來郭宗宅却訝董仙家
藥施通神効醫誠種惠遐老懷隨喜贈句乏帶烟霞

題畫

長松流水古山閑羽客清遊久出山笑覓知音行處
少抱琴欲上釣船還

次韻奉酬王學士汝玉

偶過維揚作宦游老慚迎送越三秋羨均榮入壘坡
去佇聽嘉聲冠九州

訥軒為玉林翁賦

古之君子言固欲訥言耶太過行防不及一語出口
百世為則子識不九以訥名軒志存遠大學究淵源
靜理無言駟談有失雄辯多偏曷容緘口
心月澄圓

送丁知縣任滿赴京

南風吹雨洗炎蒸令尹朝京越去程下采江都無
酷吏九重天關有嘉聲樓船載月誰同詠禁苑聽
鶯自悅情倘沐恩波歸舊戩重來林下話三生

奉酬克庸先生

老去厭聞塵俗事湖山長想故人偶來得遇蕪城
日况說同遊茂苑春佛刹自娛臨福地仙源誰遺獨
凡塵却緣別久情殊切倍覺從容笑語親

靜慮軒為始上人賦

比丘之法無可為榮安禪靜慮如照世燈上人志在
靜慮名軒叢林秋晚松竹依然心安靜定湛然清淨

山月皎

不染一塵似大明鏡行合古道孰云未了跌坐華軒

題水仙竹

凌波仙子躋江雲帶月來尋抱節均瘦影素葩無可
語致令才士挹清芬

題竹

地偏林靜鳥聲清見竹如逢好弟兄歷盡風霜無變
色山窓孤坐自娛情
老去披衲憶舊時每逢均子即題詩枯坐錫牀
下鳳鳴鸞認不知
迎旭為德主人賦

陽鳥初出海國戶似迎賓露色誰非受流光自可親
地噴魚戲動紫羅為帝新學道母薛蚤攻書計在廣
嵐消巖翠秀靈滴耐含春肯惜今陰者湖山有幾人

題畫

憶在錢塘望遠山樓臺多似畫焉間青春行樂無餘
事猶記扁舟載月還

慎獨軒為田上人賦

層軒幽致不受纖塵標名慎獨以見其人畫畫為侶
松竹作隣世紛既遠聖典宜親研窮文理允脩厥身
防非止惡夙夜惟寅石床孤坐如對天賓三業本淨
一念元純買花適意雪曲怡神易消白日難遇青春

松月集

當效先哲期出常倫嘉爾靜者於道諄諄

題趙秀才畫竹

儒冠寫竹如寫字書法由來妙不傳數葉烟梢樹素
壁試觀幽思即湘川

題畫菜

地暖葉肥根且嫩待賓為撰豈尋常世厨湯說多珍
膳無出此中滋味長

題畫茄

崑崙紫茄吾所愛長夏山厨用不虧食品較來無定
味隨圖隨畫一題詩

杏林春蔭贈醫士郭士廉

杏林深處遇仙翁妙學流傳世莫同隨病製方元得
理人問術不絕功答問究有耗源越對下寧無橋
井風文友贈篇皆雲曲咏訝真似畫圖中

橋井秋香贈醫士宋文憲

儒冠醫道眾稱良祖父相傳得異方井引玉泉隨病
去橋橫金顆襲衣香濟生為物存誠切用藥通神固
測量山野愧無佳語贈深期種惠世流芳

東山隱

儒士潛忘世托以樵為隱故宅居東山似與仙都近
奇峰列翠屏古木蟠丹井持斧入遠林採薪殊有省
世傳觀奕人柯爛忘歲永青山豁吟眸白雲怡引嶺

松月集

蓬島去不賒花源樂堪並得志在林泉無念於銜鼎
詎獨効潯陽亦撥攀商嶺自古多隱賢千載名不泯

田侯太守之北京口占以贈

牧宰出蕪城迨去北
京一身無長物萬里有清名淮甸蒼梧落山雪致
晴時常與造際未幾年程

怡雲軒為孫吉作

嶺雲窓外起一望思怡然點綴全成畫飛揚半屬仙
足龍離水府伴鴻度晴川它日為霖去歡呼下

九

雙龍堂為詹侯賦

一門雙節盡天年
色名不朽世傳

士夫操守在平安
對境持心不動難
節婦二均從古
少可書貞烈後人看

雙脊令面為董侯賦

原上雍渠兩水禽
飛鳴意有急難臨
同憶弟在三峯
下遂使兄從萬里
尋夜雨路旁愁入
夢春風花雨喜
同吟侯門自古全
忠孝洗耳重聽好
音

題郭天錫墨竹二絕

儒冠能為行傳神
老去披面意轉新
玉立一枝千畝
在灑然清出滑磯濱

本集

十一

幾年遊戲在江湖
風雨偏驚旅館多
三徑就荒歸欲
理竹枝一曲許誰評

題呂洞賓

純陽真人本仙骨
異人授與長生訣
乘鶴吹簫徧界
遊爭如了境無生滅

次韻嗜飲胡給事索和

幽人嘉對語提壺
坐聽娛情日易晡
使可從容陪客
飲不辭醉倒有人
扶江湖夜雨愁
堪遣桃李春風興
莫孤自古聖賢
遺教樂道同那復
閉情儒

飲酒

臨難莫畏已
調羹恰政宜
不獨使其功

喜逢人舉善便開眉

露華堂為蘇茂才作

君子貴知本原以孝為務
庭前花木整華澤含曉露
堂因名露華怵惕與感慕
孝養慎無遠存歎嗟有數
嚴親骨已枯慈母髮垂素
白日悲易昏紅顏苦難駐
痛念劬勞恩報踰莫能
許綠服舞堂前母子歡相顧
奈養服勤勞純孝名遐布
美均江左東林下忻相遇
春江送別為白雲閣長老作

送子回饒郡春江望不休
去程無萬里忍別上孤舟
岸柳垂烟碧巖花列景幽
白雲閒似我淮甸好重游

題畫三軸

本集

十一

曹陪詩交過江亭
偶聽流鶯翹綠陰
憶自往年吟癖
在細論不覺夕陽沉

層亦出壘嶂秀無倫
西崦菴齋絕點塵
才子抱琴尋問
去林間應有賞音人

人間信有地行仙
松下茅堂即洞天
不染一塵猶世
外拄筇踏雪望晴川

題竹石圖為戴知事賦

露滿秋林長石苔
公堂幽致絕纖埃
何人月下吹橫
玉埃得湘江碧鳳來
此均清酒有人傳
玉立雲根思澹然
捲遇雪霜無變
色林間送古會群賢

梅雪軒為范士達賦

雅揚介者有才予梅雪名軒殊可喜歲寒為愛出塵
姿玉對瑤華清蕊比彷彿孤山處士家徘徊宛在瓊
林裏入謂再來何水曹永日花開冷不已芬香幽韻
襲襟裾梅雪交輝照幽几有時取琴橫膝上一彈四
壁清風起梅花古調久不聞白雪遺聲將已矣何當
洗耳聽徽音世情都付東流水

落齒口占三絕

老去齒牙者漸落餘存三五勢將崩何由傳得休糧
術落盡從它生不生
齒牙疎缺語多訛對客爭如一默何宿習未能忘嚼

九月集

廿五

咏謗程唇舌不成歌

人言齒落見衰容保養全憑飲食功古在齒亡難辨
味細須抹月薄批風

睡覺聞鴛

金衣公子忽傳聲睡覺見鴛鴦便悅情世事不須開計
料且教憶抱一朝清

黃梅卸序氣清和卧聽鸚鵡古自歌遂起快却來對
下好音終不厭聞多

雨占

春雨雨霖霖甘霖漸變滂沱到夜深屋漏起床持不
睡山聲折挫樂民心

述懷二首

願望佳音善轉繁臨風悵快賦停雲必剪香交同猶
草像季負安不忍聞

法門洞察有誰憐與瘡當知數使然達士請觀良夜
月幾回缺後又重圓

指揮使姚侯福忠作報恩齋事中間祥瑞頗多
侯甚喜於道場中索能吟者成賦詩以賀之余
亦未免塞白云耳

將軍忠孝能兩全酬恩一念常拳又舉家齋沐同其
賢庖厨預條除葷葷雲集僧寶猶珠圓綠幡綉蓋重
重懸昇沉霏霧清心源淨如水月開壇進空墳妙理

九月集

廿五

爭窟研梵嘔歌揚金石宣嘉音振逸濤奔川熏修功
德猶廣潤普為究親游羅襪設壇施食演秘詮更深

人靜娛安便香花飲食潔且鮮又當施者心純堅鬼
神莫不皆來前利蓋一切功無邊溪藤製燈其月夜然

官河放去浮紅蓮照破昏衢徹九泉幽魂幸此猶昇
仙傳經一筆幽且玄官民善士來駢闐繞增洋立鵝

行照人又頂戴隨輪傳本為善信增福田復化慈慈
後而峻孔雀經義括大千振鈴唱和鸞龍眠使人長

壽吉祥駢萬種毒皆除蠲應時群鶴來中天上下
作舞仍盤盤多種鴛鴦難具言皆出齋主心誠虔所

作殊勝諸良緣海潮之無比有拔度福利歸九軋

上祝

聖壽齊天年額佳祿位加榮迂子孫瓜瓞繩綿對
大功熏入奏編令名不朽圖凌煙令名不朽苗凌烟

春谷為磨隱均作

巖谷春明景倍新鳥啼花咲悅天真誰論才士難潛

隱自古乳坤有逸民

高隱中山卉木深軒裳榮辱澹無心水流鸚鵡皆成
曲樂道時聽好音

壽萱堂

萱草對堂浚萋含露芳堂中有慈母白髮明秋霜
朱花照白髮相顧時榮昌堂下子與孫上堂稱壽觴

公月集

六

絲服舞堂下載洋娛親傍萱花顏長榮慈母期永康

時得奉甘旨此樂殊異常春輝恩罔報寸草心焉忘

望雲思親而為邵監生子厚作

天際孤雲自在飛望之不覺淚沾衣故園親家無由

掃幾度逢人空說歸

雙親逝久骨應枯雲白山青景不磨官極深恩難語

報孝思長慟一披圖

指揮陳疾過方丈素語以贈

誰知相逢始識荆人多頌德舊知名全忠全孝誰非

故筆武能文自不矜靜受綠陰閒駐馬罷詞白雪共

聞鸞朝忍別惟言贈輔翊

皇圖賀太平

題梅

皎如瑞雪照巖高風迤幽香到骨清誰似當年何水
部看花吟詠有閒情

贈解上人

貝葉手不釋叢林誰可同清懷無雜染與義苦研窮
峻嶺梯雲上長河假筏通尔真龍象子期振舊家風

次韻奉酬象菴

自辱嘉言贈空山絕異聞月明懷滿詠時到閱耕耘
身煉輕於鶴心降懶若雲遙知無一事清思雪紛又

次韻奉答梁用行幕府

憶自之東魯迨又歷萬山誰來言宦達老去悅身閒
詩慕傳千首女嘗見一斑故鄉同茂苑衰朽未忘還

寄覺海馬長老

閑居進道外無魔憶別俄經兩載過聞接方來襟度
好未容瓶錫臥煙蘿

送隱際二上人之徑山充書記藏主

之子碧雲流錢塘作暎遊五湖同棹去隻徑一門留
貝葉翻華藏父吳踐橘洲臨行言有贈扶教在清修

過城東碧雲深處訪蕩菴左善世

碧雲深處草堂朝白下擇頭政仕迴燁又聲光誼字
雷叢林成仲法中魁

作官自不以官為事守世知如短燭燈白首投閒雖合
隨獨情兼廣冷如水

別吳開諸友

湖海相知即弟兄他鄉不改故園情然又寄世比如
客親支母煩唱渭城

題雨竹

玉立淨娟又經寒色詎悛而中者自好奚必到湘川
皆山軒為吳侯寺丞賦

環滁官舍固幽我事簡庭堦長綠苔流水抱軒琴筑
迥好山接境畫屏開親當考牧存嘉政公暇題詩顯
俊才勝繁無由共歡賞臨嶼步月幾徘徊

松月集

文

琴趣為吳中欵作

琴聲久不開琴趣誰能識俄聞鄱陽有儒冠太古遺
音越深得築室山遠俗絲靜愛花辰如月夕綠綺
橫席每一彈鶴舞鳴鳴入共權流水高山意無盡
音峭入風松寒律呂諧和至精刻俗流那解琴士受
微音澹弄趣有餘世底箏琶詎同調賀若水清猶更
奇雅澹不異陶潛詩無絃一曲默自鼓月白江空仲
未知

長于漏止人近過維揚乞語為贈

湖海從何通無忘海上機祖登期續煇法社使增輝
素身玉無玷清宜世絕非叢林霜月冷尊看晚星稀

味道須急倦探玄造微彼甘淡養食神尚父荷衣
清和花數錦堆山對飲非進修期了悟庶不負春暉

送成均張子安回京師

之子本英秀講習在儒宰良由廣聞見食息慎行箴
始春冰未泮奉命來維揚從督理益課公勤殊異
常達人畫粉好潔白猶秋霜過開適林下咲談自相
忘筠窓雨初歇芝草飄幽香投機休忘倦道合心清
涼事完遽言別未易留行裝素交感文士餞別多蘭
章登舟度楊子渺又如鴻翔會者觀天闕榮擢升
鶴行

皇恩重山嶽報効存忠良

松月集

十九

芭蕉花開口占二絕

庭植芭蕉僅五年一花開似未開蓮此中葉又蔽甘
露不難群英出自然
大如蓮孕嫩茶針甘露藏心慰密珠一葉待開隨翠
味不教蝶蝶來花鬢

題白蓮花

玉立娟又白羽梅香風四徹斷鈴器因懷結社同修
士千載垂名道本高

題梅二首戴知事請賦

香暖孤山玉質不沾浮世穢塵花底未忘吟詠水曹
應是前身

清修西湖南... 自清心綠綺琴橫膝上水輪

秋江送別

送子思依又... 盡說崑崙山秋雨後江岸柳條稀

題挾彈圖

大將功成不自... 於偶陪鶴侶入園林持弓策馬閒遊

九日書懷二首

俯負鸛那掌宗... 綱九遇重陽菊綻香自咲虛聲無補

松月集

三

草木染枯... 有時黃花晚即最相宜博才微職雖無

巢松為產茂才賦

四明地幽曠... 山水猶洛中蛟門自天設遠島遺仙蹤

題二仙傳

兩山竹遺氣... 又更欲相傳入華嵩誰問前程遠近

題賀鑪圖

風流任客... 賀鑪華筵開元有龍光詔許替冠後道

竹磯為鄒道士賦

萬玉臨溪... 石井通煉丹曾寓葛仙翁定知鸞鶴盤旋

羽人自以竹... 喚名玉立琅玕鑿水清境物一如超世

送泉首座還雲南

松月集

廿

滇陽開士... 釋門秀古源為胎泉為名胷中宛若水鏡

清萬象起... 咸無逃形身如浮雲宦南地然萬里來

瑤甯臆行... 藏如護琉璃瓶榻來長干大講席翻徹海

藏龜怪... 了知諸法本空寂尋枝摘葉凌鋒秋風

忽動南... 端與何異寫宦翻青冥詩用道侶爭扳錢貫

花雪曲... 行囊盈忽又別我來廣陵袖卷乞語登雲程

願子老... 朽坐兀又靠函几研塵埃生強成俚語笑傳

去用表湖海交遊情

維揚... 海潮音公蚤年遊應諸方通泰

思還山廼為其室曰淮山麓隱拜求一詩于老
朽筆視又棄辭之弗獲遂不拘題姑述其所能
其勉進修但塞請而已覽者毋以為詩較其工
拙可也

寓形宇內猶放泊知音肯同登自縛身如魚鳥逸群
流踏遍山川與城郭志在尋師學苦空探奇抉朕殊

送容每逢知識苦茶問葛藤自是欺育聾聵來

皇都觀道城初向長干從講習名相幽深甚閑鎖自
非智鑰寧開入削持鉄錫趨龍河飲翔海藏驚群魔
了知諸法一字無說黃道黑淺宣呼建隆招提邦城
側寺廢兵塵久荒寂命師開闢據視末崇構一新輝

松川集

廿二

白日非專內學究已躬醫儒道術深研窮語言三昧
等九轉真俗二諦融圓融瑜珈儀範清無比仿佛美
蓉映秋水靜夜曾聞演梵音萬壑松濤播遐邇春風
和氣天生成尊賢重士存真情世之金玉寺塵視上
下周旋無所管外緣擾又宜反省內行洽又自修謹
古人對下不載宿有慈幽棲覓安隱自緣歲久屈准
山栽茶種粟延性還雲白山青越無盡元坐靈初深
掩關

題畫

少地琴欲上釣和
松流水古山閣
客清雅火出山
莫夏知音行康

調馬圖

驕驄裏世稀逢心符戰將策奇功
斷卷泛容隨聘步與它凡馬不雷同
驥子龍駒孰寫真
猗姿封不下駟麟將軍曹霸遺風
在老玩丹青妙入神

三友軒

三友以名軒四序景幽絕梅萼暗浮香
松筠翠森列修又共歲寒堅貞傲冰雪
軒中俊才子友物如交人以文會同志
善德相資身湖海廣聞見智識超常倫
用捨逢順間以道娛自守處世欲成材
誰言不須友德業加進修用垂名不朽

松川集

廿三

覽秀軒

層軒幽曠冠溪山秀色都來几席間
想得高人賦興趣放舟遊覽徧區寰
須陽來此寓行高海濶天寬景更多
雲鳥山花皆可友風晨月夕聽歡歌

送志孝子北歸

偶逢淮海識容輝
回首燕山雪滿衣
忠孝兩全後古少
萱堂應喜若菜歸

有別南 京去北 京望雲雨苦若沉吟

機庭用捨皆由命
全孝全忠一片心

松川集終

故揚州府僧綱司都綱兼天寧寺住持簡
菴略禪師塔銘 有序

簡菴禪師嘗勝國之季與余同衆學於匡
山師之識見高遠議論宏闊啓我蒙昧多
矣余故以兄事之暇則同遊泉石林藪題
詠唱和為樂者甫十載

國朝洪武間師出住山行道余亦應
詔北上不相見者三十餘年永樂改元癸

未余來朝 京

上命蓄髮冠帶輔導

東宮時師網教維揚始獲一會皆老類荒
髯握手咲談如初維揚去 京繞一帶水
余意與師時得聚首且盡餘生之歡不期
師無疾先我而逝嗚呼痛哉其徒孫永禎
狀師行實一通屬余銘其塔蓋余素知師
者念其舊好吾何敢辭遂按狀而書之師

諱睿略字道權號簡菴嘗以松月為其軒
居故人呼為松月翁蘇之茂苑人也蚤歲
出家于城南真慶院投禮昱大銘為師年
幾冠受具戒從九皋聲公於永定習天台
教觀師不樂於名相乃逃入禪遂叅匡山
愚菴及和尚見而異之俾掌藏鑰秩解退
歸真慶每於大山深谷之間茅屋茂林之
下息焉游焉日與幽人韻士吟詠適興其

詩格高趣遠絕肖唐人製作無一點塵俗
氣不下於雲畫越徹故一時聞人爭羨其
高哉師勇於為義勿友有難奮不顧身而
力援之如師者古之人何加焉洪武六年
癸丑出世住吳縣延慶次住寶華三十季
丁丑 京師備省舉師住上元縣延祥寺
有湯泉一勝境也於是師聲名日盛三
十五年壬午任揚州府僧綱司都綱兼天

寧住持師性閒靜安貧守道不肖俯仰於
人然人之向慕者如水之東注焉師心廓
然空一切相而不住無為乃於天寧建天
殿中間殊輝迤彌勒無量壽三大佛殿後
堦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左右壁畫華
嚴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善知識金碧髮形
剝飾綺嚴極於崇侈非他方可並不三年
而有成績師居僧司安僧護法政理清平

緇白之眾咸服其能事也化緣將畢至十
年壬辰十月初二日無疾辭眾而終年七
十有九昇龕茶毗府衛官屬皆設祖奠道
俗人等執紼而送者數千百人火後靈骨
塔于功德山觀音寺之旁天寧耆宿感師
之德分小髮衣履瘞于天寧塔院而尊奉
之師平日所作詩有松月集中吳隱君子
俞貞大為序以行于世徒孫二人曰永禎

志序銘曰

於乎簡庵志在別傳不樂名相遂遂於禪
首參徑山得其旨要返歸城南安貧守道
泉石是居松月為伍吟詠適情超然得所
勇於為義不顧其躬朋友有難力援始終
弗終厥功弗有厥德可並古人眾皆悅服
出世住山風規異常名聲昭灼宜步大方
遷主延祥維揚緇教護法安僧政令不撓

空一切相不任無為始建大殿不日成之
諸佛菩薩聖像施設金碧五采絢爛奇絕
瞻仰加敬如暗遇燈緇白四眾咸服其能
七十有九化風將墜一旦而入無聲三昧
燄餘靈骨以蜀司勳文貞石永永不止
永樂十一年歲在癸巳春二月資善大夫
俞子芳卿吳郡姚庶等撰



松月集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釋睿畧撰睿畧字道權號簡菴蘇州人嘗以松
月扁其軒人呼爲松月翁因以名集前有洪武癸
酉俞貞序後載姚廣孝塔銘稱其詩格高趣遠絕
肖唐人製作無一點塵俗氣今觀其集大致亦承
九僧四靈之派而陶冶之力則不及古人故邊幅
淺狹意言並盡五首以外規格畧同廣孝之言未
爲篤論也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

卷

〔明〕林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查慎行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公輔集

三卷》提要

目錄

序三十六首

墓志銘七首

跋六首

題識二十首

祭文一首

記二十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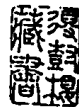
傳四首

書二首

琴操二首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

林齊民禱雨有感序



而果可得而求乎。雨降自天，非人所能為也。今人有物藏之家，人欲得而用之，請其家而請焉，以是物見假，猶或有得者，況於雨乎。而果不可得而求乎。宋景公罪己之言一出，而榮

感退舍，當陽公與韓構難，援戈一揮而日為之返，專諸刺吳王僚，而彗星襲月，義政刺韓相傀，而白虹貫日，彼一言一動之間，

上召日星之應者如此，況於雨而不可感耶。謂雨不可得而求也，遂置天於漠漠，不修己以告天，不可也。謂雨可得而求也，終日咄天，得之則喜，不得則戚，又以怨者怨之，不可也。古之人能

感天而天應者，豈無有而然哉。其處於此，與天相流通，與萬物相結，故其動靜呼吸，皆有足以感日星名雲雨者矣。况其有求於天而弗之應乎。是以所居之鄉而鄉大棟所居之國而國大燕者，皆此道也。黃崇洪武十三年夏六月不雨

禾苗就稿，民將散矣。吾友林齊民曰：吾居是鄉，鄉且無年，民心皇皇，吾其可忍而不之恤耶。遂禱雨於寒坑潭，而雨應之。出蒸沛然，民心用安。鄉之大儒松溪潘先生序其事，播傳於人之

稱頌齊民者不休。且於乎。每行天下，見有出於齊民者，現令和里者，日知簿書為事，刻利為心，耳聞知夫民或若遇水旱民有世之者，則聽之漠然，甚有戲之，使而可得，而求則山亦可得

而耕矣。又曰：庭前木葉如故，烏有害於苗乎。今齊民非民社之

而耕矣。又曰：庭前木葉如故，烏有害於苗乎。今齊民非民社之寄，而拳拳為民之憂，豈其要譽於鄉黨而然乎。蓋其惻然之心，動於中而禱於天，誠有不覺而自至也。天雖欲不少慰齊民之心，不可得矣。雖然，天至幽遠者，求之可得而應吾之一心，非有待於他人者也。反不知知之，豈求之有甚於求天之難知，抑易而忽之，而不知乎。世有求諸心而得於天者，或有之，約有不求諸心而得天者，也。觀齊民之得於天者如此，則其求諸心可知矣。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其齊民之謂也。齊民為學而有文者，也。潘先生皆言之矣。茲不復云。洪武壬戌秋七月廿八日林右序

新安汪氏族譜序

世嘗言故家喬木，夫所謂故家，豈要富之家，植一樹一節之，插蓋飾香楹，美之澤，先世用此而顯，後世用此而有立，使聞之者，肅然進慕見之者，踴然而動，容挹然而揣，欲進俯仰其間，有不可得者，此則所謂故家也。嗚呼，亦盛矣哉。右生也，晚不能走天下，偏交故家之子弟，得觀其世澤之，近謁春坊汪先生，出其家譜，并予朱子四友堂記讀之，知汪氏自忠烈公，至于先生，八百餘年，歷陳唐宋功在朝廷，德在民心，學行著於家鄉者，系有焉。其視世之朝為其，感慕焉。其已滅者，當何如也。人，福有或必，有如此物，豪富之，論耳。若夫故家之，得而人而

之難述百世而可無衰也。譬如源之水，日新日盛，派而為千流萬道，會歸於海，可以演漾天地，可以涵浸日月，卑之而不竭。法之而不彌，斯豈有盛衰之間哉！不然，觀諸先生之家，蓋可見矣。先生明五經為學者所宗。

全室文集序

合眾人之耳，可謂至音乎？曰：合眾人之耳，是過天下之音也。非為至音，合眾人之口，可謂至味乎？曰：合眾人之口，是過天下之口也。非為至味，豈合師曠之耳者為至音，合易牙之口者為至味乎？曰：二子不過知有音之音，有味之味，而不知無音無味為音，無味之至也。邵子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味味矣，而未嘗有。

味也。而為萬物之祖者音矣。而未嘗有音也。而為萬音之祖者曠易牙，且不能知。况眾人之音，味至於眾人所同，知其為音也。未矣。古之為文者，亦猶縱橫上下，馳騁開合，使人鼓舞其中。如聽鄭衛之音，如享九鼎之味，曰：非是不足為文者。君子不謂之文也。惟不文於文，而後至文者出焉。譬如繁音已如眾味不存一念之間，皆為至音。至味世之人有弗及知之者矣。吾郡全室泐公，少受業於欣公，笑隱。連主大利，名滿天下。而文遂傳於人。人予嘗得而讀之，不激變以為奇，不取巧以為工。行於自然，止於當然。寄至味於淡泊，存至音於冥澹。追之不足，以煩悅人之耳目。久之不覺，使人心涵而理順。豈人所能盡知哉！惟其不。

知乃所以為古人之知也。公之心有在矣。於乎。文雖學佛者之。

餘事耳。而學佛者往往有所至。蓋其神閑慮靜，舉天下之是非，不足以惑動之。其念之所往，無非妙用。而世之人，古者於富貴，方且休於貧賤，富貴賤其言，卑肆則訛，而不入於道。卑則淡，而不至於道。間有不富貴賤所憾者，有不能以為難能之有，不暇以為。宜其文之不如彼哉。雖然，渾淪無垢，苦若不露。

先天地而非，後天地而非，後吾知公際斯際也。固將游於無文之天，而今之所出，亦善者機耳。雖神巫季咸，望且走矣。况當今之人，能測公之淺深乎。

孫惟學詩集序

詩英武於唐，而唐以詩取士。能者可以得祿位，否則處山谷，閒是以人無不學。學必以詩為道。近世以經術取士，而詩稍廢。知惟自喜者，而後習之也。其不以唐人為法，求精於一草一木，曰：此唐人語也。甚者竊其餘緒，庶幾乎以求其似於乎。本乎聲知本乎人，而人心之妙，又機顯行於隨之。滄浪孺子之歌，至人取其近於道三百篇之作，多成於閨里女子之手。彼亦何所習而然耶。余嘗登山，臨絕頂，有鸞鳩飛舞空中，向風長鳴。音韻琅然，輕重疾徐，自成律呂。如得善樂者而寫之，未必不成章也。况人之靈於物者耶。故心而坐萬物已具。張目而視，則日月之朗耀，吾詩之著明也。風雲之卷舒，吾詩之流動也。山川之流。

時吾詩之起伏也造化之生成吾詩之始終也如是將而往而非詩詩滿往而非我何必日習諸人而後能哉當今詩獨盛於吳吳之詩獨推高公李迪余得其詩而讀之誠無愧於唐人者也。有高公之學者孫惟樹氏其詩迥視高公余又得而讀之誠得高公之間奧者也。不識二子拘然學諸唐人而後能抑亦自得於天機之妙使其因學而後能也。則當今吳中戶不下數十萬學者不下千百人何其所聞若是之少而獨二子為之最。所以是而觀則二子之詩固有所得於學之外者矣。雖然學猶規矩以求方員雖未得其中猶得其近若夫廣規矩以求方員非自有規矩者不能也。如二子者其縱橫反覆無所欲而非規矩者乎。宜其詩如是之盛也。余與惟樹年相同喜詩之心又同執筆之際則雖身其在後惟樹詩可學而能也。惟知詩非可學而能也。

潘先生文集序

潘先生諱伯修字省中天台人也。三舉於鄉不第於春官竟抱道。烟躬耕大澤躬當是時名公鉅卿知其有為亦以知其難而弗能。獨時取而勉之。潘元末方氏起海上朝廷連數郡之衆不能致討先生至其門說以逆順語即欲乞中請命於朝其所從事者皆一時海夫不為也。始為讓不讓也。潘散門人心家。余往見之常恨莫得合為一集。近有隣氏子捐余四吾

得一書不知何書也余亟起視之乃先生之文也予是讀而數曰當元時士大夫皆圍於枵舉以其耳目所聞高遠起不能窮夫聖賢傳以先道德之盛近之不能觀夫家氏百家之富以資耳目之娛中之不能覽國史考明若賢相若主則臣治亂天下之所因譬若莊農野史得一陳壞棄除而居之自謂至安豈復知有四海之大據山川之會處高明之觀為游心息神之地者乎。先生旁觀遠取作為文章雖時雜以怪而色貌華麗炳琅琅足以呈時露景視流俗所為卑爾其不同者知夫一解之所尚能拔出於一鄉者固鮮况舉世之所尚不渾然趨其如如先生豈易得者哉。善乎卿先生之論潘先生莫耶大勳也。

其光燦然足以動星斗其鋒錐然足以破堅冰而不保其如斯之志雖然不容其為千金之寶也。可謂得先生之為人者矣。若斯文又豈非英耶之光不能自閤藏者乎。吾知世有望氣者將發蓬而取之希世之寶終不為下土物也。必同郡林右序。

黃恭志行載序

吾讀太史公傳魯朱家郭解事未嘗不歎其處身如也。此夫已。其必誠已行必果不愛其軀赴人於困厄生死之際是固丈夫所當為然丈夫之生也一世之事莫非其事也。豈止于是而已哉。夫當朱家郭解郭解明快勇決使其粗知問學所立當有過人者惜其徒知以此為終身志也。使後世稱之曰俠其處

身不亦小乎。雖然人有曰：連什兩家賊的命，至于兄弟宗族，轉已於清中，痛者不忍出一金以治之。况其未嘗相識，其有幸其所助，均所以為知，即如况其形日，未嘗相接，即如患難告之，慨然不顧出死於一土者，如此魯朱家郭解之類，可知以心也。以吾聖人之道視之，則魯朱家郭解為小，以當時視之，能如魯朱家郭解者，幾何人哉。故袁盎為安陵富人，曰：且暖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之為解，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煖急，寧足恃其憤振當世亦甚矣。黃泰忠蕭然一儒士也，其狀貌體貌不盈其意氣，嘗遊鄴時，脫吳封，於將死後，又拔刺，於獄中，州吏曰：康子安將

死，此白金六百兩，及他物，稱是與泰忠曰：幸歸成事，子已，而不其妻，子悉以所託與之，家居壁立，好義之心益甚。今蕭莊葉先生傳其事，人莫不稱其志為行義人也。泰忠未嘗為意，讀香鼓琴，自學其聲，嘗歎曰：此豈吾之心哉。使天下之人皆無志難，自樂其志，吾之心也。要知為吾儒者，自有其道，非魯朱家郭解可及也。傳稱泰忠執志過制，塵垢滿身，猶不思活，不識二子亦能如此，吾知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我國當勇為一於勇而不知學，則陷於亂而已。今泰忠義而能學，使其見吾聖人當在州取，同郡林右序。

贈吳思序

昔齊魯有使至趙，趙不問其若，且問其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葉陽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哀鰥寡，賑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夫二子一布衣耳，而其名之重於鄰國也。若是鄰國若皆問其出處，以驗國之重輕，果何道哉。蓋能行人之所當行，而人不能行，故也。人與我同類也。同類之相救，理之常也。譬如鳥之飛，則相附而為羣，獸之走，則相依而為類，其類不可得，或挽或挽，或挽或挽，相驚相呼，以去是，孰使之。此固出於中之所有者。况夫人之靈於物者，耶。而人則不然矣。因其靈而不能全，遂流為邪僻之心。習日之所遷

夜之所計，惟知有己，而不知其視人之私。家因窮，遂不相及。甚至於視兄弟親戚，若外人者矣。欲望其有能如二子者，可得乎。宜其名之重於隣國也。故人有不善，善必人知之，為善而欲人知，固非為善者之心。而其風聲所被，固有不善之人，愈顯抑之。而人愈揚者矣。同郡吳思哲，其曾祖用晦先生，仕宋為鹽司。今會宋亡，其同輩皆欲視出以事元，先生不答，閉門深坐。時元新有江南徵求百端，小民駭然無計，先生則嚮已產功，仍之。故其子孫至今能率先生之道，不廢。思哲則尤傑然者也。余嘗過其鄉，想童野，皆能言其事。固識之於心也。久矣。今年有項上人來謂余曰：吾歸，吾親鳳凰山之側，地迫思哲之，而蓋不能

廣也。日夜為憂。不可以計。思哲聞之。曰。此孝事也。召子。即以田與之。因得成吾親之墓。百世之下。霜露所感。吾親之墓有所安。者。思哲之意多也。將欲謝之。以時時非吾所者。亦非思哲所好也。遂求善文者。表其事。使知斯人也。亦以寄吾生者之感於無窮。余曰。思哲之心。固善矣。上人之心。亦善也。世有獨人之思。惟恐其德聞於人。深自晦藏。其心以為各文。夫何藉於德。而德固其不德於己也。則何以見於顏色。而人道長短。若然。則雖不慮。可也。雖不慮。其意亦可也。何德之有哉。今思哲固不以德望上人。而上人亦不以一日忘乎思哲。二者交盡其心。為耳。其心之能盡。所謂之君子矣。若思哲上人者。豈非君子也。歟。吾聞相照。相休之謂俗。一人之唱。十人之和。其俗乃成。將見吾郡之人。其皆如思哲上人者乎。

待旦軒詩序

大書衛指揮方便。名其所居曰待旦。世之大夫。或為詩文。以記其志。與余嘗相善也。使余序焉。余謂旦者。夜之所盡。盡之所終也。昏之所窮。明之所復也。君子於此。邀激而興。整冠而坐。非但所以示勤政。蓋亦觀夫晝夜之故。昏明之變。體諸其身。驗諸其人。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也。惡者。為利。欲所汨。賢如行。昏夜之中。四無所見。唯一身之微。有不能知也。善者。天君昭。微如處。盡明之下。洞然。心荒之遠。不能逃乎。初夕之間。為是。為否。而

就。明去。惡而就善。此其為貴也。不然。鬼燭而起。況。就。從。而。盡。夜。無。已。唯。則。合。之。匹。夫。匹。婦。皆。可。能。也。若。子。果。何。貴。乎。侯。以。英。偉。之。姿。持。世。有。之。責。處。茲。大。落。雖。優。游。以。待。歲。無。不。可。也。而。乃。警。其。身。心。者。若。是。外。不。為。物。所。蔽。內。不。為。欲。所。困。昭。然。有。見。卓。然。有。立。豈。尋。常。之。士。所。能。及。哉。宜。其。膺。皇。上。之。寵。眷。樹。勳。名。於。當。世。也。雖然。自。晝。而。夜。此。一。日。之。昏。明。也。自。朔。而。望。自。望。而。晦。此。又。一。月。之。昏。明。也。自。四。時。寒。暑。之。代。更。此。則。一。歲。之。昏。明。也。自。元。會。運。世。之。往。來。此。則。天。地。之。昏。明。也。蓋。昏。明。必。有。所。會。因。其。會。而。觀。之。不。惟。見。一。日。之。遠。且。足。以。推。天。地。之。大。則。我。之。炯。於。不。昧。者。常。存。而。大。易。盈。虧。消。長。之。理。可。得。矣。以。是。為。將。武。便。八。陣。之。地。有。不。待。學。而。悟。侯。其。知。乎。余。當。造。斯。軒。而。更。論。焉。

龍井志序

龍井。距錢塘十餘里。山水觀深。宋辨才法師行道處也。法師主席天竺。所與遊。皆名公鉅人。如趙清獻。蘇文忠公。相往來。叩答尤密。用是名滿天下。其徒戴之如師。小民仰之如佛。一日。自天竺。謝事。退於龍井。依崖。鑿。縛。華。以。覆。身。錢。塘。之。民。聞。之。相。與。出。力。剝。其。居。殿。塔。臺。宇。隱。映。於。疎。林。古。木。間。至。于。一。泉。一。石。皆。為。文。士。所。記。詠。錢。塘。雖。多。勝。地。至。語。清。跡。必。曰。龍。井。凡。東。西。遊。者。不。之。龍。井。必。以。為。恨。蓋。三。百。餘。年。矣。元。末。時。毀。於。兵。所。存。者。惟。數。椽。而已。願。左。右。荆。棘。沒。人。腦。頑。狻。豸。棲。暮。出。呼。號。於。累。日。之。

下。回。思。昔。日。鐘。鼓。之。音。為。何。如。耶。天。台。懷。思。以。仁。自。少。受。業。於。是。山。身。與。其。盛。而。及。其。衰。歎。曰。吾。老。矣。不。能。復。也。遂。捨。是。山。故。實。及。詩。文。為。一。集。名。曰。龍。井。志。使。後。人。據。是。志。與。復。祖。宗。之。盛。可。也。以。仁。之。心。亦。悲。矣。夫。盛。衰。相。為。倚。伏。如。晝。夜。寒。暑。之。心。至。

災。之。隆。固。生。於。窮。冬。五。寒。之。所。冥。之。昏。實。起。於。太。陽。中。午。之。際。子。推。微。而。知。著。測。始。而。知。終。有。知。其。必。然。者。知。故。道。心。故。形。獨。立。於。斷。黎。之。初。以。觀。夫。盛。衰。之。運。為。何。如。而。世。之。人。皆。於。盛。衰。之。中。固。其。盛。也。自。謂。可。傳。百。代。而。無。所。故。凡。可。以。為。者。無。不。率。先。為。之。但。恐。為。之。者。不。廣。廣。之。者。不。如。知。珠。不。知。其。乘。之。機。驗。之。也。已。隨。其。後。矣。知。以。時。猶。及。見。衰。家。大。棟。志。不。度。於。

間。高。柳。飛。林。似。如。封。君。之。第。無。幾。何。時。秋。影。影。歌。求。其。彷彿。而。不。可。得。况。求。三。百。年。至。盛。之。久。亦。則。其。衰。也。亦。數。之。所。宜。然。也。雖。然。數。之。所。拘。惟。人。力。之。為。者。爾。人。力。之。所。不。能。為。數。亦。不。能。如。之。何。也。如。法。師。之。道。清。獻。公。之。德。文。忠。公。之。操。行。固。將。回。薄。霄。漢。寄。造物。於。無。窮。豈。與。此。山。俱。成。俱。衰。者。哉。以。是。知。道。之。不。倚。德。之。不。立。函。情。夫。人。力。之。未。宜。其。為。盛。衰。所。感。傷。也。以。仁。嗣。法。師。之。道。甚。至。人。之。事。以。仁。者。無。異。於。法。師。則。法。師。之。居。雖。有。盛。衰。而。其。中。之。不。可。以。為。衰。者。以。仁。固。得。之。矣。

送陳中復先生東歸序

天下之事。非讀書為之。為之必不精。何者。事無巨細。皆有至精。

之。理。存。焉。彼。後。於。人。不。過。形。跡。之。似。口。耳。之。淺。耳。其。於。至。精。之。理。豈。復。有。所。得。乎。故。曰。理。非。讀。書。者。不。能。知。也。譬。如。畫。畫。人。物。

者。皆。宗。焉。之。顧。愷。之。唐。之。吳。道。子。宋。之。李。伯。時。也。愷。之。去。今。已。遠。其。畫。不。可。得。見。道。子。之。畫。世。所。存。者。十。能。一。二。然。真。偽。相。半。非。有。識。者。不。能。辨。至。如。伯。時。之。畫。世。所。藏。者。多。參。觀。其。筆。力。所。運。如。是。而。起。如。是。而。伏。如。是。而。生。死。如。是。而。榮。槁。縱。橫。發。於。頃。刻。變。化。存。於。毫。末。神。與。理。俱。誠。神。品。也。以。伯。時。而。觀。則。顧。吳。之。精。絕。可。知。矣。然。考。三。子。所。以。至。此。者。亦。豈。曰。得。之。於。形。跡。口。耳。之。間。哉。蓋。其。天。分。既。高。問。學。深。備。雖。欲。不。至。此。者。有。不。可。得。也。傳。稱。愷。之。當。時。號。為。才。絕。所。著。詩。文。有。啓。蒙。集。道。子。與。顏。魯。公。同。

學。少。同。學。者。若。不。及。公。遂。去。學。畫。畫。成。持。與。公。觀。之。曰。此。亦。書。法。也。伯。時。與。孫。子。瞻。黃。魯。直。筆。文。甚。密。往。來。唱。和。之。作。甚。多。後。人。有。高。其。道。者。即。所。居。龍。眠。山。作。書。院。以。祠。之。則。知。三。子。平。昔。之。用。其。心。加。者。固。不。止。於。畫。也。惟。其。書。無。不。讀。故。於。理。無。不。明。理。既。明。矣。其。視。天。下。事。物。皆。淺。融。於。胸。中。形。之。於。藝。術。之。小。者。皆。其。從。容。嬉。笑。之。餘。耳。人。孰。得。而。及。之。哉。彼。世。之。庸。夫。棄。己。之。學。返。而。然。以。求。於。人。有。如。小。兒。學。書。得。點。畫。無。差。而。以。其。於。神。氣。之。如。何。如。宜。才。藝。與。身。畫。近。無。可。稱。遠。無。可。傳。者。矣。陳。中。復。先生。金。陵。人。也。少。力。學。通。易。經。歷。宦。江。海。晚。寓。居。四。明。其。所。得。者。皆。一。登。於。畫。識。者。謂。其。畫。可。比。伯。時。無。愧。余。與。之。相。見。於。客。

會聽其言談。理命之微。古今事物因革之故。雖當世宿學莫之能並。以是知其遠。遂伯時者。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曰。吾今歸矣。力耕大澤之中。觀夫山川出雲。草木華發。皆吾華底之流動。天地不得開藏之。吾蓋世可得而見。身不可得見矣。子欲訪吾當侯於東山。山之阿。見有童子。劇茶者。而問。遂焉。吾與子別矣。子善自愛也。余少頗有立志。而才不足以副其志。稍有所出。輒為人笑。懶。遂欲如聖人執御。以自名。然名不可苟得也。庶幾乎還四方之願。將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先生善盡。能寓余於素麻。開雲雨濛濛。送望一碧之際乎。

送嘉興天寧寺住持竹菴原禪師序

歐陽公嘗謂自少出。得石曼卿。隱於酒。私波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自其教流。行中土。而世之豪傑。或意氣高深。不能受。但屈抑。或命與世違。不克行其所欲。曠焉外其家身。託跡其間者。豈惟一私波哉。公蓋未深求耳。夫余年至少也。吾郡至僻也。以至少之年。處至僻之郡。宜無見焉可也。而所見者不一矣。於當今所推重者。其一曰金室洞公。公猶深林茂木。足以仰蔽風雨。凝重人也。其一曰隨菴濟公。公若三代禹舜。不翕。即人世。知其古意。獨存也。皆通明宗學。用其暇日。出為詩文。蒼深偉麗。播傳人口。繼二公而起者。今又彬。刻余不能盡見也。得見於其徒所畏服者。曰竹菴原禪師。器宇奇朗。暮不為事物所侵。亂嘗

應世作者之求。未嘗宿思。執筆千言。立說皆極其姿。飾若三人者。量其才。不後於私演。論其學。不後於私演。觀其資品。高下不後於私演。而歐公以尊學重德。閱歷於世。可謂久矣。而謂僅得於私演者。及至三人。以是知公未嘗深求之也。夫才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盈地皆水。如天之大海。見其水。皆無南北。於下。不可測。光。按。明。修。忽。朝。晦。自。掃。水。盡。於。是。矣。遂。以。無。水。視。天。下。可。為。因。私。演。之。高。謂。無。復。如。私。演。者。不。以。厚。誣。於。世。也。哉。雖然。海者水之所會也。不觀所會。不足知水之大。若吾郡者。其又浮屠氏之海者乎。是宜其出者。足以布揚化宗。超後等夷也。吾嘗讀郡志。言天台山中。有地環五百。曰不死之鄉。有寺曰方

廣。五百羅漢。變現其中。風月之夜。時或聞鐘鼓之音。或見金光。飛射林木。而今無矣。豈其再託人間。世戲浪無端。如原師諸公者。即其人非耶。

送劉松溪歸雲間序

余與雲間。顧文昭。相友善。暇則同出。過佳山水。必徜徉終日。嘯歌而歸。時有學道者。劉松溪氏。文昭同郡人。寓居治城山下。脩聲。偉觀。日稜。有光射人。彼自負奇才。而不與。人。接。聞。余。二人。至。則。欣然。往。迎。拂。几。席。呼。童子。掃。脫。葉。亂。投。石。罅。中。煮。茶。出。飲。叩。掌。這。接。已。而。曰。世。之。知。我。者。少。微。二。公。不。足。稱。吾。狂。態。子。每。奇。其。人。使。其。得。遇。安。期。羨。門。當。變。化。無。朕。上。下。六。虛。聞。不。難。

遷其德。時之以。致其歸。則廣為學藝。又從而遊。與於乎。客之言。美矣。余之愚。其至是哉。以玉鉉之廣。加如客言之學。吾知其文。非止於今日所見而已也。異日所至。人將曰。玉鉉之文。其古之人。非取乎古。蓋其自文也。不亦美乎。余因玉鉉。庶幾乎其有進矣。

贈徐允昇序

世恆言為將者不可知書。知書則志氣消懦。雖赴小敵。有不戰而自慄矣。觀歷代以來。創業之初。其將固未嘗知書也。然戰心勝攻必取。及乎天下大定。欲戈銷甲。將家之子。往崇文翰。以教飾一任。以將則茫然不知所措。以是知將果不可以知書者。

為也。吾謂將但恨不知書耳。未有將知書而敗也。不然。當今將家所宗者曰。孫吳。使孫吳不知書。則其論兵二書。何以能作。謝萬亮。眇然一書生也。渭南之陣。雖司馬懿之善將。甘受巾幘之辱。至死猶歎其天下之奇才。唐太宗之時。開將無慮數十。而獨推李靖為首。觀靖為太宗問答。深究古今治亂之情。將家勝敗之故。與太公六韜無異。彼二人者。謂之不知書可乎。裴行儉。唐休璟。嘗以明經舉高第矣。及任為將。號令一出。三軍齊慄。西北諸夷聞之。皆膽落失戰。甚至薛仁貴時。所稱者其勇力耳。然猶知天戈吐蕃之敗。歎曰。今歲庚午。星在降臺。不應有事於西方。謂其於書無所知可乎。今夫被堅執銳。出入萬眾之中。躬健擒

馳使敵畏之。驚如虎。此固無所事乎。書也。若兩敵相當。力不足相勝負。而氣見滿。氣不足相成敗。而智見焉。此固無所事乎。書也。之問料之於未萌。決之於將露。左右莫測。方員不窮。吾意非讀書者。恐不能至是也。如陸機。房瑄。輩。坐談文士而已。其得於書。皆發之於虛辭。漫說。至於沉潛而有備。從容而善斷。概乎無所知也。則其一戰而敗。固亦宜矣。余友徐允昇。氏將家子也。進退乘機。若不勝衣者。至據論古今風厲峻烈。皆見明於事外。人意所不能及。退而凝坐一室。浸漬圖書。終日殊不厭也。嘗道四川拜武侯祠。觀八陣圖。徘徊日光水影之際。慨然有作矣。余每與之見。則歎曰。此有用才也。或者稱其為治世佳公子。未足以知

其人。夫知人於已用之時。非難。知人於未用之時。為難。其人已用。賢不肖皆著。白天下。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人未用。使捷者似智。流通者似才。而端厚者似密。者似愚。抱德不施。如似拙。欲此而知之。此所以為難也。余雖不才。而知人之明。頗不讓於世。若允昇者。異日出為天子將。吾知其無負於國家也。必矣。豈世之崇文翰。以自飾者可比哉。今年允昇往四川。侍其親。落收公。此人子之常也。予故不吉云。

送曹國公北征序

學讀宋史。見太宗有治天下之德。而無治天下之慮。當是時。去五代未遠。謀臣健將。燕聞於千戈。十尚九在。禍胎丹也。曷

不一舉滅之乃。祖見前之知。向和與之相忘。以替復世子。孫無窮之患。澶淵之役。吾知非得。鬼準。則宋之南渡。有不待高宗時也。夫安不生於安之。日當生於不自安之時。己不自安。執天下之未形。遂以為之。斯能幸至安之福。矣。太宗之見。何其不能爾也。皇上以天眷之隆。杖攬海內。豪華掃除。胡虜。屏息塞外。遂撫有方。夏制禮樂。可謂治安者矣。然聖情所慮。若曰。一葉未除。猶足妨治。况今之胡虜。又非昔之契丹也。何者。昔之契丹。耐於北。譬如惡獸。以北為窠穴。出而伺人。其弊也。今之胡虜。自歸之。唐牙振鬣。使風悲嘯。豈有尋隙之間哉。討之之兵。有不

宜復矣。竊議其可討之名有三。吾心勝之道有四。天無二日。事無二上。彼夷狄耳。敢冒帝號。兀然南面。以行天子之事。一宜討也。彼既無中國。乃虛名其士。署中國官爵以居之。二宜討也。彼不知有天命在上。尚妄有所期。使我邊鄙之民。烽燧之設。未息三宜討也。以吾方盛之勢。乘彼至弱之餘。有如太陽方升。熾火之光。何能是必勝之一也。彼立國之初。人自能聞。及富貴已成。皆滿悒。抑其中。有如病風之人。志雖有在。而力不能動。是必勝之二也。彼素無紀律。息則聖散。戰則人聚。大兵猝臨。緩急莫測。首尾不救。各將自縛矣。是必勝之三也。彼素無上下之分。惟利所向。聞而誘之。皆叛陣來歸。不半年。勢孤力盡。真成擒矣。是必

勝之四也。彼負三宜討。惟恐吾力不能勝。取力既有以勝。迎如之何其可以度外視之乎。且以皇上獨奮廟斷。合天下征虜。委任良將。其必滅之乃已深矣。慮豈有未及。而能如也。曹司李公。實奉命以行。公之先王。嘗受征胡之寄。大軍未出。使已宵過。及長驅往。追。如后相臣。皆為我擒。至今武官王名。皆戰慄失色。公以英銳之資。抱文武之善。高下在心。制之在我。而敵不得逞。誠知在死生者也。以是起才。精先聲之銳。况今當大國威靈。區區胡虜。在吾日中矣。語曰。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世不易得也。若公者。可不謂其人哉。將見成功而還。凱歌奏。保。還告先王。余雖不學。尚為公傳之。使天下知世臣之俊。在唐不獨李愬。在宋不獨曹瑋。而公之名。且與之俱。俟百代下。豈不偉哉。

送汪先生序

新安為子判子故。其學者皆崇尚經術。如雙湖庭芳。雲峰三胡先生。定宇陳先生。古遠汪先生。暨克寬。江公。仲弘。倪公。子常。趙公。皆通明朱子之說。因朱子以遠古聖賢心法。發越。越。越。皆為全書。昭布天下。學者寶之。用為求道入德之端。蓋世從文辭。以自炫。持揣摩。以捍闔斯世者。可比哉。春坊汪先生。世居新安。其上世祖。與朱子為內外姻。早從古遠先生遊。而雙湖庭芳。二先生。則聞而知之者也。雲峰定宇。二先生。則見而知之者也。若

江倪趙三公則又親與之為友者如故其得朱子之說為多據
端以攝縉黎眾以會一涵之廓之浩：乎其盛矣嘗讀煙山中
負筮來從者相踵於道以是名聞於上召授春坊官日侍東宮
動進獻議皇上甚嘉重會今年疾發勅賜致事而歸公卿大夫
士莫不咨嗟以為榮夫壯而仕者而致事而歸此亦禮之常如
然開古之致事而歸者非徒歸也聞里小子後生仰學而
問業焉是時道術已明所學者固無岐僻之顧猶有待夫考問
者如此况當今道術散裂才高者蕩而為空虛之求誇言盛說
動以王伯之位自許及與事會莫不逞：例摻夾揚下者即
固始自守視出戶履坦：之易猶立山之重由是用之者無實
守之者無用望夫賢師友也久矣其得如先生者之來乎一山
之隅一衆之畔固知先生未能去蛇而樂也夫學之不到非學
者之罪也教之者之罪也譬如影之所隨者形已傾然委望
影欲端然有立雖日求之不可得故世無志不學惟志無師爾
當今之師舍先生其誰哉先生之教必有異乎人矣將如而都
不於於湯和而下者不於於狹用之而有實守之而而使人指
之曰某也賢某也才某也行己有本末也如此某也立朝不可
回繞也如此某也撫民有德惠也如此皆先生造就之功也則
公卿大夫所以榮先生又豈今日一歸而已哉右雖不學得與
多才相周旋進退不亦幸矣夫

詩學齋文集序

天之與人當貴名壽節不其惜也初文章則其惜之何也一代
之興川土上公王封大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
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賢其文而傳之者
無幾人夫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
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寡：也
嗚呼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
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傳也沒世之沉淪
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謀鬼神不可得而知
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
生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
也若故生於世也必理數然如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煩
於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如因人而流將欲不惜之可乎世
之能文章之士如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筆跡則流於公見
夫豪官勢人甘為奔走之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
生彼之多生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於彼也多則我
如來猶為可貴而乃為彼所抑何不知惜之甚歟余觀古今文
人其不知風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為其
太息也陳君所采之文其嚴正也如大儒之東禮周旋必中規
度其和通也如巧夫之呈使欲散反覆之機轉移之間又非在

已。求之於世。如原米者無幾。人原米當高。越孟之。非吾所
願。陶米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心也。其氣節
成。略不為世家所屈。疾風破屋。飲食而坐。請猶不止。原米豈無
心人歟。蓋天之所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然所以自
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慢人世。乃所以重才天也。昔傳飲之欲
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投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
飲之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原
米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嗚呼。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
重。皆挾以為取富貴之資而已。早得如原米者。而友之。豈非吾
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松竹居詩序

余家天台山。山宜松竹。當秋冬之交。霜雪雜下。萬木盡脫。樹摧
根。無復榮意。而松竹獨青。無改色。余時盤旋其間。歎曰。此
物中之類。當公也。霜雪之慘。孰與生死利害之急。公處其際。略
不為動。以方集之衆。而抗安祿山虎狼之師。以自立之迹。而犯
虛杞得君之勢。以單車之使。而却李希烈逆命之威。累挫而益
厲。至死而益明。其與松竹之不變者何如哉。余於美思公之不
可見。見二物。即以禮公者禮之。而世之棄時。負累。余曰。陽。下
已。然視人。有滿堂及時。果。既。適。乞。人。無。地。願。者。余。則。不。忍。以
端。自。或。者。謂。余。曰。人。貴。於。物。也。尚。矣。子。何。獨。賣。物。而。賤。人。與。

余曰。吾非賣物也。賣物之似乎。賢者。如吾非賤人也。賤人。如不
若。乎。物也。使人能似乎。二物。吾將師之不暇。豈曰賣之云。或
者。聞余言。悚然驚退。及環天。下。求。即。可。論。此。者。蓋。鮮。今。年。江。西
翁。士。白。氏。見。子。曰。吾。有。居。沙。地。居。左。右。皆。松。竹。吾。鄉。非。無。他。草
木。可。愛。玩。也。然。花。如。茶。秀。者。惟。貴。富。家。所。取。而。抗。簡。不。附。如。松
竹。者。亦。不。我。厭。也。嗚。呼。物。孰。不。得。天。地。之。氣。而。生。而。松。竹。也。得
其。氣。為。多。故。能。閱。群。物。之。榮。枯。而。不。與。乎。同。其。榮。枯。也。亦。如。賢
者。與。人。同。生。而。不。與。人。同。其。生。死。人。果。能。以。賢。自。立。物。果。能。如
松。竹。之。自。完。則。又。非。余。兩。人。之。志。也。哉。惟。其。不。如。宜。乎。士。白。獨
取。松。竹。余。獨。賣。夫。賢。者。也。士。白。志。克。而。氣。清。觀。其。所。尚。則。其。為

贈醫陳仲夷序

人可知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士白其庶幾賢者乎。
余出遊天下。卧病都市。心中悵。焉內沉。手足不可。疾。數。召。眾
醫。視之。皆曰。此風證也。遂以風藥投之。而疾愈甚。一日。夜。夢。一
醫。冠。蓋。甚。古。來。謂。子。曰。吾。神。醫。也。神。謂。子。有。節。義。於。世。當。有。所
示。教。使。吾。來。視。子。子。所。志。者。氣。也。氣。橫。於。中。而。不。流。則。如。滿。其
道。而。不。能。行。是。以。內。沉。而。外。重。也。然。非。湯。藥。所。能。已。鍼。石。所。能
治。惟。以。術。劫。之。試。以。平。旦。使。兩。從。者。挾。之。以。行。疾。趨。數。十。里。手
足。不。停。止。則。氣。復。於。源。血。順。於。道。病。可。愈。也。余。曰。斯。病。言。於。何
書。斯。術。載。於。何。方。子。曰。歎。曰。天。之。生。人。有。節。不。同。人。之。得。病。亦。

萬不同。然之。若。忽。之。間。發。之。卒。然。之。際。豈。有。所。能。知。言。方。所。能。直。載。乎。者。不。過。言。病。之。略。方。特。載。術。之。粗。耳。使。諸。君。可。以。為。醫。則。合。之。有。如。窮。則。之。如。也。如。此。觀。其。文。傳。其。說。是。可。以。為。醫。矣。而。俞。附。何。足。為。奇。乎。使。操。方。可。以。為。醫。則。命。曰。柳。知。字。書。亦。操。方。之。所。在。以。治。人。之。病。是。亦。可。以。為。醫。矣。而。越。人。何。足。為。高。乎。惟。知。不。由。於。術。而。依。於。術。化。則。皆。一。心。死。在。於。術。也。此。二。子。所。以。高。絕。天。下。環。古。今。莫。能。及。也。蓋。操。書。以。為。醫。者。猶。為。者。者。者。之。如。依。方。以。為。醫。者。猶。為。者。者。者。之。如。依。術。而。知。道。而。不。知。聖。心。之。道。果。何。在。也。彼。非。不。知。治。天。下。之。事。而。不。知。治。天。下。果。何。也。惟。其。平。常。用。功。者。在。術。而。不。在。心。故。也。

余聽其言。竦然。既而。覺。明日。遂。以。其。言。試。之。果。驗。因。歎。曰。醫。神。一。指。取。其。精。微。之。際。者。固。不。能。盡。也。為。聖。人。之。道。亦。不。會。於。心。不。能。於。身。而。欲。求。之。於。詞。語。間。此。若。書。神。試。之。如。所。以。見。於。是。前。也。如。宜。哉。吾。以。是。歎。考。天。下。醫。者。依。方。以。治。病。者。十。常。八。九。讀。書。以。為。醫。者。十。常。四。五。能。得。於。心。者。十。無。一。焉。則。知。惟。吾。儒。者。知。其。人。而。醫。者。亦。無。其。人。也。嗚。呼。大。道。缺。裂。日。習。紛。皆。就。於。下。則。余。心。之。可。觀。為。豈。獨。醫。而。然。哉。今。年。聞。有。盧。氏。子。名。道。者。年。甚。少。得。疾。甚。奇。其。外。父。王。君。處。善。曰。吾。聞。陳。先。生。仲。夷。治。人。多。矣。請。之。來。心。能。起。是。子。如。遂。請。陳。先。生。視。之。曰。爾。無。憂。也。因。授。以。劑。不。數。日。而。病。愈。不。識。先。生。之。治。人。果。依。何。

如果由何書。抑亦所得者在其心。如余雖不與陳先生相見。聞其治人之效。則其平昔之所用功。為固不在詞語。如余他日。道寧。川。訪。吾。諸。友。因。詣。陳。先。生。各。書。所。見。聞。相。與。共。論。焉。可。也。爰。為。文。以。先。之。

贈趙怡雲序

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謂天之高。不通乎人。人之卑。不係乎天。此皆偏人之論也。昔老成子學幻而歸。遂能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四時水雷。天之所為也。將天遠於人乎。則四時不為老成子之幡校也。將人遠於天乎。則老成子何以能造冰起雷也。然則天與人固未嘗相遠也。晝隨仄而月暈缺。鯨魚死而彗星出。

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以一物之微。尚通乎天。動星象。召物類。況於人。况於得道者之心。不流於欲。不礙於知。天相與。流通者乎。宜其呼吸間。足以動天地。召雲雨者。知怡雲。趙先生。學道龍虎山。而歸。道。不。兩。郡。父。老。至。其。家。而。請。曰。吾聞學道者。將以濟人也。道既成矣。不知所以用。與無道者同。今三月不雨。萬姓。待。子。一。起。怡。雲。曰。吾。仰。觀。俯。察。之。際。知。民。數。有。未。足。也。數。有。不。足。雖。天。不。能。雨。而。况。於。余。乎。父。老。曰。雖。然。子。不。可。不。起。也。遂。強。致。之。龍。顧。山。中。致。壘。怡。雲。曰。三。日。當。雨。而。不。沛。然。未。亦。少。蘇。知。既。而。果。然。人。咸。謂。怡。雲。非。惟。有。致。雨。之。能。而。先。見。之。明。亦。人。所。不。及。也。予。在。鳳。陽。友。人。宋。述。古。嘗。與。余。言。

少讀者龍虎山中見有道士五六輩脩髯古貌抱藏奇術皆如
老成子之流惜予不及見也。不知怕雲亦皆嘗師之否乎。雖然
術可得而師心不可得而師也。心苟正矣。雖無其術猶足感天
地况兼有其術者乎。心苟僻矣。雖有要妙之術。思動一物之微
尚不能况於天地乎。余嘗宿廣濟祠下。第一老翁指余曰。子知
人心之妙乎。不速而至。不運而化。入無朕不為細。被無根不為
知。心乎。寧神之極。抱氣之全。其將遊於無為之天乎。余慨然而
覺。泠然而悟。固未嘗以此語人。若怕雲者。其可與共語者乎。吾
將脫棄萬事。與怕雲逍遙無極之端。則所謂動里象召雲雨者
亦吾術之粗耳。

送趙孝先生序

水所以載舟也。舟所以載物也。以萬斛之舟。江海可行也。欲行
於濶濶之間。雖挽以萬夫。亦不能移步於尋常矣。以如山之物
載以萬斛之舟可也。而欲以河壑之陋。擬試之。雖愚夫愚婦。望
而知其為不可也。何者。所載非所任。所任非所勝。故也。古之火
人君子。如諸葛武侯之典劉。如郭汾陽之再進唐室。如雷韓之
輔相天下。功在朝廷。德滿人心。四夷八蠻。聞其風者。莫不景服。
復世有志之士。想其德音。恨不執鞭與之從事。是豈尋常才器
所能致歟。其積於己者。譬如若天地之涵。如造化之變。雖有
至大之物。不能喻吾涵負之中。雖有至極之物。不能化吾變生

之際。是以發於其事。見於其功。若是之烈。如彼委庸之人。粗有
可稱。而不審其才。不足以當大事也。驟欲以武侯諸公之事。加
之。其能有成功乎。而委庸之人。不思己之才。不可以當大事也。
苟獨於時。處天下之大任。加於其身。至於任重而功不顯。如絲
之治冰。如股法之將兵。大或至於殺身。小或至於大名譽。為天
下笑。嗚呼。是猶以陋艇載如山之物。灌溝行萬斛之舟。雖欲不
敗。不可得矣。然或不敗者。特幸焉耳。是以吾夫子之教人也。必
因其才。而弟子之學於聖人也。必度己之才。有能於是者。方曰
其於是。似有所長。不強心以望其高。亦不穩心以處其下。有可
以治軍旅者。有可以為小國者。有可以相朝廷之禮者。異日言

不負其才。才不負其事。譬若影響之相答。豈如委庸之人。不思
不度。遽然以大事而自處。至於敗哉。今之學者。無志固不足論。
有志者。元坐草莽。動以伊周自處。至武侯諸公以下。謹不為志。
遂使天下之人。指為迂誕不信。其誰之過也。孝先生。自少讀
書。才器深偉。求之同列。鮮克比之。至於人事萬端。料之於未萌
之先。刻之於將成之際。十不一失。抑亦可謂世之能才矣。而孝
先生猶嗒然自視。吾知先生不見用。則已。使其果見用也。當
有所立哉。嗚呼。人之所責者。不在任之大小。爵之崇卑。而在才
吾才高下耳。吾才果高矣。雖處小任。猶責也。吾才果下矣。雖處
大任。任過才。才不獲及。為人之羞。尚何責乎。孝先生其知之矣。孝先

姓趙氏宋蔡傳親三十三世孫云

送林思度歸隱後序

人之貧賤富貴皆天也。世之不知天者，則曰彼漢：在上何預乎？人之貧賤富貴皆係於力之強弱耳。是用力以求富貴，去貧賤，卒至用力愈多，富貴不可求，貧賤不可去，則憂形於色，戚然以悲。嗚呼！何不思之甚也！原憲居處空蓬，加弄極變，膺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自如。曾子居魯，緼袍無表，顏色雖會，手足胼胝，曳屣而歌。商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二子非不知富貴之念乎？貧賤峻守，雕牆之安乎？陋室孤檠，爛裳之榮乎？經祀執去引蘇之泰乎？匡坐曳屣也，然則嗚呼而愛之者，蓋知貧賤富

貴天之所命，莫克知之，所以安乎天也。吾心既安乎天，則知子之脚焉。精義之動，夜至理之流行，匡坐而絃歌，履而歌，足以自樂。又焉知執為富貴，執為貧賤乎？此知子所以貴乎？知天也。

若吾友林君思度，其知天者乎？思度，古衣冠族也。通經學古工書，優善詩詞，世之落，知名者未之或先。儂居白雲山之隱，有年矣。人勸之可以君之才，少屈尋丈，則富貴可立致也。思度曰：吾世居黃山之新，地有野廬，極非樂之可以蔽風雨，有日數款，款來之可以療朝，有園一畝，桑麻可以禦寒暑，仰天之時，因地之利，雖輸以老焉，可也。吾何以對君之勸於是，憐所由來，於舟車歸，將友麋鹿，伴窮石，甘心焉。嗚呼！其可謂善知天者矣。

其亦異於世之人。委天於漢，而戚於富貴貧賤者矣。雖終

嘗觀復之卦矣。剝盡則純陰，為十月之卦，而陽氣以生。積之踰月，而陽龍始成。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此陰極陽生之機，否極泰來之象也。故曰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君子於斯之時，當享亨道焉。吾知林君其自今以往，不為卦之復乎？富貴之來，有所不能辭矣。右雖不欲尚莫為君，他日大耋不一書也。林右序。

遊巾峰後序

洪武壬戌七月望夕，雲漢開霽，月色皓然。特與於常蘭莊葉先生，與吾友同遊巾城南之巾山。臨絕頂，俯瞰萬類，胸中廓然。不知此身之在人世，或曰樂哉斯遊乎。曰以遊為樂，是樂於

遊明曰遊，知思夕之不可得，反以為樂者，有之。知則斯遊也。生今日之樂，少後復日之悲，知何者？徒之心若其滯滯，則知吾徒散行天下，或留於蜀，或留於楚，或奔走於齊魯之境，驚風駭浪，橫口徂來，踰遠而不相及。知今一旦見備於遊，物得歸故鄉，極手梳艾，盤桓於山之頂，挾酒與，俯仰天地，之無窮，幻化相與之無盡，昂首覽之，已遠悅復生之，知來則吾身之寄為何如，斯遊也。物知否乎？若以遊為樂，則今之昇文翰好清散之為也，而謂吾徒哉。皆曰子言然也。遂相與賦詩，各一首。葉君既為之序，余特記其言於左右云。

遊學齋文集序

遊學齋文集序

道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性也。與如俱往。與俱同流。者衆人也。知世俗之所趨而不能隨。知聖賢之守而不渝。知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世俗之所遷。而各一行一守。即之即遠。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動鼓。撼上下。無火不推。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抗者。亦安焉靡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不能也。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脩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焚坑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事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又甚於楊墨。

者。難以韓文公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程朱諸君子。出一掃陋習。挽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於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成賊其間。根培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如瞽者。如宵行。何由觀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有如雲之舟。方能通無涯之海。有萬積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制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制天下之事。是猶乘小舟以通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

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之徒。有：於布衣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嗚呼。當今之世。學者則異於是。沉囿前朝之故習。竊成說以為文辭。雖佛老以為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平淺。豈乎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者。賦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者。賦其身者。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於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士。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希直見之。又豈非吾徒之所願也。希直之文。吾評其文云。

許廷慎詩集序

之。譬若春氣方全。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抑其一也。予愛其知者不在此也。雖然。文辭必選也。不觀其知。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文心之所出。心無所得。又焉知得失之所在。標失所不知。而曰知乎文。吾不信也。古之聖賢。千言萬語。皆寫其心之所標。故其大道神明天地。小入毫末。妙入鬼神。人得一察之微。為終身之用。不窮。至於前師賈誼董仲舒。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諸公。標諸聖賢。雖時有傳。而其

汪涵不測變流不滯亦非自外而至故其言猶為世尊德何也
言發於心○心之所獨難未如聖賢而其所發也亦不謂率尔而
妄言者矣○此天下後世亦莫得而廢之也○若楊雄王通之才不
足以及此○識不足以知此○始則以鑽刻為工○取聖賢之言章模
印範傳於天下○其曰太玄經者○以配易○其曰法言○以配春秋○其
曰文中子者○以配論語○其意謂聖人知天下之所尊也○冀天下
之人相謂曰○彼乃欲與聖人配○則其高可知矣○是假聖人以惑
天下○使倖於一傳○嗚呼○是猶取土以狀人○其形面乎○足人也○察
其神氣則無知抱童子遠而視之○猶曰人也○近而視之○亦知其
非矣○雅通之言是欺童子之遠也○將傳於天下○可乎○勸吾是以

知有得而言其言也○雖少猶足為世貴○無得而言○雖多累千
萬亦徒勞○耳○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矣○尚何以模範為事哉○ 皆無得者也○世之能知

此者○則吾友許君廷慎○是慎少業科試○會有成○曰○臨不足以
發明成業○遂取六經及聖賢之文讀之○數年不覺胸中浩○理
融意柳淵澄○藏積吐吞○呼吸力不可得而制也○事不可得而泄
也○於是觸時遇物○肆而成章○至于中橫下上○顛倒款丘○俞散之
際○莫不如其意之所欲○為於世之吟弄風月為至○然○草木情
思為工者○皆不暇顧也○故其詩名隆○振遠邇○此豈得於口耳

之淺哉○要其心○之所得○有不自知其至者○如嗚呼○吾思少時此
廷慎同學○廷慎長余一歲○年趨戲為笑樂○焉知其至此○而余也
愚日倍譬○如盛盆盛待秋雨之一溉而不可其視廷慎○寧不倏
然於中心○予吾知無能及矣○故書此於篇端○為異日歲月考云
洪武庚申夏五月廿八日同郡林右序

許廷慎詩集後序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忽然悟曰○古人之高○乃在是知○遂欲
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年不作一語○惟晝夜誦想○幾至
忘食○寤人或以問之○皆不知所以答○疑似木偶人○一日呼童
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諸詩○極其宏壯○時江西劉先生子

憲以詩自負○見而歎之曰○是子且來逼人○予因取觀之○誠非
近代人語也○問其得何法而然○廷慎曰○法可習也○法之意不可
習也○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之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
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為開闢○如是而為抑揚頓挫○如是
而為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辭必與俱○固未嘗習乎法○亦未嘗廢
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筆千變萬化○皆隨其心○手所出○無他
焉○亦為用其法耳○如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用法而神者也
余雖知其言之美○而不用其言者矣○會別歸○廷慎日有及去
年相見○秦淮上○探款囊中得錢二百○沽市中酒○相飲寓舍○廷慎
執酒誦弟子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長憶若何期○夜

來萬復接平生就極平步雲閣示我高世各澤輝脫凡近要妙
幾通真余歎曰吾豈文士也耶廷慎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和
如古豪傑者乎予曰吾雖非古豪傑亦不願為文士廷慎嘆曰
吾別林生久不意其狂態復發已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心
當如是也拘：文字之末抑可悲知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卧
明日散去俱迫於職雖時：會竟不如此時之款接矣未幾即
廷慎得病死將死曰吾以藁累子余謹藏諸篋中未嘗敢易出
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沙時與廷慎同在巴屏廷慎穎悟絕行
筆獨奇予可：如抵其死時十有四年中別去者惟二年耳然又
以書相問如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可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
思其吟語猶足以起人哀慕况其手澤之存者乎嗚呼廷慎已
矣間雖恍忽見於夢寐覺視枕席惟月露凄然而已豈不可哀
也夫豈不可感也夫

詩話

吾友許廷慎以文學鳴天下尤善論詩嘗與余論宋元二代詩
文曰人皆謂宋之文高於元之詩高於宋殊不知宋之詩亦
高於元也若論詞格工麗者節瀏亮宋或不及至於說古今道
事理輕重明白豈元諸公所能及哉大抵李杜大家所以高於
人者豈止音節詞語也其卓然之見足以蓋絕天下元初諸公
猶或知之至張仲舉之徒出無復知之矣余深然其言近與人

言如咸憮然不僧今年袁君來同論及此曰豈言也宜常人所
不知歟古謂大言駭俗：自駭爾觀此益信許廷慎一日與余
同論柳詩至登柳州城詩云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
茫是何其大也其接聯云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
豈法：愁思正於芙蓉水薜荔墻又何其小也其大小不倫類
如此若李杜大家必不爾為矣廷慎論詩至今余皆忘知今日
偶讀李詩忽憶得之故錄藏篋中欲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送沈公桓序

唐史稱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知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
自許天下號為四美謂其道可與古之變鼻者侔故云耶其後

四人獨造果相德宗惟是固位而已未嘗見一策著一謀足以
利濟天下也以此知處士少小相聚妄作名字相呼詭為高概
其中實未嘗有知宜其一出名負牙位為天下後世所稱也而
其中果有者亦豈肯聲言其自高也哉余少與公桓同在巴屏
公桓姿儀閑爽與予交最密其相負志願亦頗自大視古今英
傑偉人將相天下功重業崇則曰吾未用爾用則未必不與若
等其戲：渾流者不一視日顧親人或見余兩人亦以能相期
許而數年來予兩人奔走南北足為其所指口囑其所為
庸人拂予而得躬而侮之矣耶不見耶獨同辱若此况佛耶耶
耶所以是知少時所志未與世也惟見才不見才人故也嗚呼

萬頃之險一碧千里光際天地而渾涵無聲尋丈之峽阻以利
石則洶然奔號日夜涇注之驥沉雄終日若無能如至一舉
足則瞬息千里而下乘凡駘振長鳴舉步不盈百步已困矣
何者所負者大則其所容也不露所志者遠則其所矜也不易
若夫尋丈之峽下乘之駘雖日踰鳴誰信其為大器遠涉者哉
回思于兩人何異於此知無能用矣願得有一區有田數十
畝深林其中上足以事父如下足以畜子推其餉足以及親
咸期里席蔭而坐臨流而詠園落脩整雞犬不夜驚後得天少
假作為一菴如韓子所謂發德之幽光誅毒於既死亦余
兩人之志也公桓歸矣當黃冠野服笑待不於瓊臺雙關之間乎

送林序

物有用雖在荒陬遐壤之間負險抱危不即乎人人將即之
以其有利於用故也苟無可用雖高自譽美求人之用不可得
如士之於世亦然已有可用之才耶雖欲其聲聞不求世知世
之欲有所用者有不得而舍我者已無可用之才耶雖奔走大
人三公之前求一事之任一爵之榮譬若賤物之求售醜女之
求容免人之惡憎足矣尚何望其用我乎故曰人不思世之不
成用惟患我無可用者爾爾感悲歌於飯牛之下齊桓公取而
用之得伯天下段干木自藏於魏魏文侯致祿百卿時往館之
適其虛心為素人聞之不欺加兵賢者有利於國也如是為國

者將棄之而不和可也彼未嘗求於我也固其不求遂置於漢
漢是齊終無以獲伯者之資魏終無以殫秦人之兵也夫和
人賢者必賜物也求人而用和者必賜也吾郡林君讀書黃
山之陽未嘗求聞於世也才貢于朝出貳大府之政既而以
例歸有司又迫而遣之林君豈欲世之用已也哉然其智足以
見遠才足以有為氣足以有負世雖不用不可得也雖然燭遇
暗則有光藥遇疾則有功賢者雖不求世用之不獲所遇亦
不能成功立業者矣此漢文所以歎李廣不遇高祖之時不獲
萬戶侯之封也夫以林君之才遇當今之時正志士立功之秋
獲封侯之榮有不在此者乎

送宋行義序

余以山林朴野之資不更事二。妄為友人所薦遂授職門下
閣。諸君子皆自稱俊英高出而與知事而機動步趨起
德若轉丸視余則如大帶御者若不相與也。是以如
無所與也。行無所與也。信以無與未敢用會稽宋義
行以亦以明經授此職至其所為視余有加人之如余者則
笑為行也。子二人既為人師笑遂自欺然相得且則同此義則
同歸也則同席行則同途至於是非往復然不亦可守與
同也。同之曰知則嘆之者曰報矣。因其以而余兩人亦相對大
笑不知彼之笑我也我之笑彼也。今年歲行還侍親三。文置議

論駁：執此甚見寵遇而面稱其如之矣。嗚呼！人之
身。一。年。之。間。爾。何。才。與。不。才。之。速。變。哉。蓋。人。有。能。不。能。千。身
之。木。以。樛。大。風。凌。雲。雨。臨。河。而。釣。不。如。一。年。之。竹。萬。石。之。鐘。振
風。而。擊。聲。撼。山。谷。負。粟。而。炊。不。如。三。斗。之。釜。何。也。才。既。不。同。則
用。亦。不。同。也。義。行。明。春。秋。知。聖。人。子。奪。之。當。古。今。成。敗。之。由。禮
樂。出。入。之。故。又。旁。通。藝。文。其。擇。煩。冗。就。優。游。侍。輔。之。職。宜。其。上
有。所。寵。下。有。所。稱。也。雖然。人。處。不。和。易。而。處。不。和。者。之。不
能。人。無。留。意。不。過。一。笑。而。已。和。者。之。所。能。有。未。知。人。則。美。也
容。都。知。是。義。行。今。日。之。所。處。尤。難。於。前。日。也。若。曰。吾。短。於。彼。而
長。於。此。情。其。所。長。而。忽。知。所。可。思。和。則。見。其。易。為。也。傳。曰。眾。口。鑠

金。積。羽。折。軸。不。亦。其。可。深。也。夫。

送錢先生序

吾台郡在江右海地靈人傑而故家大族皆環處其間其尤者
者曰錢氏錢氏武肅王之後也曰韓氏魏公之後也曰曹氏曹
忠惠王之後也曰謝氏謝魯王之後也其他將相文武大臣之
後莫可勝數歲時子孫嬉遊里閭衣冠文物雍容可觀也歷數
百如此然與山川爭高久傳而不竭亦可謂盛矣余暇嘗徘徊
諸大家與其子孫相往還而於錢氏尤密錢先生克邦敦厚好
學吾邦所仰信者恒喜余到則出先世所受鐵券及五王遺像
焚香啓函而觀之金書混煌衣冠尊雅想見其前且因歎曰當

五代時天下割裂生民日尋於干戈備。為其必其命而錢氏
保有吳越且將百年忽智僅與民相忘於衣食之鄉其陰功
盛烈及民者多矣宜其家若是之盛也視彼同時之人日為身
謀而不為家計日為家計而不為民慮乘時以逞欲欲盈而不
厭者今則身計家計如志知得於一時而未如志得於後世而
欲後世之得者其無為一時之謀乎世之事者觀諸先生之
家亦可鑒矣予別先生已久凡於所遇恒矜而誦之近臣以先
生名聞上召授建昌知府夫府之所任重矣今夫業文翰者決
關於千百中得之不過縣令位而已而先生一旦遽臨守府豈
不以先世事君守民之志欲先生推之於今日乎嗚呼忠者先

世事君之佐也愛者先世守民之志先生其知之矣則夫世之
為人臣者德業尚有過於忠愛者哉

送浙江大理李使序

予少讀韓非子觀其論治民之道意謂天下之民其初未嘗有
善心然不敢相為惡者率恃畏吾之法耳民之性其頑也譬如
金鐵金鐵非陶冶不能成器其曲也譬如木石非匠石不
能成材民非法不能自理故曰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然余初喜
其說至考之於古能造法者莫若商鞅能用法者莫若張湯法
之所加不阿上不凌下意謂是時天下無關民而民之犯法者
日多日之用法者益衆紛。並起智者游意於法之外私者為

愚於法也。內民有不勝其病者矣。是以知民非畏法也。治國者
固不可無法。特法以為治。則非其道也。古聖人知其然。一則曰
德教。二則曰禮樂。法以禮樂之化。中以庠序之教。而民皆相與
吾德教之中。至有不率教者。然後加之。以法。法非聖人所忌也。
故民之犯法者。罕也。譬若大海。波濤洶湧。居海之民。日與海俱
出沒。波濤之間。未嘗有懼色。使平野之民。卒然臨之。則神飛膽
落。其在鞅湯之時。民之見法。猶海民之見海。豈有懼心哉。心無
所懼。宜其犯法者日衆。聖人之時。民之見法。猶平野之民。見海
望而畏之。有不待用法者。知此其效也。以治民。則民當玩吾
法之術。以德化民。則民當畏吾法之至。不患吾法之不備。而患

吾德之未孚。聖人之心也。或皇上之有天下。知法之不足恃。於
是廣敷德教。凡訟許者。皆屏於外。方盛選賢才。為天下理。宜今
浙江守侯其一也。浙江土壤。人民之廣。半天下。詞訟倍之。侯不
以法急其下。不以法急於衆。反復乎仁教也。言學以天理之
說。民之感德。自新者衆矣。吾郡禮儀。越年未足。大府檄侯治之
侯至。進父老而言曰。民之久違於官。豈其本心也。起蓋其貧無
所出耳。既無所出。則有司日夜以刑經其身。是以愈困也。遂放
心歸與之。期民歡然。趨之如期。告物民心。豈不善哉。然其不善
心物。居上者以不善待之。是以民如仰藥。其非以為民
不當有善。豈其然哉。以是吾益知其為說之非也。雖然。秦漢以

來為天下守法。能執法之。略如韓非之說者。固少矣。况不為
韓非者。知此便之為人。更千百而一。見吳日輔相天子。出大化
於天下。使天下皆知聖人之道。皆知韓非之說。而不可行。是余
之所深望也。侯精慎廉通。讀書種文。嘗為名太學生云。

孝友堂詩序

自三代以降。世之為學者。持縱橫。捭闔。王侯取封爵。富貴榮其
身。窮風驅電。駕則世。相呼為丈夫。男子習文。歸張弛古今。出入
幽微。褻視天下。則人相呼為大儒。先生。至有律心。和體。言不妄
發。行不妄動。其親也。若恭。其處也。若靜。其至也。若和。其不洽
世。貴滿。而日有以究其為學。則人皆指其。固陋。而嗚呼。此道德

所以日漓。風俗所以日靡也。其流俗之弊。至有以為漢相之尊
其體無敵。坐於其上。有僭偽。一如指顧。無上使父奔走於其
前。如尊卑倒置。無復倫序。君子有不忍言者。嗚呼。民生其間。欲望
見如萬石。君父子者。已不可得。况欲望如三代以前之為學者
乎。故非有卓然特立者。鮮不為世所動。譬如駭浪日奔。非有固
崖之隄。為在其能為保障哉。吾郡雖僻處海隅。子朱子屢至其
鄉。迄今學者。猶能去華而踐實。尚本而棄末。二三遺老。列坐田
間。葵倫之訓。小子復生。猶及見之。四時且暮。書聲滿山谷。中若
子過焉。殆有所取也。至邦寧氏。世為吾邦大族。少已親承父兄
之教。其事親處兄弟也。仰無所愧。俯無所作。人鮮能及之。暨長

歷仕至浙東宣慰死。即景官歸曰：仕以為親，親既死，仕亦何為？率其子弟請鄉之老儒教之，入其家，庭尊卑少長，雍雍如也。因名其堂曰孝友。夫孝友之在人，心與生俱生，非如形如盈虧，非壯老而加損，蓋推之南海而準之北海，而準也。粵人為名利所縲，遂視為不急，而其風蕩然矣。猶幸吾郡庶幾有存者，而邦寧得興起於其間者，此孝友堂所由作也。予自知讀書，慨然欲求聖賢之道於簡冊，守之於身，推之於家，邦數年來奔走汨，二親在望，春秋代變，不得一上壽於膝下，紛多言，時或為世所取其去本離實也，遠矣。視邦寧得無歎然而慚汗乎。

望雲軒詩序

昔秋梁公登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移時不忽去，後之人或宗與鄉，或宦遊四方，不得朝夕見其親，則做公故寬綸而為圖，以寓其思親之意，心亦苦矣。余謂人之有生，內而心繫外而體膚，皆親一氣所分也。自嬰孩壯老，皆親所養育也。故一舉念一瞬目，即吾親在焉。又何待夫雲而後思親哉！因雲而後思親，是思親有乎時，知以時而思親，則鄉黨自好者不為也。况公為之也。蓋公思親之心，因與雲會，非因見雲而後致思也。宋徐節孝先生以父諱石，過石則避而不踐，或曰：天下用石多矣，則避之而後孝歟。先生曰：吾豈固避之歟？吾過之，休然傷吾心。

故不忍加足於其亦公之心也。或謂陽麻引欽氏少孫事母甚謹，有司以才薦諸朝，任禮部幕官，至一飯之頃，一語之間，念母不可見，即涕淚俱下。嘗曰：吾以不和荷皇上恩德，祿養之備，將迎母至此，然母老矣，道途之間，恐不可到，將遂已於心，不能已也。予是名所居之軒曰望雲，蓋見雲猶見吾親也。其亦人子不得已之心乎？夫慕效古人，當以心不當以迹，心同而迹之所處者不在是，無害其同也。迹苟同矣，而心之所駐者或以不然，未見其能同也。當秋公之時，武后擅朝，借于天位，夷剪唐室，將已盡矣，而公以一古遠移其心，以率張柬之之策，以成復唐之功，忠孝大節凜然於天下，後世君子欲尚有志於公，又當以

公之心自期待，則雖未見其親，不啻其為孝子也。不然，功不名，不若則知日在親所，不過奉常也。孝且如親所望孝於子，欲者數子，敬枕孝人也。才行傑出，筆流吾知其異日所立也。大矣。

張彥剛孝時詩序

昔漢之有天下，慮民之弗教於孝也，故設其科曰孝廉。以處天下之士，將誘天下之人，皆知為孝之善，其意可謂美矣。當是時，士以孝廉舉于郡國者，有焉。勇者至於割股，柔者至於盧其，其德可謂成矣。然原視其初，不過上以此求下，下以此應，上相親知為孝之善也。貪其名，故力加其實，休其所欲，故趨其所歸，譬若賈者之於利，利在於東，則舉而之乎東，利在於西，

則舉而之乎西。東西非有定也。神利從焉。耳向使漢之設科曰
文學。吾知方廣之士。將為文學矣。夫豈其本心也。抑惟其不利
於上之所求。不惑於世之所策。躬行孝弟。於家庭。而師里
人。雖不知己之行。益加世。雖不知己之道。益加斯。為孝。然世
之能如斯者。余則未多見。維楊侯。剛自天下。兵興。奉二親。避
居大同。遭難之際。奉養之具。益備。二親安之。忘其居之遠也。大
同。藩閭。高其行義。辟為佐。書已而二親。繼致。奉其柩。歸葬於祖
塋之側。日夜號泣。如見乎親。雖至服闋。其哀不廢。繼遷浙江。都
司楊。侯剛。歎曰。吾親致矣。吾季父。繼死。瓜州。未葬。吾仲父。病歸
鄉。對。然。無。憾。吾其可。久。康。於。此。而不。盡。其。情。歟。遂。謁。謁。道。瓜

州。自負季父遺骸。莫於親側。進金幣於仲父。曰。兒。祥。小。祿。不。得
久。為。大人。養。幸。留。此。為。一。日。佛。仲。父。曰。吾。固。棄。極。無。以。報。吾。姪
也。惟。願。吾。姪。有。子。亦。如。吾。姪。之。賢。也。鄉。人。言。之。或。至。泣。下。考。剛
豈。效。此。名。於。柳。里。乎。抑。訪。於。世。之。所。求。乎。抑。亦。如。漢。之。士。進。身
必。由。於。此。乎。蓋。誠。動。乎。內。行。發。乎。外。雖。欲。自。己。不。可。得。也。考。剛
其。為。人。賢。乎。歟。夫。孝。者。近。而。常。人。所。能。行。遠。而。賢。人。所。未。能。盡
孔。門。高。第。游。夏。之。倫。天。資。之。高。制。行。之。克。人。孰。及。之。至。聖。人。論
其。孝。皆。有。所。失。况。其。下。者。乎。况。於。後。世。乎。此。考。剛。之。行。宜。乎。吾
徒。歎。咏。不。一。而。足。也。雖。然。昔。詩。人。之。揚。君。言。為。不。以。楊。侯。之。功。為
重。而。以。得。孝。友。之。行。為。榮。故。其。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知。張。氏

之。考。其。知。即。連。為。鄉。闈。之。將。有。如。事。甫。也。侯。為。不。以。得
考。剛。之。功。為。榮。知。侯。考。剛。不。遇。如。詩。人。而。見。托。於。詩。徒。也

送瑞福寺上人序

余童子時聞瑞福寺諸公收隱。有能詩。替人得其詩。皆環列。供
視。不。香。如。見。外。荒。異。物。有。識。者。往。二。造。其。室。請。問。所。為。法。是。以
其。詩。傳。於。台。人。者。甚。盛。及。余。長。將。欲。見。公。而。公。已。赴。高。僧。召。未
幾。示。寂。天。界。禪。寺。矣。用。是。未。嘗。不。致。恨。於。生。之。晚。也。今。年。其。弟
子。與。上。人。過。予。於。客。舍。言。曰。吾。師。臨。終。時。聞。維。南。化。所。遺。舍利
皆。瑩。徹。有。光。吾。奉。之。以。歸。將。建。塔。於。鴻。福。而。力。不。足。於。是。者。數
歲。矣。今。訪。道。而。還。台。之。人。以。我。師。所。遺。幾。乎。能。集。我。事。也。吾。塔

之。建。有。日。矣。噫。古。人。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奈何。世。幽。於。佛。而
薄。於。義。遂。有。視。君。親。如。途。陌。者。知。况。於。其。師。者。乎。而。學。佛。者。殆
於。師。也。生。則。能。事。之。以。道。死。則。能。葬。之。以。禮。歲。時。奉。祭。則。能。盡
之。以。誠。凡。一。動。靜。則。曰。吾。師。之。教。凡。一。飲。食。則。曰。吾。師。之。恩。否
是。不。名。為。弟子。其。徒。亦。橫。乎。也。不。少。知。者。人。謂。其。學。佛。也。而
却。之。吾。以。是。觀。則。其。佛。理。固。和。尚。也。也。不然。何。上。心。學。以。於。其
師。若。是。哉。上。人。自。少。事。公。戒。行。甚。嚴。不。挫。屈。於。物。繫。所。至。宗。風
洪。揚。人。翕。然。尊。之。今。且。繼。公。主。席。鴻。福。矣。余。與。日。歸。訪。上。人。於
山。中。尋。公。昔。遊。處。相。共。論。公。之。精。靈。不。昧。亦。或。足。以。知。區
仰。慕。之。心。耶。

耐雲軒記

吾自少聞黃山林養民伯仲之賢。常欲見之。已而見其仲氏。亦
朴茂人也。禱雨有感。子作序以贈焉。已而又見其伯氏。亦
溫默人也。就其居曰盤所。余作文以記之。獨養民未與見。今并
忽寄書來曰。吾昆弟。子皆有言。吾雖不識子。嘗就其軒曰。耐雲
計子以吾昆弟。故必不簡我也。子笑曰。子天下之窮民也。與世
相棄也久矣。而林氏伯仲相繼有求。予子言雖陋。得無以少復
之耶。嗚呼。天下之物。可以耐者甚多。而人耐於財者尤多。
日持牙籌。計較錙銖。雖利盡。予人意猶未慍。此耐於財者也。擇
鄉之處。子城城。埭埭。畫夕盈前。此耐於色者也。而有志者則笑

之曰。彼鳥足以留大。夫夫。於於是南馳。越北馳。胡取利。據於朝
立聲稱於天下。此則耐於功名者也。而遠者復笑之。謂生為整
來。死為整。一耐於酒。不知人理之哀樂。不知世道之安危。視
日月之遺運。天地之茫茫也。凡是數者。皆有迹可見。故吾可得
而耐。若夫雲。陰陽一氣。聚之則彌滿。太虛不可得而拒也。散
之則不存。毫末不可得而追也。果何迹可耐。吾耐耶。嗚呼。有迹
者有盡。無迹者無窮。有盡者可以有心。無盡者可以無心得。
世之人不能無心。故其所求者在乎迹也。養民不能有心。故其
所得者在乎雲也。然吾聞養民之居。離廬室不數舍。而迎。雁宕
之山。高挿霄漢。四時雲氣。浮游於其中。養民時。板援而上。據絕

頂擊山石而歌。固將與雲相冥會於太空之表者矣。又烏知雲
不可得而耐。豈不然。屈子食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
六氣不可得而飲。沆瀣不可得而飲。正陽不可得而漱。朝霞
不可得而含。子將以屈子為知。屈子非妄人也。將以屈子為實。
其實不可得而見也。是其中國有不可言之妙也。豈俗人所能
知。如養民其知者乎。余異日歸。當請養民而更論之。

觀瀾軒記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豈易觀哉。今夫水。奔而為瀾。定
而為深。深而為淵。既而出之。則為川。為河。大而會之。則為江。為
海。指童子而問焉。莫不能曰。水也。是水者。可以易而觀。然若

子之觀。則不在於易。觀其演漾澄冷。不傾於世之所可。不枕
於物之所能。澤有似吾心之濶。觀其浩然直前。犯山陵。摧木石。
聞聲震撼。上下如怒雷。擊有似吾心之勇。觀其中涵外明。澄
鑿萬類。來不為繫。去不為御。有似吾心之量。觀其支流所達。灌
漑庶物。有似吾心之仁。仁以利出。量以容物。勇以赴義。潔以處
己。君子之觀。畢矣。所觀雖在水。其所得則不在水也。至於聖賢
之觀。則又不然。觀其瀾。則知其深。所從出。因其深。有以悟其道。
體之所至。道則充天地而不為大。敏之於吾心之微。而不見其
小。視夫曰。仁曰。量曰。勇曰。濶。亦道中之一事耳。嗚呼。水豈易觀
哉。水非難觀也。道難悟也。將以水為道不可也。離道而言水亦

不可也。目之所觸，心必與俱。道其在水，尤其在於我。步同那海，對
則先生居於澄江之濱，朝焉而起，暮焉而歸。獨得江岸，脚僅則倚
石而坐，有賓至，相與吸水飲之。暮歸，啓軒牕，擊水微吟。且曰：吾
殆與水俱化矣。因名其軒曰觀濶。俾余記之。予生質濁下，如在
淫塗，豈能知水。水且不知，又烏能知道。異日有問津而過者，貴
中求與之言，則觀濶之義當何如也。天台林右記。

愚軒記

傅有之大辨若訥，大巧若拙。巧辨至于大，則竭天下之人，無以
復加。然而舍曰非而而乃示之，以拙與訥，蓋其謙光之德，
為進脩之具，而然歟。其意以為我雖巧，恐天下以巧攻我，因而

敗於巧者有之。吾雖辨，恐天下以辨攻我，因而敗於辨者亦有
之。故不若用之以拙，使其親我若無所能，用之以訥，使其親
我言若不能出諸口，彼則心易而侮之，曰：彼人之至愚者也。吾
何畏彼哉。於是竭其所有以攻我，我徐而待之，不疾不厲，消其
意氣，挫其鋒銳，於語言謀畫之下，鳴呼。若是者，其果愚耶，否耶。
吾友則宗傅大，癡機若轉丸，論議若風鶴，博學極文，與世豪傑
相逐，不啻走騏驎於曠野，雲龍電掣而驚羣，辟易不暇。及名
其所居曰愚，人皆疑之。予曰：此宗傅所以不可及也。與使宗傅
之巧，雖足以高乎人，其辨雖足以屈乎眾，然其心一是之，恬憺
而心驕，驕則人且黨而謀群起，知以一身之微，而與群黨相從。

事雖有種人，亦不善其後矣。而況於人乎。此宗傅所以一示人
以愚，而人孰得而測數世之小智，而私者恃其所有，以自高，卒
陷於愚中，而莫悟其亦可謂愚矣。如宗傅其可謂愚者哉。不然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人見其不能也，不用也。
將謂其亦愚人矣乎。天台林右記。

芥舟記

物以有用為貴，物無所用，雖貴君子不取也。况以不貴之物，假
有用之名者乎。譬如舟，取其適海也。然為舟必擇於名山，聚良
工而後成。吾友謝敬明氏，乃欲以芥為之。芥，小草也。果足以為
舟乎。縱為之，果足以適海乎。是非以不貴之物，假有用之名哉。

雖然，此物耳。假之不足，以欺世。吾嘗聞一士，少學巨野中，躊躇
四顧，皆美與為敵。遂慨然有用世之志。歎曰：使吾得用於時，當
變化融液，如伊如周可也。下至蕭曹，房杜不足數。日：語人
寢傳諸勳，即其所居而踴起之。天下莫不仰望，與其遺澤之
及。至精賤之以事，則傍徨無所措。世相傳作笑語，皆相戒曰：毋
學此士。嗚呼！大言遺實，誇志盈和，動懼人哉。此士，乃視所以
吾知石所以為舟，亦使知其和而不用人，將即其言，其不有禁乎
之。慎不幸，其見用當時，雖被其害，世則不受其欺者。敬明
之言曰：人學貴乎誠。誠有是，則以是稱。吾於儒，未甚有得，世稱
吾者甚盛。是非欲以芥為舟，可言而不可為，可玩而不可行者。

此因名所居曰芥舟將以出入觀省對放明可謂善學善古之
聖賢其實愈深其謀愈至有自比於木石者有下問於易光者
木石之林易光之智豈有過於聖賢者哉蓋聖賢視己之心輕
行物之心重故也敬明其有得於此也其有異於王衍安石者
矣雖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中流失楫一教千金又焉知芥之
不可為舟以是觀天下固無棄材在用者何如耳天台林右記

散齋記

林君思度少學於黟齋黃先生既死即檢然有物外意隱居林
塘間日觀造化盈虧之理有佛夫人已之道意度豐出語閒
澹余與之談未嘗不茫然自失而歸會薦者出為中年簿再連

既宰簿列且久矣作樂劇性也簿小職也以小職當劇任意其
必有慘然無賴之色及今年相見於客舍而意氣無少改於往
昔或且為其所居曰散子曰散者高人也士之所宜有民社之
託曰散者為以事猶曰不暇而乃以散自況耶以散治家
家事必廢以散居官官事必誤故世言善治家者必曰謹若居
官者必曰慎子嘗以散物其間求思度曰吾思之熟知世德知
散之有損於官而不散之有益於官之大也吾嘗讀漢書觀郭
都之德治郡作邑日夜鍛鍊其民使民手不知所撻足不知所
踣日觸而法至口啓而禍隨譬若未濕細息無所容非惟民
不得一日之散而已之心求一日之散不可得也車茂齋其

為柳疎知不事嚴命不為筮楚躬行於方而民化服於乃聞一
言得一行莫不心諭而意領之非惟民得從容於政故之帥而
己之心果何所拘耶故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不以目視不以策
心問體正六德不亂人皆知造父之善御退中繩左右中規
鉤百而反顏闔知東野稷之必敗卓魯之治造父之御也郭都
之治東野稷之御也吾將效其善乎抑效其敗乎善者必急其
所能致敗者非緩使然也嗚呼思之則亂緩之則治豈治縣為
然推之天下莫不皆然古謂治世之吏緩以紓亂世之吏急以
暴以紓亂世之吏急以暴以紓亂世之吏急以暴以紓亂世之
不觀其民可以知其吏觀其吏可以知其國家之治亂思度真

治世之良吏矣雖然知其散而不知待散之有道是亦泚泚無
端而已尚焉知以治思度其有道乎吾聞既聞朱子過化之
地深山大澤豈無善言王道者隱於其間乎思度尚其求之哉
武乙丑春三月既望天台林右記

潛室記

構宇金仲與氏名其所居曰潛室求子記余謂人能潛心為上
潛名次之潛形又次之身居山岩幽遠之境而名動四海之內
使人將指吾名以為歸曰其所謂賢者其言有文其行可導此
之謂潛形也渾然日與庸人俱行將指我為商賈與我固未嘗
露為士者之事也將指我為商賈與我固未嘗為商賈之心也

叩之不知所測之不知所到此之謂潛名如今仲禹其將潛
夫名乎世之知仲禹固多矣而名未可得潛也其將潛於形乎
名既為世所知矣而形未可得潛也然其將潛於心乎潛心
之說非予所能知然蓋亦聞諸師矣天地之造化日月之運行
以至於萬物之生成吾則潛心以玩之聖賢心術之所在功業
之所存見於天下載諸簡策者吾則潛心以體之下至古今蒙
雄戰鬪是非家國廢成之故吾則潛心以考之若是雖飯粥不
繼如蕭然陋巷之顏子蓬戶素樞上漏下流如環堵之原憲人
不我知我不慍也人不我達我不怨也慍以脩己怨以持
天此之謂潛心也人能志此者鮮矣人有不學學而不志於此

非學也吾聞仲禹淵沉而有藏克己以自脩其有志於此者才
不然如老氏所謂空馳身心於曠蕩之野佛氏所謂幻棄身心
於寂滅之境甚至出怪奇現神變入水以游擊石以居亂草木
以為徒狎禽鳥以為羣此之謂潛非吾之所謂者矣仲禹尚以
是戒之哉

樂琴所記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物至於樂其
傳於物也深矣世之得於物者不一姑以得酒者言之彼論其
越茫乎不知有天地之深蕩乎不知有日月之變遷曠乎不知
有死生憂喜之可悲可樂至頌其德曰聖曰賢者矣夫酒字性

物也其所得者猶若是况先王之樂也哉先王之樂於今其亡
也多矣獨琴士大夫相傳不廢其操曲調律雖成於後人之手
而古音猶有存焉者吾觀世之能者雖衆而能真有所得而樂
之者則少也雲間進士張彥直氏少學琴於鄭先生非有故未
嘗去乎琴間與余彈之余洗心往聽之當其得之於琴也試之
卒然之事而不驚加之以怡愉而不喜已而亡乎世不知世之
處我耶我處世耶已而亡乎人不知人之去來於我耶已而亡
乎身不知身之有身也已而推琴而起并琴而亡矣予曰子之
得於琴也如此宜其有樂也哉雖然余之所知者耳凡天地
間有形氣者皆有音况於琴哉琴則非止於音也傳曰琴禁也

禁止於我。以得人心之正。心正則音正。音正則可以感天地。召
鬼神。琴之於人也。大矣。不然。徒音而已。則今聞巷之聞。歌童舞
如聲。過雲月。悲揚頓抑。又未有不可聽而樂之也。何止於琴乎。

潘氏祠堂記

永嘉臨江之北。有地曰河曰里。隱於其間者。潘君龍田也。嘗按
朱子家禮。構祠堂於所居之東。作五。其一虛其主。以奉始祖
之祖。蓋其譜亡。莫考其所自出也。其一奉高祖宗鎮君。節度幹
辦官諱創者也。其一奉曾祖處士諱光者也。餘二以奉祖諱。謝
公諱治者也。又以其高叔祖。晉宋文武兩科。監揚州鎮諱。楚者
附焉。凡其族無主後者。又附焉。歲時。率子弟。行禮其中。器物非

躬致者不若端誠儼恪如見乎親已時徙居郡城之南環江帶溪而九斗紫芝王女諸峰森然來拱新構之祠比舊為尤勝矣而所奉則無改也龍田善學持禮謹不妄進取有節當儒者風前翰林蘓先生伯衡嘗為其撰壽藏之銘今國子博士吳先生潘仲為傳其立身之概而祠則未有記也使其子進士劉來請於予予謂祠所以奉其祖也奉祖世之常法何與而書可乎雖然在先王之世則為常法在後世則非為常法何也自尊榮重祿據乎民上者日之所圖惟知有己而已而歲時之祭或祭於非所者與其器物或取之於一時者矣要譽齊賢相也而祭肉不掩豆王珪唐之名卿也而祭不作廟皆取論於君子夫君子

固貴乎儉儉至於奉親其為儉也陋矣今龍田一庶民耳能樂乎典禮致隆於親祭有所也器物有誠也亦不異乎是宜可者也雖然構祠堂非難而奉親為難奉親非難而休親之澤為難先世詩者禮義之澤於吾身而有如無神亦不害也苟此為於其所承為暴汚人之歸雖崇大其祠宇日進於益如其親祀有靈其來歆如龍田賢者也其必無是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慈竹堂記

人之事親道之常也以道之常求乎世則知所得必多然環今古傳記而考之則一世之廣不過數人豈世有其人史皆慕而

弗善與抑以其常特取卓然有異者而後書之此嗚呼吾觀世之所以事親者朝而食暮而飲人孰不能具夫飲食也亦有思飲食果足以適吾親之口安吾親之心者乎夏而葛冬而裘人孰不能備夫裘葛也亦有思裘葛果足以便吾親之體而無寒暑之失時者乎出必告反必面是事親之常理也亦有思出入之際果能俯仰而無愧無以貽吾親之憂者乎不然肩衣食常理之問是曰養而已今有曰教者有廬數區其力足以致此者皆能養也君子不取之者以其心不在是也三衛鄭智國氏少讀書事親甚謹嘗植慈竹於庭謂竹之所以庇護其子如此况父母之心人之父母將何以報之也故其事親之行皆非世

人所能及也才撰遠政意於四方道途之勤未嘗一息忘乎親嘆曰朝見乎親雖暮死可也觀其心豈在夫衣食常理之間者乎使其得遇古良史固將為智國大書而顯列也雖然待者而後勸者中人之才耳如智國者則視夫史氏之者未足為重輕也昔程伯子論王安曰安石事親有道觀其論周公能盡為人臣不能為之事故用人臣不可用之禮樂則其事親必有詳自佛夫安石博學有文章猶以事親為得况其下者乎吾嘗謂天下之事皆有窮惟事親為無窮使安石以無窮為心豈有自得哉智國之心果有窮否乎世有大人先生如程子者且將為智國論之矣予之文何足貴云

淡賞軒記

余嘗遊長江。萍空明。客有指夫水問余曰。子知夫水之為味者乎。予曰。水淡然無味者也。客曰。惟其無味。斯能主味。佛其有味。則自成一味矣。烏足以謂成味哉。人惟無心於物。則主有心。使其有心於物。則為一物所引。為足以空視萬物也。鼓余然長悟。歸則收視。近聽遠。世俗久之。目視五色之榮。煙猶不視也。耳聞五聲之鏗。猶不聞也。口嘗五味之芬芳。猶不嘗也。非不視也。非不聞也。非不嘗也。難曰。與我接。猶不與乎。我而此心冷然。大壺中無畔。無岸。四達之昭。也。嗚呼。此非老莊氏體一抱神之術者乎。由是御飛雲。上下八極之表。視春秋寒暑。

猶且慕。視千古猶一日。如古至今。蓋不難也。武林汪文麟氏家。嘗感矣。皆棄而不顧。獨喜與高人逸士相往還。蓋則讀古書。夜則宿想古人。蓋處身人世間。而此心直欲尋人世之非我。視聲色其味。是非禍福。皆若外物。名其所居曰淡賞。其心果有所至。我抑其客亦有如余所達者乎。不然何文麟以歲年處家。能淡然若此也。雖然。淡非可賞。可賞非淡也。余與日歸道。武林坐于軒中。掬水而飲之。相論義皇之道。至於一畫之先。則予與文麟固各有所得也。夫以淡為賞。斯身下矣。

宗善堂記

吾聞麟鳳之出。則為獸擁護左右。如拱至尊。彼豈強為獸之我。

宗善蓋其德之所及其類有不召而自至也。是知人不悲不為人所宗。惟悲無可宗之善。善蓋一鄉必為一鄉所宗。善蓋一國必為一國所宗。善蓋天下必為天下所宗。善未至。欲強人之我宗。不可得善已至。欲強人之不我宗。亦不可得也。嗚呼。人之所宗者。以其善之所在也。苟善所在。不擇親疎而宗之。况吾祖父之義善。而可不宗之乎。宗之若何。亦如吾祖父而已。不然曰。某吾祖也。吾父也。善在一鄉。一國。滿天下。將持之以高牙人。考其行。有甚於常人之所不屑為者。是徒足為祖父之羞。爾果足尚耶。金非楊大用。其父彥耕。祖原素。皆以清德不仕。鄉同稱為善人。有諱淵字文源者。仕宋為台之寧海令。治最有聲。氏

相與祀之。至今不絕。是其十一世祖也。翰林學士諱億字大年。諡文公。以原文茂德左右真宗。是其十四世祖也。文公居浦城。招賢里。子三人。曰璣。曰璵。曰璠。子四人。曰洙。曰澧。曰淵。曰湍。寧海其第三子也。遂卜居於台。子孫散處台之四境。其地皆能以文學充其宗。而大用今又遷於金華之武川矣。孫歷族滋久。不能知所自來。遂譜其祖行業。遷徙之故。置諸堂中。名其堂曰宗善。使後世子孫。知吾祖父樹立不易。而好善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也。夫善天下之所同。而暴戾者。然則問里。孰知提刑。孰有所不悲。一言其善。則喜。一言其惡。則怒。為其心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怒也。然而遷。為惡而不。者蓋貪生之心。而欲利之。

心。息。故。也。苟。凡。可。以。為。生。也。不。合。也。以。想。也。善。可。凡。可。以。為。利。也。不。合。也。利。以。求。也。善。是。以。善。日。以。消。也。日。以。長。不。至。於。也。不。也。使。其。倘。返。乎。初。遂。然。中。變。如。戴。淵。周。處。之。勇。猛。亦。不。解。矣。則。大。用。為。得。不。為。子。孫。之。慮。歟。傳。曰。積。之。如。聚。山。毀。之。如。燦。毛。故。家。喬。木。與。叢。棘。俱。化。枝。柳。本。動。無。後。生。意。皆。其。子。孫。不。能。以。祖。父。之。心。為。心。者。也。果。能。不。失。祖。父。之。心。如。文。公。之。德。寧。海。之。政。豈。不。如。傳。所。謂。千。之。萬。之。可。以。益。大。者。乎。吾。雖。不。文。固。當。為。斯。堂。大。書。不。一。書。也。天。台。林。右。記。

足庵記

嘗聞一貫其初至貧也行宿坐食皆寓人簷下偶一日為人傭

極地得黃白金無數遂據通衢市便利宅居數百十人極其能者各持金走南北持物之虧益以取輕重利不十年其家大饒雖其鄉故有家皆不可敵忽數日吾雖富不過編民耳富而不貴何以立乎人上請納粟補官木幾米得官遂乘大車策大蓋呼從擁道周卑視同己同己積不能平各出力以計傾其家至盡賈僅以身免與初無異或者問其然賈曰人猶器也器之受物隨其量受過乎量其器必壞嘗見夫陵地矣其所容者分內水耶大雨混百川而過焉量英能容則潰流並決而出吾其類是矣或曰人非不欲富貴又惡富貴不得其道使子早有悟於是何至大困如此哉故聖人作易於大有之後必受之以謙物

至於如和如盛如知如非謙不見以拂也謙之為卦上坤下艮坤也地體卑下艮山也山勢崇高以崇高之勢藏體卑之德為有謙乎賈曰已矣復何言哉各長揖而退予聞其言識之胸中久矣太常典簿白子堅氏魯人也籍室徂徠山下嘯歌鼓琴日有以自樂及為有司所薦任容莖慕長儒二為必滿盈戒懼曰吾初所望一畝之宅十畝之田以寄夫身力之所存豈知得如今日踐清華享榮貴乎昔之志於此足矣遂名所居曰足庵使賈得聞于堅氏之風吾知其家可守而身名俱立矣惟其不知日以其足者常若不足遂至于不傾其足不語曰知足常足不足將自辱此言雖小而人不知者恆相踵也以子堅

之賢宜其有知於是哉

野航記

范子峻雲間人也厥其居之陋也遂擇村於山求匠於野作小舟廣幾尋尺長加倍之中置古今聖賢圖書與夫秦漢以下鐘鼎彝器日泛漾沙洲淺渚除達山前野子必呼飲於其間扣舷而歌若不可以世羈者人皆曰其遊方之外乎子自經楊子江至松澤與之遇見其神氣內蘊而微克於眉目於是並舟而進揖其人曰子何居而至是乎子峻曰吾居於是以為室以水為基以岸曲為藩墻以魚鱉為隣戚也采芹藻而煮之挹波瀾而飲之予曰異哉子之為人且古聖人樹宮室以為安逆舟

楫以濟其危。安可常處。而危不可瀕涉。天下之廣。深山大野。豈無借足之地。可以藏子。而乃棄安而就危乎。子亦可謂不善擇矣。子收曰。子知室之安也。吾為子危之。且所樹之室。不在十家之而必在百家之。村其相與鄰者。抑皆寒惠之徒歟。抑亦非寒惠之徒歟。乘之以貨賄之舟。標之以是非之楫。設之以有機之柁。張之以胃利之帆。而鼓之以勢利之槳。泛於溟之海。驚風怒濤。駭觸然後百怪雜還。而進則吾之身不為所溺者。幾希矣。不然。室雖安。居乎室者。何在也。後之人指吾室。過焉。徒見夫堵。傾柱側聽。氣亂走。而已。吾今當風波不興。蛟鱷遠遁。湧流千里。水花發而獻芳。清聽至而效流。月之萬頃。霜雪皓然。目變而

神融。尚知所謂危乎。不危乎。以是而觀。則子所謂安者。未必皆安。所謂危者。未必皆危也。吾子去矣。遂執舟而去。千歎曰。此學道之士也。吾聞得道之人。常不與人近。渤海之東。瀛洲蓬萊之山。是處也。賢者過之。可飛化霄漢。下者過之。亦可得久視之術。若子峻其有所過乎。不然。何其言之類是道也。

樓庵記

京師繁會區也。其人皆習於齋。齋後於以恭。縱自放。被金縷。博擊。疾驅。以巧辭。如必揚。以年之。進求。其退。然如脩。寄身於無間之鄉者。蓋鮮。是以子嘗問。出過其人。則不忍與之。同處。而席而始。如久之。得都陽劉斯真於友人座上。明日。斯真邀子過其

家。家窮清溪之澗。蓮恩華門。草蔽階陰。不忍剪去。指曰。此吾所謂樓庵也。吾居此十餘年矣。日起端坐其中。第見夫天地運行。日月推遷。萬物生成。而已。而世之紛。起滅。可喜。可愕者。雖大若丘山。震如怒雷。皆無所聞。知古謂身世。兩忘者。殆我之謂耶。余歎曰。有是哉。昔之所解。遇者。今遇之矣。遂與之定交。而思少隱。天台。山之中。有古洞。偶采藥。誤入其中。中有白氣。飛浮如素濤。翻湧行可。里許。有老翁。出迎。余曰。吾進子久矣。坐定。余觀其顏貌。類非世人。遂問其長生久視之道。老翁曰。匪。匪。匪。刻其天。乃全。匪。匪。匪。其真不。遺。體。身。自。然。是。以。能。永。年。余。未。悟其意。老翁解之曰。子獨不見。深山之木乎。托雲霞。青。獨。立。無

改色。好。實者。取而為器。雕之刻之。復華藻之。而木之生。湮。矣。人亦猶是也。胎刻之。以是。非之。如華藻之。以喜。怒之。也。則。出。之。所存者。幾何。不然。如老子所謂。教。分。若。其。朴。如。老。子。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所謂。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何。年。之。不。永。乎。子拜其言。以出。明日。再。欲。往。而。故。道。失。矣。數。年。來。每。一。思。之。內。外。然。斯。真。神。氣。內。抱。光。澤。不。露。其。有。得。於。此。者。乎。尚。與。我。言。之。

晉州精舍記

或謂北方風氣剛勁。士生於其間。其才實。其學正。雖休之。死。生。確乎不可動。南方風氣柔弱。士生於其間。其才敏。其學華。臨之。以利。害。雖。變。不。能。信。故。出。而。為。國。立。功。立。業。者。類。皆。北。方。之。

士而南方鮮有及兩者也。予初信其說。及後思之。當春秋之時。吳南方外服也。而吳季札歷聘上國。得觀四代禮樂。悉知古帝王之盛。如親見而知者。吾聖人歎其為知禮。子游亦吳產也。北學於聖人。卒與子夏同科。歷秦漢以降。士出於南方者不一矣。且未暇論。如吾濂溪夫子。生於卷陵。是楚極南境也。夫子特立天人之教。一掃世俗末學之弊。上接孔孟不傳之緒。下開程朱未言之見。迨至于今。為君者知尊王而賤伯。為臣者知宗伊周而羞管樂。為民者知忠孝為本。而浮華為末。原本反初。固皆夫子之功也。以三君子而觀。則天之生才。豈有南北之間哉。聞於南北者。恒陋民之謂耳。非論乎豪傑也。若夫豪傑之士。固將挽

風氣與己俱化。如治鼓。雖投以強槩。莫不消融於其中。豈復有所陷溺乎。或者之言。殆不足信也。夫桂林視卷陵。又加南矣。有士止於其鄉者。曰兵尚質。自其鄉貢入太學。登乙丑進士第。授職翰林。其才其學。與中州之士相馳騁。至於趨危避垣。中州之士猶有愧焉。暇嘗過予言曰。吾家皆州之濱。土地行沃。而山水回合。時有飛雲出白大澤。落浮綠陰淺渚。際吾讀書之所。適據其會。境曠神怡。有大吾受學之志。予能為我言。將則諸其間可乎。嗚呼。才本於質。所以成其質者。在乎學也。不學。雖生於齊魯。將為小人之歸矣。况南方之士。才學雖生於窮鄉下邑。可以為士。可以為賢。况北方之士。是故聖人教人。舉之皆本於

樂。初未嘗以方所定也。觀尚質之能。皆蓋可見矣。異日尚質。出其所。與鄉人子弟共講焉。吾將見其鄉顯。印。如士如璋者出矣。敢以是齋卜之。

桂芬軒記

世謂道不如智。心既不能省。日與事俱沒。非惟不足應天下無窮之變。而其中之所存者亦淺矣。是故古之豪傑士。不設事。如惟其心之知也。曠然立於萬世之先。而冷然不為一塵所挫。淵而澄之。非可混也。啓而朗之。非可晦也。于是出而與事接。雖千端萬緒之來。有若持衡以稱。輕重存物。已無與焉者矣。諸葛孔明。遊兵渭南。對其敵者。司馬懿。善將人也。勢亦危矣。方

且羽扇綸巾。逍遙清澗之間。悠然有浴沂之意。繼孔明而相者。魏也。魏兵寇境。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務亦殷矣。方且與客圍。葛了無倦色。彼二人者。豈止其才力有足過人也。故蓋其養才中有素故也。養才中者。有素。則形諸外者。可不動而感。不勞而托。如當見有道之士。呼吸雲雷。倏忽如出掌握間。虎指龍虎。使其上下天地。出入人羣。無定寧。余問其得何術而然。曰。吾無術。吾惟不亂心耳。曰。不亂於心。能至是乎。曰。天地萬物。皆我心有。心既不亂。則彼烏得不為我用哉。嗚呼。此空山自養之士。心一不亂。猶足感天地。動萬物。况大人君子之心。豈會謂其處天下之事。可不小亂其心耶。而世之人。持不狹之見。拘。汚濁下

紛聞如聚蟻終日往來力絕氣急不能間以尋姑吾見其心愈煩而功愈難矣金吾將軍王侯以中賦質英爽善歌詩詩清壯可愛堂構軒名曰桂芬治事之隙日與賓客笑歌於其中談論古今理道人物賢否得失終日無倦容客退緩步廣庭乘風去來空月流動微雲變漾皆在矜袖望之浩然若不可羈以事者而明日視事沛乎應之未嘗少有滯留則知便之中蓋有所養矣程子釋易之中字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然人之能感乎物由其心虛故也僕之心其虛矣物由是等之而上吾知侯雖將大軍亦且羽扇綸巾從容乎奕碁之際矣何止曰如晉人挂笏以望西山爽氣哉

南齋記

居室有知古知非古也曰名非古而君子何取焉曰古之人於盤盂有銘几杖有箴今皆無之獨名所居室因其名以究其義以驗諸心是亦進德成學之一端則君子焉得不取之哉同郡滿更陳先生博學善文章兩試於有司文旨高深不為有司所省察竟抱業而歸歎曰莫邪大矣農者見之非惟莫之用亦識識矣掃門靜坐與造化為友近而求之於酒掃應對之際遠而觀諸天地萬物之變化汪洋博博其蘊也感其出也大矣故遠近從學者甚夥先生隨其材質怒開悟久矣皆能以文學顯名是以鄉稱善教者莫不曰先生而先生名所居室曰南齋

以右嘗傳教於左右也俾為之記右嘗思之以方言之曰南以時言之曰夏以易之卦應乎夏位位乎南者則曰離離以一陰處乎二陽之中而二陽昭著上下為文明之象昔唐崔信明生之日五月五日日正中也太史令文良史占之曰五月為大火主離離為日中之盛也其後得以文顯已而果然得非先生命齋之一驗乎是知先生文學之盛蓋亦非偶然者矣雖然離為陽之盛得生之候君子於此不以盛為喜而有持盛之道守之以中正而不頽定之以仁義而不覆故盛可久也先生坐斯齋究斯義其必有得於中者乎固非如鄉部自好者虛其名以為觀飾之美也

張氏繼美堂記

天下所共美者曰金玉金玉固可美也然君子則不以是為美其所美者在於人賢於是故四海之廣得一人賢有文者必形之於頌紀其行實於傳惟恐其詳同草石無以著焉於人何者金玉易求人賢難得故也以四海之廣得一人猶可重者若是况相繼出於一家者耶則其美宜何如也春官小宗伯張公衡作堂於所居名曰繼美復序其先世與子曰吾張氏之先因五代之亂由金陵徙居吉之和川傳數世至十九承事某再徙於五雲之鄧漢承事之子嘯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知象州尚趙氏郡主家始烜赫矣朝散三世孫某由補字官選

檢校宣議郎二世孫漢臣登淳熙六年進士第。官至朝奉大夫。知潭州。又尚趙氏。郡主。自朝奉以來。傳世十有一。歷宋有國之間。一門舉進士者十有七人。宰邑者二人。官國子者一人。為丞為簿為從事者九人。以父蔭而得官者四人。暨皇朝。出而仕者又二人。乙丑。余復由國子生。登進士第。今官在九卿。後。日夜靡忘。懼後世子孫弗克。知吾祖父相繼之盛。遂自肆說。散而位於。縹緲。予其為我者。諸堂中。使其登吾堂。仰先世積累之。豈非若岷起於一時。忽興於一世者。也。庶幾乎知所戒。謹。噫。天之生物。莫美於人。既已為人。知而所抱者。非。賢。不。過。曰。能。進。物。取。既。已。既。知。而。不。顯。於。時。則。賢。既。已。顯。知。而。所。

繼者。非其人。則顯。遂與我。身。俱。息。今。張氏。不。惟。賢者。之。多。賢。而顯者。又。多。也。不。惟。顯者。之。多。繼之者。聚。而。出。焉。何。天。之。厚。於張氏。哉。豈。非。一。德。之。傳。譬。若。山。川。統。沃。而。草木。陰。生。於。其中。者。雖。一。枝。一。葉。皆。光。澤。華。潤。而。為。然。之。子。若。孫。者。亦。難。知。思。先世。之。盛。日。揣。鏡。以。自。修。勵。斯。能。相。繼。於。無。窮。不。然。豈。宗。伯。作。堂之意。哉。

丹桂軒記

皇上。統。御。天下。清。明。廣。大。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杆。於。將。相。文。武。之。子。各。效。其。才。能。於。文。翰。間。夷。列。縉。紳。談。經。論。文。以。自。克。厲。否。是。則。相。與。耻。之。豈。非。神。化。然。移。之。妙。有。至。是。乎。李。

君引。純。太師。韓。國。公。第。四。子。也。公。以。道。相。天子。今。致。事。居。定。遠。里。第。君。朝。夕。侍。焉。遂。於。所。居。構。軒。中。列。古。圖。書。外。樹。丹。桂。當。林。風。徐。來。空。月。散。彩。花。離。離。亂。開。葉。脚。色。與。月。映。香。俱。風。動。君。援。琴。一。再。鼓。於。其。下。琴。韻。清。冷。有。飛。鶴。盤。旋。而。來。鳴。舞。久。之。與。琴。韻。相。諧。不。覺。身。在。瀛。洲。蓬。島。亭。外。塵。消。慮。澹。有。不。知。何。者。為。桂。何。者。為。我。矣。其。伯。兄。駙。馬。公。因。名。其。軒。曰。丹。桂。保。子。記。之。余。謂。人。之。於。物。也。皆。因。其。性。之。所。近。而。好。焉。性。不。在。是。雖。強。其。物。以。進。彼。不。過。一。玩。而。去。性。苟。於。是。物。為。宜。則。意。之。所。注。欲。須。史。離。之。有。不。可。得。者。矣。故。長。松。喬。栢。犯。霜。雪。後。歲。時。而。不。凋。枯。者。則。節。義。之。士。好。之。嘉。梅。美。竹。抱。獨。於。岩。谷。中。不。命。瘞。於。寒。熱。

者。則。幽。隱。之。士。好。之。至於。性。也。有。文。之。士。咸。引。以。自。況。或。登。大。科。則。曰。板。桂。曰。折。桂。豈。非。以。其。散。花。於。至。清。之。林。舞。零。露。以。自。芳。如。有。文。之。士。昂。然。拔。出。俗。類。沛。乎。其。所。發。者。皆。清。芳。之。辭。牙。吾。聞。君。善。讀。書。能。歌。詩。俊。逸。不。群。輩。行。讓。之。宜。其。有。好。於。桂。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君。之。謂。乎。雖然。物。不。必。人。之。好。也。而。人。自。不。能。不。好。賢。者。不。必。人。之。慕。也。而。人。自。不。能。不。慕。君。學。既。成。文。行。暴。著。則。人。皆。仰。之。而。來。曰。此。賢。者。也。吾。不。可。不。與。之。遊。如。君。之。於。是。桂。不。能。舍。者。矣。由。是。知。國。家。文。治。之。效。世。臣。之。此。不。其。美。哉。

深州先賢祠記

深州先賢祠記

傳曰雖蔬食菜羹必齋如也。說者謂祭先代始為飲食之
人。不忘本也。夫以飲食之微。尚思其人。以祭之。况吾鄉先賢。道
德之盛。充滿其身。法垂後世。而吾俯仰浸灌於其中。可不思其
人以祭之乎。人不飲食。不過有死而已。至於身無所立。則將為
小人之歸矣。以是雖生。夷狄禽獸皆能生也。何足貴乎。當今天
下郡縣。必列祀先賢者。其意在此也。深州在古冀州之域。民風
樸茂。士皆世出不窮。迨元末喪亂。以來。人殘於兵。家灰於火。其
所存者。驚懼之餘。耳儒。而曰。以自息。豈復有為學之事哉。
故雖版入皇朝。涵養垂二十年。文學猶未甚振起。學正趙伯欽
至。歎曰。此吾之責也。吾聞之人有所激。必有所慕。因其慕而激

之。則易為他。遂按圖經。得唐國子祭酒孔公穎達。文學蓋公文
達。公之宗弟國子助教文懿。丞相魏公知古。五代時義門李公
自倫。宋丞相李公昉。侍郎李公知及。二程先生曾祖。合祠先
聖廟側。用二丁祭聖。其次曰。非邦人士。致祭祠下。使其知吾
鄉先賢之盛。不可不敬。效之既深。則祠而祭之。不可得。而後
如伯欽。可謂知教之職矣。嘗謂自聖不作。道術散裂。譬若黃河
奔注。潰於東西。天下油。英知正道所在。蓋宋程朱諸君子出
。張天人之學。昭揭聖經之旨。指天下之人曰。此為萬世不易之
正道。彼潰於東西者。非偏則倚。非過則不及也。而人由是得見
聞之端。庶幾才可以學夫道矣。祭近年學者。口誦其詞。心不維

其要。庸易舉之。出語人曰。吾之學程朱。之學也。吾學程朱。可
至聖人也。及更考其跡。肆為小人之所。不忍為。嗚呼。聖。以
文。嘉。行。引。聖。道。以。蔽。邪。心。此。程。朱。之。立。教。然。哉。以。是。既。若。唐。宋
諸。公。言。雖。未。約。而。行。之。甚。若。理。雖。未。融。而。守。之。甚。加。之。為。愈。也。
傳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重於言。久矣。今之人。非但行
不及言。而言行若出於二人者。深之士子。來游來歌。其將有考
於斯乎。不然。則祠之立。不足為邦人之重。輕而孔蓋諸公有靈
亦不係祠之有無也。邦人其勉哉。伯欽名象。天台人。卓然好學
而有文云。

懶窩記

余及江西。一登試禮部第一。以文章議論。屹。出人意外
。涵之而非隱揚之。而非涉。回視流輩。皆莫能敵。予嘗過其所。指
謂予曰。此吾之懶窩也。余曰。人莫大於勤。懶則業荒。業荒則才
不能成。古之聖賢才傑。其所就雖有大小。而其學也。未必不可
於勤。文王之皇。孔子之汶。考之傳記。可知也。今子以方進
之年。驟長之學。乃欲輟之以懶。豈吾所望於子耶。一登曰。予知
吾所謂懶乎。非懶乎學也。懶乎世之人也。今夫持什伯之術。歷
險。起。危。欲。天。下。寶。貨。蟻。盈。於。己。吾。無。心。以。病。之。是。吾。一。宜。懶。也。
坐。不。堂。行。不。出。國。而。四。境。竭。民。之。力。以。自。奉。是。吾。一。宜。懶。也。
味。權。舞。笑。歌。吾。無。心。以。致。之。是。吾。二。宜。懶。也。學。不。足。以。知。道。和

不足以任事。乃藉資倚權。傍取顯職。臨事自以為豪寵。其比吾無心以為之。是吾三宜懶也。惟此三宜懶。有於心。則勝於其所宜懶。懶者所當勤者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曰。寡欲以至於無。彼所謂寡。即吾所謂懶也。懶吾懶。以至於無。懶吾學可進矣。若老佛以棄世間事。指心冥漢。其曰自修。不過自肆而已。絕倫理。以安其獨。外禮法。以安其息。其所為似吾懶矣。實非吾之懶也。予聞其言而歎曰。天之生才。未始不同。一為物欲所障。利害所臨。然後聖賢愚不肖。斯分矣。余少持不足之資。即與世相周旋矣。而去與商賈。遊日行市間。視人所有。惟恐其不可操而取之也。及暮引歸。伏枕而思。計明日取於人者。當何術。

為先。雖至遠。且神力愈明。迄今粗有知矣。而膠牒於中。莫可勝脫。斯時也。得聞一登之說。誰不能釋然於此也。哉。歲月過。吁嗟何及。尚幸得如一登者。而免幾乎。懶吾昔日之所志。勤吾今日之所聞。則斯窩也。一登能不分余半席也耶。

望雲樓記

黃巖張君子用。名其所居之樓曰望雲。介友人趙名永請記之。余曰。韓雲如布。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周雲如車輪。越雲如牛。衛雲如火。魏雲如風。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地氣不同。故結而為雲者。亦隨地而變。不識士用。將窮其變。以為耳目之快乎。抑將止納其氣。欲亭。而上升乎。名永曰。此豈

士用之心哉。士用少事親甚謹。暨親喪。哀毀踰禮。躬自負土為墳。欲盡墓側。念終身無墓廬之制。遂於其所居作樓。遙望親墓。日夜拜禮於其上。庶幾如見乎親。蓋所望者在墓。不在雲也。特雲以自寄耳。余因歎曰。天下之事。皆有可止之時。惟事親無可止之時。古之君子。凡可以用力於親者。無所不用其情。刻木代養。躬卑報讐。深情於心。如抱至痛。於身。如以君子。極有取焉。迨世習不古。士皆酣養於爵祿。始有違親而仕者矣。亦有親死而不歸葬者矣。亦有英而居他邦者矣。溫太真與劉琨。將命絕。母禱而去。後母死。不復歸葬。凡有封拜。皆辭不受。果何益於母哉。歐陽永叔。廬陵人也。其其父崇公於廬陵。而自居於穎考。

之崇公。亦無他子。崇公墓塚。果何依乎。夫東道執義。孰有過於二公者哉。而二公之事。親也。若其。況乎他人哉。此士用之行。所以為賢也。雖然。以人而觀士用。則士用為賢。以士用自觀。此亦事親之常事耳。何足為賢哉。昔有一毫自賢之心。是事親之道有真。吾知非士用之心也。遂為作望雲之詞。曰。念吾身分。吾親所遺。吾親已沒。分吾身未與俱。靈髮佛而不見。今。魂漫。其誰依。心鬱結而不解。分日慘。其無輝。春秋代序。今。見吾於何時。登高樓。以望遠。分雲莽。吾親之墓。窮香冥之無應。分雲蒼。知吾心之故。形有迹。而不存。神無微。而不通。雲倘有知。分乘吾親以來降。雲兮雲兮。迎旦暮之相從。使士用登樓。遠望之際。誦

之崇公。亦無他子。崇公墓塚。果何依乎。夫東道執義。孰有過於二公者哉。而二公之事。親也。若其。況乎他人哉。此士用之行。所以為賢也。雖然。以人而觀士用。則士用為賢。以士用自觀。此亦事親之常事耳。何足為賢哉。昔有一毫自賢之心。是事親之道有真。吾知非士用之心也。遂為作望雲之詞。曰。念吾身分。吾親所遺。吾親已沒。分吾身未與俱。靈髮佛而不見。今。魂漫。其誰依。心鬱結而不解。分日慘。其無輝。春秋代序。今。見吾於何時。登高樓。以望遠。分雲莽。吾親之墓。窮香冥之無應。分雲蒼。知吾心之故。形有迹。而不存。神無微。而不通。雲倘有知。分乘吾親以來降。雲兮雲兮。迎旦暮之相從。使士用登樓。遠望之際。誦

吾詞以招之庶幾其親之精英一來格也士用辨守愚於
故讀若東禮精神問多稱道之

植樹軒記

廣漢之野。彌望千里。未嘗有木。惟一村所產皆樹。廣漢之民。日
負貨。購材於其中。余適過而問曰。此莊子所謂不材木也。子
將焉用之乎。其人曰。吾取以治吾室也。大者為椽。為梁。小者為
椽。為桷。舍是莫能用也。余曰。大木。斲腫不中繩。斲小枝。拳曲不
中矩。度取之。有不勝斧斤之煩。用之。又不足以成是室之美。其
其人曰。吾非不知也。奈所產皆是木也。棄之無可為。空用之。雖
曰不美。猶愈於無也。余因歎曰。即林之野。豫章之境。翻雲蔽日。

中於棟梁之負者。不知其幾為也。皆生於多木之地。不為人
重。而是樗也。獨獨於無木之野。為人所貴者。如此人亦獨知也。
當三代之時。雖有真十德者。猶不甚顯。聞至於後世。抱一材負
一藝者。皆可自矜。而不材不藝之人。致歸自燬。上之人猶取之
恐後。豈不知是樗之在廣漢之野哉。夫天下之物。不貴於有
而貴於無。當其無也。雖樗人。競而得之。當其有也。雖文木。猶棄
而不顧。木才木才。非材之窮。通亦係其達乎。莊子謂其不材。得
終天年。此亦偏之論也。吳君思哲。上世皆以儒術顯。思哲讀書
不廢。治身有度。處世有道。豈不材之人耶。乃以樗自况。故其材
於無用。思哲幸生當今多士之時。故可自矜。若生於無士之時。

則雖無材者皆強而用之。况有材可得隱乎。世人有言曰。焚膏
所以繼晷也。無則以松明代之。駕舟所以通海也。無則以竹筏
代之。豈不知松明之不如膏。竹筏之不如舟。然道吾之所無。何
暇計美不美哉。此廣漢之民所以用樗也。思哲其知之乎。雖然
人之生也。惟恨己之不材。已既材矣。惟恨世之不我用。今思哲
乃欲世不用其材。吾不知其何心也。識者必能言之。

海鶴軒記

雲間吳子景深志趣遠出。與世物少所遇。合居其鄉者得二鶴。
聚子弟而謀曰。吾居之鄉。無足以悅子之心者。遂持二鶴以獻。
吳子慨然歎曰。強物以娛己。於己得知物乎。何有乃之大。海而
物之鶴則。奮翎。明向。風長鳴。飄然。際雲。濤而去。黃鶴。山人聞之。
為其圖以遺吳子曰。此雖非鶴。有得鶴之意也。因懸其圖於軒
中。名曰海鶴云。物各有其性。各有其安。得其所安。違其安。
則悲。譬如魚驚。處江湖。虎豹處山林。鳥山林以處。魚驚。移江湖。
以處。虎豹。求其一息。不能以安。而世之人不知。乃雁天下。文禽
與獸。日效。於前。而於鶴也。尤甚。使其舞。蹈。悲。吟。動中音。甚
者。乘以大。夫之車。出入於左右。心隨。滿。呼。豈。鶴之。得已。如。不。得
已。而。推。人。之。從。者。勢。也。或曰。鶴。文。禽。也。人。取。之。者。以。為。清。余。謂
清。在。人。不。在。鶴。心。果。清。矣。雖。無。鶴。可。也。心。不。能。清。矣。雖。有。鶴。也。
於。己。何。益。此。吳。子。所。以。向。大。海。而。放。之。也。雖然。有。樂。者。能。養。

命哉。趨於園者。思高林廣澤。窺其庭為。不思深山幽谷。此養之。必有其道。如無其道。則鳥獸且沒形於山澤。之不暇。豈肯自遊於其園。寢於其庭乎。嗚呼。此道不傳久矣。吳子倘有得焉。則鶴之來也。不待人之獻。鶴之去也。不待己之欲。鶴乎。鶴乎。不知我之為我也。我乎。我乎。不知鶴之為鶴也。彼我一天。視園之所存。又烏足得其意也哉。

日溪書舍記

錢君克溫。卜居日溪。讀書於其中。因號曰日溪書舍。友人林右聞而喜之。遂為之言曰。昔孫權勸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以自開益。魏太武曰。天下可益人之神智者。惟書耳。二君生於

海宇分裂之時。馳騁干戈之際。宜其所尚者。智謀所右者。勇力而乃以讀書為事者。何哉。蓋讀書者。譬如大川。為萬物之所蓄。備人入其中者。未有不博所欲。而歸聖人得書而益賢。英雄之人。得書而益起其馳勇之心。才不而利。有事而無所得也。二君之事乎書。其必有得矣。不然則平昔之脚。豈無可用其心哉。而今之讀書者。不考前人用心之所在。顧泛記其說。敷而為文章。以為藻身之具。或一事一物之來。則環顧莫知所為。遂使天下之人。相與曰。讀書為無用。嗟乎。豈書之過乎。使書誠無用也。則古人已廢之矣。何待今人乎。吾嘗以捐。自三代以後。天下可為者。有三機。可輔者。有三君。惜乎。

當時所輔者。皆不讀書之人也。如漢高之度。寬仁。唐太宗之欲治。宋太祖之渾厚。使有臣如伊。傅。起而輔之。制禮作樂。更立程度於天下。豈不能侔三代而為治乎。而所輔者。蕭曹所佐者。房杜所相者。趙普。皆不過因己之知。隨時所欲。倘弊補。而與民休息。天下雖得小康。而不享大治之盛。豈非其不讀書之過乎。今夫人欲理一家。而不讀書。則家不可得而理。欲治一國。而不讀書。則國不可得而治。况天子之輔相乎。故趙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惜乎所用者。非其人也。孰謂讀書無用乎。克溫

深知乎此。則其早夜之所從事者。豈特取其說以為文身之具哉。蓋將推其所。有以為用也。可用者在己。見用者在人。在人者不可得。為在己者。庶可為也。

貧樂齋記

於事。中何安道。會稽人也。嘗讀書邑庠。於所居構軒。環列皆山也。嵐光。飛浮水聲。激越朝夕。變現於其中。安道樂其難變。相不繼。遂坐鼓琴。自如其友人申伯。傑過而歎曰。可謂安於貧者也。遂題其齋曰貧樂。而去。明年安道以才入青。又明年以才選為今官。身居侍從。寢將通顯矣。他人處此。孰不施。自得耐於甘脆之奉。固於錦繡之華。爛然以眩乎人。而安道。即約自如。所處無改。於節。暇日。嘗訪其所居。見其中所貯。惟圖書而已。其器用皆瓦石。其衣卧皆草布。其所食飲。皆蔬食。外無他味。余戲

之曰是非情干譽如公孫丞相覆布被飯脫粟者耶安道曰
天不為寒暑易即人不為貧富易行言有常也天道失常則陰
陽易位人道失常則利害立至吾雖不如古聖賢頗聞為人之
術矣隱顯者時也。不為隱顯俱變者行也。時無常也。行有常也
以有常之行而變於無常之時。君子殆不取焉。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秋落之戒。子獨不見之乎。子聞其言。益歎其入為不可及
昔子夏聖門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或麗而悅。入聞夫子之
道而悅。二者交戰於心。未能自決。今安道年甚少。其能處身若
此。豈非期於道有所聞耶。程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
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乎道。曰以道為樂。則樂

與道為二矣。蓋聖賢道德純備。俯仰之間。皆可樂也。所樂皆道
也。安道其知之乎。雖然。聖賢之樂可知也。聖賢之不樂非聖賢
不能知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8 觀魚軒記

至人無好其。次不能無所好。從其所好而觀之。可以知其所趨
彼好金玉者。固無足論。或托一物以自寄。此亦不失為君子也。
木雖窮脫粟萬事。潛入深山。養難自適。日與雞伍。呼之必至。王
羲之自謝事歸。酷好觀鵝。夫二物非有聲色可悅。然二公好之
至。其得意性。謂天下之物。孰能過何也。蓋形神相遇。芒芬之
間。和焉者得。而不知所以自得。同焉者合。而不知所以自合者。

矣。否則一身之內。肝膽楚越。况人與物接之相遠。或今會稽徐
生。於所居之側。鑿池一畝。養魚數十尾。遇事之暇。縱目其上。其
必有得於魚者乎。吾聞君子可寄意於物。而不可為物所滯。一
物物。則心怡。焉常為物所使。英能有脫於物之外。如
於物。則心怡。焉常為物所使。英能有脫於物之外。如
之主。而物常為吾之用也。昔魯隱公觀魚於棠。春秋書之。夫以
一國之君。而好魚。於事何極。然論滯物之患。亡國敗家。皆由於
此。如衛懿公好鶴。竟以好鶴亡其國者矣。故春秋書之。為百世
戒。今徐生將有位於時矣。而好魚。得無滯於物乎。雖然。隱公之
觀魚。觀其形以縱其欲。徐生之觀魚。觀其形以悟夫理也。或者

謂木雖窮之成。似有悟於難。王羲之之書法。有得於鵝。若徐生
修身進學之道。非有得於魚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徐生幸為吾
言之。

○ 明故刑部主事葉見春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見春，字英仲，姓葉氏，隸出宋丞相夢鼎祖某，父某，皆不仕。當前朝時，學尚科試，葉去學，則為諸古今兵法，悉知用兵之道。環視宇土，民皆閭廡，不足與為成。如送航海至中，即見總兵河南王濬，據恤水，兒連三上書，論天下形勢，不報。先生笑曰：「豈子之事可知矣。」去依中書左丞李彥，彥文曰：「吾在中書久，故閱天下事，無如子。」彥薦諸朝，授翰林典籍，不樂居也。歸，會天兵取台州，先生衣褐衣，造軍門，謁其帥，帥促見，語三日，夜不休。署部從事，下永嘉，取福建，收兩廣，知朝廷遣使至安南，帥選先生介其行，卒能以禮居，長借其使，致貢闕下。皇上愉悅，授高唐判

官。遷睢寧令，陞桂林府貳，尋以家恩久之，起為刑部主事。先生歷四官，惟睢寧之政，民至今樂道之。而在刑部也，事出於其不能已，然亦棘棘不撓。附年四十有九，卒於家。先取王氏，繼室方氏，生子男四人，女二人，長子嗣，年少而先卒。嗚呼！人誰不學，而能知古今治亂興亡者，鮮矣。知足以及之，而才不足以用之，猶如無知也。才足以用之，而不過乎其世，與無才者同也。譬如舟楫，既遇巨風，則不能縱橫海中，世何以見其舟楫之能若先生者，豈非命也夫！先生善古文，詞意完潔，不侈之，以為豐。不刻之，以為齋。曲暢中理，度世以此，推服。先生自視之，不為貴重也。右少與昂遊，事先生以師禮。先生愛右，殊甚。酒半酣，

依掌登論已而歎曰：「吾將老矣，能無望諸子乎？及今不十年而先生父子俱歿，俯仰身世，抑可悲矣。」銘曰：山山之側，有氣如虹，播為五彩，飛結太空。望者以為至寶之鍾，豈知其下為先生之幽宮，蓋其精於蟄聚，故鬱達而慧。吾知世有知者，當曰：此人中之龍也，惜乎！其命之窮，竟抱才以終。

○ 胡海若先生墓誌銘

胡若海先生，天台人也。少自學，深野聞，無思師友，而能奮立不渾。於同人至壯，出遊郡城，讀郡儒先所為，天津橋，記未取，即曰：急推墮，江水中，無令人笑。秦之無人如時，郡中推高才生，惟王宗儒、陶晉生數人而已。數公聞其高，相顧驚愕，詣其所寓，里

請交。由是先生之名起矣。天下已大亂，日破，皆產具牛酒，饗豪如如學走，而試之，他出入上下，虎搏棧行，慨然有用世志。眾以其能，聞諸藩，繇藩將辟為從事，使高句麗，其王箕踞，見列國使，先生進曰：「當命元命，將絕列國相，啖吞未知一之者。」誰王悔，無及矣。王謂如曰：「吾絕居海島，中國未易取，有將如矣。」觀視王國如反手耳。王悅，下迎，再謝，賜先生以黃金，并他物，稱是歸。立散諸親戚，故人皆盡見，藩將嗜金，索婦女歌舞，無他，欲遂也。去屏居，東山下，戒口不言，世亦蓋有待也。及皇上定海內，下詔徵賢士，即以先生應詔，出為清州判官，罷州為萬泉縣丞，再轉為青陽丞，用薦者起為吏部尚書郎，再連坐法，謫道病死。洪武

己丑其月某日也。前夫人張氏能讀書史。先生偶誦吳起傳。歎曰：使吾為將，獨不能如起乎？夫人笑曰：使汝為將，止能救我也。聞者相傳為笑。先生在萬泉時，使子迎夫人幾及而死。其子權墮於道，得佛舍。一日，僧聞擊門聲，曰：吾官人，且至。僧驚起，不知何官人。命進，掃庭，氣傾問。先生旅櫬至矣，可不謂異也。黃後娶某氏，生子男四人，女一人。嗚呼！觀先生少壯時志氣，勇奔如歸流，薄注就，不曰一蹴可至於海，豈知其竟死海，不可至。徒見其狀，若此，洵一也。銘曰：奮而欲飛，厲而欲馳，回復而障之冥。其竟歸，吁嗟乎可悲。

蔣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蔣，諱某，字大德，台之臨海人也。祖諱某，父諱某，累以世業聞。故至今人以其姓名其所居之地曰蔣家山云。其家法子弟皆能以文學自振起，而處士為其最。蓋其質性詳為，飲然日以内修於外之榮枯代謝，皆不足挽其心。故也。當元末，方氏據有浙水東三郡，處士為其屬官，使使者起處士於其廬。處士謝曰：鄙人朴陋，不識事宜，不習禮度，豈能善事將軍？且將軍之所急者，英傑之士耳。如鄙人之迂腐，雖得千百何用焉？厚賜使者曰：善為我辭，吾有死而已。使去。方氏以其言切，不復起。處士益自晦藏，雖閭里城郭之近，不妄出也。私謂友人曰：此輩欲污我，我乎治時尚不欲仕，况仕於此輩乎？爾第觀之，事在吾目中。

矣。未幾果如其言。鄉嘗旱，民皆欲攜老幼流散四方。處士止之曰：吾尚有粟，可得，以周爾輩。粟盡而散，未晚也。遂擇善計事者，勞其事，隨大小而分之。民賴以全。明年久旱，復發其所餘。弟子告以用將不足，處士曰：民一日不食，則飢；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矣。民皆將死，而已欲獨生，尚何心哉？其好施，不類此。其在家庭，不妄言笑，其在鄉黨，雖細民一以和色假之。至老不衰，得疾七日而死。死時，洪武壬戌年，已七十矣。娶陳氏，生二子，長曰應麒，次曰應麟。女三人，皆為士人妻。嗚呼！君子未嘗不仕，仕不得其逢，不仕也。故曰：有命存焉。既有其逢，而所逢者非其道，不仕也。故曰：有義存焉。義命兩盡，斯謂之君子。如處士者，非

其人也耶。銘曰

生有所養，不必其豐；死有所藏，不必其隆。其豐其隆，不與乎鄉優游以將，尚延厥宗。

明故儒學提舉汪公墓誌銘

公諱復，字一初，其先歛，公唐趙國公華第七子。廣由歛遷於睦。至今子孫為睦人。太公諱斗建，宋國子生，嘗伏闕上書，言貴以道誤國，不報。遂拂衣去，不再仕。伯父諱蓋，號松隱，無子，其弟諱汝懋，仕元至翰林，侍制生公，命為松隱公後。公少嗜學，暨長，以善詩文名。事松隱公，孝謹甚。庚子秋，皇上以兵定睦，其守將謝某辟之一見公，日詢以政道。公言無諂德，謝雅重之。未幾，謝入

觀上問曰爾為政顧得何士相助理乎謝乃以公對即日發使
者徵起之公至與中丞劉伯溫學士宋公景濂令侍講諭月命
為儒學提舉明年以親老乞歸養蔡室野外躬耕無悔也其家
有已死無後者公敬其喪以莫不十數洪武甲申再起公對策
第一人上命白衣巡省山西歸將大用已而至頤州道病卒有
司具給其柩歸葬公年五十有二聖俞氏生子潘女二人所著
詩文有納蘇集藏於家潘以明經有祿於朝日與子會來泣請
銘嗚呼儒者固不在於仕然非仕則道不可行於世余讀公之
文考公之行其道可謂盛矣惜乎不一再出竟落一而死非命
也夫銘曰

一出而歸再出而死胡推而行胡厄而止茫々其然夫亦何言
銘以表之有道在焉

洞一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暉字泰然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有諱全者仕宋武義大
夫其始祖也有諱實者宋贈濠州團練使武義四世孫也仕承
信節水運正將諱澤者團練之子也家信有子五人其中子慨
然有節義扶危濟弱生死以之元旌其門曰義士累贈奉訓大
夫江浙行省理問爵嘉興縣男者諱樹字君茂也奉訓之子漢
英仕元從仕郎財賦提舉博學有文所交皆名流先生之考也
先生少有異質長去為黃冠師已而奉朝命提點嘉興玄妙領

諸官觀事郡大旱先生立禱而雨嘗犯雪策馬出北郭外遇一
叟叱曰孺子來吾有書授汝達則神天下不耶為起醫受歸而
讀之乃老子道德經也三復其編默然有契遂棄去養如母以
醫為當世著醫書有曰神元錄曰本草正裁曰醫律揭分造化
之秘皆前人所未言後人所未知者復註老子得其言外意年
六十有六預知死日端坐而逝娶朱氏生子男四人弘道源道
抱一東發女五人皆道士人孫男四人俱善名善博善弘
道其先生於永安里先塋之側先生志氣朗不以生死富貴動
心惟日趨義為急嘗有鄉人鍾某貸錢五千婚資不能償以女
歸之先生面焚其券反其女曰爾勿以此為意鍾拜謝持女歸

其好施予類此老氏之道雖事虛誕然於委倫猶未也泰學者
夫其指歸遂以不家為高與釋氏相競上下說言說行絕棄嗣
類非惟我聖道所心誅亦且老氏之罪人矣先生早有感悟棄
之而歸老氏使人之嗣由我而續俯仰之間皆無愧怍豈非深
可尚也哉銘曰

少遊於焉長復於正大倫彼常以續似亂誰謂老氏日修清淨
大倫不知為識天命視我先生誓一孫子當弘厥慶

環谷先生鄭公墓誌銘

洪武乙丑招起故江淮總兵募府參贊鄭公於隱所公至年已
八十矣衣冠造退麗雅上望見而悅之召坐使殿前以治道公

係對其明日欲處公重任。年已老不可。遂親製古牌一
韜以賜其歸。世或謂天章寵錫。此古人君待大臣之異禮也。而
公起草萊一見之頃。即已得之。可見氣上。覺鄂之意。至深。澄如
吾知山林沉溺之士。聞之。亦且伸眉吐氣。于。而來乎。越丁卯
公以疾卒。其子壻來請銘。余按公諱倫。字子夔。其先居大梁。自
戶部侍郎。肇從宋高宗南渡。徙居金陵。侍郎次子。職官至饒州
通判。因家焉。至今子孫為饒人。通判七傳而公生。公少蓄力攻
問學。豎長出遊天下。所交皆名流。如揭文安公。虞文靜公。稱之
尤至。至是公之名藉。在人口耳矣。湖南憲使趙之輝薦公授
寶慶儒學正。時未赴。而天下兵起。退居山澤。雖藩閫帥臣交書

杜辟公堅卧不為動。皇上初取饒。得公。即授參贊江淮幕府。時
僭強大以窺我者。猶未平。兵甲日出。俾公掌鹽利以資給之。公
盡心所轄。民不可撓。而軍已無饑。上嘗親征張氏。公扣馬獻壽
策。果敗張氏。俾其統將徐以歸。賜公彩段二疋。白金二十兩。旌
策之善也。明年來朝。以病乞歸。上從其請。歸號環谷野人。及乙
丑。再起而死矣。娶吳氏。卒。再娶祝氏。又卒。繼娶王氏。生子男三
人。長即壻。次曰均。曰坦。公天性醇。深所學。即能記覽不忘。所為
文辭。卓。無世俗氣。尤善歌詩。詩行於人。甚盛。其所奮立。殆完
然不可漫汙。右聞其名也久矣。今乃獲載其聲跡於墓上。其可
以不文辭乎。銘曰

誰不儒業。氣蓋而輝。稍出指令。世聞笑。唯君子。生年踰後。明
飲跡山隅。我非楊柳。揖謝聘書。伺時而振。聖人天開。收天下才。
翩。自野。公其來哉。一言悟命。俾贊其帥。烟火千里。公而足穿。
出入典機。豈專曰。初。敵不伺。窺知我有備。扣馬獻謀。擒其巢。尤
全帛焜煌。上策之酬。古有訓言。公非自覽。棄之來歸。以養其金。
皇上思之。我有遺老。在饒之野。可詢治道。公拜稽首。臣日就極。
皇心之聖。惟仁是寶。皇上愉悅。勅賜龍章。俾旋于鄉。公雖沒矣。
猶有耿光。銘以表之。百世不忘。

擬翠山人求公墓誌銘

洪武癸亥夏四月。求公年七十卒於家。越二年。其孤季文。莫之

於栖慕山之原。且狀其行實一通。指余曰。吾台人也。居與我連。
吾父雖英。而墓未有妙。時思之。莫如子宜為。卒哀許之。請無固
却也。余因發其狀讀之。歎曰。當元末天下潰亂。百人之聚。千人
之邑。強者無不提戈奮起。縱暴恣睢。居人朝不及飽。暮不安枕。
靡。雖守土。臣聞其聲。即抱印。縱。逃。公一布衣耳。乃以策化鄉
之首。申。知使其棄仗械。聽命。其功偉矣。有司上之於朝。命下授
海鹽州沙渚。務。使。公不顧就。豈非殉義以弭亂。固仁者之節。
乘亂以取爵。也。尤非君子之心也哉。洋。山澤。卒以壽。於。可謂
全義命者矣。公諱友直。字元舉。少力學。有時名。制行清。無務不
漫同於人。惟視與古今乃已。父死。讓。兄以同居之財。其女兄適

戴氏生二子而戴無依公迎養於家教其子至有知鄉有
困貧者告退視甚誠即候所有以予之其資稟萬厚類此使少
屈以就時位則其所見當有可觀者焉至戴氏先公卒繼陳氏
繼李氏子男二人長即李文以材仕其官次李雅士一人道同
里曰戴公喬出廟御史端公諱全者自會稽徙於四明至公十
五世矣嘗祖諱難明祖諱鑛皆隱不仕公諱與之仕元家山劉
使也嗚呼公家自侍御公以來代雖不大振起皆能引德不伍
於編氓尚有以見君子之澤也歎曰
嗚呼凝翠方古逸民有功不居抱德自存狂者怒者卒制其軛
後世稱之曰如其仁

8 胡風子傳

胡風子名溫字遵道會稽人也少落魄湖海間晚入關居於關
者久溫好飲不常得人方具飲溫不問主客即往造飲引至大
蘇覺飲盡不謝而去日出行市間群小兒逐之呼曰風子風子
溫亦顧而自笑夜宿古廟下或佛舍中雖遇寒冬甚雪穿布單
衣履草履身不顫懼人遺之以衣行未數步遇貧者即解以予
之時尉馬都尉王恭守關上賜以織金龍袍衆具酒賀溫脚之
突門而入曰某亦賀公遂持酒故覆其衣衆色重恭不為忻溫
亦自若也聞漳帥徐玉喜士甚溫特過其家王召飲同官即令
從者設饌以持已而溫至或歌詩或起舞或慢罵其同官王不

厭也與王之子熲遊熲年少負才氣溫與他人語皆不省惟與
熲語合其語皆正辭一日則告王曰吾將歸矣負索行三舍為
關者阻而回發棗中止有古硯八分贈諸所往來曰爾可與我
沽酒酒至縱飲起舞曰關山喜鵲少越山存鵲多如何不歸去
其如羅網何歌畢飲眉仰臥而死時洪武七年冬也玉英之於
漳之西門外溫不言何生人皆不知其年或曰死時年四十有
四也溫身瘠無肥枯然如削鐵人問之答曰子獨不見心若死
灰身若槁木者乎其才思壯操人有求者即肆筆疾書不再視
與廢詩百十言彼誦未訖而溫之詩已就矣詩多陰刺人故聞
士皆畏避之嘗過元忠臣漳守送理迷世祠酌水而祭之曰東

之生。不如侯之死。侯之死。名長在此。萬歲千秋。元之臣子。拜已
大笑。而出。著書名曰。竹帛流。為載元之忠臣義士。并貞烈女。叙
其故。系之以辭。類鏡歌。輕重皆有深意。則溫之為人。可知矣。
贊曰。余讀古香傳。言志士不一。如其志。即汗飲自狂。人性。非
笑之。彼不為動。若溫者可謂其人非哉。溫無疾。歌舞而終。如生
死在其已者。亦云異矣。予每誦其歌。心念。悲之。

按溫歌曰。關山喜鵲。少言關中賢者少也。越山喜鵲。多言
越中賢者多也。如何不歸去。共如羅網。何言久留於此。恐
羅其禍也。蓋溫善為人。關中賢者少。恐不能容。故其言如
此。嗚呼。震海之鯨。豈尺漬所能舒其體哉。

徐孝子傳

徐謙。江都艾陵人也。少志謹。事二親。不妄離左右。里中惡少年
會為縱。謙皆謝不往。少年相與非笑之。而有識者頗感慕其為
人。母嘗患疽。膿潰。不可近。謙以口吮之。而得愈。父為里人。連
繫獄。法當誅。成。遂。謙詣官告曰。某父年已踰六十。筋力就衰。日
行數十百步。則倦矣。尚能負重行千里之外乎。某年壯。力能出
人。誠得代父。雖使赴湯火。可也。官哀許之。數曰。此孝子也。乃署
名於籍。免其父。婦謙欣然。就居。因約。發書。至。猶以不得奉
親為將。可謂孝矣。其父亦善士。恒與子。如余嘗讀梁書。古。傳
盼。嘗請代父死。其後丹陽尹。生志舉。盼。此。孝。歟。曰。子代父死。道

固當然。若盼當此舉。是乃因父取名。至哉其言乎。夫為義取名。
義必不誠。如謙者。未嘗學問。豈知謂為何者。其所知惟有父耶。
天性自然。孰謂義在外哉。

張烈婦傳

禮部員外郎張。一日得罪繫獄。獄吏具詞。將置於法。其妻聞
之。曰。吾雖歸張未半期。月。然義不可使張獨死。謂死於其死後
之日。孰若使其生。見吾死。為無憾焉。遂引繩絕吭而死。年方二
十。有二名淑。寧。姓金氏。與張同始。蘇人也。後三日。張蒙宵。遠
近。莫婦於其。張之言曰。自婦歸於我。朝夕勸厲。成者甚。聞
一善言。則喜。稍不中。度。然。然。不。然。吾有。行。心。與。之。論。而。後

敢告於人。非。吾。如。也。乃。吾。之。賢。友。也。其。弟。姑。言。曰。自。婦。歸。於。我。
家。非。惟。善。事。吾。二。人。而。禮。家。雍。肅。不。見。已。解。家。隱。然。以。理。相。和。
婦。也。乃。吾。之。賢。子。也。故。其。死。也。其。舅。姑。與。夫。哭。之。心。盡。矣。而。速
近。聞。之。者。皆。相。歎。噴。不。容。曰。嗚。呼。死。生。命。也。然。知。命。者。惟。明
理。者。能。之。故。理。之。所。在。死。生。不。違。如。子。死。於。孝。臣。死。於。忠。而。其
生。也。亦。生。於。忠。孝。苟。其。不。然。越。理。而。抑。謂。吾。之。生。之。死。一。條。素
也。豈。善。知。命。者。哉。今。婦。下。閣。先。生。長。者。之。教。而。慨。然。死。於。其。夫。
謂。其。知。命。者。非。耶。嗚。呼。並。知。理。之。在。人。固。與。生。俱。生。者。也。

潘孝女傳

孝女家金陵。泉。水。鄉。姓。潘。氏。名。三。其。父。德。新。洪。武。甲。子。得。風。痺。

引肝克

病時不能俯仰。如齋。若不食。飲。則。心。疾。愈。乃。已。至。丁。卯。飛。轉。至。瀆。死。者。數。如。潛。者。告。于。天。告。于。四。如。持。刀。裂。腹。剖。其。肝。十。許。作。湯。以。進。偽。曰。此。羊。肝。湯。也。父。食。之。覺。味。美。已。而。神。氣。爽。然。不。旋。時。病。如。脫。去。洋。可。行。卧。如。常。上。隱。不。告。時。父。見。其。容。色。枯。悴。且。詰。其。然。女。曰。嗚。呼。之。湯。某。肝。肉。也。出。視。其。肉。刀。傷。猶。如。心。大。驚。奔。告。里。老。明。曰。列。事。于。有。司。有。司。以。聞。上。命。禮。部。註。表。其。門。女。年。二。十。有。一。矣。

答徐始豐先生書
右年十七始知讀書。時以進取為心。方且抄錄前朝科試之文。旦夜誦習。探竊其餘。漫衍成章。譬如宋人刻楮之戲。將以媚人。而已。人亦以為能。不三年。頗自厭。知遂棄去。學古詞。亦不過慕。效近人所為。視前人稍變其句讀耳。豈能如古聖賢。仰觀俯察。發天人之秘。洞貫幽冥。法則古今。在邦在家。之不可缺者。以為是為文。宜其見斥于大賢君子。而辱者乃曰有所取焉。若始得之。而喜。終思之。而疑。豈先生果有所取哉。抑樊引後進之法。不得不然也。夫師之訓。弟子猶如老農之播種。其所植者。不皆沃壤。故隨所宜。而廣植之。知之。東。如。播。有。望。於。西。隨。之。或。若。植之。而皆得。夫沃壤則居。于。疏。疏。如。於。不。獲。一。植。之。種。不。過。一。朝之飽。豈。其。農。者。歟。今。先生。之。殆。於。古。得。無。廣。植。之。意。乎。古。雖不。底。於。成。其。過。於。右。者。將。不。底。於。成。乎。取。而。成。一。雖。曰。用心。勞。而。功。寡。比。之。皆。無。取。不。至。於。成。者。猶。為。愈。也。先生。之。心。誠。遠。昔。蘇。東。坡。曾。前。豐。皆。為。一。代。之。宗。蘇。公。博。士。最。多。而。曾。公。所得者。惟。陳。思。道。一。人。夫。蘇。公。以。天。下。之。人。求。已。而。曾。公。以。已。求。天下。之。人。故。也。以。天。下。之。人。求。已。則。已。知。下。之。前。志。和。勤。勤。當。可隨。其。心。如。和。勤。勤。此。操。公。所以。得。知。為。知。也。以。已。求。天下。之。人。則。已。知。勤。勤。此。操。公。所以。得。知。為。知。也。且。人。不。能。有。有。之。不。過。勤。中。之。一。此。曾。公。所以。得。知。為。知。也。且。人。不。能。有。

所至期有求於知彼知方以自求能知何求於知彼
公用心地知難於古之師求者必道今之師友相求者以
之文如屈而難行如開井小人不顧其不可如行如乘齊其口
訥然不能言其言質然不能知不顧其不可所語地增聲人心
耳果其益知以是難知會公之慎擇不為過知惜乎公平日所
求聖賢者亦惟在平文章之間當是時如周濂溪程明道伊川
三夫子公皆不識而近有得於師道乃以每於揚雄之書有得
焉則公之所擇者果然否耶當今去聖既遠負聖賢之學者惟
先知天下所則者惟先與焉部一如物如操之以為聖賢之知
聞之以其賢否固不可知會公之慎擇至子無敢亦不可知

操公之必取所擇者聖文士之沈也可進者退之所以此其為
道可退者退之所以求其合乎道也退而如聖賢之知也即
文藝賦世俗者將欲然自緒而教於世行君子之然也然而
右也何人敢奪其古使歸學門下教者固其退而無幾如儒儒
少知聖賢焉之末則見進之日方始知今大人見稱於尋常
猶以為喜况見取賢大夫君子哉其喜宜何如也敢以為辭乎
甚非操操其於能自操其中不足當先生之所取恐人固在將不
信先生之言也韓子謂假如愚者至聞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
亦千金與之則愚者其不勤而賢者日遠知此固以利言也
者固不以利之高下而論其之知又不可泥然無知泥求道者

知愚者得道賢者日退起若不忍以一己之私使賢者日退於
門下其曰取之云乎則世之學者甚喜其幸矣聞先生今將退
處故林右首有所歎古君子之退非徒退也蓋子七篇作於退
自齊梁之後朱子四書之說成於奉祠之日當今經書皆究其
而禮經獨為殘缺如難以漢儒之記有不純也那先哲載大監
誓力為之辨其虛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宋有
天下三百年其明君賢相典章文物比漢唐而過之而史則不
稱先生倘加意於二者作為二書以惠來世右雖不才置諸抄
寫之列有不敢辭也秋深向寒惟冀以斯道詞護未期晤對不
勝感之至

與許士儕書

古在風陽友人王備德來持觀樂詩數首示余曰子欲以為何
人作也余讀久之歎曰此古人作耳非今世人所能為也使今
有斯人也雖在萬里之遠余且束書相從求其議論以開余心
之未然者備德笑曰此吾鄉許君子儕之作也子曰予今歸矣
當做道寧邑以求一見既而與事統不果去年足下一至城府
三造寒廬亦不見何相慕之深而相見若之寡也豈天
假吾二人之知而不假以一見乎雖然若足下之貌余不見
至於精神心術觀足下之詩已及見之矣豈非和物知不見
於此不溺於空澗然此神明者為不然何其獨獨決和意度

豈知元然若自得之深如古之人遠矣。其言觀其言。其言在千載之上。而精神心術隱隱可想。見是何也。蓋其言之所發。即其心之所發也。心術苟正矣。惟不言之心。豈弟溫。心術苟邪矣。雖欲假大言以掩之。有不可得。王介甫發言持。論動以聖賢自居。及觀其文。刻畫標榜。譬若老吏持法。輕重在。心。又何待觀其貌。而後知其人之法。觀其言。而知者上。也。觀其貌。而知者次也。見其貌。久而與居。而不知其人都取人。也。當今寧邑。戶不下數萬。其見足下之貌者。當不下數千人。盡。能知足下否乎。問有能知足下否乎。彼皆不知。而予雖不見足。下之貌。觀足下之詩。已知其為人。謂之非知足下可乎。既已謂。

之知足下。雖不見其貌。亦可也。雖然。古人之不可見者。如也。若。余與足下。生同時。非有十年之隔。居同郡。非有千里之遠。又豈。可不圖所見。以傾所懷。而盡欲以他辭託之哉。是以願見之心。無須史志於中者。此也。當今人物凋弊。志士。學者。則溺文辭。好。動。自。用。則。貪。名。利。扶。而起。之。正。在。足。下。策。右。之。所。以。願。見。者。在。此。也。若。非。徇。山水。間。一。藉。一。詠。盡。朋友。之。歡。如。蘭。亭。竹。林。者。之。為。豈。吾。徒。之。願。哉。是。雖。得。見。猶。如。不。見。知。右。明。春。稍。閒。尚。能。相。見。故。先。以。此。書。為。報。

跋張長者傳後

莊子稱庚桑楚居畏壘之山。三年畏壘大穰。其民欲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國誕其言。而非信。及被友人某所撰張長者傳。觀其所居之壘。代皆倚之以為壘。而受養之不啻若父母焉。始以其言為不誕也。嗚呼。匹夫而動鄉人。蓋必有其道矣。悅之。以財財有時。而盡不可得之於心。如悅之。以言言有時。而忘不。可得其心也。惟慎仁而義。彼我充達如水。之潤物。胸胸皆通。然。雖以不言不動。及之。彼猶信服不暇。况有所及者。也。此庚桑子。之道。所以為至。而長者即其徒也。與撫傳三歎。不知世之有斯。人也。不知世之有斯人也。

跋善養堂文後

先儒謂藥石可以代病。而不可以養。五穀可以養。而不可。以代病。遂以藥石比乎用兵。五穀比乎治民。此亦概論云。然使。用藥者。專以代病。為心。而不知養生。為本。則人生之氣。將。病。雖知體中之所存者。亦殆矣。譬如用兵者。而不知治乎民。盜。雖以息。民亦不得而立矣。西江李仲善以善醫名。予叩其術。仲。善曰。能養其病。於和形之先。者。上如能養人。於已病之中。者。次。也。不知所以養。而專治其病。抑為下矣。故吾歸其堂。曰善養。此。仲善所以善治乎醫也。使得位者。推是道以用兵。其將某當在。趙充國之間乎。惜乎仲善得之止見於醫也。

蜀山川圖

吳傳蜀漢佳蜀之賦眉山凡七越寒暑明命其徒善繪事者圖蜀之山川為一卷及去年回出以示余余未至蜀觀其圖見山川周覽如列戈戟誠亦險矣而有蜀來情其險以自固者其險反不足恃如漢光武之取公孫述宋太祖之取孟昶重上之取明罪皆師不再行一鼓而下如劉後主之見取於鄧艾李勢之見取於桓溫王衍之見取於郭崇勳亦不能少距以句即雖劉先主諸葛孔明之長才制奇出變動若鬼神不過僅終其身而已嗚呼險安在哉吾嘗觀其險兵法所謂無所往者死地也譬若城郭敵未至吾倚城以為安使敵環繞而來叩城以入吾

之安反為彼有將欲縱之於東東無可歸也將欲追之於西無可至也於是非面城則有救而己故兵未至蜀不可如兵一臨之鮮有不敗者其以斯歟而奸雄之士見其環中之土四不受敵則曰可以為吾窟宅也見則開我則曰百萬之師未易過也見長江橫厲則曰駢舟之兵不能上也蓬裂光分耀自帝自王於其間殊不知一再佛身就落戰而遠地地傾創風雨之下使過者惘然顧視指之曰此其當所居也此其相據之所也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驚也夫傳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論險者在於人而此取不然則關中百萬之勢控天下如建瓴尚不能守况區區有蜀之僻險也哉

譚氏家乘後

譚將軍濟翁出其家乘示余余按譚氏居長沙自宋端明公世績顯至濟翁今七世矣其族嘗繁衍會元末死於干戈者殆盡獨濟翁出類開道明立勳名以有爵位祀祭不絕念夫述者不能記至於後恐不可記遂錄自端明公以下代名序字為一書號曰譚氏家乘乘有題辭則誠意伯括蒼劉公伯溫為也乘有序則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景濂為也暨侍制吳公溥仲編修孫公平仲皆相繼為文寢以成軸矣歎公皆以文章負重名於天下苟非其人雖臨以權勢誘以寶賂求其一語不可得今皆為濟翁發之讚稱其賢不止則濟翁之為人可知已古之學者

文武之器也具於庠序之中故一旦出仕於朝任相則能盡相之道任將則能盡將之職未嘗歧二者於異途也身處一也暨庠序之政不修而全十始不多見矣居廟堂者則師教之務非所長將三軍者則經綸之業非所習難以存信之賢一戰而敗斛律金之十至書名有不勝其難况其下者數今濟翁此入師法戰勝攻奪為世先驅退事之暇即與儒者議論道法書若文輝有可稱其於先也夫春秋頃刻之志豈易於所勉及至乎諸公讚稱其賢不止也夫夫有不賢賢而不遇名公則其賢也不顯矣濟翁之所以顯於世者蓋亦諸公贊稱之也與雖然賢而欲顯於世者固非賢者之心使賢者亦無所於

世亦非作者之心。此諸公之於濟甯，有不能自己也。予余因反
後而深感之。若夫家乘之委，則諸公論之詳矣。

跋鄭東州墓誌銘

張太常來儀作鄭東州公墓誌銘。公為臺榭時，詣執政言世
祖時，南士往。一居重侍於臺者，今皆屏之不用。豈祖宗立法之
意哉。執政然其言，遂上聞。用是還南士，有才行者為臺省官。考
之元史，順帝至五十三年也。是時南士有名者，英邁宣城貢師
恭，饒州周伯琦，臨江吳當，三人。因公之言，同日拜監察御史。朝
廷相傾為得人。後師恭累官至禮部尚書，平江路總管。及張士
誠攻平江，師恭不能守，棄城逃去。伯琦為江東兩政，兼訪使。

長銘鎮南班，陷寧國。伯琦率僚佐倉皇出見，嘗為其眷感之。以
伯吳當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及陳友諒陷江西為其拘留。一
年不即死，其鄉人劉承之輩三書問之，不能答。以三人而觀，則
元之不用南人，都可無意而然哉。雖然，朝廷之用人，不可有所
偏。心有偏視，則視重者其用心廣，其視輕者其用心疎。以輕視
之心而行用疎之法，則平素自負者能掩而進，剛明自守者
相率而去之矣。與王之法皆是人也。嗚呼！非南人，不若用
之者不善耳。固未可以此三人遂以無人視南方也。不然，若東
州公者，亦南產也。果如誌言，何其所立之卓然也。歟！元之亡天
下，有非一端而此尤繫其安危者，甚重。余故特表而出之。至如

公之行業誌已詳矣，不及論云。

跋顏魯公真跡

友人林思源近得顏魯公真跡一卷，其文前後脫落，字尚完整。
持與予觀之，余歎曰：此非魯公不能書也。其用大隸書，造法
乎今之人，但求形似之美，譬如美女，徘徊花月之下，遇者無不
歎稱其視，顧然古君之高情老貌，杖瀟灑松喬相間知之者幾
何人哉。思源其謹藏之，伺識者然後出焉。

題雲川錄後

錢塘湛淵白先生博極羣書，著名天下。仕元至儒學提舉，其所
為當南北傳人，暨老還事家居，傷夫交者日以散，散者日以盡。

矣。如其親約之篤，在我心者不可忘也。遂錄其親已，世為一
快。名曰雲川錄云。嗚呼！人莫大於得友，友非所以固交結貴聲
譽於天下也。非所以藉鄉鄰智取爵位於一身也。私德者足以
相親，有學者足以相磨，有知識者足以相長，進耳。此孟子所以
取之於一鄉，一鄉不可得也。必取之於一國，一國又不可得也。
必取於天下，蓋不知是恐不能盡為人之道，而後世則不然矣。
稱有知者，則欲知其和而相親，和而相親，吾知其初心不遇
此，與忘二者而已。故則快已之知親人，始立雅正，猶曰彼為足
與我友，忘則見人之長，不敢出己右，可以中審者無不用。而
心。勉高味才者，天之所生也，其壽大禍福皆本於天，豈吾之做

忌。使共進退。故使見其用心之不廣也。我若曰。彼之善天下之善也。吾當為天下愛之。惜之。彼之功天下之功也。吾當為天下尊之。重之。如是。其功與善。孰不出於我。而我能容之。為知其不歸於我。而昔有問於韓魏公曰。公之事業。無愧於古人。但文章不及於古人。耳。公曰。我。用。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何。謂。文章。不。及。於。古。人。此。公。之。相。業。所。以。非。蔡。漢。以下。所。能。及。也。今。觀。先生。此。錄。好。友。之。心。至。老。不。衰。得。不。起。予。千。載。之。感。乎。先生。既。死。其。孫。以。中。先。生。博。學。好。友。無。忤。厥。家。今。亦。且。老。矣。出。錄。示。右。俾。題。於。後。云。

題趙氏法譜

余至金陵。客有飲余。玉光泉者。曰。此泉。宋。蔡。精。所。鑿。也。其。味。冷。然。以。甘。子。不。飲。幾。失。盛。事。余。曰。宋。以。至。仁。立。國。不。幸。壞。於。強。虜。已。而。高。宗。中。興。張。趙。韓。岳。諸。公。相。與。戮。力。復。國。之。期。指。日。可。待。而。樹。索。於。虜。脅。高。宗。置。張。韓。於。散。地。故。岳。公。張。趙。公。於。潮。而。死。遂。使。帝。業。偏。安。中。國。化。為。夷。狄。百。載。之。下。言。之。猶。且。疾。心。吾。知。斯。泉。與。美。狗。屎。且。不。食。其。餘。况。子。粗。有。知。者。為。因。問。曰。惜。之。泉。尚。在。而。其。子。孫。安。在。客。曰。皆。已。無。矣。余。歎。曰。斯。泉。亦。能。絕。人。之。後。而。遂。却。而。不。飲。客。亦。漸。去。近。見。趙。公。之。孫。持。其。宗。譜。與。子。觀。之。其。子。孫。方。且。以。文。學。武。藝。起。家。至。顯。職。者。殆。不。可。備。數。夫。惜。也。能。死。公。於。當。日。可。絕。公。之。嗣。於。今。日。否。乎。客。曰。之。如。張。而。非。

我。始。乎。自。焚。此。槍。之。後。所。以。寒。皆。就。滅。嗚。呼。觀。公。之。譜。則。世。之。恃。威。以。行。者。可。不。監。夫。

題耶律公楚材傳後

余。觀。耶。律。公。之。精。元。鑿。如。善。醫。者。之。治。齒。病。求。其。無。死。而。已。非。能。盡。去。其。源。也。又。如。善。乳。者。之。哺。小。兒。求。其。無。死。而。已。非。能。盡。去。其。源。也。嗚。呼。大。丈夫。生。斯。也。其。亦。不。知。哉。幸。而。猶。聽。用。其。言。民。賴。福。息。彼。生。長。於。絕。漢。中。非。有。權。義。所。決。冷。其。所。知。者。惟。曰。利。而。已。故。公。時。因。利。以。導。其。止。此。之。端。欲。盡。殺。漢。人。能。之。以。為。牧。地。公。則。進。之。以。漢。地。高。視。山。深。之。利。欲。誅。河。南。度。民。公。則。言。留。之。以。為。耕。錄。錄。金。銀。之。利。欲。屠。汴。京。居。民。公。則。奏。之。以。引。矢。

甲。伏。金。三。等。西。官。民。富。貴。之。利。公。豈。始。古。利。之。德。哉。蓋。必。以。此。呼。彼。之。欲。非。利。不。可。止。此。之。出。指。利。而。可。親。也。故。公。不。得。不。擇。利。而。言。利。若。日。持。其。說。彼。將。曰。利。吾。則。曰。非。義。所。當。為。非。利。相。親。不。入。欲。求。無。利。不。得。知。嗚。呼。公。有。致。治。之。才。所。遇。非。致。治。之。利。以。制。禮。作。樂。之。資。而。位。之。以。聚。財。之。說。此。雖。時。之。不。幸。亦。公。之。不。幸。也。公。至。晚。年。見。天。下。日。就。平。人。進。橫。賈。之。利。則。反。覆。誅。論。禍。幾。不。測。或。者。謂。公。既。歸。其。源。不。得。止。其。流。也。蓋。利。之。源。必。開。利。之。流。難。止。也。是以。將。元。之。世。君。臣。不。能。以。利。為。心。稍。有。自。振。拔。者。相。視。如。希。世。之。鳳。士。大。夫。觀。此。非。甚。不。得。已。如。公。不。可。言。利。

題諸葛孔明

大文夫欲有為於天下。所遇必得明君。至其不得已。必思君也。若夫所遇者。窮。如智。用其口。之。和以鈞制。臣下雖伊尹。太公之才。德亦且救。死。不暇。知尚何足。相與有為哉。孔明其始所遇。先主者。明君也。其後所遇。後主者。愚君也。惟其明足以知吾故。能付吾以有為。惟其愚。昏。然無所知。故能一聽吾以有為。是以孔明得舒布其四體。才有所施。令有所必行。中無所制。後無所格。然不能廓清中原者。蓋天也。雖然。扶長才以輔愚君。有孔明之心。而後可。非是。如曹操司馬懿之徒。且就中取之矣。

題項明軒先生絕筆後

余聞諸父老云。當宋亡之時。其民不忍歸元。枯骨皆枕。豈自節。至加蓋。闔門就死。不辭。及易。略。相顧涕泣。其老者。率負。國終身。不肯易。知。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此哉。嘗考之三代。以後。享國最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然漢唐之亡也。其君皆得罪於天下。故毒臣悍將。皆因時而取之。取之之際。民亦安。然其覆亡不知。先孰為漢。孰為唐也。如宋之諸君。皆仁義人也。不幸迫於強虜。一旦而亡。天下之民。有如赤子之去慈母。感。思。養之心。深。如之何。其可忘也。以。民之不忘。宋也。如此。則當時。與其謀者。可知矣。會稽明軒項先生。嘗仕宋。為鄆州參軍。當元丞相伯顏駐兵金陵。先生與御史賈惟下慶。同奉使至兵前。視伯顏直辭。

不少。及宋亡。聞文丞相斬關出。又恨不得與之同死。使先生得東國大樞。當必有所見。如天不葬宋。則其死節。豈在文丞相之後哉。惟任不滿德。枯處山澤。故國亡之恨。死不瞑目。先生之孫。復今以進士起家。任列侍從。將致通顯。此亦忠孝之報耶。

題唐祖殺竇建德

先儒論高祖得蕭銑。斯世克實。建德皆殺之。而不置。而宋太祖得諸降國之君。皆保富貴。以終。此其可見。二祖之優劣。如嗚呼。世克之惡。神人所共怒。雖降可殺也。蕭銑無罪。且其才庸下。不足忌以殺也。惟建德之才。比諸群起者。所不能及其所建。置。皆

類伯王之略。高祖固未嘗少忌情於建德也。况既已得之。復肯舍之於生地乎。南山之虎。其猛非類。偶搏而得之。欲將養於檻牢中。其終日咆哮。惟恐其扶檻而出。致害於我。或若殺之。為知此高祖之待建德也。若夫宋太祖之時。五代以來。健鬪之人。皆已盡。其所存者。惟敗亡不肖之子。雖處以形勢之地。安以虎狼之師。亦不能以有為。况置諸大梁。一布衣耳。復奚能為哉。倘有建德於其間。太祖將殺之乎。抑亦容之乎。殺之傷於人。容之惟恐傷於我。則不仁之尤。不能過矣。以此知高祖之殺。出於不得已。太祖之不殺。出於不得已。耳。雖然。二者之廢與有天命。存焉天之所廢。人不可得而補之。天之所興。人不可得而遏之。雖諸葛孔

明之才。不能復漢符堅之強。不能勝晉。唯德雖才。豈能運天
命。以和為。如果亦有為。亦如李密之送死而已。斯時也。執而殺
之。彼我皆有辭矣。又何必預致於其間哉。

題陳平不諫漢高祖伐匈奴

先儒之論陳平。當漢高祖伐匈奴。不能諫其不行。乃危帝遠出
幾陷至危。而後為使倖萬有一生之計。吾觀高祖。東擊韓王信
之勢。將兵三十萬。欲一蹴匈奴。使後世無擾邊之患。其謀固矣。
故聞毒敬一言。即以阻軍罪之。斯時也。陳平雖諫。有不聽者矣。
劉先主伐吳。滿朝皆諫其不可。先主不聽。卒敗於吳。諸葛孔明
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諫主上。東顧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知夫

孔明之於先主。其君臣之際何如也。尚不能止其行。况陳平能
止高祖乎。雖然。倘張良在其中。吾知高祖必不行矣。

8 題李廣

漢文帝謂李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如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道哉。夫爵賞出於帝。帝既知廣之才。即以此與之。無不可者也。
而何必待夫高帝之時乎。吾以是知帝之用。心當劉項之際。生
民慘於干戈。略以盡矣。至帝之時。皆廢罷之餘。方且休息。固當
養之於富庶。教之以和平。廣誠才。不過一統將耳。非其任也。
非其德也。以爵歸之。是天子以爵私與人也。其去郅通之寵。無
幾。廣之賢。爵其所非任。亦必不受也。若廣也。知下也。

兵驅馳絕塞外。與匈奴相闘爭。是後曰武帝之為也。為能養大
漢四百年之民心。至武帝虛用之。亦不忍御乎。和武帝出也。帝
之後。故足以肆其為。不幸生文帝之時。吾知漢之為漢。未可知
也。何者。民未受其德。而適承其害。其誰德之。此漢之業。雖勉於
高祖。實固於帝也。與雖然。帝之不用廣。是矣。賈誼亦棄之不用
何哉。

題永思堂卷

陰陽之流行。或有時而更。河海之淵深。或有時而竭。如惟君子
之思親。抱終天之痛。致終身之慕。果有時而窮乎。噫。孰不謂心
之官則思。然思不在於孝。則其思為邪。豈孝思而不致其私。則
其思也為有間。有人心者。覽是卷。寧不為之惻然乎。

題月夜訪友園

空山月出。松陰在地。主人獨酌亭中。門外剝啄聲。童子徐步出
應。客余觀此圖。見襄陽孟浩然携琴。便夢。徑。費。淡。仙。僧。敲。月。下
門。兩詩宛然。目中。矣。古云。畫與詩全一處。悟者當自得之。

題東坡書王右丞終南別業詩遺帖

右東坡蘇先生書唐王右丞終南別業詩。右丞詩格。造詣。境界。與
心會。迥然天出。無纖毫剗迹。非真得山林妙趣者。不能道。坡翁
入司帝制。出典名藩。中更流離。雪堂炎海。晚欲買日陽。羨為荒
裝。計竟不獲如其志。予書是詩。豈有厭薄世故。有慕於儷然獨

往者耶仰其與奇高遠有異世而冥會者耶余飽繫於此得觀
是帖重慨于懷

題風食瓜圖

右錢學舉作風食瓜圖其一盜瓜瓜而瓜若及其皮盡而苦至
則更啗其他以求饜焉若不知如其一猝然而獲到日動而厚
顧若有其也亦然矣夫夫人之養於世者如也其所以若也物
所可也忽然以陷於害也而莫之知也豈知物不若物之微
哉噫余觀其圖有感焉

題羊公圖

是圖本僧所印大小三括著名師葉公對得家故物也

羊公四其三皆烟燻類其一則煙燻香臂於其後起有仙和
物如如其飛動躍生氣勃勃而後機顧伏於如如噫陽之
轉轉轉之倚伏天生天殺其無心耶仰有意耶浮屠泡然如
心萬境俱滅豈因酬偶動於中而感於物耶抑亦遊戲弄
偶然而然耶公於圖豈亦有所感非特愛其筆精壯而已也予
觀是圖蓋亦有感於中矣

題畫牛圖

昔彼翁題畫牛世間馬耳射來威恨不長作多牛翁公爛熟
世故語固應隨處生仲容寶戴嵩氏黑壯牛圖撒子題不置蓋
其為好而其志趣可知非但愛其筆意高妙而已噫汗血聲利

之場治：一觀生卷秋方富發初亨衢顧獨能令彼取此斯可
尚也知

題風食蓮實圖

右風食蓮實圖其標曰李東林作有蓮的八九枚殘然根藉於
地咬嚼之腐肉無一完者有碩鼠一處其尾薄而食之眼光動
且食且竊計非盡食且不止余觀之蓋人食餘委之而不屑
者故彼得肆食耳因而歎曰夫鼠穴垣墉壞器四食張湯之如
雷魏武之鞍甚矣其貪而黠且善盜也而蓮之實又甚於其
甘之味而遇貪而善盜之類使吾深藏而善貯猶將俟以觀
別其後指於此春而弗屑者耶噫慢哉者盜之誨非其處者盜

之招執職其父鼠也人耶

題莊周夢蝶圖

右劉淵畫莊周夢蝶圖而宋宗衍以請予題其在周之意以謂
其夢為蝶：然蝶也其覺而遂：然周也周固知昔之為蝶者
夢也庸詎知蝶之不以周今之覺為夢乎其寓言於物化也妙
矣夫文之妙猶畫也周也既以其相：遂：者畫之於畫而淵
也復畫其相：遂：之狀于其圖衍也復俾予畫其相：遂：
之意於其畫其圖之後不能於贊少嘗試以周之意而克之凡
宇宙間無非夢也周之畫於其畫也亦其夢中之語夢也淵之
畫其圖也又其夢中之寫夢也其與周言夢中之占者莫以焉

顧復佛子贊於云云以語其夢中之語夢而寫其夢中之寫夢也。烏乎可。雖然予嘗有關於夢之說矣。世之人以夢為真者惑也。以真為夢者亦惑也。以夢為夢者滋惑也。吾知古昔聖人夢而得說夢而見周公也。與周之夢蝶其必有分矣。是以贊於云為噫安得起九原而相與莫逆一笑哉。

題山水卷

中林有處幽。其無人而釣船之在步也。抱琴有童子。其來思而小橋之未渡也。夫是以悠然而有有餘不盡之趣也。嗚呼。觀是圖有豁焉者。於知書其庶幾。

題二馬圖

近年以來。畫馬者。吳興趙文敏公其最也。三山劉生出此圖。其一白質黑文。昂首而凝立。其一霜蹄玉面。俯首而嚙膝。吳官皆唐人衣冠。楚。可春不知何人作此。要亦學文敏者也。生請予品題。余曰。生骨臂而神鬃。昂二十里駒也。會當有識之者。尚何以按圖索駁哉。

題王右軍觀鵞圖

昔王右軍好鵞。山陰道士曰。為我書道德經。當以是鵞歸之。右軍欣然為之。執筆書罷。竟籠鵞而去。世之好事者。皆燔而為圖。為其觀鵞之狀。夫君子豈有所好。好於胸中。為一知所制。使右軍無是好也。則山陰道士求假吾一笑。有不可得者。

况彼吾以書。予顧不能脫此。乃為書之。恐後是亦可為君子一好之哉。

題麗澤文卷後

人莫大於得友。得友非師以廣交。極也。延聲譽於士林也。蓋同心相處。而資以為學也。故易曰。麗澤。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兩澤尚以相麗為益。况君子為學者乎。會稽楊宗賅作軒山中名曰麗澤。蓋將取四方之文。抱道而自適。蓋非但其天分之高。其亦得夫友之為助乎。談王說伯山。五雲壑之士。往往日與俱行。而人不知宗賢。蓋必有所遇。失不然。膚寸淺才。言辯而心偏。朝合而暮睽者。徒為人累耳。又何足為友也哉。

琴操二首并序

雲間曹伯蔚氏。號曰古村民。名其居曰古村居。余作二操以遺之。風月清靈。操琴而寫之。庶乎其無懷氏之鄉乎。抑葛天氏之民乎。

朝出遊兮水滸。采蘼蘼兮蘭杜。振余佩兮續紉。念夫人兮遠古。道皇路兮怡。艾舞。何方變兮啓茲多。歸來兮無失我宇。月冷。兮在。歸步。廣庭兮無聊。慨往昔兮不再。拂吾琴兮聲地。聽。除無始兮太羹玄酒。羌眾聲之雜選兮。於吾心其何有。

古今文章續編

祭林母文

內行首節。公道黃。特惟淑人。而慈慈。資相彼。移天。作官儒師。
 如鼓琴瑟。中斷莫支。念哀遠。誓死為歸。遺孤在抱。忍育以持。
 李也秀發。步式雲衢。內臺外藩。連陞並躋。入貳邦禁。賢譽四馳。
 命眼輝燦。式母儀。七十餘年。榮養是宜。云胡奄棄。悼英及之。
 諭祭資加。爰命所司。九原之歸。其無憾與。某等奉與令。聯官
 辱知。莫弗親節。緣以職。竊而望。天地高意。以繼。靈兮不味。昭格
 于斯。



林公捕生名右明。洪武朝人。被著授職。閣門下
 西者。文計一。五篇。不。卷。快。余。日。抄。本。於。友。人。齋
 頭。補。綴。破。爛。別。錄。以。右。原。奉。舊。用。殊。墨。校
 閱。無。篇。脫。落。以。字。由。向。多。有。鈎。畫。甲。乙。處
 於。作。者。命。委。指。目。分。明。要。乞。蓄。之。於。先。民。炬
 獲。者。亦。存。甚。固。至。志。依。原。作。以。存。其。舊。子

知白翁

又按先生臨海人。洪武中。中書。金人。与。方。正。字。友。善。
 嘗。奉。頭。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捕。等。皇。太
 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棄。官。歸。諱。難。初。開。口。字。被
 禍。為。位。失。于。亦。成。祖。名。之。不。至。械。玉。系。猶。欲。用。之。
 先生。對。曰。罪。人。逃。死。已。久。務。令。可。仕。當。方。考。後
 日。朔。矣。成。祖。始。刺。之。死。南。後。後。進。修。神。初。為。方
 議。與。穆。事。載。華。亭。以。史。列。傳。世。但。知。先生。為。文
 士。罕。有。稱。其。忠。義。未。特。表。出。之。
 嘉。熙。早。丑。月
 李。怡。行。存。識

林公輔集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林右撰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中官中書舍人
進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是
集多記序酬應之作惟題後數則間及史事亦無
特識至於故國舊君動多詆斥其視徐鉉撰李煜
碑但陳運數有歸者用心之厚薄尤相去遠矣